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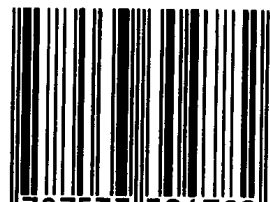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二三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07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二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16開本　45.75印張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圓

子部第一二三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諸子品節五十卷（二）

〔明〕陳深輯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諸子品節五十卷》提要

重言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譆日之役者有執蹠𤸣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

美人詞亦爭他書見呂同

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喜樂者鍾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絰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矣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

也

精諭

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勝書說周公旦曰延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

（[illegible]品）（題曰精諭說有味其言之也）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沒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謂則不以言矣言者謂之屬也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

（此言微言不如不言不言又不如知言）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伐言伐衛二事皆不以言）

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為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塗而祈福焉（三塗之山陸渾[illegible]攻假道於周）天子許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萇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劉康公乃儆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祀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萇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為

（前後四章皆說不言而諭之事人之精爽自不可掩）

離謂

妙品 市井無賴之態後之起滅者適是

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

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萇弘以此死箕子商容以此窮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

姦臣負国靦然不耻

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為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為顧可以見人乎

淫辭

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

此辭也強可得之弱弱不可得之於強

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

游辭

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言藏三牙之說近難成也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

惠施公孫龍共倡辯言以惑世王國得不亂乎 今書不盡

惠子為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惠王曰可行邪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輿謣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言惠子之法若鄭衛之音但宜於衆人之耳於治國之法未可用也

通篇只說惠施一人之事

不屈

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

此後四章皆言惠施虛名欺世游說亂國

此下斷案

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舜也是欲惠子之爲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爲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爲堯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他而欲爲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鄄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

蝗螟害稼盜名亂國出章之訊良是

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爲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有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睎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表掇儀度使工女化而爲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爲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爲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也公何事比施於螣螟乎

妙〃

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彊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門中有歛陷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父母之敎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曰愷悌新婦哉

此見惠施强辯莊周嘗稱惠施觀此徒詳

應言

妙品

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鼎大鼎不宜烹小也肉汁曰洎）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蝺焉美無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於此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爲之甑則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甑邪

言鼎大無用加甑則還可用也

長利

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

論亦正大

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為鴻鵠鳳凰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庳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訾豈不悲哉

意法句法字法俱古

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嘆曰嗟乎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故能以必死見其義

知分

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袪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言兩蛟必死也）棄劍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

召數

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犨於前而不直（犨引也）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鞔百也（百音陌　百乃鞔鞁）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

句法妙妙

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庳潦之
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
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
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
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
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
齊宣王爲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
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王春居問於宣王曰
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爲輕敢問荆國爲有主乎

王曰爲無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爲有
臣乎王曰爲無臣今王爲太室其大益百畝堂上三
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
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
（春居善諫）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寡人請今止
之遽召掌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好爲太室春子止
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若非弗欲也春居之所
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異宣王微春居幾
爲天下笑矣由是論之失國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

乎無春居
（妙品）趙簡子沈鸞徼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
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徼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
矣而鸞徼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徼未嘗進一
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後以理督
責於其臣矣

觀表

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
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郈成子自晉還過衛

不辭右宰穀臣其僕曰鄉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
侯渫過而弗辭侯何也重過爲渫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
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
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
（此處妙）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臨哭
也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
（句甚沉著清微）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
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郈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
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

沉警

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雪拭也）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言西河必[illegible]魏入於秦）魏國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荊而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

相馬相人徵事徵國不在術而在道

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氏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尻投伐褐相胸脅管青相膹肳陳悲相股腳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綠圖幡薄（讖書）從此生矣

開春

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時雨降則草木育矣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脈皆通利矣王者厚其德積衆

善而鳳皇聖人皆來至矣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周無天子十一年故曰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以此言物之相應也故曰行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得失利害定矣豈為一人言哉

言頗甚玄遠從物之相應說來見說者與所說之心相應也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諫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棺頭曰和）文王曰譆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見猶出也）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亟疾也）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

妙品

惠施居魏有此一事可取亦善辯中來

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爲惡者爲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葬日

秦居惠施封人子高三人皆能以意移人

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爲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段喬使役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高爲之言也使匿已之爲而爲也段喬聽而行之也匿已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說矣

妙 纖品

察賢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

期賢

妙品

今夫爚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明火不獨在乎火在於闇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

簡喻深至

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侍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衛有士十人於吾所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爲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歿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游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

答問輕省不煩情意自見

精尾數句力沉味雋

審爲

身者所爲也天下者所以爲也審所以爲而輕重得矣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爲矣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則亦不知所爲也

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

塵緣不斷

況曠見莊子讓王篇

之下柰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教之務內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不能自勝其欲而強制之操之愈急則反傷其神矣不如任之以保神也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重再也言不能自勝一傷也操之不能縱又一傷也是謂重傷

貴卒

無知殺襄公公子糾走魯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扜弓射小白中鉤鮑叔御小白僵管子以為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

疑似

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

說此喻以見世主昏惑顛倒不審察而害其良臣

曰譆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真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也舜為御堯為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也

壹行

周與明各有所用可知則陋不可知則深此論亦正

詞寬意旨切矣

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矣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小弱而大不愛則無以存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廢強大行之危小弱行之滅今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陵上巨木人以為期易知故也巨木人所同見也期會其下蔭休之也人之所以乘船者為其能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為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辟也夫天下之所惡莫惡於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盜不與期賊不與謀又況

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令天下皆輕勸而助之必之士可知

求人

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荊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過理

諧語

筆端有神

齊湣王亡居衛謂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王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而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

壅塞

不肖之主不自知不自量

齊王欲以淳于髡傅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爲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

齊王不自知二事可供一笑

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己能用彊弓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關謂關弓弦正半而止也）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言九石之弓獨王用之耳）宣王之情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用九石豈不悲哉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爲九石也

可笑

不苟

纖品

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爲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爲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爲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

贊能

孫叔敖沈尹莖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不知修行不聞沈尹莖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不歸耕乎吾將爲子游沈尹莖遊於郢五年荊王欲以爲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

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爲令尹十二
年而莊王霸此沈尹莖之力也功無大乎進賢

慱志

使獐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獐反顧）驥一
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賢者之
舉事也不聞無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
肖爲之任也

處方

凡爲治必先定分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少之義此
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
畫者謹髮而易貌言審本也本不審雖堯舜不能以
治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荆令唐蔑將而拒之
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
刻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
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
荆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能渡也）荆人射之
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候者曰水淺深易知
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

（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

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人之
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韓昭釐侯出
弋靷偏緩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靷不偏緩乎其僕
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靷適之昭釐侯
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間曰鄉者靷偏緩今適何也其
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詰車令各避舍
故擅爲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由也今有人於此擅
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若衡石爲方圜則若規矩
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法也者衆之所同也賢不
肖之所以其力也謀出乎不可用事出乎不可同此
爲先王之所舍也

（此韓昭侯事與韓非子罪典冠法同）

慎小

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突洩
一煙而焚宮燒積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主過一言
而國殘名辱爲後世笑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公
如囿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來不釋皮冠而見二子
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子黚衛莊公立欲逐石圃登臺
以望見戎州而問知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

（肩鋪闊壯）

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此小物不審也人之情不蹷於山而蹷於垤

士容

謂賢者志大而人君枉之使小

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買取鼠之狗朞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狗乃取鼠夫驥驁之氣鴻鵠之志有諭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應

乎人矣言豈足以諭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

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田駢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弇斂士所術施也士所弇斂客所術施也弇斂謹審斂束也術施恢大矜泰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必不長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得惡予國雖大不爲王

唐尚敵年爲史史者明習天文之官其故人謂唐尚願之以謂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爲史也羞而不爲也其故人不信也及魏圍邯鄲唐尚說惠王而解之圍以與伯陽伯陽姓名以其功讓與伯陽而不居也其故人乃信其羞爲史也居有閒其故人爲其兄請唐尚曰魏君死吾將汝兄以代之其故人反興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信而信此愚者之患也

任地

設爲后稷之言甚奇

后稷曰子能以窐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揖音葺補治也子能使吾土靖而甽浴土乎子能使保溼

農家者流設問農家十事

安地而處乎子能使雚夷草名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冷風和風所以成穀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

總結一句

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

二篇古詞古調此必相傳古農書

棘羸瘠也詩云棘人之欒欒言瘠瘠也土亦有瘠土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急者謂彊壚剛土也故欲緩緩者謂沙堧弱土也故欲急和二者之中乃能殖穀溼者欲燥燥者欲溼溼謂下溼近汙泉燥謂高明墢乾上田棄畝下田棄甽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上必得大草不生又無

此真神農后稷之語大古之謂

螟蜮。今茲美禾，來茲美麥。茲年也 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耜六尺，其刃廣八寸，古者以耜耕，廣六尺爲畝，五尺爲甽遼西之人謂之培 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刃廣六寸，所以入苗間也 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地耕熟則肥，肥即得穀多，不則瘠，瘠則得穀少，人肥則顏色潤澤 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草諯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菖蒲，水草也 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傳曰土發而耕 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昔，終也。三葉，薺、亭歷、菥蓂也，是月之季枯死，大麥熟而可穫 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菜名也 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狶首生而麥無葉。凡草，庰草也。日中，春分也。衆草生而出也。狶首，草名也。其生時麥無葉，皆成熟也 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究，畢也。刈麥畢也 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五時，五行生殺之時。見生，謂春夏種稼而生也。見死，謂秋冬穫刈收死者也 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天降四時，地出稼穡，自然之道也，不與民謀也 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祭土曰瘞。年，穀也。有穀祭土，報其功也；無穀祭土，禳其神也 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利用之器，有其時而爲之，無其時而止之 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

此言農候也。見生樹生，謂望杏敦耕，修蒲勸穡也。見死穫死，謂靡草死而麥秋至，草木黃落禾乃登也

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郄之，郄，逆之也 民既郄，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稑禾不爲稑，種重禾不爲重，晚種早熟爲稑，早種晚熟爲重 是以粟少而失功。不當其時，故粟少，食之少氣力而失功

辯土

凡耕之道，必始於壚，埴壚地也 爲其寡澤而後枯；言土燥涇也 必厚其靹，厚，深也 爲其唯厚而及餚者。餚或作選 薤之堅者，耕之澤，其靹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汙。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甽小畝，爲青魚胠苗，

韻會胠去也又開也發也

奇品 ○○

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無動稼根 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獲或作種 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菑實。其爲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僨，僨，仆也 高培則拔，培，田側也 寒則雕，雕，不實也 熱則修，修，長也 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爲來，來，成也 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虛根不實 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虛，不穎不粟 農夫知其田之易也，易，治也 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疏，希也，不中適也

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虛亦希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晦欲廣以平畎欲小以深下得陰（陰溼）上得陽（陽日）然後咸生（咸皆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殖長）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土壤）亦無使有餘（餘猶多也）熟有耰也（耰覆種）必務其培其耰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先猶速也）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堅好）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本根）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分別也）莖生有行故遬長弱不相害故遬大（遬疾也）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行列也）夬心中央帥為泠風（夬決也心於苗中央帥率也肅泠風以搖長之）（夬或作使）苗其弱也欲孤（弱小也苗始生小時欲得其孤特疏數適中則茂好）長也欲相與居（居依助不僵仆）其熟也欲相扶（相扶持不可傷折）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族聚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秕（不成粟也）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養大殺小）樹肥無使扶疏樹墝不欲專生而族居（專獨也）肥而扶疏則多秕（根弱迫也）墝而專居則多死（專獨不能自蔭潤其根故多枯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殺其大者養其小者）不收其粟而收其粗上下安則禾多死厚

土則蕐不通（蕐深不能自達故多蕐死）薄土則蕃轓而不發（土浮淺則地力少故飄而不發）壚埴冥色（土熱無光壚疏埴黏也書下土墳壚厥土埴墳）剛土柔種（堅土則糞使軟熟而後可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省農力除隱害）草諯大月（諯音尺緣切讓也大月孟月也草莛丟白而生於冬至後春也）

世稱陽翟賈而好士富而好著書識切秦事又謂當時諸客捘所論著豈不尠然有立者乃甘心爲之下而竟沒身罔聞非然哉夫陽翟駔賈而好名天下浮淺無廉耻而嗜飲食者多歸焉其所稱引亦有謂他人之父爲父而骨肉魂魄不相附屬者豈眞能發其所獨得而以文采自表見也哉總之富人之役耳余故汰其十之半而掇其二三至若十二月紀依倣夏小正爲之先儒已入之禮經上農任地辯土審時諸篇庶幾得傳神農氏之遺教而可以俎豆於作者之間

卷終

諸子品節卷之三十四　外品　孫武子一

始計第一　老蘇云孫吳之簡切十三篇中兵見之故微摸之為權書一句二段

蘇老泉云孫吳之簡切十三篇二字盡之
總敘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部曲旗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用者主軍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此所謂校所謂索也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度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常法之外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若韓信襲安邑陳舟於臨晉而渡於夏陽也一句二義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實須備之強而避之避其所長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

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廟算者得算於廟堂之上也後有廟戰廟勝淮南管韓皆本此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勢者因其所利而制權變之道者也如韓信知趙王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是我之所利也乃敢遂下井陘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又選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戒曰若趙空壁逐我則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明日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此因利制權之事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趙奢救閼與領兵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使來入趙奢善食遣之間使還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以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閼與離城五十里而軍發萬人拒北山秦師至遂大敗之解閼與而還

用而示之不用呂蒙詐稱病孫權露檄取迴以陸遜代之陰遣蒙圖羽秦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為將者斬因敗趙括段紀明欲擊鮮卑而詐為召還是也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初舉孝廉為憲陵園丞遷遼東屬國都尉鮮卑犯塞熲擊之恐賊驚去乃許稱璽書召還熲潛於還路設伏悉斬獲之桓帝時人後封新豐侯

近而示之遠越與吳夾水相拒越為左右句卒相去五里夜爭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乃潛涉水當中軍襲破吳兵又如岑彭中令西擊而潛兵渡沔是也岑彭漢將申令西擊山都縣而潛兵渡沔擊破秦豐秦豐南郡人據黎丘號楚黎王

遠而示之近欲遠襲[illegible][illegible]示以近道之形如韓信盛兵臨晉[illegible]舟為必渡之勢魏豹遣兵拒之信從夏口以木罌渡河襲破魏兵

利而誘之李牧以利誘胡人入境因大破其衆楚人以採樵者誘絞人設伏兵以敗之

亂而取之謝玄與符堅夾肥水而陣玄說秦退軍欲與之戰秦軍因退而亂玄遂進兵大破之禹與赤眉戰使軍皆朱其眉以相亂遂破赤眉兵

強而避之敵人兵勢盛強且以避之如王霸閉[illegible]休士避周建蘇茂之鋒周亞夫謂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堅壁拒守待其飢疲出兵擊之

怒而撓之敵將剛忿則辱之令怒使其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故可掩而擊之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或曰忿速可侮

卑而驕之如冒頓以千里馬閼氏與東胡東胡志驕不為之備又求地於冒頓冒頓怒襲而滅之越子率衆朝吳列士皆有賂子胥以[illegible]豢吳後果為所滅唐公李淵以書與李密卑辭推獎李密果驕而取敗

佚而勞之敵人本佚當設計勞之如吳三軍迭出而楚疲於奔命田豐說袁紹外結英豪內修耕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彼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彼疲於奔命人不安業之類

親而離之敵人上下相親當設計以離其心如項羽使至陳平以太牢具進及見使者則佯曰吾以為亞父使今乃項王使也更以惡草具進使者歸告項羽羽由是不聽范增之計秦使人問趙王曰廉將軍為人易與且降矣今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於是趙退廉頗而用括

秦晉合兵伐鄭鄭遣使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於晉於秦無益也不如捨鄭以為東道主秦伯悟而退師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乘敵人之無備攻而取之出敵人之不意襲而破之呂蒙因關羽撤兵而襲取荊州鄧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出蜀不意

作戰第二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

久暴師鈍兵挫銳以[illegible]兵而能挫銳師曠日淹久雖銳亦鈍也故敵人窺而來挫之

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

此篇只言拙速之利

鍾。𦮙秆音忌一石。當吾二十石。𦮙豆楷也秆禾藁也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攻城則力屈 攻人之城久而不下其力必至於困屈若祿山之亂尹子奇令狐潮等攻睢陽久而不下張巡許遠設奇殺賊甚衆後雖城陷而子奇令狐之力已困矣

諸侯乘其弊而起 若吳伐楚入郢後又加兵於齊晉盟於黃池久而不歸越乘其弊襲而滅之當時雖有智謀之士何嘗能爲善謀於後乎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國家困於師旅者必其糧之遠輸也糧既遠輸則百姓貧乏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今以七十萬家之力千里饋糧供給十萬之衆百姓安得不貧乎

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 百姓近於師旅者必貪利而貴賣其物於遠來輸糧之人則財不得不空竭矣百姓財竭則急於丘役供給之事丘役者驗丘甸之數而供役也如春秋成公時作丘甲之類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

故殺敵者怒也 故軍士能殺敵者在我激而怒之也如田單守即墨令間使誑燕人使劓齊之降卒又誑使燕人掘城外塚墓於是即墨城中士卒皆怒欲殊死戰

取敵之利者貨也 後漢荊州刺史度尚侯軍士出獵密使人燒其珍積獵者還莫

不[illegible]尚[illegible]之曰[illegible]陽潘[illegible]諸衛但不併力耳所[illegible]願戰遂破潘鴻遣太祖[illegible]藏悉以賞士國家所欲[illegible]所至皆下遂平蜀

謀攻第三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轒

全國全軍一篇主意

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 修治也櫓大楯也轒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器械機關攻守之總名飛樓雲梯之屬也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將忿不待攻器成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必殺傷士卒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夫將者國之輔

若小敵不堅而不思避必爲大敵所擒此足上句也

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進制]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從中制而縻繫之]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三患皆說人君御將]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引奪也]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知彼知己]識衆寡之用者勝，[用衆用寡]上下同欲者勝，[君臣將卒同心用命]以虞待不虞者勝，[豫備]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不從制]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

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全國爲上，破國次之；用兵之法，全人之國爲上，破人之國次之。如文王伐崇，因壘而降，及宋曹彬取南唐，元伯顏取南宋，皆能全人之國。劉裕取南燕，曹翰取江州，誅殺太甚，此不能全人之國者。

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人之軍爲上，破人之軍次之。如光武牧銅馬鐵脛尤來大鎗及赤眉之類，皆能全人之軍。白起詐坑趙卒，項羽詐坑秦卒，皆不能全人之軍也。

其次伐交，其次伐人之交，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張儀說秦以地六百里與楚懷王，請絕齊交；隋何於黥布坐上殺楚使者，以絕項羽；曹公與韓遂交馬語，以疑馬超；高洋遣蕭淵明請和於梁，以疑侯景，此皆伐交之道。

距堙又三月而後已。距堙者，土山也。積土爲山，以臨敵城，或覘其虛實，或毀其樓櫓，或乘高設計而入城。又大約三月而後能之也。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爲將者以其日久不勝其忿，使士卒蟻附攻之，爲城上敵人所殺，三分去一，而城堅終不能拔者，此攻城之災也。如後魏武帝攻宋臧質于盱眙，使士卒分番相代，墜而復升，死者與城平，終不能拔是也。

屈人之兵而非戰也，田穰苴明法令，撫士卒，燕將聞之，不戰而遁。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如文王伐崇，因壘而降；慕容恪築室及耕，嚴固圍壘，終克段龕於廣固，兵不血刃，是也。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謂乘勢如摧枯拉朽，如沛公取秦，晉平吳，隋平陳，宋太祖平蜀，皆不用久也。

十則圍之，此言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者。如此，若主弱客強，不必十倍然後圍之也。

五則攻之，吾軍五倍於敵，則可驚前掩後，衝東擊西而攻取之。若敵無外援，矢竭糧盡，不必五倍然後攻之也。

少則能逃之，我軍少於敵，且暫逃之，伺其隙而乘其弊，然後襲而掩之。此亦以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者言之。若我治彼亂，我奮彼怠，我佚彼勞，我飽彼饑，雖少亦可與衆者合戰。若吳起以五百乘破秦五十萬，謝玄以八萬破符堅一百萬，宇文泰以一萬破高歡十萬，何必逃也。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人君不知軍之不可以前進而命之前進，不知軍之

不可以後退而命之後退是謂縻繫其軍者也謂人君不令大將自裁進退之道使命必令決戰孫皓臨滅賈充尚請班師甚者如哥舒翰守潼關祿山兵强未可與戰玄宗强命之戰遂至於敗漢唐多以中宮爲監軍其縻軍之患如此

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 吳起所謂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有不占而避之者六

識衆寡之用者勝 識敵人之勢或當用衆或當用寡用衆者務易用寡者務隘又如秦王欲伐楚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是也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不能知彼之虛實而能知己之勢力强弱與戰或一勝或一敗若王猛臨終謂符堅曰晉雖僻在一隅而正朔相承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未易圖也符堅不聽其言舉軍南伐曰吾士馬百萬大江之險投鞭可濟遂有淝水之敗是不知彼之實而但知己之强也

軍形第四 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智名無勇功此謂軍形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 所見與衆人同 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 衆人之見不足爲奇 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 敵人有已敗之形而吾勝之 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

以丈尺度地安營布陣然後料量糧餉然後有多少之數然後稱較彼我之勝負

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積水不可測決而不可禦

稱生勝 尉繚子曰無過於度數度爲尺寸數爲什伍度以量地數以量兵地與兵相稱則勝五者皆因地形而得故自地而生之也李靖五陣隨地形而變是也

兵勢第五 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部曲爲分什伍爲數 鬭衆如鬭寡形名是也 旌旗曰形金鼓曰名 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

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 以部分名數為之故不可亂也 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與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分謂偏裨卒伍之分數謂十百千萬之數各有統制而大將總其綱領故治百萬之衆與治寡同此韓信所以多多而益善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凡戰者以正兵合之以奇兵或左或右出其不意而勝之如鄭伯禦燕師以三軍軍於前以潛軍襲其後是也

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 故善戰者其勢險勢險則激禦其節短節短則

易勝如魏義破公孫瓚發伏於數十步之內則敗杜曾奔赴於三十步之外得勢險節短之義也

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 渾渾沌沌圓之象也布陣形圓而敵不可敗者有形名也如八陣六花之類隅落鉤連曲折相對擊尾首救擊首尾救豈可敗乎

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之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 故善戰者求之於兵勢之必勝不責成於不才之人故能擇人之才者而任之以勢曹操使張遼李典樂進守合肥戒之曰若孫權至張遼李典出戰樂進守權領兵十萬圍合肥典與遼將數千人同出果大敗孫權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權攻城不拔而退此擇人任勢之道也

虛實第六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

文若細碎條貫自明

見敵之形則我專爲一敵不能測我之形則分而爲十以防我　敵不知我所出則必分兵以備我敵既分兵則吾所與接戰者寡矣敵防我之前則在後者必少防後則兵在前者必少

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鬭故策之（一句一義）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

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先處戰地 先據形勢之地而待敵之來則士馬閑佚而力有餘如趙奢先據北山以待秦兵之至陸昭結陣以待突厥之至是也

後處戰地 如馬謖舍水上山不下據城是也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致人則佚致於人則勞如耿弇多伐樹木揚言塡塹以攻巨里致張步之來而破之是也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誘之也如李牧佯北以致匈奴楊素毀車以誘突厥是也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能使敵人必不得至者害其所顧愛也如孫臏救趙直走大梁而解邯鄲是也

佚能勞之 敵人本自暇佚我則設計而使之勞如隋高熲陳收獲之際聲言掩襲使其聚兵應乃解甲於是陳人病之是也

飽能饑之 敵人本饒糧餉我則設計而能使之饑如周亞夫絶吳楚糧道隋遣兵焚燒陳人所屯積聚李左車欲遮絶韓信輜重白起張二奇兵以劫趙括使內險相役食者是也

安能動之 敵人本自安固我則設計而使之動如司馬宣王取遼東敵方阻水拒守宣王遂整陣直指襄平言搗其巢穴賊見兵出果來邀之因縱擊大破其衆史騎堅壁秦伯挑其裨將趙

穿趙盾遂命三軍皆出與戰

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 掩其空虛攻其無備如周文帝使將軍尉遲迴伐蜀迴以西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選精甲銳騎星夜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衝其心腹蜀人向風不守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 行於空虛之處雖千里之遠而兵無轉戰之勞者如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是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如漢耿弇令軍吏治攻具約五日攻西安西安聞之日夜警守臨淄不為之備至期夜半弇勒諸軍蓐食趨臨淄出其不意一日拔之漢末朱儁擊黃巾賊帥韓忠鳴鼓攻其西南賊衆悉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乞降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如周亞夫平七國堅壁拒守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吳兵果奔西北不得入遂亂遁走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 如司馬宣王計公孫文懿於遼東文懿阻水拒守宣王領兵直走襄平擣其巢穴文懿出兵邀之宣王三戰三捷秦伐晉史駢謂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士會請秦伯襲擊趙穿於是趙盾令三軍悉出與戰是也

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 如曹操爭漢中蜀先主拒之時趙雲守別屯將數十騎輕出遇操軍且戰且却雲入營使大開門偃旗息鼓曹公疑有伏引去諸葛武侯屯陽平使魏延等并兵東下惟留萬人守城司馬宣王來攻之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勑軍中臥旗息鼓大開四門掃地却洒宣王疑有伏引去是也

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高祖計黥布問於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帝曰布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酈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其後必出下計西魏遣于謹討梁元帝於江陵長孫儉問曰蕭繹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度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定出何策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人難慮始皆戀邑居忌遷惡移當保羅郭必用下策後皆如其言古名將能策人之得失者多矣姑記此二事為法

作之而知動靜之理 夫兩國交爭務知彼之動靜則我易為之勝若韓信欲破趙必先探知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言然後敢出井陘若不知彼之動靜不惟不可以取勝又將自取其敗耳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以形示之則知敵所據之地死與生地也謂形之以弱則敵必追形之以強則敵必退如韓信破趙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不能敗趙軍欲歸壁見漢赤幟遂亂遁走又如韓信以囊沙壅水與龍且戰佯敗走龍且悉兵追之候其半渡決壅囊水大至楚軍分為二遂擊破之斬龍且此皆形之而知彼處於死地也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左傳曰左右角之謂張兩角從傍攻之也如蕭王以兵三千親犯尋邑中軍知敵之有餘也謝玄遣劉牢之領兵五千趣洛澗斬梁成知敵之不足

軍爭第七 兩軍相對必爭爭者必以利而動利於我則我勝利於彼則彼勝故不動不爭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舉兵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軍爭之妙全在識地形

交和而舍 軍門爲和門者言和於國和於軍和於陣和於戰然後可決勝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 如趙奢救閼與去國三十里而軍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是迂其途而誘之以利也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至閼與據北山是後發而先至也

軍爭之利在此神妙

註妙

軍爭爲利衆爭爲危 智者爭之則爲利庸人爭之則爲危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舉全軍而與人爭利則行緩而不能及如苻堅以百萬衆與晉爭委棄大軍而與人爭利則輜重捐如龐涓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併行與齊爭而敗是也

軍爭之難在此二事

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百里之外與人爭利必爲敵擒吾三將軍兵之勁者在先疲者在後其法十分中一分先至而九分未至也此以下言舉軍而爭利則不及者若秦

軍爭之害在此三事

寇軍入魏地龐涓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併行逐之馬陵遇弩俱發魏軍大乱

師襲鄭而遇與晉戰而三帥被擒是也

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五十里外與人爭利則猶有顛蹶上將軍者蓋其法吾軍十分中五分先至而五分未至也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全軍而往勁者在先疲者在後力不齊而為敵所乘唐太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太宗不解甲三日不食二日猶能取勝者何蓋是時金剛既敗衆心已沮迫之則河東易平緩之則別生他計故兵有形同而事異者不可槩一也

妙妙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用彼處鄉人引導若吳伐魯鄉人導之以克武城是也

不動如山趙奢攻閼與去邯鄲三十里而止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

難知如陰馮異與王元行巡戰異潛往栒邑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是也

動如雷震敵有可乘之勢則動如雷霆之震擊使彼不知所避如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閼與發萬人拒北山而勝秦

掠鄉分衆掠於饒野三軍足食

廓地分利平易之地當分兵守其便利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越與吳夾水相拒越為左右勾卒夜爭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遂潛涉水當中軍襲破吳兵陸遜攻費棧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趙宋時張齊賢守代州丹兵薄城下齊賢中夜遣兵由城南持幟然炬虜見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伏兵掩擊大破之是變乱以火鼓也後漢臧宮攻延岑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望之震恐宮因從擊大破之春秋時晉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齊侯畏而脫歸是變亂以旌旗也

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魯與齊戰齊人三鼓而曹劌方鼓之齊師敗績劌曰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此陳久人倦而奪其氣者也寇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佯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此以聲勢而奪其氣者也張遼守合肥孫權將十萬衆攻之遼選士得八百人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此以勇戰而奪其氣者也

文憲阻水為陳以拒齊領軍

段暢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意曰我齊王也編指陳王純已並以告之暢鞭馬去此以名位而奪其心者也薛仁貴領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帥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此又以形貌而奪其心者也

擊其惰歸唐太宗與竇建德戰於汜水東建德列陳數里太宗謂諸將曰賊逼城而陳有輕我心當按兵不出待敵氣衰陳久卒飢必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陳自卯至午兵士飢倦列坐又爭飲水太宗曰可擊矣遂勒兵與戰生擒建德司馬法曰新氣勝是也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謝玄待符堅退軍而亂擊敗之是以治待乱張遼靜坐中軍而誅反者是以靜待譁

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晉周訪討杜曾使將軍李常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領中軍高張旗幟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自旦至中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此以佚待勞周亞夫下七國堅壁拒守絕吳楚糧道待其饑疲出兵擊之此以飽待饑

九變第八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地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妙

高陵勿向背丘勿逆敵人已據高陵而陣慎勿仰之而與戰敵人已背丘而陣慎勿逆之而與爭若趙奢先據北山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而敗是也此言將智勇等而勢均者如此至於刘昭烈升馬鞍山陳兵自遶而陸遜四面蹙之土崩瓦解者是以勝兵而擊其已敗之兵也奚可執一論哉

佯北勿從敗有真僞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走非真敗也必有奇也若韓信破趙王斬龍且皆佯北也惟其從之是以取敗

銳卒勿攻唐太宗征薛仁杲仁杲兵鋒甚銳數來挑戰太宗命軍閉壘以待氣衰一戰而破之

左傳無扞採樵者以誘之絞人爭獲採樵者而覆諸山下

餌兵勿食曹公以畜產餌馬超以輜重餌袁紹李矩以牛馬餌石勒之類

妙

歸師勿遏師將還歸必有備禦若曹操征張繡劉表遣兵救繡操將引還表與繡兵合拒險遏其歸路曹操夜鑿險爲地道設奇夾攻大破之操謂荀文若曰虜遏吾歸師是以知其勝也呂弘攻段業弘將東走業欲擊之或諫曰歸師勿遏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不從率衆追之爲弘所敗

圍師必闕闕其一面示以生路使彼無必死之心或可因而擊之若後漢臧宮圍妖巫傳鎮等於原武攻之不下士多死傷光武命開圍弛守賊衆分散遂斬鎮等唐李光弼圍史思明於上門令開南角以縱之賊果棄甲而走因擊滅其衆後漢末朱儁圍韓忠於宛城開圍候其出而破之曹公圍壺關連攻不下曹仁請開生路遂拔其城

窮寇勿追窮寇焚舟破釜求決一戰若夫槩王謂困獸猶鬬不容闔閭追楚師趙充國遇

註楚

先零棄輜重欲渡湟水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虜果赴沉溺數萬因大破之

絶地無留 危絶之地愼勿留止恐爲敵人塞其險要或有伏兵掩我不備絶地如所謂絶澗天井天羅天陷天隙之類

塗有所不由 周亞夫征吳楚欲經崤澠而東趙涉遮說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崤澠阨狹之間將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諸侯聞之以爲將軍自天而下也亞夫從之使人索崤澠之間果得吳伏兵馬援討武陵五溪不由充道而進壺頭賊衆乘高守險水疾船不得上會暑濕士多疫死援亦病卒

地有所不爭 陶侃在武昌將佐請備邾城侃謂邾城之地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

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升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用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以所害參於所利則事務可伸也如鄭師克楚國人皆喜惟子產懼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楚來伐鄭是所謂在利而思害也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以所利參於所害則難可解如張方之在洛陽連戰皆敗或勸方宵遁方曰兵之利鈍常事貴因敗以爲勝耳夜潛進逼敵遂致克捷

屈諸侯者以害 屈服諸侯設計害之或間之使君臣相疑或擾之使人民失業如斛律光高頬平陳之策是也

忿速可侮 如子玉剛忿晉人執其使者以怒之子玉果從

一卷終

諸子品節卷之三十五　外品　孫武子二

行軍第九 篇中皆論處軍相敵之事處軍節行軍也相敵相敵之虛實動靜也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絶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絶水必遠水 絶渡也過也 客絶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絶斥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黄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

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高陽在後背而坐之處高臨下也 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上流雨水驟至待其定而後涉 凡地有絶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蒹葭林木蘙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 此三十二者洞敵之情 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

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敵情不可測必有形見乎外察其形則知其隱微之情此三十一者是也

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仗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食肉者軍無糧也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

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絶山依谷

經過山險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則利水草一則負險固但不可當大谷之口而居也如馬援討武都羌據其便地奪其水草不與之戰羌衆窮困悉降彼不知依谷之利故也

視生處高戰隆無登

相視生地而處其高陽若敵先據隆高之處不可登而迎之與戰此三者處山之軍法也

絶水必遠水

軍行過水必去水稍遠而舍止一則引敵使半渡而擊之二則使我進退無礙知魏將郭淮遠水為障劉昭烈知其詐而不渡是也

客絶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内令半濟而擊之利

若敵引兵過水來與我戰慎勿迎之於水内令其半濟行列未定首尾不接而擊之必得其利如漢王破曹咎於汜水公孫瓚敗黄巾賊於東光薛萬徹破竇建德於范陽皆用此術

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

我欲與敵戰無近水而迎敵恐敵不肯度也我若不欲戰則當阻水拒之使敵不能濟若晉將陽處父與楚軍夾泜水而軍處父退舍欲使楚人渡楚人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不戰而歸是皆知此術也

視生處高無迎水流

相視生地而處其高陽無迎水之下流此五者處水上之軍法也地卑下決水可灌水下流戰有不便兼慮敵投毒於上流如司馬子魚卜戰不吉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是軍必欲處其上流也

絶斥澤唯亟去勿留

地氣濕潤水草薄惡不可以居斥鹵鹹地也東方謂斥西方謂鹵

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

平陸之地處其坦易無坎陷之處使軍便於馳突右背高阜所以恃為形勢也前低後高以便奔擊也

養生處實軍無百疾

諸葛孔明伐魏中兵渭南曹操伐吳馬援征蠻廿衆疾癘此失養生處實之道也

妙貼

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溪谷深峻不可
過者爲絕澗外高中下衆水所歸者爲天井山險
環繞所入者隘爲天牢林木縱横葭葦隱蔽者爲
天羅陂池泥濘漸車疑騎者爲天
陷道路狹迫地多坑坎者爲天隙

其所居易者利也其所居平易之地乃敵人以利
誘我也如劉昭烈遣吳班將數
千人於平地立營欲與陸遜戰遜
知其有巧不聽諸將擊之是也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如趙奢善食秦間而增壘後
卷甲而趨田單使女子乘城
納降又遺燕將書謂城降之日願
無虜妻妾後驅火牛出戰是也

辭強而進驅者退也使來辭強又進驅者欲脅我
而潛遁也如吳與晉爭長吳夫
王以帶甲三萬去晉軍一里聲動天地晉使董褐
視之王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
褐歸謂晉君曰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吳將毒我不
可與戰乃許先吳王既會遂還秦與晉相拒秦行
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相見
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夜遁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先無期約而驟來請和者必
有奸謀也如漢王使酈食其
將重寶啗秦將賈豎欲和漢王因其怠而擊之
晉將李矩拒劉暢矩遣使奉牛酒請降潛其精兵
見其殘卒暢大饗士卒皆
醉矩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鳥集者虛也楚伐鄭鄭人將奔諜告曰楚幕有烏
楚兵去矣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烏
齊師遁矣此皆見
鳥集而知其虛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將能持重軍自不擾如周亞夫
軍中夜驚擾亂至帳下亞夫堅
臥不起俄頃而定張遼屯長社夜軍中忽亂
遼中陳而立有頃即定此將能持重者也

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缻炊器也懸缻於外示不復炊暴露於外不
返舍者窮寇也此焚舟破
釜欲決一戰者皆窮寇耳

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齊與晉戰齊頃公曰吾姑翦此而
朝食不介馬而馳之爲晉
所敗是易敵而武進者也

地形第十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
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
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者牽掛之義掛形者敵無
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
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岐路多險而難居又難出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
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隘形者左右高山
中有平谷必須我兵彌山滿谷敵不得前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
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
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
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
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
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
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

趙奢曰敢以軍事諫者死許歷不避死諫而先據北山得勝此國之寶也

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强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致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左傳五事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若伍參謂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三帥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無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又欒鍼求公族趙旃求卿皆未得而怒俱使楚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士會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晉伐秦荀偃行令曰雞鳴而駕唯予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遂纆而歸秦伐晉趙穿怒史駢之佐上軍也亦以其屬出皆是也

先鋒二事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 凡戰必用精銳為先鋒一則壯吾志二則挫敵威如曹操以張遼為先鋒而敗鮮卑謝玄以劉牢之領精銳以拒苻堅是也

恩四事 威四事

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行専用恩則卒如驕子而不能使此曹公所以割髮而自刑臥龍所以垂泣而行戮楊素所以流血盈前而言笑自若李靖所謂十殺其三使畏我而不畏敵也專行罰則士卒不親附而不可用此勾踐所以投醪而飲士楚子所以撫軍如挾纊吳起所以分衣食闔閭所以同勞佚也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 唐太宗曰吾嘗臨陳先料敵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蓋料心以審其治亂察氣以見其強弱則可戰與不可戰之形得矣

妙

九地第十一 上言地形之常此言地勢之變言之悉至

楚與戰術戰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詭曰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入人之

不[illegible]有米壞其一軍與一軍皆走

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重地者士卒心專無歸志重於退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水為無絕）衢地則合交（遠使為與國以為敵援）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得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鬬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劌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

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謂相救貫也）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遇死地則首尾相應救援）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

（此段言机深出奇民可愚而不可明）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再提九地論為客之道）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絕其內顧之心）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入淺志未固謹聚屬之）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繼遣糧）圮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鬬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

（圍地者前狹後險進退艱難知彼圍者也衢重輕圍死五者皆為客之道故九地中摘而言之）

非史記作距

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知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處女示弱脫兔往疾

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 諸侯自戰於境內爲散地散地者以其士卒有內顧之心而易散也如鄭人軍於郊恃近其城莫有鬬志爲楚所敗是也

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 險固之處務在必爭如成皋之險唐太宗以三千人守之坐困建德十萬之衆是也

散地則無戰 近郊之地士卒懷土其心易散無令與戰若敵人深入專志輕鬬吾當[illegible]人積穀保城守險使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出兵擊之可以取勝也

輕地吾將使之屬

輕地則無止 始入敵境未背險要士卒思還難進易退務在必入無得留止選其精騎密其所伏敵人若來出奇擊之未至則速去之

爭地吾將趨其後謂後發先至也

爭地則無攻 要害必爭之地無得攻城延緩當後發先至而據之如趙奢速發萬人據北山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是也昔漢景帝時吳楚反或說吳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阻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勿攻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不聽果敗此不知爭地而務攻之失也

衢地則合交 四通之地當先遣使以厚賂約和旁國然後簡兵練卒阻便利而處則我有外助彼失其援左右掎角必然取勝

重地則掠 深居重地進未有利退復不得當掠取糧食深壘固軍示敵持久出奇取勝

圮地則行 圮壕之地艱阻難處宜速行如卒遇敵便當據險守要簡選精兵或分左或分右掩其空虛乘其不備乃能勝之

圍地則謀 前有強敵後有險阻進不能退不敢是爲圍地難以力勝易以謀取故塞其闕示無所往佯爲寡弱之形敵備我必輕同力奮勇分兵據險敵謀而出乃能取勝

死地則戰 陷之死地當深溝高壘號令三軍塞井夷竈弃力死戰此所謂失道而求生者也故曰困而無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

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杜牧曰多設變詐以亂敵人或衝前掩後或驚東擊西或立僞形或張奇勢我則無形以合戰彼則必備而衆分使其怖懼離散上下驚撓不能和合不得聚集此善用兵者也

先奪其所愛先奪其所愛則敵之進退勝敗皆聽於我所愛謂據我便地或掠我饒野抄我糧道我能堅壁淸野據險守要則彼之進退唯我是聽

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凡爲客之道深入重地心志專一主在散地故不能勝也如李左車所謂信耶兵國遠鬬其鋒不可當此下皆言深入爲客之道

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鬬三軍之士陷在危亡之地人持必死故不懼左右前後皆無所往則人心堅固深入重地則人心拘一而不散勢不得已皆悉力而鬬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禁止妖祥之事絶去疑惑之計則士卒至死而無他倘士無必戰之心則亦有假妖祥以使衆者如田單以一卒爲神師而破燕是也

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率速也言遇擊則速然相應也昔諸葛亮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爲文縱橫皆八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此即九軍陣法也故率然者如常山之蛇所謂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是也

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所爲之事變其所發之謀使人無識我造意之端如耿弇發令治攻具約五日攻西安至期夜半勒諸軍取臨淄裝行偸令軍卜營訖忽使稜就崇岡初焉衆人皆無識也

妙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易其所居之地或去險而就易或去安而從危迂其所由之路或捨近而趨遠或捨平而取隘使人不曉吾所慮之謀如韓信使萬人背水爲陣而趙軍皆笑鄧艾走陰平而蜀心不說初爲人豈能曉吾之慮哉

四通者衢地也四面通達於旁國者衢地也入人之地深者重地也入人之地淺者輕地也前狹後險受制於人者圍地也左右前後皆無所往者死地也此專言爲客之道故於九地中拈出衢重輕圍死五者明之

圍地吾將塞其闕既在圍地敵開生路以誘我我當自塞之以一士心如爾朱兆等以二十萬衆圍齊神武於高陵山時神武有馬二千步不滿三萬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之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是也

妙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爭迂直之變超險阻之地踐敵人之境求不識之路不用鄉人之習熟者爲之前導則動而必迷舉而必窮欲爭迂直之勝圖深入之利安能得其便乎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吳子嘗敵北者有賞馬隆募士未戰先賞此無法之賞也李愬襲元濟初出衆請所向曰東六十里止至張柴村諸將請所止曰蔡州無政之令也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項羽沈船破甑示以必死士無不一當百遂虜秦將韓信使萬人背水陣佯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皆殊死戰遂破趙軍

在順詳敵之意敵欲進則誘之令進敵欲退則緩之令退强以陵我我且示怯以驕之奉順其意設計取之若東胡求千里馬於冒頓冒頓與之又求閼氏冒頓亦與之東胡既驕不爲

之備遂滅其國

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軍政初舉之日夷塞關梁折符信無通使命恐有智能之上如張孟談婁敬之類泄我事機測我虛實也亦有通其使而反爲我利者如秦間使入趙而趙奢善食遣之是也蓋兵法有常變不可執

先其所愛微與之期微與之期謂微露其意與之相期敵欲趨之我乃後發先至所以使敵先趨者恐我至而彼不來也

火攻第十二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助攻者明。以水助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

火攻於孫子爲下策 [illegible] 以燒羌[illegible] 繫火於[illegible] 田單以牛 敎千披以五采龍文東刃於角 繫火於尾以焚騎劫後周時段韶火等攻破栢谷後漢將皇甫嵩縱火攻破黃巾但火攻慘烈前古未有孫子所謂不得已也

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說。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火人用火焚燒其人也如陸遜勅兵士各持以把茅以火攻拔蜀軍四十餘營斬張南馮習等而[illegible]烈遁走黃蓋以舟載燥荻枯柴焚燒魏軍而曹操敗北是也

火積焚燒其蓄積如漢使劉賈將兵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楚軍之食隋文帝從高熲之策遣人因風縱火燒陳儲峙陳人益弊是也

火可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若遇敵在荒澤安營立柵火可發之於外不必待作於內但有便即當應時而發若少遲敵先自燒斷近營草穢我起火無益也如李陵征匈奴戰敗爲單于追及大澤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葭葦遂絕火勢黃巾賊張角圍皇甫嵩於長社賊依草結營嵩使人間出圍外縱火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譟奔陳賊驚亂敗走是也

水可以絕火可以奪謂水可以隔絕人之軍若韓信決壅囊水大至使龍且軍分而爲二因奮擊大破之火可以焚奪人之物若曹公焚袁紹輜重紹因以敗亡一說敵以水灌我我可以絕之如智伯灌趙襄子於晉陽襄子夜殺守堤吏決水反灌智伯敵以火焚我我可以奪之如單于縱火焚李陵於大澤陵先放火燒其葭葦奪其火勢兵法千變萬化不可執一也

用間第十三

五間微妙通神非上聖不能用而反間尤深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

間事聽上 聖人拯深 謀厚

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導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

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

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妙

鄉間 因敵之鄉人厚撫而用之如韋孝寬以金帛啗齊人而齊人遥通書疏是也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內間者因敵之官人潜通問遺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相和同也敵之官人謂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己之材能者有反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皆使人結之如越王之賂太宰嚭吳王之納伍子胥楚王之納伯州犁晉侯之納苗賁皇秦人之納隨士會者皆是也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反間者因其敵人之來間我者佯為不知而厚賂誘之反為我用如陳平佯驚楚使而離間范增趙奢善食秦間而歸告其將是也

如要離焚妻子真死間也

死間 死間者佯為虛詐之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泄於敵人之間也死間之事非一如酈生見烹於齊王及趙宋時曹太尉使僧吞蠟丸入西夏而并其謀臣亦見殺皆是也

生間 生間者使歸以敵情告我也如婁敬之說匈奴悉使之入晉軍是也

非聖智莫能用間 非聖智之才不能用間使聖無不適智深思遠慮然後能以事權間敵也非仁義之德不能任使間使恩以結間使之心斷以決自己之惑彼此不疑然後可使出

入於萬死之地而探知其情也非淵微精妙者不能得間使之實益間亦有貪敵財貨不得彼之實情但將虛詞赴我者如秦間入趙軍不得趙奢之實楚使入漢軍不得陳平之實是也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夫將與間不可相疑將疑間有覆舟之禍間疑將有身已之詐故秦使張儀相魏數年不疑反遣人陰厚之漢使陳平用金數萬離楚君臣不問其出入皆得其用間之妙也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聞敵之事謀始定而未發或有先聞者聞者與告俱坐以死一惡其泄一滅其口也

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若華元夜入楚軍登子反之牀劫盟退軍是也

孫武子終

尉繚子

繚大梁人度此書非僞關機闔開不在孫武之下今節其善者著于篇

制談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鬭陷行亂陳則千人盡鬭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

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將不能禁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囂拗矢折矛抱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世將不能禁士失什伍車失偏列奇兵捐將而走大衆亦走世將不能禁夫將能禁此四者則高山陵之深水絕之堅陳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猶亡舟楫絕江河不可得也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以少誅衆以弱誅強試聽臣言其術足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況國人乎一夫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爲一死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

三人用衆有多寡其意蓋取孫武也

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者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今國被患者以重幣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爾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爲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量吾境内之民無伍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衆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内自致也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騄耳之駛彼駑馬鬐興角逐何能紹吾氣哉吾用天下之用爲用吾制天下之制爲制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内民言有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必試其能戰也視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内有其賢者也不能内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由國中之制弊矣

王翦伐楚非二十萬衆不可白起伐趙亦用二十萬趙乃以四十萬敗於長平

言與國之兵弱以吾國當之不能用也

戰威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闉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鬭氣奪則走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一曰廟勝之論二曰受命之論三曰踰垠之論四曰深溝高壘之論五曰舉陳加刑之論此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故令之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申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

廉耻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如心之使四支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衆不戰勵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親民之所營不可不顯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營而顯之田祿之實飲食之親鄉里相勸死喪相救兵役相從此民之所勵也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本務者兵最急故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事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衆不强備用不便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夫以居攻出則居欲重陣欲堅發欲畢鬬欲齊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故曰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食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攻權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夫力弱故進退不豪縱敵不擒將吏士卒動靜一身心既疑背則計決而不動動決而不禁異口虛言將無修容卒無常試發攻必衄是謂疾陵之兵無足與鬬將帥者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權也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夫不愛說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

此謂廟戰廟勝廟論十三篇內亦有此意

守權

敵好衆盛須內保會廩以待救者之至

凡守者進不郭圉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
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瘠
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
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
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
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為城郭
者非特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為守也千丈之城則萬
人守之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新食給弩堅矢
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救者不下十餘萬之衆其有
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
守之城若彼城堅而救誠則愚夫蠢婦無不蔽城盡
資血城者期年之城守餘於攻者救餘於守者若彼
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蠢婦無不守陴而泣下此人
之常情也遂發其窖廩救撫則亦不能止矣必鼓其
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者并於前么麼毀瘠
者并於後十萬之軍頓於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
出據要塞但救其後無絕其糧道中外相應此救而
示之不誠示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
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矣此守權之謂也

武議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
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
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
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
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
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
貴大賞之貴小當殺勢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
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
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
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
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於枹端奈何無重將也夫太公
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
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衆一戰而
天下定非武議安得此合也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
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旄左
鉞死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陳億萬飛廉惡來身先

戟斧陳開百里武王不罷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誅紂無祥異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今世將考孤虛占咸池合龜兆視吉凶觀星辰風雲之變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為難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為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今以莫邪之

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樸樕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故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故古者甲冑之士不拜示人無已煩也夫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

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三軍成行一舍而後成三舍三舍之餘如決川源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堊之赤者赭之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矣非吾令也斬之

將理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君子不究囚

於五步之外雖鉤矢射之弗追也故善審囚之情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笞人之背灼人之脅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今世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試聽臣之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今夫決獄小圄不下十數中圄不下百數大圄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親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

興師動眾聯及良民備記曰聯親戚知識也暴甚矣

無不離官府如此開聯良民皆因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今良民十萬而聯於囹圄上不能省臣以為危也

治本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粒蓋形有縷夫在芸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男無雕文刻鏤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木器液金器腥聖人飲於土食於土故埏埴以為器天下無費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

此篇亡著

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春夏夫出於南畝秋冬女練於布帛則民不困今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土無肥磽人無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邪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而奈何寒饑蓋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為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饑其饑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酖酒以敗善類乎民相輕佻則欲心興爭奪之患起矣橫生於一夫則民

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烏有以為人上也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為下不敢私則無為非者矣反本緣理出乎一道則欲心去爭奪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懷遠外無天下之難內無暴亂之事治之至也野物不為犧牲雜學不為通儒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

結語括起前意

重刑

將自千人已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眾命曰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發其墳墓暴其骨於市男女公於官自百人已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眾命曰軍賊身死家殘男女公於官使民內畏重刑則外輕敵故先王明制度於前重威刑於後刑重則內畏內畏則外堅矣

戰北之刑

天官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

天官時日

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邪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陳爲絶紀向阪陳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

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鬬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諸子品節卷之三十六

陸賈新語

無爲

月評

夫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爲也乃無爲也秦始皇帝設爲車裂之誅以斂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

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爲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大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爲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

詞氣溫粹

則俗

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丘阜生[字缺一]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臣姓之所取法[缺二字]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

辯惑

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蓋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為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

人主辯之

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為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故殊於世俗則身孤於士眾夫邪曲之相銜枉撓之相借[缺一字]直故不得容其間諂佞之相扶讒口之相譽無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往者何以黨輩眾多而辭語諧合夫眾口之毀譽浮石沈木羣邪所抑以直為曲視之不察以白為黑夫曲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眾邪誤之矣至如秦二世之時

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為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為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羣臣臣半言鹿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能自信其目而從邪臣之說夫馬鹿之異形眾人所知也然不能令別是非也況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羣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殺人母織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眾夫流言之並至雖

唯聖主能別忠邪

貞聖不敢自安況凡人乎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罷雲霽翳令歸山海然後乃得覩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濕照四方之晦冥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誅鋤奸臣賊子之黨解釋凝滯紕繆之結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故孔子遭君闇臣亂眾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立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

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愼微

此篇專言神仙之不可求不如建功立業

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猶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纖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弃二親捐骨肉絕五穀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若湯武之君伊呂之臣因天時而行罰順陰陽

印湯武以美高祖又與以神仙之不可求

推尊湯武

而運動上瞻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衆以弱制彊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以報大讐討逆亂之君絕煩濁之原天下和平家給人足疋夫行仁商賈行信齊天地致鬼神河出圖洛出書因是之道寄之天地之間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夫播布革亂毛髮

貶剝仙人

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優游之容聽之無仁義之辭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鄰寤言而獨寐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

資質

眉頭

此篇言人才之通塞有數惟人君不明故賢者弃遺不才者顯用以材木作譬起

韻語

質美者以通爲貴才良者以顯爲能何以言之夫楩柟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傍立則爲太山衆木之宗仆則爲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捍直理密緻博通蟲蝎不能穿水溼不能傷在尚柔軟入地堅彊無膏澤而光潤生不刻畫而文章成上爲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閉絕以關梁及隘於

淸新美不厭其多

山阪之阻隔於九岏之隄仆於嵬崔之山頓於窅冥之溪樹蒙蘢蔓延而無間石崔嵬嶄嵓而不開廣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擔之蹊商賈所不至工匠所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弃而德亡腐朽而枯傷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彊當斯之時不如道

以下說枯楊

韻語

傍之枯楊槀槀佶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則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補朽短者續長大者治鐏小者治觴飾以丹漆斁以明光上備大牢春秋禮庠褒以文彩立禮矜莊冠帶正容

對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宮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鼻芳故(總說)事閉之則絕次之則通抑之則沉興之則[揚]處地楩梓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絕也才力非不相懸也彼則槁枯而遠弃此則爲宗廟之器者通與不通亦如是也夫窮澤之民(不遇之民)據犂鬲報之士或懷不羈之才身有堯舜禹皐之美綱紀存乎身萬世之術藏於心然身不用於世者(缺二字)之通故也夫公卿之子(通人)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才然在尊位之重者輔助者彊飾之者巧靡不達也昔扁鵲(不遇之醫)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謂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弃斯之謂也昔宮之奇爲虞公畫計欲辭晉獻公璧馬之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哉然虞公不聽者惑於珍怪之寶也鮑丘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隱伏於蒿廬之下而

(連環結鎖)

不錄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不知善之爲善惡之爲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己怠戲之無益於事也然而爲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君莫不知求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於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聽之臣不明於下則閉塞之譏歸於君閉塞之譏歸於君則忠賢之士弃於野忠賢之士弃於野則佞臣之黨存於朝佞臣之黨存於朝則下不忠於君下不忠於君則上不明於下上不明於下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

(此言立功成名在得民在治身不在威武)

至德

夫欲建國彊威辟(與闢同)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立功興譽垂名流光顯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萬乘之國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在於身名不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懹](音穰豐也)道者衆歸之恃形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之則去其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爲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疎遠也夫形重者則身勞事衆者則心煩心煩者則

清溫新美長吟不倦

韻語鏗、高下輕清、不宛不盈

刑罰縱横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迴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爲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于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烏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彊弱相扶大小相懷尊卑相承鴈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

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仗衆民之威軍師横出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内克百姓鄰國之讎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内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絶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弑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是三君皆彊其盛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

懷慮

此言忠誠專一者成名二三詭隨者覆亡

蘇張以二三敗

管仲以專一成

説管仲相業規劃詳明諸書不及不過數言而盡有味哉

文成五判

懷異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外者必調内平遠者必正近綱（缺一字）天下勞神八極者則憂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缺一字）於外據土子民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産業則教化不行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位名顯於世相六國事六君威振山東横説諸侯國異辭人異意欲合弱而制彊持横而御縱内無堅計身無定名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於凡人之手爲天下所笑者乃由辭語不一而情欲放佚故也故管

仲相桓公詘節事君專心一意身無境外之交心無欹斜之慮正其國而制天下尊其君而屈諸侯權行於海内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秉義者顯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故而諸侯靡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槩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

夫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缺一字）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説災變之異（缺二字）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衆人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怪

聽之者若神。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濟於厄而度其身。故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可聽而不可傳也。故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之所宜。非物之所可。故氣感之符。清濁明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良。調密者固。安靜者祥。志定心平。血脈乃彊。故欲理之君。閉利門。積德之家。必無災殃。利絕而道著。武讓而德興。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

術事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

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于己。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達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俗以為自古而傳之為重。以今之作者為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寬而世人賤衆。五穀養性而棄之地。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棄黃金於嶄巖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絕琦瑋之情。道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霸之十

言觀遠不若求之近。慕古不若反之身。荀卿法後王是也

妙品

二公。至今之為政。足以知成敗之效。何必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調絃者不失宮商。故良馬非獨騏驥。利劍非惟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匵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璞者待工。道為智者設。馬為御者良。賢為聖者用。辯為智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

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故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應。道唱而德和。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朝。匹夫行之於田。治末者求其本。端影者正其形。養其根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即道沖。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聖而臣忠。或圖遠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佚用則忠亡

以巢喻杖作譬況立柱見邪正忠讒不可不察也

輔政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賢聖爲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者，堯以仁義爲巢，舜以禹稷契爲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爲杖，故有傾仆跌覆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强，杖讒者滅，杖賊者亡。故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躁疾者爲厥速，遲重者爲常存。尚勇者爲悔近，溫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强。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辯者不可以說衆。商賈巧爲販賣之利，而屈爲貞良；邪臣好爲詐僞，自媚飾非，而不能爲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

此篇言天人相感善道作於下則善氣感於天

明誠

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周旋不可以失度，動作不可以離道。謬誤出於口，則亂及萬里之外，況刑及無罪於獄，而殺及無辜於市乎？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爲也，乃國君者有所取之也。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災異。蝮虫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虫災生於地。賢君智辟，知隨變而改，緣類而試思之。聖人之理，恩及昆虫，澤及草木，乘天氣而生，隨寒暑而動者，莫不延頸而望治，傾耳而聽化。聖人察物而無所遺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鳥獸草木。六鷁之退飛，五石之所隕，所以不失纖微。至於鸜鵒來，冬多麋，十有二月李梅實，十月殞霜不煞菽，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鳥獸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綱之以法，紀之以數，而況於人乎？聖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錄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設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惡，一風俗。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天出善道，聖人得之。言御占圖曆之變，下衰風化之失，以

臣衰盛紀物定世。無不可行之政。無不可治之民。故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觀天之化。推演萬事之類。散見於彌漫之間。調之以寒暑之節。養之以四時之氣。同之以風雨之化。故絶國異俗。莫不知慕樂則歌。哀則哭。蓋聖人之教所齊一也。夫善道存於身。無遠而不至。惡行著於身。無遠而不去。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重譯而臻。麟鳳草木緣化而應。殷紂逐微子棄骨肉而亡。行善則鳥獸悅。行惡則臣子恐。是以明者可以致遠。鄙者可以觀近。故春秋書衞侯

之弟鱄出奔晉。言鱄絶骨肉之親棄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饑。織屨而食。不明之効也

思務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動作合度。聞見欲衆而采擇欲詳。學問欲博。行義欲敦。見邪乃知其直。觀花乃知其實。目不淫炫燿之色。耳不亂阿比之聲。是故語

此[illegible]言聖賢君子通於正道自不惑於邪謀

之以晉楚之富。而志不回。談之以喬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能一其道而定其操。安其身而見其功。凡人則不然。目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故多棄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得其所亡而失其所有。是以吳王夫差知度艾陵之可勝。而不悟勾踐將以破凶也。故或見一利而喪萬機。求一福而致萬禍。夫學者通於神靈之變化。曉於天地之開闔。人事之弛張。性命之短長。富貴之所在。貧賤之所亡。則手足不勞而耳目不亂。思慮不謬。計策不誤。上訣是非於天文。其次

定狐疑於世務。廢興有所據。轉移有所守。故道可成。事可法也。昔舜禹因盛而治世。孔子承衰而作功。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故聖人不必同道。而皆合。好者不必同色而皆美。醜者不必同狀而皆惡。天地之數。性命之象也。萬端異路。千法異形。聖人因其勢而調之。使小大不得相踰。方圓不得相干。分之以度。紀之以節。星不晝見。日不夜照。雷不冬發。霜不夏降。臣不凌君。陰不侵陽。盛夏不暑。隆冬不霜。黑氣苞日。彗星揚光

終

賈誼政事疏

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無極無難也（首欣動之）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埶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爲濟北王反欲擊取滎陽也）今吴又見告矣（時吴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首言諸侯強大）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熭音衛太公曰日中不熭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此諭見以熭賈誼暴懷之也）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抗其頭而剄之也墮音火規反）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之位

（一知親疏可不謂之通達乎）

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二假設共奇）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設使今皆在不死）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勢爲之資藉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惪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閒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也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又一假令）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下句奇妙）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

心（自以爲於天子爲昆弟而不諭君臣之義）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爲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爲御史大夫）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領理也）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解支節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髀股骨也其骨大故須斤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埶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

（長沙者吳芮也）

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

（說盡利害將一句結上又起下）

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内而大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絶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償者謂所正列侯彊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

（曉然如見數十年之後誼不能行之於孝文而主父偃乃得行之於武帝）

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期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搐謂動而痛也聊賴也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䠞盭䠞古蹠字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脚掌是也盭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楚元王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為從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之子也惠王齊悼惠王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䠞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襻及褾領者也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以偏諸緁著衣也謂以偏諸緶著之也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

節適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言天下安不可動搖為大耳妄為大言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大息者此也

此皆言商君之法秦人之俗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男併倨無禮之甚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取進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

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剟謂剖取之也）搴兩朝之器（搴取也兩朝高祖惠帝廟也）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粟（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耳非謂徵發）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斂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刀所以削書札筐篋所以盛書）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

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王胡北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上疏曰

句法自是孤絕超異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埶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植立也）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蕃翰得宜則嗣王安固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與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

上乘文字

者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薪讀與芟同謂芟刈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也東面最北出門曰上東門）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自悉其家資財補繕作衣）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著音直略反）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包取也揵

用字沉實前此未見

後至事一一皆驗七国之禍果以梁扞之得安

謂立封界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或曰捷接也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旤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欲發其臣盡言則問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文帝於

印梁孝王周亞夫請委以扞吳楚者一如誼之先見

是從誼計迺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

復王之也上疏諫曰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謂接今時當即王之言不久也接猶續也猶今人言續後爾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言若尊王其子則是厲王無罪漢枉殺之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

數年之後皆如其言事事符應少年料事如此

危言特甚非文帝不能容納

以後四子果皆反

哉曰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大父即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剡利也音弋冉反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剸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服疑事勢

書末云云其爲說此窮奇古

直欲奇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絶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爲臣例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往則以爲僕僕則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

屨異則衣帶異則環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食飲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故高則此品同高下則此品同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者損貴同豐賤同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分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冒貴下不𨁊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審微 事勢

沉深審謹法度之文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善爲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當晃輕始而傲微則其流而令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而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

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熖熖弗滅炎炎柰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出逃伯鬬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卽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

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悟乎不如多予之邑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傅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還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奸由也遙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求一事乞謹切

瑰瑋事勢

立此瑰瑋二字亦奇

天下有瑰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不知避縣網甚可瑰也今有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不罹縣網

瑰者瑰也瑋者大也

陛下無意少聽其數與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弃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功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能具天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唯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布帛褫民民必煖而有餘布帛之饒矣夫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縣衍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饑甚焉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民安性勸業而無縣愆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其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飾知巧以相詐利者爲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奸者爲識理故邪人務而日起奸詐

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辯。此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絶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過則讓。上僭者誅。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謀無爲起。奸邪盜賊自爲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詐謀不起。所謂愚。故曰使民愚而愈不罹縣網。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奸詐盜賊並起。罪人蓄積無已者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

結愚字又應前

術雖迂而文辭雅妻

三表五餌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敢歲言侵盜。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爲陛下以耀蟬之術振之。爲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雖以千石居之。陛下肎聽其事。計設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國大富。匈奴適亡。乞犬馬行。理勢然也。將必以匈奴之衆爲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列處之塞外。自

隴西延至遼東。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灌窳之變。皆屬之。其置郡。然後罷戍休邊。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則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當今遂羸。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而義渠東胡諸國又頗來降。以臣之愚。匈奴且動疑。將一材而出奇。厚贄以責漢。不大與。不已。旁午走急。數十萬之衆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爲工矣。陛下何不蚤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衆庶。時爲寇盜。撓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爲我狡猾。爲此奈何。對曰。臣聞彊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三苗服。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博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莫不爲畜。又且孰敢份然不承帝意。陛下爲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槁也。夫無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久。陛下肎幸用臣之計。臣且以事勢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衆之信陛下也。爲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許人。覺且不背其信。陛下

已諾若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
疑仇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矣所孤莫不行
矣一表 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
也苟胡面而戎狀者其自以爲見愛於天子也猶弱
子之遌音誤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一表 臣又且諭陛
下之好令胡之自視也苟其技之所長與其所工一
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一表 愛人之狀好
人之技仁道信爲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
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者不可以
均賞均則國窮而倘薄不足以動人故善賞者踔之
駮轢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也誦之足語也乃
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則國有餘財匈奴
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衣文錦將爲
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蓋從數騎御驂乘且
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
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冀
幸以爲吾至亦可以得此將以壞其目 一餌 匈奴之
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衆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

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胾膹炙肉具醯醢方數尺於
前令一人坐此胡人觀欲者固數在旁得賜者之喜
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令來者時時
得此而饗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涎而相告人
徐憚其所自以吾至亦將得此將以此壞其口 一餌
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
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人傅白墨黑
繡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爲其胡戲以
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倡樂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
進舞者蹈者時作少閒擊鼓舞其偶人莫時乃爲戎
樂携手胥彊上客之後婦人先後扶侍之者固十餘
人使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
希盱相告人人忣忣唯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
耳 一餌 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約至也陛下
必有時有所富必令北有高堂邃宇善廚處大囷京
廐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令此時大
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令其居
處樂虞囷京之畜皆過其故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

三表五餌是賈生用意規畫極力摹寫以欣動天子之意極纖極密矣

賜此而爲家耳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忣忣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腹 一餌 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胡嬰兒召貴人子好可愛者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爲之繡衣好閑且出則從則更侍上卽饗胡人也大觳抵也客胡使也力士武士固近侍傍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人偶之爲間則出繡衣具帶服賓餘時以賜之上卽幸拊胡嬰兒擣遒之戲弄之乃授炙幸

自啗之出好衣閑且自爲贛之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而立於前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盱而欲人人忣忣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心 一餌 故牽其耳牽其目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抎也此謂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不可豫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皆謀士也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限窺其謀中外符節適繻拘也夫或人且尝

得乂悍若此故三表已諭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單于寢不聊寐飯失甘口揮劍挾弓而蹲穹廬之隅左視右視以爲盡仇也彼其羣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來恐或軒之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迋虎狼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毋也其衆之見將吏猶噩迋仇讐也南鄉而欲走漢猶水流下也將俾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得不係頸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哉此謂戰德彼匈奴見略且引衆而遠去遁此有數夫關市者固匈

奴所犯滑而深求也願上遣使厚與之和以不得已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險之所多爲鑿開衆而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羹臛膹炙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着於長城下矣是王將彊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饑飯羹啗膹炙嗗醃多飲酒此則亡竭可立待也賜大而愈饑財盡而愈困漢者所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矣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以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故遠期五歲近期三年之內匈

奴亡矣。此謂德勝。曰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后止，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無敵責御府銖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爲之邊患也。使上下踳逆，天下窾貧，盜賊罪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爲宗也。上法二族，弗使亂國（怵[illegible]懼也）（㥲[illegible]切[illegible]也），天下治富矣。臣賜二族，使崇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子不怵人民㥲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天子也。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而愓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謂二族），則愓渠大罪也（愓[illegible]切恨也渠魁也）。今天子自爲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有怵人之民哉。

妙品

連語 連語

梁嘗有疑獄，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雖寡人亦疑焉。吾決是柰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說。以臣誼竊觀之，牆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爲厚之而可耳。抑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契后稷與之爲善則行，鯀讙兜欲引而爲惡則誅，故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者，桀紂是也，推侈惡來進與爲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而爲善則誅，故可與爲惡而不可與善。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豎貂子牙則餓死胡宮，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

則青蓁之緇則黒得善佐則存不得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趣也故臣竊以為練左右急也

積貯錢法二疏豈不通達之國臣

積貯疏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泛音方勇反泛覆也字本作覂此通用也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民欲有畔意若狼之顧望也狼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今亦恐也歲惡不入請賣爵子賣爵級又賣子也既聞耳矣聞於天子之耳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阽危欲墮之意也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千百萬之衆國胡以饋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齩齧也音五巧反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疑讀曰擬僭也謂與天子相比擬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敺亦驅字著音直略反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廩廩危也言務耕農厚畜積則天下富安何乃不為而常不足廩廩若此竊為陛下惜之

誼欲收銅不鑄錢蓋歸於上則民[illegible]專末作而趨農

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公得顧租者僱工為作也租者借本與人償息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illegible]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殽亂雜也贏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無利[illegible]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微謂精妙也言殽雜鉛鐵甚精妙而得利甚厚故令人[illegible]之姦不可止也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illegible]

幣之勢人人皆得鑄錢也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也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耳或用重錢平稱不受。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臣瓚曰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莢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與莢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雖以一當一猶復不受之是以郡縣不同也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詳、平也。忽、忽忘也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

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吕御輕重銅積謂多積銅也錢輕則吕術斂之。重則吕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吕作兵器吕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吕臨萬貨吕調盈虛。吕收奇羨調、平均也。奇羨、殘餘也。羨、饒溢也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吕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末業既困農人敦本倉廩積實布帛有餘則招誘胡人多來降附故言制吾棄財逐爭其人也。棄財者可棄之財逐競也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諸子品節卷之三十八

過秦論上

賈誼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言其兵食天下不裹糧而行）橫行天下。（謂輕前敵不部伍旅進也）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限。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謂武臣田儋魏豹之屬）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illegible]失也，章邯之降由趙高用事，不信任將軍）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阸，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己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

（眉批：子嬰之時食采庸[illegible]沛軍已[illegible]霸上乃貴子嬰者庸主之材秦之地可全而有此[illegible]生沒分[illegible]矣）

（眉批：周五之五作王）

吳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過秦論中

（肴品）（從孝公說起一瀉千里）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鬭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

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締結也）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甯越趙人蘇秦東周洛陽人杜赫周人）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齊明東周臣後仕秦楚及韓周最周之公子陳軫夏人亦仕秦昭滑楚人樓緩魏文侯之弟所謂樓子也蘇厲秦之弟仕齊樂毅本齊人入燕燕昭王以客待之以爲亞卿）

（蘇秦爲六國執約長合謀臣猛壯然且下語勝秦）

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吳起衛人孫臏孫武之後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二人皆天下豪士田忌齊將廉頗趙奢皆趙之將）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鹵楯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

（鋪張秦勢筆有如有神）（說到始皇）

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搥拊（搥拊也音府一作搞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鋪張始皇威勢）南取百越之地（越有百邑）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壞堅城恐人復阻以害已）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踐華爲城（斷華山爲城崔浩云踐登也）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

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何，問也）誰呵（呵夜行者誰也何呵字同）天下以定（此又一轉頓挫曲折）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其實且堅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甕牖以甕爲牖，繩樞以繩係戶樞也）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衞中山之君鉏櫌棘矜（以鉏柄及棘作矛槿也櫌椎塊椎也）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長刃矛也又曰矛刃下有鐵鎩音所拜反）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此篇上起調本勝鴻勇而來至此則直翻前意迴往轉折咢擇無餘然後以一句結截之）

（精神壯猛筆勢秀句不足文成非賈生不能）

（自篇首至如此濤翻架然非排譬二三層難便結截蓋曲盡文家之妙非賈生不能）

過秦論下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跡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褐以毛毳織之）而饑者甘

（言周衰天下苦於無王戰爭不休於今得天下而民冀乎一統無爭之安）

（裋音豎一音豎蓋謂褐布豎裁爲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曰豎褐）

言二世以西俗善政是振起而衣以周公之服也此當點次分裝處

糟糠天下之嗸嗸，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波瀾層層），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愼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弔屈原賦

恭承嘉惠兮（嘉惠謂詔命也），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湛讀日沉）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造至也，言至湘水而因託其流也）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烏虖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闒茸下材不肖之人也）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蹻之大盜，爲莊蹻，盜跖柳下惠之弟）莫邪爲鈍兮，（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劒，因以冠名）鉛刀爲銛。（世俗謂利爲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默默不得意也，生先生也）斡棄周鼎，（斡轉也，周鼎奇器）寶康瓠兮。（康瓠瓦盆底也，爾雅日康瓠謂之甈）騰駕罷牛，驂蹇驢兮。（罷讀日疲）驥垂兩耳，服鹽車兮。（駕鹽車也）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章甫殷冠名，言冠乃居下，屨反在上）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訊曰：（訊告也，誶離騷下章亂也）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壹鬱猶怫鬱也）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襲重也，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沕淵潛以自

珍（汾音昧潜藏也）偭蟂獺以隱處兮（偭也從含蟂從神龍遊也）夫豈從蝦與蛭螾（蝦亦水虫也音遐蛭音質螾字與蚓同音引）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般音班般反也紛紛構讒意也）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而去之。（言見苛細之人險阨之證故重擊其羽而高去）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横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鱣鯨皆大魚也小水不容大魚而横鱣鯨於汙瀆必為螻蟻所制以况小朝去闈不容受忠進之言亦為讒賊小臣所害）

九

希品

宇字錦[illegible]

太史公論之[illegible]矣

鵩賦

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崒。私怪其故。（崒音萃）發書占之。讖言其度。（讖驗也有徵驗之書也）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服迺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固亡休息。斡流而遷。或推而還。（斡音管斡轉也還讀曰旋）形氣轉續。變化而嬗。（嬗相傳與也此即禪代字合韻故音蟬耳）沕穆亡間。胡可勝言。（沕穆深微貌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沕音勿）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太史公曰相如作大人賦相如孫子何足以知之若賈生鵩賦其知天人者也

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句踐伯世。斯遊遂成。卒被五刑。傅說胥靡。迺相武丁。（胥靡刑名傅說被刑築於傅巖）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纆糾絞也纆索也纆音墨）命不可說。孰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則遠。萬物回薄。震盪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圠無垠。（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也）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摶。（控引也摶音團控摶玩弄愛生之意也）化為異物。

十

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夸者死權。品庶每生。（每貪也品庶猶庶品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億變齊同。愚士繫俗。僒若囚拘。（僒音渠隕反迫也）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好惡積億。（億意合韻音於力反）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喪呼平）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遇坻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氾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道家養空虛若不繫舟也）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蔕

矣何足以疑

修政語上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物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政者雖欲治安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修政語下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為此奈何粥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中敬其士不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而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為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閱不私相殺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餓矣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

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
矣而民無夭遏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
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
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聖
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
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
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勸學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心意

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
實而我曾無鄉里之聞窮巷之知者獨何與然則舜
僶俛而加志我儃僈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
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嘗試傅白黛黑榆流
波雜芷若籠蒙視治由笑佳態佻志從容爲說焉則
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悇憛養心而顛一視之今以二
三子之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
者南榮跦醜聖道之忘乎己故步涉山川坌冒楚棘
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既遇老聃噩若慈
父厯行避昏變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一言三
十日而得太牢焉是以名達天地行立後世今夫子
之達軼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遠榮跦而無千里之
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
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
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大政下

[illegible]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
宜爲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

求士 擇吏

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
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弧怵鳥也雖久弗得矣故
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
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
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
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猶其下
而上賭矣此道之謂也故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
不選也而道不可離也嗚呼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
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

故世未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弗起也國未嘗無士也而士不得君子則弗助也聖明則士闇飾矣故聖王在上位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位上則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明君君明也則國無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王者有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故湯以桀之亂爲治武王以紂之北卒爲彊

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是故明君之於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爲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輸焉忠臣飭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必使民

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譽之故[illegible]苦之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焉故君之信在（所信謂民也吏之賢不肖取信于民）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

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爲身故不肖者之爲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居家也故不可以居官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故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

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嗚呼人耳人耳諸侯即位享國社稷血食而政有謂國無君也官有政長而民有所政屬而政有謂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謂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爲言也考也故君也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去此君無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故吏之爲言理也故使也者理之所出也上爲非而不敢諫下爲善而不知勸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近側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羣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政謂此國素亡也

諸子品節卷之三十　淮南子

原道訓

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呼仿佛默然自得（叫呼仿佛之聲狀）

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詹何娟嬛古善釣人）射者扜烏號之弓彎[illegible]衛之箭（美箭所出地名）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之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蠩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

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修道理之數因

老氏訓故　妙品○○

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員者常轉窾者主浮（窾空也）自然之勢也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短綣不絝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

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指所指也湊所合也猶言行止也）日以月悔也（積日而至於月則必悔前之非）以至於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爲知而後易爲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蹷之先者隤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猶錞（兌）之與刃刃犯難而錞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

上善若水　說水亦言似非徒泛看

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

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修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訾量也）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及蚑蟯（蚑撓）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邅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紾

注上數百言一句作綿

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重複 淳以石溶之）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

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其子爲光其孫爲水皆生於無形乎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蹠適也自無形適有形離其本也自有形適無形不能復得道家所棄故曰以衰賤也）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

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于心而有經天下之氣是猶無耳而欲調鍾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

內不足者以外物爲欣戚

說自得處不以窮通易性滔滔數百言似爲肌豐而骨沉也

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矣故雖游於江潯海裔馳要褭建翠蓋目觀掉羽武象之樂耳聽滔朗奇麗激抮（紾）之音（激揚抮轉皆曲名也）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湎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隱于榛薄之中（藂木曰榛深草曰薄）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瓮牖揉桑爲樞上漏下溼潤浸北房雪霜瀼瀧（瀧）浸潭苽（觚）蔣逍遙于廣澤之中而仿洋于山峽之旁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通于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烏之啞（雅）啞鵲之唶（措）唶豈嘗爲寒暑燥溼變其聲哉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佳句）

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蹪趎

全神保真養生家緒言

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目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是故貴虛者以毫末爲宅也言精微也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于連嶁樓列埒之門而蹪蹈于汚壑穽陷之中雖生俱與人鈞形神相失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恬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

治氣養神

俶真訓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無者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垠寅堮噩無無蝡蝡軟將欲生興而未成物類

南華已有此語今特演繹之耳

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于宇宙之間被德含和繽紛蘢蓯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繽紛雜糅蘢蓯聚會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霄霓無有仿佛氣遂而大通冥冥者也有有者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蔥苓蘢萑蔰炫煌蠉飛蝡動蚑行噲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數量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

洽園之毛河上老夙

儲與扈冶浩浩瀚瀚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有未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爲外析豪剖芒不可爲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根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靜寂然清澄莫見其形若光燿之問於無有退而自失也曰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

儲與扈冶揚子雲用於甘泉賦中

四字屢用

南華有此問答今用此作結亦雅然而發以諸語也

叢端不可少者

更端

天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員

乃是重言稱金充

字法

此言至人神人得道之究竟如此

長句

者扆大方。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太平天下之平也大堂明堂所以告朔行令也）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是故以道為竿。以德為綸。禮樂為鉤。仁義為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依於跂躍之術（跂躍猶𪓿𪓟不正之道也）提挈人間之際。撣掞挻挏世之風俗。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況懷瑰瑋（二字貫下長句）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摋（摋猶雜揉也摋音殺）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偃然聰明而抱其太素。以利害為塵垢。以死

字法句法

止

此成言得道者究竟之不可染

生為晝夜。是故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登千仞之谿。臨蝯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譬若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鍾山崑崙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骭之一毛。無所槩於志也。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糅。處玄冥而不闇。休于天鈞而

此魏闕指天都也非近世朝廷廟堂之謂

不𥗼（𥗼敗也𥗼音為）。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唯體道能不敗。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太行石㵎。飛狐（胡）句望之險。不能難也。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是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而樂卑賤。勇者衰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休其神者神居之。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鴈門之間。

此言百家之小

此舉譬喻皆淫生之波溢而播弃者也

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圈也（圈字讀）。（莊子萬物皆一也）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橑（遼）。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已自以為獨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今夫冶工之鑄器。金踊躍于鑪中。必有波溢而播弃者。其中地而凝滯。亦有以象於物者矣。其形雖有所小用哉。然未可以保於周室之九鼎也。有況比於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亦遠矣。今

> 精言微旨鼓舞神動
> 言萬物雖有所稟受而造化不自以爲功
> 妙妙
> 一重又一重愈發愈妙

夫萬物之䟽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榦（音蘖），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微言）。所受者無授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蘢蓯遼巢彭濞（譬）而爲雨（蘢蓯遼巢彭濞，蘊積貌），沉溺萬物而不與爲溼焉。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妙。然而奚仲不能爲逢蒙，造父不能爲伯樂者，是曰諭於一曲而不通于萬方之際也。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涅非緇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母而無能復化已（藍染草，涅礬石也，母本也）。是何則？以諭其轉而益薄也。何況夫未始有涅藍造化之者乎？其爲化也，雖鏤金石、書竹帛，何足以舉其數？由此觀之，物莫不生於有也。小大優游矣（音合）（言饒多也）。夫秋豪之末，淪於無間而復歸於大矣；蘆苻（音孚）之厚，通於無壑（垠）而復反於敦龐（言道無形以毫末，此道猶復爲大也）。若夫無秋豪之微，蘆苻之厚（苻蘆之中白符，言其薄桐，則歸於葦，故曰反於敦龐），四達無境，通于無圻（音寅），而莫之要御夭遏者，其襲微重妙，挺挏（動）萬物，揣丸變化，天地之間何足以論之哉！疾風敦（渤）木而不能拔毛髮，雲臺之高，墮者折

> 此言萬物自無而有，由小至大，小者去無未遠，大者與有爲鄰，觀物者貴求其初也

脊碎腦，而蟁蝱適足以翱翔。夫與蚑蟯（蚑蟯同）乘天機，夫受形於一圈，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況未有類也。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形，亦明矣。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寂漠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

> 雜出也而詞意更壯
> 不化其母

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剞劂（剞巧工鉤刀也，劂者規度刺畫墨邊箋也，所以刻鏤之具也），雜之以青黃，華藻鎛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然其斷在溝中，一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然而失木性鈞也。是故神越者其言華，德蕩者其行僞。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夫趨舍行僞者，爲精求于外也。精有湫盡而行無窮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

其清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漻矣

此亦論神

夫人之事其神而嬈（撓）其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是故凍者假兼衣于春而暍（暍病熱）者望冷風于秋夫有病于內者必有色於外矣夫梣（尋）木色青翳而蠃（蠡裸）瘉（與）蝸（阿）睆（睆）此皆治目之藥也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夫牛蹏之涔（涔潦水潦水潦之年大道上之積水）無尺寸之鯉塊阜之山無尋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又況乎以無裹之者邪（無裹無形也）此其為山淵之勢亦遠矣

此亦論神

夫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翣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己而已貪汚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聖人有所干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

此言神之无所不通治天下亦不外此

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化生者天也化物者德也）神經於驪山太行而不能難入於四海九江而不能濡處小隘而不塞橫扃天地之間而不窕（窕閑也扃猶）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足蹀（蹀）陽阿之舞（言旋）而手會綠水之趨（舞曲）智終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始皇遺齊襄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解此環后推破之謝曰已解矣）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

言心之神明不可容外物之撓情事之感

夫憂患之來攖人心也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蚊虻之憯怛也而欲靜漠虛無奈之何哉夫目察秋毫之末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攓（攓取）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邪今夫樹木者灌以瀿（瀿水）水疇以肥壤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櫱（蘖）又況與一国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察方員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況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平乎

荀子亦有此前人有此言

此言賢者不遇時則與不肖同命聖人不能違時

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歷陽淮南國縣名。昔有老嫗常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爲湖，謂嫗視東城門閫，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顧也。自此嫗便往視門閫，閫者問之，嫗對曰：如是。其暮門吏故殺雞血涂門閫，明旦老嫗早往視門，見血便上北山，國沒爲湖。與門吏言其事，適一宿耳。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膏夏，大木也。蕭艾，賤草。故河魚不得明目，水濁。穉稼不得育時，時晦。其所生者然也。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于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置猨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

字上千金勢固可

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谿子，蠻夷也，以柘桑爲弩，因曰谿子之弩。越舲蜀艇，不能無水而浮。今矰繳機而在上，罟網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

覽冥訓　此篇言物理變化至不可測，冥冥之中寂寞爲宰。

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雍門子名周，善彈琴，又善哭，哭猶歌也。見猶感也。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增欷歍唈，流涕狼戾不可止。精神形於內，而外諭哀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爲人笑。君形者，至精爲形也。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蒲且子，楚人，善弋射。

而詹何之騖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靜之道、太浩之和也。詹何，楚人，知道術者。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酒感東風而溢。蠶咡絲而商弦絕，弦感蠶絲而絕，商於五音最細而急，故絕也。商，西方金音，蠶，午火，火壯金囚，應商而已。或有新故相感者。或感之也。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將有軍事相圍守，則月運出，以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中，令圜畫缺其一面，則月運亦缺於上也。鯨魚長數里，死於海邊，彗星爲變異。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各像其形類，所以感之。故嶢山崩而薄落之水涸，薄落，涇水。區冶生而淳鈞之劍成。區越人，善

治劍，古歐冶。紂爲無道，左強在側，太公並世，故武王之功立。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不得其道，若觀鯈魚。鯈，小魚，在水中可見而不可得，至微。故聖人之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乃得之也。今夫調弦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夫有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此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形也。故通於太和者，惽若純醉而甘臥以游其中，而

楊子雲倣作答客難而洗練過之矯生遲青生出不堪其毒矣

不知其所由也。純温以淪，鈍悶以終，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純一也，温和也，淪没也，踰潜伏也，鈍悶無情也，欲終始於道也，宗本也，若未有其形。

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噆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鱓輕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威動天地，聲震海內，蛇鱓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丘山磛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猨狖顛蹶而失木枝，又況直蛇鱓之類乎？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佼音伴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邅回蒙汜之渚，尚佯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都廣東南之山名，衆帝所自上下也。言鳳凰過廣都之野，送日入於抑節之地，徑過絶歷也。羽翼弱水，暮宿風穴。當此之時，鴻鵠鶬鸖，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又況直燕雀之類乎？

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投足調均，心怡氣和，體便輕畢，馳騖若滅，勞逸若一，左右若鞭，周旋若

有人藝有天藝人藝可傳而天藝不傳

大言

環，世皆以為巧，然未見其貴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此二人大一之御也，一說古得道之人以神氣御陰陽也。除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但以車馬爲主耳，神氣扶之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故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言其御疾到碣石之山而鴈待之過去也。軼鶤雞於姑餘，姑餘山名，鶤雞鳳凰之別名，言其御疾自碣石過歸鴈，復軼過鶤雞於姑餘山也。騁若飛，騖若絶，躡風追猋，朝發榑桑，扶桑日出。日入落棠。山名，日所入也。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

原泉滚滚水之喻

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不容舟，不過三月必死。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絶者，崑崙之輸也；潦水不泄，瀇曠瀁養極望，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物理固然孰測其朕

今夫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論上加欲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銷金，則道行矣。若以磁石之能

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磁石之引鐵蟹之敗漆葵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喻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国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爲能有之

精神訓

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于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湯而不休矣血氣滔湯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爲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

虛則能照靜則能通无物則能照物

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盆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決洿而注之江洿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

此言人物之生死夭也與未生未死總是一氣

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暇知其所爲言病癩者形生神在故不変也狂體具存故曰不虧但精神散越耳故曰神有所遠徙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抮而未始有極摩滅猶死也神變歸於無形故曰未嘗化化猶死也不化者精神化者形骸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

神不可外

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人之所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

言尾聚應

五四柱有首有腹有尾

粢之飯藜藿之羮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高于頂腸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營指天匍匐自闚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覩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萬物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

照應總結

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崔杼殺齊莊公盟諸侯曰不唯崔慶是從者如此盟晏子曰嬰所不唯忠於君而利社稷者是從亦如之殖華將戰而死殖杞梁也華華周皆齊大夫爲君伐莒莒人圍之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攺其行壯其勇力厚賂而止之不可遂戰而死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況無爲者矣高一層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佗人身至親矣而弃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汚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瓴之徒也夫仇由貪大鍾之賂而亡其國虞

此段頓挫起伏自是佳調

引喻

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己爲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爲轡也知冬日之箑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萬物之變爲塵埃矣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本經訓

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託嬰兒於巢上置餘

糧於畮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蹍而不知其所由然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爲民害猰貐獸名善食人鑿齒獸名齒長三尺其狀如鑿下徹頷下而持戈盾九嬰水火之怪爲人害大風風伯也封豨大豕也修蛇大蛇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洞庭南方澤名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於是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共工水官名栢有之後振動滔蕩也龍門未

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樹木龍門河之隘也在左馮翊夏陽北禹所鑿也呂梁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廛澗伊闕山名禹所開以通伊水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堯舜以爲聖

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流放也遁逸也大構駕興宮室延樓棧道雞棲井幹延樓高樓也棧道飛閣復道相通雞棲井幹復屋欒井刻花置其中也標株欂櫨標株柱類欂櫨柱上紺節梁上短柱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嬴鏤雕琢詭文回

波淌敞游瀷減郁菱杼紾珍抱淌游瀷減皆文畫縈象水勢之貌芒繁亂澤巧爲紛挐以相摧錯此遁於木也鑿汚池之深肆畛崖之遠來谿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修碕以玉石致之水邊爲修以牒累流水碕邊爲修碕修碕曲中水所崇處也抑減怒瀨以揚激波曲拂邅回以像湡浯番隅蒼梧之二國多水江湖環之故多象渠池以自遭迴法而像之也益樹蓮菱以食鱉魚鴻鵠鷫鷞稻粱饒餘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此遁於水也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厦增加擬於昆侖修爲

牆垣。甬道相連。殘高增下。積土爲山。接徑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騖而無蹪蹈之患。此遁於土也。大鍾鼎。美重器。華蟲流鏤。以相繆紾。寢兕伏虎。蟠龍連組。焜昱錯眩。照燿煇煌。偃蹇蓼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錫文鐃。乍晦乍明。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簟籧篨。言劍理之美沒滅其瑕文鐃如靁皆沒身中敵曰沈君簟竹席籧蒢葦蓆取其邪文以次敘劍鐃美眩人目纏錦經冗。似數而踈。劍文相連纏如綺經冗如錦似數而踈文鐃美眩若此此遁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荆吳甘酸之變。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吹埵。以銷銅鐵。靡流堅鍛。無猒足日。山無峻幹。林無柘梓。峻幹長枝燎木以爲炭。燔草而爲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時。上掩天光。下殄地財。此遁於火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土事不文。木工不斵。金器不鏤。衣無隅差之削。古者質皆全幅爲衣裳無有邪角邪角削殺也冠無觚贏之理。冠文取平直而已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

三十九卷終

此篇通言治道

諸子品節卷之四十　外品　淮南子二

主術訓

天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爲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卧。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孫叔敖乘馬三年不知其牝牡言其賢也但恬卧養德折衝千里之外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白公欲殺子西其臣石乞曰市南熊宜遼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視之告其故不從舉之以劍不動而弄丸不輟不懼曰不能從子爲亂亦不泄子之事故兩家難有難不怨宜遼故曰無所關其辭鞅鞈鐵鎧。瞋目扼腕。其於以御兵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爲治難矣。

君道無爲不貴不怒而民自化

蘧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簡子欲伐衞。使史黯往覯焉。還報曰。蘧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故皐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羲神農之所以爲師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

於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孔子遊于太山見榮啓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吾得爲人一樂也吾得爲男二樂也行年九十三樂也貧者常死者終處常得終尚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爲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

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轔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載焉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兵莫憯於志而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小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爲秦楚變節不爲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爲爲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古之爲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權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猒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儼然

君道治道皆在無爲

玄默而吉祥受福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僞善一人被之而不褒萬人蒙之而不褊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治道通矣爲惠者尚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爲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修身者不勸善而爲邪者輕犯上矣故爲惠者生姦而爲暴者生亂

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

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是故處人以譽尊而游者以辯顯察其所尊顯無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衆口之辯也治國則不然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爲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

守其業以效其功。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羣臣輻湊，庶功日進。

諸葛孔明訓子用此二句

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寛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

人主用人

大者以為舟航柱梁，小者以為楫楔，修者以為櫚榱，短者以為朱儒枅櫨。無大小修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鷄毒（藥名），然而

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況人乎。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事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通，羣臣輻輳。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是故威厲立而不廢，聰明

任人

先而不弊，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羣臣勸務而不怠，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喻）者，不能游而絶江海（絶猶過也，徑渡曰絶）。

夫寸生於稞，稞生於日（禾長養有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風），此聲之宗也。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故

稞禾穗芒也十稞為一分十分為一寸

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

此論立法本於身

聖王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於轡銜之際，而急緩之於脣吻之和，正度于胸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

造父馭馬人君馭臣

君逸臣勞

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為治也。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蹻之姦止矣。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是故明主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道，故萬舉之無遺策矣。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為持位，守職者以從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轉任其上矣。

更端

夫貴富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為之，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耆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

此論君逸臣勞之義融通暢理極佳極妙

夫民之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涔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

楊用修曰孫思邈引此改為膽欲大心欲小之語有為不若志欲大之善也

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輳而為之轂。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響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具備，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眾，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

然能欲多而事欲鮮此句亦不可少

綜結

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鮮者，約所持也。

起語有頓挫

耕之為事也勞，織之為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眾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

此段論民情物理曲折詳贍

先榮後義人肯爲也先義後榮人不肯爲也故曰難知許象

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後合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爲而榮乎旦日何爲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爲而義旦日何爲而榮此難知也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黮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智賢不肖皆知其爲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爲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知之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爲質知以行之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衆益也身材未修伎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爲表幹而加之以衆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智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偽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假人

先王之利民心念一動而衆善俱來

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蝦蟆鳴燕降而達路除道三月陰降百泉則修橋梁十月昏張中則務種穀三月大火中則種黍菽四月虛中則種宿麥八月昴中則收斂畜積伐新木九月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于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視聽皆以爲主者不忘于欲利也故堯爲善而衆善至矣桀爲非而衆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

此段在心欲小志欲大之前再閱知其精好補入之耳

繆稱訓

此篇詞頗雅馴內多名言但其琢字省句務爲簡奧雖云醞藉直火通顯耳

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一人來得其心百人來亦得其心人以其所願於上以與其下交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兹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

好　此言用賢視君身君賢則知賢君不肖則以不肖爲賢

善大矣

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遁求同乎己者也己未必賢而求與己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

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感忽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照誋（誋誡也）戎翟之馬皆可以驅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

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

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誋（昭道誋誡也不可以教導戒人）在混冥之中不可諭於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

夫子見禾之三變也（三變始於粟粟生於苗苗成於穗也）滔滔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禾穗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痛己身善惡自在也）

聖人爲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爲蹝（鹿）蹝焉徃生也故至人不容（至道之人不飾容也）故若眯而撫（眯芥人目也撫捫之從中發非爲觀容之也）若跌而據（跌仆也）聖人之爲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終句）若日之行（日行人不見也）騏驥不能與之爭遠

今夫夜有求與瞽師併東方開斯照矣動而有益則損隨之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積薄爲厚積卑爲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煇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爲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憂尋憂深）

筦子文錦也雖醜登廟（筦仲相齊明法度當國刑不能及聖猶文錦雖惡宜以升廟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爲衣溫厚而非宗廟服也）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

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佳人佩蘭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有假母也情不相與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弘演衛懿公臣狄人攻衛食懿公其所在弘演剖腹以盛之也王子閭張掖而受刃楚白公欲立王子閭爲王不可剌之以兵子閭不受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日洎洎以自新忘老之及已也始乎叔季歸乎伯孟必此積也言自少而至長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遁隱也已不自隱身之行亦不隱之於人故也故若行獨梁不爲無人不兢其容獨梁一木之水橋也行其上常兢兢恐陷也故使人信已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及身不信故難情先動動無不得無不得則無莙莙窘無莙而後快言人君動乎情以感民則無不得民之心矣民以得則沛然德教無窘塞也莙窘同故唐虞之舉錯也非以偕情也快已而天下治桀紂非正賊之也快已而百事廢喜憎議而治亂分矣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無所不比絲竹金石小大修短有叙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耕者日以卻事相反成功一也

申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夫差與齊戰於艾陵夷謂吳陽吿也句吳夷語不正言吳加以句也庶幾也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授琴而彈其絃是也其聲切切而哀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輸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漸乎声習也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天下之物理寓焉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同材而各自取焉上意而民載載載也誠中者也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伋於不已知者不自知也矜恒生於不足伋急也驕不足不知足也華譁誣生於矜誠中之人樂而不伋如鴞好聲熊之好經導引夫有誰爲矜物性自然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號而哭嘰機而哀而知聲動矣容貌顏色理詘伸倨佝知情僞矣故聖人栗栗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

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

君子必人
小人亦人

為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為紂生之也。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畮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

凡高者貴其左（天道左旋），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辭也（臣道左），下者貴其右（君），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君謙讓祐助臣）。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也（左臣辭也，君以再還，故失其尊），臣右還則失其所貴矣（右君辭也，而臣以再還，故失其貴）

成國之道，工無偽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

一壺千金
[illegible]

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

人無能作也，有能為也；有能為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為，天成之。終身為善，非天不行；終身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

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為；無所用之，碧瑜糞土也。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膊者，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為表者，未之聞也（表立見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餓死首山之下，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

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商容神人也，商容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齒剛）；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先有形而後有影，形可亡而影不可傷）。故聖人不為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

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

神譬

積羽沉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名言）。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

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含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

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欲知天道察其數（數謂律歷之數）欲知地道物其樹欲知人道從其欲（君子欲以道小人欲以利）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攖萬物將自清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為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

福生於無為患生於多欲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耨

聖人為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眯涉水而欲毋濡不可得也

（封道曰埒 音劣）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為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

齊俗訓（篇內多奇句 然純駁相參）

（立國之始而已定於數百年之後勢之所必至雖聖人亦不能為也）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

（[illegible]不貴者為行不貴苟難）

子路撜（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眾聖人不以為民俗

（此段妙）愚者有所長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

（[illegible]之取此為王道[illegible]）

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竹器）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蜧（黑蜧神蛇也潛於神淵蓋能興雲雨蜧音戾）

（精言）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

夫玉璞不厭厚角䚩不厭薄（角䚩刀劍羽問之覆角也）漆不厭

絶佳絶妙

黑粉不猒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時爲帝者也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水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楯草野宜窮廬）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皐織网陸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簫籟也）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獲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狟貉得埵防弗去而緣（狟狟豚也埵水埒也防隄也）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隣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

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illegible]也

此論亦精

民躁而費多也

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營惑譬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

故鼈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其養一也（公西華睦而少敬）故胡人彈骨越人嚙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三苗髽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鬋髮其於服一也

此論在前 譬喩在後 亦奇[illegible]

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爲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爲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

此言為治為學技藝百工不在徒法法可傳而妙不可

妙妙

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鉗且得道以處崑崙扁鵲以治病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倕以之斲所為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鈞也

故剞劂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埵坊設皆具也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悲也若夫工匠之為連鐖運開陰閉眩錯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莫與物為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為平者準也為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

結句玄妙

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蕭條深靜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此段圓妙

刻句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跌衽至平公衣衽中宮壁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所敗壁也平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

好神句

引喩

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宓子者宓子子賤也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攓攓慢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親母為其子治扢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為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闚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隨者所自闚之異也今吾雖欲

此段又妙說盡物理

此言因材器使

伊尹木必有此，然杜撰却妙

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

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跖钁，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準，傴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

此言人材不可過求，惟責以可知可行

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神機陰閉，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眾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不可與眾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冷之淵，不可以為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為鳶而飛之，三日不集，

議論亦正

而不可使為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騕褭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由是觀之，人才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

莊子

後世清言類如是

亂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噣，獸窮則鼻（音觸），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皋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載如乘載之載，滿腔皆哀也）是故貴虛

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故水擊則波興氣乱則智昏
智昏不可以爲政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而
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
適於天下重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爲仁者必以
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
而欲遍照海内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
而欲遍贍萬民利不能足也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
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尋夫有孰推之者故强哭者
雖病不哀强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

言誠心則仁義自遍於天下煦煦孑孑無益也下一(虛)字

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
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驥駟駃騠以濟江河
不若窽木便者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
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爲賢以勝患爲智以遭
難爲愚以死節爲贛吾以爲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
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徉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
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
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絶衆故不務也

此段理精結詞頗[illegible]

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内以德民也然而羞
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非不知樂家室安妻
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
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
晏視伯夷則贛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趍舍相非
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
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已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
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爲論譬猶
冰炭鈎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

間以豫讓要離見其影虎

楊子雲解嘲用此章法

此論亦未純

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
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趍舍行義亦人
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蹠(蹈也)謂之成人故以
道論者總而齊之
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
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
則暴乱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
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豊則欲省求贍則爭
止秦王之時或人葅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

此論治道最精深

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乱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其所守也凡治物者不以物以睦（和也文子作和）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於君以欲治欲者不於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此章法亦奇出文子）原人之性蕪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堁之也（堁坋塵也苦卧切 以上俱出文子）羌氏棘翟嬰兒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鞮（象狄鞮譯也象傳狄鞮之語）不能通其言今令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矣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然也

諸子品節卷之四十一外品　淮南子三

道應訓（每稱引實以老子之言故曰道應）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没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惟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争魚者濡逐獸者趍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争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故（出呂覽）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既得國不能以府庫分人石乞入曰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勿聽七日葉公入發大府之貨出高庫之兵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禽白公譬白公之嗇也何異梟之愛其子也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魏之國師）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

田駢莊子所称道術者亦辯士也其詞亦勺

妙く

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
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
賊多有此之謂也
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
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
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
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
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
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

愈妙

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
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

此解文也

惠孟見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
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
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
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

層層入深

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

章法甚妙

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
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

孔墨並舉此秦漢以後之言

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
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
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
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
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
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
其利矣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
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
不敢則活昔堯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

人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
成功焉善乘人之賢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
於車上則驥不能勝

田駢惠孟杜赫三人所見所言略相似

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
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
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

子貢適小行夫子安国人大小之典

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
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
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

夫子[illegible]大識見

齊桓舉寗越亦有情致

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

寗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寗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

事蹟皆出諸書但此則善敘

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

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言不勝已

先秦諸子好稱引詹何蓋得道者議論却正

之情欲則當縱心意則已神無怨也不能自勝而强弗從者此之謂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眞也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也徐馮

出韓非子

[illegible]而還之

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自喜焚其書故舞也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疏徒跣也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强臺强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料山山名方皇水名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此事雖見諸子然却佳妙不厭其復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滅其相不可見若失作入作出若亡髣髴不及）若此馬者絶塵弭徹。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儋纆采薪者。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差猶須待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刑之徒不可更也（成刑之徒刑禍已成）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

此段亦雖出諸子然非夾有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

大司馬捶（朵也）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捶鍛擊也鉤釣鉤）

莊子

雖爲偷盜之士戰國求士者皆然

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

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齊一卒（齊備卒足也）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

盧敖游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爲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反也）經乎太陰入乎玄闕（太陰地名玄闕北方之山）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慢然止舞也匿於碑陰）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梨（楚人謂倨爲倦）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爲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闚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者齤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言太陰之地尚見日月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窔奧也（言我所游不可以字名之以盧敖所游比之則如窔奧室中也）若我南游乎罔㝗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眴此其外猶有沈沃之汜（沈沃四海于天之際汜水流聲也汜涯也）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沈汜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柸（柸）治（楚人謂恨不得爲柸治也）悖若有喪也曰吾

微言

比夫子猶黃鵠與蠰蟲也（蠰蟲，蟲之幼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人不及大人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

罔兩問於景曰昭昭者神明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爲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

微言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貫頤（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錣倒杖策故錣貫頤也）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近謂身）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

出列子

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爲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

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荊有佽非（一作㳄飛）得寶劍於干隊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船佽非謂枻船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佽非瞋目教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荊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佽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焉

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言爲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恒不可繩以踰飛梟從下繩維之而欲翱翔則不可也）豐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龍蛇莫肯之歸也是故石上

不生五穀秃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

（魏文侯嘆無臣也）
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乎蹇重舉白而進之曰請浮君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受觴而飲釂不獻（飲盡曰釂而不反酬）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

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尤人終人（言氣白行）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

（敘事極精含蓄感慨有末又評以二事）
臾今趙氏之德無所積而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昌也而喜所以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其難也椒人紇勁杓國門之（總以二事引）關而不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以兵顯

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絻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夜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故釋之巫馬期以告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取其敘事婉細）（敘事俗捏号）

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

氾論訓

（大河濁滓殊少潔清摘其近似者著于篇）

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後世爲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鉤而樵抱甀而汲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耒耜耰鉏斧柯而樵桔槔而汲古者大川名谷道路不通乃窬木方板以爲舟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乃爲靻蹻而超千里肩荷負儋之勤也而爲之楺輪建輿

（古字古事）
駕馬服牛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修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隆衝衝車渠幨甲也國語奉文渠之中幨）（幨所以禦矢）連弩以射銷車以鬬（以刀着左右爲機開發之曰銷車）今儒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世而弗改是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此篇別是一手論事似淺俚）

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洞洞屬屬如將弗勝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屐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負扆而朝諸侯威動天地聲（周公事至不經取其詞意）

攝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無伐矜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

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故聖人以身體之夫修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惟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虐虐則無親推移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爲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於爲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譬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燋而

繩字亦好粘上和字來

不愉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憤於志積於内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爲儀表也

夫絃歌鼓舞以爲樂揖讓盤旋以爲禮孔子之所立也而墨者非之兼愛上賢尚同右鬼墨子之所立也而揚子非之全性保眞不以物累形揚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趨舍人異各有曉心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修股之民是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矣

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捉髮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効忠者則才不足也

禹事傳記不載古或有此

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賦者迴也言迂遠難輸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此言險阻之地若後世有道則貢賦者遠固不可若無道則伐之者難子孫恃險而不修

此等議論雖依附儒家之言未必粹密

焉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
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
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唯聖人爲能知權
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若直躬證父期
而溺死雖直與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
也秦穆公興兵襲鄭賈人弦高道遇秦師於周鄭之
間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以存鄭
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爲過誕反爲功何謂失禮而有
大功昔楚共王戰於陰陵共王與晉戰于陰陵呂錡射共王中目幾擒之潘

尫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四子於晉師中篡取共王也
共王懼而失體威儀不如常生不能起也黃衰微舉足蹵其體共
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怒其失禮謂舉足蹵君
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
可行者也是以聖人論事之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
柔從如蒲葦非攝奪也剛彊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
也以乘時應變而已
聖人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之謀是以舒之天下
而不窕納之尋常而不塞天下荒亂彊弱相乘肖

論周時

能品

議論微功事情交變機權

生蟣虱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屬臾之
貌註云謹也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寧
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奮勇
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
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爲而難成者有難成而
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
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
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言也故夫牛蹏之涔不能
生鱣鮪而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

世俗之論不要於道孰能調適取務

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
以爲累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
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
大駔也儈也而爲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
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
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
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
之食遂餓而死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略
屈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衆體大者節疏

蹠距者舉遠蹠長蹠足距天也

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爲不肖及其爲天子三公而立爲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夫發于鼎俎之間出于屠酤之肆解于累紲之中興于牛領之下洗之以湯沐祓之以爟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内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内合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爲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則能効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

論求賢最上　又妙　妙　細

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予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

議論正當詳明

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爲韓之戰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爲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爲得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說乃矯箭爲矢鑄金而爲刃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

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

辨論有餘曲盡事情　譬喻佳美而親切

層層段段辯知開達溢于文辭

使用字皆出

故人之嗜欲亦猶此也齊人有盗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盗金於市中何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爲矣是故聖人審動静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静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夫露水足以溢壷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巵人心猶是也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

層層佳妙言人之所不能言

懼揜其氣也又况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又立説）陽相薄羽者爲雛鷇毛者爲駒犢柔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蠬蜄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爲燐人弗怪也山出梟陽（山精）水生罔象（水之精）木生畢方（木之精）井生墳羊（土之精）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内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禨（又立説）祥而爲之立禁總形推類而爲之變象何以知其然

每段借世俗分解見神道設教此是古文体

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彘爲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軵其肘枕戶橉而卧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彘爲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分解）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爲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爲其綈綿曼帛温煖於身也世以爲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讋之（資用也讋忌也）相戲以刃太祖軵其肘者夫以刃

相戲必爲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讐爭忿鬬而以小事自内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枕戶橉而卧鬼神蹠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虚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虚孔竅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粗捔者也離者必病（離遭也）故託鬼神以伸誡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故以禨祥明之爲愚者之不知所由來者遠矣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際开竈門戶箕箒臼杵者

諧語

非以其神爲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

同惡相求
同利相死

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爲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爲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

婦竊財犯
出官盜庫
犯贓民沒
利干綱

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君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爲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僦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爲軸之折也有加轅軸其上以爲造不知加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兔爲走而破其玦也因佩兩玦以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

詮言訓 詮註也又擇言也

洞同天地渾沌爲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同出於一所爲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爲萬物莫能及宗故動而爲之生死而爲之窮皆爲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稽古太初人生於無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眞人眞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也

道家緒言

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彊來射蝯狖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

道家微言

詹何古之得道者秦漢人書稱引

詹何

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爲方規不正不可以爲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

(妙論有餘　嚴液不竭　佳弌佳弌)

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則養
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己而得矣
天下不可以智爲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
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强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
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故
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度水而無游數
雖强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又況託於舟航之上乎

(微言)

强勝不若己者至於與同則格言人力能與己力同已以强加之則戰格
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

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便用之勁筋者
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
之

(無心謂籌　無欲謂關)

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以爲有
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
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於廉不若
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人能
接物而不與己焉則免於累矣

(此出文子)

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
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
而未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

(妙詞也而意更雋)

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
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
而成也

(此於義理之外更加一層猶孟子謂益伊尹周公孔子不有天下)

君子修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
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贍利而不知利之所
由出故無為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
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跡於為
善而息名於爲仁也

(此但論功名未說到聖賢之心)

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
智淺以淺贍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
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偩而辭助一人
之力以圍强敵不仗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
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
無止若多賦斂實府庫則與民爲讎少取多與數未
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
(句絕)
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
術之可修明矣

夫歷年之門沸而蠅蚋弗敢入崑山之玉瑱而塵垢弗能汚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為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

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此下俱可清遠）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事所與眾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投其角蓋謂此也

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上二段與此一段）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為期也

善博者不欲牟（倍勝為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騁（除欲切）競馳也者不貪最先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

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

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周公散臑（音如前肩之美者）不收於前鍾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晦一守不遷於處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為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剝狗燒彘弗為也弗能無虧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無

[後制先 靜制躁]

者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為祝無害於為尸不能御者不以為僕無害於為佐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緩

無為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為制有為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強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卞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為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不爭也兩人相鬬一羸在側助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鬬者雖強必制於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鬬也由此觀之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遁過則自非中則以為候闇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有禍則詘有福則羸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

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有謂古禮執羔麋鹿取其跪乳羣而不黨）止成文（謂威儀文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眾蓼菜成行（雖小皆有繒知也）甂有堤（堤甂甌下安也）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

[寧心之謂 只在易主二字]

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一非簡不可以合眾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

[少之近人者非其至也]

席之先雚蕈樽之上玄樽俎之先生魚豆之先泰羹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為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

[道家名言]

自身以上至於荒芒爾遠矣（身以上從己生以前至於荒芒荒芒上古時也）故遠自死而天地無窮爾滔矣（從己身死之後至天地無窮滔長也）以數雜之壽（雜匝也從子至亥為一匝也）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浮游渠略也）以浮游而為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也可與言道矣

四十一卷

兵略

得道之兵車不發軔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為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為嚮因民而慮天下為鬭獵者逐禽車馳人趍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為斥闉（斥候闉塞）要遮者同所利也同舟而濟于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捽招杼船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為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為用猶子之為父弟之為兄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塘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也（謂百姓）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己用也（謂人君）用其自為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為己用所得者鮮矣

（一喻其同利　得道之功　百姓同心　明其自為用也）

夫兵之所以佐勝者眾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明於日月星辰之運刑德奇賌之數背向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眾同也夫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隧路亟行輜治賦丈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為用然皆佐勝之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本在于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

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于廟堂之上而決勝乎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公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

（廟戰之說取著）

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道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為之謀形見者人為之功衆見者人為之伏器見者人為之備動作周還倨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燿而玄逐進退詘伸不見朕埜古圻字 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常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饑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用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不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條出與閒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圉疾如鏃矢何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

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

此篇為議論體論兵猶如破陣臨敵設奇是為精當

此篇極要扶踈大率法祖孫武義至荀卿

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為體而民以將為心心誠則支體親力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蚈之足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衆為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已形矣

兵有三勢有二權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硤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却笠居羊腸道發笱門一人守隘而千人弗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饑渴凍暍推其旝旝音安擠其揭揭擠排旝旝欲仆揭揭欲拔也此謂因勢善用間諜審錯規慮設蔚施伏草木盛曰蔚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陳卒正

金器必経 劉本手否 則不如此 精覺有韻

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撚撚揺也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衆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于死生舉措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故兵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爲苟發故勝定而後戰鈐縣而後動故衆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唯無一動動則凌天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國無守城矣靜以合躁治以持亂無形而

好如

深沉閑闊 有分二義 識兵持也

制有形無爲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也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爲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足彼若有間急塡其隙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什之敵若反靜爲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若動而應有見所爲彼持後節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奇遲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

敵兵如神 信不可量 此皆出入 行間關揵 闔闢不勞 呼吸非浪 擬議以著 如此則口 說耳至若 書生則專 襲人議論

有韻

若火電欲疾以遬人不及步鉾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于無而遊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蟠乎黃盧之下唯無形者也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塡塡之旗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爲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

兵主靜

用衆請併 力齊赴無 先後也

動不離罝罘飛鳥不動不絓網羅魚鱉不動不擐脣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挃萬人之更進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柰之何也舉壺榼盆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偶衆不

用衆用寡皆有善不善利不利非必執一言

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偶衆此言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衆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將寡而用衆者用力諧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衆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

神莫貴于天勢莫便于地動莫急于時用莫利于於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東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衆者有可見焉則爲人擒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

兵貴不測

是故爲麋鹿者則可以罝罘設也爲魚鱉者則可以網罟取也爲鴻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唯無形者無可奈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淵雖有明日孰能窺其情

議論精微妙入心髓

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必能萬全勝鈐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爲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

此段言勢風格精壯无比

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奉

雖順招搖挾刑德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括（箭括）淇衛箘簵載以金錫雖有薄兩

戰國有今道此蘇秦蔡書亦有此論

之幨腐荷之矰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于革盾矣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遲自上高丘人之有所推也是（劉績云此有缺文）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堤若轉圓石于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于萬人之必北也況以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誂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

上者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所謂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所謂人事者慶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舉措疾此世傳之所以為儀表者固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

此處宜又有生儀表者四字缺為脫誤

此又推進一步此論諸家亦未及

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氷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其至故鼓不與于五音而為五音主水不與于五味而為五味調將軍不與于五官之事而為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

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曠曠如夏湫漻如秋典凝如冬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

夫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

此亦不見其形之意

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摯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為之以歙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向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為備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神

賞信罰明以得死力

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並行是謂至強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

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為其賞信而罰明也

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為之勞也欲民為之死也民

之所望于主者三。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國夭人雖衆。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四者既信于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鼙鍾竽。敦六博。投高壺。兵猶且強。今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

此又立說

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爲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于貨。不淫于物。不嚂於辯。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詮。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揆。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彍弩。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

此等議論皆應頭得之前人未道

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修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爲不可勝。而後求勝。修己於人。求勝於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爲埴。則不能成盎盎。工女化而爲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爲奇。兩爵相與鬭。未有死者也。鷙鷹至則爲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爲躁奇。治爲亂奇。飽爲饑奇。佚爲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爲雌雄也。

奇哉正哉正哉奇哉奇詞奇意正格正行

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爲人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于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爲變者也。（如李愬○雪○夜○擒吳○元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搴巨旗。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

韓信陷者孔明皆此揣摹

此雖立法然猶何設意於出奇

故前後正齊四方繩出入解續不相越凌翼輕邊利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修行陳者也明於奇正賌陰陽刑德五刑望氣候星龜策機祥此善為天道者也設規慮施蔚伏見用水火出珍怪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曳梢肆柴揚塵起堨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為詐佯者也錞鉞牢重固植而難恐勢利不能誘死亡不能動此善為充榦者也剽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善用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為地形者也因

獨知獨見者知此虛實見此虛實也虛實人皆知之皆道之臨期即又不見知矣

其飢渴凍暍勞倦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險則用騎涉水多弓隘則用弩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為設施者也凡此八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

發出虛實二字何等精神

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水投火所當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鬭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黃池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憢悍遂過不可正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干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

虛實兵家嘗道然條列精爽即見

說山訓

雖其自敘云假譬取象異類殊形解墮結細脫稃摶囷然後而童之山不山矣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為體曰以無有為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魄曰吾聞得之矣乃內視而自反也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今汝已有

老弌

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獨何爲者。（魄謂魂曰：子何無形，何故有言。）吾將反吾宗矣。（魄言將反於無有。）魄反顧，魂忽然不見，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魂反而自存，亦以入於無形之中矣。）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里史，佞臣惡人。死，孫叔敖自知當見用，故制冠浣衣。）文公棄荏席後黴黑，咎犯辭歸。（晉文棄其因席之下黴黑者，咎犯感其捐舊物，故辭歸。）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桑葉既落，老人懼命盡，故感而悲之。）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爲用矣。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爲不信，視籟與竽。（以其管孔空虛以成音也，竅目視籟與竽也。）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

百家殊技，皆神明之術，可以相通

冰炭相息，息生也。此㝵解者不同，可入思議

事

從闚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術不同而理一，故可以相徹。）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也。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入漆中則敗，漆入膠亦敗。）而莫相愛於冰炭。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牆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見埵堁，遠之故也。秋毫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爲內者，大不可以爲外矣。陳成子恒之劫子淵捷也，（陳成子將殺齊簡公，使勇士六人劫齊大夫子淵捷，欲以分國，捷不從。）子罕之辭

其所不欲而得其所欲，（不貪爲寶。）孔子之見黏蟬者，（黏蟬未詳。）白公勝之倒杖策也，（倒杖策傷其頤，血流及履而不覺，言精有所在也。）衛姬之請罪於桓公，（桓公有伐衛之志，衛姬望見桓公色而知之，故請贖衛之罪也。）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之反被裘而負芻也，兒說之爲宋王解閉結也，（結不可解者，而能解之，解之以不解。）此皆微眇可以觀論者。月盛衰於上，則蠃蠬應於下，同氣相動，不可以爲遠。（月盛則蠃蠬內減，故曰蠃蠬應於下。月，陰精也；蠃蠬亦陰也，故曰同氣也。）執彈而招鳥，揮棁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器召也。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

通篇千七俱借譬多碎玉不盡品題

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采。爲儒而踞里閭，爲墨而朝吹竽，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抗，舉也。浮，瓠也。百人共舉，不如一人持之走便也。）物固有衆而不若少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被甲者非爲十步之內也，百步之外則爭深淺，深則達五藏，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爲道里。（言相遠也。）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爲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殫。故澤失火而林憂，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

三事一言　其暴一言　其愚

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水濁而魚噞。形勞則神亂。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人不愛倕之手。而愛己之指。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鉤。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猶揚堁而弭塵。抱薪而救火。流言雪汙。譬猶以涅拭素也。壞塘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脣而治齲。桀跖之徒。君子不與。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鏌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

萬人之蹪。愈於一人之隧。萬人之蹈籍成蹶甚易。一人之力有限。雖能開隧不如衆也。隧墓溝也 有譽人之力儉者。春至旦。不中員呈。猶謫之察之。乃其母也。力儉省力也。不多力而事辦。春春米也。呈與程同。員呈上所降之期限法式也。春至旦不中員呈。則力竭時久而猶不辦矣。故責罰之也。察之乃譽者之母。不足聽也 故小人之譽人。反為損。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淮謂母為社 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見窾窾空也木浮而知為舟。見飛蓬轉而知為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聖人無止。

妙　妙　故　妙

無以歲賢昔。日愈昨也。賢愈猶勝也。言今歲勝於昔歲。今日勝於昨日。喻聖人自修進也 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玉待礛諸而成器。礛諸攻玉之石 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礛諸。六銖曰錙。八銖曰錘。言其賤也 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況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己。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猶了了。言迷解也

背而不得。不知凡要。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熱。能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待之待芻狗也 土龍待之而得食。楚王有白猨。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猨擁柱號矣。柱一作樹 有先中中者也。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君主宰也。君形生氣也 夫游沒者。不求沐浴。已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藪。水居之蟲

……行小變而不失嘗……髡屯犁牛既科以㯐
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沉諸河河伯豈
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 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韓非有此語）
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
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
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
利害所在 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
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
之也 為魚得者非挈而入淵為猨賜者非負而緣木

縱之其所而已 貂裘而雜不若狐裘而粹故人莫惡
於無常行 貍頭愈鼠雞頭已瘻蝱散積血斲木愈齲
此類之推者也 膏之殺鱉鵲矢中蝟爛灰生蠅漆見
蟹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若
是而非孰能通其微 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
裘掇之衆白也 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蹠數
十而後足 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擊鍾磬者必以濡木
轂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故梧
桐斷角馬氂截玉 媒但者（誕同詐也）非學謾也但成而生

說山說林……所以為售者詞不貴而意……然 蛷布可以療病者得之一章千金

不信 立慬者非學鬬爭也慬立而生（慬怒也）不讓故君子不
入獄為其傷恩也不入市為其侳廉也積不可不慎
者也 宋儒問徑天高於修人修人不知曰子雖不知
循近之於我故凡問事必於近者 寇難至躄者告盲
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
使躄者走失其所也 所以貴鏌邪者以其應物而斷
割也劘靡勿釋牛車絕轔（劘切 楚人謂門切之轔 車行其上則斷之也）

說林訓（評與說山同 聚砂）（淘金臨池採用）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

遽契其舟桅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夫隨
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雖時有所
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靈是
為帝者也（土龍以求雨芻狗以求福時見貴也） 曹氏之裂布蛷者貴之
然非夏后氏之璜（楚人名布為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燒以傅蛷瘡則愈故蛷者貴之） 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
至深微廣大矣 游者以足蹶以手抪（抪普活切挂也）不得其數愈蹶
愈敗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 鳥飛反鄉兔走歸窟
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 毋貽盲者鏡毋予

發者覆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稚固有柄不能自椓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狗彘不擇甂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鳳凰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蝍蛆（詹諸月中蝦蟆食月）烏力勝日而服於鵻禮能有修短也（烏在日中而見於日勝日鵻禮爾雅謂之鵯鶋秦人謂之祝視間鶩時發鳴）以瓦鉒者全以金鉒者跋以玉鉒者發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爲之掘水火相憎鏏（鏏音彗）在其間五味以和（鏏小鼎）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

發其制乃反自害況疏遠乎宫池涔則溢旱則涸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傾者易覆也倚者易軵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任者聲也）人莫不奮于其所不足以兎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及其爲馬則又不能走矣舌之與齒（礱磨也）孰先礱也錞之與刃孰先弊也繩之與矢孰先直也今鱓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匷（蟬匷車類匷音矍）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無其君形者也（按文子作使但吹竽）

（使工捻竅）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射者儀小而遺大樔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埵防便也（埵防高處防堤也）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項託年七歲窮難孔子而爲之師）三寸之管而無當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爲測惑矣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夢見像無形于目

也環可以喻員不可以輪條可以爲繶（亦）不必以紃（繶紃皆條也紃亦繶也数轉數也紃音巡）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鷙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植表而望則不惑蠹衆則木折隙大則牆壞懸垂之類有時而隧枝格之屬有時而弛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揚堁而欲弭塵被裘而以翣翼豈若適衣而已哉（堁土塵也楚人謂之堁翣扇也）一膊（膊轉）炭熯（熯挺也）掇之則爛指

萬石俱熯(百二十斤為石)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異積也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廣卧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鈞者静之罛者扣舟罩者抑之罣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罛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也)屠者羹藿為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為者不得用用者弗肯為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雚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

也善用人者若蚈(蚈音溪虫名多足)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狖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毋曰不幸甑終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為驚(燐血精似野人招之應聲而至血灑汗人以簪招則不至故曰何驚)雖欲謹亡馬不發戶轔(轔戶限楚人謂之轔)雖欲豫就酒不懷蓐兎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心所說毀舟為杕心所欲毀鍾為鐸(鐸大鈴杕刺舟尾也)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

市交書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以不解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善舉事者若乘舟而謌一人唱而千人和鳥有沸波者河伯為之不潮畏其誠也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鳥之沸波者不畏潮士之犯難者不畏死)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

得其情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趍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淬則具擢對旱則修土龍臨菑之女織紞而思行者為之悖戾室有美容繒為之纂繹(繹亂也不密織志有感故纂)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捽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伉(批擊也伉推擊其要也伉音沉)天木者根擢山高者基扶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海內其所出

故能大輪復其所過故能遠
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窺處使然也射者使人
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撰良馬者非以逐狐貉將
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兕犀故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見彈而求鴞炙見卵而
求晨夜見麐而求成布雖其理哉亦不病暮麐麻之有實者可以為布因求其成言其早也明月之珠出于蠬蜄周之簡圭生于
垢石珠有夜光明月生于蠬中簡圭大圭美玉出于石中蕢按蠬當作蛖大蔡神龜出
于溝壑大蔡元龜之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為大蔡萬乘之主冠錙銖之冠
履[illegible]之車牛皮為鞁正三軍之衆鼓聲氣故可以齊三軍之衆也
桀有得事堯有遺道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醜故亡
國之法有所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琬琰之玉在
洿泥之中雖廉者弗釋弊箄甑甂在袇茵之上雖貪
者不搏美之所在雖汙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
隆世不能貴黃帝生陰陽黃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時化生陰陽上駢
生耳目桑林生臂手上駢桑林皆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
也女媧王天下者也七十變造化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也治鼠穴而壞里閭
潰小皰而發痤疽若珠之有纇玉之有瑕置之而全
去之而虧水蠆為蟌孑孑為䖟兎齧為䖸物之所為
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矢疾不過二里也步
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
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
抮和切適舉坐而善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府藏貨所生也
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

諸子品節卷之四十三　外品　淮南子五

人間訓

紫是一篇綱領

引繩墨切事情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爲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蟄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突也）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愼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垤蟻穴）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爲鄰非神聖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而後

孫叔敖

晉厲公

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爲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可不愼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而名醜荊人鬼越人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慖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

張武 申叔時

年出遊匠驪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多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

陽虎

章句古異與傳不同

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爲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不窮言深遠）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祛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友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而休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絶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爲僇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濕而强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快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避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

斷案

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

樂羊

中山

秦西巴

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執在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爲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麑母隨之而嗁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麑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嗁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麑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

白犢亡馬二事顛倒禍福變換心目直是逸品

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

跌宕頓挫妙不可言

或直於辭而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魋將爲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

高陽魋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爲室其始成竘然善也竘丘甫切健也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爲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爲熙戲熙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爲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鉤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蟻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

括子　無害子

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括子以報於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鄰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

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日以疏無害子日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

晁錯使景帝自將而己居守寇公使天子親幸澶淵是以二子皆困

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

韓非子亦有

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舅犯曰爲奈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

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
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
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咎犯左右曰城
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
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
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
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懸釜
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
病爲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無爲貴

智士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
君說之曰臣聞之脣亡則齒寒今智伯率二國而伐
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
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
而泄事必敗矣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
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
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
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
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

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
赫爲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
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
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
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
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
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可賞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
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
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

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
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
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稸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
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
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
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
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
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
賞也解扁爲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

文田而增斛徵收而入羨皆此類也服上刑

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何以三倍對
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
春以力耕暑以强耘秋以收斂冬間無事以伐林而
積之負軛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弊矣
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也
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
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
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木
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
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
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
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
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
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

陳駢子

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王
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
以車迎之至而豢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
日被裘罽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

志在溫飽威王何聽之

問之曰夫子生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
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非短子者邪曰是也孟嘗君
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
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
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
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
或貪生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
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讎於齊者刳其腹見其心坐
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
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讎以出死非
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
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
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
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
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
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
所以爲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明於
分也有知徐之爲疾遲之爲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

復讎之人視死如歸

韻語　陳恒　宰予　諸御鞅

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捷剟索之，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怳而後能得之。

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爝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鼷穴，一墣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諸御鞅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

左氏小不同

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常果殺宰予於庭中，而弒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鬬雞，郈氏介其雞，績按介作甲也以甲衣雞難傷也而季氏爲之金距。金距施金芒於距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其德厚，其威强，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

韻語

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足；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兩人搆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鬬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蚊虻走牛羊，此之謂也。

左氏小不　頗斯

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骿脅，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遇之無禮，必爲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爲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爲謀耳。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

太宰子朱

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絓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翣也。耳塘有萬穴。塞其一。魚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劍之折必有齧。聖人見之密。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而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郎尹主郎官之尹也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蔑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揮䎃。䎃六翮之末也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翱翔乎忽荒之上。彷徉乎虹霓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攓裳而越也。及乎下洞庭。騖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内。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

茶云八有此語世乱不經轉相搆譌

秦牛缺

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賢而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掩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

亦不經

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為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為人行也。其所論未知究者也。人皆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為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蒙公蒙恬也楊翁子秦將將築修城。西屬

秦皇事入多精引備此叙次整周古氣頗同㕘遷不凡

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領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問嘔越地譯吁宋西嘔君名也）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大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戲地名在新豐）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修城以備亡不知築修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過之則探鷇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鵲之智也

魯哀公欲益宅宰折睢善諫

或爭利而反強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閉閉同）結無不解（兒說宋大夫也）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

結尾妙不可言

孔子使馬圉說野人

或明禮義推道理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圉養馬者）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

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枘夫歌采菱發陽和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鄙歌曲也)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

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為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也為文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杜茝(申菽杜茝皆香草也)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滫(滫臭汁也)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為仁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為墨而殘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為之擒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趣舍不同逆順在時狂譎不受祿而誅(狂譎東海之士人也耕田而食讓不受祿太公以為飾虛亂民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所致也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之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饑虎而食之張毅好恭過宮室廊廟則必趨見門閭聚衆則必下廝

徒馬圉皆與之伉禮然不終其壽内熱而死豹養其
内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内故直意適情
則堅强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
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内不化外化所以入
人也内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内有一定之操而外能
詘伸贏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
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
毀碎滅沉猶且弗易也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

田子方

田子方見老馬於道（道也）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
馬也其御曰此故家畜也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
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為也束
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
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
螳蜋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

齊莊公

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廻車而避之勇
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
之齊莊公避一螳蜋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
十國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武王蔭暍人
於樾下（武王哀暍者之熱故蔭之於樾下樾下衆樹之虚也）左擁而右扇之而
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
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
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

越句踐

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為
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績接劇繁雜也凡事劇者勞而簡者佚子發辯別之故勞佚等也）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於小
微而通於大理者也

孫叔敖

子發

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
鍾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説者之論亦
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轉千
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入事）而弗能使也禁人
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衛君衛侯輒也）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説者冠蓋相望而弗能
止魯君聞之撤鍾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
胡為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為親大夫無
黨以大夫為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
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

子貢說吳釋衛君

能爲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著龜兆以衛爲著龜卜朝吳之吉凶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

公宣子

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公宣子魯大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讙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右穆昭穆先君宗廟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欲爲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鰷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擦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

此一段通結前三事作一斷案

夫物無不可奈何言物皆可術而治也有人無奈何事有人所不及無之奈何也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

物類之相磨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然而然者

虞氏

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七棋中之以上反兩也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務列子作僕請與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石乞白公之黨也曰白公勝將爲

白公

子發

越句踐

此一段結前四事作一斷案

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單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果為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盤辟也發得罪辟於威王）而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踹足而怒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憯於骨髓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為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若然者也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為臣妻為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賦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為蔽而戰為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鄭案作一篇之結）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

左傳中行穆子伐鼓事與此不同餽聞倫亦未見有此人

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睹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眾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不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弗賞乎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

修務訓　大文主氣不修司字直濟千里如河海之不求潔清也

此西漢人口氣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爲不然嘗試問之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爲明矣

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而不懈奉一爵酒不知於色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又況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

矣且夫聖人者不耻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陽盱河在秦地湯之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爲豈不悖哉

奇警此撰之文

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禮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趍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亡字足轉語也去

長句活動酷似帶士之口

勞民頓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

墨子段干木二事相反

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君何爲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

曰段干木不趍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蹏而趍千里以存楚宋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也

此一段結前二事作一斷案

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趍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圓銳橢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謌也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

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夫哥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故在所以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大矣

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人性各有所修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駮此自然者不可損益吾以爲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駮也猶人馬之爲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夫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齕咋足以噆肌碎骨蹶蹏足以破盧陷匈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塹弗敢辭故其形之爲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聾蟲也（蟲謂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

今有良馬不待冊錣而行駑馬雖冊錣之不能進爲此不用冊錣而御則愚矣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脇傷幹爲此棄干將鏌邪而以手戟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氐爲本（歲星在寅曰攝提鎮星中央土）（星氐猶更言其餘）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騃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訬以多者名之（騃竹利切玉篇騃䮄訬楚交切說文訬也徥也）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此下九八累作一竅）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總言務李）皋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

契生於卵史皇產而能書羿左臂修而善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四俊之才難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蹍水也

夫純鈞魚腸（劍名）劍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剽則水斷龍舟陸剸犀甲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毛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知者之所短不若愚之所長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

冶刻刑鏤法亂修曲出其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

總言性成不知務學

蔡之幼女衛之稚質捆纂組雜奇彩抑黑質揚赤文禹湯之智不能逮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内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蚑行蟯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鬬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知不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無稟受於外故力竭功沮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

備矰弋螘知爲垤貛貉爲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艽莦（莦所交切草根也艽音仇原道訓作禽獸有艽）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長於窮櫚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獨守專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律胡曹爲衣（胡曹亦黄帝臣也）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爲車（奚仲爲夏車正）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

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遂爲天下備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修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黑白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徽攫援摽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參彈并弦也復徽上下手也攫援摽拂敷蔑蒙疾舉之貌）若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掇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弓待

撽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玉堅無敵鏤以爲獸首尾成形礛諸之功（礛諸治玉之石）木直中繩揉以爲輪其曲中規隱栝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唐碧石似玉皆堅鏁之物）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遥仿佯於塵埃之外超然獨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士大夫學問講

辯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猶索援別公別白黑知利害

之所在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死有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

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勵

南榮疇即南榮趎事見莊子甚詳呂覽淮南有賈太傅每每引

節亢高以絕世俗何以明之昔者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淬霜露敕蹻趹跋涉山川冒蒙荊棘百舍重跰不敢休息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泠鈍聞條達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略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葉世言榮譽見稱譽世傳相語至今不止也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安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

氣勢張皇手口共作

救於諸侯於是乃贏糧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躐蒙籠蹶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鶴跱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黴黑涕流交集以見秦王曰吳為封豨長蛇蠶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踰塞而東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于公婿之谿烈藏廟堂著於

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也夫七尺之形心致憂愁勞苦膚知痛疾寒暑人情一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身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蓋聞子發之戰子發楚威王之將也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強囷此下結語倉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

四句是骨頭

揚子雲模倣此

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察於辭者不可燿以名。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爲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弦破琴。知世莫賞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爲語者也。夫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

數句謂項託

遊五都之市則百倍可售矣武庫之藏而萬寶畢陳或曰典謨近澗肖得爲賢汗漫不擇安能盡售太史公之文走馬若錦耳與物湯者不同應如是觀

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爲閭丈人說。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閭里敲樀丈人長老年少爲之說事老人敲其頭自救不暇何能明道也　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夫以徵爲羽。非弦之罪。以甘爲苦。非味之過。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爲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

深山大河百物俱在

美乳麗哉

鳴廉修營古琴名後同

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爲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荊山之下。今劍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鋌。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琴或撥剌枉橈。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則側室爭鼓之。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剸兕甲。莫之服帶。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修營。唐牙莫之鼓也。伐山桐以爲琴澗之梓以爲腹

通人則不然。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墨陽莫邪美劍名也　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驊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鳴廉修營利劍也　而不期於濫脇號鍾。濫脇號鍾古劍名　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辯。清濁之於耳聽。眾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故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

揚子雲答客難用之

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誠得清白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易意攄書明指以示之雖闔棺亦不恨矣

昔晉平公令官為鐘鐘成而示師曠曰鐘音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鐘也以為後世之有知音者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知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雜芝若（杜若）籠蒙目視冶由笑目流眺口曾撓奇牙出𪘏酺（衍字）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音探）悇癢心而悅其色矣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汙辱之行無不本業所修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按許昌宮賦婉轉鼓側逶虵丹庭王粲大暑賦邪睨鼓下伉音赴節）

鼓舞者突中拋鼓而舞於下

（卽鼓舞是也）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轉更也曲竟更為之）便媚擬神身若秋藥被風（藥白芷香草被風言其弱）髮若結旌（屈而復舒）騁馳若騖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熙戲舉援也句枉曲枝也）蝯自縱好茂葉（言舞者若蝯不復踐地好上木之枝葉）龍夭矯燕枝拘（言纘蘊若蟠龍燕枝拘言其著樹如燕附枝也）援豐條舞扶疏（援持持大條以木舞扶疏槃跚）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蔑蒙踴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鳥集山持捷大極其巧蔑蒙踴躍明其疾也）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夫鼓舞者非柔縱（言其非人生自柔弱屈句委縱也）而木熙者非眇（妙）勁（眇絕言其非能自有絕妙之強力也）

木熙者熙戲也懸空走木也

基為骼牙

二事神技此又形容入神如此下字後世文士亦罕及

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砥礪礦監莫見其損有時而薄藜藿之生蝡蝡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楩柟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修美雖未有利福將後至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

泰族訓（鋪張有餘倘蕩無節然肌豐而力沉矣茲摘其稍不悖者著于篇）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

起雖近淵亦有理致

神字貴下

日前之章[illegible]然文之則大可觀

說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雍者和也此說亦奇

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踈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為之靡縣烽未轉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其且雨也陰曀未集而魚已噞矣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呿唫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神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化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

辭非亦有此議怨說造化之神

此雖前人道過然文字中亦不可无

此段甚清絕

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輸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illegible]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行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還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

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正有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滎水不能

神字妙

此是神之一字使盡一段前作老以文士當十百篇而言千一字

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虱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螣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中訟容也繆靜也邪氣無所留滞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修之哉聖主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人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負釜甑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宓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冦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斑

關雎鹿鳴別取一義妙

白不戴負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神也故弩雖彊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攄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神明接三字亦書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條蕩之二字下得新善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

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趍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鬬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填固而不可令淩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

荀亦有東使字

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

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

此段大善詞氣豐深休段工麗特少風豈

煩者聖人不爲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猒約事不猒省求不猒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此皆劉安親爲校讐理直事練非有道不能言

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道小見不達河以逶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甂甌有是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

意適神語刺肯

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亨殺剥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臑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趍留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

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嗥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臥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言仁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

二段語並精華

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三句絕佳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不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茨積土瑱蒲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衆而流雖有腐髊髊骨也流漸弗能汙也腐髊骨也漸水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壓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

漸子廉反漬也荀子曰其漸之滫

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

夫刻肌膚鑱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越人以針刺皮爲龍文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此下說用賢人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

章法異常

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

從下數上又從上數下知解連環古人用句類如此氣如涌泉

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

經言學問則聞所未聞知所未知見所未見

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況開戶發牖從
冥冥見炤炤乎見炤炤猶尚肆然而喜又況出室坐
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登泰山履
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又提）
其間者乎其爲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
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己於
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
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
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

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又説足上意）
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運乎無
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
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覽觀豈不
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此段亦貫上文）
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爲
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
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
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

論譬皆精奇

用管準則説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權衡則喜欲知
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
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
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説之快哉（此一段直接上文）
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論譬尚遠）
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
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
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
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從草木説來歸重在此）

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
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
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
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今商鞅之啓塞（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
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衡皆掇
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
而世傳者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
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讎之怨故事有鑿一
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爲便

此言小術數窮而大道可以取勝

以此二句作大綵泒好

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濊。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者，爲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爲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者。故行棊者或食兩而路窮，或予踦而取勝。偷利不可以爲行，而智術可以爲法。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勤勞之意疾力，不免於亂也。

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李克竭股肱之力，理百官，輯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于善。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連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于醜者也。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何害于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

未有宋儒之前如此議論

天文訓

天墜古地字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道始于虛霩，虛霩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漢垠。清陽者薄靡而爲天，薄靡者虛空塵埃之以息相吹重濁者凝滞而爲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襲合也精爲陰陽，陰陽之專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

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群獸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蠃蛖蚌膲。膲肉不滿言應陰氣也火上蕁，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鬭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弦絕，賁星墜而勃海決。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

則多淫雨。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

五緯歲星木也

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仲中也。四仲謂太陰在卯酉子午四面之中也

太陰在四鈎。則歲星行二宿。丑鈎辰申鈎巳寅鈎亥未鈎戌謂太陰在四角

史記天官書同

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

熒惑星火也

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出入無常辯變其色時見時匿。

鎮星土也

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歲鎮行一宿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益地歲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歲行十二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十八歲而周

太白金也

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天下興兵

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婁以五月夏至效東井輿鬼以八月秋分效角亢以十一月冬至效斗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

史記天官書同

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纉按上元太微垣十星在軫翼北天子之宮庭也五帝之座也十二諸侯府也太微為衡衡主平也太一星在天一星南當紫微宮門天帝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災害所在之國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纉按中元北極紫微垣環中宮北極臣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軒轅者帝妃之舍也纉按軒轅十七星在星宿上柳宿東黃帝之神黃龍之體也后妃之主士女之職也一曰權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纉按咸池星在畢北五車星中五車者五帝車舍也咸池者魚囿也此有天潢五星主河梁津渡之處故曰水魚之囿天阿者羣神之闕也纉按天阿一星在胃東主察山林妖變四宮者所以為司賞罰太微者主朱鳥纉按天宮書南宮朱鳥權衡是紫宮執斗而左旋纉按北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海以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乃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日行一度以周於天日冬至峻狼之山日移一度月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而成一歲續按日右行每晝夜一度自冬至起至[illegible]一百八十二度又半度强爲二時而夏至[illegible]自夏至起集一百八十二度又半度强爲二時復冬至四時共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成一歲月字疑誤八分度之五卽半度强也斗杓爲小歲斗第一星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也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太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續按今術家亦以子午卯酉爲咸池太歲迎者辱背者强左者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謂也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從一歲不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

日爲德月爲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水虫蟄遠木則木葉槁日五日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也此比異聞不可不知日出於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餔時至于女紀是謂大還至于淵虞是謂高舂至于連石是謂下舂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於虞淵之汜曙於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禹以爲朝晝昏夜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

道曰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爲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罕以爲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鍾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鍾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大數立焉續按置一爲安一於此也十一三之謂循序分爲十一而以三之數行乎中也蓋黃鍾歷十二辰子一卽置一也丑三卽一三也寅九卽二三也卯二十七卽三三也

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常從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

於水太陰所居曰德辰爲刑德綱曰自倍因柔曰徙所不勝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虛星乘鉤陳而天地襲矣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未三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八徙而歲終凡用太陰在前刑右背德擊鉤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剋欲知天道以日爲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而爲十二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

分野

星部地名角亢鄭氐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昴畢魏觜巂參趙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主死亡國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太陰治夏則

欲布施宣明太陰治秋則欲修備繕兵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強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而一康

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以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專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

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代也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

此與史記天官書相發明

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

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爲陰陽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蚑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有其歲司也

此舉十二律九大意

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螾律受太蔟太蔟者蔟而未出也指卯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鍾夾鍾者種始莢也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指巳巳則生已定也律受仲吕仲吕者中充大也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指未未昧也律受林鍾林鍾者引而止也指申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矣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吕南吕者任包大也

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者入無厭也指亥亥者閡也律受應鍾應鍾者應其鍾也指子子者玆也律受黄鍾黄鍾者鍾已黄也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吕大吕者旅旅而去也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爲四時根

地形訓

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塞曰太汾澠阨荆阮方城殽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何謂九藪曰越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

此皆作者所必用之地名

陽紆晉之大陸鄭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昭余

東方之美者有醫毋閭之珣玗琪焉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靈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球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凡地形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

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東方有君子之國西方有刑殘之尸

江出岷山東流絶漢入海左還北流至于開毋之北右還東流至於東極河出積石睢出荆山淮出桐栢山睢出羽山清漳出揭戾濁漳出發包濟出王屋時泗沂出臺台術洛出獵山汶出弗其流合於濟漢出嶓冢涇出薄落之山渭出鳥鼠同穴伊出上魏雒出熊耳浚出華竅維出覆舟汾出燕京衽出濆熊淄出

目飴丹水出高褚股出嶕山鎬出鮮于凉出茅盧石梁汝出猛山淇出大號晉出龍山結給台出封羊遼出砥石釜出景岐出石橋呼池出魯平泥塗淵出樠山維濕北流出於燕

要略（此劉安自序也）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懼為人之惽惽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博為之

此下分列二十篇大意

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氾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泰族也

原道

原道者盧牟六合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

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瀸濇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

俶真

俶真者窮逐終始之化嬴垺有無之精（嬴垺呼統匝也呼扉煩也）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已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

天文

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

地形

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修。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

時則

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刑十二節。以爲法式。終而復始。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神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

覽冥 句法

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撟掇（撟取也掇拾也）浸想宵類。（浸微視也宵物似也）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

精神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

本經

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樽止也流遁披散也）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

主術

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群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操柄以制群下。提名責實（提挈也）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

繆稱

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爲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齊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

道應

道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

氾論

氾論者所以箴縷縩（萊）繺（煞）之間（縩綃煞也）攕（先）揳（恰）唲（圭）齵（隅）之郄（隙）也（攕薾也揳塞也唲齵錯梧也）接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交。所以使

詮言

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曮晲兼稽時世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不敢為主而為客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群羊此所以言兵也

說山說林

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窕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扃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解墮結細說捍摶囷(摶圓也囷芚也)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埒兆朕也)

人間

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脈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標末也壇場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

修務

修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淨為常恬淡為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

泰族

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情性以館清平之靈澄徹神明之精以與天和相嬰薄(嬰繞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莙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群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祥風至(風下鳴條也)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終始)

總爲二十篇之意

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汜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諭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强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

易書

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捃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援所以洮汰滌蕩至意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胔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外天地捭山川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姚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戮殺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作爲炮烙之刑刳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

文王

安欲爲文王之事故詳引文王自寓苦傷

武王成王周公誥尚書也

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
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
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胄以伐無道
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下之位天下未定海內
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
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
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褓襁之中未能用
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
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

孔子書　墨子書

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
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
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
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
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
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
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垂
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
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撌（撌音謂捐去也）濡不給扢（扢音乞拭）

管子書　晏子書

也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
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
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
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
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
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
無辨作爲路寢之臺族（聚也）鑄大鐘撞之庭下郊雉皆呴（大聲似雉）
一朝用三千鍾贛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故晏子
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

短長書　刑名書

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
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
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
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墽民
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
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
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
俗貪狼强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
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

商鞅書

劉氏之書作結案

儲與扈冶亘玄眇顏大之意揚子雲用於甘泉諸賦中者有

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冶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棄其畛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窕緩也書既成安自云字中皆挾風霜出西京雜記

諸子品節卷之四十六 小品三

劉向說苑新序

向為此二編委巷之語可以為國風之品隲黍離降為國風之

齊桓公所以興亡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之行也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為五霸長以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哉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任佐急矣

論聞螳螂蟬雀之說然不知其敘之委曲而有情味也

古人諫疏書對只一語意是不露本意而紋此了然開悟信哉乎近世受微矣

吳王欲伐荊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之在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兵

齊景公伐宋至於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嘆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

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取士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好士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任相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為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梁王謂使無譬，否對之則猶然，是譬可稱滑稽矣。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章達善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義者，各止其科，不轉

入公穀傳例

稱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事之可者謂救
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師用兵也徐行而不
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
秋不非以為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
以為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
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
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
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日之
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
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儐者延
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
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
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
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
色愀然清靜者縗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
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
也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
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
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
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
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
乃尊祿而禮之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
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
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
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
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
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
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弗能待也萬
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魯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昒穆無窮變無形像
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厖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
應聲影之像形也闇不及難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
相離若蟬翼尚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
以小況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

韻語

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揖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好浮遊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為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蒲且修繳鳧鴈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嘷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德以純厚故能豪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為勿為以避其危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詭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明者視於冥冥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慮者戒於未成世之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吉患勝義則滅五聖之謀不如逢時辯智明慧不如愚世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予利器多易多敗多言多失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登高使人欲望臨淵使人欲窺何也處地然也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

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夫重容同雙必爭其功故君子節嗜欲各守其足乃能長久夫節欲而聽諫敬賢而勿慢使能而勿賤為人君能行此三者其國必強大而民不去散矣

五嶽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

四瀆

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

山川

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

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矣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息意不懌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嘆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黒當正黒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新序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

用老

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

用少

齊有閭丘邛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邛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為聖人師由此觀之邛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丘邛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驊騮綠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貍鼬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貍鼬也黄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銼使之與管稾決目出眯其便未必能過管稾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邛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晩也邛對曰夫雞豚讙嗷即奪鐘鼓

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晩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

用言

魏文侯見箕季其牆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為不築對曰不時其牆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牆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

無奪農時也牆土社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餮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許悼公疾瘧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立其位與其弟緯專哭泣啜餰粥嗌不容粒痛己之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

鮑焦奇行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贛於道子贛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贛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為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

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鄒忌一段與史記略同而詩意更精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為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宣王大悅與語三日遂拜以為相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員釭如何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員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氂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

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

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但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饑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薇。而君之臺觀幃幙錦繡。隨風飄飄而敝。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日瀹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黍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

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團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團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觕。其取彌觕。子罕之所寶者至矣

昔者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柰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辯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歎曰。吾得

好

豫讓以爲臣窶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嚼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有豫讓之功也

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

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魯有恭士名曰機氾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日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機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機氾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氾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尚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氾者何釋恭爲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四十六終

諸子品節卷之四十七　小品　晚漢文

王符潛夫論 七篇

賢難篇 此篇亦流連自傷之辭通篇悲悽婉切可味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賢難也。所謂賢難者。非直體聰明服德義之謂也。此則求賢之難得爾。非賢者之所難也。故所謂賢者。乃將言乎循善則見妬。行賢則見嫉。而必遇患難者也。虞舜之所以放殛。子胥之所以被誅。上聖大賢。猶不能自免於嫉妬。又況乎中世之人哉。此言妬賢之態 德薄者惡聞美行。政亂者惡聞治言。此亡秦之

所以誅偶語而坑術士也。今世俗之人。自慢其親而憎人敬之。自簡其親而憎人愛之者不少也。豈獨品庶。賢材時有焉。鄧通幸於文帝。盡心而不違。吮癰而無恡色。帝病不樂。從容曰。天下誰最愛朕者乎。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太子之最愛陛下也。及太子問疾。帝令吮癰。有難之色。帝不悅。而遣太子。既而聞鄧通之常吮癰也。乃慙而怨之。及嗣帝位。遂致通罪而使至於餓死。故鄧通行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自不能盡

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稱人之長。欲彰[illegible]爲罪。又況明人之短。矯世者哉。且凡士之所以爲賢者。且以其言與行也。忠正之言。非徒譽人而已也。必有觸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癰而已也。必有駁焉。然則循行論議之士。得不遇於嫉妬之名。免於刑戮之咎者。蓋其幸者也。比干之所以剖心。箕子之所以爲奴。伯宗之以死。郄宛之以亡。夫國不乏於妬男也。猶家不乏於妬女也。近古以來。自外及內。其爭功名。妬過已者。豈希也。設難 予以唯兩賢爲宜不相害乎。然也。范雎

四段設難深切事情可爲悲涕

絀白起。公孫弘抑董仲舒。此同朝共君。寵祿爭故耶。設難 唯殊邦異途。利害不干者。爲可以免乎。然也。孫臏修能於楚。龐涓自魏變色。誘以刖之。韓非明法於韓。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殺之。嗟士之相妬。豈若此甚乎。此未達於君。故受禍邪。設難 唯見知爲可以將信乎。然也。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晁錯雅爲景帝所知。條漢法而不亂。夫二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既斬而帝乃悔。此材明未足以衛身。故及難邪。又設難 唯大聖爲能

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囚文王以仁故拘夫二聖
行仁義據南面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難然則夫子
削迹叔向縲紲屈原放沈賈誼貶黜鍾離廢替何敞
束縛王章抵罪平阿斥逐蓋其輕士者也詩云無罪
無辜讒口敖敖彼人之心于何不臻由此觀之妬媚
之攻擊也亦誠工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故所
謂賢難也者非賢難也免則難也彼大聖羣賢功成
名遂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據天官柄在帝心宿夜
侍宴名達而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畎畝佚民山谷隱

士因人乃達時論乃信者乎此智士所以鉗口結舌
括囊共默而已者也且閭閻凡品何獨識哉苟望塵
僄聲而已矣觀其論也非能本閨闥之行迹察臧否
之虛實也直以面譽我者爲智諂諛己者爲仁處姦
利者爲行竊祿位者爲賢爾豈復知孝悌之原忠正
之直綱紀之化本途之歸哉此鮑焦所以立枯於道
左徐衍所以自沈於滄海者也諺曰一犬吠形百犬
吠聲世之疾此固久矣吾傷世之不察真偽之情也
故設虛義以喻其心曰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似於

譬喻

[illegible]言司原亦假設之名耳

司原之佃也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奔司
原縱譟之西方之衆有逐狶者豕也聞司原之譟也競舉
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衆則反斂己之逐而往伏焉
遇夫俗惡之狶司原喜而自以獲上瑞珍禽也盡芻
豢殫囷倉以養之豕俛仰嚘咿爲作容聲司原愈益
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渝遂
駭懼真聲出乃知是家之艾豭爾此隨聲逐響之過
也衆遇之未赴信焉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賢則不
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雖自有知也猶不能取必更

待羣司之所舉則亦懼失麟鹿而獲艾豭奈何其不
分者也未遇風之變者故也俾使一朝奇正兩集則
險隘之徒闒茸之質亦將別矣夫衆小朋黨而固位
讒妬羣吠齧賢爲禍敗也豈希五代之以覆列國之
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數
靡常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嗚呼時君俗主
不此察也

貴忠篇

夫帝王之所以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

說世事最懇切但筆力未古朴爲道俊

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五代謂唐虞夏殷周也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伎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

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心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疏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癇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仕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不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實貢篇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

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材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使皆如狀文則是爲歲得大賢二百也夫梁飯食肉有好於面目而不若糲粱藜烝之可食於口也圖西施毛嬙可悅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之可御於前也虛張高譽彊蔽疵瑕以相誑耀有快於耳而不若忠選實行可任於官也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

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衣飾謂裝飾以成其過也衣音於氣反）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篇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illegible]者以日力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謁義和而令安行也又非能增分度而益漏刻也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則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促義和而令疾驅也又非能減分度而損漏刻也乃君不明則百官亂而姦宄興法令鬻而役賦繁則良民困於吏政仕者窮於典禮寃民繫

獄乃得直烈士交私乃得保姦臣肆心於上亂化流行於下君子載質而車馳細民懷財而趨走故視日短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勑義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

此備言小民伸冤理訟之難

意乎。於是遂甚其制，令寬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難見如神也 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晡謂日加申時也 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鄰里，饋粮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饑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賕。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為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彊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信讀曰伸 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

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為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饑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述赦篇

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勑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為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

心高會而誘呼老盜服藏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大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為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誕猶虛也）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為顧哉以論者多曰久（設筆）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凡民之所以輕為盜賊吏之所以易作姦慝者以赦贖數而有僥望也若使犯罪之人終身被命得而必刑則計姦之謀破而慮惡之心絕矣且夫國無常治又

無常亂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法無常行亦無常弛君敬法則法行君慢法則法弛昔孝明帝時制舉（引証）茂才過闕謝恩賜食事訖問何異聞對曰巫有劇賊九人數以竊郡刺史訖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邪對曰是帝乃振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然材何以為茂捶數百便免官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間賊即伏誅由此觀之擒滅盜賊在於明法不在數赦今不顯行賞罰以明善惡嚴督牧守以擒姦猾而反數赦以勸之其文常曰謀反大逆不道諸犯不當得赦皆除之將與士大夫灑心更始歲歲灑之然未嘗見姦人冗吏有肯變心悔服稱詔者也有司奏事（更進一步）又乃以赦前之微過妨今日之顯舉然則改往修來更始之詔亦不信也

交際

（起甚妙以下有次第情致）

語曰人惟舊器惟新昆弟世疏朋友世親此交際之理人之情也今則不然多思遠而忘近背故而向新或歷載而益疏或中路而相捐悟先聖之典戒負久要之誓言斯何故哉退而省之亦可知也勢有常趣

理有固然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趨也貧賤則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譽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今使官人雖兼桀跖之惡苟結駟而過士士猶以爲榮而歸焉況其實有益者乎使處子雖包顏閔之賢苟被褐而造門人猶以爲辱而恐其復來況其實有損者乎故富貴易得宜貧賤難得適好服謂之奢僭惡衣謂之困厄徐行謂之饑餒疾行謂之逃責不候謂之倨慢數來謂之求食空造以爲無意奉贄以爲欲貸恭謙以爲不肯抗揚以爲不得此處子之羈薄貧賤之苦酷也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内見謫於妻子外蒙譏於士夫嘉會不從禮餞御不逮衆貸財不足以合好力勢不足以伏急歡忻久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廢疎矣漸疎則賤者逾自嫌而已隱貴人逾務黨而忘之夫以逾疎之賤伏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爲内摧傷而介推所以赴深山也夫交利相親交害相疎是故長誓而廢必無用者也交漸而親必有益者也俗人之相

此寫世惡俗貴人體能漢時已如此

與也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是積是生賢情苟賢之則不自覺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無利生疎積疎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情苟惡之則不自覺心之外之口之毀之也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疎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競也昔魏其之客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藉舊貴之夙恩客猶若此則又況乎生貧賤者哉唯有古烈之風志義之士爲不然爾恩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益篤故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阨臨然後知其人之篤固也侯嬴豫讓出身以報恩鱄諸荊軻奮命以効用故死可爲也處之難爾龐勛敎貂一旦見收亦立爲義報況累舊乎故鄒陽稱之曰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豈虛言哉俗士淺短急於目前見赴有益則先至顧無用則後背是以欲速之徒競推上而不暇接下爭逐前而不追卹後是故韓安國能遺田蚡五百金而不能賑一窮翟方進稱淳于長而不能薦一士夫安國方進前世之忠良也而有若此則又

況乎末塗之下相哉此奸雄所以逐黨進而處子所以逾擁蔽也且夫怨惡之生若二人偶焉苟相對也恩情相向推極其意精誠相射貫心達髓愛樂之隆輕相爲死是故侯生豫子刎頸而不恨苟相背也心情乖互推極其意分背奔馳窮東極西心尚未決是故陳餘張耳老相吞滅而無感痛從此觀之交際之理其情大矣今世俗之交也未相照察而求深固探懷扼腕拊心祝詛苟欲相護論議而已分背之日既得之後則相棄忘或受人恩德先以濟度不能拔擧

則因毀之爲生瑕釁明言我不遺力無奈自不可爾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彊自誓也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大人之道周而不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士貴有辭亦憎多口與其不忠剛毅木訥尚近於仁嗚呼凡今之人行與言謬心與口違論古則知稱夷齊原顏言今則必官爵職位虛談則知以德義爲貴貢薦則必以閥閱爲前處子雖躬顏閔之行性勞謙之質秉伊呂之才懷救民之道其不見資於斯世也亦已明矣

詞穩切意正大義凜之文亦不多見

明忠篇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此二德者古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所不繼踵忠不萬一者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揚也所道求之非其道爾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利斷金能如此者兩譽俱具要在於明操法術自握權秉而已矣所謂術者使下不得欺也所謂權者使勢不得亂也術誠明則雖萬里之外幽冥之內不得不求效權誠用則遠近親踈貴賤賢愚無不歸心矣周室之末則不然離其

術而舍其權怠於已而恃於人是以公卿不思忠百僚不盡力君王孤蔽於上兆黎冤亂於下故遂衰微侵奪而不振也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設嚴威可以懲奸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之則擧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難豈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若鷹也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乎夫神明之術具在君身而忽之故令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此耳目所以蔽塞聰明

所以不得也制下之權曰陳君前而君釋之故令云
臣解弛而背亂此威德所以不照而功名所以不建
也夫惻隱人皆有之是故耳聞啼號之音無不爲之
慘悽悲懷而傷心者目見危殆之事無不爲之驚怛
而赴救之者君臣義重行路禮輕過耳悟目之交未
恩未德非富非貴而猶若此則又況於北面稱臣被
寵者乎是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
願之而行違者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而身
敗爾歷觀古來爱君憂主敢言之臣治勢一成君自

不能亂也況臣下乎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曰
號令然勢自亂亂勢一成君自不能治也況臣下乎
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懃之不治也堯
舜恭己無爲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騖而勢亂也
故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
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黷教以辱命故臣下敬其
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此由法術明而威權
任也夫術之爲道也精微而神言之不足而行有餘
有餘故能兼四海而照幽冥權之爲勢也健悍以大

不待貴賤操之者重重故能奪主威而順當也是以
明君未嘗示人術而借下權也孔子曰可與權是故
聖人顯諸仁藏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後致其
治而成其功功業効於民美與傳于世然後君乃得
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
同心其利斷金也

仲長統昌言

理亂篇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

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
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
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
形不堪復伉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
紲耳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
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
幸我之不成蔚與鬱通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爲終死
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
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

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絶士民之志已定貴有
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
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
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
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
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
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
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
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

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
庖廚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
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
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
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
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
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
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
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

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絜之士徒自苦於
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
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徒衆也　附親也）船車賈販周
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
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
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
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
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
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

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
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
縛夫誰肯為之者邪（束縛謂自潔清如拘執也）夫亂世長而化世
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踞
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
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
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
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
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修絜為諱惡設智巧以

首數不待終篇而意已較然

末四句咏嘆有餘味

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埶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秦三王二帝通在位四十九年前漢二百三十年後漢百九十五年凡四百七十四年故云不及五百年也三起謂秦末及王莽并獻帝時也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猶下後也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篇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爲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殺生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

諸侯强大可變

井田[illegible]可復

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藉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埶使之然也降爵削士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洿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老子曰智惠出有大僞也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奔世之權校其從橫之埶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埶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猶網禁踈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

肉刑所宜復

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言髡笞太輕不足畏懼而姦人日罪以陷於死明復古肉刑則人不陷於死也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假增臧貨以益其罪託稱疾病令死於獄也科條無所準名實不

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言善人有罪亦當殺之也是為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鳥獸之行謂烝報也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一君二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衆者為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長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

大郡大縣宜均分可變

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敘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

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為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

人才足用

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

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頽廢屬斷絕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拱執也押擸也）或曰。善為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為之以無為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摹決也三代皆由肉刑及井田之法今不用是不摹之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為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

為祿以待君子不宜發為吏祿

什一而稅三十稅一大貉

性又開虛偽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拘絜謂自拘束而絜其身者即隱逸之人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饑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猥猶多也）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騫短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稟給也）祿班未定（案文當作班祿）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

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姦也

四十七卷終

諸子品節卷之四十八　小品　晚漢文

王充論衡

嘉靖彌年前輩顧尚書嘗語余曰未覩王充論衡不知其思之雋贍心許之細折也小子宜剩心焉近世大儒且然何況蔡中郎之秘匿乎然余觀其氣骨眉宇颯然衰漢之萎貌也取其低回屈曲剴切事情焉已耳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員伯嚭俱事夫差伯嚭尊重伍員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爲治臣以賢才輔之趨合偶合其遇固宜以

發此一段尤見精神

賢事惡君君不欲爲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
遇固宜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爲治之君而終身不遇
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絶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
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
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皐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
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有接具
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
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
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

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
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面
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
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志
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
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
則道有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也生於帝
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並由道德
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爲仁義不高不止

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溷舜濁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
濁皆麤舉措鈞齊此其所以爲遇者也故舜王天下
皐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
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皐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
高也然而皐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耦
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不須其
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鞅三說秦孝公
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
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距更調

大意似倣說難爲之而詞格不如之遠世代使然也

霸說雖麤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麤遇孝公所
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
所事者賢之馬圉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
有義野人不聽吹籟工爲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爲野
聲越王大說故爲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
爲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
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姦巧合上志亦
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竊簪之臣親於子反
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僞客也以

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爲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嫺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嫫毋無鹽是也嫫毋進於黄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進退無豫偶合爲是適可爲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觀鑒治内調能定説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説以夏進鑪以冬奏扇爲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説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炙濕冬時扇以翣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説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已爲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王不好武武王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

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臾之名日力不足不豫聞何以准主而納其説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爲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爲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爲況節高志妙不爲利動性定質成不爲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豫設説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遇如准主調説以取尊貴是名爲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爲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爲遇猶拾遺於塗摭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效力篇

程才量知之篇徒言知學未言才力也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爲力而儒生以學問爲力或問揚子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答曰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爲料

發揮力字甚妙

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

壯士之力

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問曰說

說文少處有味其言之

一經之儒可謂有力者曰非有力者也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能不答少都更曰言之尚少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

文吏之力

太守怒曰親吏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章句非才知百萬人乎太

文儒之力

守無以應夫少都之言實也然猶未也何則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爲博殷周以前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周監二代漢監周秦周秦

文[illegible]能爲文者儒生能明經者

以來儒生不知漢欲觀覽儒生無力使儒生博觀覽則爲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萬人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獨已重矣志所欲至獨已遠矣身載重任至於終死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於仁而儒生載於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儒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者草木暢茂一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田人知出穀多者地力盛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實矣夫文儒之力過於儒生況文吏乎能舉賢薦士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上書日記也能上書日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諸生也賢達用文則是矣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爲也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

泰山不崇朝辦雨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故(一有曰字)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楊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説舉鼎不任絶脉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胷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絶脉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説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絶脉氣滅也顔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於塗矣劣倦罷極髪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仆頓之禍孔子力優顔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思不相及也勉自什伯鬲中嘔血失魂狂亂遂至氣絶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力尤難況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江河之水馳涌滑漏席地長遠無枯竭之流本源盛矣知江河之流遠地中之源盛不知萬牒之人胷中之才茂(一有無字)迷或者也故望見驥足不異於衆馬之蹄躡平陸而馳騁千里之跡斯須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也稱驥之足不薦文人之手不知類也夫能論筋力以見比類者則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庭故夫文力之

人助有力之將乃能以力爲功有力無助以力爲禍何以驗之長巨之物彊力之人乃能舉之重任之車彊力之牛乃能輓之是任車上阪彊牛引前力人推後乃能升踰如牛羸人罷任車退却還墮坑谷有破覆之敗矣文儒懷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其難推引非徒任車之重也薦致之者罷羸無力遂却退竄於巖穴矣河發崑崙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下益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岸狹地仰溝洫決洪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於此文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於衡門之下固安得升陟聖主之庭論説政事之務乎火之光也不舉不明有人於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重不能自稱須人乃舉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竄於閭巷之深何時得達奡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千鈞手能決角伸鉤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能滿胷之人宜在王闕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自進進之又不能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知大位地難適也小石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

言餘聲皆自抱山推引求多力宛此何畏於九鼎

之間。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於大石沙土不覆。山不
能持。處危峭之際。則必崩墜於坑谷之間矣。大智之
重。遭小才之將。無左右沙土之助。雖在顯位。將不能
持。則有大石崩墜之難也。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
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
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歸。由斯以論。知
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
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
不明。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
類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
能舉之。可謂壯彊矣。吳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
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
時或恚怒。斧斲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淵中
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嚥之。口不能受。哽
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
後一易行也。觀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
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

壯詞強句翩翩不乏欲霸者賈其餘勇

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外
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察其書。兵挫軍
破。國并於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
不欲為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碓重一
人之跡。不能蹈也。礚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
勁彊之優。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遊
也。干將之刃。人不推頓。苽瓠不能傷。篠簵之箭。機不
能動發。魯縞不能穿。非無干將篠簵之才也。無推頓
發動之主。苽瓠魯縞不穿傷。焉望斬旗穿革之功乎。

懇切深至

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彊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筋絕
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彊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
知不能用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不曰才大
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絕不
抗。自衒者賈賤不讎。案諸為人用之物。須人用之功
力。乃立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錘所以能擿地者
蹠蹈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
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
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

結案略倣辭朝進學規墨

能別其功矣樊酈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蕭何則比蕭何於之人同樊酈於獵犬也夫蕭何安坐樊酈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爲力而樊酈以力爲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酈者以入秦收斂文書也衆將拾金何獨掇書坐知秦之形勢是以能圖其利害衆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夫之力也勇猛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為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榮也

摹寫世態甚為周悉而感慨有餘嗚呼不盡足稱餘作所惜者氣格少卑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闇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夫不本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於被累害者塞於理者也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捐飯以之味與彼不污者鈞以鼠爲害棄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故爲累害修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己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慎擇交友同心恩篤異心疏薄疏薄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進高者得榮下者慚恚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疏遠疏遠怨恨毀傷其行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見將相毀增加傳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濁吏懷恚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拔人越次迕失其意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爲所憎毀傷於將三害也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

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動百行作萬事嫉妬之人隨而雲起枳棘鉤掛容體蜂蠆之黨啄螫懷操豈徒六哉六者章章世曾不見夫不原仕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毀謗者謂之辱官升進者謂之善位廢退者謂之惡完全升進幸也而稱之毀謗廢退不遇也而訾之用心若此必為三累三害也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搏泥以黑點繒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譽者虧頹墜之類常在懸垂屈平潔白邑犬羣吠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固庸能也偉士坐以俊傑之才雖生賢招致羣吠之聲夫如是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謗哉偶俗全身則鄉原也鄉原之人行全無闕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惡也古賢美極無以衛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良善之名惡彼之勝已也

是故魏女色艷鄭袖劓之朝吳忠貞無忌逐之戚施彌妬蘧除多佞是故濕堂不灑塵卑屋不敝風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牖里陳蔡可得知而沉江蹈河也以軼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名於將不遭鄧析之禍取子產之誅幸矣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絕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敖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讒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德鴻者招謗為士者多口以休熾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遠矣臧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寮之愬未嘗滅也垤成丘山汙為江河毫髮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污言之清受塵而白取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妬高奇見毀以遇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耻以不純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毀焦陳留君兄名稱兗州行完跡潔無纖芥之毀及其當為從事刺史焦以絲而不用夫未進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何則眾好純譽之人非真賢也公侯已下玉

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負世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

卷終

幹之文辭沖純雅澹不以富時辭人競爲靡麗和而高者

諸子品節卷之四十九　小品　晚漢文

徐幹中論

治學第一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寳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辯矣。學者心之白日也。夫聽黄鐘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騁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願。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爲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爲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玄黃之色。旣著

而純皓之體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亹亹沒而後已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興其功也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爲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

乎已心羣言一乎已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効夫獨思則滞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爲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致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内竪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

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法象第二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愼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珮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

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禍敗之由也則有媟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於棊局陳靈被禍於戲言閻邴造逆於相詬子公生弒於嘗黿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衍以慢瑞而無嗣文公以肅命而興國郤犨以傲享徼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園以大明昭亂薳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鶉奔亡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結繪之間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修本第三

人心莫不有理道至乎用之則異矣或用乎己或用乎人用乎己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近末君子之理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理也先近其末故功廢而讐多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聵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瞀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此三者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而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德彌高而基彌固勝彌衆而愛彌廣君子之於己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未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修也見人之不善懼我

之必若彼也故其嚮道止則隅坐行則驂乘上縣乎
冠緌下繫乎帶珮晝也與之遊夜也與之息故君子
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矣
夫行異乎言言之錯也無周於智言異乎行行之錯
也有傷於仁是故君子務以行前言也人之過在於
哀死而不在於愛生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懷來喜語
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於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
及於老故野人之事不勝其悔君子之悔不勝其事
夫珠之含礫瑾之挾瑕斯其性與良工為之以純其

性若夫素然故觀二物之既純而知仁德之可粹也
優者取多焉劣者取少焉在人而已孰禁我哉乘扁
舟而濟者其身也安粹大道而動者其業也美先民
有言明出乎幽著生乎微故宋井之霜以基昇正之
寒黃蘆之萌以乖大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子修德
始乎笄丱終乎鮐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小人朝為
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
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
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

為人役也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為一日之不能善矣
久惡惡之甚也蓋人有大惑而不能自知者舍有而
思無也舍易而求難也身之與家我之有也治之誠
易而不肎為也人之與國我所無也治之誠難而願
之也琴瑟鳴不為無聽而失其調仁義行不為無人
而滅其道故絃絕而宮商亡身死而仁義廢君子自
强其所重以取福小人日安其所輕以取禍或曰斯
道豈信哉曰何為其不信也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
為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為惡者不得

禍變數也知者不以變數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來
防禍之所由至也遇不遇非我也其時也夫施吉報
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易曰
君子以致命遂志然行善而不獲福猶多為惡而不
得禍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也曾子曰人
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
福其遠矣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
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
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

虛道第四（言虛心以受人之善）

人之爲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辯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益悛不攻則日甚故君子相求也非特興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惟君子然後能爲已之所難能到人之所難致既能其所難也猶恐舉人惡之輕而舍己惡之重君子患其如此也故反之復之鑽之核之然後彼之所懷者竭始盡知己惡之重矣既知己惡之重者而不能取彼又將舍己

況拒之者乎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於酒食人豈愛之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目也者能遠察而不能近見其心亦如之（能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背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墻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閾槷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因人也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故知其高不可爲員其廣不可爲方先王之禮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師瞽誦詩庶僚箴誨器用載銘筵席書戒月考其爲歲會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群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爲賦淇澳且曰睿聖凡興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下愚反此道也以爲己既仁矣智矣神矣明矣兼此四者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曾不自聞愈休如也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

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禍焉不能免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已之非遂初之繆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聞舜之在鄉黨也非家饋而戸贈之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非家奪而戸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由此觀之人無賢愚見善則譽之見惡則謗之此人情也未必有私愛也未必有私憎也今夫立身不爲人之所譽而爲人之所謗者未盡爲善之理也盡爲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與舜不同其敢謗之乎故語稱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療暑莫如親冰信矣哉

貴驗第五 修己以取人之信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棄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此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而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也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已也則徵言而篤

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哉故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易曰恒亨無咎利貞言久於其道也伊尹放太甲展季覆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淫篡焉何則積之於素也故染不積則人不觀其色行不積則人不信其事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謗言也皆緣類而作倚事而興加其似者也誰謂華岱之不高江漢之不長與君子修德亦高而長之將何患矣故求已而不求諸人非自強也見其所存之富耳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已者故怨人之謂壅怨已之謂通通也知所悔壅也遂所誤遂所誤也親戚離之知所悔也疏遠附之疏遠附也常安樂親戚離也常危懼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然者也人情也莫不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非愛致力而不已之也已之之術反也謗之爲名也逃之而愈至距之而愈來訟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爲也闇乎此則小人不足得也故君子[illegible]

非徒飾其辭而已誠發乎中心形乎容貌其愛之也
深其更之也速如追亡惟恐不逮故有進業無退功
周書有言人毋鑒於水鑒於人也鑒也者可以察形
言也者可以知德小人耻其面之不及子都也君子
耻其行之不如堯舜也故小人尚明鑒君子尚至言
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故君
子不友不如已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已者須已
而植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僨也亦
無日矣故僨也則縱多友邪則已僻也是以君子慎
取友也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賢者言足
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奬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
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
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欲爲不善其敢乎故求益者
之居遊也必近所畏而遠所易

謂君子不失人亦不失言

貴言第六

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
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
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若與之言必以

其方廣夫則以稼穡百工則以技巧商賈則以貴賤
府史則以官守大夫及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
故易曰艮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故君子之
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
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苟過其任而強
牽制則將昏瞀委滯而遂疑君子以爲欺我也不則
曰無聞知矣非故也明偏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聽
寡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斯所資於造化者也雖曰
無訟其如之何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
后之璜商湯之駟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爲志
誣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己而傷道乎是以君子將與
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
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墮衰然後唱焉以觀其和導
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徵發乎音聲形乎視聽著乎顏
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邇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
是乎闓張以致之因來以進之審諭以明之雜稱以
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勿失
雜而勿結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大[illegible]

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弃也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和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辯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仲尼荀卿先後知之問者曰或有周乎上哲之至論通乎大聖之洪業而好與俗士辯者何也曰以俗士為必能識之故也何以驗之使彼有金石絲竹之樂則不奏乎聾者之側有山龍華蟲之文則不陳乎瞽者之前知聾者之不聞也知瞽者之不見也於已之心分數明白至與俗士而獨不然者知分數者不明也不明之故何也夫俗士之牽達人也猶鵜鳥之欺孺子也鵜鳥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跚膝踠足而不以為弊也俗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雖不肯拒之則無說然而有贊焉有和焉若將可寤卒至乎不可寤是達人之所以乾唇竭聲而不舍也斯人也固達之蔽者也非達之達者也雖能言之猶夫俗士而已矣非惟言也行亦如之

得其所則尊榮失其所則賤辱昔名梧丙娶妻美而以與其兄欲以為讓也則不如無讓焉尾生與婦人期於水邊水暴至不去而死欲以為信也則不如無信焉葉公之黨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欲以為直也則不如無直焉陳仲子不食母兄之食出居於陵欲以為潔也則不如無潔焉宗魯受齊豹之謀死孟縶之難欲以為義也則不如無義焉故凡道蹈之既難錯之益不易是以君子慎諸己以為往鑒焉

藝紀第七

藝之興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藝者將以有理乎民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之能理也故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二者近在乎身而遠在乎物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幹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瘣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為夫君子必兼之乎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賢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修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

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謂歟君子者表裏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稱乎心志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純粹内實光輝外著孔子曰君子恥有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行故寶玉之山土木必潤盛德之士文藝必衆昔在周公嘗猶豫於斯矣孔子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存乎六藝者著其末節也謂夫陳籩豆置尊俎執羽籥擊鐘磬升降趨翔屈伸俯仰之數也非禮樂之本也禮樂之本也者其德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敖此禮樂之所貴也故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羣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羣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也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則民不慢愛敦則羣生悅志平則怨尤亡心和則離德睦事綴則法戒明煩理則物不悖六者雖殊其致一也其道則君子專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

覈辯第八

俗士之所謂辯者非辯也非辯而謂之辯者蓋聞辯之名而不知辯之實故目之妄也俗之所謂辯者利口者也彼利口者苟美其聲氣繁其辭令如激風之至如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之性不識曲直之理期於不窮務於必勝以故淺識而好奇者見其如此也固以為辯不知木訥而達道者雖口屈而心不服也夫辯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辯之為言別也為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非謂言辭切給而以陵蓋人也故傳稱春秋微而顯婉而辯者然則辯之言必約以至不煩而諭疾徐應節不犯禮教足以相稱樂盡人之辭善致人之志使論者各盡得其願而與

之得解其稱也無其名其理也不獨顯若此則可謂辯故言有拙而辯者焉有巧而不辯者焉君子之辯也欲以明大道之中也是豈取一坐之勝哉人心之於是非也如口於味也口者非以己之調膳則獨美而與人調之則不美也故君子之於道也在彼猶在己也苟得其中則我心悅焉何擇於彼苟失其中則我心不悅焉何取於此故其論也遇人之是則止矣遇人之是而猶不止苟言苟辯則小人也雖美說何異乎鵙之好鳴鐸之喧譁哉夫利口之所以得行乎世也蓋有由也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而不倦諜諜如也夫類族辯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賊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殺之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傳順非而澤者亦殺之為疑衆惑民而潰亂至道也孔子曰巧言亂德惡似而非者也

智行第九

或問曰士或明哲窮理或志行純篤二者不可兼聖人將何取對曰其明哲乎夫明哲之為用也乃能殷民阜利使萬物無不盡其極者也聖人之可及非徒空行也智也伏羲作八卦文王增其辭斯皆窮神知化豈徒特行善而已乎易離象稱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且大人聖人也其餘象皆稱君子蓋君子通於賢者也聰明惟聖人能盡之大才通人有而不能盡也書美唐堯欽明為先驩兜之舉共工四岳之薦鯀堯知其行衆尚未信也若非堯則齊土多凶族兆民長愁苦矣明哲之功也如是子將何從或曰俱謂賢者耳何乃以聖人論之對曰賢者亦然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間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仲尼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之行不若顏淵遠矣然而不服其行服其聞一知十由此觀之盛才所以服人也仲尼亦奇顏淵之有盛才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之於

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獨獲亹亹之譽為七十子之冠曾參雖質孝原憲雖體清仲尼未甚嘆也或曰苟有才智而行不善則可取乎對曰何子之難諭也水能勝火豈一升之水灌一林之火哉柴也愚何嘗自投於井夫君子仁以博愛義以除惡信以立情禮以自節聰以自察明以觀色謀以行權智以辯物豈可無一哉謂夫多少之間耳且管仲背君事讐奢而失禮使桓公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仲尼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伏節死難

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為匹夫匹婦之為諒矣是故聖人貴才智之特能立功立事益於世矣如愆過多才智少作亂有餘而立功不足仲尼所以避陽貨而誅少正卯也何謂可取乎漢高祖數賴張子房權謀以建帝業四皓雖美行而何益夫倒懸此固不可同日而論矣仲尼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軻曰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仲尼孟軻可謂達於權智之實者也殷有三仁微子介於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為上箕子次

之比干為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且徐偃王知修仁義而不知用武終以亡國魯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偽終以致殺宋襄公守節而不知權終以見執晉伯宗好直而不知時變終以隕身叔孫豹好善而不知擇人終以凶餓此皆蹈善而少智之謂也故大雅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明哲之士者威而不懾困而能通決嫌定疑辯物居方攘禍於忽杪求福於未萌見變事則達其機得經事則循其常巧言不能推令色不能移動作可觀則出辭為師表比諸志行之士不亦謬乎

此篇議盡聖賢君子之心

爵祿第十

或問古之君子貴爵祿歟曰然諸子之書稱爵祿非貴也資財非富也何謂乎曰彼遭世之亂見小人富貴而有是言非古也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不待問之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非以黼黻華乎其身芻豢之適於其口也

非以美色悅乎其目鐘鼓之樂乎其耳也孔子曰邦
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明王在上序爵班祿而不以逮
也君子以爲至羞何賤之有乎先王將建諸侯而錫
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陳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
擯相內史作策也其頌曰文王旣勤止我應受之敷
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由此觀之爵
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故書曰無曠庶官天
工人其代之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
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
其位矣詩云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鏘鏘壽考不
忘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也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暴
亂之君非無此服也而民弗美也位亦如之昔周公
相王室以君天下聖德昭聞王勛弘大成王封以少
昊之墟地方七百里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備物典策
官司彝器龍旗九旒祀帝於郊太公亮武王克商寧
亂王封之爽鳩氏之墟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
穆陵北至於無棣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世祚太師以
表東夏當此之時孰謂富貴不爲榮寵者乎

後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諸侯僭恣大夫世位爵
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竊國而貴者有之竊地而富
者有之姦邪得願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詬病
矣故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然則富貴美惡
存乎其世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爲聖人之
大寶曰位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
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地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正
焉六合之內各竟其願其爲大寶不亦宜乎故聖人
以無勢位爲窮百工以無器用爲困困則其資亡窮
則其道廢故孔子栖栖而不居者蓋憂道廢故也易
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夫登
高而建旌則其所視者廣矣順風而振鐸則其所聞
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鐸聲之益遠也所託者然也
況居富貴之地而行其政令者也故舜爲匹夫猶民
也及其受終於文祖稱曰予一人則西王母來獻白
環周公之爲諸侯猶臣也及其踐明堂之祚負斧扆
而立則越裳氏來獻白雉故身不尊則施不光居不
高則化不博易曰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身尊居

高之謂也。斯事也，聖人之所務也。雖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舜禹孔子可謂求之有道矣。舜禹得之，孔子不得之，可謂有命矣。非惟聖人，賢者亦然。稷契伯益伊尹傅說得之者也。顏淵閔子騫冉耕仲弓不得者也。故良農不患壃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傷道之不遇也。豈一世哉，豈一世哉。

騁的好

諸子品節卷之五十　小品　晚漢文

徐幹中論下

考偽第十一

老氏以後諸子百家皆是

仲尼之沒，于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惑世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假先王之遺訓，以緣飾之。文同而實違，貌合而情遠，自謂得聖人之真也。各兼說特論，誣謠一世之人，誘以偽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得亡，惙惙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述其業而寵狎之。斯術之於斯民也，猶內關之疾也，非有痛癢煩苛於身，情志慧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則血氣暴竭。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夭，而扁鵲之所甚惡也。昔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汩亂乎先王之道，譸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辯，而從之者不多也。今為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勤遠以自旌，託之乎疾固

廣求以合衆託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舉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託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故麗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體輯柔其顏託之乎溫恭然而時有距絕擊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以已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說道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內形勞於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躁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由來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遹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偽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贊之揚聲以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已不逮悲夫人之陷溺蓋如此乎孔子曰不

患人之不已知者雖語我曰吾為善吾不信之矣何者以其泉不自中涌而注之者從外來也苟如此則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先王稱詩書將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趣末事以偽成紛紛擾擾馳騖不已其流于世也至於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詒朋友相詐此大亂之道也故求名者聖人至禁也問者曰仲尼惡歿世而名不稱又疾偽名然則將何執曰是安足怪哉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故長形立而名之曰長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之形從之也仲尼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也

胃頭悠揚追古詞不迫而意躍然

譴交第十二

民之好交游也不及聖王之世乎古之不交游也將以自求乎先王之教官既不以交游導民而鄉之考德又不以交游舉賢是以不禁其民而民自舍之及周之衰而交游興矣問者曰吾子著書稱君子之有交求賢交也今稱交非古也然則古之君子無賢交

幹曰異哉子之不通於大倫也若夫不出戶庭坐於空室之中雖魑魅魍魎將不吾覿而況乎賢人乎今子不察吾所謂交游之實而難其名名有同而實異者矣名有異而實同者矣故君子於是倫也務於其實而無譏其名吾稱古之不交游者不謂嚮屋漏而居也今之好交游者非謂長沐雨乎中路者也古之君子因王事之閒則奉贄以見其同僚及國中之賢者其於宴樂也言仁義而不及名利君子未命者亦因農事之隙奉贄以見其鄉黨同志及夫古之賢者亦然則何爲其不獲賢交哉非有釋王事廢交業遊遠邦曠年歲者也故古之交也近今之交也遠古之交也寡今之交也衆古之交也爲求賢今之交也爲名利而已矣古之立國也有四民焉執契修版圖奉聖王之法治禮義之中謂之士竭力以盡地利謂之農夫審曲直形勢飭五材以別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各世其事毋遷其業少而習之其心安之則若性然而功不休也故其處之也各從其族不使相奪所以一其耳目也不勤乎四

職者謂之窮民役諸圜土凡民出入行止會聚飲食皆有其節不得怠荒以妨生務以麗罪罰然則安有羣行方外而專治交游者乎世之衰矣上無明天子下無賢諸侯君不識是非臣不辯黑白取士不於鄉黨考行不本於閥閱多助者爲賢才寡助者爲不肖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祿采方國之謠民見其如此者知富貴可以從衆爲也知名譽可以虛譁獲也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不修道藝不治德行講偶時之說結比周之黨汲汲皇皇無日以處更相歎揚迭爲表裏檮杌生華憔悴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竊選舉盜榮寵者不可勝數也既獲者賢已而遂往羨慕者並驅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爲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饑不暇餐倦不獲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晝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閽寺不閉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託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而不遑省也詳

察其爲也非欲憂國恤民謀道講德也徒營已治私求勢逐利而已有策名於朝而稱門生於富貴之家者比屋有之爲之師而無以教弟子亦不受業然其於事也至乎懷丈夫之容而襲婢妾之態或奉貨而行賂以自固結求志屬託規圖仕進然擲目指掌高談大語若此之類言之猶可羞而行之者不知恥嗟乎王教之敗乃至於斯乎且夫交游者出也或身歿於他邦或長幼而不歸父母懷煢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親戚隔絶閨門分離無罪無辜而亡命是效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刺怨故四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又況無君命而自爲之者乎以此論之則交游乎外久而不歸者非仁人之情也

務本第十五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於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其近物而闇於遠圖故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夫詳於小事而察於近物者謂耳聽乎絲竹歌謠之和目視乎琱琢采色之章口給乎辯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書數之巧體騖乎俯

仰折旋之容凡此者觀之足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動人之志且先王之末教也非有小才小智則亦不能爲也是故能爲之者莫不自悅乎其事而無取於人以人皆不能故也夫居南面之尊秉生殺之權者其勢固足以勝人也而加以聖人之能懷是已之心誰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猶莫之敢規也而況人君哉故罪惡若山而已不見也謗聲若雷而已不聞也豈不甚矣乎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近物者易驗而遠數者難效非大明君子則不能兼通者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眩於所易而不能反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而亂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乎大道遠數者爲仁足以覆幬羣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變應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過姦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興廢之原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夫人君非無治爲也失所先後故也道有本末事有輕重聖人之異乎人者無他焉蓋如此而已矣

只說用賢一事而長篇曲折推論無勞亦多感慨悲情言言陷實不事浮艶

亡國第十八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乎路說而賢無異乎木主也昔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流於彘幽滅於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尚在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白公子張而靈王喪師衛有太叔儀公子鱄遽伯玉史鰌而獻公出奔晉有趙宣子范武子太史董狐而靈公被殺魯有子家羈叔孫婼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虞虢有宮之奇舟之僑而二公絶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然此數國者皆先君舊臣世祿之士非遠求也乃有遠求而不用之者昔齊宣王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遊於齊楚春申君亦好賔客敬待豪傑四方並集食客盈館且聘荀卿置諸蘭陵然齊不益强黃歇遇難不用故也夫遠求賢而不用之何哉賢者之爲物也非若美

嬪麗妾之可觀於目也非若端冕帶裳之可加於身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實於口也將以言策策不用雖多亦奚以爲若欲備百僚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爲人而列於朝也且無食祿之費矣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而後致遠有醫必待行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治者何哉賢者難知歟何以遠求之易知歟何以不能用也豈爲寡不足用欲先益之歟此又惑之甚也賢者稱於人也非以力也力者必須多而知者不待衆也故王七萬而輔佐六卿也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周有亂臣十人而四海服此非用寡之驗歟且六國之君雖不用賢及其致人也猶修禮盡意不敢侮慢也至於王莽既不能用及其致也尚不能言莽之爲人也內實姦邪外慕古義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於是脅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不至徒張設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莽之爵人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之桎梏而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之謂也使在朝

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是則以綸組爲繩索以印佩爲鉗鐵也小人雖樂之君子則以爲辱故明王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也斯與籠鳥檻獸無以異也則賢者之於我也亦猶怨讐也豈爲我用哉雖曰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萬里爲遠今不修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循所以執賢者之身至於社稷顛覆宗廟廢絶豈不哀哉

荀子曰人主之患不在乎言不用賢而在乎誠不用賢言賢者口也知賢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進不肖者退不亦難乎夫照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則天下其歸之若蟬之歸火也善哉言乎昔伊尹在田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避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其次則甯戚如齊百里奚入秦范蠡如越樂毅遊燕故人君苟修其道義昭其德音慎其威儀審其教令則無頗僻獄無放殘仁愛普施惠澤流播百官樂

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親戚樂之如塤篪歆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導滯水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苟粗穢暴虐馨香不登讒邪在側佞媚充朝殺戮不辜刑罰濫害宮室崇侈妻妾無度撞鐘舞女淫樂日縱賦稅繁多財力匱竭百姓凍餓死莩盈野矜己自得諫者被誅內外震駭遠近怨悲則賢者之視我容貌也魍魎臺殿也如狴犴采服也如衰絰絃歌也如號哭酒醴也如滫滌肴饌也如糞土從事舉錯每無一善彼之惡我也如是其肯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媮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搏執之而不獲已亦社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焉故詩曰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此之謂也

此篇所論實政事雖粗迹意則精矣

民數第二十

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爲國之本也故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劬勞者可見怠惰者可聞

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民盡其地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曰水有源治有本道者審乎本而已矣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内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如是也今之為政者未知恤已矣譬由無田而欲樹藝也雖有良農安所措其疆力乎是以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為之綱目也使其鄰里相保相愛

刑罰慶賞相延相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順逆可得而知矣如是姦無所竄罪人斯得迨及亂君之為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役者有之弃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偽端並作矣小則盜竊大則攻刼嚴刑峻法不能救也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審民數乎

桓譚陳時政所宜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放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

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躁猶動也謂躁撓不定之人也）（定國是順人情）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

子弟報仇

有報讎感恩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
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
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
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
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
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

商賈并兼

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
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
比入（收稅謂舉錢輸息利也中家子爲之保役受計上疏趨走俯伏譬若臣僕坐而分利也）是
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
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贓畀告
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
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
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

斷獄無定法

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
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比謂類例）
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
獄無怨濫矣

崔寔政論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
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
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
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
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
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眞或猶豫歧路莫適所
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
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
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
庶巧僞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
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
柱邪傾（綻音直莧反）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
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
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背當時之急切而慕所聞之事則非濟時之要）
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
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
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

爵侯王刊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國語曰從後牽曰掎）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己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左氏傳曰息侯伐鄭不度德不量力）今既不能純法

到此議論便不純正了

八世故宜參以霸政（八世謂三皇五帝也霸政謂齊桓晉文也）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墮讀曰隳）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

二般皆說譬似俗子合掌

刑罰德教雖堯舜亦未偏廢乃分爲主客此究治不明

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駘馬銜脫也音達來反皇路大路也）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拑以木銜其口也拑音巨炎反勒馬轡輈車轅鞬猶束也）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

帝而式二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

班彪王命論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絫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劒，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

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儋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處哉。故雖遭惸阸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藉，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亨醢分裂。（潤音述韋）又況幺麿尚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虖。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劒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漢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

指實所確

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
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
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
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
流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
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
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
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廼靈瑞
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
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
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
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
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
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
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
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
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
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

詞氣忠温

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
二毋之所咲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永終矣

竇融奉書光武

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
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守持一隅以
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
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
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
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
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
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
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産弟友詣闕口陳區
區

竇融責隗囂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厄會之際國家
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
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
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悁之間悁恚也改節易圖臣

分爭上下接兵（言違背光武也）委成功造難就（委棄也）去從義為橫謀（去從背山東也為橫通西蜀也）百年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言隗囂執政事者貪有其功而立此逆謀也）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埶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文伯盧芳也）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負亦恃也易輕也恃公孫述而輕光武也）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言危衆也）棄子徼功於義何如（言違義也）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留子謂見在之子對伯春故曰留也）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耻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

右東京之善著書而可觀者有此四子而諸公未有稱也何哉豈非以其卑卑與氣竭而弗振與雜亂而無章與雖蔡中郎愛而藏之亦自愧其寶非所寶耳可以觀世道之降矣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無足怪也余於東京亦甚貿貿矣其峻潔而可味者往往錯繡其間未有耳而目之也余甚憐而不釋然尚髮櫛而絲分之條設而比次於後焉

五十卷終

諸子品節五十卷通行本

明陳深編深有周禮訓雋已著錄是書襍抄諸子分內品外品小品內品爲老子莊子荀子商子鬼谷子管子韓子墨子外品爲晏子子華子孔叢子尹文子文子桓子關尹子列子屈原司馬相如揚子吕覽孫子尉繚子陸賈新語賈誼新書淮南子小品爲說苑論衡中論又以桓譚陳時政疏崔寔政論班彪王命論竇融奉光武及責隗囂二書賈誼弔屈原賦司馬相如揚雄諸賦及諭巴蜀檄難蜀父老劇秦美新諸文錯列其中尤爲龐雜蓋書肆陋本也

翼學編十三卷

〔明〕朱應奎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翼學編十三卷》提要

翼學編序

昔人論韓昌黎氏原道而遺格致為無頭學問至朱陸兩先生鵝湖會講互相酬答於格致又似分道而馳者然邇來聰穎之子喜頓悟漸強半左袒子靜譊譊起而抵宿其間幻襟無章甫撣麈而譚空

解大都肴火攢衣如禪那棒喝之教病蚕然牛毛為支離舉一切載籍等之糟粕煨燼入眼成翳悉弃以明高儼然自謂不出戶見天下莫已若矣試一叩之無論羵羊蘋實耳目所未嘗覩記者茫然無以置對即古今之往跡前言與天地

內庶品襍彙亦纖口結舌十而不得一
彼且枯槁其身心意知又安望其為
家國天下指迷發覆令共遊于昭
明之宇也斯真聖學之蠹耳余
年友眉山朱麗明先生才雄而志篤
雅好編蒲纖柳於丘索墳典靡所
不漁獵取大學條目門分戶別擇其

相肖者臚列其中精而芳規懿訓纂
而鳥獸草木顯而天苞地符朝典
戎索隱而探源釋派牛鬼蛇神纂
纂蒐蒐如珠如宿名曰翼學編余竊
受而展卷中始窺疑為學要及
約戒在徒博且彼藝文類聚與六
帖通典修矣既名翼學奚何而與

歐陽率更白香山杜氏等爭勝也徐
讀之卒業始有所悟凡人撰造各
有所主觀古今各從其所主者以為
標主於修辭則採龢者染指雖真
言法語亦視為刻脂鏤冰之屬主
於窮理則見道者嘗精維稗官
小史亦視為褆躬繕性之助如大易一

書乃萬世理學之宗中所載者比
象連類多似巫媼機祥與村農陰
晴之說然有不以天時之消長與人
事之吉凶悔吝視之而諫我動念
者是編也概其經羅綜之以類聚六
帖通典為歐陽之肆獨借呂仰
謂大學宗旨非以闡康令人遊識

得三昧一披覽而思古今之往行前
言誰爲叢竅何若此其至當而不
可易天壤內庶品孰崇誰爲致靈
何若此其至變而不可究詰方寸
至鑑左右逢源土苴瓦礫動見本
然歷指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故
且瞭如指掌聖學不庶幾大明殊異
字譚玄說幻者之爲者渺哉學者
而僅欲修辭已乎則有歐陽永叔
與白香山杜氏諸纂組在學者而致
志窮理也則是編恐未易少之也
朱先生信而君家考亭增一相輸
矣

年弟劉一爌撰

翼學編敘

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聖如孔子不居
多聞而擇多見而識以爲學也況進于此而附于述
者聖人之所以爲學也擬近操觚之子靡弗
作者視諸訓詁記問一切弃置以爲土梗
說鈴詎足與家言而鳴嘗試造聞性命之
譚者曰夫吏詞亦足而匯于理乎典之語
經濟又芒乎茫乎若未視之孩亦且暨其
蹴組豢計情名取資而已噫乎以彼六殊
隘陋之見乃能推數帝賢萃獻所謂不
知而作者也嗟夫余爲此之爲翼學也是猶
啟翳之而有事於尋觀其中凡什冊芸緗擇
惟小異與大經樂名篇經籍博覽靡不提
其趣旨臣分膺列其兔罷廣而不取者

勤也其操術正也惰而不泛約而有體推而行之其於事良莊政謀王猷國計亦恢恢乎哉余因其請而樂為之叙以明其自異于歐霬徐白之流且告夫世之旁聞涉足空言而作者之寡也

汲郡林堯俞撰

林氏咨伯

翼學編叙

嘗聞先正有言聖學之明其在大學乎聖學之不明其在大學乎自世俗之講摛習儒嚾嚾然支離其解歠糟粕以遺其精於是談清虛之理者遂張皇幽渺去物求宗推拍輓斷謨課無任噫棄萬物脫離一切無慮不以西竺古德之旨為玄珠神璽其視天地民物直土苴耳學不幾為天下裂乎夫形埒智之淵也詠洽淵之滙也闡繹滙之溢也源與物滙流與物翔收因品而為族所稟者徧徧無自足侻乎外質極探而妙運焉天下不足平矣宣尼大學一篇其致在平天下而要不

能雜格物固知修齊治平非欵啟之畧
也傳者偶逸格致後世遂有鑿空經
明德者越數千載而元晦氏蹶然折群
氏之角而以窮理訓之彼寧詎後禅乎
濫漫之邃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毋亦
慮學者談空說幻蕩為狂波務惕號以
謹興衛耳此元晦之為吾道梯航斯文

樷衆也今讀吳聚明先生翼學編而宗
旨更暢矣先生之學上自坱圠下至莽
蒼精入無形巍賅糠覈纖之及乎趺蚤
蚼蟧之臏幽之遠乎培阿履髻之隱所見
無非學者冥搜遡覽抉玄證諦迺別
類編之自格致以及治平臚分畛列用
以羽翼聖學嘉惠來者非若山淵乎天

地比齊秦艷鉤有須卯有毛說之雜持者
也且今之祧元晦者棄窮理之訓別求格
物之宗此非必標幟玄虛蓋淺之乎視
博物者藉第令空博已爾則無論智稽
鼯鼠之音識辨僨囊之怪癡就石鼓陵
笨宮門張茂先尤魁隸事之場於學奚
裨要在擷精汰滓覃貫無涯胡然子之

爾胡然徽之爾胡然唐之爾胡然臧之爾弟
相詮於一徵異名統以同實則茲者先之
生邈矣夫三翼飛浮猶曰登于玄渚者
崙巢頓且舍帆檣坐經蓬壺彼豈盡凌
風排空徑升雲霧之津故拖靈飛之
骨者耶以宣尼之聖而專車楛矢啻若
萍實隨叩而應之如響物微蹤明無從

傲之以其所不知果且以博溺心乎哉我
國家治教休明名儒輩起性命宗門矯
舉撅髯者家握靈蛇人操荊璧至如格
物旨歸匯是編疇敢吹焉夫虛多之學
幾令奪我漢家幟矣提百萬異軍蒼
頭鼓譟遊偵寒彼纛旗直與君家欲陽
孤軍會食而徐且按轡鑾厄父宮遊歟

至馬此其書雖瓌瑋而速猝無傷也為物
畢羅莫足以歸若乎芴乎杲之盡者

新都畢懋康

翼學編叙

盖宋儒氏慮人之浸滛枝駢于
學也曰博溺心物喪志後之人
率有味乎其言諱學則以悟入
為宗以語言文字為障而撰著
之倫亡復橋語襲故之陋猥取
師心綴衍攘奇而辯肆以自貴

其短淺于是讀三墳窮五車者
幾批頰退矣轉習轉厭遞祖遞
祧則又有哆口墨莊肆力文囿
腹笥比之邊韶摹擬儕於優孟
譏不斌斌質有其文還顧其身
心意知若玉卮無當而家國天
下又若木騮不可以駕彼溺心

卒志之說吾惡〻知其不為後人受病之源吾又惡知其不為後人對症之劑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斯言也千古不能易矣蜀朱麗明氏玫覽載籍咀茹古今書無不遍讀〻無不洞會精髓其精髓無不劉而登之

尺幅久而成帙臚分大學諸條各以類隸焉命之曰翼學編往嘗編纂類書者幾於充棟矣華抹至海徒侈浩瀚碎金襍俎祗托雕虫雖能黼藻詞苑鼓吹作者而不能使人慓然有摭實之想爰明冥搜旁摉挈領鉤玄要

歸於資程潛袁經濟羽翼聖學以嘉惠来者斯之謂博而能約溺心喪志之習吾知免矣若乃文人墨子讀之而耳目若開膚骨若换以庶幾無唐於疎莽抑其緒焉耳或者曰學淵矣瀚渺矣區〻記問之捕糟粕已夫〻

奚當於內聖外王乃稱翼云余謂儒者寓飛蓋壞本末身心意知委弃之而不得也所與處家國天下適逃之而不得也孰是非學孰是非可以翼學取精於已事之程玫鏡於失得之數而學之解蔑乃知其為羽翼也識

尠乎哉且學莫邃於識正真鉅於脩齊治平絶而先之格致則何說也辨商羊晰萍實識肅慎氏之矢即學如孔子曷嘗不多聞多見而紬游藝博文為不足訓哉多識畜德從古不廢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觀是編者毋湯以尋常述古之家耳眎麗明也

萬曆戊申上元日宛陵胡國鑑具草

翼學編目錄

卷之一

格致集

卷之二

格致集

卷之三

格致集

卷之四
格致集

詩語　作詩　詩病
山谷詩進　后山躭詩　詩入米
江神嗜詩　辨騷　鴻一解
意欲施之　美事難兼　顗甍
似是　伯益　賈生
張子房　司馬光　曹公
昭君　王繼先　中子遺文
秦詛楚文　莊子畫風　韓柳論不同
謚　諱　姓謚

取字　公孫弘同名　忠佞同名
道士　神仙讀書　石髓
老復丁　釋始　釋氏
釋種　崇佛　宗顚儒行
論禪　佛字　治禪
山家　釋迦三清　梓潼
張眞人　青龍神　眞武

卷之五

誠正集

有主不懼　自信　謹微
養心誠　神遇　檢點善念
文正自脩　念頭　念眼服日
精極　不欺　體貼自家
承蜩　削鐻　愚公徙山
草書　學琴　水仙引
近禪　顛倒見　交夢尋
子胥同憂　夢犨王室　上蔡執弟子禮
無常師

卷之六

誠正集

未發氣象　通原　神明
靜坐　心體神　動靜一理
悟眞　入道　去纏牽
羚羊　戴勝鳴　顛茄
畫敬妄求　琴偈　河東鼠
正心法　造化仁　冥報
愼作業　不殺　詩徵養

日記　心超境　收放心
降心　東坡名言　我詩
心要理會　除目損道心　山谷與洪平坐論學
眞趣　觀容　好事做壞
天樂　去覺　不受差遣
寓諸庸　忘老　絕慾
不着　怒去根　不做累心事
不妄語　不處盈　人肖天地
隨常　名累　忿懥

卷之七

脩齊集

輜重　愼微　慮患
靜重　眞正英雄　讀易一爻
器識　雅量　明不燭物
寬徑路　誠敬感人　務實耐久
素脩　滌往行　文質
愼言　樞機　繕脩
莊嚴　愼視　剛過

知足　雪謗　性善
辭受　不作詩文　寶善
治禪　獎予　許莊敏造詣
人重　天予分定　世人皆命
生人有用　獎許成名　陽非陰制
王右軍德秖　蘧伯玉　許白沙
魏舒可法　徐孺子　趙淸獻
司馬溫公　荆公不喜緣飾　不挾南物
典爣廉　買硯詩　布衾鉛

儉車　眞率會　耆英會
三韭三白　食菜　食節
擘窠煎茶　山癯食譜　淸德
三間屋　是亦樓　居鄉
矯儉　喻仕　高遠有自
鵲起　驥鳴知己　仕路名言
宦滯　裴元量　蘇雲卿
魯坐志隱　成公高士　有爲不過
智藏　顏世節義　名節

卷之十

治平集

卷之十一

治平集

卷之十二

治平集

卷之十三

治平集

翼學編卷之一

廣漢朱應奎麗明父編述

豫章魏時應因是父校訂

格致集

觀象

日月以體圓而行天故輪象焉鳧鷖以趾方而行水故楫象焉輪設而車不蹟楫舉而舟不沉故聖人制器以尚象君子觀象以達理

物理

水歸東海化爲氣鶴食從項咽下去二百六十年一胎生牛不耳聽聽以角夏至日猫鼻暖餘日皆冷予以此言于人遇夏至日驗之猫鼻仍冷不信予曰未至夏至時刻忽至此時乃暖以此物物要格

物異

湘妃之涕成文萇弘之血爲碧美人之精爲草游女之體爲花以至鯀爲黃熊彭爲巨豕望帝之魂爲杜宇韓憑之魄爲鴛鴦周穆王南征君子化爲猿鶴小人化爲蟲沙其類甚多其有無皆未可信也

紀異

鐵非養生也而有食鐵之兎嚙鐵之貊齧鐵之獸火過則化也而有餐火之雞浣火之鼠不灰之木又有火玉辟寒犀寘之室內則不復挾纊又有龍鬚布冰蠶繭絲張之几筵則滿座涼生西戎獻切玉之刀十洲獻起死之香人無以聞見之隘而盡疑耳目之外也

物產

環慶無麥秋大梁無螢無寒蟬然寒蟬北京有之矣地之異耶冷使之耶江之南不產荊棘山不產櫟柔

之義耶孔林不產荊棘仁耶

地產

山西饒材竹穀纑（穀木名皮可爲紙 纑山中苧可爲布）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砂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貨殖傳）

朔漠產

朔漠之地鳥有不食五穀而食沙者名曰沙雞宵獲其生者試之良然不獨鳥也人亦有然者無腸國在

北海人無肚腸食土穴居三蠻國民亦食土但二國民死而埋之其心肺肝皆不朽百年復化爲人尤與中國不類蓋皆朔漠之產云

物性

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蒜爲葷菜薰卽葷也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身蝨處頭漸化而黑麝食栢而香常食栢葉五月得香頸處險而癭險阻之氣多癭謂人居于山險樹木瘤臨其水上歎此水則患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稽康養生論

諸器物名

古諸器物異名屭贔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吻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蒲牢其形似龍而小性好吼叫有神力故懸于鍾之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囚故立于獄門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橋所蚣蝪形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于刀柄上蠻蛀其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于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彩故立于碑文上金猊其形似獅性好火烟故立于香爐蓋上椒圖其形似螺螄性好閉口故立

于門上今呼鼓了非也蚐蜂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于護朽上鰲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于屋脊上獸吻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門環上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博物志

物性智

蠅晝聚而夜散蚊夜聚而曉散此物知一日之候也馬駒在上旬生者行在母前在中旬生者行與母齊在下旬生者行在母後此物知一月之候也猶犬逢

春秋交蛇蟲逢冬月則蟄此物知一歲之候也不寧如是牛生則拜四方鳥魚則朝北斗獺則祭魚鷹則祭鳥豺則祭獸此物知報本也草腐則爲螢鼠食鹽則變蝠雀入大水爲蛤此物有變化也

物巳疾

黃鳥食之止妬鯊魚食之止驕鶌居食之不饑酸魚食之不醉鮨魚食之巳狂人魚食之巳癡

馬勝藝花

馬勝藝花如藝粟槖馳之技名天下花時之品眞足

以侔造化通仙靈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或作塘）其法以紙飾密室鑿地作坎緪竹置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盡培溉之法然後置沸湯於坎中少候湯氣薰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勝春融淑之氣經宿則花放矣若牡丹梅桃之類俱然獨桂花則反是蓋桂必凉而後放當置之石洞岩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凉風養以清氣竟日乃開此雖揠而助長然必適其寒溫之性而後能臻其妙耳余向留東西馬塍甚久親聞花圃之言如此因有感曰草木之生欣遂其性耳封植矯揉非時敷榮人方詫賞之不暇噫是豈草木之性哉

荳蔻花

荳蔻花作穗嫩葉卷之而生初如芙蓉穗頭深紅色葉漸展花漸出而色微淡亦有黃白色似山薑花花生葉間南人取其未大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尚小如娠身也杜牧之詩娉娉嫋嫋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

瓊田草蟬花

瓊田草生于分寧山谷間以八月十五採之食之不死秦時疫死者有鳥銜草覆面遂活始皇以問鬼谷云此瓊田中養神芝葉似菰而不蘩生一葉能起一人成都有草名蟬花今有乾者視之乃蟬頟裂而抽莖上有花善治人目疾

瓊花

瓊花絶類聚八僊但色微黃而香楊州后土祠有一株宋丞相郊搆亭花側榜曰無雙慶曆中嘗分植禁內明春輙枯遂復載還祠中欝茂如故德祐乙亥北師至花遂不榮趙棠國炎有絶句弔曰名擅無雙氣色雄恐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脩花史合傳瓊妃烈女中

蜀芙蓉海棠花

蜀邛州有弄色木芙蓉一日白次日淺紅三日黃四日紅深比落紫色人號文官花昌州海棠花香州治前有香霏閣人號海棠香國

忠州木蓮

白樂天有忠州木蓮詩予遊臨邛白鶴山寺佛殿前有兩株其高數丈葉堅厚如桂以中夏發花狀如芙

棻香亦酷似寺僧云花折時有聲如破竹然一郡止此二株不知何自至也成都多奇花亦未嘗見世有木芙蓉而不知有木蓮花也

牡丹花

牡丹有丹州紅延州紅青州紅亦有出越州者然惟洛陽爲天下第一其品凡九十餘種歐陽永叔爲譜叙僅三十餘種姚黃魏紫外有潛溪緋鶴翎紅倒暈檀心九葉眞珠皆奇品也洛陽人于他花曰某花曰果子花至牡丹則不名直曰花謂天下眞花獨牡丹

也其愛重之如此

木樨花

木樨本草皆言白蕋黃香謝無逸詩曰白雪㲲酥點嫩黃于武陵曰夜揉黃雪作秋光則知晉以來同也宋高廟時有獻紅樨畫爲扇面詩以賜從臣秋入幽巖桂影團香深霏霏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

海紅花

海紅花即山茶但朶小而花瓣不大放開其葉與花叢雜蓬菘不見枝幹故世俗每云紛紜不靖爲海紅花也自十二月開至二月劉菊莊詩小院猶寒未煖時海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

優鉢羅花

岑嘉州集有優鉢羅花歌其序云交河小吏有獻此花者云得之天山之南其狀異于衆草勢巃嵸如冠弁嶷然上聳生不傍引攢花中折駢葉外包異香盈叢秀色媚景胡致堂又云金蓮花是也儀制後堂舊

有千葉青蓮花開時四月初八至冬結如鬼蓮蓬脫去其衣中有金色佛一座因名爲此花

葵衛足

葵性衛足朝日則向東傾夕陽在西則向西傾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

傅延年

本草菊一名傅延年朱新詩三徑誰從陶靖節重陽惟有傅延年史正志譜苗可菜花可藥囊可枕釀可

飲陸龜蒙謂春苗恣肥得以採擷供左右杯案

花九錫

羅虬作花九錫一日重頂幄障風二金錯刀剪折三甘泉浸四玉缸貯五雕文臺安置六書畫寫七艷曲翻八美醑賞九新詩詠且日亦須蘭蕙梅蓮乃可披襟若芙蓉躑躅水仙石榴之類何錫之有虬爲鄜州從事作比紅詩百

三十客

昔張敏叔有十客圖忘其名姚伯聲得三十客牡丹爲貴客梅爲清客蘭爲幽客桃爲妖客杏爲豔客蓮爲溪客木犀爲巖客海棠爲蜀客躑躅爲山客梨爲淡客瑞香爲閨客菊爲壽客木芙蓉爲醉客酴醾爲才客臘梅爲寒客瓊花爲仙客素馨爲韻客丁香爲情客葵爲忠客含笑爲佞客楊花爲枉客玫瑰爲刺客月季爲癡客木槿爲時客安石榴爲村客鼓子花爲田客棣棠爲俗客曼陀羅爲惡客孤燈爲窮客棠梨爲鬼客

四雪

楊國忠以沉香爲閣檀香爲欄檻射香和泥爲壁至牡丹開時登閣以賞謂之四香閣王介甫嘗謂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院落深沉杏花雨珠簾暮捲西山雨謂之四雨詩于意李白之梨花白雪香元稹之落梅香雪浣蒼苔東坡之臥海棠泥汚臙脂雪楊廷秀之木樨雪花四出剪鵝黃是眞以花爲雪而雪且各色也園林中植此四花以四雪取名爲亭可陋揚之香而過王之四雨矣

諫筍諫果

世傳涪翁喜苦筍嘗從斌老乞苦筍詩云南園苦筍味勝肉龍籜稱寃莫採錄煩君更致蒼玉束明日風雨吹成竹又和坡翁春菜詩云公如端爲苦筍歸明日春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云吾固不愛做官魯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絕倒嘗賦苦筍云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放翁又從而獎之云我見魏徵殊嫵媚約束兒童勿多取于是世以諫筍目之南康簡寂觀有甜苦筍周益公詩云疏食山間茶亦甘况逢苦筍十分甜君看齒頰留餘味端爲森森正

且嚴則知食者皆取甜未可狥名也又記涪翁在戎州日過葉次律家小軒外植餘甘子乞名于翁因名之曰味諫軒其後王子予以橄欖送翁翁賦詩云久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相見餘甘有瓜葛苦中眞味晚方回然則二物亦可名爲諫果也

橘

南中橙甘靑烏所食始霜之旦採之風味照座劈之香霧噀人皮薄而味珍肉不粘膚食不留滓甘踰萍實冷亞冰壺可以薦神可以芼鮮可以漬蜜毬鄉之果寧有此耶 劉孝標送橘啟

橘柚產

伊尹之言曰箕山之東靑烏之所有甘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可充籩實可入湯液列子之言曰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曰櫾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與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向北化而爲枳

檳榔

檳榔信南遊之可觀子既非常木亦奇特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構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穊其內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申如縋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稠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朗庇其蔭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 俞益期與韓康伯箋

檳榔功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謂可禦瘴其功有四焉一曰醒能使之醉蓋美食薰然頰赤若飲酒然東坡謂紅潮

登頰醉檳榔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寬氣下痰餘酲頓解三曰飢能使之飽蓋飢而食之腹充氣盛令人忘餐四曰飽能使之飢蓋食後食之飲食頓化不至停積嘗舉以似范旂叟曰子可謂檳榔舉主矣然未知其德檳榔賦性疏通而不泄氣禀味嚴正而有餘甘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貢荔枝

東漢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和帝時臨武長汝南唐羌上書諫止

貴妃嗜荔枝唐驛置取荔枝甚迅杜牧之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唐羗著唐子三十餘篇

蜀荔枝

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枝按二物生朱提南廣縣犍爲僰道縣隨江東至巴郡江州縣往往有荔枝樹高五六丈常以夏生其變赤可食龍眼似荔枝其實亦可食重慶有荔枝圃鄭谷詩我拜師門更南去荔枝春熟向渝瀘嘉州有荔枝樓陸游詩山横兎犀披雲出水自牂牁裂地來瀘州亦產荔老杜詩憶過瀘戎摘荔枝忠州涪州俱產荔忠有荔枝樓在城西南隅白居易建叚文昌爲州記云荔枝丹桂素柰木蓮

葡萄

岳季方能畫葡萄嘗作畫葡萄說其言本中國名果重自上古神農九種功力爲最世謂得之大宛歸種漢宮皆未之考意者初不經見而博望貳師之所得者又將特異遂附會之耳又云其餘羅者廉也節堅者剛也枝弱者謙也葉多蔭者仁也蔓而不附者和也實中果可啖者方也味甘平無毒入藥力勝者甲

也屈伸以時者道也京師種葡萄冬則盤屈其幹而瘞覆之春則發其瘞而引之架上其德之全有如此者

品果

李貞方常第果實名如貢士者以綠李爲首楞梨爲副櫻桃爲三甘子爲四蒲萄爲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范曄以諸香品時華侯宋虛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

諸物異種

京師有李實名牛心紅核必中斷云是王戎鑽核遺跡湖湘間有湘妃竹斑痕點點云是舜妃洒淚吳中有曰牡丹每瓣有紅色一點云是楊妃粧時指捻痕有舜歌麥其穟無芒熟時進望之焦黑若火燎然云是舜後母炒熟麥令種天佑之而生有王莽竹每竿著上一節必有破裂痕云是莽將篡位藏銅人于竹中以應符讖而然凡此固皆附會之說然其種異常亦造化之妙莫能測也

物同用異

病齒之人服苦參齒愈矣而腰重不舉世不有類是

者耶藍蛇有毒尾郄解毒當歸生血鬚郄破血麻黃
發汗根節復止汗酸棗醒睡仁復令人貪睡螻蛄腰
以前治大小便之過滑者腰以後治閉結者一物也
爲用不同如此又鹽以浸魚肉則能經久不敗以沾
布帛則易朽爛一物也所施處各有所宜惟醫亦然
阿魏性極臭用以入食餌乃能去臭葫氣極韲然置
臭肉中能掩臭氣韲臭非所常據也君子醫國有與
廢除害之責人才繫其用舍可不審其所處哉極涂錄

藥種

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爲君主養命以應天久服
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爲臣主養性以應人久服郄疾

人參

人參扁鵲云有毒或生邯鄲三月生葉小花核黑莖
有毛九月採根有頭足手面目如人春秋運斗樞云
搖光星散爲人參廢江淮上瀆之利則搖光不明人
參不生禮斗威儀云君乘木而王有人參生廣雅云
參地精人參也梁書阮孝緒母疾須人參舊傳鍾山
所出有鹿引之鹿滅得此草與死與廣五行記皆云
土下有呼聲掘之得人參如人形四體備具聲遂絕
參亦作蓡

二臺異草

項河邑季札掛劍之處今建臺焉其地生草一種能
治人心疾蓋緣季子心許徐君劍也故曾璵有歌云
至今神物不磨滅化爲異草人爭貯異草何功爭貯
之心疾不瘳酒一茹又嚴州子陵釣臺之地無別草
木盡白茅也蓋表其潔清之意仁和郎瑛登之亦有
句云乾坤留節義草木顯清風

金剛纂

滇中有草名金剛纂其幹如珊瑚多刺色深碧小民
多樹之門屏間云以辟邪此草性甚毒犯之或至殺
人大抵以毒辟毒之意如醫家用毒藥驅毒病也

房子官綿

曹操夫人與楊彪夫人書送房子官綿百斤古文苑
誤爲官錦而注者妄解按魏都賦綿纊房子晉陽秋
有司奏調房子睢陽綿武帝不許水經注房子城西
出聖白土可用濯綿

苜蓿

西京雜記曰樂遊苑中自生玫瑰樹樹下多苜蓿一名懷風時或謂光風在其間常蕭蕭然照其光彩故曰苜蓿懷風茂陵人謂爲連枝草

紅藍

山下有紅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黄挼取有上英鮮者作烟脂婦人採將用爲顔色匈奴名妻作閼氏可烟支 習鑿齒與燕王書

鍾山菜

周顒隱鍾山王儉謂曰卿在山中何所食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又問何者最佳曰春初早韭秋暮晩菘 齊書

灌韭

衛有一夫負缶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晢過教之曰有機重後輕前命曰桔槔終日詭九百區丈夫曰有智必有機心我非不知不欲爲也 說苑

别味

衛倫言味稱魏故侍中劉子陽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子曰師曠識勞薪易牙别淄澠子陽今之妙也定之何難倫因命僕取樝楔以進子嘗之曰麥也有杏李柰味三果之熟也不同子焉得兼之倫笑而不言退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君將來家實多故杏時將發燥以杏汁李柰時將發又燥以李柰汁故兼三味

君子粟

桓公觀于野曰何物可比君子之德隰朋以粟對管子曰苗始初生也眴眴乎似孺子安之則安不得則危命之曰禾可比君子桓公曰善 管子

重黍

孔子侍食先黍後桃哀公曰黍以雪桃非爲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黍者五谷之長郊祀宗廟以爲上盛菓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爲妨于教害于義故不敢公曰善哉 家語

百穀

楊泉物理論曰稻粱菽各二十種爲六十疏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

五粱禾

王莽種五粱禾於殿中先鬻鶴髓玳瑁犀玉二十餘物漬馬此黃帝穀仙之術也注五粱禾即五色禾谷永玉德是

物根五行

麥種之秋而焦于夏火剋金也麥穗直而芒有兵象焉穀種之春而焦于秋金剋木也穀穗垂而毛有木象焉

種桑

種桑五月取椹著水中濯灑取子陰乾之肥田十畝荒久不耕者善好耕治之黍椹子各三升三合和種之黍桑俱生鋤之令稀疏調適黍熟獲之桑生正與黍高下平因以利鎌壓地刈之曝令燥放火燒之桑至春生一畝食三箔蠶　氾勝書

摩頂松

玄奘法師往西域取經手摩靈岩寺松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吾歸即東向使弟子輩知之既去其枝年年西指一年忽東向弟子曰教主歸矣果還至今謂之摩頂松　大唐新語

怪松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餘怪松圖披之甚駭人自盤根于岩穴之內輪菌逼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㶁砢然蹙縮然幹不假枝枝不假葉有若龍攣虎跛壯士困縛之狀　陸龜蒙賛

竹名草

予嘗題墨竹以竹爲草或云草以歲爲榮枯竹耐久不凋草何足以當之予時亦無定見後見山海經叙山之草木每以竹爲草屬始自喜有據又見晉人論草木之有竹猶鳥獸之有魚自是天地間一種此說亦奇

梅

梅品不一有重葉梅綠蕚梅鴛鴦梅紅梅范至能爲譜獨取古梅其枝樛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花身又有苔鬚垂于枝間或長數寸風颺綠絲飄飄可翫去

成都二十里有臥梅偃蹇十餘丈相傳唐物也清江酒家有大梅如數間屋可羅坐數十人平生見梅奇古惟此兩處大都梅貴韻勝格高其新接穉木一歲抽嫩枝直上或三四尺者吳下謂之氣條此直取實規利無所謂韵與格矣

娑羅樹

歐陽詠娑羅曰伊洛多奇木娑羅舊得名常于佛家見宜在月宮生此樹每枝生葉七片花如粟花今南都弘濟寺前有三株王保太監西洋帶回者唐李邕

作碑記有惡禽不集凡草不茈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容叅云七葉木梅聖俞詩云主簿堂前七葉樹皆是也

普舍樹

施南縣普舍樹昔覃氏祖于東門關伐一異木隨流至地那車復至根而活四時開百種花覃氏子孫歌舞其下花乃落取而簪之他姓往歌花不墮

黄楊樹

夷陵山谷間多黄楊樹予時從舟行望見之嶄嶄山際有可愛之色賦以歌之枝蓊鬱以含霧根屈盤而帶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栢上臨千仞之盤下有驚湍之濆激日薄雲昏煙飛露滴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乃知張騫一見須移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頭之客　歐陽公

梧桐

梧桐以知日月正歲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為一月至上十二葉有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也又法欲識來年閏先觀冬至零如剩五日

閏五月剩六日閏六月

風聲木

太初二年東方朔從西那國還漢得風聲木十枚實如柚實風吹枝如玉聲因以為名有武事則如金革之响有文事則如琴瑟之响上以枝賜人有疾者枝汗出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周世七百年枝未汗偓佺生于堯時三千年枝未折上以枝賜朔朔曰臣見枝三過枯死而復生里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乃五千年一濕萬歲一枯縉雲之世生于阿閣間也

平泉草木

李贊皇公平泉莊有歷翅檜婆娑如鴻雁之翅珠子栢實皆如珠子簾生葉上香聞數十步蓮房玉蓮每駢蔓之上上分五朶而實同其一房者也 賈氏談錄

陰陽栢

南渡時高麗國進陰陽栢二株僅二尺許高宗以賜王綯綯種之永懷寺殿庭之左右今栢高與殿齊每歲左花則右實右花則左實

人柳

漢苑中有柳狀如人號曰人柳一日三眠三起玉溪生江文嬀賦豈如河畔牛星隔歲止聞一過不比禁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

隋柳

煬帝自板渚引河築街道植以柳名曰隋堤一千三百里狄煥字子炎梁公後也寄南嶽自娱題柳云雨餘籠灞岸烟瞑夾隋河

禽經

禽經曰鵲以泓望鳴以貪顧鷄以嗔視鴨以怒睨雀

以猜懼燕以狂盱視也鸎以喜囀烏以悲啼鳶以飢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叫鴟以愁嘯鳴也

鸑

鸑鳥赤帝之精鳳凰之佐鷄身赤色文被五彩鳴中五音肅肅雍雍喜則鳴舞人君進退有度親疏有序則至一本曰心識鍾律律調則至鳴舞以和之

鶴

鶴性警八月白露降流草上滴滴有聲則集高鳴相警徙所宿處故曰鶴鳴戒露千歲變蒼又千歲變黑所謂玄鶴也

杜鵑

杜鵑一名杜宇一名子規一名謝豹一名陽鵲其名不一人之擬其聲者或云蜀國亡或云歸去好或云爹歸弗或云春去了大都此鳥至春末乃鳴及于初夏其鳴愈急可知其爲惜春也杜鵑外又有一鳥其聲四字爲節吳楚間皆有之楚人擬其聲曰割麥插禾吳人擬其聲曰摘桑看果此鳥之鳴亦與杜鵑同有杜鵑不自哺子隨百鳥巢內寄哺子美詩云生子

百鳥巢百鳥不敢嗔反爲哺其子禮若奉至尊若此則百鳥似有意奉其子也又有謂此鳥不自營巢當生卵時竊睹他鳥離巢輙吞其卵而自遺卵他鳥歸誤以爲已卵孚而出之而哺之此說近是杜詩雖云體物猶未得其眞也至所謂割麥插禾亦如是二鳥多不露形惟令人聞聲又似無定形者氣候至或他鳥化形而鳴皆不可知猶之鰣魚當初夏時則遍滿江河舉網可得數片及過期覓一鱗不可得此物之未易博也

鴈啣蘆

鴈北歸必啣蘆越關則輸之淮南子以爲鴈愛氣力啣蘆以避矰繳俗傳以爲過海投蘆爲桴以息氣力或云輸蘆以供稅之說誕矣過海爲桴之說何秋來獨無而春來始蘆耶蘆避矰繳之說不知來時何以爲避且使上林射鴈蘆何能避耶予考鴈從風而飛春夏南風故北飛秋冬朔風故南飛秋冬過南食肥體重故借蘆以助風力耳塞北風高則無事此故投于鴈門關

報更鳥

山鳥每至五更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中眞率漏聲也憶曩居小崑山下時梅雨初霽座客飛觴適聞庭蛙請以節飲因題聯云花枝送客蛙催鼓竹籟喧林鳥報更可謂山史實錄

鳥有智

陳所敏云鸂鶒能勑水故水宿之物莫能害啄木遇蠹穴能以嘴畫字成符蠹魚自出鴉有隱巢故鷙鳥莫能見燕銜泥常避戊巳故巢不傾鸛有長水石能于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即銜艾置巢中燕遂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也

鳥別

鳥大不踰燕其聲曰莫摘花果人謂之護山鳥不見其形但聞其聲如杵舂敲磕人謂之葛仙翁搗藥鳥鳥之壽者無如烏舊說三鹿死倒一松三松死倒一烏

鳥性南

鳥之性南向鴉鵲晨南昏北蝙蝠昏南晨北南出而北還也鴈之南也鶴鸛亦南即鶤鷄鶬鴰梧同黃雀之

徵亦南不問遠近但見其南耳

蜀雞

魯鷄固能矣注云大雞也今蜀雞爾雅雞大者蜀韓文公守戒曰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是又以蜀雞爲小也

雞師

羊溝之雞三歲爲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羊溝鬬雞處株魁師也雞畏狸也

雞憚犧

孟賓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爲犧也遂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矣左傳

物貴遠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雞頭戴冠文也足有距武也見敵敢鬬勇也有食相呼仁也夜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出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稻梁無此五者而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韓詩外傳

蠭義

王元之蠭記云兎和寺多蠭僧爲予言之甚具予愛其王之無毒似以德而王者又愛其王之子盡復爲王似一姓一君上下有定分者也又愛其王之所在蠭不敢螫似法令之明也又愛其取之得中似什一而稅也頃又見楊文貞公作義蠭記云蠭擁王子出爲童子所殺蠭竟潰亂不五日盡死夫以德而王分民而居號令嚴明賦斂得度且首領亡則俱死不復事他姓若蠭者亦可謂善國矣

蟬

吟喬樹之微風韻資天縱飲高秋之墜露清畏人知潔其身也稟君子達人之高蛻其皮也埒仙都羽化之靈駱賓王

螢

光不周物明足自資偶仙鼠而伺夜荊州玉泉寺有蝙蝠大如鴉白如雪名仙鼠對飛蛾之赴燭類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同至人之無迹懷明義以應時駱賓王

蝗蝻

蝗飛下卽交合數日產子如麥門冬狀日以長大又

數日其中出如小黑蟻者八十一枚即鑽入地中詩注謂螽斯一產八十一子即蝗之類也其子入地愈深或不能出俗傳雪深一尺則蝗入地一丈東坡雪詩遺蝗入地應千尺是也蝗災每見于大兵之後或言戰士冤魂所化故之捕蝗者羣呼聚噉蝗不爲動王鳴擊金鼓則聳然而聽若成行列理似或然

木鳳天巧

公輸之刻鳳也冠距未成翠羽未樹人見其身者謂之鶢鶋見其首者名曰鵜鶘皆訾其醜而笑其拙及鳳之成翠冠雲聳朱距電搖錦身霞散綺翮焱發翽然一翥翩翔雲棟三日而不集然後讚其奇而稱之

龍虎

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與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于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 管輅別傳

五龍

遁甲開山圖榮氏解曰五龍昆弟五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次曰宮龍土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

周穆八駿

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天子主車造父爲御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驂盜驪而左山子伯夭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東南翔行馳驅千里

馬式

馬援善別名馬于交阯得駱越銅鼓鑄爲馬式上之表曰臣事楊子阿得西河子輿相馬骨法晉武帝時東門京鑄銅馬法獻之詔立于魯班門外更名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鞠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詔置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 後漢書

馬齒

稱馬之法必視其齒歷勞逸而調習之馬四年而兩齒五年而四齒六年而六齒成矣七年而右一齒缺八年而上下兩邊各一齒缺九年而上下盡缺十年

而下兩齒齙十一年而下四齒齙十二年盡齙十三年下二齒平十四年下四齒平十五年下盡平十六年上兩齒齙十七年上四齒齙十八年上盡齙十九年兩齒平二十年上四齒平年之長少惟馬齒最準故人自謙曰犬馬之齒長

舞馬

中宗時殿中奏蹀馬之戲宛轉中律遇作飲酒樂者以口銜盃臥而復起玄宗嘗令教舞馬四百匹分爲左右目爲某家寵某家嬌衣以文繡絡以金鈴飾其鬣間雜以珠玉其曲名傾盃樂歎其曲無不奮首鼓尾縱橫應節

畫馬

李伯時深得畫馬名法雲秀老謂曰念在馬沒後必墮馬腹胡不此之懼而以誘人乎伯時懼然巳教以學書觀音此念既專彼念自薄

馬蹄聲

昔人善聽聲聞丁公馬蹄聲曰旬月必拜相又聞其假聲曰必出而西行皆驗以是觀之小人名位素定矣易謂小人道長不以是乎又以知宋宰相乘馬今達官肩輿行謂馬卑也唐宋拜相則築沙堤或以便於馬

犀角

犀以黑爲本其色黑而黄曰正透黄而有黑邊曰倒透正者世人貴之其形圓謂之通天犀南中有僞者磨之漸熱乃驗犀性凉磨之不熱

龜屬

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攻龜用春各以其物入于龜室注云天龜玄地龜黄東青西白南赤北黑是其色也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靁右倪若是其體也六龜各異室爾雅三足君山六脟史記有北斗南辰八風九州之稱何種種也

河豚信

河豚東拜則東風信應西拜則西風不爽唐詩河豚

吹浪·夜還風故云信及豚魚

狐鳴

宋鄒志完南遷過永州僧山岩岩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志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鳴為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岩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伽客一夜飛鳴報老禪大抵老狐能魅人以覬久生能變化但未聞有前知貴人者狐能前知固獸中之仙與

狨

狨似猿猱而長尾尾色紅去來林間如飛猿猱之族千百為羣出朱山核狨至莫不俯首帖服不敢張目視狨歷視其肥腯者取小石或落葉識其首噉且飽狨臥或乞去猿猱散走其首有識者惴惴待牙吻無動其黠者乘間竊取首所識移之儕己得脫去而鄰代之矣

獅

弘治中西番貢人獅一番人長與之相守夜則同宿于木籠中又畜二小獸名曰吼形類兎兩耳尖長僅長尺餘獅作威時即牽吼視之獅畏服不敢動蓋吼溺着體即腐吼猖獗又畏雄鴻引吭高鳴吼亦畏服俗所謂獅子吼非也

脉望

何佩嘗於古書中得一髮捲規四寸許回環無端用力絕之兩端滴水投之於火亦作髮氣莫知何物也後與方士言之驚嘆曰君不得仙命也此名脉望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而為此夜仙當天從規中望星使立降可求丹度世

即且甘帶

莊子言即且甘帶即且蜈蚣帶蛇也嘗見一蛇出遊忽有蜈蚣躍至自蛇尾循脊而前至其首蛇遂伸直不動蜈蚣以左右鬚入蛇兩鼻久之而出蜈蚣既去蛇已死矣始知所謂甘者甘其顱也聞蜈蚣遇蝸篆即不能行蓋物各有所制如海青鷙禽也而獨畏燕象猛獸也而獨畏鼠其理亦然

名實

野丈大謂之田父河上姹女謂之婦人堯舜禹稷謂

之飲食龍肝牛膝謂之爲肉野犬人等俱藥名世人不知其名誤稱耳搢
井得人謂言自土而出三豕渡河云豕行水上凡此
之類不可勝言故狐狸二獸因其名便合而爲一蛩
蛩巨虛其寔一獸因其詞繁分而爲二

物類生育

物之種類不同其生育亦異蠶蛾懷子出卵始與雄
交交則放子若無雄則子放而不育諸魚懷子不交
放子則有雄魚泄精順水著子謂之放白魚種始成
如遇鯉則爲鯉遇鯖則爲鯖也松有四鰓鱸即蘇子

所稱巨口細鱗者其魚于夏初放子著蘆葦間如水
旱則子得日曬化而成魚水湧則子不得曬盡成蘆葦

物相制

乾爲駮駮鋸牙食虎豹一名茲白凡物食物天生相
制之義非但力之也駮未必力虎豹虎豹食鹿豕牛
馬鹿豕牛馬見之則顫而屎斯有制之者非力之罪
也如猬小而降虎豹是也在人如君制民夫制妻在
禽如鵲得見鵲擊鳶

物義

唐有舞馬祿山使舞不就而戮之昭宗時又有猿賜
以緋衣謂之猴部頭朱温既篡引坐側猿忽擲號裂
衣温叱殺之宋有秦吉了能人言夷酋欲以錢十萬
貨之主人告吉了曰貧故貨汝吉了云我漢禽不願
入蠻夷因不食死此可與元時義象宋將白鵬並稱
見物之有過人者吉了事載邵氏聞見錄

纜精

予貫舟濟江艄人爲言江有纜精能棄風濤爲人害
予不之信或曰昔有患脯臟嗜油不息者醫以計出

出之得一物如大蚓焚之作髮氣焉乃悞吞人髮所
致吳王食鱠而棄其餘于水後復生爲魚故至今江
中有魚曰王餘焉而草之爲螢木之爲蠹蠹之亂子
程朱亦信之無貳則巨纜沉水又化爲[illegible]奇可知也
予曰延平實劾傳之或謬

翼學編卷之二

廣漢朱應奎麗明父編述

豫章魏時應因是父校訂

格致集

奇石

肇慶岩硐中石乳溢出結成人物之狀者甚衆其瀕海處則有石蠏石蛇之屬首足尾甲皆具而端溪之可以爲硯者又往往五色成文萬象皆具宛若繪畫比楚蜀吳越趙所產文石質勝因知恒山之圭璧柳

谷之璸玦果足以証器車之出而太華仙掌峨眉佛鏡之類皆奇形異狀生有相似非神迹鬼工也

醒酒石

李贊皇公於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怪石爲園池之玩有醒酒石猶寶惜醉則踞之戒子孫云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經黃巢之亂有監軍得此石贊皇孫延古因太師張全義復求之監軍不與全義怒笞殺監軍夫德裕之留記延古之復求監軍之不與全義之杖殺可謂四癡矣山石之爲祟如此

武康石

武康石色黑而潤文如波浪人家園池疊假山以此爲奇大至尋丈者絕少或云出海島中水洗而成文海舶取以壓風者入蜀自棧道過鳳縣嶺純是此石人家用作短墻有甚佳者摺皺成文而方整可坐其品格頗多惟疊雪者爲甲橫文疊起如摺有黑白層疊相間者有白石作腰帶圍者曰玉帶流水其文皆堅麻衣如人衣麻之狀錦犀紅黃色相間成文虎皮

大文圓嵌作黃黒色麻皮如畫家麻皮皴海石蒼黒色面作攀頭紋鬼面石紋突出而獰狠有透漏如太湖石謂之湖石武康嘗欲聚而作譜恐未能悉其品也

靈壁石

趙邦永本姓李李全將也趙南仲愛其勇納之改姓趙氏入洛之師實爲統軍嘗過靈壁縣道傍奇石林立一峰巍然嶒崪秀潤南仲立馬傍睨撫玩久之後數年家居偶有以片石爲獻者南仲因詫諸客以昔年符離所見者邦永時適在傍聞語即退纔食頃致

百兵昇一石而來植之庭間儼然馬上所見也南仲駭以爲神払所從來則云昔年相公注視之際意謂愛此隨命部下五百卒輦歸而來欲獻適聞所言始敢以進南仲爲之一笑

六石

滎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上銳又一如世間道士存思圖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又一空中而隱外若癃瘻殃疝病不好物者又一色紺冰而理平安彈之好聲璠爲象江守三年不病瘴平安寢

食後還長安無家召婦兒寄止人舍下討輦六石道費俸六十萬璠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李義山記

試劒石

試劒石不獨虎丘有之武夷山六曲邊有控鶴仙人試劒石又武昌縣郭外西山蘇子瞻建九曲亭其亭傍有孫權宮亦有試劒石山西亦有楊六郎試劒石

摩磋石消石

雜路載摩磋石出西番山石澗中辟諸毒爐火本草云陽石也袁宇記三佛齊國南海水中有山五色聳峙其石有小竅每船過其下水流如湧人或以刀斫擊之有石迸入船中即此石也燒之有硫黃氣昇玄子伏永圖有試鳥場消石法云其色青取白石英灸令燕將點上便消入石中道書言出鳥場國能消金石爲水服之盡得長生其石出處氣極臭惡飛鳥不能過其上人或單服從之過身上諸虫盡化爲水而得長生矣形若鵝管者佳爐火本草云消石陰石也此非石類即鹹鹵煎成今呼鹼消是狐剛子粉圖云青消石一名北帝玄珠又三十六水方化曾青用正

消石則消石有正所謂神物也

石鼓文

車攻吉日二詩蓋宣王時人作必太師採得二詩而宣王纂括成篇刻之石鼓其鼓十枚書皆籀文豈朱子在南宋不曾見此石鼓故詩傳不載黃昭素有和昌黎歌車攻即類宣王詩四牡東征豈西適周家蒐苗世有專平岐嶓洛定何擇大篆分明史籀手誼楚畢畢巳毛磔况復李斯七日歎弱骨今猶想葛嶧

石函

孫雩居守漢陽山民斵石之內坎有白龜在焉獻而放之于江天寶中李愿物開砥柱石中得古鐵犁鏵有平陸字因改爲平陸縣開貞陵于堅石得金蝕半股其長如掌餘尚銜石中潯陽役夫鑿一石石中又有小石若碑版視之乃王逸少書頭眩方可異也黃長睿謂埋没既久土或變石是故刻入于石中耳不足怪余思之亦有理正如琥珀内蟻蟲水晶内桃花片耳然文王秉石破而得金蠶杜綰石墜而得石魚又若自然一種化機也

關司遺跡

陝西藩司本唐宰相府前堂屏扆後有方石池中刻波浪紋云是宰相冰果之器後堂簷下有一石池中地稍高四周有走水渠云是宰相用以刲羊觀此知其奓極又有釘官石石理中斷釘歷歷可見云唐擧子以此自占其後凡釘入者終身利達不入者不利往往有驗云

玉龍膏硇砂

洪炎雜家安南有玉龍膏南人用之化銀液說者云此膏北來則及禍于延德使高昌行程云北庭山中出硇砂常有煙氣湧起而無雲霧至夕光燄如炬火照見禽鼠皆赤彩着皮履即焦

玉產

稷翼之山及鹿臺山上多白玉榆次之山多嬰垣之玉泰冒之山洛水出焉其中多藻玉密山之上丹水出焉其中多玉膏其源沸湯黃帝是食玉膏之出五色乃清五味乃馨堅栗精密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山海經

玉如意

時有握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布雲母于其上開之得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螭虎如蠅蟬等形人莫識者吳大帝以問綜答曰昔始皇東遊以金陵有天子氣乃鑿諸山岡起處輒埋寶物以當王者之氣 胡綜別傳

孔子璧

鍾離意爲魯相省視孔子教授堂男子張伯除草階下土中得璧七枚藏一以六白意意解中素書文曰

後世修吾書董仲舒擕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取其一意召問伯果叩頭出之事類賦張伯攘之而見欺

漢璽

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每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汲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龍上角缺

剛卯

剛卯王莽傳剛卯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金玉刻作兩行書曰正月剛卯又曰疾日剛卯凡六十六字以正月卯日作此印佩之以祓除不祥漢姓劉以劉字卯金刀使金刀之利不得行也輿服志長一寸二分方六分又云剛卯漢制莽禁之金刀莽所鑄錢後復禁之

太山神枕

泰山父者漢武帝東巡狩見父頭項白光高數尺帝問之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有三十二窾二十四氣八窾應八風臣行之轉少而齒生仙傳

麈尾

張譏善談論後主在東宮造玉柄麈尾新成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于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常幸鍾山興善寺詔從臣坐松下敕譏講論時索麈尾未至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以代麈尾陳書

威斗

避暑錄載韓玉汝家有王莽銅枓狀如勺以今尺度之長一尺三寸其柄有銘曰大官乘輿十湅銅枓重三斤九兩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十二月工遵造又觀隸釋載新莽候鉦銘候鉦重五十來斤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古工二晦造考天鳳四年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以五石銅爲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既畢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其用如此觀制度亦相似第尺寸差殊耳又觀南史有人開玄武湖於古冢上得一銅斗帝以訪朝士何承天謂此亡新威斗莽三公亡者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公居江左者惟甄邯必邯之墓俄啓冢又得一斗復有石銘太司徒甄邯之墓

入皆服其博識候鉦無所考據銘云重五十來斤來字上加一點是㳟字古人七字有如此借用者因知北齊文宣以七爲㳟而誅弟上黨王渙其指亦有自

寶鏡

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轉絲繩係身寶鏡一枚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爲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 西京雜記

火齊飛精鏡

周靈王有火齊鏡暗中視物如晝向鏡則聞影底聲周人見之如神華胥國所獻任仲宣有飛精鏡南牧洞庭風浪泊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持鏡去云水府寶出世當歸也

物應時

范文正公家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碁子每至此時則博碁中明如月循環不休又有市人燕家十二鏡能應時自鳴李雁山公宋宗有皆各見一爐鼎上有十二孔應時出香俱不可曉

百朋

錫我百朋蓋二貝爲朋莽五貝也按班固食貨志元龜岠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注冉龜甲緣也岠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兩貝爲朋二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又有公龜九寸直五百爲牡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么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牡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

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貝不得爲朋也

波斯識寶

昔波斯國賈人來朝善識寶氣見一古墓謂其中有寶乃謁墓隣以錢數萬市之墓隣靳不與賈人曰汝無庸耳此墓已五百年無主矣隣人乃始受錢賈人發之諸皆化盡惟有一心堅硬如石鋸解觀之其紋爲佳山水青黛相錯如畫傍立一女麗容艶粧凭欄

凝睇蓋必此女生而愛山朝夕吐吞青氣故凝結不散如此孟子所謂志一動氣也宋潛溪文集

攻金

周禮曰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為聲㮚氏為量段氏鑄器桃氏為刃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

鹽別

環慶之墟有鹽池產鹽皆方塊如骰子色瑩然明徹蓋即所謂水晶鹽也池底又有鹽根如石土人取之規為盤盂凡煑肉貯其中炒勻皆有鹹味用之年久則日漸消薄甘肅寧夏之地又有青黃紅鹽三種皆生池中

鹽產

鹽本煑海而成亦有井山池木石種類匪一井則邛南西川井凡八百二十二隴西有西河縣鹽井漳縣鹽井乃今滇南井二十餘山則永康軍之崖沈括筆談謂鹽生於土崖之間池則冀之河東有鹽池長五十五里廣六里周一百一十四里又安邑一池東西二十里南北二十里晉陽雲中鴈門渤海俱有鹽池靈州有七池慶陽有大小二池會州一池寧夏衛有二大鹽池一小鹽池東平有鹹泉池五原有四池而石與木則皆胡地女眞國鹽生木枝上浡泥蘇禄彭亨暹羅亦有鹽海西方鹹池堅且鹹即出石鹽湯口域有石鶯以為鹽木竭鹽成甘木有石鹽

建州龍焙茶品

建州龍焙面北謂之北苑有泉極清澹謂之御泉用其池水造茶即壞茶味惟龍園勝雪白茶二種謂之水芽先蒸後揀每一芽先去外兩小葉謂之烏帶又次取兩嫩葉謂之白合留小心芽置水中呼為水芽聚之稍多即研焙為二品即龍園勝雪白茶也茶之佳者無出于此每胯計工價近二十千其他茶雖好皆先揀而後蒸研其味次第減也茶有十綱第一第二太嫩第三最妙自六至十小團至大團而止第一

名曰試新第二名曰貢新第三名有十六色第四第五各有十二色已下五綱皆大小團也

蜀沙坪茶

七文錫茶譜云玉壘關寶唐山有茶樹懸崖而生笋長三寸五寸始得一葉兩葉名沙坪茶亦見相如凡將篇晉張景陽成都白兎樓詩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區

蒙山茶

蜀之雅州有蒙山山有五頂頂有茶園其中頂曰上清峯昔有僧病冷且久嘗遇一老父謂曰蒙之中頂茶嘗以春分先後多搆人力俟雷之發聲併手採摘三日而止若獲一兩以本處水煎服能除宿疾二兩當眼前無疾三兩固以換骨四兩即爲地仙矣是僧因之中頂築室以候及期獲一兩餘服未竟而病瘥容貌頓異後入青城訪道不知所終今四頂採摘不廢惟中頂草木繁密雲霧蔽虧鷙獸時出人跡稀到矣茶有霧鋑牙籛牙皆云火前言造于禁火前也文彦博詩舊譜最稱蒙頂味露芽雲液勝醍醐

茶瓶湯候

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爲煮水之節然近世瀹茶鮮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未就茶鑊故以第二沸爲合量而下未若以今湯就茶甌瀹之則當用背二涉三之際爲合量乃爲聲辨之詩云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車捆載來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綠瓷杯其論固已精矣然瀹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則過苦聲如松風澗水而遽瀹之豈不過于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向來之所未講者也因補以詩云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

茶夾銘

武夷溪邊神仙宅家石筋山脉鍾異於茶馨含雪尺秀啓雷車蘅鮮怒生粟粒露芽采之擷之收英斂華松風煮湯味薰煙霞 程宣子

唯酒

公燕公樂每酒行一終伶人必唱嗺酒然後樂作此唐人送酒之辭本作碎音今多為平聲文士亦或用之王仁裕詩淑景易從風雨去芳樽須用管絃嗺

藍尾酒

白樂天詩三杯藍尾酒一楪膠牙湯解藍作啉出侯白酒律謂酒巡匝末坐者連飲三杯為藍尾蓋末坐遠酒行到常遲故連飲以慰之以啉為貪婪之意或謂啉為燷如鋏入火貴出其色似非

郫筒酒

山濤治郫用筠管釀酴醾酒兼旬方開香聞百步杜詩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沽按丙穴蜀志在梁山文選注云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

歡伯

酒謂之歡伯焦贛易林辭云酒為歡伯除憂來樂福喜入門與君相索伯音博協音也王琪有金陵飲酒詩蜀江雪浪來天際一泒泉舂寶釵碎蓋謂水碓舂金釵糯也

飲禮

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沈不可以湎

司尊彝解

周禮司尊彝詔其酌曰醴齊縮酌縮即漉也醴齊糟而濁須編茅漉去糟滓所以明潔而酌于尊也醆酒即盎齊清即冬釀清酒盎齊差清止和清酒而泲之故詔酌云盎齊涚酌汁獻即鬱齊用鬱金草煮汁和

盎齊摩娑而泲之故詔云鬱齊獻酌此三者亦猶明潔清酒與醆酒于舊醞澤之酒也澤讀醳和醳醞釀之名

爵用豐形

鄉射禮設豐燕禮有豐注豐形似豆而卑三禮圖云罰爵作人形豐國名也坐酒亡國戴盂戒酒崔駰酒箴豐侯沈酒荷罌負缶自戮於世圖形戒後李尤豐侯銘豐侯醉亂乃象其形

飲啄有分

瀛之水上有二鳥一類鵠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

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終不易處其名曰信天緣一類鶩奔走水上不問水腐泥沙必唼唼然盡索之而後已無一息少休其名曰謾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謾畫均度一日無飢色視謾畫加壯大然則人之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視二物爲何如哉

卽栗杖

爾雅椋卽(音良)來(音栗)郭璞云今椋材中車輞本草云椋葉似柿兩葉相當子細圓如牛李子生青熟赤今作楖栗亦堪作杖范至能詩病憐楖栗隨身慣老覺屠蘇到手遲

方竹杖銘

噫其節高乎曰高其操堅乎曰堅其中虛乎曰虛其外圓乎曰圓然則胡爲而圓今此君能方矣蓋其德也全聽琴橫膝望月倚肩與高子乎周旋 陳瑩中

方竹記

高皇帝燕處武樓中詹同在左右偶理竹事帝曰竹之類其亦多乎同對曰其實晉戴凱之譜五十餘種或根如盤輪或節若束針或細則勝箭或鉅可爲舟有未能歷舉者大槩其色皆青其體皆圓也惟吳越山中有名方竹者最爲詭異四稜直上弗偏弗頗若有廉隅不可犯之色以故士大夫愛之往往采而爲節旣退獲一枝以獻帝摩挲觀之親御翰墨草方竹記一通

笻竹杖贊

厲廉隅而不劌故竊比於彭聃之壽屈曲而有直體能獨立於雪霜之後伯夷食薇而淸陳仲嚥李而瘦涪翁晝寢蒼龍掛壁涪翁履危心如鐵石窮山獨行解兩虎爭終不使卞莊乘間而孺子成名 黃魯直

席理

席具化理其茂一橫一直者二儀也一顯一伏者陰陽也一篾顯伏者陰陽一道也篾必錯三而成文者三才也織之必自中起者極也形必方者四方也制器尚象孰不由之而人知之乎

劒

吳干之劒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五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按于

將作劒未成乃曰吾師俱入爐冶莫邪亦曰先師鑠身以成物于是干將夫妻斷髮剪指投之爐中使童女三百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縵理

鐘鼎銘

韓子謂鐘鼎之銘皆嵾吾之跡華山之博也蔡邕謂唯郭有道無愧昌黎猶不免諛曰樂天立碑詩曰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

九鼎

周本紀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𢾊狐秦始皇本紀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滿水李氏曰是時泗水在彭城宋之分境鼎何緣而至宋夫取九鼎者秦昭襄也始皇乃莊襄之子也世數年歲相去不遠始皇東遊過彭城於泗水欲出周鼎竟不得兩說牴牾如此

紫石潭

紫石潭硯也徐玄之夜讀書見人物如粟粒數百皆具甲冑一赤幘紫衣者行案上傳呼曰蚍蜉王欲觀魚于紫石潭顧左右取漁具入硯中獲小魚數十

銅雀硯

銅雀瓦世傳鄴城古瓦夫魏之宮室焚蕩于汲桑之亂久矣鄴中記曰北高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蘚筒瓦覆故油其背版瓦仰故油其面筒瓦長二尺濶一尺版瓦長同濶倍之今得其眞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白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見古磚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

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塼筒者花紋年號如磚內員外方用承簷溜亦可以爲研鄴人有言曰銅雀瓦研體質細潤而堅於石不費筆而發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絕無鄴民乃僞造以給遠方王荊公詩曰吹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託虛名動世人

藏墨銘

裝墨有法藏有訣遠溼懸葛囊臨風度梅月欲燥不欲潤欲凉不欲熱高處以養其體綏用以老其衡如

石之堅如漆之黑爾硯既潔爾泉既冽兎穎含霜楮英飛雪中有客鄉文房四絶 趙孟謙

筆經

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爲刃要者爲輔參之以檾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鉤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此數言可題爲筆經又筆偈云圓如錐捺如鑿只得入不得却言縛筆法也

三品筆

元帝爲湘東王時好文學者書常紀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筆有三品或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孝全者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銀管書之文章贍逸者斑竹管書之 梁書

削

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于方策謂之削魯爲詩書之國故考工記以魯削爲良自後蒙括創筆南朝有姥善作筆開元中筆工名鐵頭能瑩管如玉宣州有諸葛高常州許頡大抵尖齊圓健爲四德柳帖云副齊則波切有馮管小則運動有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筆之玄樞盡是

書板本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南齊沈驎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紅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二十四卷在巾箱中後魏裴漢借異書躬自録本其勤與編蒲緝柳一也國史藝文志唐末益州始

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詔儒臣田敏校九經鏤本於國子監宋初廣諸義疏音釋令孔維邢昺讎定頒布

黃紙卷軸

古者寫書俱用黃紙有誤以雌黃水塗之而更改其上晉王衍言語未安隨即改口故號口中雌黃令人乃以好褒貶人之得失者謂之雌黃誤矣嘗見洪邁進萬首唐詩表內亦云用雌黃水塗字則宋人亦用黃也又古人書俱卷成軸故曰玉軸牙籤鄴侯家多

書架插三萬軸眞誥中謂一卷爲一弓道書以一卷爲弓音周與軸通及考字書無弓字止有弓音鳩相糾繚也

碑書

杜征南序續之碑一樹山椒一沉淵湫以虞陵谷之遷用意良深而飽溶有襄江未陵魚龍識字之嘲此斷傳而弗傳者也若黃文節公書南極老人四字于戎州堪嵒而李文簡公讃之云日星昭垂忠孝心畫趙忠簡丞相題武夷山有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常

送海濤來之句紫陽朱夫子書天風海濤字以致仰止之懷此不斷傳而傳者乎

蒲葵扇

李商隱詩何人書破蒲葵扇記看南塘移樹時蒲葵棕櫚也晉陽秋謝太傅鄉人有罷縣詣安安問歸資答曰惟有五萬蒲葵扇安乃取其中者執之其價數倍又王羲之見老姥持六角扇賣之因書其扇各五字老姥初有難色羲之謂曰但云右軍書以求百金姥從之人競高價以鬻

奇藍香

占城奇南出在一山酋長禁民不得采取犯者斷其手彼亦自貴重星槎勝覽作琪楠潘賜使外國回其王餽之載在志則作奇藍此當是的

物益

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閒杖令人輕水令人空雪令人曠劍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人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彝鼎令人古

指南車

指南車舊傳周公所作越裳氏重譯來獻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軿車五乘皆爲指南之制越裳氏載之周年而至其國秦漢其制無聞後漢張衡始復創造漢末其法不存魏明帝始令博士馬鈞造之晉亂又亡石虎使解飛姚興使令狐生又造宋武平關中得之其制如鼓車設木人于車上舉手指南車驟廻轉所指微差至齊祖冲之又造之今鹵簿中亦不復聞矣世所用惟術家鍼盤用水浮鍼視其所指以定

南北近年吳越閩廣屢遭倭變倭船尾率用旱鍼盤以海辨道獲之倣其制吳下人始多旱鍼盤但其鍼用磁石煑制氣過則不靈不若水鍼盤之細密也

五路車

周禮曰巾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太旗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太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太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太麾以田以封蕃國

踏踘

踏踘始於軒后軍中練武之劇以革為圓囊實以毛髮今則鼓之以氣又有衮弄飛弄之技不知始于何人國初彭氏雲秀以女流清芬挾是技遊江海叩之謂有解一十有六詹同文賦之以衮弄行

棋圖

古棋圖之瀍以平上去入分四隅為亂交雜難辨徐鉉政為十九字一天二地三寸四時五行六宮七斗八方九州十日十一冬十二月十三閏十四雉十五望十六相十七星十八松十九客甚於簡便

賨人舞

高祖募取賨人定三秦封范目為閬中慈鳧鄉侯并復除目所發賨人盧朴沓鄂度夕龔七姓不供租賦閬中有渝水賨人左右居鋭氣喜舞高祖樂其猛鋭數觀其舞後令樂府習之

盧敖遊

盧敖遊北海至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敖與語曰唯敖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會又覩夫子不識可

與敖為交乎士交曰今子遊始此而語窮六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不可以久居乃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視之弗見乃止淮南

擊壤

周處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手廣後鋭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前遂於三四十歩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部

渡瀘

建興元年南中諸郡皆叛三年春孔明率衆征之其

秋黍平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中有蛇毒炎夏卽發觸之者死惟冬夏可渡言五月渡瀘以見非得已也

事難齊

陰陽貫錢四時一緡錢亂而成緡巳矣向背上下難仍也四時成歲巳矣明晦雨暘難仍也

物化

橄欖爲楫撥魚則浮亦磁石引針琥珀起草之類鱖骨鯁以玉簪花根汁滴之則化

宿沙

說古文者宿沙初作煑海鹽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瞿子使漁于山則雖十宿沙子不得一魚焉又曰宿沙瞿子善煑鹽使煑漬沙雖十宿沙不能得也

迷陽

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皆不曉胡明仲云荊楚有草叢生脩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爲迷陽其膚多刺故曰無傷吾行無傷吾足

虜重木拐

五代史契丹犯京師王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爲兒賜一木拐虜法貴之如中國几杖非優大臣不可得峻持歸虜人望之皆避道

秬黍葭灰

長子羊頭山秬黍可以累律河內葭莩灰可以布琯非其地則無驗今長子與河內地相連屬豈天地之氣鍾于此耶

哥窑

哥窑淺白斷紋號百圾碎宋時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處州人主龍泉之琉田窑生二所陶青器純粹如美玉爲世所貴卽官窑之類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

古量

潏水云㮚氏爲量鄭玄以方尺積千寸此乃九章米粟法某家舊有一古銅敦乃周成王時物甘人侵邑命正人出師復邑邦賜有功師氏而數亦皆備

顏高弓

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定八年傳公侵齊門于

陽州士皆坐列曰顔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顔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豈斯人與家語作顔刻孔子世家過匡顔刻爲僕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樊遲爲右有若與微虎之霄攻則顔高以挽彊名無足怪也

弓制

周禮弓人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又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鈞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鈞量其力又參鈞鈞者三謂之九和

懸弧

內則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賈誼新書胎教篇懸弧之禮東方之弧以梧南方之弧以柳中央之弧以桑西方之弧以棘北方之弧以棗五弧五分矢東南中央西北皆三射其四弧餘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

之左中央之弧餘二分矢縣諸社稷之門左內則國君世子之禮新書王太子之禮也

佛郎機

佛郎機銃原出于佛郎機國曾見正德間遣使臣進貢名必丹曾帶此銃有管長四五尺其腹稍大開一口以小銃裝鐵彈子放入銃腹內藥發則子從管出甚迅每一大銃用小銃四五箇以便輪放其外又用木裹以鐵箍三四道束之詢之曰恐彈發時銃管或裂故也近閱海防圖編畫佛郎機銃每個約重二百斤每個用提銃三箇每個約重三十斤又有一架與其原制不同想必我中國增添之者又有一種小于佛郎機銃有架可以轉動者我中國原有此物非佛郎機銃也予謂此銃用于海船甚利以之守城亦可若臨陣不如神鎗火砲之便也

濉渙文錦

東留風俗傳曰襄邑縣南有渙水北有濉水傳曰濉渙之間能文章故有黼黻藻錦日月華蟲以奉天子宗廟服御焉

輕容方空

紗之輕者有謂輕容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宮詞云㵾羅不着愛輕容元微之有寄白樂天白輕容樂天製而爲衣元豐九域志越州歲貢輕容又有謂方空者漢元帝罷齊三服官注云春獻冠幘縱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縱與纚同卽今之方目紗也後漢章帝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荊公詩云春樹猶未着方空

玉條脫

南部新書載大中間上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溫飛卿續之飛卿以玉條脫應之宣宗令以甲科處之爲令狐綯所阻除方城尉綯嘗問其事于飛卿曰出南華眞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後飛卿詩有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北夢瑣言謂眞經無玉條脫事不知當時何所據余謂眞誥玉條脫事正在第一篇中謂華陽第一篇可也考飛卿集有題李羽故里一詩終知此恨銷難盡孤負華陽第一篇又盧氏新記唐文宗一日問宰臣古詩輕衫襯條脫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卽今之腕釧安妃有金條脫是臂飾也一事而所載不同

浮橋

昔杜元凱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衆論以爲殷周所都經聖賢而不作預曰造舟爲梁文王所制乃訖作焉晉武帝舉杯祖屬李成進晉軍德勝以葦筰維大艦爲浮梁以免舟兵往來之勞唐莊宗解衣賜焉

瞳

獲狐鳥瞳人其狀赤色故夜見晝不見人目中瞳人

黑色故晝見夜不見犬馬瞳人黃色故晝夜俱見諸魚目中瞳人眼淚所覆故水見陸不見人目中瞳水泡所成故陸見水不見龜鼈蝦蟆水蛭瞳人骨之所成故水陸俱見也

蛻骨

世所稱神仙蛻骨者凡二其一丁野鶴蛻骨在杭城吳山其一高辛氏時醛眞人蛻骨在句容玉淸觀中大抵二骨高不及二尺皆坐像然其足俱裂入衣服不可得睹若此其眞贗不可詰矣

耳物

無錫有談愉號十洲一日偶挖耳耳中忽得銀一小塊重一分四釐是年肉價稱是賈月肉食之余聞大以奇後觀祝枝山志怪録則耳中得物更有奇于此者往年葑門一媪年逾五十令人剔其耳耳中得少絲綃帛屑以為偶遺落其中已而每治耳必得少物絲枕穀粟稻穩之屬為品甚多殆大駭怪而無如之何人亦任之不甚驚已且每收貯之二年七十有八而卒算其所得耳物幾一斛焉又云永樂中吳城有一老父偶治耳於其中得五穀金銀衣服器血等諸物凡得一箕後更治之無所得視其中已結淨唯其正中有一小木校椅製精妙椅上坐一人長數分亦甚有精氣其後亦無別異

龍附人

河東人有患耳鳴者時或作癢探之出蚯蚓輕白如[illegible]腹一日與其侶並耕忽雷雨交作語其侶曰今日耳鳴特甚何也言未既震雷一聲二人皆踣其一復甦其一腦裂而死即耳鳴者乃知龍藏其耳至是化去也又松江有衛某者季夫指甲中見一紅筋時或曲直或蜿蜒而動或懼之曰此必承雨灌手龍集指甲也衛因號其指曰赤龍甲一日與客泛湖酒半雷電繞舡水波震盪衛戲語坐客曰吾家赤龍得無欲去耶乃出手舡窗外龍果裂指去此正與青州婦人青筋癢則龍出事相類傳云神龍或飛或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信哉

種羊

楚石大師為沙門尊宿嘗從駕上都有漠北懷古諸作余嘗讀其自言羊可種不信爾成絲之句疑以為羊可種乎因以問師師曰大漠迤西俗能種羊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着地中至春陽季月上未日為吹笳呪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子羊數隻此蓋四生胎外之化也讀浦江吳立夫西域種羊皮書禰歌云波斯國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俱雜虜當道剚刀羊可食土城留種羊脛骨四圍築垣聞杵聲羊子還從脛骨生青草叢抽臍未斷馬蹄踣鐵繞垣行羊子跳踉却在草鼠王如拳不

同老飫肉筵關寒饑肥裁皮褥作書林寶南州俠客遇西人昔得手褥今無倫君不見氷蚕之錦欲盈尺康洽年來貧不貧此又云以脛骨種之與琦師目見之者不同也蓋波斯國別有種法如吳詩所聞耳

雀燕平衡

九章筭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陸農師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亭試令平其輕重蓋用此

麋鹿性異

今人多以麋鹿茸爲補精益血之劑而一種用之不知二者之性元自有異麋茸補陽利於男子鹿茸補陰利於婦人按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月麋鹿解鹿以夏至隕角而應陰麋以冬至隕角而應陽故知二者陰陽之性不同也今夫鹿肉暖以陽爲體麋肉寒以陰爲體以陽爲體者以陰爲末以陰爲體者以陽爲末末者角也其本末之功用不同又如此

觀物聲色

高肺遠常謂邵堯夫觀物色氣味聲色氣味有一萬七千二十四人之目若鼻口不能盡其觀與嗅嘗一萬七千二十四聲可以字別舉聲之一例而色氣味可推也嘗手裁竹爲管以定五音六律進退疏數細微不差

朝市

譚拾子謂孟嘗君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之矣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忽怨 戰國策

左袒

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按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故覲禮乃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攷之周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爲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

能自苦

空閼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以孔著其葉而生其葉似

箕鳥善巢其中也

貢雲

宣和艮岳成令近山多造油絹囊以水濕之曉張于危巒絕巘之間旣而雲盡入遂括囊以獻名曰貢雲每車駕所臨則盡縱之須臾滃然充塞如在千岩萬壑間東坡山歸收白雲入籠放之作攓雲篇

贈雲

古詩有云山中何所有山上多白雲只可自娛悅不可持贈君此言雲之不可贈人也有宦九江者言廬

山絕頂有亭巋然每往遊宿其中至早白雲從地下起踴出成塊如木綿絮氤氳不絕好事者持潔淨磁瓶將手挽雲至瓶內以滿爲度用紙及布絹疊封其口數月後持以贈人令密糊一室不通竅罅將瓶揭去紙絹放之雲從瓶中縷縷出如篆煙狀須臾布滿一室食頃方滅是雲固可持贈人也

郁綿襖

袁安臥負喧令兒搔背曰甚快人意趙勝負暄風簷候樵牧之歸故杜詩云負暄候樵牧又西閣曝日云凜冽倦玄冬負暄嗜飛閣又云毛髮且自和肌膚潛沃若樂天詩負暄閉目坐和風生肌膚初似飲醇醪又如蟄者蘇皆知負暄之味者也冬日可愛眞若可時獻者晁端仁嘗得冷疾無藥可治惟日中炙背乃愈周邦彥嘗有詩云冬曦如村釀奇溫止須臾周公謹作獻日軒暴以白紬絹通明虛白盎然終日四體融暢不止須臾而已適有客以天下郁綿襖戲之蓋古人負日有黃綿襖子出之語王立之亦嘗名日窗爲大裘軒謝無逸爲賦詩有薰然四體和怳若醉春

釀之句淸異錄載開元時高大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其三日冬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鑼騰空映簷白醉樓攻魏取白醉二字名閣陳進道爲賦詩攻魏次之內云天梳與日幅且復供酒事洪駒父亦有大裘軒詩

義帝

樂器圖有義觜笛謂笛上別安觜也深衣圖有義襴謂衣引別安襴也唐人稱假髻曰義髻又妓女彈箏銀甲曰義甲東坡義尊義塋蓋本于此張魯據漢中

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號祭酒皆作義舍置義米肉懸之行路

卦影

熙寧間蜀中日者費孝先筮易以丹青寓吉凶謂之卦影其後轉相祖述畫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兩翼人或儒冠而僧衣故爲怪以見象米芾好怪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躡朝鞾紺緣朋從目爲活卦影

相字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

求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析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曰此非觀察書也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翊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并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娠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是日座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問中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閤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撓耳蓋也字着水爲池有馬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閤親族當無存者以也字着人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閤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着土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誠如所言朝士謂之曰此皆非所問但賤室以懷娠過月方竊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

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竪下一畫爲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固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固請其說石曰也字着虫爲虵字今尊閤所娠殆蛇妖也然不見蟲蟲則不能爲害石亦有薄術可爲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固請至家以藥投之果百數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春渚紀聞

梅梁

禹廟梅梁乃大梅山所產梅樹也山在鄞縣東南七

十里蓋梅子眞隱處石洞仙井丹竈藥鑪猶存山頂大梅樹其上則爲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則爲他山堰之梁禹祠之梁唐張僧繇圖龍其上夜大風雨嘗飛入鏡湖與龍鬭人見梁上水淋漓濕萍藻滿焉始駭異之乃以鐵索鎖于柱他山堰之梁長三丈許去岸數尺歲久不朽大水不漂因刀墜悞傷之出血不止今禹廟以他梅樹代之不斵不削存故事耳非舊物也

栢箱

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纔三四尺兩眼白睛皆碧飲啗甚少夜多不睡每月餘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來往之迹牀頭有一栢箱可尺餘封鎖甚密人未嘗得見其中物常戒諸孫曰如我出愼勿開此箱開則我不回也諸孫中有一無賴者一日醉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牀頭取封鎖栢箱開之其中止有一小鐵篦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竟不回矣譚淵

山㺅

西方深山中有人焉其長尺餘袒身捕鰕蟹性不畏人見人止宿喜依其火以炙鰕蟹伺人不在而盜人鹽以食蟹名曰山㺅其音自叫人常以竹着火中烞熚音朴畢而山㺅皆驚犯之令人寒熱

狒狒

狒狒讃曰狒狒怪萌被髮操竹獲人則笑唇掩其目終亦號跳反爲我戮物類相感志曰狒狒出西南蠻宋建武中安昌縣進雌雄二頭帝曰吾聞狒狒能負千斤旣力若此何能致之對曰狒狒見人輒笑笑則下唇掩其額故可以釘之髮可爲朱纓血可染衣似獮猴人面而紅作人言鳥聲善知人生死飮其血使人見鬼帝命工圖之元稹詩狒狒穿筒格猩猩置擷長

翼學編卷之三

廣漢朱應奎麗明父編述
豫章魏時應因是父校訂

格致集

天地

天體渾淪輕清積氣南高北傾側輪而左旋其旋有九上軟下堅道家謂之剛風其氣寂縻以二十八宿定布爲天之體日月五星爲七曜皆運乎氣機行止各有躔度隨天左旋地北高南下相函乘之者氣也故冬陽氣在下而水溫夏陰氣在下而水寒春陽氣達而草木萌動秋陰氣肅而百卉殞落陰陽雜亂氣不收斂則有冬花胎殰陽伏不能出陰迫不能蒸則有地震陽火煎熬陰脉枯絕則有川竭山崩蓋地以剛柔之質隨陰陽闔闢而用其形耳易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以其隨天引御貞合則和睽雜則滴而生異矣

兩儀形狀

天者太虛中積氣也積氣中載得二十八宿爲天之

體最在剛氣上運轉極疾古之測天者以日爲主分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每晝夜周行合其度若二十八宿晝夜過日一度蓋月在剛氣緩處比日又遲十三度有奇橫渠說極是惟地在天氣之中如車輪之軸不動而南北二極如軸之兩頭貫地而斜倚太虛中故日月星皆逼氣左旋也嘗令人將猪水胞磨薄吹滿氣納水半胞泥彈一丸其氣滾滾載泥丸居中浮水面不墜此即天地之形狀也

天道

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又曰地在太虛之中六氣舉之道書謂風澤洞虛金剛乘天佛書謂地輪依水輪水輪依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風澤洞虛者風爲風輪所謂大氣舉之也澤爲水輪所謂浮天載地也金剛乘天者道家謂之剛風岐伯謂之大氣葛稚川云自地而上四千里之外其氣剛勁者是也張湛解列子湯問曰太虛無窮天地有限朱文公曰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則風輪依虛空可見矣

陰陽

陰陽二氣如兩扇磨其齒不齊磨來磨去物之出者參差萬變巧歷不能窮也易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朱子曰天地之外無窮而其中央空欸處有限又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又曰康節言天依形地附氣天理無外以形有涯而氣無涯也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矣氣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

姤復

天地之間一氣升降而已天以氣而敷施地以質而翕受氣升則爲陽而暑至氣降則爲陰而寒生故歲在午月暑已踏矣夏至之日氣當降而暑漸退到冬天氣大寒則地所受之氣反熱而井泉温在子月寒已極矣冬至之日氣當升而寒漸消到夏天氣大熱則地所畜之氣反冷而井泉凉此姤復之象所由名也驗之人身夏則外體不勝熱而腹冷冬則外體不勝寒而腹温蓋外體猶天内腹猶地也

日月景

馮相氏致日致月注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左氏傳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正義云春分朔則日在婁望則月在角秋分朔在角望在婁婁角天之中道故晝夜等冬至朔則日在斗望則月在井夏至朔在井望在斗斗井南北故晝夜長短極冬至古在牽牛今在斗鄭注與孔疏異歷法歲差也

日月行

按漢張衡等諸說日行黃道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南白道二出西青道二出東皆斜入黃道内并黃道而九可見日行一道而速月行八道而遲也月道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而出其旁黃赤道當天中南北合縫處黃道半在赤道内半在赤道外月道交給黃道外十三日有奇入經黃道而與日會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各十五度其交朔時于東西十字路頭相遇若月或在黃道之南少有盈縮從邊而

過或雖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如人秉燭在內而執扇交過不相揜故皆不蝕惟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去十五度以下月在內日在外日躔月道被月在內遮揜故為月之陰魄所揜而蝕至望時日與月正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火日外影其中實暗而微謂之暗虛月為日暗虛所射故亦蝕也詩注謂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使陽盛陰衰當食不食却是道理

日不入地

長春眞人丘處機論日不入地大都與周髀蓋天之

說相似蓋天之說則日不入地周四極而轉渾儀之說則地包天中以南北二極為管轄如車軸然南極常隱而不見北極常見而不隱二極之半為赤道二十八宿附于赤道東生西沒晝夜旋轉則日月皆從地下轉今之曆法皆用渾儀而日月之盈縮交蝕俱相脗合可見日從地下轉明矣但處機之說亦却有理

月

月盈虧之法曆家以為月朔去日遠魄死明生望去日漸近故魄生明死此泥書之說而誤耳蓋書以旁死魄為朔二日哉生魄為望十六日也沈括言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曜之乃光耳光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滿脩晉云月日光照之則見日光不照則曰魄故望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睹其明故形圓初鉤與虧為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旁半明半魄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其說頗近似之但月既為陰精所聚自然有魄其為日所照射而光生亦當有漸至望則全照而光滿矣

歲差

日右轉星左轉約八十年差一度漢文帝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見李肇國史補裴胄問董生云正觀三年己丑冬至日在斗十二度每六十年餘差一度此李淳風之說也漢大初元年丁丑冬至日在斗二十度至慶曆甲申崇天曆冬至日在斗五度八十四分每八十五年退一度（每年不及者一分差）見武經總要歲差之說不同賈逵云古曆冬至日在

建星即今斗星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何承天云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四分景初曆在斗二十一祖冲之云漢初用秦曆冬至日在牛六度太初曆日在牛初四分法日在斗二十二晉姜岌以月蝕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沈存中云顓帝曆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堯典日短星昴今日短星東壁

郭曆歲差

古曆有閏而無歲差漢末劉洪造乾象曆始謂歲周有差晉虞喜以爲五十年差一度宋何承天以百年差一度隋劉焯以七十五年差一度唐一行以八十三年差一度自后諸曆增損不同元王恂郭守敬作授時曆參校古今踈密徵諸測驗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日歲周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每歲差一分五十秒上考往古每歲加一分五十秒無不脗合較之前代諸曆叙爲精密　國朝因之行之年久未見差失而新安鮑太著

天心復要乃謂其徒知測影驗氣而不知曆之本元天之[illegible]及數何其謬哉

日食事應

聞之日食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事應皆類此（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子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今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有嫡妾爭寵而爲患（杜欽對成帝時）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旣侵六極其下

食法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驗得者不過二十六（有日朔者二十六以周歷考之朔日失二十五魯歷校之又失其三）唐一行得二十七（朔差者半）宋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筭不入食法（按救日天子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大夫擊柝凡有聲皆陽事也以厭陰氣）

交食

漢日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二唐九十三歷法一百七十三日有餘一交會然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

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漢高帝三年十月十一月亦頻食）

日月食既

元祐末日食不盡如鉤元符末日食正陽之朔此皆有以感見于祲象志壹之動氣也元祐七年三月望月食既王巖叟言漢曆志月食之既者率二十三食而復既按元豐八年八月望食之既今未及二十三食而復既則是不當既而既也

日月食異

日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日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爲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准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

九星

醫書素問之中亦嘗有九星之言王冰注云上古世質人淳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標星藏曜故星之見者七焉九星謂天蓬天內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蓋從標而爲始所謂九星者此是也楚辭劉向九歎云訊九鬿（音折）與六神注九鬿謂北斗九星也補注謂北斗七星輔一星在第六星旁又招摇一星在北斗杓端北斗經疏云不止于七而全于

九加輔弼二星故也與素問注不同曲禮招摇在上注招摇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義引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第七摇光光則招摇也淮南時則訓注招摇斗建也楚辭補注以招摇在七星之外恐誤（徐整長曆曰北斗七星間相去九千里皆在日月下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

九紀

周書小武開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

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九紀與洪範五紀相表裏文選任彥升曰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卽九紀也

北斗九星攷

按北極最尊在紫宮中曰太乙常居其南曰太微在太微北者北斗也北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琁三曰璣四曰權五曰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以轄九州而以雍屬魁冀屬樞兗青屬璣徐揚屬權荊屬衡梁屬開陽豫屬搖光至于干支亦皆有所分屬以爲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而道家又有謂尊帝二星者通號九皇晝夜運建與天同行故曰斗爲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海分陰分陽及夫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一繫于斗蓋凡星者體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司故斗之功用神化有不可揜者九州之𧧌茫乎如埃塵蟣蝨然而謂其命涖于斗之次彼豈知之哉

景星

史記曰天淸明時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合爲景星其狀無常出于有道之國

客星

桑悅客星亭記云客星有曰周伯曰孝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溫星凡有所犯無不菑凶後漢天文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應之于此不書似因子陵而諱占也且犯帝之變劉聰遂亡光武無應者豈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弭其菑患歟此論奇特民懌非徒狂者

辰參

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參爲晉星左傳

五星攷

太宗伯琥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鎭星日行一十八分度之一二

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馮相氏眂星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保章氏眂星備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搖廢則少光色順四時其國皆當也星備之書備見于此隋唐志皆不著錄

星降爲人

天文家以五星盈縮失次其精神降于地爲人歲星降爲貴人熒惑降爲童兒歌謡嬉戲塡星降爲老人

婦女太白降爲壯夫處于林麓辰星降爲婦人無所不爲此必有據而云三國時熒惑化爲童子降吳則星辰之精亦可爲人形也史記載霍太山之神以簡遺趙襄子則山川之神亦可爲人形也

渾天儀

攷書璿璣註及諸儒論天體至圓而動似鳥卵包乎地外地體至方而靜如卵之裏黃處乎天之中故曰渾天儀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制起于漢耿壽昌鑄銅爲象宋錢樂始鑄銅爲儀趙宋爲儀三重曰六合

曰三辰曰四遊蓋以天半夾地上半在地下而左旋不息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見不隱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常隱不見南北極爲天之樞紐子午相對只此處不動如磨臍然乃天地中至極之處也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其渾天分野嵩高極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天在地上冣高故日長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天在地上稍低故晝夜平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天在地上

冣低故晝短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按渾儀制鑄金人爲胥徒居壺之左右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

地動儀

按漢張衡傳儀以精銅爲之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樽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每龍作一蟾蜍仰首張口而承之機關巧制皆在樽中龍必致九州地分如遇某州分地動則龍卬之

九卽墮蟾蜍口中乃鏗然有聲司候者占之則知其
地分震動矣北使信都芳明等術有巧思聚渾天欹
器動地銅烏刻漏候風諸巧事令筭之皆無遺策隋
臨孝恭嘗著地動遺經一卷今皆傳焉

土圭測景

土圭度地之法景一寸地差千里一分地差百里王
畿千里以寸爲法五等諸侯之地以分爲法尺有五
寸者一萬五千里之景也天地相去三萬里嘗攷隋
唐志宋元嘉十九年測於交州何承天謂六百里差

一寸後魏永平元年測於洛陽信都芳謂一百五十
里差一寸然宋之於陽城魏之於金陵皆踰度未可
據也唐開元十二年植表浚儀大率五百二十六里
二百七十步差二寸餘遂以舊說千里一寸爲妄王朴
曰陽城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　司馬公日景圖云
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
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濬水李氏云周於陽
城測景說者謂地形西北高東南下極星在北斗亦
在北極星乃天之中也天之中則地之中

月落參橫

龍城錄載趙師雄夢梅花美人事有月落參橫之語
詩人多襲用之東坡梅詩云耿耿獨與參橫昏苕溪
胡氏謂參在梅開之月惟黃昏見于西更一鼓已落
矣坡詩得其眞予信之及戊申之冬〻五更早起見參
見于東正梅開之月乃知參在仲冬〻昏見而隱至五
更復出龍城所紀良是而坡公未嘗五更見參耶

測景臺

唐志測景在浚儀岳臺按宋次道東京記宣德門前

天街西第一岳臺坊今祥符西九里有岳臺圖經云
昔魏王遥事霍山神築此臺禱于其上因以爲名

氣化

東方蒼龍七宿中曰火心星也心昏中則夏木生火
也人心屬火故名火爲心詩七月流火是也斯皆自
然之數也火秋則流而下以火不生金故不復中於
西而二十八宿西者虎北者龜蛇東者龍南者鶉皆
自然此象非人假借之也北之象陰二也往在玉虛
觀見其像該問道士此何神荅曰皆星也愿人不敬

艮故假名像耳如王靈官即心星故焰而火輪比者至陰之地陽之根宿故日照三面如人之背至陰不自見至靜而動者出焉非此則無根則其用窮也人五臟系在背背有神舍故膏肓病則無毉膏肓者根也

時令

春行夏令泄行秋令水行冬令肅夏行春令風行秋令無行冬令枯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行冬令耗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霧

生剋

夏則伏者傳其所剋也秋冬春不伏者子承母也伏則蒸濕者土氣也助金生之也木生火故日東出日不照北以水也夏至日照三面亦不北月西生者金生水也月不北者從日也又借日而光者也又陰不獨成者也

十月陽

天地未嘗一日無陽亦未嘗一日無君子故十月爲陽純坤稱龍朱子曰復之一陽是坤卦積來一日生一分至十一月一陽始成董仲舒雨雹對謂十月無陽又謂月內一日無陽何哉

數準七

斗七故天之數多準七二十八宿皆七也左氏天以七紀是也日月五行璣政亦七易曰七日來復極永之晝時七則回夜亦如之詩曰終日七襄是也

時令用六

時甲子五日一周周六而成月月甲子兩月一周周六而成歲歲甲子六十歲一周周六而爲三百六十人長倮蟲麟長毛虫鳳長羽虫龜長介虫龍長鱗虫

皆三百六十六之則也木水用陽六甲六壬火用陰六丁而土金不用

理圓通

矜繼軫輻寓天地也權衡斗量寓律呂也深衣十二幅寓朞而閏也

九日

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于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群木庶草無有射地而生惟芳菊紛然獨[illegible]

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魏文與鍾繇

七十二候

七十二候之說本之夏后小正繼見于周公時訓呂不韋遂取以爲月令自魏以來始載于曆而以二十四氣分屬之夫五日爲候積六候而成月三候爲一氣積六氣而成時如立春正月節氣也其候爲東風解凍蟄虫始振魚陟負氷雨水正月中氣也其候爲獺祭魚候鴈北草木萌動周二十四氣則七十二候

之數備矣唐一行又以七十二卦分配之然卦止于六十四而坎離震兌居四正宮卦凡六爻爻當一氣此四卦者分主四時而不專主于一候余六十卦則五卦主六候者中氣之末節氣之初共一卦主之其余四卦各主一候如中氣初候卦爲公中候卦爲辟末候卦爲候節氣初候卦亦爲候中候卦爲大夫末候卦爲卿也窮六十卦則七十二候之類詳矣他如正兌有推七十二候之術李燾有著七十二候之圖其體例雖若不同要之皆不外于治明時以推曆演

先王之遺意也

小畫行

朱希眞避地廣中作小畫行云藤州三月作小畫梧州三月作大畫哀哉官曆今不須憶昔昇平淚成陣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爲秋花作春但恨未能與世隔時聞喪亂空傷神唐李益問路侍御六月大小云野性迷堯曆松窗有道經故人爲柱史爲我數階蓂

坎離

曾子天圓篇火日外景金水內景薛士龍詩云嘗聞

曾子書金火中外明圓方逝含施二景參黃庭愚謂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其說本於易之坎離坎內陽外陰故爲水爲月離內陰外陽故爲火爲日

形氣

崑崙首也中條脊也南北條左右臂也医無閭尻也大海膀胱也歸墟尾閭也島嶼兩足十指也土肉也石骨也水泉血脈也岳臟也瀆腑也岡阜筋節也澤孔穴也草木毛髮也氣而形也雨雪呵也風吹噓也

霜露汗也雷聲音也霆怒而罕也潮呼而汐吸也晝寤也夜寐也晴明喜也晦冥愁也鬼神魂魄也日月耳目也星宿口鼻也形而氣也

吉雲

東方朔遊吉雲之地漢武問之曰其國俗常以雲氣占吉凶若樂之事吉則滿室雲起五色照著于草木皆成五色露露味甘帝曰可得否朔乃東走至夕而還得玄黃青露盛之琉璃器以授帝帝徧賜群臣得露嘗者老者皆少疾病皆愈

四時雲狀

冬至陽雲出箕如樹木之狀立春青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張如積白鵠穀雨大陽雲出參如車蓋立夏常陽雲出觜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如水波萃萃立秋濁陰雲出如赤綃寒露正陰雲出如冠纓霜降大陰雲出上如羊下如蟠石 易通卦驗

風

黃帝風經曰調長祥和天之善風也折揚奔厲天之怒風也 見御覽 周官小祝寧風旱漢代田之法能風與旱此呂黎所以訟風伯也

雨因

昔有海舶過南番貿易經海心深闊處日中忽雨霡霂篙工曰此鰍魚噴氣水散于空風勢吹水若雨耳因悟地中有水天地之氣訢合則地氣載水而升濛濛成雲布之清空倏然而雨氣盛則雨多氣薄則雨少又薄則成霧與海鰍噴氣水散於空而成雨相似況水之騰空亦不甚高數里之外氣所不至則雲不瀰漫雨亦不降若氣盛雲遠則雨亦大

蟻知雨

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沛獻王輔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即以詔書問輔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出雲爲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故以知爲與詔報善

嘯雨

禪黎世界墜王有女字姓音生仍不言至四歲王棄女於南浮棄之阿空山之中女無糧常日咽氣引月

服精自然充飽忽與神人會於丹陵之會相林之下姓音右手題赤石之上語姓音汝雖不曉言可憶此女也遣朱宮靈童下教姓音治災之術授其朱書八字之音於是能言於山出遊在國中國中大枯旱地下生火人民焦燋死者過半穿地取水百丈無泉王怖懼女顯其眞爲王仰嘯天降洪水至十丈於是化形隱景而去 靈寶經

聽雨

諺云乾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王建聽雨詩半夜思

家睡裏愁雨聲落落屋簷頭照泥星出依然黑淹爛庭花不肯休

春土

周宣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

寒暑

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粤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 鼂錯

人占天

邾文公之知命楚昭王之知大道惠王之知志其所知有在於卜祝史巫之外者裨竈言鄭之將火或中或否子產謂焉知天道梓愼言魯之將水昭子曰旱也秋天旱如昭子之言亦非知天者也故聖人以人占天

人身與天地通

天地之氣與人身流通故人身兩鼻孔之氣每與天

時相應合左子右丑左寅右卯左辰右巳左午右未左申右酉左戌右亥每遇時所值之時以指軋其旁孔此孔氣盛出以爲驗惟亥子之交則兩孔俱通故丹書謂之玉洞斐開是也惟物亦然猫之眼珠自卯至午漸窄而長自午至酉漸闊而圓諺云子午一條線寅申棗核丁是矣然則十二時之作豈聖人私知哉

天人相與

齊桓之將興也恒星不見星隕如雨晉文之將興也沙鹿崩自是諸侯無王矣晉三大夫之命爲侯也九

禹震自是大夫無君矣人事之感天地爲之變動故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蓍龜

子路問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萑葦藁毛可以得數何必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夫蓍之爲言蓍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蓍舊也論衡

龜占

龜占之法辨龜之九類五色依四時而用之一曰石龜二曰泉龜三曰蔡龜四曰江龜五曰洛龜六曰海

龜七曰河龜八曰淮龜九曰旱龜春用青靈夏用赤靈秋用白靈冬用黒靈四季之月用黄靈上員象天下有二十八匡法二十八宿骨有六間法六府匡有八間主八卦文有十二柱法十二時故象天地辨萬物者矣欲知龜神骨白如銀欲知龜聖看龜千里經正欲知龜志看龜十字分四時所灼之體而用之春灼後左足夏灼前左足秋灼前右足冬灼後右足三代而下龜法不傳世人不考古始隨俗占驗如所謂辨五色依四時之占今不復存矣

龜繇

大卜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夏后鑄禹繇曰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禹既成遷於三國懿氏占曰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成季卜曰間于兩社爲公室輔驪姬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衛候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漢文兆曰大横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皆龜繇也

卜

陸龜蒙雜説季扎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响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他人乎

卜兆

卜師四兆鄭氏鍔以理推之謂方兆占四方之事也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西北來功兆占立功之事也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義兆占行義之事也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弓兆有射意後世有覆射之法

筮法

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古用木畫地少牢云卦者在左坐卦以木特牲云筮者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卦者主畫地識爻六爻備乃以寫之）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九也三多爲交錢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七也兩少一多爲坼錢八也見儀禮疏

捐悶四維

數術記遺云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捐悶與四維甄鸞註藝經曰捐悶者周公作先布本位以十二時

相從徐援稱捐悶是奇兩之術御覽引藝經作捐悶三不能比兩者孔子所造布十二干于其方戊已在西南四維東萊子所造布十二時四維

天時

太史太師抱天時注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史記日者傳旋式正棊唐六典太卜令三式曰雷公太一六壬其局以楓木爲天棗心爲地六壬之說許尗重曰水者準也生數一成數五以水數配之爲六壬也遁甲者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本黃帝風后之術孤虛者一畫爲孤無畫爲虛二畫爲實以六十甲子定四方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吳越春秋曰孤虛謂天門地戶也）

虎筮螺卜

有神巫能結壇召虎人有疑罪令登壇有罪者虎傷無罪者不顧名虎筮凡行師取二田螺置盤中畫直路爲界我左賊右二螺各記之若賊螺入我界不可與戰我螺入賊界急宜攻之謂之螺卜

靈棊經

晁無咎求志賦訊黃石以吉凶兮棋十二而星羅曰由小基大兮何有顛沛謂靈棋經也異苑云十二棋卜出自張文成受法于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東方朔密以占衆事

日月律相生

班固律歷志述劉歆之言以律爲下生呂爲上生鄭康成以黃鍾三律爲下生以甤賓三律爲上生梁武帝鍾律緯謂班固夾鍾中呂過于無調鄭康成有升陽而無降陽陳用之禮書謂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

以右皆下生以鄭說爲是又張文饒翼元日十二月之律以候月六十日之律以候日月律當一下一上依次而生日律當用蕤賓重上生司馬遷劉歆之法月律也呂不韋淮南京房之法日律也晉志取司馬而非淮南梁武是京房而非班固皆非通論

玉律

黃帝吹玉律正璇衡舜時西王母獻昭華之琯以玉爲之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于舜祠得白玉琯又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塚亦得玉律則古者又以玉爲管矣以玉者取其體含廉潤也晉志

律呂書

教授李文利著律呂書即其黃鍾三寸九分筭之由十一月之黃鍾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正月之太簇增九分由太簇至二月之夾鍾增九分由夾鍾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呂增九分由仲呂至五月之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六月之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七月之夷則減九分由夷則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由南呂至九月之無射減九分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鍾減九分由應鍾復回十一月之黃鍾減九分其所增皆以九分所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鍾之于大呂蕤賓之于林鍾其所增減比之他律不同然實各有至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尚强大呂林鍾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于此乃見書序所謂黃鍾三寸九分

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對待言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與夫喉齶舌齒唇之聲濇宮商角徵羽之音凡書之要一一拈出以示人可謂透其關鍵而得其三昧矣以較之馬遷黃鍾九寸上下損益筭之誠爲得也

曆改

唐祚二百九十餘年而曆凡八改曰戊寅之曆傅仁均曰麟德甲子元曆李淳風曰開元大衍曆僧一行曰寶

應五紀曆曰建中正元曆曰元和觀象曆曰長慶宣明曆崇福崇元曆而止矣又有至德曆凡九改 唐志

曆差

漢武帝七年鄧平改顓頊曆作太初曆洛下閎與焉云八百歲此曆差一日當有聖人定之至唐高宗李淳風增損劉焯皇極曆作甲子元曆詔云自火德暨我將八百事合當仁可名麟德曆

曆難

昔鄧平洛下閎造漢太初曆非之者十七家後劉洪蔡邕何承天祖冲之皆術數之精粹者至于宣考曆書之際猶爲横議所排斯道寂寥知音益寡所以張冑玄佩印而沸騰劉孝孫輿棺而慟哭俾諸後學益用爲疑 舊唐志

大小曆

曆有大曆有小曆唐曹士爲七曜符天曆一云合元萬分曆本天竺曆法以顯慶五年庚申爲曆元雨水爲歲首世謂之小曆行于民間石晉調元曆用之後周王朴效定大曆削去符天之學爲欽天曆

曆法議

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我　朝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授時曆法以元至正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十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十分五十杪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今以洪武甲子歲前冬至爲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准分二十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准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時律氣准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三百七十五分授時曆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三百八十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分八杪曆元統上言至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半其所差當益甚矣 丘濬

曆元

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于四期是

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准要須酌量以定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八者以氣數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杪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盈虛之數以制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爲朓朒只在一分之間

回回曆

回回曆以西域阿剌必年爲先在吾中國則隋開皇十九年己未歲也彼地聖人馬哈麻作之其法以三

百六十五日爲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一百二十八年閏三十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三十年閏十一日有動不動之分其七曜之名日一日也閃別月二日都閃別火三日寫閃別水四日察飛閃別木五日盤閃別金六日阿的那土七日閃別筭用沙盤以筯撥之比乘除之法更甚簡捷洪武十八年西域人獻土盤曆法預推六曜干犯名經緯度官元統去土盤譯爲漢筭今欽天監筭五星凌犯尚用之

命

今之術者以人之時日支干及日月五星躔度推人之一生窮達壽夭莫不巧發而奇中何也曰此則氣數之命若釋氏所謂定業者蓋以五行之衝合生尅四時之休囚旺相而以六十干支互相搭配則人之生死休咎囿於此數而可以前知矣宋太史著祿命辯力詆其謬末引子罕言命繼之而欠理氣之分唐韓昌黎三星行有曰我生之辰月入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宋蘇子瞻亦云巳之命有同韓公故一生

遭人口語無數於是始以術者之言可信而宋說亦自有理不可遺也

三命

祭法注司命主督察三命孝經援神契謂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孟子注云命有三名行善得善者受命行善得惡者遭命行惡得惡者隨命孫子荆詩三命皆有極皆本援神契

五星

以五星行曆推人命貴賤始于唐貞元初都利術士李彌乾聿斯經本梵書程子謂三命是律五星是曆晁氏謂泠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五星之術其來尚矣

數學

九九小數也桓公禮焉精其術可以料量錢穀不爲吏胥所弄古有神于此者趙達播豆驗覆不爽錙銖顧譚風指心計未嘗下筭

開闔

九數之術大要不過一開闔而已開者除也闔者乘也乘以併之除以分之或先乘而后除或先除而后乘雖千變萬化之不同其實皆乘除也古之爲數者九九者數之用也用之以貿易則爲粟米用之以分别差等及較量遠近之費則爲衰分爲均輸因末以知其本因零以知其摠則爲盈朒隱見彼此互考而知之則爲方程以形求積則爲方田爲商功方田平積也商功立積也以積求形則爲少廣爲勾股以形求積雖有長短廣狹偏正之不同然截長補短不過

以乘除得之惟以積求形則先得其積以求其長短廣狹之形狀故乘除不能盡其術而以商除之商除云者商度其或多或寡而爲法以除之也然其形又不能以皆方故又立帶從減從廉法從廉正隅負隅等法以求之其爲術也玄非心細而靜者不能造其極也

劒術

越有處女出於南林之中越王使使聘問以劒戟之事處女將北見于越王道逢老翁自稱袁公問處女吾聞子善爲劒術願一觀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卽跳於林竹稿折墮地處女卽接末袁公操本以刺處女女應節入三入因舉杖擊之袁公卽飛上樹化爲白猿遂去女見越王王命五校之高才習之時称越女劍

校書神術

白校書有神術常於兩腕出五色彈子兩枚化爲雙燕而飛呼曰燕奴復化爲二小劒長五寸餘飛舞不已洞微志休胥國道人尸羅於指端出浮圖十層高

三尺人長五六分執幢蓋繞塔而行

棘端猴

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爲毋猴王養以五乘之奉請觀焉衛人曰臣爲棘刺之毋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毋猴乃可見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毋猴鄭人有臺下之冶者謂王曰臣爲削者諸微巧必以削削之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王試觀客之削則能不能可知也王曰客爲刺

刺之毋猴何以理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客之削也客曰臣請取之因逃冶人謂王曰上之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

木牛流馬法

木牛流馬自諸葛製之其法不傳近見方士有其圖制且云傳得其法若製造可以行用其狀如小車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于腹機在舌軋之則機動而行但未造試誠倣其法而製之令各邊行用所省轉輸奚啻數倍

吳漆工

至正間吳漆工王氏以牛皮製一舟內外飾以漆觧卸作數節載至上都游漾灤河中各容二十人上都之人未嘗識舟觀者異之又嘗奉旨造渾天儀可以摺疊便于收藏其巧思出人意表遂命爲管工提舉

醫神

太史公稱扁鵲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痺醫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求樂初有郭彥和者贅居琑氏琑氏好施予一僧謁之琑待甚厚久而不衰一日

僧拈筆畫一牡丹遺之琑氏初不甚異既久發視之花之葩瓣中皆有字畫隱然可見蓋古醫方也琑大異之令其婿按方試以醫皆奇效僧尋去竟不知所之後又有一道人令聚藥煉爲丹俄見爐上有花絢爛若牡丹丹成如黍珠以活人雖瀕死皆甦由是琑與郭醫若神明皆神人發音也

秦越人

扁鵲姓秦名越人長桑君飲之以上池水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醫行齊趙閒

魏文侯謂曰子昆弟三人孰最善曰長君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出門鵲鍼人血脉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

古名醫

二折肱爲良醫虢庶子曰上古俞跗治病不以湯液乃割皮解肌湔浣腸胃漱滌五臟白帖門擅桐君之術家傳葛氏之方（葛洪有金匱方）

相

春秋有姑布子卿術神獨擅卽相孔子于衛東郭門

者梁有唐舉相蔡澤壽此以後四十三年漢有龍淵相聽音聲識鮮賣侯于微時魏有朱建平相文帝壽八十畢晝夜唐有袁天綱相竇軌伏犀貫玉枕又相李嶠氣從耳出名龜息皆應貴

相術

穀子豈下叔與知其有後衛青方頫𩔰徒明其富貴亞夫縱理許負見于餓死羊鮒聲豺叔姬鑒其滅族

重瞳

舜嘗重瞳而帝天下矣項羽亦重瞳而霸西楚卒刎烏江李煜太子自有重瞳自以爲必統一天下不脩武備敗降于宋臣亦有重瞳者沈休文左目重瞳腰有紫痣梁武帝拜爲尚書僕射康王友敬重瞳而被誅魚俱羅（重瞳而受慘禍則相未足憑也）

鈞射

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鴞而不見鶴以五鈞射者見鶴而不見雀

頫倫善御

楊椎河東賦羲和司日頫倫奉輿注云倫古善御者

愚嘗攷韓詩外傳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至於頫倫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此頫倫善御之事也書此以補漢注之闕

画聖

唐李思訓画大同殿壁夜聞水聲明皇稱爲通神佳手北齊楊子華画馬于壁每夕必踶齧長鳴一時號爲画聖顧愷之画龍不敢點睛後人強其點睛龍竟飛去

繪事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繪則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辯士

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口窮蹻其鼻空大其服憐其䠶流其舉足也高其䟳地也深䴥與而牛舍

士八能大夫九能

八能之士見易緯通卦驗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

五音或調五行或調律曆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大夫九能見毛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

易首艮

連山首艮艮萬物之所終始也八風始於不周卦氣始於中孚冬至爲歷元黃鍾爲律本北方終陰而始陽故謂之朔方太玄紀日於牛宿紀氣於中首而以冏宜爲元艮之終始萬物也虞仲翔云萬物成始乾甲成終坤癸艮東北是甲癸之間沙隨程氏云醫家難經爲百刻圖一歲陰陽升降會於立春一日陰陽昏曉會於艮時此說與易合又云北方之氣至陰而陽生焉彖曰習坎重險也於物爲龜爲蛇於方爲朔爲北於太玄配冏與宜所以八純卦中獨冠以習

康成稷下

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答曰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

愚按康成有易贊所謂贊云者易贊也棘下即稷下也劉向別錄談說之士會於稷門下

易通兵法

迂齋講易謂伏羲未作易之前天下之人心無非易伏羲既作易之後天下之萬事無非易又策問謂种明逸以易學名而其後世衡至師道累葉爲名將郭逵以將師顯而其後兼山白雲皆明易蓋易之爲書兵法盡備其理一也愚聞之先君云

何平叔不解易

張緒云何平叔不觧易中七事伏曼容云何晏疑易中九事愚謂晏以老莊談易係小子觀朶頤所不觧者豈止七事哉以義理觧易自王弼始何晏非弼比也談三晋衍也非弼也范甯以王弼何晏並言過矣

衛元嵩明易

舘閣書目周易元包十卷唐衛元嵩撰今按楊楫序云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陰陽曆筭獻策後周賜爵持節蜀郡公武帝尊禮不敢臣之北史藝術傳蜀郡衛元嵩好言將來事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書目以爲唐人誤矣

徐復林瑀不知易

曾子固爲徐復傳云康定中仁宗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内不宜外仁宗嘉其言與林瑀同脩周易會元紀今攷侍講林瑀上會元紀推帝王即位必欲辟卦而直宗乃得卿卦每開說皆諂諛之辭緣飾以陰陽賈昌朝奏瑀所學不經不宜備顧問遂絀之復與瑀同脩不經之書未可謂知易也苟子曰善爲易者不占

易交

昔者伏羲之作易也天火陽之正其卦爲乾爲離地水陰之正其卦爲坤爲坎風爲天之變雷爲火之變其卦爲巽爲震山爲地之變澤爲水之變其卦爲艮爲兊然而間兊於乾離首巽於坎艮蓋陽降而下陰土而升澤上於天風行乎地斯以明相交之用與

易擬君臣

乾惟一君是故舜之田漁初九也升聞九二也歷試九三也居攝九四也受禪九五也傳禹則上九矣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坤乃六臣是故初六謹微也六二大臣也六三知臣也六四遯臣也上六僭臣也六五聖臣也德可以有天下而安下位猶黃本爲本而乃裳周公是也

易象至精

象與義至精者莫如頤頤口輔也養也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口之出惟言語入惟飲食故其象視屯卦獨精養德莫如慎言語養身莫節飲食故其義

罹于犯名經

贋託易

三墳書無傳宓犧唯易存而商高所云周天曆度周髀管子所云造六峜以迎陰陽者不復見管子輕重戊日虙戲作造六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周人云循六峜行陰陽峜字未詳許行爲神農之言亀錯迹神農之教列子稱黄帝之書陰陽五行兵法醫方皆託之農黄而大道隱矣今有山氣刑之書謂之連山歸藏坤乾元豊中毛漸得之西京或云張天覺得之比陽民家非古也列子引黄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

七觀

文心雕龍云書標七觀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見大傳孔叢子云帝典觀美大禹謨禹貢觀事皐陶謨益稷觀政秦誓觀義此其畧畧異者也

世受詩

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二篇按劉向別録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然則張蒼師荀卿者也左氏傳漢初出蒼家亦有功於斯文矣浮丘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受詩是爲魯詩經典序録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荀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爲毛詩荀卿之門有三人焉李斯韓非不能授其學也毛詩傳以平平爲辨治又以五十矢爲來皆與荀子同

興詩

子繫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爲親從仕王裒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興于詩矣李栴和伯亦自言吾於詩甫田悟進學衡門識處世和伯弟樗迂仲吕戊公所謂二李伯仲也此可謂學詩之灋

詩圖

唐志毛詩草木蟲魚圖二十卷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脩撰并繪物象學士楊嗣復張次宗上之按名賢畫録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朝衛協畫毛詩圖草木鳥獸古賢君臣之像不得其眞召程脩巳圖之皆據經定名任意採掇由是冠冕之製生植之姿遠無不詳幽無不顯然則所圖非止草木蟲魚也隋志梁有毛詩古賢聖圖二卷

詩四始五際

詩緯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則五際又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汎歷樞曰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異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郎顗曰四始之缺五際之戹五際本於齊詩四始

與毛詩序異蓋習聞其說而失之也

詩易通

知易者可與言詩比興者懸象之義也開闔者陰陽之例也發揮者情往來者時大小者體悔吝者驗之言吉凶者察乎氣

春秋決獄

董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傳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齊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爲子隱應劭謂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隋唐志十卷今僅見三事而已御史中丞衆議薛況之罪孔季彥斷梁人之獄皆以春秋合於經誼終軍之詰徐偃則論正而心刻矣呂步舒使治淮南獄窮驗其事蓋仲舒弟子不知其師書者也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是以春秋爲司空城旦書也故文定公曰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斯言足以正漢儒之失鹽鐵論文學曰呂步舒弄口而見戮

不脩春秋

公羊疏案閔目叙云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屬僅有六十國莊七年傳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實如雨何氏曰不脩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劉原父謂何休以不脩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禮春秋朱文公謂二書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

學終始春秋

康節邵子學于李挺之先視以陸淳春秋欲以表儀

五經既可許其經大旨則授易終焉此學自春秋而始也橫渠張子謂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朱子謂春秋乃學者最後事此學至春秋而終也

書無冰

戴氏溪曰詩云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二之日今十二月三之日今正月也十二月取冰正月藏之桓公十四年春書無冰無藏冰也春秋因去年十二月時燠無冰今年春無冰可出故于是時書之以此考之春秋之正月殆即今之正月與

經學

六經始見于莊子天運篇孔子曰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禮樂詩書易春秋爲六藝始見于太始公滑稽列傳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或云六經後漢趙典學孔子七經蜀秦宓謂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或以六經六緯爲十二經莊子天道篇或以五經五緯爲十經南史周續之或云九經釋文序錄易書詩周禮儀禮記春秋孝經論語唐各那律得九經庫倚有也經之名樂經既亡而有五經自漢武立博士始也邵子定以易書詩春秋爲四經猶春夏秋冬皇帝王伯

石經

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裴頠唐開成中唐玄度後蜀孫逢吉等宋朝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後蜀石經於高祖太宗諱皆缺書唐之澤深矣

文做六經

王景文謂文章根本在六經張安國欲記考古圖曰宜用顧命游廬山序所歷曰當用禹貢嚴夫子有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遊其八

考工記

考工部或以爲先秦書而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得

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馬融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巖屋壁漢書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錄云李氏上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六藝論云壁中得六篇誤矣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漢時科斗書已廢則記非博士所作也易氏云考工記非周書也言周人上輿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

屋之制言溝洫澮川非遂人之制言旂旗旟旐非大
司馬司常巾車之制眡周典大不類

多識

陸璣爲詩草木疏劉杳爲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
庭草木疏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乎多
識也然爾雅不釋蘇蕟字書不見栮橙學者耻一物
之不知其可忽諸

爾雅

終軍之對鼮鼠盧若虛之辨䶂鼠江南進士之問天

雞劉原父之識六駁可謂善讀爾雅矣蔡謨不識彭
蜞入謂讀爾雅不熟田敏不知日及學之陋也（漢武得豹文鼮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疋文選以爲竇攸二說不同）

七子賦詩

趙武與諸侯大夫會過鄭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
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貺
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
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
草叔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左傳）

梅花賦

蘇東坡嘗怪宋廣平之爲人鐵心石腸而爲梅花賦
則清艷便娟得南朝徐庾體至元賦本寖失耶律材
素稱胥古購得此賦以一紅叱撥馬易之爲圖傳焉

三都賦

左思爲三都賦張華曰二京可三孫與公曰五經鼓
吹張思空曰班張之流也讀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

漢崇辭賦

宣帝數從王褒等所幸宮館輒爲歌頌議者多以爲

淫靡不急上曰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辯論可嘉
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漢書）

書四部

李充字弘度爲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刑除煩重以
類相從分爲四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爲永制五經爲
甲部史記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詩賦爲丁部又薛稷
知集庫馬懷素知經庫沈佺期知史庫武平一知子
庫通曰四部

大帳簿

天地間有一大帳簿古史舊帳簿也今史新帳簿也人家儘有聰明俊慧子弟專以時文課之竟不知史鑑爲何物往往有攢眉讐書之苦若教之讀史以聰明俊慧之資遇可喜可愕之事則心力自然發越貫串治亂得失人才邪正是非之源流與財賦兵刑禮樂制度沿革之本末則眼力自然高明以古人印證今人以古方參治今病則膽力自然穩實曉暢大局而大機括大議論大文章則筆力自然宏達昔伊川先生几案間無他帙惟印行唐鑑一部朱晦菴先生

云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自覺眞是枉讀了他古人書前輩何嘗不留心史學今史官不編史子弟不讀史新帳簿舊帳簿皆置之高閣豈不可歎夫未出仕是算帳簿的人既出仕是管帳簿的人史官是寫帳簿的人寫算明白管得明白而天下國家事瞭若指掌矣故曰史者天地間一大帳簿也

先天太極圖合辭

先天圖十月純坤初爻中已有十一月復卦初爻之根卽太極圖右半陰中陽也先天圖四月純乾初爻中已有五月姤卦初爻之根卽太極圖左半陽中陰也由是觀之先天與太極圖未嘗不合

八卦大衍數合

伏羲八卦一卦之所生也虛毋而用七七乘七而四十九太衍之用也虛一者太極也加一則五十太衍之體也五與十天地生成之數也天交地而生地合天而成故天地共虛其一以象極焉五與五天地對

待之數也天分地而上地离天而下故天地各分其一以象卦焉五十共虛其一得四十九而爲大衍之數五五各虛其一得八而成八卦之名

河圖洛書繫辭

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爲恠妄又疑繫辭非孔子所作過矣魏青龍間張掖柳谷口水湧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卦列宿之象載諸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蓋天地之氣化何所不有未可謂其恠妄也歐公所以疑繫辭者謂

孔子既專指爻辭爲繫辭矣豈復自名所作爲繫辭
愚謂爻辭也後人又以孔子贊易之言復名爲繫辭耳

河圖

河圖不必以文字求之觀其圖造化之妙自見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一六居北北方水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二七居南南方火也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三八居東東方木也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四九居西西方金也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五十居中中央土也生數居內而成數在外由中以達外由微以

至著也奇者陽故爲天數偶者陰故爲地數天地之數各五布列于五位而奇偶相合繫辭傳所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者是也

洛書

洛書乃龜負文縱而觀之東一行四三八中一行九五一西一行二七六横而觀之南一行四九二中一行三五七北一行八六一斜而觀之東南對西北四五六西南對東北二五八皆合十五之數乃天地自然妙處乾六居西北坎一居正北艮八居東北震三居正東巽四居東南離九居正南坤二居西南兌七居正西正合八卦之方位後世八門遁法及羅經今曆日年神方位俱祖此但以子午卯酉易坎離震兌耳

頌體

商周之頌皆以告神明大史公曰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至魯頌始爲溢美之言所謂善頌善禱者非商周之體也後世作頌倣魯而近諛又下矣

古文始

歐陽公辨尹師魯誌曰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

穆脩鄭條輩及有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條之名不著館閣書目有鄭條集一卷條蜀人自號金斗先生名其文金斗集

發冢視詩書

皇覽冢墓記曰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恐謂儒以詩禮發冢莊子譏假經以文姦者爾乃欲發冢

以求詩書漢儒之陋至此

詩賦難盡人

滄菴云韓安國不能几賦罰酒三升王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一詩一賦豈足以盡豪傑之士又梁武帝時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飲盡顏色不變蕭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喜曰盾飲介文席之美也

宜歌

子貢問師乙曰賜也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其所宜請誦其所

聞吾子自擇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也

笙磬同音

笙磬同音豫章熊氏朋來曰鼓鍾之卒章鼓瑟鼓琴之下特言笙磬同音也何也此詩人妙達音樂而后能爲此詩古者堂上樂皆受笙均堂下樂皆受磬均琴瑟堂上樂也小雅言鼓瑟則曰吹笙即瑟受均于笙之証也鞉鼓管籥堂下樂也商頌言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則曰依我磬聲即鼓籥受均于磬之証也不然則鼓鍾欽欽雅南合奏豈無他樂器同音而特舉二器言之正以見堂上下之樂皆和詩語之妙如此鼓鍾未必刺詩也

周禮桃氏

爾雅桃曰膽之謂桃抵去毛青滑如膽凡劍宜青滑故工名桃氏爾雅曰鳧茈生下田苗似龍鬚根如指頭黑色可食今諺云蒲臍性可軟銅故工名鳧氏鳧

茈今名地栗軟銅故工名栗氏

皮弦

宋仁宗時杜彬以皮爲弦促節清音響徹林木故歐陽有詩意曰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弦自從彬死世莫傳是又過于賀申智之石槽鷄觔也又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爲絃世宗令彈深善之因號琵琶爲逑殿雷

琴

龍門之桐使琴摯斫斬以爲琴野繭之絲以爲絃孤

子之鈎以爲隱古樂府有孫子生行琴隱長四寸五分隱以前長八分九寡之珥以爲約九子寡毋獨與九子居珥珠在耳也約亦的琴徽也使師堂操暢伶子牙爲之歌

雷威斷琴

西蜀雷威斷琴人藏爲至寶洛中董氏蓄之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嶕嶢藤逹道蓄之中題云石山孫枝樣剪伏羲將扶大隱末羿神機李巽伯先人得之中題云嶧陽孫枝匠成雅器一聽秋堂三月忘味故號忘味姚伯聲于湄邑得之中題云合雅大樂成文正音徽絃一泛山水俱深蓋出魏野家藏也威斷琴多在峨眉無爲霧中三山故伊南隱士趙彥安獲一琴斷文奇古眞蚍蜉也聲韻雄遠中題云霧中山三字人莫之識

金石弄

宋少文好山水愛遠遊以疾還江陵漢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睹惟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游履皆圖之于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氏取重桓氏亡其聲遂絕惟少文傳焉

師文琴

鄭師文學琴於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總至草木發榮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廻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師襄曰雖師曠之情角鄒衍之吹律無以加此列子

瑟

清廟之瑟一唱三嘆吳草廬曰古者升歌四工四瑟倡一和三聯四爲一然後可配他樂之一聲也詳見樂記

笛

呂才傳云制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仙隱傳房介然吹竹笛名曰尺八樂工許雲封善笛自云學于外祖李牟帝應物示以古笛云天寶中得於李供奉雲封熟視曰此非外祖所吹公問何以驗之云取竹之法以今年七月望前生者明年七月望前代過期則音窨不及期則音浮浮者外澤中乾受氣

不全則其竹夫此笛其夭者也過至音必破果試吹之一疊未盡笛忽中裂

樂歌

夏侯太初辨樂論伏羲有網罟之歌神農有豐年之詠黃帝有龍袞之頌元次山補樂歌有網罟豐年二篇文心雕龍云二言肇于黃世竹彈之謠是也（竹彈歌見吳越春秋）

樂淸聲

范蜀公曰淸聲不見於經唯小胥注云鍾磬者編次

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淸聲其聲愈高宋朝舊有四淸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今考皇祐二年王堯臣等言準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聲之鍾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卽淸聲也唐制以十六爲小架二十四爲大架今太常鎛鍾十六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鍾至夾鍾四淸聲又樂工所陳自磬簫琴籥巢笙五器本有淸聲塤篪竽筑五器本無淸聲（劉几用四淸聲未可以爲非）

鄉射詩歌

鄉飮酒升歌三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生入三終（南陔白華華黍）間歌三終（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三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周南召南燕禮謂之鄉樂亦曰房中之樂大射歌鹿鳴三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管新宮三終（其篇亡）笙詩無辭則管詩亦無辭（左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則新宮有辭）

舞容曲

廣延國獻善舞者二一旋波一提謨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昭王處以单綃華幄飮以瑞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霞臺召二人在側時香風吹起二人徘

徊翔轉殆不自支王以纓緌屬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於鸞翔而歌聲輕下颺乃使伶人代唱其曲淸响流韵雖遶梁動木未足加焉榮塵集羽旋懷皆舞曲名也（王子年拾遺記）

七槃舞

傅毅舞賦盼般鼓則騰淸眸吐哇咬則發皓齒般鼓之舞載籍無文以諸賦言之似舞人更遞蹈之以爲舞節張衡七盤舞賦曰歷七盤而縱躡又曰般鼓煥以駢羅王粲七釋曰七槃陳于廣庭疇人儼其齊俟

樂府晉杯槃舞歌云晉世寧四海平普天安樂永不傾四海安天下歡笑治興隆舞杯槃筝詩搜神記云晉太康七年天下爲晉世寧舞矜手以接杯槃而反覆之此則漢世惟有柈舞而晉加之以杯反覆也合是觀之槃自是槃舞今有之以手擎槃而反覆之以不墜爲工也鼓自鼓舞淮南子云鼓舞木熙今亦有之舞人首在下而足在上擊鼓而踴躍之也傳毅抱言般鼓讀者宜分爲二

柘枝舞

樂府雜録云健舞曲有柘枝軟舞曲有屈柘樂苑曰柘枝曲羽調也屈柘枝商調也此舞因曲爲名用二女童帽施金鈴抃轉有聲其來也于二蓮花中藏花折而後見對舞實舞中雅妙者也教坊記曰凡棚車上擊鼓非柘枝則阿遼破也羯鼓録曰凡曲有意盡聲不盡者須以他曲解之如耶婆色雞用屈柘急遍解屈柘用渾脱解是也沈亞之盧肇俱有柘枝賦按盧賦則柘枝之名本由郅支來而沈賦謂昔神之克以玉笛按之非天樂也曲名霓裳羽衣流傳[illegible]

霓裳羽衣曲

葉法師背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歸但記其半遂于笛終寫之會西凉節度使楊敬述所進婆羅門曲與其聲合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敬述所進爲其腔曲凡十一編凡曲中必急拍遽節惟此曲畢引聲益緩王建詩胡元閣上山風起聽畫霓裳玉露寒白樂天詩鸞吟鳳謂無腔拍一似霓裳散序聲其音屬黃鍾其調屬商其譜三十六段其奏樂用女人三十每番十人迭奏而音極清高

周樂去商

周以木德王緣金尅木故樂佩皆去商荀子云太師審詩商是也大戴禮行以釆茨是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趨朱子于通解巳改從大戴禮

太祝

周官太祝掌祭祀率小祝行禮李文靖公但言后世子孫則聽事已寬謂子孫爲太祝及奉禮郎居之亂宋宰執任子爲太祝從官任子奉禮郎

翼學編卷之四

廣漢朱應奎麗明父編述
豫章魏時應因是父校訂

格致集

崑崙

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凉風登之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帝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 淮南

方隅

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氷東方有君子之國西方有形殘之尸磁石引鐵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鴈代飛蛤蟹珠龜與月盛衰 淮南

海外國

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有脩股民天民肅愼民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自西南至東南有結胷民讙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胸民反舌民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脩臂民自東南至東北有大人國君子國黑齒民

玄股民毛民勞民自東北至西北有跂踵民句嬰民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繼民 淮南

棧閣

戰國策田單爲棧道木閣迎齊王與后於城陽山中非但蜀有棧閣也

秦三關

賈誼書曰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武關在商州商洛以限南諸侯函谷在陝州靈寶以限北諸侯臨晉在同州朝邑以限東諸侯

香山

王辰玉香山記云大約西山之勝彷彿武林之西湖逶迤不如而蒨潤或過之因與二三子作妄想若斬荻蘆開陂隰以盡田荷花至山賸而止使十五小兒綠衣畫舸唱江南採蓮詞出沒于白鷗碧浪之間所在寺廬必竹門版扉與金碧相間出而淡結遠道人爲香山社主乞青蓮居士爲玉泉酒家翁吾老此可矣

靈谷山

江南靈谷山龍蛇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

竹箭之材皆自出而神林鬼塚魑魅之穴與夫仙人什子恢譎之觀或附託焉 王安石詩序

鴈蕩山

鴈蕩天下奇秀然自古未見圖諜祥符中因伐材始見尚未有名謝靈運爲永嘉守凡佳山水處遊歷殆遍獨不言此山予觀鴈蕩諸峯皆峭拔險怪上聳千尺穹崖巨谷不類它山包在諸谷中自嶺外望之都無所見至谷中則森然干霄原其理當是大水衝激沙土盡去惟巨石巋然獨存耳如大小龍湫水簾之

類皆是水鑿穴自下望之則高巖峭壁從上觀之適與地平以至諸峯之頂亦低于山頂之地面世間溝壑中水鑿之處皆有植土龕岩亦此類耳因悟武林之吳山有紫陽巖姑蘇之虎丘有千人坐劒池諸石大都因城市匝密取土供築土洗石出所致山頂有大池相傳爲鴈出石下二潭爲龍湫山南有芙蓉峯下有芙蓉驛西竺經諾矩羅尊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山以鳥名村以花名

羅浮山

羅浮山高三千丈長八百里舊說浮山從會稽來傳於羅山故稱博羅今羅浮山上獨有東方草木

五臺山

五臺山臺高四十里頂平廣周六里東臺高三十八里頂平廣周三里西臺高三十五里頂平廣周二里南臺高三十七里頂平廣周一里北臺高三十八里頂平廣周三里

青城山

青城山高三千六百丈景稱奇絕蜀後主每與花蘂

夫人四時遊翫夫人費氏宅即在山麓自長平山捫蘿而上鳥道三十里許有平阜數十畝高樹蔽天春深先花後葉狀如芙蓉香類牡丹蜀天授李太素二先生隱其中有花成大詩十丈牡丹如錦蓋人間姚魏敢爭春

峨眉山

峨眉在蜀爲最高峻蓋衆山盤礴而成周匝千里山有三峯曰大峨曰中峨曰小峨登大峨夜半可望日出太白所稱峨嵋高出西極天羅浮直與南溟連非

安九月前可上十月則雪封徑不可上矣山之深邃處六月雪尚未消積雪中有蛆蜀人取食以爲上品有石龕百一十二大洞十二小洞二十八南北有臺東坡詩茅屋寒堆春後雪峨眉翠掃雨餘天王逸少云蜀中山水如峨眉山夏含霜雹碑板之所聞崑崙之伯仲西位子啟和尚云三峨高出五岳秀甲九州震旦國第一山也

霧中山

霧中山去縣治北四十里山恒孕霧故受斯名稽諸太平之記有浸溪彼泊之文徵之瑞應之圖呈赤白

靑黃之異何止游螣蛇而隱文豹寔見馳荆鹿而乘晋龜啓塞望之三精融爲香阜郤左道之五里爰樹仙陀皆繙旁行內典以攷弘明先闢所謂虛冏耨爲旋嵐扇須彌爲塵霧卽此地

火油山

火山在桐州府南隔江三里山上常有火每三五日一見如夜燒狀雖雨不滅油山在南雄府高千仞其勢突兀傍一小穴出油可燃燈土人取以爲利

勾漏洞

容州有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圍繞其中平野數里洞北任平地不須登陟外畧敞豁中一墻溪穿入因洞行水流介結小桴秉燭坐其上命篙師撑入詰屈而行水淸無底兩岸石如虎豹猱玃森然欲搏行一里許仰見一大星炯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光洞對面高崖上夏間望見荷葉田田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稔

秦人洞

桃源秦人洞中有遇仙橋古邑天然非人力結構又

其地產方竹貴遊索之采伐漸盡亦產虎鬚蒲本草所謂九節通靈者也洞水中有龜鈎吻如鸚鵡皆有蓍四足與尾比他龜獨長其足尾皆有甲如龍鱗色深黃如滲金樣此三物者洞中之佳品也且水出洞中至洞前隂消人地不知所往亦是一奇

干言徂來新甫攷

泉水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說詩者未詳其地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言山李公緒記云栢人縣有上山言山栢人刑州兗山縣曾頌徂來之松後漢注兗州博城縣有徂來山一名人來新

甫之栢傳注不言山之所在唯後魏地形志齊郡汶陽縣有新甫山（通典汶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太史公聞之董生曰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則山川不可不攷也

大雷岸

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云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其詞奇麗超絶翰墨睦遥可以諷誦明遠妹令暉有文才能詩見鍾嶸詩品大雷在舒州望江縣水經注所謂大雷口也晉有大雷戍陳置大雷郡庾亮報温嶠書無過雷池一步（積雨為池謂之雷池東入于山為大雷口向元和郡縣志云）

月臺

漢武帝于望鵠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池廣千尺登臺以眺月影入池中使宮人乘舟笑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池中有遊月船觸月船（洞冥記）

黃金臺

黃金臺在易州東南十七里昔燕昭王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之士有郭隗者求見請致士從隗始以良馬駿骨為喻燕昭禮之于是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內黃

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李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外黃都尉今在雍丘下黃為北齊所廢今在陳留按五代通錄李珽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漢地理志陳留有外黃小黃縣（五代史記改小黃為下黃誤也當從通鑑）

蜀東屯

少陵詩東屯稻田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東屯乃公孫述留屯之所距白帝五里稻米為蜀第一郡給諸官俸廩以高下為差師漕月得九斗王龜齡詩云少陵別業古東屯一飯遺忠畎畝存我輩月叨官九斗須知粒粒是君恩（東屯有青苗陂）

板屋

秦詩在其板屋西戎地寒故以板為屋張宣公南嶽唱酬序云方廣寺皆板屋問老宿云用瓦輒為氷雪摧裂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漢地理志天水隴西民以板為屋以南嶽嶽之并衛西語也）

高齋

杜少陵居夔三徙居皆名高齋其詩曰坎水門者白帝城之高齋也依藥餌者瀼西之高齋也見一川者東屯之高齋也

石魚占歲

涪州江心有雙魚刻石上各三十六鱗一啣蓂草一啣蓮花有石坪石斗出則兆豊年馬提幹詩石魚占歲稔

左擔道

子美詩葭萌氏種迥左擔犬羊存葭萌人知之左擔人罕知也按李克蜀記云蜀山自綿谷葭萌道徑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又李公胤益州記云陰平縣有左擔道其路至險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度右肩常璩南中志云自棘人道至朱提有水步道九道有黒水及羊官水道度三津至險難行故行者謡曰楯溪赤水盤蛇七曲盤羊烏櫳勢與天通庾降賈子左擔七里又有牛叩頭馬搏坂其險如此據此三書蜀之左擔道有三綿谷一也陰平二也朱提三也朱提今之烏撒雲貴西路也

鶴田

關中孫太白山人與許九杞善寓南屏時一鶴自隨九杞為買鶴田歲輸糧千萬峯深處而納券曰太白山人鶴田在九杞山書院之陽倚山面湖左林右涂廣縱自步計歲入粟三石有奇以其奇為道里費而歸其成數于杭之西湖南屏山歉歲則沃其半以九杞潤澤筆金取盈焉佃之者主人之鄰李仁輸之者主人之僕婦義董之者主人之弟墻卿舟仲主人謂誰山人之友杞泉子許台仲甫也名鶴田券

延平卜居

陸文裕書與所親論延平云此處却寛廣有田成段落源頭活水分槳而浸時正見秋黄之際至難描畫不能盡鮮魚白飯輕徭薄賦極可治生人世仙界無以過此府署在山隈皆列平巖環蔽堂宇流泉繞階除入厨中時時拄杖登高谿山皆入几席風俗甚佳皆朴實勤儉如古人卜居無以過此近吳俗澆漓差役煩重觀此書不覺神情飛越

慕陽羨不能居

蘇子瞻與蔣頴叔連名策第宴瓊林日已約卜居陽羨單錫亦同年進士屬以問田且托邵民瞻買宅一區此其意何如也晚年歸自嶺表竟不能一朝居焉

蜀避亂

邵公濟築室犍爲之西山告家廟文曰少時得大父平生之言于汝頴大夫曰世若亂蜀安可避居焉大父學通天人足以前知矣宣和國亂先人載家使蜀免焉大父康節先人伯温也

漢壽亭

曹操既克袁紹表關羽爲漢壽亭侯漢壽邑名亭侯爵也後人以漢爲國號非程篁墩著辨謚攷謂漢壽爲犍爲考一統志在保寧府廣元縣在秦時爲葭萌縣費禕北屯漢壽即此地升菴丹鉛録謂在蜀之巖道猶非巖道在蜀之雅州晉爲漢嘉郡非漢壽也

桐廬景

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峰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經綸世務者窺谷忘返矣吳均與朱元思

四海攷

四海世傳有東西南海而無北海予究中國地形南濱於海則吳越閩廣是也東連朝鮮朝鮮之東亦有海西通西域大宛月氏大食諸國大食之外亦有巨海大食之西有國不可勝數大食陀盤所可至者惟木蘭皮耳自陀盤地發舟正西涉海百日而至其國

其地所產麥一粒長三寸瓜圍四五尺榴一顆重五斤桃二斤菜長三四尺穿井百丈方見泉胡羊高三四尺尾大如扇西地氣厚故也雖然此但可見東西海之所至耳自東西而極於北則無可考證蘇武在匈奴牧羊海上謂之北海安知非東西海之所通者也一目國又在北海外然則北海有無亦未可知

海陰火

海中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有可即不復見木玄虛海賦陰火潛然

水銀海

佛林國有水銀海周回可四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於近海十里掘坑井數十然後使健夫駿馬馳驟可逐飛鷹者人馬皆貼以金薄遮運行近海日照金光晃耀則水銀滚沸如潮而來勢若粘裹其人即廻馬疾馳水銀隨後趨至行稍遲緩則人馬俱為水銀擱沒人馬既廻速於是水銀之勢漸遠力漸微却復奔回遇坑井則水銀溜積其中然後其國人旋取之用香草同煎皆花銀也

廣陵濤

廣陵曲江之濤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若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絡驛顒顒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將將枚乘

天台瀑布

空谷傳聲氣之所鼓也嘗觀天台山瀑布泉若人作語則泉四散飛灑其面濕衣浣之不脫推原其故則由四面俱山石山中氣充涌氣動則泉飛耳世之堪輿家欲地氣聚者為此

綠珠江

合州有一泒水自雙角山出合容州泉呼為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村昭君場吳有西施谷脂粉塘

洞庭

陸魯望謂洞庭為浮玉北堂四公子傳云卬公跳探北洞傍升降凡五十里至一龍宮周潤數畝門闕皆龍所衛龍氣闢水霏霏如霧晝夜常晦公跳在洞月餘飢食青泥如糠米憶歸訪舊而返

隴頭水

隴右西關其阪九廻不知高幾里欲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流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噎遙望秦川心肝斷絕辛氏三秦記

修仁水

曲江縣修仁水北有三楓亭五渡水齊范雲為始與至修仁水酌而飲之賦詩曰三楓何習習五渡何悠悠且欽修仁水不挹皆邪流韶州圖經

白牛溪

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龔氏本云子遊黃頰之谷遂至白牛之溪注云王績嘗題詩黃頰山壁愚按負芨者傳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當從龔本

惡溪

謝靈運與弟書聞惡道溪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遊此惡道歎其奇絶遂書突星瀨于石李白詩遠尋惡溪去不憚惡溪惡途開李北海灘聞謝康樂

滇池

譙允南巴蜀志云滇池之水出盤龍江亦名積波凡九十九寶滙爲昆明池其水乍深廣乍淺狹似如倒流故名曰滇池漢武帝欲開嶲昆明聞有此池先於長安鑿池象之以習水戰

墨池

墨池每朝廷恩命將至池墨必見前後不爽其將見則池際水上浮浮圓結旣大如斗渙散滿池雲舒霞卷烟粲爛如新研墨下流水復清徹忽三日連發人疑其數謂將無驗未幾太宗真宗三朝皆至御書

御史灘

灘在嵩縣前臨大溪毎僚佐有入臺者卽水中灘出唐牛僧孺爲縣尉忽報灘出左右曰若是西臺當有鸂鶒一雙未幾雙鸂飛下僧孺果拜西臺客有舉此事者余曰灘是驗其官耳若奇章入西臺當以鵩梟應之坐客皆笑

四神泉

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赤水

出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弱水出窮石至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絶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淮南

夔峽聖泉

夔峽將至灧澦堆峽左巖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也過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予嘗徃焚香俾舟人擊而呼之曰山神土地渴矣久之不報一卒忽室家復大呼曰龍王萬姓渴

乳隨聲水注時正月雪下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氷厄呼者必以龍王呼之水于是出矣

舒姑泉

宣城記曰臨城縣南蓋山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析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迴流有朱鯉一雙今作樂嬉戲泉故涌出也

谷簾泉

余嘗酌中泠劣于惠山殊不可解後考之乃知陸羽原以廬山谷簾泉爲第一山疏云陸羽茶經言瀑瀉湍激者勿食今此水瀑瀉湍急無如矣乃以爲第一何也又云液泉在谷簾側山多雲母泉其液也洪纖如指清冽其寒遠出谷簾之上乃不得爲第一又何也

金山泉

金山中泠泉又曰龍井水經品爲第一舊嘗波險中汲汲者患之僧于山西北下穴一井以給遊客又不徹堂前一井與今中泠相去數十步而水味迥劣李德裕使人取金山中泠水蘇軾蔡肇並有中泠之句雜記云石碑山北謂之北灑釣者餘三十丈則中泠之外似又有南零北灑者潤州類集云江水至金山分爲三泠今寺中亦有三井其水味各别疑似三泠之說也

金沙泉

湖州長興縣啄木嶺金沙泉湖常二郡接界于此厥土有境會亭毎茶節二牧皆至泉處沙中居常無水將造茶太守具儀注拜敕祭泉頃之發源其夕清溢造供御者畢水即微減供堂者畢水已半之太守造畢即涸矣或還旆稽期則示風雷之變或見鷙獸毒蛇木魅焉

溫湯泉

辛氏三秦記云驪山西有溫湯先以三牲祭乃得洗不祭則爛人肉俗說云秦始皇與神女戲不以禮神女唾之生瘡始皇怖謝乃爲出溫泉洗之立愈漢魏以來相承云能蕩邪蠲疫今在新豐縣西後周庾信有溫泉碑唐置溫泉宮常所臨幸又京兆府藍田縣

有石門湯岐州郁縣有鳳凰湯同州有北山湯河南府有溫渾湯汝州有廣成湯天下諸州往往有之然地氣溫潤生物尤早卉木凌冬不凋蔬果入春先熟比之驪山多所不逮噫水有溫泉之湯池火有蕭丘之寒焰物理難一固如是

泉别

洞庭張山人云山頂泉輕而清山下泉清而重石中泉清而甘沙中泉清而冽土中泉清而厚流動者良于安靜負陰者勝于向陽山削者泉寡山秀者有神眞源無味眞水無香

别水

魏賈將有奴善別水嘗乘舟於黃河中流以匏瓠接河源水七八升經宿色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芳味絕妙

觀山水

趙季仁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謂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季仁因言朱文公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遊焉攜樽酒一古銀杯大幾容半升時飲一杯登覽竟日未嘗厭倦又嘗欲以木作華夷圖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片爲之以雌雄筍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自隨後竟未能成大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開豁心志爲益不少季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

字左右行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革旁行爲書記顔氏注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橫行不直下法苑珠林云造

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夾漈六書略云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

字隸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爲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眞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虞用吾云隸書今之正者正書張懷瓘云隸書云者程邈造字皆眞正亦曰眞書千文云杜槀

字音

夾漈鄭漁仲謂七音韵畧出自西域應琴七絃縱橫正倒展轉成圖無非自然之文極其精微不比韻書但平上去入而已又曰華有二合之音無二合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華書惟琴譜有之蓋琴尚音一音難可一字該必合數字之体以取數音之文予謂不然蓋四夷之字盤曲如蛇蚓之狀故欲二合則取一字之上一字之下而合之欲三合

則取一字之上一字之中一字之下而合之皆可成字若吾中國之字本之六書一字自有一體取其半而合之則不成字矣又以琴譜爲合字則又非也夫彈琴以手取音右手四指有擘托抹挑勾剔打摘八字左手按徽有大指食指中指無名指吟猱綽注之殊若施之于字則不勝其煩矣故省其字畫而摘爲其狀如以左大指按九徽而勾四絃則曰苟以左無名指按十徽而挑六絃則曰凷凡以記其指法耳非以此爲字亦非取數音之文然亦但可以施之于琴而不可以施之于字也又謂華人不善音梵僧呪雨則雨應呪龍則龍見頃刻之間隨聲變化華僧雖學其聲而無驗者音聲之道未至也予謂此幻術也中國之人亦有以符呪召雷雨者但中國幻少而西僧幻多中國陽明之地故幻少外夷陰幽之地故幻多

字母子

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于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夾漈謂獨體爲文合體爲字主類爲母從類爲子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

字也假外史達書名鄭康成謂古曰名今曰字字孳也聘禮記云百名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王文公云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借者文與字也諧聲與五書同出五者尚義諧聲尚聲說文形也以母統子廣韻聲池以子該母字書眼學韻書耳學中庸或問曰司徒教民書居其一外史達書名於四方大行人又九歲一諭爲其制度之詳如此秦以小篆隸書爲法而周制始改

書大篆

唐玄度十體書曰周宣王太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

十五篇秦焚詩書惟易與史篇得全逮王莽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爲作解說所不同者十有二三按文多引王育說如天屈西北爲无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

書法

說文叙尉律試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亡新使甄豐等改定古文時有六書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伏生誅也書正義亦云秦有八體亡新六書去大篆刻符殳書署書加古文奇字藝文志謂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體試之古文奇字篆書隸繆篆蟲書律卽尉律也六體非漢興之法當從說文叙改六爲八

張旭草書

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之觀于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虫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韓愈送高閑上人

衛夫人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乃廷尉展之弟恒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中書郎李充之母王逸少師善鍾法能正書入妙能品王子敬年五歲已有書意夫人書大雅吟賜之老杜詩學書須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

歐陽詢

詢書八訣點如高峯之墜石乀似長空之新月一若千里之陣雲丨如萬歲之枯藤乁如嶺松倒折落掛石崖𠃌如萬鈞之弩發丿如利劒藏斷之角乀如一波常三過筆

八灋

蔡文姬傳云八法蔡邕受於神人而傳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鍾繇衛夫人夫人傳獻之獻之傳外生羊欣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子雲傳僧智永智永傳虞世南世南傳歐陽詢陽詢傳陸柬之柬之傳姪彥遠彥遠傳張旭旭傳李陽冰陽冰傳徐浩顏眞卿鄔彤常玩崔邈等凡二十三人

書須具

蔡邕自矜能書兼明斯喜(李斯曹喜)之法非得紈素不妄下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盡徑丈之勢方寸之言(韋誕奏記魏公)又皇象論草書宜得精毫毞(音以)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紙得滑密不粘汚者墨須多膠紺黝者手調適而心佳娛可以小展

飛白

漢靈帝熹平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脩鴻都門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宮闕其體有二㓗法于八分窮微于小篆右軍飛白紗絕古今其子子敬好書觸遇造玄嘗日戲北館取帚沾泥汁中書壁作方丈一字晻曖斐亹極有好勢右軍見而嘆其美問誰所作荅曰七郎于是作書與所知云子敬飛白大有眞晉人父稱子字臨池之士不知飛白何體惟唐順陵碑文上有數字可覘古跡

皴法

皴法董源麻皮皴范寬雨點皴(一云芝麻皴)李將軍小斧劈皴李唐大斧劈皴巨然短筆麻皴一貫道師巨然泥裏拔釘皴夏圭師李唐米元暉拖帶水皴先以水筆皴後却用墨筆

字舞字木

州郡遇聖節錫宴率命猥妓數十羣舞于庭作天下太平字殊不輕而唐樂府雜錄云舞有字以舞人亞身于地布成字也王建宮詞云羅衫葉葉綉重重金鳳銀鵞各一叢每遇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則此事由來久矣唐代宗大曆十二年成都人郭遠獲瑞木有文曰天下太平獻之宰臣賀曰至德之化先貫草木太平之符遂形文字

讀書聲

昔有以詩投東坡者朗誦之而請曰此詩有分數否坡曰十分其人大喜坡曰三分詩七分讀耳此雖一時戲語然涪翁所謂南窻讀書吾伊聲蓋善讀者其聲正自可聽耳王沔字楚望端拱初參大政上每試舉人多令沔讀試卷沔素善讀縱文格下者能抑揚

高下逆其辭而讀之聽者忘倦凡經讀者殆在高選舉子凡納卷者必祝之曰得俞王楚望讀之幸也若然則善于讀者不爲無助焉

夬聾字碑

夬聾字碑浯溪旁舊有神恠宋熙寧中永州判官鄉應辰維舟岩下僧告其故夜半恠果登舟應辰呵叱恠伸手應辰書夬字揮之詰朝登岸索之則夬字已綴崖上知爲石恠既而應辰舟行地僧追告以溪山震響乃書聾字鎮之恠泯今刻石在焉

買石碑

唐鄭璠在嶺南象江得恠石絣氷鼓去而平理彈之有好聲輦歸滎陽費錢六千萬宋滎谷道嘗以錢三百萬買虞世南夫子廟初刻碑或談此二事有應聲曰這兩箇癡人好一棒打殺何不買百弓上水田九品入流官乎

北海碑

𢷎法善欲求北海書碑北海爲括蒼太守不可強乃攝其䰟書之北海夢中書碑竟醒而遣人追視宛如夢中今名攝䰟碑

輞川圖

宋秦太虛久病不起高符仲携輞川圖至曰閱此可以愈病太虛展玩喜甚若與摩詰同入輞川疾遂愈徐太常家輞川一卷多名跋吳匏菴題其後云此卷宋人藏漆竹筒中以之柱門後啓視乃輞川圖也余觀之即未必果出右丞然絹素極細却是雪景以浮粉着樹上瀟洒清韻應是宋人臨本非後人可到也

贊書

館閣書目贊書一卷南唐柰處度撰以九州贊事獨兗州爲寂按贊書見秦少游淮海後集少游子湛字處度以爲南唐人誤

評文

張文潜論文詩曰文以意爲車意以文爲馬理強意乃勝氣盛文如駕理文當即止妄說即虛假氣如決江河勢順乃傾寫

文進

五代周仁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睹水

中砂石皆有篆文取吞之既寤心意豁落自是文性
陡高有詩百卷號西江集

子美文

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
霹靂轟車人有邁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
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厥萌芽 歐陽公頌蘇子美文

歐陽文

其積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于外者爛如日
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韵凄若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
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 王安石評歐陽文忠文

南豐文

南豐文慓鷙奔放雄渾瓌瑋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
扶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壯一何奇也是時自負若
劉向不知韓愈爲何如耳 王三槐

商隱大年文

唐李商隱凡作文必聚書于左右檢視終日人謂之
獺祭魚宋楊大年爲文用故事使子姪檢討出處用
片紙録之文成而後掇拾人謂之衲被

昌黎文

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
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于道德仁義炳如也

夏季爵文

葉文飛稱夏季爵文章如春空層雲正合雨意又如
蔡繭抽絲秋鶴引吭無不令人欣羨 夏諱時正慈谿人

大巫

張紘見柟榴枕愛其文爲作賦陳琳奇之恒以爲弗
及也後荅書曰景與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
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牏文

松柏蒼然梧竹疎秀茶梅冷淡荆棘針樗櫟臃腫之
菌靈異茶蕨稂弱鹿葱海棠艷並育而同生氣之變
化然也文固難以拘論也故文必曰如此如此者皆
拘之類也

江山助

昔賢有云文章得江山之助豈虛語哉太史公足跡
半天下而發爲史記王右軍縱意林壑而形於字書

張燕公謫居江楚而雄於詩歌蓋扶輿之淸英顥氣
草木之葳蕤捡藻皆天籟之顯於人文者也

詩五言迴文始

文選注五言自李陵始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則五言久矣詩苑類格謂迴文出于竇滔妻所作文心雕龍云迴文所興則道原爲始又傳咸有迴文反覆詩溫嶠有迴文詩皆在竇妻前皮日休曰傳咸反覆與爲溫嶠迴文興焉

詩不必唐

善論詩者問其詩之眞不眞不問其詩之唐不唐盛不盛蓋能爲眞詩則不求唐不求盛而盛唐自不能外苟非眞詩縱摘取盛唐字句嵌砌點綴亦只是詩人中一箇竊盜掏摸漢子蓋凡爲詩者或因事或緣情或咏物寫景自有一段當描當畫見前境界要闡發玲瓏令人讀之耳目俱新譬如寫眞傳神者不論其人面好面醜黑白胖瘦斜正光麻只還他寫得酷像俾其子見之曰吾父其弟見之曰吾兄若此則冠服帶履之類隨時隨便寫之自不失爲妙手何也寫成而逼眞也若面孔阿堵顴顋一切不像徒刻畫于服餙間戴林宗之巾披王恭之氅曳鄭賜之履拄阮宣之杖事事倣倣古人而其形失眞子以爲非父弟以爲非兄做影樣看不得擬古而反傳笑世人于字句間學盛唐失却眼前光景大率類此如是而希必傳譬之寫眞不像欲其子孫永遠供奉斷無此理

評詩

凡爲詩者若係眞詩雖不盡佳亦必有趣若出于假

非必不佳卽佳亦自無趣試觀我輩搢紳褒衣博帶絨然貌寢形陋人必敬之有優伶于此貌俊形偉加之褒衣博帶儼然貴客而人賤之矣嘗記一人送文字求正于王陽明評曰其篇似左其篇似班其篇似韓柳其人大喜或以問陽明陽明曰我許其似正謂其不自倣文而求似人也譬如童子垂髫總衣向客嚴肅自是可敬若使童子戴假面掛假鬚傴僂咳嗽儼然老人人但笑之而已又何敬焉觀此則知自然之文而詩可例已

詩解

古詩妙在形容之耳所謂水月鏡花所謂人外之人言外之言宋以後則直陳之矣于是求工于字句所謂心勞日拙者也形容之妙心了了而口不能解卓如躍如有而無無而有

詩格

唐人詩法六格宋人廣爲十三曰一字血脉二字貫串三字棟梁數字連序中斷鉤鎖連環順流直下单抛雙抛内剥外剥前散後散謂之層龍絶藝作者泥此何以成一代詩豪

詩體

孔融离合體竇韜妻廻文體鮑照十數體建除體謝莊道里名體梁簡文帝卦名體梁元帝歌曲名體姓名體鳥名體獸名體龜兆名體鍼灸名體將軍名體宮殿名體屋名體車名體船名體草名體樹名體沈烱六府體八音體六甲體十二屬體魏晋以降多務纖巧此變之變也

詩語考

題王黄州墨跡掘地與斷木智不如機春聖人懷余巧故爲萬物宗注不言所出嘗觀孔融肉刑論云賢者所制或踰聖人水碓之巧勝於斷木掘地此詩意本於此機春卽水碓也

作詩

或問崔德符作詩之要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爲善張芸叟云年踰耳順方敢言詩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者觀此可以戒

詩病

李百藥曰分四聲八病挍詩苑類格沈約論詩病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通

山谷詩進

山谷詩晚歲所得尤深鶴山稱其以草木文發帝杼機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

後山耽詩

後山云少好詩老而不厭及一見黄豫章盡焚其藁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奕焉弟子高師一著僅能及之争先則後之此可爲學文之法

詩八米

北齊擢盧思道之詩得八首人稱八米盧郎或謂米當為釆徐鍇云八米以稻喻之若言十稻之中得八粒米也

江神嗜詩

王榮老官于觀州罷渡江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有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榮老以玉麈尾獻之不可又以端硯皆不驗有黃魯直草書扇子題韋應物詩獻之香火未收南風徐來一帆而濟江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也

辨騷

楊雄作反騷廣騷班彪作悼騷梁竦亦作悼騷摯虞作愍騷應奉作感騷漢魏以來作者繽紛皆無出屈宋之外

鴻一解

南齊張融曰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明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鴻一之義取于此唐舊史鴻一蓋二字新史刪去一字

意欲施之

胡文定銘龜山楊公曰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韓詩外傳云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孔子下步姑布子卿曰羸乎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曰丘何敢乎子貢曰何辭也子曰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為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文定蓋用此以比二程

美事難兼

鄭亞會昌一品集叙云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皐嚴忌善為文章而不至嚴廊歐陽公曰劉柳無稱于事業姚宋不見于文章按樂天作廬山草堂燒丹欲成而爐鼎敗明日忠州刺除書到乃知世間事不兩立也

類書

人有類書似由于學問似不由于學問者如介葛盧

解獸語公冶長及侯瑾字子瑜並解鳥語李南解馬語詹何聞牛鳴知牛黑白沈僧昭聽南山虎嘯云國有邊事當選人丁甞最食飯而知炊者之爲勞薪乃故車軸脚也符郎食鷄而知其栖之恒半露

似是

盧非人之似黑非白之近也轉推而轉遠謂盧似玃玃似狙狙似人則盧化人矣謂白似緗緗似黃黃似朱朱似紫紫似紺紺似黑則白成黑矣

伯益攷

史記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栢翳索隱云尚書謂之伯益而陳杞世家謂伯翳之後封爲秦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則伯翳非伯益矣水經注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敳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庚文叔書說益即隤敳本於此

賈生

易革卦後受之以鼎〻封後受之以震震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故震卦又受之以艮漢秦之交革故鼎新而天下大震矣文帝要休息艮卦也賈生要制作卦也朱晦翁云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都一齊說了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修須有先後緩急若一齊拆下雖然要修豈有此理看他會做事底人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先有一定規模漸漸做將去皆卓然有成賈誼胷次終是鬧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爆趯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他未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爲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

見矣

張子房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子房其庶乎然而未純擊秦皇者俠也取嶢關者詐也結項伯者巧也封韓信者忍也皆策士之餘習也韓亡矣義不仕秦以待天下之清可也

司馬光

司馬光大賢也而明未融焉是故疑孟子尊楊雄恕安石斥方平抑孔明辯荀彧不見主寬猜操忽二程

交范鎮（鎮固君子非程之匹）安石生而深姦謂之執拗然而遑
誅厚其卹典曹操弑后脅君盜漢之國人得而侏義
伐之乃惡蜀哉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故大學物格
知至而后意誠也與

曹公

曹公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嘗以日達
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
恰帽以見賓客毋與談論戲弄言詞盡無所隱及懽
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汙巾幘有人偶

論及之某曰獅子是我西方之獸終日挑擲無一刻
暫休蓋其猛烈之氣不得舒耳故與之毬以消耗其
氣遂終日弄毬忘其跳擲曹公之舉動輕躁亦是其
胸中猛烈之氣不得舒也其亦何謂善論古人者矣

昭君

史稱昭君嫁胡怨恨毒死塟之胡中胡地草白而昭
君塚上之草獨青遂爲千古美談唐李商隱詩青塚
路邊南鴈盡杜甫詩獨留青塚向黃昏考匈奴傳呼
韓邪單于得昭君而囬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
牙爲右日逐王始呼韓邪单于嬖呼衍王二女長女
顓渠閼氏生二子長曰雕陶莫皐呼韓邪单于死欲
立且莫車其母顓渠閼氏以且莫車年少乃立大閼
氏子雕陶莫皐爲復株絫若鞮单于既立復妻王昭
君生二女長女爲須卜居次少女爲當于居次須卜
當于俱匈奴貴族居次猶漢言公主也後王莽欲媚
元后諷单于令須卜居次入侍以此觀之昭君父子
聚麀豈有怨恨而死青塚之說胡可信哉

王繼先

繼先世爲醫其祖以賣黒虎丹得名號黒虎丹王家
繼先爲人姦黠喜諂佞善褻狎自建炎以医學得幸
嘗勸上服仙靈脾亦名滛羊藿議者謂雖強陽久服
令人精清按方論精清者不成子先獨不以爲然先
廣星宇臺榭都人謂之快樂仙宮于宅傍㮽別館蓄
臨安妓劉榮奴其子悅道蓄金盼盼又令所買妓女
時作歌樂淵聖升遐仍復燕飲令妓女舞而不歌舉
手頓足爲戲名爲啞樂與秦檜張去爲表裏爲奸

中子遺文

無功答馮子華書曰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有道無位作汾亭之操蓋孔氏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謂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品相得又曰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眞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常謂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溟高深極矣（可附中說注）

秦詛楚文

秦詛楚文作於惠文王之時所詛者楚懷王也懷王遠涖平迎靳尚而受商於之欺致武關之執非不幸也然入秦不反國人憐之如悲親戚積怨深怒發于陳項而秦亡也忽焉六國之滅楚最無罪反爾好還天人之理也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吁秦詛楚耶楚詛秦耶

莊子畫風

礽寮謂莊子之言風其辭若與風俱鳴於衆竅掩卷而坐猶覺翏翏之逼耳

韓柳論不同

韓柳並稱而道不同韓作師說而柳不肯爲師韓闢佛而柳謂佛與聖人合韓謂史有人禍天刑而柳謂刑禍非所恐（柳以封禪爲非而韓以封泰山鏤玉牒勸憲宗）

諡

晉文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是人臣生而諡也魏明帝有司奏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是人君生而諡也

諱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曲禮注云生者不相避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理道要訣云自古至商子孫不諱祖父之名周制方諱（夷狄皆無諱）漢宣帝詔曰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則生而稱諱矣傳議爲名子者當爲孫地出顏氏家訓

姓謠

蘇紳梁適謂之草頭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居極胡榘謂之草頭古天下苦其害在民

取字

唐五竇常字曰中行牟字曰貽周庠字曰胄卿群字曰丹列輩字曰友封名既以懸針垂露列之字各取義揆文無害爲同氣也余恒以爲士族取字瀘劉向曰置宅名子可以觀士鄭條之言云名以思義見名即知字字以表德見字即知名

公孫弘名同

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言司馬憙招大國之威求相與漢平津侯爲三韓子云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是又一人也

同名

宋有蔡京唐亦有蔡京（咸通三年嶺南節度使以貪雪誅京始末見雲溪議）此姦臣名氏之同者吳有桓彝晉亦有桓彝此忠臣名氏之同者若兩曾參兩毛遂則賢否分矣（兩毛遂見西京雜記員半千詩用之）

道士

新序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蓋謂有道之士漢京房傳道人亦謂有道之人元和郡縣樓觀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爲召幽逸之人置爲道士太霄經以尹喜爲尹軌又謂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按漢郊祀志注漢宮閣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常置九天道士百人蓋自武帝始也穆王平王事不可攷

神仙讀書

昔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俗神仙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摶賀元施肩吾皆本書生宋譙定雍孝聞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道定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採藥人有見之者讀易尚

不輟黃山谷嘗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神仙不讀書亦是一箇俗漢所謂頑仙不如才鬼

石髓

王烈服食養性嵇康甚敬信之隨入山烈嘗得石髓柔滑如飴即自服半餘半取以與康皆凝而爲石（竹林名士傳）

老復丁

急就篇長樂無極老復丁顏氏解爲蠲其子孫爲役非也即參同契所謂老翁復丁壯朱文公詩自度樽

前老復丁黃庭經亦有此三字

釋始

聽雨紀談謂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爲異因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又霍去病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是考之周秦西漢知有佛久矣西戎之俗立君立后皆鑄金人以卜如元魏欲納秦姚興女西平公主爲后鑄金人不成乃以爲夫人漢武帝因休屠王以金人祭天故賜休屠王子金日磾姓金氏又以渾邪休屠地爲五屬國休屠所居即今之甘

州左衛豈佛所產之地乎

釋氏

傳奕排釋氏謂中國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宋景文作李蔚傳贊亦云華人之譎誕者又摟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然周釋氏用老莊之說也非老莊與釋氏合也朱文公謂佛家竊老子好處道家竊佛家不好處愚常觀姚崇誡子曰道士本以玄牝爲宗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教而無業斯言當矣致堂謂經論科儀依倣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爲之

攷諸姚崇之言則非始於光庭也

釋種

漢罽賓傳塞種分散顏師古注即所謂釋種按增一阿含經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稱釋種石林葉氏云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稱僧通曰道人其姓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爲支帛道猷本姓馮學於帛尸梨密爲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

崇佛

說齋謂老莊之學盛於魏晉以召五胡之亂而道釋之徒皆自胡人崇尚遂盛於中國釋氏至姚興而盛道家至寇謙之而盛誠齋謂伊川之戎被髮以祭君子已憂其戎漢之君志荒而妖慶是踐吾民始夷乎言祝乎首以爲好此五湖耶律之先驅也朱黼曰三代以上不過曰天而止春秋以來一變而爲諸侯之盟詛再變而爲秦燕之仙怪三變而爲文景之黃老四變而爲巫蠱五變而爲災祥六變而爲符讖人心泛然無所底止而後西方異說乘其虛而誘惑之

宗頤儒行

放翁載長蘆宗頤師頌云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還家塔寺空應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真風三武謂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也愚嘗觀山谷開先院脩造記曰夫沙門法者不住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故趙州以斷薪續禪林宴坐三十年藥山以三篾繞腹一日不作則不食今也聚中民十家之產而成一屋奪農夫十口之飯而飯一僧不已泰乎夫不耕者燕居而玉食所在常千數百是以有會昌之籍沒窮土木之妖龍蛇虎豹之區化爲金碧是以有廣明之除蕩山谷之言至矣宗頤以浮屠氏而能爲此言其墨氏而儒行者與

論禪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佛字

佛字弓加二箭在人之傍聯史有說乃敷勿切與拂同音曲禮曰献鳥者佛其首詩曰佛時仔肩佛與弼同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後人不察以佛字爲符勿切以爲正音非也

治禪

漢學黃老清淨其徵秦之暴耶學之者亦能治人庶乎居簡而行簡者與唐人尚佛溺于齋素因果士夫假以驅遣宦情白氏集宋儒談禪凡一貫道心之目稍涉性命皆亂以其說或竄程朱之錄直贗至今雜焉真氏讀書記居喪毋廢浮屠集中有祈福青詞又襲唐之陋矣

出家

瑞應經太子至十四啓王出遊始出東門天帝化作病人即迴車悲念人生丁壯不久出南門天帝化作老人迴車而還愍念人生俱有此患出西門天帝化作死人迴車而還愍念天下有此三苦出北門天帝化作沙門太子曰善哉唯是爲快即迴車還念道清淨不宜在家既歷深山到幽閑處月食一麻一麥端

生六年

釋迦三清

西方有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爲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釋迦之本性爲法身德業爲報身幷其眞身而爲三其實本一人耳今分三像而幷列之失其旨矣所謂三清者倣釋氏三身而爲之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旣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

與老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者也按釋迦華言能仁也所說四十二章經言甚鄙後來文士增之道經出李部掠盡而元始生于太元之先其體常存不滅開刼度人流傳天書字方一丈以次相授諸仙

梓潼帝君

按圖志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嶲人因報母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爲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王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爲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學校祠宇爲盛矣

張眞人

張道陵字輔漢光武十年生于吳之天目山善以符治病桓帝永壽元年于靈達雲臺峯白日上升百二十歲唐天寶七年冊贈太師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師宋熙宗中加封輔玄二字大觀二年冊號正一靖應眞君子孫歷代相傳皆有封號　國朝仍令傳襲正一嗣教眞人之品秩正二品按宋邵伯溫聞見錄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順帝

時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者輒出五斗米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鎮夷中觀此則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爲天師者蓋因天寶詔稱漢天師而然耳眞人祠在大德觀靈雲宮

青龍神

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西山之屍陀林秘廡叢一日二童子來拜于前盧納之斷薪供奉雖寒暑無怠

時又旱不雨二童子白于盧能恨雨期言訖委身龍潭須臾化青龍大小各一至期果得甘雨事聞賜盧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裝像立碑以紀其事又別設祠于龍潭祭青龍神宣德中勑建大圓通寺二青龍出現禱之有應更加封號焉然考之實蛇也蛇有神蛇其名曰蜦亦能致雨今此二蛇西山寺院處處有之畧無靈異近者京師連年大旱祈禱無應則此亦非蜦蛇乃凡蛇耳昔宋祥符中天慶觀有蛇極恠異人以為龍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首死之其患遂息程明道為上元主簿茅山池有小龍如蜥蜴崇奉以為神物明道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後亦不聞如何則二蛇恠誕正此類也大小青龍神祠在西山龍潭

眞武

眞武本玄武宋眞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為眞玄龜也武蛇也此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後乃以玄武為眞聖而作龜蛇于下靖康初詔加號助順曰佑聖助順眞武靈應眞君及考圖誌眞武為靖樂王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玄君授以道秘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脩煉功成白日飛昇奉上帝命鎮北方披髮跣足建皂纛玄旗統攝玄之位此則道家傳會之說未足為據國朝　太祖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佑為多及定鼎金陵于武當山建廟崇祀　文皇靖難以神有顯相又于京城艮隅并武當山各重建廟宇歲時致祭而崇奉之意可謂至矣

翼學編卷之五

廣漢朱應奎麗明父編述
豫章魏時應因是父校訂

誠正集

有主不懼

人有慕城西承天寺浮圖絕頂所藏金銀佛像欲盜取者乃于昏夜闃寂之後擲繩其級攀援而上金頂堅牢不可入每戍鼓鼕鼕而起乃急施鎚鑿以混其聲如是凡三日夕既得已復縋而下自他人視之不

勝股栗而彼自不覺有所恐懼者由志在乎得物故也人苟持此心入道一息九仞何足爲難

自信

庖丁觧牛目無全牛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者紀昌視蝨大如車輪射之貫心而懸不絕皆心之所寄也朱子嘗言劉晏見錢流地上是其會計之熟所致而自謂看得聖人言語熟透直見聖人之心從而前過學者未到此境界安能自信

謹微

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不但小人女子夷狄從微至著如人一念之惡循習不已必至于大惡故大而治天下國家近而治一心一身皆當謹之于微

養心誠

夫蚊龍伏寢于淵而卵剖于陵騰蛇雄鳴于上風雌鳴于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于誠

神遇

唐國史補云趙璧彈五絃人問其術璧曰吾之于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吾方浩

然瞑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爲璧璧之爲五絃也莊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此之謂與（脩相錄）

檢點善念

趙康靖公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中歲常置黃黑二豆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興一善念投一黃豆興一惡念投一黑豆暮發視之初黑多黃漸久反之既謝事歸一念不與遂徹豆無可數

文正自脩

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卽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

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斯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念頭

靜坐以觀念頭起處如主人坐堂中看有甚人來自然酬應不差薛文清毎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夕必自省曰今日所為合理否

念眼服日

常以鷄鳴時念目中各有一人成三寸黑衣而立名

念眼令人見萬里外事東華真人服日月之象男服日象女服月象日夜不廢使人聰明五臟生華大虛真人曰以月五日夜半存日象在心中日從口入使照一心之內

精極

管子書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呂氏春秋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也魏伯陽參同契千周粲彬彬兮邁遍將可觀神明或告人兮心靈忽自悟讀書求道如此寧有弗得者乎

不欺

學以不欺為主本不欺暗室可以涖朝廷不欺孺子可以臨百姓孔子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審幾之謂也

體貼自家

欲見古人氣象須于自己胸中潔淨時觀之故云見

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又云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此二者亦須于自家體貼

承蜩

仲尼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問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若厥株拘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于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削鐻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何術以爲馬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馬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七日幷忘吾有四肢形體也其巧專而外滑滑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馬不然則已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愚公徙山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可乎雜然相許其妻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士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運于渤海之尾隣人京城之孀妻有遺男始齔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之心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可平河曲智叟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告之于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山一措朔東一措雍南 列子

草書

張旭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劒而草書進乃心嘗思念至此而感發程子曰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如禪已至着界一喝便

得悟靈雲之于桃花香嚴之于擊竹是也

學琴

孔子學琴于師襄五日而不進師襄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得其聲矣未得其數也又五日曰丘得其數矣未得其理也又五日曰丘得其理矣未得其人也又五日曰丘知其人矣其人頎然而長黝然而黑眼如望羊有四國之志者其文王乎師襄避席而拜曰此文王之操也夫琴小物也孔子因而知其人與文王覯面相逢于千載之上此悟境也

水仙引

伯牙學琴于成連先生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之剌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愴然嘆曰先生移我情矣乃援琴而歌作水仙之操曲終成連回剌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爲天下妙

近禪

杲老欲張無垢用其禪學改頭換面出來蓋欺人也

而無垢竟用禪不改若劉元城貶南安章惇遣判官至欲殺之是夕鼾睡如故至死不畏若真禪矣然其勁節直氣則恁地光明象山從禪着脚卻從高處立論與人多拗故朱子謂其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則于聖門下學上達工夫已漫不相關矣

交夢尋

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二人爲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于夢中往尋但行之半道即迷不知路逕回如此者三 韓非子

子胥同憂

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爲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乎子胥曰吾之怨與嚭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鄉者乎 吳越春秋

夢爭王室

韋孟在鄒詩曰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呂成

公曰孟既致爲臣而歸拳拳之意猶如此

蔡執弟子禮

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爲求師而來願執弟子禮程子受之館于門側上漏旁穿天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溫程子弗問謝蔡安焉如是踰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與之語

無常師

譙天授定之學得於蜀曩氏夷族袁道潔溉之學得於富順監賣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

翼學編卷之六

廣漢朱應奎麗明父編述
豫章魏時應因是父校訂

誠正集

未發氣象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前求中程子曰不可求卽是思思卽已發不可謂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何如曰不可旣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後來羅豫章師曾山李延平師豫章皆

汲靜坐觀未發前氣象何如而求所謂中者想其觀字亦如言聖人之能反觀非費思求索之謂必有默會自得處

通原

子不見嬰兒乎目不留采色故明全耳不留聲音故聰全舌不留苦甘故味全君子則知養其聰晦其明忘其味是之謂通原通原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則爲天下獨

神明

蜀山人不起念十年遂能前知陳烈山中靜坐八十日遂能博記者虛爲之也故性虛則靈窒則汨夫心者神之合也無欲故虛虛則神守之稍而不治則離矣故曰心之神明之謂性

靜坐

先儒嘗言靜坐中須是有物方可謂當主乎敬是也如釋氏所謂不可坐向黑山鬼窟裏必須靠一念乎老氏之法如守黄庭存踵息意思皆一般大抵只要常存此心不要放釋一有不存不馳騖則落空也

心體神

神本無也形乃有也夫鏡厚如箸照重淵之下瞳大如粒見百物之形心方寸爾潛宇而宇潛宙而宙凡此者神也猶物之精也果可測與

動靜

魂少陽也靜與物交而成變魄少陰也動與物合而爲祟意藏于脾而常靜感而後應應則出傳于肝是爲魂傳而至于心則極矣極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故謂之神神也者不能常動也動極必靜靜則入入

而歸于肺是名魄歸而至于腎則極矣極則無所與知無所與能復歸于脾矣

動靜

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鍾响尹曰譬如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竊謂鍾未撞時聲固在即心未感時理已存陰未動時陽已具動靜一理也

悟真

凡夫迷真而逐妄智慧化爲識神譬之水湧爲波不離此水聖人悟妄而歸真識神轉爲智慧譬之波平爲水當體無波

入道

長春真人語録或問入道之要如何進脩答曰當務忠孝以報君親又言欲脩仙道先脩人道人道立而仙道成又謂學者不欺心不背理閑情念葆神氣惡衣惡食聽其自然庶合乎道數語即先賢格言不過此

去繮牽

叚千越請韓相新城君曰昔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京父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繮牽長故繮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懌者是繮牽長也戰國策

羚羊

嶺右山間有獸曰羚羊者其角屈曲玲瓏宜于藥餌此獸性不喜人鬬每見鬬者輒從旁跪而觀之俟鬬者解散乃罷去其後人利其角輒故爲鬬狀誘羚羊來勸因而執之久之羚羊悟人之誘已也亦走避鬬者不復相勸蓋羊以其善心觸人之惡心人以其惡心觸羊之機心咎在人不在羊也

戴勝鳴

蠶時聞戴勝鳴曰劚山看火于是瘖六經不必作萬古人心之明未嘗息也其作六經亦猶此鳥之鳴于蠶時秦始焚書能焚人心哉

顛茄

百粤間其地有草結實如小毬俗名顛茄服之則心

怔顛倒或亂斗嘯騰舞竟日不能自止若爲鬼物所憑者或惟而詰之人心至靈非若氣之可操也彼物之爲寿以氣亂氣則有矣胡能亂人之心耶余曰程子有言理即氣也孟子曰氣壹則動志而岐黄氏論醫亦以客氣通乎心元觀眴眩之法可見然天下治心之藥衆矣雀止妒萱忘憂菖蒲遂志之通靈屈軼䚡佞之去邪參苓砂术之延壽吾未見其效而飲鴆嗜酒鮮不醉而死者是可見求福之難而取敗之易也

畫徵妄求

丹丘生畫橫披飃鼠六栗木一株秋實已罅而未脫其芒方鯁鼠欲出而未得也故緣于枝作振動者伏于地作窺伺者挂其頷作探取者仰而跂立者爭而鬬嚇者知先托意非苟作也栗至芒者也芒則鼠嗜罅而未脫極其欲得之心芒刺梗之甚其恚怒之意斯鼠之技已窮矣莫若竢時時則得逸而食安柰何非時銜技強求之不已也

琴偈

昔蘇子過會紀老見其侍者援琴作數曲拂歷鏗然以一偈問之曰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侍者大悟

河東鼠

河東有大鼠色蒼而性黠其味甘香肥脆人爲珍味其爲物春夏則節飲食簡出入穴僻處預知天之雨暘爲之備其于避機防患百至且食草氣臭人多不食至秋大田豐稼夜食畫伏人亦莫之得也至冬則膏肪氣薰結蟄不出齧土以鼻端反窒其穴求者以鍤取土掘之深不咫尺鼻蹤然百不失一是智用智自賊多慾貢害未若委順自然者可以保軀體而終天年也

正心法

欲使心正常以日出三丈錯手兩肩上以日當心心中開煖則心正矣有姜伯真行道採藥値儒人儒人使平倚日中其影偏儒人曰子篤志學儒不知心不正之爲失因教以此得道　陶弘景

造化仁

觀諸造化動而不息是故絕澗石壁草蘚之生冬裂

地拆齊蓼之青可以知仁

冥報

孫知微圖画道釋有女巫識鬼形狀知微問之云今道途人鬼各半人自不辨知微曰冥中所重者何罪曰殺生與負心耳毹毹子教人養喜神止菴子教人去殺機其有鑒耶

慎作業

哀益報十世之仇不知雖經萬刧而必報師子償殺命之債不知雖適小債而必償萌芽各認根苗點滴

不差譫溜罪在則福不集福少則行難圓此聖賢之所以慎作業也

不殺

南齊江泌食菜不食心以有生意唯食老葉而已宋高頤有所乘馬老以廩飼之曹彬毋冬月禁勿修葺墻壁謂甩石開百蟲所蟄動之恐傷其生伊川在經筵見哲宗盥漱噀水避蟻夫王侯將相皆仁心不殺如此

詩徵養

張文饒曰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

日記

真人謂其師授以日記一是以每日凡有舉念動心出言下筆應接人事皆書之其不敢書者即不敢為既為之即書之所謂人心即天心欺心即欺天故以天心標其帙云金華許子有日省編一帙凡晝之所

為夜必書之及疾亟方始絕筆此與趙閱道日有所為夜必焚香告帝之意何以異

心超境

冤家恩愛心常作平等之觀上帝悲田眼不見可憎之物性鮮貪嗔六時畏作惡趣心能領畧四季都是良辰昔人不云乎此老終當以樂死青谿白石條生瀟洒之懷黒霧黄埃便起炎囂之念此是心依境轉恐于學道無當必也月隨人走月竟不移岸逐舟行岸終自若則幾矣

牧放心

陳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記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書遂一覽無遺前賢讀書如此

降心

英雄降服勁敵未必能降一心大將調御諸軍未必能調六氣故姬亡楚帳霸王未免情哀疽發彭城老翁終以憤死

東坡名言

東坡言人心真不可縱閑散既久毛髮許事便自不堪又云久居山林乍入朝市覺舉動周章士大夫深信此語

我詩

梵志詩天公未生我冥冥無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復何爲無衣遣我寒無食令我饑還爾天公我還我未生時此豈所謂齊生死者邁記役卒之言六十年前無我六十年後無我生我百年中百年不可過風寒暑濕殃饑飽勞逸禍我今解去人始知我與梵志詩同

心要理會

朱憙門人黃幹之言曰人惟有一心虛靈知覺者是也心不可無歸藏故有血肉之心血肉之心不可無歸藏故有此身體身體不可無所蔽故須裘葛又不可無所寄故須棟宇其主只在心而已今人于屋宇身體衣服反切切求過人而心却全不理會爲之惕然

除目損道心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也伊川曰百官萬

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萬變者在人其實無一事朱子云艮其背是止其止行其庭是止于動不獲其身是無與于已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人無已但見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如是其誰能動之

山谷與洪平齋論學

周子以靜處測陰陽之根程子以動處觀天地之心邵子却以動靜來往之間閲三十六宮之春或自小雪積力或自中学起封或又謂應鍾當復純體破體

本氣餘氣縱施横設無不可覩只看人落處何如耳不知落處明安得用處活彼曆家以尺管候陽至醫家以寸口切陽脉修煉之家以鉛鼎玄珠進火候晁運之家以敲竹喚龜鼓琴招鳳行子午年皆取之造物還體之吾身豈有透于百家九流而不能掘易髓躡天根哉

真趣

口中不設雌黄眉端不挂煩惱可稱烟火神僊隨宜而栽花竹適性以養禽魚此是山林經濟風晨月夕

客去後蒲團可以雙跏烟島雲林與來時竹杖何妨獨往

觀容

單襄公曰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事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存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文

好事做壞

余讀書園亭每飯必施鳥食而童子遂于施食處設羅樹間以待之余笑云燧人氏教民火食而秦始皇遂以之烹儒焚書閻立本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圖于寺壁之上蓋將化導愚頑而酷吏倣其刑具以恣羅織鍜鍊之助自古好事嘗被惡人弄壞即鳥食一件所施未幾而童子之殺心動矣善乎古人之言曰好事不如無

天樂

水色澄鮮魚排荇而徑度林光澹蕩鳥拂閣以低飛曲逕烟深路接杏花酒舍澄江日落門通楊栁漁家

去覺

楚俗尚鬼其致鬼之物不一推之皆有至理肩挺之鬼搖兀不休所附者長而狹且直也甕壘之鬼聲如歌曲所附者腰大如鱗細也兀丫之鬼剥啄如雷所附者短身長味也斛桶之鬼厲聲疾呼所附者潤口空腹也覺之在人如鬼附物因形發識虛實各異是故附其卷而納者則爲聽附其漏而光者則爲視附其勁而節者則爲動履附其竅而出入者則爲言語

不受差遣

得意而喜失意而怒便被順逆差遣何曾作得主馬牛為人穿着鼻孔要行則行要止則止不知世上一切差遣得我者皆是穿我鼻孔者也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其不為馬牛者幾何

寓諸庸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怪性者必得怪譖胷陰謀者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莊子一生放曠却自寓諸庸原跳不出中庸二字也

忘老

程子謂不學便老而衰易謂日昃之離大耋之嗟是也孔子不知老之將至者以此延平以為聖人渾是道理不見有身世之疑亦見得真

絕慾

趙清獻欲絕慾不能廼掛父母畫像于臥床中劉元城先生笑之以為使已偃臥其下而父母且冠裳臨視不亦瀆乎伊川于室中常置尖物東坡謫瘴鄉惟盡絕慾念為萬全之良藥

不着

明霞可愛瞬眼而輒空流水堪聽過耳而不戀人能以明霞視美色則業障自輕人能以流水聽絃歌則性靈何害

怒去根

程子引春秋傳謂人有怒于室而色于市看來怒不留自不遷若留得怒時根在就是病自會遷也所謂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此顏子克已性情工夫到處

不做累心事

白香山詩自言又官蘇州不置太湖一片石入臼如此累心事香山不做余深服此言然則天下事累心

者多矣都丟下不做可使心不受累

不妄語

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邵堯夫云但看花開落不言人是非此三緘箴也元城劉忠定力行不妄語三字至于七年而後成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善人為善焉息哉

不處盈

初夏五陽用事于乾為飛龍草木至此已為長旺然

旺則必極至極而始收歛則已晚矣故康節云牡丹含蘂爲盛爛熳爲衰蓋月盈日午有道之士所不處焉

人肖天地

心去腎八寸四分天去地八萬四千里人自子至巳則腎生氣自午至亥則心生血陽生子而地氣上升至巳而亢陰生午而天氣下降至亥而極人身肖天地也

隨常

蘇子由每云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佛宜以肉食無公卿福以血食無聖賢德然則何居而後可曰隨常而已

名累

莊子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陶弘景云仙障有九名居其一使吾不白日昇天蓋三朝有浮名乎

忿懥

朱子嘗云其氣質有病多在忿懥又云其之質失之暴悍又云不得已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此亦太陽之餘沴也按朱子平日與人論辯多

徑直前而乏和平委曲此不失爲剛毅至於聞呂子約之死歎曰子約竟齎了許多鶻突道理去矣聞陸象山死哭之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夫評品切磋在朋友平日則可至聞其死亡不加惋惜而以譏訕何耶孔子於仲由嘗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戒之也至聞其死則歎曰天祝予朱子學孔子此處大相背

用脩

翼學編卷之七

廣漢朱應奎麗明父編述

豫章魏時應因是父校訂

修齊集

輜重

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迾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故曰終日行不離輜重

愼微

劉之道煇上李肅之納拜書曰古之君子一語嘿而禮義明一施設而風俗厚如釋之進王生之韈而漢世重名裴度當李愬之謁而蔡人知禮

慮患

王渙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此言近于達者

靜重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舄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盻識金日磾皆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陳眉公云香假山無巧法只是得其性之重也故久而不傾觀此嚴重者可以自立

真正英雄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于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

讀易一爻

呂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簡重寡

默其夫人性嚴有法教公事事務持規矩故公德器大異于人晉位榮公退居宿州真楊間靜坐一室日讀易一爻家事一切置之不問

器識

步騭困窮時同衛旌修刺奉瓜以獻焦征羌焦待之甚薄衛怒而騭畧不介意且曰吾貧賤士人以貧賤待之固也宜也後騭爲相而衛卒以無聞葢士之致遠者其器識必與凡庸逈異矣

雅量

三原王公承裕自少有雅量諸老嫂嘗試之暑月先生如廁必置扇外舍牖間使婢藏之出視無扇輒往及三置三藏之則不復置扇而終無慍色諸老嫂相與笑曰七叔量大如海其將鼻吸三斗醋耶公後果至南京大司農公父恕卽端毅公生公七歲作屋隙詩畧曰風來梟上響月到枕邊明又作先師孔子木主朝夕拜之春秋則於太淑人所取錢十數文具香果而祭之其齋之銘曰齊不齊謹當謹萬物安百神統聖賢我古來胳齊不齊謹當謹

明不燭物

中黃先生云明不燭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他人之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宜發明太盡惡訐爲直是也但當生大慈憐憫心方便譬喻引之歸于正道不可則止毋自辱焉王眞先生云大凡人自已本來福積不厚肆口又無忌憚愈見薄福要見薄福證驗若平生數奇多忤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也故譜人翩翩嗇夫喋喋非有冥禍則有奇窮而呂公著約識精言孫頭議論有根底韓琦明足以照人之奸未嘗形諸詞色眞大人相也

寛徑路

顔之推云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于崖岸拱抱之梁必沉溺于川淵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必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韻語荅之曰面前徑路無令窄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益荒眼前滿地生荆棘黃山谷云面前徑路常須令寛路徑窄則

無着身處況能使人行也

誠敬感人

鉏麑之於趙宣子沐謙之於司馬楚之楊賢之於杜林誠敬孝友之感人至矣商君載甲操戟李林甫重關複壁不亦愚乎（隗囂遣刺客楊賢欲殺杜林林見林身推鹿車自載弟喪不忍殺因亡去后光武召拜侍御史）

務實耐久

凡草木經寒不彫常青青者必非開花灼艷可喜者也如淇園之竹澗底之松大谷之栢寧覩之而滿天

埴之文貞皆非有美艷花實可翫可賞然緑如碧玉蟠如青璆經冬不落千年不壞爲世所貴重世之夭桃紅杏白李青梅艷冶一時數年之後伐爲薪材又烏足尚也君子務實去名闇然不求外飾以此

素修

蔣希魯居姑蘇延盧仲甫秉後圃希魯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之林木譬名節非素修弗成

滌往行

周處少孤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州里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有改行之志謂父老曰今歲豐樂否答曰三害未除曰何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爲三曰若此吾能除之乃入山射虎沒水搏蛟入吳尋二陸厲志爲善築臺以讀書任爲御史大夫謚孝侯

文質

文王作人外則使有文曰追琢其章內則使有質曰金玉其相夫文充其質之所能非刑樸而散淳也夫子讀易嘆曰賁非正色質有餘者不受飾若非禮之儀不法之詞乃若續鳧短而斷鶴長者奚文之足云

慎言

韓昭侯與棠谿公語而終夜獨寢慮夢言露于妻妾也棠谿公謂韓侯曰爲人主者言泄左右亦如土巵置酒侯于是獨寢　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言之泄于左右也孔光爲漢司空出外左右問溫室庭前有何樹光不對其意不令內事外人知也

樞機

昔齊之盧蒲嫳惡子犀于稚之爲人怒曰二子禽獸也吾寢處之矣二子聞之放之於莒齊景公田莒盧

蒲嫳見而泣曰余髮種種無能爲矣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諸二子二子曰彼髮雖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又放之於北燕嗚呼輕言召戾盧蒲嫳之謂乎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此之謂也

繕修

克己者猶兵御敵進而亡卻養心者猶水漬物漸而不驟慎思者如渫井浚其泉而愈新辨疑者如解絲理其序而自整

莊嚴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僧方飯見趨進揖遜之成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尹和靖在平江累年凡百嚴整有常遇飲酒聽樂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平江有僧見之曰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如何恐亦只如此夫儒者威儀掃地遂使明道先生亦賛嘆佛氏賴有箇莊嚴尹和靖先生始得向波羅門吐氣

慎視

四勿九思皆以視爲先見弓以爲蛇見寢石以爲伏虎視汨其心也閱周者黍稷不分念親者莪蒿莫辨

□蔽其視也吳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陰符經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蔡季通釋其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

剛過

昔甯嬴識陽處父之剛以爲華而不實怨之所萃犯而聚怨不可安身處父卒斃于賈季之手

知足

李康遠命論鼪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東坡有言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

雪謗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譙國嗇長後從王朝京師得會帝戲倫謂倫曰聞卿爲吏篣婦翁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取妻皆無父且少遭饑亂實不忘過人食帝大笑

性善

乳大獲虎伏鷄搏貍知力不及而有討心恩之至也

性善徵於物矣衛宣晉獻之爲父也獨何心邪

辭受

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爲胡忠簡繳還而不聞引避東萊除職既遭陳叔進行詞醜詆乃復受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答云先輩非後學所敢輕議然辭受合尚嚴今當嚴者反寬是以不免爲具眼者勘破學者所當戒也

不作詩文

年來萬慮灰冷惟文字結習未忘頗以此自累而招

罪不當與而與當與而不與皆罪也不工則不可出工則疲精敝神皆累也用是勇念書壁云老景病磨難親筆硯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碗夕燈一盞作在家僧行逕惟持龐公空諸所有四字庶乎餘年耄耋得活一日是吾一日不然則擾擾應訓又何異於塵勞仕路哉縱使藝文志書目天下家傳人誦盡爲我製何補于真我哉立願如此程子老年不觀書山谷發願去筆硯朱文公行年如此當先學上天後學識字可也皆是老境受用安身立命處

不然則吾人所謂卿自用卿法吾自用吾法可也升菴

寶善

子罕郤玉韓起辭環有無窮之名季氏之璵璠向魋之夏璜有無窮之惡故曰惟善以爲寶

治禪

呂申公劉元城陳了翁皆叅禪取其定以治心樂其空以忘憂患謂於吾道有裨爲猶愈於陽非陰用者

獎予

龐士元性好人倫勤于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人問之士元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常少不獎其譚則聲名不足企慕不足企慕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時人服其言富丞相一日于資寺剃度一僧劉貢父欻聞知笑曰彥國壞了幾箇人才度得一人問之曰彥國每與人對語往往獎予太過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禍者欻目擊數人矣豈非壞了乎觀此見譽于人者亦宜猛勵自進

許莊敏造詣

許莊敏公晚年益純粹嘗謂子弟曰吾凡少年壯年所好一一試諸心俱已相忘惟至圖書尚似留滞然亦不太甚也又曰吾近見士人因失官憤懣心而死者吾甚惑之夫官朝廷物也來若被衣去若解帶豈[illegible]體若乎故公雖屢進屢退未嘗見喜怒之色

人重

[illegible]融風止詭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illegible]須賁米元章云是千載人不可無一

天予分定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古之所予祿者不食于力不勤于末總之受大者不得取小也

世人皆命

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周公竟其尾宣尼絕其粮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臾叔鬻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 劉孝標辨命

生人有用

劉靜修曰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蓋亦

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鱉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

獎許成名

謝眺好獎與人才會稽孔闓粗有才華未爲時所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秦少儀好爲詩初不甚工既而以所業見山谷山谷贈以詩當時以爲許與太過然少儀緣此詩思大發遂得與少游齊名

陽非陰制

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浮丘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壞也剥之終曰碩果不食陽非陰之所能剥

王右軍德秩

南豐記王右軍墨池云愛人之善雖一能不可廢愚謂右軍所長不止翰墨其勸殷浩內外恊和然後國家可安其止浩北伐謂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其遺謝萬書云隨事行藏與士卒同甘苦謂謝安虛談廢務浮文妨要非當世所宜言論風旨可著廊廟江左第一流也不可以藝掩其德謂之一能過矣

蘧伯玉

蘧伯玉二十歲知非故過至二十一歲回視昔之所

改又覺未盡直至行年五十猶知四十九年之非乃
真寡過的君子

評白沙

或問陳白沙何如答曰今有白沙知宋有林逋魏野
以見則白沙高以行則二子真以白沙附儒不類矣
當築陽春臺閉關習靜穴壁進食如是者數年粵又
有曹溪矣夫白沙之學近禪

魏舒可法

晉司徒魏舒凡有為先行而後言可以為法其遜位

而去一節猶高按司徒年八十二子孫先逝天子下
詔安之賜陽燧安車出入覲省以解愁鬱

徐孺子

後漢徐穉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
負笈赴弔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一兩綿漬酒日中曝
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升
米飯白茅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

趙清獻

趙忭字閱道自號知非子宋至和中為侍御史京師
呼為鐵面初任成都以一龜一鶴自隨及再任屏去
龜鶴止有蒼頭執事公日所為夜必衣冠露香拜首
告天元豐初致政居衢有溪竹松石之勝與山僧野
老游不復有軒冕志矣其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
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
閑壽七十七謚清獻

司馬溫公

司馬溫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許人觀
之觀之者咸以錢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十千

而納于公公怒曰吾豈少此哉直曰天地間只端明
不愛錢耶于是創一井亭以便行客亦不私其錢

荊公不喜緣飾

王荊公性不喜緣飾經歲不洗沐衣服雖弊亦不洗
嘗與吳沖卿同為羣牧判官時韓持國在館中三人
尤厚善無日不過從因相約每一兩月即相率洗沐
定力院家各更出新衣為荊公番號拆洗王介甫云
出浴見新衣輒服之亦不問所從來曾子先持母喪
過金陵公往弔之登舟顧所服紅帶適一虞侯執紛

在傍公顧之卽解易其寳帶入界既出復易之而去

不挾南物

孝宗初朝士使外國多挾貨浮海而市之或與陪臣
吞閩材雁侍講劉用元使安南乘肩輿從兩僮如之
吏大驚郊勞致餽覘其奩篋又明日遂行其主恐餽
以珍物一不顧復追而授之劉不答作書其入關詩
予之曰挾南物歸神其殛之

典爐廉

潘司空禮治新于易潔身而賄門塞所獨民貲累千

泊歸歸德有田一區舸禄以生城云居泗時栖田廬
盜夜掠之有粟數升一樊裘耳盜驚嘆叩頭曰使在
官皆若公我輩安敢亂乎

買硯詩

徐子淵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依
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攽之賀徐宜院
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
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子淵詞清雅余尤愛其夜
泊廬山詞云風緊浪花生蛟吼龜鳴家人懸着兩人

驚只有一翁捫虱坐依約三更雪又打篷燈欲暗還
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傾一盞又詩成

布衾銘

溫國文正公在洛范蜀公贈以布衾先是僕射高平
公作布衾銘公愛其名義取而書于衾之首范太史
集其銘畧曰藜藿之甘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
尊云云

儉車

沈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幰車左右從之不過三

五騎履行田園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者不知三
公也及廢帝賜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
時與馬成三無人時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

真率會

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爲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
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市果止梨栗棗柿
有止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
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夫家酒非內
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必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爲真率會脱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日潞公有詩曰啜菽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范郎貧范和之云盍簪既屢宜從簡爲具雖疎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諸公極救弊與儉之見令人曷少思此惜福養財乎

耆英會

唐香山九老集于洛陽白樂天等是也有七人五百

八十四之語又續會者二人宋至道九老集于京師張孝問等是也然此集竟不成至和五老錢明逸爲之序杜衍等是也而畢世長則壽至九十四元豐洛陽耆英會九十有二人富弼文彦博等是也溫公序之圖形妙覺僧舍後又改爲真率會與有六老之會慶曆六年集于南園與中元豐有十老之集米元章爲之序

三韭三白

昔人請客柬以具饌二十七味客至則惟煮韭少

[illegible]韭耳客曰適云二十七味何一菜乎主曰三韭非二十七耶錢穆父嘗請東坡食皛飯子瞻以爲必精潔之物至則飯一盂蘿蔔一碟白湯一盞坡笑曰此三白之爲皛耶相對閧然三韭三白可爲絕對

食菜

東坡云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終年飽菜夜半飲醉無以解酒輒擷菜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霜露雖粱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更貪

貪耶乃作四句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

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余故題其廬曰安蔬

食節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弗去朱文公晚年親書一帖戒其子云年來衰病因酒色過度以致[illegible][illegible]肉多爲害尤甚丁巳正旦以往早晚飯羹不得過一肉如有肉羹不得更設肉飣如是菜[illegible][illegible]不下

飯卽肉飣不得用大楪只用菜楪大小一般晚飯亦
須減少不肉更佳一則寬胃養氣一則節用省財庶
幾全生盡年儉德避難之萬一亦等如有愛親之心
切宜深體此意

擘筍煎茶

山谷賦苦筍云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多而不
害如舉士而能得賢可謂得擘筍三昧洶洶乎如澗
松之發清吹浩浩乎如春空之行白雲可謂得煎茶
三昧

山癯食譜

吾山無薇蕨然梅花可以點湯薝蔔可以煎玉蘭可以醡麩
牡丹可以煎酥玫瑰薔薇茱萸可以作醬枸杞蘑葱
紫荊藤花可以佐饌其餘豆莢瓜菹菜茵松粉又可
以補筍脯之闕

清德

陳簡齋詩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蓋謂愛一文不
直一文之說也楊東山嘗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
人了公忠仁明皆自此生楊乃誠齋長子仕節甚高

有俸七千緡盡以代下戶租稅有詩云兩年枉了鬢
霜華照管南人沒一些七百萬緡都不要脂膏留放
小民家又別石門詩云石門得得消歸舟江水伊伊
別故侯擬把片香投贈汝追回欲共芸來休蓋昔吳
隱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有香一片舉而投諸石
門江中事用此

三間屋

殷芸小說蔡司徒說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中三
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東坡詩自笑亦屋

老三間簡齋詩士龍同此屋三間又云士衡去國三
間屋

是亦樓

絜齋先生爲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耳是亦樓也
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于
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耳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
可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
之朝夕磨厲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于凡庸而
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

居鄉

爲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爲劉勝之居鄉猶效張伯松龍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擇

矯僞

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齊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乃告人曰公孫弘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臨天下於是朝右疑其矯焉弘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喻仕

適東海者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讋者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蹈東海之難則有十里而返百里而溺耳 蘇頴濱

高遠有自

翠虬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于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撠膠葛騰九閎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太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 揚雄解難

鵲起

鵲上高城之垝而巢于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

驥鳴知己

夫驥服鹽車而上大行蹄伸膝折尾湛胕潰漉灑地白汗交流外坂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泣解紵衣以冪之驥于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于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 汗明見告春申君

仕路名言

徐孟童有言曰仕路乃毒蛇聚會之地君平昔心腸條直全不使乖今却不宜如此坐中非但不可談論人長短得失雖論文談詩亦須慎之不然謗議交作矣 此言蓋謂吳郡陸文量也

官滯

宋元祐間館職率論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皆有滯留之嘆張文潛晁無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戶侍郎無咎意以爲

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核謂如果之不核者文潞遂曰豈不勝汝枝頭乾乎聞者皆大笑東北有果如李每熟不得摘輒便槁士人因取收之謂之枝頭乾故云

裘元量

裘萬頃字元量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爲司直在朝賦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爲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齋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遂歸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隱東湖張魏公爲相使帥漕挽其來一夕遁去不知所之真文忠爲詩曰魏公孤忠如孔明赤手能支天柱傾蘇公高節如子陵寸膠能使黃河清等是世間少不得問津耦耕各其適後人未可輕雌黃兩翁之心秋月白

魯齋志隱

許魯齋仕元以哈麻短毀漢法不得行其學力求歸田與人書有曰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末雨餘老麥收冬將寒困盈箱積門喧童稚架滿詩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是以心思意嚮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周千折期必得此而後已

成公高士

皇甫謐高士傳云成公者成帝時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時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能逆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有勇不遇

元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八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聲如虎吼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鬬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舉能兩手持之而行泰定末德王試之上童薦於朝會丞相與王有隙格不行弼環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銅筋鐵骨不使立勳萬里外乃槁死蒿下命也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噫弼以勇力自矜其不死於兵刃幸矣顧尤命之不臧何哉

智臧

聖人貴智亦貴臧以智者貴藏也鱖魚性痴見人則樹其鬣謂人懼已也又其性畏寒西方有鳥曰半翅者亦痴見人飛不過三五尺可以杖擊之得也鱗魚入網輒伏者惜鱗也孔雀愛其尾潛則露尾錦雞愛其毛羽自照水因而有溺死者皆不智不臧者也

顏世節義

顏見遠死節於蕭齊其孫之儀盡忠於宇文周常山平原之節義有自來矣

名節

樓護傳云論議常依名節東萊謂居五侯之門而論名節猶爲盜跖之徒而稱夷齊也陳孚爲曹操掾而傳云雅仗名義其能免樓護之譏乎

出處

君子其潛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翔如鳳非醴泉甘露不食司馬德操諸葛孔明偕隱于耕稼而仕止殊魏玄成徐洪客俱隱于黄冠而出處異如羽之易迎則皆然

審出處

夫枯楊之榮一也而榮于上則華榮于下則稊語異時也鴻漸之翼亦一也而漸于磐則安漸于于則危語異地也大車以載馬壯用往尚矣而知淺謀深力小任重則斤斤以不勝任危之語異材也

逸民

管幼安如郭林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蘇文定贊之曰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捫膝不屈

後魏葛榮陷冀州賈景興稱疾不拜每捫膝曰吾不負汝僞楚之僭喻汝礪捫其膝曰此豈易屈者哉以捫膝自號本此

晚節

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燕諸曹時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李彦平深敬此語大書壁間

躬農業

洪武時吳琳爲大司農尋以老致仕既家居朝廷嘗

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其旁舍見一農人孤坐小几起而拔稻秧徐布於田貌甚端謹使者乃問曰此有吳尚書在家否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以其狀聞　上益重之

不知心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人疑其竊皮冠夷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之謂不知心

不忘山林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爲勝耳荊公拜相題壁間詩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只爲他見趣[illegible]合則留不合則拂袖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

詠松見志

羅昭諫詠松曰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其志亦可悲矣唐六臣彼何人哉昭諫說錢鏐舉兵討梁見通鑑其忠義可見昉奴事朱溫之杜荀鶴猶糞士也

四君子

宋賈文元有言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余服膺此語其惟清白居官可以自信信人予先正得四君子于肅愍籍其家惟上賜盔甲袍帶　裕陵追悔恭襄殺籍其家止黃絹一疋　英宗動色此清之鑒主上也魏尚書驥見王振惟帕一方振不之校張尚書泰遺劉瑾止土葛雖銜之而不螫此清之感宵人也

劉忠宣

忠宣在河工事竣餘費二千金瀕行藩臬舉爲公贐公令[illegible]之府及劉瑾矯制逮公獄經汴二司擬以前金獻瑾公曰此寧能饜彼意第舉殘骸畀之耳同難者謀行賄紓禍公曰寧拚一身耳如此免死累一生且累子孫後得減死戍肅州一孫將致餽物其使不受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此僕竊之逃不將隻身陷此耶尋同戍鍾尚書槖背果爲僕竊去噫公處險難其廉幾於坎之有孚維心亨也哉

翼學編卷之八

廣漢朱應奎庭明父編述
豫章魏時應因是父校訂

修齊集

經學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朱子曰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

嗜書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強唐子見而恠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此也（今本闕墨子七十一篇今止十三篇）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訓在西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

辨志

學記以發慮憲為第一義謂所發之志慮合於法式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一年者學之始辨云者分別其心所趨嚮也慮之所發必謹志之所趨必辨為善不為利為巳不為人為君子儒不為小人儒此學之本也能辨志然後能繼志故曰士先志

學進

前輩學識日新日進東坡詠三良其和淵明者與在鳳翔時所作議論夐殊呂成公博議論公孫敖二子及續說則謂宗子有君道趙宣子使史駢送賈季帑則謂古人風俗尚厚博議非是可以見進德修業之

讀書法

晁景迂曰博之以五經而約之以孝經論語博之以太史公歐陽公史記而約之以資治通鑑康節先生曰二十歲之後三十歲之前朝經暮史晝子夜集學者當以此為法

緝書有補

伊川先生謫涪州日所居名注易洞先生嘗曰今之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谷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甲胄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閑過日月卽是天地之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不能作惟有補緝

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

讀書貴思

讀書不尋思知迅風飛鳥之過前响絶影滅亦不知聖賢所言爲何事要作何用唯精心尋思貼體向身心事物上來反覆考驗其理則知聖賢之書一字一句皆有用矣　薛敬軒

善學

善讀書者或曰此法當失或曰一卷足矣奚以多爲或不求甚解或務知大義不善讀者蕭繹以萬卷自焚崔儦以五千卷自矜房法乘之不治事盧殷之資爲詩

弗學恥

古之君子恥學焉而不能舉其國之故則恥之舉其國之大夫而不能以質對則恥之橋說孟言不度其心之所安聽者亡擇焉則恥之

博物

管子知俞兒（卑耳溪神）東方朔知畢方（獨足雀）劉向知貳負（上郡山中械一足尻）諸葛恪知傒囊（山精如小兒）陸敬叔知彭侯（黒狗無尾）張華知銅澡盤（晨夕鳴與洛中宮中相應）又知然石（以水灌之便熱）陸澄識服匿（單于賜蘇武酒器）

前輩勤學

胡澹庵見楊龜山與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窻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窻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窻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猶難也

文正黒帳

范文正公多延賢士如胡安定孫明復石守道之徒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黑色時以示諸子孫曰此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迹也

先正苦工

朱子嘗言張橫渠教人夜間自不合睡他做正堂時或夜裡默坐徹曉直恁地勇方做得又言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睡不然放不下無安着處王荆公作

字說時只在禪寺中禪床前置筆硯掩一龕燈人有書翰來者折封皮埋放一邊就倒禪床睡少時又忽起來寫一兩字看來都不眠者先正辛苦工夫如此

學爲福

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毋曰文相莒三年有馬千駟今毋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弃之已毋曰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紝必有淫泆之行好學爲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學充量

傳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伊川謂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

貴書

蘇魏公書帙銘曰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及湔溥正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饑可無食至於書不可一日失

不窺園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法真歷年不窺園趙昱歷年潛思不窺園門楨榮十五年不窺家園何休不窺園者十七年 勤學

讀史熟

西山先生稱天台劉深父每舉史傳數百千言漢許后上成帝書於班史爲隱僻處學者多不道一日對客誦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及設爲屏風張某所等語無一字差 前輩讀史精熟如此

二護

外護其身如惜干霄之茂樹勿縱一斧之刃伐傷内

護其行如惜渡海浮囊勿容一鍼之鋒穿破妙道之士當知二護之法

精神至寶

有夏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寳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寳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故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恬愉虛靜以順其命

尊生驗人物

仲長子昌言曰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此寒暑之方驗于人也約之蠶也寒而饑之則引日多溫

而飽之則用日少此寒溫饑飽之爲脩短驗于物者也論養生者盍于此觀之韓子蒼醫說用此意物理論曰道家則尚冷以草木用冷生醫家則尚溫以血脉以通

尊生志月令

關中隱士駱耕道嘗言脩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座右如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嗜慾四時皆損人但二至陰陽爭之時尤損人耳馬永卿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八十有強力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爲

座右銘也

延年

女偶色若孺子張蒼肥白如瓠顧思遠頭有肉角辛孟人號鹿仙盧浦婺髮短心長劉寔命在日制畢衆敬跨鞍示健源懷躍馬馳征

尊生訣

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然無欲腎水自足動靜宜敬心火自定寵辱不驚肝木以寧此得之楊景明先生傳云

戒益生

莊子有言善養生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郭子玄解之云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之物命表之事也郭橐馳之種樹也置之若棄鄉人有病疽者痛楚入骨殆不欲生一日聞其父有大獄立起下牀籌畫區置旦日而病去此外身身存之明效也

文潞公攝生法

元豐末文潞公致政歸洛入對時年幾八十矣神宗見其康強問攝生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即

止上以爲名言

鐵腳道人

鐵腳道人者虬髯玉貌倜儻不羈人也嘗愛赤腳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又愛嚼梅花滿口和雪嚥之或問嚥此何爲道人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其後去採藥衡嶽夜半登祝融峯觀日出乃仰天大叫曰雲海盪吾心胸居無何飄然而去纂有九字經勿欺心勿妄語守廉恥系之語曰此經字約而意博

知之甚易行之甚難苟能實踐可爲君子（見褚氏遺書）

人息同天

一呼一吸人之一息也而天行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三萬三千六百餘息天則行九十餘萬里人息與天行齊四體于是乎順百病于是乎消一有愆焉始爲衆病之所襲矣

養生五難

向秀難稽康養生論曰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喜怒不除此二難聲色不去此三難滋味不絕此

四難神慮消散此五難脫落五難即超絕世網

柘枝舞

寇萊公性豪侈所臨鎮燕會常至三十醆必盛張樂尤喜柘枝舞用二十四人每舞連數醆方畢或謂之柘枝顛始罷樞密知青州太宗眷之未衰數問左右準在青州樂否即時有間準召爲參知政事

侈樂

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爲樂豈有量哉（曹植與吳季重書）

食鵝

蔡京喜食鵝每預養之烹殺過當一夕夢鵝數千百訴於前其一鵝居前致辭曰食君廩中粟作君羹中肉一羹數百命下箸猶未足羨肉何足論生死猶（轉轂）

酒量祝進

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尤爲親近性不能飲太祖每燕近臣常盡歡而審琦但持空杯太

祖意不悵一日酒酣舉杯祝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祿可惜不令飲之祝畢顧審琦曰天必賜汝酒量可試飲審琦受詔輒連數杯無苦自是每侍燕輒能與衆同飲退還私第則如初

師教

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弟子袁其師李斯韓非之於荀卿也弟子賢其師盧植鄭玄之於馬融也

鑒古

山谷以太公所誦丹書及武王銘書於坐之左右以

為息黥補劓之方朱文公亦求程可久寫武王踐阼
一篇以為左右觀省之戒（儀禮經傳刪且臣聞之至必及其世大學或問因湯盤銘及武王之銘）

獻王得書多

獻王德從人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
賜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
得書與漢朝等

鄴侯家多書

李泌父承休聚書二萬餘卷誡子孫不許出門有求

讀者別院供饌鄴侯家多書有自來矣

留生意

司馬公時至獨樂園危坐讀書室嘗云草妨步則薙
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
亦各欲遂其生耳張文潛庭草詩人生羣動中一氣
本不殊柰何欲自私害彼安其軀觀此則見周子窗
前草不除之意

試校官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曰爾將何之曰將
試教官程子弗答湜曰何如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
毋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
試之必為此媼笑也湜遂不行

惡曲惡圓論

予讀元結惡曲惡圓二論曰噫固哉元子之立論也
其惡曲論云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
便往曲視以回目不曲售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其
惡圓論云寧方為皂不圓為卿寧方為汙辱不圓為
顯榮甚者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天之圓

命駕訪友

應休璉云悲風起于閨闥紅塵蔽于几案時有袁生
枉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嚴武過子美之藥欄
不嫌粗糲王弘訪淵明之茅宇不厭屢空古人盛節
誰能嗣之（用修與葉兩湖）

見狃

宋有田夫冬衣緼黂春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
燠室綿纊狐狢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
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

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于口
慘于腹衆哂而怨之子此類也列子

不作罵書

呂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以兵脅之渙顏色不變笑
曰渙聞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
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
此不在於彼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俗漢

程明道先生一見呂微仲便曰宰相呂微仲便做只

是這俗漢謝上蔡云爲他有貴的相態便是俗處

知易行違

虞翻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捨象數
作傳然翻未知言有序之戒希聲未知比之匪人之
訓踐履與易相違

羊公鶴

殷中君嘗稱劉尹于庾公庾公甚忻便取爲佐引
見坐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瘦小失望遂名之
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能舞嘗向客稱之客至試
使驅來氃氋而不能舞

郭璞不知易

郭璞作洞林史傳稱其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
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愚以爲璞非知
易者也璞灼知未來之事豈不知王敦必反當時詔
爲記室不起可也顧乃躭其豢養而不能全身遠害
豈知易者乎或曰數不可逃璞與桓彝友善逆知其
必斬于雙柏樹下及行刑之人數之不可逃也愚謂
不然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向使璞不應敦召豈能

尋而殺之若以爲數不能免是時温嶠庾亮欲圖敦
使璞去邪歸正與嶠等戮力王室雖死亦爲晉室之
忠臣而乃依阿隱忍泯泯焉死于反賊之手安得爲
智乎再覩其愛廬江太守胡孟康婢以術致之則璞
所爲殆妖術耳豈君子之所爲乎故曰不知易也

班固諛竇憲

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蕭咸謂此禪堯舜之文非
三公故事班固筆之於史矣而固紀竇憲之功曰納
于大麓惟清緝熙其諛甚于董賢之冊當憲氣燄方

張有議欲拜之伏稱萬歲者微韓稜正色則無君之惡肆矣此固所以文姦言而無忌憚也倪正父駁昆命元龜之制有以也夫

士難識

稽叔夜愛惡無迹而致憎于鍾會其死也以忤物名王藍田褊躁有名而能容于謝奕其仕也以忍性果難乎觀士矣

夷人孝行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唐扶餘璋之子義慈號海東曾子頡利之子畢羅支其母後至不敢嘗品肉孰謂夷無人哉

守禮遺風

宗人釁夏之守禮聖人遺化也後世犯葵丘之禁者多矣漢之劉輔魏之棧潛宋朝之鄒浩守經據古其有魯完人之風乎

嗣守難

王導之孫謐授璽于桓玄謝安之孫澹持冊于劉裕此朱子所以嘆嗣守之難無忝乃祖一陶淵明而已

衛多君子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名臣之言可訓萬世蓋祁子之學識見於不淬浴佩玉之時衛多君子淵源有自來矣

寶燕石

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齊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華匵十重巾十襲客見俛而掩目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翳臣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

求湛

曾子將行晏子送曰嬰聞贈人以財不若以言請以言乎夫木三年成而湛之以酒則君子不近湛之鹿醢賓以匹馬矣子勉求所湛晏子春秋

少正卯

孔子門人三盈三虛惟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夫門人去仲尼而歸少正卯非不知仲尼之聖亦不知少正卯之佞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

政何以告之子曰賜也遊非衛所及也夫少正卯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詞鄙而博順非而澤有此五僞而亂聖人以子貢之明見不能見知人之難也

不接異色人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醫卜筮及匠藝之人不可久留親昵皆能歛弄是非儒者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便墮術中如房琯爲相因一琴工董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

席豫矜細

席豫未嘗草書曰細猶不謹而況巨耶然豫爲黜陟使言安祿山公直無私其迷國之罪大矣安在其能謹哉唐史立傳褒之未有著其罪者何小人之多幸也席建侯即豫也　使避玄宗諱稱字　孔光黨王莽則不言溫方辟不足以爲謹席豫黨祿山則未嘗草書不足以爲謹

郈成分宅

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 孔叢子

解衣留鎮

余山慧日院佛像落成徐文貞入山中奉　世廟欽賜蟒衣一襲付僧圓寶因賦一絕云單衣露冷宿雲華誤縮官袍傍帝車指向山門君莫笑細看還是舊袈裟丁酉陸平泉八十有九矣亦以納衣一襲付慧

日院手書偈於衲之表云解組歸來萬慮捐盡將身世付安禪披來戒衲渾無事不向歌姬爲乞緣二事與東坡解衣留鎮山門相類

蹈水

孔子觀于呂梁懸水四十仞流沫三十里見一丈夫遊之以爲有苦使弟子並水而承之數百步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堂下孔子從而問曰蹈水有道乎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 列子

馬制進退

鄢陵卓子乘蒼龍排父之乘鈎飾在前錯綴在後焉欲進則鈎飾禁之退則錯綴貫之造父見而泣曰猶人處急世而不知所由也或曰乘瞿父之乘

帝王遺訓

賈誼書引黃帝語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道不可易也功莫美于去惡而爲善罪莫大于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吾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也

故節仁之器以脩其材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于博愛人政莫高于博利人故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人吾愼此而已矣帝堯曰吾存心于先古凡十餘語帝載史記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得之以敬也大禹諸侯會則問于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朝則問于士曰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又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勸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者其辟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舍學聖之道而靜思獨居辟其若去日之明于庭而就火之光于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其辟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其辟若下淵乎是以君子愼其與而聖王愼其舉又曰藥食嘗于卑然後至于貴藥言獻于貴然後聞于卑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目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又引周文王武王問鬻子武王問王子旦師尚父淮南人間

訓引堯戒曰戰戰栗栗日愼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垤此帝王之大訓之存于凜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律蕭相之收博士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

翼學編卷之九

廣漢朱應奎麗明父纂

豫章魏時應因是父校訂

脩齊集

事父悟理

楊慈湖遊象山之門未得契理歸而事父一日父呼其名恍然大悟寄詩象山云忽承父命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深奧

事君爲親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曰則曷爲去親而學君田過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于君致之于親凡事君者以爲親也韓詩外傳

橋梓

伯禽康叔朝于成王見乎周公三見而三笞之二子有駭色乃問于商子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何不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二子還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

周公裔

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他無所攷傳有凡蔣邢茅胙祭豈君陳其一人歟凡伯祭公謀父皆周公之裔世有人焉家學之傳遠矣

曾孝歌

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歔欷歸耕來兮安所耕歷山盤兮

兄爲弟子爲父草制

天聖三年錢思公除中書門下平章事錢希白爲學士當制希白于思公從父兄也兄草弟制當時以爲盛事建中靖國元年曾子宣自樞府入相子開適草制宋朝惟此二人而已

王氏十榜聯

王尚書歷仁英神三朝爲翰林學士其家自太平興國至元豐十榜皆有人登科熙寧初聞喜燕席上和

范昱仁詩三朝事主惟文學十榜傳家有姓名

花樹韋家

伊川曰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宗會法今不傳唯岑參有韋元外家花樹歌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太史尚書郎朝回花底常會客花撲玉缸春酒香韋元員失其名此詩見一門花萼之盛

號萬石五家

號萬石者五家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馮楊爲弘農太守八子皆爲二千石亦號爲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毋號萬石嚴嫗秦韙爲穎川太守舉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號萬石秦氏唐張文瓘爲侍中四子皆至三品號萬石張家

陸氏義門

陸象山家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祖稅或主出納或主厨爨或主賓客家人計口授食賓至款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則卮酒杯羹雖以衛

不厭毋長與至恭于祖禰祠堂聚揖于廳婦女道萬福于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或鳴于官晨揖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

居家有法

柳公綽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毋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子弟一人執經史躬讀一過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於定鍾然後歸寢諸子皆昏定於中門之内

一門孝顯

唐人記張延賞妻苗晉卿女父爲宰相舅嘉貞子弘靖皆宰相壻韋皐雖不爲之相而食王爵以爲有唐衣冠之盛一門而已

考無答

呂文靖爲相非無一疵可議子爲名相而揚其父之美史直翁爲相非無一善可稱子爲權臣而掩其父之美易曰有子考無咎

公儀子

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董子

第五倫私兄子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夜十

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

金日磾論

金日磾子爲武帝弄兒常在帝側或自後擁帝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帝謂日磾曰何怒我兒爲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之帝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言其故帝甚哀爲之泣而心敬日磾磾素忠孝在帝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宮女不敢近帝欲納其女後宮亦不肯及帝疾篤屬霍光輔少帝光讓曰磾磾對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遂爲光副武帝以討莽何羅功封磾秺侯磾以帝少不受歲餘病困光臥授印綬而卒磾之子賞霍光婿也霍氏有事萌牽遂上書去妻獨得不坐以此觀之則日磾之謹慎不過于光乎而其子亦可謂能服家訓矣

木假山

木有漂沉汩沒于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嚙食之餘或髣髴于山者則好事者取以爲山蘇

氏有三峯焉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于中峯而岌然若無阿附意此老泉況伊父子也

諸王讌

高帝幸東宮召諸王讌飲因游玄圃園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行酒武帝與豫章王嶷及王敬則自捧肴饌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酒並醉盡歡焉 齊書

霍光

霍光夫人霍顯欲貴其少女成君遂潛使女醫淳于衍毒殺許后及事覺告光光始大驚奏上置衍勿論其敢于蒙赦如此且諸事皆先白光而後奏御愛幸監奴馮子都或令其代決政事謹厚者固如是耶以致其妻霍顯諸子禹山雲習見光之專光死而尤欲擅權如故耿視天子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霍顯又與馮子都私通與諸女出入長信宮殿中無期度及聞元帝立為太子系萌鴆毒凡此皆光擅政不能教于家所致也

孟德世濟遺奸

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孼饕餮放橫父嵩乞匃携養因臧買位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　袁紹討曹檄

訓子

裴令公常訓其子凡吾輩但可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為萬乘之相則天也山谷誡子弟云吉蠲筆墨如澡身浴德指拭几研如改過遷善敗[illegible][illegible]曠職于弟職書几書硯自黔其面惟弟惟子臨深戰戰

儀節訓子弟

曲禮獻鳥者佛其首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熟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悅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

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繢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母誡

李景讓母鄭氏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雖婦人之言可為居官怠職者之戒

仕貧

崔元暐為軍校郎母盧氏戒之曰吾見辛玄馭云兒子從官者聞有人來云貧乏不能自存此是好消息

吾聞貧者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重此言汝今坐食俸祿若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須特加脩潔勿累吾此意也（職官分紀）

杖教

弟子遠來者夫子必荷杖而問之曰子之父不有患乎則又摶杖而問之曰子之母不有患乎則又置杖而問之曰子之兄弟不有患乎則又杖步而問之曰子之妻子不有患乎故曰夫子六尺之杖而貴賤之禮親疏之義皆于此焉辨

入遠

元祐間范忠宣作相其子子夷名正平當入遠忠宣以恩例令換近地子夷堅不肯曰當入遠不欲恩例求僥倖也子夷年纔二十餘趣操已如此又王文正公不欲令婿韓忠憲換免入遠公恐累其遠大忠憲亦深感其知

世美

召公是似南仲大祖世濟其美也遠有充超敘絛錄又忠慨焉式附曹群元漢宋文公備焉

世族

韓詩外傳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古重世族故命必以祖）

宗譜

劉知幾曰能言吾祖郯子見師不識其先籍談取誚鄭名世曰春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衆仲晉有胥臣見晉語鄭有行人子羽皆能探討本源自炎黃而下如指諸掌（鄭漁仲曰世本公子譜二書皆本左傳）

樹子

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有大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五人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倒

孝怯不稱老

唐沈季詮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季詮曰吾怯乎為人子者可遺憂于親乎哉漢胡廣年八十繼

母在堂言不稱老

療親習醫

晉殷仲堪父師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北齊李元忠母多病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方技李密母患積年精習經方洞閑針藥母疾得除隋許智藏祖道幼以母疾究極醫方誡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文中子銅川夫人好藥子始求方唐王勃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甄權以母病與弟

立言究習方書王燾母有疾視絮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李逢吉父顏有痼疾自料醫劑遂通方書杜鵬舉母疾與崔沔同授醫蕭亮遂窮其術程子曰事親者不可不知醫

醫孝

唐王燾母病學醫因以所學作書行世宋高若訥母病遂兼通醫書考訂張仲景等方書秘訣鏤板行世始知名醫多出衛衛州皆本高氏學爲此以醫爲孝者也宋李虛已母喪明已且日舐躬不懈二年母目復明李行簡父患癰極痛行簡吮其敗膏不唾于地疾尋平此又以孝爲醫者也 則如錄

孝悲

尸子云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史記蒯徹讀樂毅傳輒流涕漢書楊雄悲屈原不容于世作離騷讀其文未嘗不流涕晉王裒傳裒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廢蓼莪之篇史系記孟元方誦詩至蓼莪篇必哀咽不已南齊書載顧歡事亦然梁書武帝每讀孝子傳不終輒而悲慟北齊

趙郡王子敞四歲喪父初讀孝經至資于事父輒流涕歔欷又楊歆其舅子問歆讀詩至渭陽未耶歆便號泣舅子亦對之歔欷情感所至不能自已如此 錄孝順

三孝

梁江孝母病祈神請以身代覺病從十指中入俄遍而母遂安晉吳猛八歲貧無帳每夜蚊噆膚不驅恐其去已而噬親也徐仲車日具大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闤市若有所亡

儉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繩縛于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篦于寢宮與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君臣儉德皆不可及也

惜福

唐肅宗爲太子上使割羊臑以餅飾刃徐歠之上喜曰福祿當如是惜此李德裕載天寶十七事中語雪峰巖頭欽山自湘中入江南至新吳山之下欽山濯足澗側見菜葉而喜指以謂二人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流尋之雪峰恚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爲哉後入山果無名衲嗚乎天有掠勝人惟儉實

戒刃物

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枕邊有一劍公問儀公何用儀公云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擊賊賊死于此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古人青氈之說不記乎嘗聞前輩云夜行切不可以刃物自隨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耳司馬君實新第一日步行見墻外暗埋竹簽問之曰此非人行之

地將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命去之

施宅

徐勉字脩仁其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宣武寺不復方幅意謂亦逆旅舍耳何事須華侈時人是謂我宅古往今來豪貴繼踵死其死矣竟是誰室又王右軍施宅爲歸宗寺賀知章施宅爲千秋觀與脩仁命皆達人

集會

王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彪子僧虔累十二博碁既墜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爲鳳凰僧達奪取于壞亦復不惜伯父貽稱其長者 宋書

焚券

顧覲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覲之禁不能止及爲本郡誘綽出諸券書一廚覲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王殉好積聚及死其子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

置產

宋郭進造宅既成以酒席犒工令子弟席設于諸工之下脂工人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屋者進沒未幾果爲貧殿學士陳彥升所謀蘇掖仕至監司家殷甚嗇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嘗置別墅與售者反覆甚苦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增少金吾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悟

享清福

劉溫叟之生也其父岳曰吾老矣他無所欲但冀世治民和與此兒皆爲溫洛之叟耕釣煙月酣詠太平之化足矣溫叟憶父語遂爲名臣慶曆中張宗𢘿以秘書監致仕居洛陽一日謁留守其子唐言唐賀監知章以道士服歸會稽明皇錫以鑑湖今洛中嵩少蹤非朝廷所賜大人可衣羽服優游其間何必事請謁

佛世法

侍郎𢘿溪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宋大本圓照禪師入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毋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盡其大者蓋古人透徹佛事故能爲此不作佛事語乃知通佛法未有不通世法犯王法未有不犯佛法

前輩家法

房太尉家無半臂崔樞夫人婦妾不許時世粧劉丞相擊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製度自其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

解紛

嘉興屠漸山諭德一日欲治僕怒甚僕惶遽求解於夫人夫人笑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指漸山公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傍微哂曰但水寬耳僕以此獲免夫微言談笑可以解紛不謂閨閤中諳此機緘也

彥升參後

孔彥升在鄂州授蘄黃鎮撫使中秋日作筵會東邊坐統制將官西邊坐州縣官早筵十二盞每盞出四美人穠纖長短大抵一般又一般裝束執板謳詞凡

四十八人晚進十二盞每盞出四女童如早進亦四十八人器皿盡用黃金議者謂臣庶之家在當時所未有初彥舟在潭州與通判張聸通家往還聸妻趙氏宗女也有姿色彥舟悅之離潭州之日奪取趙氏一行爲蘄黃州鎮撫使毋出獵與趙氏聯轡而往趙氏着銷金袍玉束帶戴尖風笠子宛然如畫彥舟專寵之後叛歸劉豫惟攜趙氏往焉

易家人

伊川易家人傳云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上九

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不先行于已則人怨而不服故易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世婦

李泰伯曰內宰用大夫士世婦毋公卿二人皆分命賢臣以糾檢內事漢世皇后庶事以二千石爲之猶有成周遺意焉

宮號

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正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號凡十四等昭儀位視丞相婕妤視上卿娙娥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二千石八子視千石充衣視千石七子視八百石良人視七百石長使視六百石少使視四百石五宮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

后讖

元祐末哲宗方擇后京師里巷作打迷戲以一人擊入窠者爲勝謂之孟入于是孟在女應宮之選至紹聖間宮掖造禁纈有匠者姓孟獻新樣兩大蝴蝶相對繚以結帶曰孟家蟬民家競服之未几后廢處瑤

華宮號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議者皆以爲讖蟬者禪也出家之兆也

唐公主

杜荷誅城陽公主改配薛瓘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兩[illegible]始則同榮末亦雙瘁晝日合昏禮則終吉焉[illegible]曰臣聞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illegible]飲以昃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是以上下有成內外有規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陛下欲誅其始而亂其紀不可爲也太宗從其言

蘇綽服制

後周皇帝后服制受繭則服鷩衣聽女教則服鶉卑衣歸寧則服鳪秋衣蓋蘇綽所制而鶉之亦惟此之見

當熊

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圈鬬獸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前故身當之

辭輦

成帝遊內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妾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上善其言乃止

女應制

錢唐爲宋行都男女尚嫵媚號籠袖驕民當思陵上太皇號孝宗奉太皇壽一時御前應制多女流也碁爲沈姑姑演史爲張氏宋氏陳氏說經爲陸妙慧妙靜小說爲史惠英隊戲爲李端娘影戲爲王潤卿皆中一時慧黠之選也兩宮游幸聚景玉津內園各以藝呈天顏喜動則賞賚無算

女侍中

金石録載趙彥深母傅太妃碑額題齊故女侍中宜陽國貞穆太妃傅碑案北史後魏女侍中視二品然本後宮嬪御之職今以宰相母爲之惟見於此余謂不但宰相母也如清河王岳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元乂之妻亦拜女侍中封新平郡君此類不一則知當時女侍中之號非必專處後宮嬪御蓋有近宗與夫臣下妻母爲之者正以示殊寵耳然

以宰相之母尊爲太妃其禮可見

婦言可畏

隋文聽獨孤言以廢易勇晉武聽楊后言不易衷後來皆致亂婦言可畏如此

婦言先見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後伯宗果爲三郤所害伯宗之妻有先見之明如此

求婦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
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羅敷女

邯鄲秦氏有女名羅敷嫁爲千乘王仁妻仁後爲趙
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
飲酒欲奪焉敷巧彈箏乃作陌上之歌以自明其後
[illegible]輯相和述有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等語

黔婁康謚

黔婁先生死仲子弔之曰先生何以爲謚妻曰以康
爲謚仲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何樂于
此而謚爲康妻曰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
而辭不爲是其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
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其謚爲康不宜何也皇甫謐高
士傳云黔婁先生者齊人也脩清節不求進 列女傳

張俊妾

張俊有愛妾錢塘妓張穠也知書俊文字穠皆與之
柘皐之役俊發家書囑穠發照管家事穠有書與俊
引霍去病趙雲不問家事以堅俊之意且言今日之

事惟在于宣撫不當以家事爲念勉思報國俊得書
釋然而喜遂以其書繳奏上大喜親書獎諭以賜穠
仍加封雍國夫人

棄魚固寵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釣得十餘魚而棄
之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爲涕
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弃前之所
得也今以臣凶惡而得拂枕席爵至人君四海之内
其美人多矣聞臣之得幸于王畢褰裳而趨王臣亦
同曩者所得魚也亦將棄矣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
曰敢言美人者族 戰國策

子弟爲幹官

劉平甫欲經營幹官朱文公致書慶國卓夫人止之
以爲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却心性傲慢成習祇可營
一稍在人下職事與人打罵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
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愛人
以德如此

賢愚非種

申屠嘉以蹶張武夫爲相能厚鄧通張禹以經學儒者爲帝師而諂奉董賢留夢炎以狀元宰相降元丁好禮以小吏致公卿死節人品無定分至此甚則父子之間亦然唐來文濟父護見本隋驍將而濟以學行稱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然如敬宗奸邪而其孫許遠以忠節著則忠邪又豈有種耶

誨故人子弟

呂申公二子謁歐陽公於潁上入見公納拜出則二子相嘆以爲前輩不可及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爲漕頗慢公公不爲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爲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致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來謁坐客次久之公着道服出徐語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既長韓魏公聞於朝命官魏公到北京薦爲屬教育之如子弟朴少年有才所爲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像哭之前[illegible]待故人子弟其殷勤渾厚如此

清白

劉忠愍公球事兄甚謹同居合食始終無間言從弟玭爲莆田知縣奉夏布一疋即日封還貽書戒之曰守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其家法如此

偶年忌

男子入學多用七歲五歲蓋俗有男忌雙女忌隻之說至冠笄亦然按北齊李渾弟繪六歲願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約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便輒竊用未幾通急就章則其來久矣

翼學編卷之十

廣漢朱廷奎麗明父編

豫章魏時應因是父校

治平集

敬戒

荀子云天子即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為福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羣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策終以敬伊尹訓太甲曰祗厥身召畢告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為告君第一義

懲警

陳正獻公疏曰懲羹者必吹于齏傷桃者或戒于李楚辭惜誦云懲熱羹而吹虀兮費琪言唐明宗不豫衞道入問曰寢膳之間宜思調衞指果實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戒

君量

寺人披之斬袪芋尹無宇之斷旌其讐一也披請見而晉文讓之無宇執人於宮而楚靈赦之楚靈之量優於晉文矣漢高帝之赦季布武帝之免梁鴦吳

帝之逭李衡皆有君人之量

君德制力

桀之力別船伸鈎索鐵歃金推移大犧水殺元龜陸捕熊羆然湯以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

上德

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史佚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名言也

謹微

造化人事皆自耿緜之端以至于充盛而不可遏如坤之初六一陰始生于下必至于堅冰當曹魏之時索頭鮮卑來貢質亦猶一陰之微也直至元魏跨有中原之盛是以聖人修德為治必謹乎微而執因景監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皆防其漸也同子即趙談武帝時參乘袁絲伏車前諫之

戒陰

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是以聖人謹於微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矣漢宣帝甘露

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巳在太子宮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即位而武氏巳生于前二年宋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真張芸叟曰易者極深而研幾當潜而勿用之時必知有亢當履霜之時必知有戰

持勝

齊德衰於召陵晉志怠於蕭魚淮平而吳鑄用潞定而歸眞惑易曰日中則昃玄曰月闕其摶不如開明于西按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惟子良憂曰

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果不免于禍鄭伯肉袒乞降

御用槍

高皇帝御用槍凡二大者幾盈握脩可丈六尺疑即用以步戰者也小者脩殺四之一圍殺亦如之疑所乘馬時也滁和之間蓋無日不親御焉武昌而後不復自將矣此槍樹之御座右以示子孫毋忘王業艱難 文皇帝御用槍槍有號帶在午門之五鳳樓王弇州先生皆有歌

由舊

魯用田賦仲尼曰有周公之典在晉鑄刑鼎仲尼曰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者晉周公之典唐叔之法度魯晉所以立國也是以漢循高祖之法則治唐變太宗之制則亂 夏有典則商云成憲周云舊章

攻黜諛

鄒忌不如徐公美新序云齊有田巴先生行脩於外王聞其賢聘之將問政焉田巴改製新衣拂飭冠帶顧謂其妾妾曰佼將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佼過於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見齊王齊王問政對曰今

者大王召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曰佼問從者從者畏臣諛臣曰佼臣至臨淄水而觀然後知醜惡也今王察之齊國治矣 與鄒忌言略同

勸學

漢光武日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寢而太子諫其顧愛精神則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唐太宗于周禮一書夜誦不倦宋太祖雖在軍中手不釋卷太宗讀書自巳至申 方休因宋琪以勞瘁為諫諭之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

敎化

文王化行故游女變爲喬木夫子爲魯司冦故公慎氏出其妻

上示招掾

鳥鷇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垢 路温舒尚德緩刑書

易樂險哀

單穆公曰旱麓之榛枯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

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謂險哀二字此文中子所以有帝省其山之歎也天地變化草木蕃況賢者而不樂其生乎天地閉賢人隱況草木而得遂其性乎

興衰立見

昔晉莊宗受三矢之遺矢志復讐以少牢請矢負而前驅係燕滅梁還矢而告成功可謂壯哉未幾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數十伶人困之至于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歐陽爲作五代史伶官傳

險不足恃

齊晉楚之討皆先服鄭范雎李斯之謀皆先攻韓蓋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虢曰制在鄭曰虎牢在韓曰成皋虢叔恃險而鄭取之鄭不能守而韓滅之韓又不監而秦幷之秦之亡也漢楚爭之在德不在險佳兵者好還信夫

若埒舉政

單襄公聘宋過陳火十月大火之次朝覿矣道茀草多不可行也候人候人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

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歸告王曰先王之教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而陳廢之知靈公之將亡也

農蠶係歲

豳風于十月云爲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于三月云歲既單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以歲言之

不盡民

古者國有間田田有餘夫夫有閒民民有羡卒不盡其財力也至秦而自實田至漢天而聚墾田至隋而越丁口至唐而括逃戸隱田於是財殫力盡民無樂生之心矣

改火

王邵曰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火不數變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東漢禮儀志夏日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改水唯見於此

玩物

李文饒通犀帶賦曰美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滅而垂棘返壯武殘而龍劒飛先王所以聞義則服防患則徽經侯委珮而去宣子辭環以歸此可謂玩物之戒

德及魚

季子治單父三年而巫馬期㨗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夜見漁者得而釋之詰曰凡爲漁者欲得魚也今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

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季子即子賤

君溺圖書

唐內殿無逸圖代以山水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也仁宗寶元初圖農家耕織于延春閣哲宗元符間亦更以山水勤怠判焉徽宗宣取秘書省圖畫進覽陳師錫奏曰六經載道諸子談理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爲圖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爲畫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觀心于此則天地冲氣生焉注目于此則日月祥光麗焉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視則明噫使徽宗能寘其言於坐右則必能監成敗別淑慝矣以覘爲塡聽之藐藐而畫學設焉黍離麥秀之風景其可畫乎

地愚

金源氏衰國人有善望氣者謂韃靼國有土山形勢雄偉王氣所由聚金信其說乃先求通好爲韃靼入貢俾使者請曰他無所求惟得是山以鎮我土足矣

韃靼笑其愚佯許諾金人于是大發卒鑿掘運載抵幽州城北積而爲山修繕極其精巧叠石玲瓏峰巒隱映松檜隂鬱秀若天成引金河水至其後轉機運㪺汲水至絕頂出石龍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後有石刻蟠龍昂首噴水然後東西流入太液池山有廣寒殿爲楹凡七仁智殿在山半爲楹三山前白玉爲橋長三百尺直儀殿㑊殿在太液池中員坻上十一楹正對萬歲山山東靈囿珎禽異獸在焉是爲金主遊幸之所未幾韃靼攻破燕城金人遷汴矣推此其說驗否蓋不攻自破云

君愚世數

秦皇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宋明帝紿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漢世祖曰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眞帝王之言哉

謀國

先臣言宋臣人品優而謀國疎以名位不足累心苟聞人言則潔身急去故優今代前臣謀國[illegible]人品疎以寵任不深遜跡苟有建白則委曲求[illegible]

國是

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欲定國是叔敖曰恐王不能定也夫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人主不定國是而以其合于取舍者爲是不合者爲非君臣不合國是奚定

漢盛

漢興成富庶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

太宗文詞

鄭毅夫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謂文章纖靡淫麗嬪嬙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其功業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神宗聖訓亦云唐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爲文温泉銘小山賦之類可見

天子宅家

唐子西內前行云宅家喜得調元手唐時宮中謂天子爲宅家通鑑韓建發兵圍十六宅諸王呼曰宅家救兒劉季述等至思政殿皇后趍至拜曰軍容勿驚宅家

已亂

昔張角之起也不誅其渠帥乃案驗內外事角術者誅殺甚衆漢于是有黃巾之亂韓山童劉福通初亦以妖言誑人縣官捕之急乃聚衆突發元于是有紅巾之亂此輩非能易二季而二季之國祚卒以亡故曰天下洶洶豪傑之資也楊賜劉陶之論曰銷萌巳亂在簡別流民剪除渠帥

九層臺

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卵棊上公曰危哉 說苑

蟲災

蝗螣秋生而秋死一時為災而數年乏食令一人耕而百人食之其為蝗螣亦以甚矣 食苗心曰螟食節曰螣食根曰蟊食葉曰賊

春秋謹微

溴梁之盟大夫無君申之會諸侯皆狄春秋之大變也有雞澤之盟而後有溴梁之盟有宋之盟而後有申之會君臣夷夏之分謹其微而巳

魯國近道

諸侯之主盟自齊桓始也北杏鄄之會魯皆不至及幽之盟而始會焉則魯不亟於從霸也夷狄之主盟自楚靈始也申之會魯不至及遂啓彊之召而後如楚焉則魯不亟於從狄也故曰魯一變至於道

里塾

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注云耡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疏謂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金石錄有中平二年正月都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趙明誠失於攷禮注而鄭氏注水經洪氏隸釋皆以街為衛又誤矣漢食貨志言古制

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里胥之塾其卽里宰所謂耡者歟

崇學

孝明時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羣言响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 樊準勸崇文學

興學

春秋時諸侯急攻戰而緩教化其留意學校者唯魯僖公能脩泮宮衛文公敬教勸學宅無聞焉鄭有子衿城闕之刺子產僅能不毀鄉校而已

學制

庠爲鄉學有堂有室序爲州學有堂無室有室則四分其堂去一以爲室故淺無室則全得其四分以爲堂故深

建學

畿內爲學二爲序十有二爲庠三百諸侯之國半之王無咎之言也陸務觀取焉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

國學

蔡邕明堂論曰王居明堂之禮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朱子大學章句序王宮有學蓋謂此曾孝公之爲公子嘗入京師爲國子人稱其學宜王今之學訓諸侯他書言國子者唯周語焉

李椅倡閩學

獨孤及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至而俗易家有洙泗戶有鄒魯成公李椅也在大曆八年常衮建中初爲閩人設鄉校李椅在其前

宮室儀

漢名臣奏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萬變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儀故司馬殿省門闥至五六重周衛擊刁斗近臣侍側尚不得著鉤帶入房 大平御覽

宮室

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于兩社之間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 說苑至公

室夕

大司徒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匠人建國書參諸日

中之景夜考之極星詩定之方中傳云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愚按晏子春秋景公新成栢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室以城矩爲之明日晏子朝公曰先君太公立宮何爲夕對曰古之立國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曰古之臣乎樞星即極星也公劉居豳即景迺岡然則尚矣

營建

武王尅殷欲築宮五行之山周公止之以五行險塞之地也德則納其貢職者回否則伐我者難矣君子謂周公能持滿

方明壇

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陳宣帝大建十年立方明壇于婁湖以始興王叔陵爲王官伯臨盟百官此與蘇綽之六官蘇威之五教何以異傳曰不協而盟無故而盟百官不幾于戲乎

建都

唐朱朴議遷都以觀天地興衰爲言謂關中文物奢侈皆極焉已盛而衰難可興矣而以襄鄧爲建都極選陳同父上書孝廟亦謂錢塘山川之氣發泄無餘而以荊襄爲進取之機其言與朴略同

青宮

太子號曰桂山以西北海外太子長琴處是山而得名也唐許敬宗上官儀等于文思殿博採古今文集

擿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瑤山玉彩

禮

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不入正門則趨

禮制

國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司馬公曰禮別嫌明微大夫貴近於君故推而遠之以防僭偪之端士賤遠於君雖與之同物無所嫌也

聘禮

聘禮注君行一臣行二疏謂出齊語今按此晏子之
言見韓詩外傳衛孫文子聘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
曰子不後寡君一等

禮防微

春秋諸侯出告廟則書至則有飲至策勳之禮所以
敦孝敬而防游佚也聖人之制禮不其微邪是故僖
伯憂如棠

王制防僻

王制亂名改作言偽學非者殺不亦過乎夫植黨之

譏方弱魏也稽阮之放乃盛晉也藩將之守乃判唐
也王安石之新法經義南渡儒士之爭勝乃亡宋也
是故先王以五倫為本三德為教六藝為用事周於
彝常民安於樂利臣習其諳練而有刑以辟奇袞大
哉治乎王制非徒言矣

規侈

臺榭取其避燥濕金石尚其諧神人皆節之于中和
不係之于淫放故溝洫可悅何必江海之濱麟閣可
玩何必兩伎之間忠良可接何必海島之僊豐鎬可
遊何必瑤池之上

魯用天子禮樂

春秋意林曰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
成王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
魯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使成
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
王以下乎考之賜有隆殺樂有夷蠻而無戎狄也問
有雉庫而無臯應也尊用四代之尊而爵無虞氏之
爵也俎用四代之俎而豆無虞氏之豆也其後魯公

僭之耳

冕服始

黃帝冕舜十二章服禹佩玉秦簡公初令吏帶劍趙
武靈王始胡服騎射漢獻帝時王公士人服幅巾後
周宇文護令百官執笏紗幞隋文帝服色尚黃煬帝
定品官服色三紫五朱六以下綠吏青庶人白商皂
唐太宗制翼善冠烏紗帽　國朝禁胡服定文武服
制皆九品

先聖冕服

先聖冕服祥符二年賜曲阜文宣廟冕九旒服九章熙寧八年國子監言唐開元中尊孔子為文宣王內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宜用天子之制禮院議依官品衣服令用九旒崇寧二年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

封聖後

武王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封黄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

元尊聖

通鑑博論謂元世祖聽妖僧祥邁之誘作妖書以毀昊天上帝貶孔子為邪道擬為中賢不足稱聖獨尊桒門之教令桒門舉火盡焚道藏然考元史蒙古太宗窩濶台即位之五年詔以孔子五十一世孫孔元措襲封衍聖公修孔子廟及元世祖中統二年大司農姚樞言以儒人楊庸教化孔顏孟三氏子孫蓋未嘗不尊孔子也至成宗立詔中外崇奉孔子建文宣廟于京師給曲阜林廟灑掃戶以尚珍署田三十頃供歲祀武宗立加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亦知有孔子之道但不如信佛之專也又考至元十七年詔諭眞人祈志誠等焚毀道藏僞妄經文及板按世祖尊用嗣天師張玄演加演道靈應冲和眞人又于長春宮修設金籙周天大醮詔三茅山三十八代宗師蔣宗瑛又遣宦者咬難訪江南高士持香信州龍虎臨江閤皂建康三茅山設醮蓋亦好道者特止焚其僞妄耳

漢財賦

桓譚新論漢百姓賦歛一歲為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于郡內為禁錢少府所領園地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宫室供養諸常賜漢財用之數大略見此

慕役始

中平二年昆陽令慾蘇役之害結單言府收其舊直臨時慕僱不煩居民太守丞為之立約見于都鄉正街彈碑此慕役之始也

手實

地員篇云管仲之正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瀆田悉徙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利）

手實之名始見於此呂惠卿因以行手實之法蘇文
忠論管仲之無後利不可與民爭也蓋有激云

封椿庫

宋祖平諸僞國得其帑藏金帛以別庫貯之曰封椿
庫本以待經營契丹也其後三司歲終常賦所餘亦
併歸之甞諭近臣候滿三五百萬卽以與契丹以贖
幽燕故土不從則爲用兵之費蓋不欲常賦橫歛于
民故不隷于三司宋有內藏庫是也

理財

毋之權一而子之息十匹夫編戶可以埒富王者毋
之權一而子之息五馬牛可以谷量毋之權一而子
之息三纖儉家有奇羡毋之權一而子之息二仰機
利而食難以果腹理財而有餘不足者不過若是而
已矣

賦役

見景迂謂今賦役幾十倍于漢林勳謂租增唐七倍
又加夏稅錢通計無慮十倍李微之謂布縷之征三
粟米之征三力役之征四蓋用其十矣

田則

禹貢之田九等爲掩別楚地亦九等孟子王制爲五
等而周官止三等解者爲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三
等都鄙之制也小司徒上中下地三等六鄉之制也
遂人上中下地三等有萊者六遂之制也大司馬上
中下地三等諸侯之制也

甽田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疏云種之必好似有神助呂
氏春秋后稷曰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六尺之

耜所以成耒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
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漢趙過曰后稷始甽田

溝洫

禹盡力乎溝洫濬畎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
于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司
險掌之自鄉遂之溝池子駟爲田洫而喪田者以爲
怨子產作封洫而伍田疇以爲謗晉欲使齊盡東其
畝而戎車是利甚而兩封爭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
阡陌呂政決通川防古法蕩然矣古猶內爲田廬外

爲溝洫在易之師寓兵於農伏險於順取下坎上坤之象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至秦非一日之積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国如入無人之境悲夫

錢權子母

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貲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

錢泉二品

外府注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掌貶注周語曰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

鹽法

盬鹽引池而化山海經鹽販之澤穆天子傳至于鹽晉郇瑕氏之地而猗頓用是起者也散鹽煮水而成夏書青州之貢職方幽州之利齊之渠展燕之遼東而宿沙初作者也形鹽物地以出之周人閱所云鹽

虎形也飴鹽於戎以取之伊尹所謂六和之美者大夏之鹽也後周四鹽之政倣此古者川澤之饒與民共之自海人之篇祈望之守作俑于齊至漢三十倍于古攷之漢志鹽官三十有五唐有鹽之縣一百五宋朝鹽所出者十二路爲池二爲監七爲場二十二爲井六百有九法益詳而利無遺矣

發糴救饑

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方之敎曰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雖有饑饉水旱民不離散行之數年國以富強成都黃東濟承事每歲當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米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糴之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無損而小民得濟所急人啻槃行在仕路者比比

救荒法

宋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湧貴餓死者十六七諸州皆榜禁人增米價公獨榜令有米者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米更賤民無餓色杭州昔旱荒有僧投牒欲造浮圖范文正批人令普希施人或

謂曰當此儉歳造浮圖不無傷民耶公曰當令富者出錢貧者得食均有餘補不足正救荒之策只多得一座浮圖耳聞者過服

足食

唐德宗時京師艱食軍士脫巾而呼及韓滉運米至帝與東宮舉酒相賀元順帝時餉道梗塞遣使賜張士誠御衣徵海運米十餘萬石朽腹頓甦蓋譬之時值旱暵枯槁引谷溜所溉不能以寸神龍一奮雷雨交作不移時而萬項全沾

倪寬課殿

倪寬遷左內史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以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襁屬不絕課更以最上漢書

滕撫鹿車

滕撫字叔輔北海人為涿令有文武理用太守以其能遷任郡職兼領六縣能流愛于民行春兩白鹿隨車挾轂而行後漢書

韋濟不副言

韋濟試理人策第一致堂謂濟被識擢不聞以循良稱是實不副言矣愚攷通鑑開元二十二年相州刺史韋濟薦方士張果蓋逢君之惡者不但實不副言也少陵贈韋左丞詩即濟也

罷取民車

宋神宗以北虜將入寇亟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以為戰具民大驚擾存中入侍神宗顧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曰未知車將何用神宗曰北虜以多馬取勝唯車可以當之曰胡之來民父子不保何暇恤車姑籍

其數而未取何傷神宗曰卿言有理何論者之紛紛也存中曰車戰之利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於輕速今之民車輜車重大椎樸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則跬步難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耳神宗益喜曰無人如此語朕日遂免籍民車執政聞存中曰君以何術而立談罷此事存中曰聖主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君苟可用其取以為非耶特著之以為進諫者之法

苛政

孔子過泰山側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乎命吾十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

吳通水道

東坡書傳云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愚按吳之通水有二焉左氏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 注云今廣陵韓江 此自江入淮之道也吳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

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左氏傳哀十三年會于黃池 註云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

水牐攷

宋單鍔吳中水利書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之側古有泄水入江之瀆十四道每瀆皆有石碶斗門以制水否則滙民田居矣元祐中蘇文忠公亦嘗錄進此書于朝謂可施用牐之建蓋本諸此

止脩海口

古之治水順水之性豈有曲防遏隄之說暨自梁武帝聽王足之說造浮山堰喪人命以數十萬王安石欲涸梁山泊以為田劉貢父諫說之不聽竟以無成 升菴

朝參避正中

高皇帝問郊祀天地列位皆正中而百官朝參則列東西避正中何也崔亮對以天子祭天升自午陛祭社升自子陛蓋社主陰陰北方也故君南向以答陰也郊主陽陽南方也故君北向以答陽也若羣臣朝參無答神之義俱當避君上之尊故升降則皆由卯陛朝班則分列東西以避馳道此其義不同

唐宋朝參遺制

唐以宣政殿為前殿謂之正衙以紫宸殿為便殿謂之上閣而外別有含元殿即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內朝燕朝制也正衙日見羣臣百官咸在謂之常參與仗入閣百官亦隨以入則唐制天子未嘗不日見百官也其後不御正衙紫宸所見惟大臣及內諸司百官俟朝于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則百官無復見天子矣敬宗再舉入閣禮之後百官復存朔望兩朝至五代又廢故後唐明宗始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

見謂之起居時李琪爲中丞以爲非禮請復朔望入閤之禮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見羣臣不可罷朔望入閤可復遂以五日羣臣一入見中興便殿爲起居朔望天子一出御文明前殿爲入閤訖宋朝不改元豐官制行始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爲六參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爲朔參官遂爲定制

三朝

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臣在焉路門

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是也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賜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告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

殿松門藥

唐正衙宣政殿庭皆植松開城中治入閤賜對官班退立東階松樹下是也殿門外復有藥樹元微之詩云松閒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自晉魏以來有御史一人搜索奏事官謂之監搜御史立藥樹下至唐猶然太和中始罷之

太乙宮祠

太平興國中司天言太一式有五福大游小游四神天一地一眞符君基臣基民基凡十神皆天之貴神而五福所臨無兵疫凡行五宮四十五年一易今自甲申歲入黄室巽宮當吳分請卽蘇州建宮祠之已而復有言今京城東南有蘇村可應姑蘇之名乃改築于蘇村京師建太一宮自此始

祭侯辭

大戴記投壺篇云嗟爾不定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

亢而射女强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此祭侯之辭也與梓人同而畧異萇弘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侯者射梨也因祭寓意以爲諸侯之戒

大官食料

唐三品以上常食料九盤每日細米二升二合粳米八合麪二升四合酒一斤半羊肉四方醬四合醋四合瓜三顆鹽豉葱薑葵韭之類各有差木橦春二分冬三分五釐炭春三斤冬五斤四品以下各有差視國朝所給大官之料不既盛耶然月俸又在外正一品俸月三百五十斛餘以次而降

駕頭

江休復雜志駕頭初即祚所坐王原叔曰此坐傳四世矣按國史輿服志駕頭七寶牀也覆以羅繡帕內臣馬上捧之嘉祐六年幸睦親宅內侍墮馬駕頭壞左右次扇艮又以皇城親從兵二十人從其後遂以閤門祗候內侍各二員挾駕頭

宋制科虚二等

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三等後未有繼者至嘉祐中蘇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爲考官胡武平所駁欲黜落復降爲第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與子瞻入第三等而已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

傳衣鉢

唐末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即以已登第時名次處之謂之傳衣鉢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後得范魯公質遂處以十三其後范登相位官太傅封國于魯與凝皆同嗣是馮當世擢彭器資爲首贈以詩云當時已自傳衣鉢羞愧猶爲食肉僧本此

燒尾宴

唐書言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瓌爲相以食貴百姓不足獨不進然唐人小說所載不同云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遷除朋僚慰賀皆盛置酒饌音樂宴之爲燒尾其解燒尾之義以爲虎豹化爲人惟尾不化必火燒之乃成人猶人之新除必樂餌燕客乃能成其榮其言迂誕無據然謂大宗已嘗問朱子奢則其來蓋已久矣

行人

攻媿跋語用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迂齋引熈寧八年舊弼韓富文三對之對愚攷春秋釋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於是乎在舉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動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 見正義 攻媿之言本此 嘉熈庚子試胄監王圖南發策亦用此二語

戚畹

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自宣王褒申

伯而終以名戚畹猶可爲萬世法乎漢亡於王莽何進晉亡於賈謐唐幾亡於楊國忠石晉亡於馮王外戚秉政未或不亡

宦閹

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于弘恭石顯則不得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間于陳源甘昪則不得盡其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爲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經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爲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振

宦禍

魚朝恩不能促唐而促唐者實文場霍山鳴也李憲不能危宋而危宋者童貫也玄宗神宗偶誤而德宗徽宗嗜毒而甘焉禍不旋踵宜耳

愼近人

賈誼書經篇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倚邪辟無因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此卽選左右之說爰延亦云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

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

宦傳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于女禍崔胤爲相欲誅鋤宦官而召兵于梁梁兵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 歐陽公五代史宦者傳

奄寺

奄止于上士抑其權也唐大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然內侍並列于六省開奄尹與政之階與周典統于冢宰異矣

宦隣

范純夫爲諫官東隣宦官陳衍園亭在焉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吾輩不知死所矣此所以爲純夫也王黼爲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隣居密開後戶往來徽宗幸黼第徘徊觀　偶見之大不樂此所謂王黼也

人繫國

鄭用三良未可間衛多君子未有患李梁忠謀疆敵畏汲直守節亂萌弭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正

先諫誅嬴運促李雲忠隕漢宗覆韋華擢傪陳業隳昭圖斃阮唐鼎移詩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取人以身

曹恭秦秀庾純父子皆切實之才晉武怒而不采郤詵所稱舉詭直辯博之士則上第登庸斯取人以身之謂乎

用人求實

王文正公凡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張忠定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驁名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于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脩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

周世臣

衮衮者華與賢者功臣之子孫世臣與國升降者也王朝則周召二公夾輔王室家父仍叔二雅舊人歷

汾王之亂平王之遷猶在也侯國則翼之九宗遂之四氏與封建之法相維持彼漢之彧羣魏之荀何江左之　儉唐李之崔柳豈世臣之謂乎

古制稱所舉官爵

漢鼂錯對策首云平陽侯臣窋等所舉賢良方正太子家令臣錯自言所舉之人及其官爵無所隱漢志猶古也自後史無所紀唯唐張九齡對策首云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行秘書省校書郎張九齡自糊名易書之法密不復見此矣道堅魯王靈夔之孫

本傳稱其方嚴有禮法是以能舉九齡而秉史筆者不書於傳僅見九齡集

人用舊

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楚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荀林父也士爾年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范鞅也一以喪師一以失諸侯故人惟求舊

起復

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辭

大臣再入至五入

漢丞相再入二人周勃孔光御史大夫再入三人孔光何武王崇後漢太尉再入二人劉矩馬日磾三入一人胡廣司徒再入二人魯恭胡廣司空三入一人牟融唐宰相再入五十七人長孫無忌至裴樞三入十二人武承嗣至鄭畋四入三人韋巨源姚元之蕭安石五入三人蕭瑀裴度崔胤

人重國

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

儲才

黃文正公孔昭常曰國家用才猶農人積粟粟積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日乃可以濟事持發時言

舉士無方

灌夫為人剛直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稠人廣衆薦寵下輩韓安國疎於財利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佗皆天下知名士元行沖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如富家儲積以自資門下充為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充備一藥石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

田得士

趙簡子出田鄭龍為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

使無驚吾馬三命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昔吾先君代衛免曹退爲踐土之盟不戮一人吾今一朝田而曰必爲我殺人是虎狼殺人故將救之簡子愀爲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乎還車轂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

用林叔世廣平

鄭袤字林叔爲中郎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袤曰賢叔大匠渾垂稱於平陽魏郡蒙化且盧子家王子邕繼蹤此郡欲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晉書

鶚薦禰衡

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什結臨敵有餘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孔融薦禰衡

荀爽驟登台司

荀爽字慈明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徵爽爽欲遁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

爲郎不遇

漢顏駟文帝時爲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厖眉皓髮上問叟何時爲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於郎署上感其言擢拜會稽都尉

戲車郎

衛綰以戲車爲郎鹽鐵論賢良曰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鼎躍東方朔所謂鼎官鄒陽所謂鼎士也

汰監司

昔范仲淹爲宰相凡不才監司一筆勾去富弼曰如一家哭何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古今以爲名言

省官兵

唐太宗省內外之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賢足矣古者天子六軍諸侯用兵不過三軍宋太祖定天下精兵不過二十萬十萬屯外郡十萬

屯京師

考課

漢時長吏不任位者三公遣掾吏案驗然後黜退其後不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謂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宋韓億爲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擿拾官吏小過輒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草木昆蟲皆欲使之得所任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下亦望爲京朝官柰何錮之于聖世

吏治視上

絡與聞李諟言漢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于宣帝酷吏傳十二人而八人出于武帝唐循吏傳十五人而出于武德正觀之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于武后之時者亦半吏治視上之趨嚮

吏治

荀悅申鑒曰覩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孺子之驅雞急則驚緩則滯馴則安許渾詩逐跡驅雞吏

益吏俸

宣紀神爵三年益吏百石以下俸什五還與引應邵

曰張敞蕭望之言倉廪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爲廉其勢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俸宣帝乃益天下吏俸什二與漢紀不同

翼學編卷之十一

廣漢朱應奎聚明父編

豫章魏時應因是父校

治平集

商有上甲微

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孔叢子引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蓋逸書也

周有不窋氏

周本記不窋末年夏氏政亂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

官而奔戎狄之間周語云不窋自竄于戎狄之間韋昭云不窋去夏而遷于豳詩正義按公劉避亂適豳公劉者不窋之孫

周替君臣

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爲幽王斯干之祥黍離之萌也太師皇父之後爲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後爲尹氏太師蹶父之後爲蹶維趣馬申伯之後爲申侯則與大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焉得不替乎

吳有君臣

孫休之遣李衡有高帝之度其討孫琳有叔孫昭子之斷嚴畯之遜呂蒙有鄭子皮之風陸遜之薦淳于式有晉祈奚之風此吳所以興也

禾絹士師

誠齋爲章肅墓銘云今日士師非禾絹士師也宋明帝紀胡毋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閉眼諾胡毋大張橐禾絹謂上也蓋謂秦檜顓政士師非主上之士師也

官制煩簡

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秦立百官漢因循不革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三百八十五人

愼諫官

宋神宗將定官制詔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古人愼重諫官有如此者

秦用由余

晏元獻論秦穆公以由余爲賢用其謀伐戎夫臣節有死無二戎使由余觀秦終竭謀慮滅其舊疆豈鍾

儀操南音樂毅不謀燕國之意哉秦穆之致由余而闢戎土也失君君臣臣之訓矣

獵遇太公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于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齊世家

爲相問三事

李昉爲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爲政有何術業時政有何闕失知民疾苦則必惻然有拯援之心知爲政術業則曉然明其人之賢否知時政闕

失則時時有所更廢而民命國政人材皆自一問得之眞宰相之度

相權

馮瀛王云吾三入相每不如前以擢任親故知之初入能用至丞郎再入能用至遺補三入不過州縣是宰輔之權日輕也桑維翰常謂交親曰凡居宰相職位有似着新鞋襪外望雖好其中甚不快活大抵宰相亦顧其人何如耳與其權重也寧輕

相度

李沆爲丞相秉政日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詳覽生訕怒隨馬後肆言曰居大位而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以謝人言久妨賢路寧無愧乎公于馬上踧踖再三曰某屢求退奈上未允不敢去耳終無忤意富弼字彥國少有罵者如不聞人曰罵汝彥國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姓名而罵豈罵他人彥國曰天下無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慙及爲相嘗語子孫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睦族處事尤爲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則何事不便

相延公議

司馬溫公作相日親書榜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于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喻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卽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于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于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核語及光再拜咨白

銓除

陳執中在中書不欲外聞差除每退朝即閉省東門說者譏其不知相體李廸爲相丁謂擅權至除吏不以聞廸甚不平唐元宗疑吏部選試不公分爲十銓召入禁中決定尚書侍郎皆不得與吳競表言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也

機密

荀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攸姑子辛韜曾問攸說太祖取

冀州時事攸曰佐治爲表譚乞降王師自往平之吾何知焉自是韜及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晏公殊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眞宗有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叅與機密有所對必以其槀進示不泄其後叅閱眞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槀類爲八十卷緘之禁中人莫之見也

相不任恩

宋李昉爲相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故答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美辭此取怨之道也秦檜千鬼萬怪如不樂這人貶竄將去却與他懇款不絕一日忽招胡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爲贐如欲論其人章疏多是自爲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傅安道諸公往往認得曰此秦老筆也

沂公眞宰相

王沂公當國未嘗顯拔一人范文正公乘間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盛德獨少此耳沂公曰司

諫不思耶思若已出怨將誰歸文公憫然嘆曰眞宰相也

大臣義不奉詔

唐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李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仁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李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

議遂寢

相貴和

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為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曾不和是以為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張不和是以為秦氏所擠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所以和也

小臣忠國

主時雍徐秉哲等為賣國牙郎而不恐以宋宗族交與虜人者開封捉事使臣竇鑒也李鄴以越守降虜

而袖石擊虜偽守者親事官唐琦也

無官御史

太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鯁亮也宋乾淳間三舍質素歛器止陶瓦棟宇無設飾有頭陀風國有大事讜論間發言侍從所不敢言攻臺諫所不敢攻如真御史然

諫諍

荀子述孔子之言曰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

弋諫

三王以弋道德五伯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麒雁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諷諫得嗣

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為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遂求北犬晨鴈齎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如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太子訢召

中山君以爲嗣韓詩外傳

蔓支忠諫

庚信哀江南賦章蔓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呂氏春秋中山之國有厹繇者智伯欲攻之鑄大鍾方車二軌以遺之厹繇之君將迎鍾赤章蔓支諫不用斷轂而行至衞七日而厹繇亡文苑英華作蔓支藝文類聚作蔓支皆誤

諫伐邯鄲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伸頭塵不浴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乃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吾馬良吾用多吾御善此愈善而逾遠耳今王動欲成覇王而攻邯鄲動逾數而離王逾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戰國策

秦璽

周恭叔跋秦璽文曰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璽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畫吾忍觀之哉李微之曰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其圍四寸至漢謂之傳國璽迄於獻帝所[illegible]用者秦璽也歷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沒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隋謂之神璽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曁陳復爲隋有者姚秦璽也開運之亂沒于耶律女眞獲之以爲大寶者石晉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爲秦璽而秦璽之亡則已久矣

寶典籍

周之大寶鎭河圖大訓列焉易象在魯三墳五典在

楚周不能有其寶矣然而老聃之禮萇弘之樂文獻猶存及王子朝以典籍奔楚於是觀射父倚相皆誦古訓以華其國以得典籍故也區區一鼎與懷璧同其能國乎

明經術

魏相以易相漢能上陰陽之奏而不能防戚患之萌不知繫于金柅之戒也匡衡以詩相漢能陳關雎之義而不能止奄寺之惡不知昬椽靡兵之戒也經術雖明奚益焉

星應

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牧注孫子曰歲為善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嘉定中日官言五福大一臨吳分真文忠公奏漢之肇造以寛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井晉之郤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

蜚征

四代篇引詩云東有開明(避景帝諱)于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嗇民執功百草咸淳(庶虞蓋山虞澤虞之屬)融廣成頌用飛征

貢物

書大傳載四海河江五湖鉅野鉅定濟中孟諸隆谷大都之貢物此禹時也周書載伊尹為四方獻令此湯時也王會載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自稷愼以下其贄物二十一自義渠以下其贄物二十自高夷以下其贄物十四自權扶以下其贄物九此成王(時也)

止苞苴

眞文忠公奏疏曰乾道淳熙間有位于朝者以饋遺及門為恥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朱文公封事言風俗之弊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其垂烱戒深乎

謝遐削詔

謝遐傳孝武多賜侍臣文詩辭義有不雅者遐輒焚毀之通鑑云帝好為手詔詩章以錫侍臣或文詞率爾徐遐應時收斂還省刋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謝遐誤徐遐

晉有功

焚石勒之幣江左君臣之志壯矣僭號之國十六而晉敗其一(符堅)滅其三(李勢慕容超姚泓)不可以清譚議晉

孟侯

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唐冊太子文云盡謙恭於齒胄番方俗於迎郊

奸孽禍

康節邵子西晉吟有刀難剖公間腹無木可梟元海頭禍在夕陽亭一句上東門嘯浪悠悠玫之晉史賈

无納女以壬辰劉曜陷長安以丙子相去纔四十五年姦臣孽女之敗國家可畏哉近世賈充之冊以壬辰而宋之禍亦以丙子悲夫

鄉黨清議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爲吏陳湯無節不爲州里所稱主父偃學縱横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奴隴西士大夫以爲愧秦漢之後鄉黨清議猶嚴也是以禮官勸學則曰崇鄉里之化

風俗厚

曲禮少儀之教廢幼不肯事長不肖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給灑掃荀爽謁李膺因爲其御范滂之歸鄉人殷陶黄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閭里氣象不過是矣

秦漢窮侈

始皇初并天下咸陽之間北自九嵕南至鄠杜闊四百里東自河西及汧渭長八百餘里離宮別館相望聯落宮城前闕以磁石爲門凡外國使來有懷刃者自止不能行以示神異又漢武作鳳凰闕至高七十

丈五尺此等皆極奢極過極怪極巧也

秦俗

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

齊俗侈

志謂齊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臨淄有服官說苑墨子曰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齊俗之侈蓋自景公始

朱博變俗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遷瑯琊太守齊郡舒緩勑工曹官屬多襃衣大袑不中節度自今掾吏衣皆去地三寸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吏禮節皆如楚趙 漢書

封建節行

一梁以折七國之鋒一琅琊以續典午之信封建可以支變故安平之功以畫邑之王蠋南陽之與以東郡之翟義節行可以回人心

節義

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張華之稱陸機雲也乎齊之利唯在於爾周高祖之諭李德林也機雲於河橋之役與王師爲敵其不忠大矣德林願以死奉楊堅復以所事齊者事周矣二國何利焉是以持國必崇名節持身必守行誼

篡女節婦

楊堅以后父篡國亦一莽也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堅之謂矣莽堅之女皆節婦也爲其父者亦少愧哉

風聲

衛石碏以義滅一國而甯遽之類舉焉晉趙衰以遜化一國而知范之賢繼焉故曰樹之風聲

奉神爲民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季梁勸脩政

勿開棘路

宋之貶蔡確也范純仁曰勿開棘路恐自不免邵伯温曰此存國體仁人之用心也先王之典姦宄者誅亂常者辟假令后世襲純仁之知而掩賊保奸亂臣賊子將橫于天下矣

驅奸

龜山楊氏進以蔡京入卽發其奸猶可救亂逮其貶而後劾之敵已在門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龜山

之謂乎荀爽爲卓所刼而出附和羣正密謀誅卓事雖不逮志可則也龜山論貶安石徒摘其誤經之疵是舍其盜穀而責其蹊田者與

功臣流禍

晉之篡魏以賈充其亡亦以充隋之平陳以楊素其亡亦以素（立太子妃易太子亡之兆也）玄感之于素猶李敬業之于勣也煬武之立素勣之力也其子欲撲其燎可乎

五屬國

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之

注不載五屬國之名表云三年攷地理志屬國都尉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龜茲天水治勇士五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此武帝初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屬國置于宣帝時不在五屬國之數

山塔勞民

兗王假山成請宮僚觀之姚坦熟視曰此血山耳開寶塔成田錫上疏曰衆以爲金碧熒煌臣以爲塗膏釁血

西湖長

東坡守杭守潁皆有西湖故潁川謝表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州輒爲西湖之長秦少章云十里薰風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楊誠齋詩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汝潁及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倉唐尊君

說苑魏文侯封子擊中山倉唐奉使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擬人必與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

虎跌蹯

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徑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國家者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也願君早圖之戰國策

任棠設喩

龐參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者有奇節參到先候之

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杯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于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薤欲擊强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

三閭忠楚

王逸云屈原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漢興徙楚昭屈景於長陵以强幹弱支則三姓至漢初猶盛也莊子曰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說

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也甲氏其師屈氏歟秦欲與楚懷王會武關昭雎屈平皆諫王無行襄王自齊歸齊求東地五百里昭常請守之景鯉請西索救於秦東地復全三閭之賢者忠於宗國所以長久

梁辯佛禍

東魏檄梁曰毒螫滿懷妄敦戒業嗔競盈胸謬治清淨可謂切中其膏肓矣誠齋詩云梵王豈是無甘露不爲君王致蜜來會景建云此身已屬侯丞相誰辦金錢贖帝歸

子路飯長溝

韓非曰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爲㧞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飡之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車還魯

蘇張受術

尹知章序鬼谷子曰蘇秦張儀往事之受捭闔之術十有二章復受轉丸胠篋三章然蘇儀用之裁得温言酒食貨財之賜秦也儀也知道未足行復往見其言所受于師行之少有口吻之驗耳未有傾河塡海移山之力豈可更聞至要使弟子深見其闔輿乎先生曰二子陳言至道齋戒擇日而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顔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文心雕龍云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程子曰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然後捭闔既動然後用鈎鉗

弭盜驅鼠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出之上盜亦衰息見陳後山談藪岳州田鼠害稼雍明遠曰迎貓之祭不脩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范蜀公集

蜀盜源

宋蜀道寇作臨汝侯朝羅研曰卿蜀人何樂禍如此研曰蜀中百家爲村有食者不過數家貧迫之人十常八九束縛之吏十有二三各令有五母鷄二母彘牀上有百錢甑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于前韓

曰按劒于後將不能一夫爲盜誠哉是言使百姓知有生之樂豈能蹈死亡之禍哉

法律

律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詔但用鄭氏章句范蜀公曰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之凡宋莒公曰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 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其條目莫非防範人欲扶翼天理也

肺石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繫磬

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款志但漫剥不可讀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就士師聽詞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于垂又肺主聲〻所以達其冤也

立法峭

韓子曰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墻深百仞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嬰兒盲聾狂悖之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爲不治

梧桐辨囚

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埳以盧爲槨臥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冤侵奪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人也 論衡亂龍

外國乞文

梁使臣至吐谷渾見牀頭數卷乃劉孝標集大曆中秋羅國上書請以蕭夫子穎爲師元和中雞林賈人

鬻元白詩云東國宰相以百金易一篇僞者輒能辨元豐中契丹使人俱能誦蘇子瞻文洪武中日本安南俱上章以金幣乞宋景濂碑文嘉靖初朝鮮上言願頒示關西呂某文以爲式所謂一解不如一解

長倩忠唐

岑長倩於武曌之革命請賜皇嗣姓武氏及武三思求爲太子則止之謂已立皇嗣矣遂被誅長倩用忠而就其勢存唐社稷其忠殆過於陳平之封諸呂

伍子胥

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栗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于吳市卒興吳國

二王忠孝

瑯琊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僰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及王遵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遵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遵爲忠臣 漢書

三窟

齊人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使收債于薛諼矯命以債賜諸人燒其券曰爲君市義後有毀孟嘗君於湣王孟嘗君就國未至百里老幼迎於道中孟嘗君顧諼曰先生爲文市義乃今見矣諼曰狡兔有三窟乃免其死今君有一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乃與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于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謝曰願君顧先生之宗廟姑反國統民馮諼謂孟嘗君請先生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謂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無樂矣

起泣西河

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上車而立望西泣數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不久矣起入荆西河果入秦 呂氏春秋

沈猶易詐

孔子爲大司寇初魯之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及孔子之爲政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家語

衒士

范蠡其始居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買進曰衒女不貞衒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不貞士也 越絕

張浚

宋張浚其晉殷浩唐琯乎高談可聽實用不副天性刻忌讎李綱趙鼎宗澤岳飛而薦秦檜信呂祉不采

善謀而致三敗世有英主當辟失律文公之狀似為庇護噫大賢牽於朋好宋事可盡信乎

徐洪客

程篁墩論董公遇漢高祖用其策以成漢業徐洪客遇李密不能用其言而不能成事似矣而非也李密起于羣盜隋政雖失而天下尚屬其有雖欲數其罪而討之其誰信從況密嘗移檄數煬帝之罪矣而人不與也及考李密本傳徐洪客上書勸密因士氣超江都挾帝以令天下亦無執取獨夫之說執取獨夫

必有武王之德八百諸侯從之而后可故愚以為雖用洪客之言亦不能成事矣

即墨多君子

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燕取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田單以即墨破燕齊王建將入秦即墨大夫入見畫臨晉武關之策建不聽而亡吁何即墨之多君子也建能聽即墨大夫之謀則齊可以勝秦矣國未嘗無士也

文多出楚

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為離騷屈原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

秦饗重耳

秦伯將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使子餘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如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能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國語

援兵

楚將伐齊齊王使淳于髡求救于趙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曰臣之鄰人祠田以一簞飯與一缾魚祝曰

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臣笑其所祠者少所祈者多王乃益齎黃金白璧車馬百駟

鴈君鴈臣

元魏初居雲中孝文變左衽之俗遷都洛陽羣臣畏暑不欲其內徙下令北方酋長侍子聽其冬朝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予以元世諸君每歲避暑上都秋還大都可謂鴈君近時北虜每年一寇山西亦可謂鴈虜

絃不可記

趙遣使于楚臨去楚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王曰不可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徽柱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故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 韓詩外傳

審音

隋之在朝者溺于淫放萬寶常處恬而心正一聞其聲而知其亂也亢之滅久矣中原化爲夷者未之能華俗樂其尤者瑟琶令奏自遠憑高聽之若胡羯之相語然舞則顯作胡狀矣

絶纓報楚

楚莊賜羣臣酒日暮華燭滅有引王美人衣美人乃攬絶冠纓告王曰知之王曰賜人酒醉欲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與寡人飲不絶纓者不懽也羣臣纓皆絶盡懽而去後與晉戰有人常力戰斬首以退問之乃昔絶纓者 說苑

壺飡得士

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爲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給飡以脯臣父臣之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一杯羹而亡國以一飡而獲二死士 戰國策

趙襄處原

趙襄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韓非子曰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飧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曰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飧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

曹沫再將成功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以和復以爲將齊桓公與魯會于柯而盟曹沫執匕首刼齊桓公桓公盡還魯侵地

兵無定法

李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而晟以勝宋殷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而孝祖以敗兵豈有定法哉

堂堂陣

黃帝出軍訣曰始立牙之日吉氣未應旗旛指敵或

從風而來金鞞之聲揚以清鼓鞞之聲婉而鴻是謂
堂堂之陣

將不受命

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樂乘走趙悤頗聚代李牧
牧不受命此非爲將之法頗牧特戰國之將爾易之
師曰行險而順

將治心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
于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蘇老泉論將

將自用

楚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諸葛恪東關之勝
亦以此敗其失在于自用

兵用奇伏

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
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
江破侯丹兵徑抜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
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
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
到蔡黎明擒元濟此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
夜郎兵浮舡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
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攸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
而降馬邈至綿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
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
攻關而關兵潰此伏道也

武臣不受中間

重臣爲間于中雖大知不能成績是故有孝友張仲
然後有文武吉甫有魏相識兵略然後有充國就也

田范公知人料事兩失之矣

兵術

李牧守邊每匈奴入寇輒入保不戰如此數歲一旦
出兵大破匈奴威震漠北此正老子所謂大國以下
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曰欲上
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孫子云始如處
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古人用兵之術大
率類此

車戰

朱文公曰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諸儒皆所謂言唯蔡季通舊論此事以考周禮軍制皆合愚按孫子作戰篇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曹公注馳車輕車也杜牧注輕車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財帛衣裝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支計則百萬之衆皆可知也

左氏傳乙卯楚師軍于邲丙辰楚重至於邲呂成公謂凡戰兵車在前輜重常在兵車之後楚重次日乃至後一日故無鈔擊之患唐說齊云儒者謂甸出七十五人不知實出百人其七十五人戰車也其二十五人重車也

戰車

馬隆擊鮮卑作偏箱車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千里餘遂平凉州劉裕伐秦爲魏軍所遏將軍朱超石等以車七百乘渡河北岸爲却月陣以大弩及稍千餘絓之魏將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敵結車爲陣以强弩二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唐馬燧鎮河東爲戰冒以狻猊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以遏奔衝討田悅大破之前代名將用車取勝往往而有

玉帳

杜子美詩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蓋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其法出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

爲玉帳

兵奇

莊宗素好音律凡用軍前後隊伍皆自撰詞使揭聲而唱之至入於陣不問勝負馬頭纔轉衆齊舉故人忘其死亦用兵之一奇也

賜書

唐玄宗之世吐番遣使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學于體烈以爲與之書使知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尚書裴光庭以爲吐番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

庶使漸陶聲教化流內外體烈徒知書有權略奚計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于是玄宗賜以詩書

復讐

魯莊公父弒於齊反爲齊主昏同狩於禚連兵合黨代衛圍郕及盟於蔇納公子糾其忘君背夫滅絕人之大倫如此魯國臣子則而象之於是公子牙之弒成於前慶父無君之心動於後圉人犖卜斷之刃交侵於黨氏武闈之間而子般閔公皆不得其死仲尼爲此懼故一書特書以著其罪示萬世臣子之大戒

通夷滅夷

列國之變極于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通越以撓吳者楚也春秋於是終焉唐以南詔攻吐蕃而唐之亡以南詔宋朝以女眞滅契丹而中原之亡以女眞女眞之將亡也吾國又不監宣和而用夾攻之策不知春秋之義也

夷狄滅於夷狄

夷狄亂華無甚於晉方十六國之長雄於中原其吞滅者皆夷狄耳劉淵則勒滅之石勒則冉閔滅之冉閔則慕容垂滅之西秦則赫連定滅之西涼則沮渠誠遜滅之南涼則乞伏熾磐滅之後燕則高雲滅之元魏所滅者三劉裕所滅者二晉元温所滅者蜀李勢而已符堅一舉而敗於合肥李靖謂非謝元之善乃符堅之不善蓋時爲慕容垂所陷也

諫伐魏

齊王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楚王曰唯唯謹奉社稷以從戰國策

房琯議分鎮

司空圖房太尉詩曰物望傾心久凶渠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嘆曰吾不得天下矣琯建議遣諸王爲都統節度而賀蘭進明譖於肅宗以司空表聖之言觀之則琯建此議可以破逆胡之膽唐書采野史稗說而不載此語唯程致道著論發揚之晉以琅邪立江左之業宋以康王建中興之基琯可謂善謀矣

蘄南報復

秦之破楚也王翦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之滅秦也陳涉起于蘄大澤同此地也出爾反爾天道昭昭矣

鄭襲胡

韓子曰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於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

興師雨

衛人伐邢於是衛大旱甯莊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左傳

子罕折衝

士尹陁爲荊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面之墻僕於其前而不直西家潦注於庭下而不止問其故子罕曰南家輓工也吾徙之其父曰吾恃輓而食三葉矣今徙求輓者不知吾處吾將不食故不徙也西家高吾宮卑潦注吾宮也今故不禁也荊適興兵攻宋尹陁歸諫而止孔子聞之曰夫脩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又晉人之覘宋者反報于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悅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

晏子折衝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爲壽公命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顧太師曰爲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誠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併也吾欲戕其君晏子知之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之謀孔子聞之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晏子春秋

邊城教射

种世衡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衡以官民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几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的中者輒與之人有爭徭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得優免行罪由是人人皆能射數年遂成彊富甲延州諸將矣

三關

元志云燕有三關曰松亭關（今之倒馬關）曰古北口居庸關周世宗一日下三關在顯德六年遼之應曆九年也其三關則益津關（今之霸州）瓦橋關（今之雄縣）淤口關（今之河間）也會有疾而還遼之胡運未終乎世宗之英武唐太宗之亞也宋藝祖不能望其介風矣

攻守

甚矣攻守之勢之相懸絕也故守者將有不必才兵有不必衆而攻者將之才有無所用而兵之衆有無

所施夫王莽以百萬圍昆陽也而殲隋煬以百十三萬圍平壤也而潰此其兵莫衆矣則曰將非才也孔明以十萬圍陳倉而不拔孫權以十萬圍合肥而幾擒此其將莫才矣則曰兵非衆也光武悉漢將之良以圍天水而折北神武悉齊兵之銳以圍金墉而殞身此將非弗才兵非弗衆矣則猶曰敵堅也拓跋英楊大眼以四十萬圍鍾離而隻輪不返郭子儀李光弼以六十萬圍相州而九帥盡奔此將非不才兵非不衆敵非不脆矣則猶曰救至也至魏太武屯百萬於米唐太宗聚天下於遼則不惟將之才絕古今而且帝矣不惟兵之衆溢海宇而且精矣（王莽隋煬兵未必精）加以盱眙小城安市夷帥敵非勍也義隆破膽延壽望風救已絕也然而卒自解者何以故也故曰攻守之勢懸絕甚也有善守則無善攻也而況乎樂毅之將燕卻之兵而攻乎田單之守若之何二城之可拔也而夏侯氏以庶幾湯武然乎否哉

殺降

古今殺降之甚者莫甚乎唐高而項羽白起弗與焉

薛仁杲降則殺之王仁本降則殺之蕭銑降則又殺之其他蓋不勝數也項羽未嘗殺沛公白起未嘗再戮降卒也或謂出太宗意夫頡利擒而太宗弗殺也然胡以弗能救與劉文靜死且弗能而況數子也

聖公

聖公雅新市之兵盆子憑赤眉之衆其烏合同也聖公稱尊流汗浹背盆子建號觳觫欲啼其負乘同也光武之臣聖公亦高祖之君義帝蔚宗後漢黜聖公同盆子起光武首東京孟堅之旨協矣子玄以爲聖

公不當降光武不當先悖矣乎

儒將

後周韋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薛仁貴著周易新生本義四卷二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六朝名將如韋叡者世但知其功名據南史叡子稜世稱該洽叡每坐使稜說書其所發摘尤精于稜又羊侃少愛文史梁武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侃即席中應詔上大賞之又善音律自造采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船中失火延燒七

十艘侃聞畧不介懷世但知侃忠勇絕人至風流廓達鮮知者所應詔詩必可觀惜世不傳

女將

馮夫人乘錦車持節和戎漢書宮人 浣花夫人出財募兵以禦敵崔寧妾成都志 石龍夫人錦繖寶幰以臨戎馮寶妻 繡旗女將與李全戰數合見金史

女禍

甚矣女禍之易于襲也而繼之者皆弗終焉天之道一巳甚矣可再乎曾之兩姜氏也前文後哀 魏之兩馮氏也前有嬰後有惠 唐之兩武氏也前文明后後弃文后 姜之弑馮之淫武之殺子若一轍焉夫有所受之也然姜戮于齊馮誅於魏武折於唐鈞弗若前之成也夫馮之後有靈也武之後有韋也成矣而弗能享也信天道之弗可再也

翼學編卷之十二

廣漢朱應奎聚明父編
豫章魏時應因是父校

治平集

八闋歌

三皇時人如標枝民如野鹿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

懸瓠歌

高祖征河北饗侍臣于懸瓠大竹堂樂作酒酣高祖歌曰日月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兮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歌曰願從聖主兮登衡會萬國馳誠兮混日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地關卒土來賓兮一正歷邢巒歌曰舜舞干戈兮天下歸文德遠被兮莫不思鄭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市戴日依天兮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濆兮昔化貞未若今日兮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兮

光四表

治法天

聖王之治何法曰法天天何法曰法嬰兒嬰兒何法曰法鵠卵天不以水之兕火而去水天不以嚙人之故而絕虎狼蚊蚋天不以地狹民貧而摧山塡海聖王亦然聖王者獲智愚賢不肖而因其自生自育者也故法天也嬰兒激之不嗔譽之不喜太山摧于前而目不瞬天之至也故法嬰兒也鵠卵無聞無見冥冥漠漠爍之不以爲熱濡之不以爲寒蒙之祖也故

法鵠卵

八風修政

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明庶風至則正封疆脩田疇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凉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閶闔風至則收懸垂琴瑟不張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八風自冬至起四十五日遞至

大承氣湯

周益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云如今是大承氣證

渠郄下四君子湯雖不爲害恐無益于病爾嗚乎以乾淳之盛猶恨當國者不用大承氣湯况下于乾淳者乎然歷考往聖如孔子相魯而下大承氣湯固是對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承氣湯信矣文公之爲名言也

蕃物仁政

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于是乎禁罝羅矠魚鱉以爲夏稿助生阜也

鳥獸成水蟲孕水虞于是乎禁罝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里革匡君

治平

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已獨治不害爲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文子亦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謝賜清福

金溪胡先生九韶從與康齋學易造詣修潔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謝天賜一中清福其老妻常笑之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爲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飢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清江敖先生云予爲童子時聞長者談此事輒笑之逮正德辛未避華林之寇已而遭宸濠之變避難山中飢渴頓踣至無所容身始信九韶清福之言良然

培養富民

善役民者譬如植柳薪其枝葉培其本根不善役民

者譬如翦韭日翦一畦九日復翦不盡其根不止語曰富民國之元氣爲人上者當時時培養如公家有大徵發大差遣大兵燹亦有所藉不然富民盡亡奸頑獨存亦何利之有

郄玩好

唐太祖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名鷹而大亮不可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褙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其事載諸信史

舜祠田

尸子曰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漁雷澤也旱則爲耕者鑿瀆儉則爲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文心雕龍舜之祠田云荷此耒耜耕彼南畝四時俱有謂之祠田豈乜有所据乎

泰階六符

泰階三台也三台六星兩兩而比天子女主公侯卿大夫士庶人各有分級若軒墄然而錯列於太一九門有蹯以上下之象太一極星常居中宫臨制三垣

與元化相終始古曰天子行暴令好甲兵崇臺榭廣苑囿則上階奄奄疏闊中階公侯卿大夫主夾輔天子者古曰三能色則君臣和不色爲乖戾下階士庶人主翼戴天子者古曰賢士舉百姓樂業則星明否則暗色齊明者平也明暗相陵者不平也五行之精上列于天爲星而其本在地其躔次爲分埜故其變亦因地而見按泰階六星起文昌列抵太微在井鬼度井鬼秦分也盤屋樓社當東井二十七度其西則穿見明處也西南則置五嶽國處也又西南則所開壁南越儁萌道也經曰井主水衡平法之事故井參而不窮鬼則天廟社稷之事主焉人主必以仁愛恭儉應其德夫然後三階平陰陽和風雨時而諸神咸宜反是未有不應之以異者

聖世無災異

詰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慈湖謂堯舜禹之時歷年多無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曆家謂日月薄食可以術推者衰世之術也而亦不能一一皆中一行歸之君

德頗與孔子之言合一行之術精矣而有此論則誠不可委之數

罷採省費

我朝各鎮戍中官競以所在土物進奉陝西有木實名榲桲內色似桃而上下平正如柿其氣甚香其味酸澁以蜜製之歲進頁然終非佳味也太監王敏鎮守時始奏罷之省費頗多弘治時祥符王公維爲山西臬使先是有希用進者上下謂紫碧山產有石膽可以益壽遂遣中官經年採求不獲民咸告病公令

採小石子類此者一升以示中官中官怒曰此唐塞
耳其物載諸書中何以謂無公曰若鳳凰麒麟皆古
書所載今果有乎毅然上疏寢之

平賊

盜言孔甘寇攘式內皆孟子所謂民賊也有民賊則
賊民興漢傳燮曰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唐
裴度曰欲平賊當先清朝廷眞文公曰內有衣冠之
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

秦黷武

秦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師十有餘年終不能踰
河而北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于東陲瑯琊負海之
郡轉輸北河率二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
糧饟女子紡績不足于帷幕

莊宗吝庫物

莊宗與后畋遊大雪軍士寒凍宰相請出庫物給軍
后不許宰相論於延英后居屏間屬耳因取粧奩及
皇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惟有
此耳請鬻以給軍及趙在禮亂始出庫物以賚之軍
士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飢死得此何爲藿熠謂民雖
告病而上不知恤海內旣貧而人主獨富凡內庫所
蓄欲捐尺帛斗粟以及民而重如丘山嗚呼如莊宗
者可以鑑已

周官法善

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于冢
宰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皆領于宗伯此周
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周之興也滕侯爲卜正呂
伋爲虎賁氏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左右攜僕庶常吉

士及其衰也昏椓靡共婦寺階亂膳夫內史趣馬師
氏締交于嬖寵瑣瑣姻亞私人之子竊位于王朝至
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朝得以詘外朝
矣至唐而北司是信南司無用矣由周公之典廢也
間有詰責幸臣如申屠嘉奏劾常侍如楊秉宮中府
中爲一體如諸葛武侯可謂知宰相之職者唐太宗
責房玄齡以北門營繕何預君事豈善讀周禮者哉
宋朝趙普于一薰籠之造亦制以有司之法李沆于
後宮之立奏以臣沆不可趙鼎于內苑移竹責宦者

罷其役庶幾古大臣之風矣五峯乃謂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殆未之思也

尊主

詩曰六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

納諫

昔者趙簡子無過而納諫曰吾將以來諫者唐太宗不罪德參更加優賜曰朕罪此人誰復敢言者貞觀六年陜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忤旨太宗以爲訕謗侍中魏徵進言曰自古上書率多激切即似訕謗惟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令賜德參帛二十疋

容直

洪武初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太祖厭其迂衍怒欲罪之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誣謗罪當誅　上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朝廷耳烏可深罪乎　上乃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濂言幾不誤罪言者洪熙初弋謙數言事有言其賣直沽名者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　仁宗雖不罪謙然免其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月餘言事者少　仁宗諭士奇曰自免弋謙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就前草勑引過命弋謙如舊朝參令百官毋以謙爲戒

求言

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召扁諫監謗

聞過

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于道商旅議于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賈山

三要

鮑參政曰今欲平治先三要或問何謂三要曰內閣掌印一要吏部尚書一要左都御史一要內閣之要大而公吏部之要明而執都御史之要貞而無回大生公公生明明生執執生貞貞無回

枝官

韓子云吳起教楚悼王損不急之枝官注謂非要急若樹之枝也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爲政者亦損其閑冗宋景文詩何言漢樸學正似楚枝官枝官二字前未有用者

起廢置

范文正用人取氣節然闊畧細故爲帥府多辟置故相牵謫人或以問公公曰人之有才能無瑕纇者自應用于宰相惟實有可用不幸陷于過失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爲廢人矣溫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間人程

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爲君子

資格

開元初以蘇廷碩之能明皇欲大用必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而拜中書其果宜乎宰相以爲惟賢是用何資之計明皇乃從之李元紘之才公卿交薦籍甚明皇欲自天官侍郎擢拜尚書斯未爲驟進也然宰相以其資薄止拜侍郎及其惑林甫之姦欲相牛仙客則自河湟使典擢班尚書遂不復計資矣是其始資格雖毫釐必計而終則潰之雖顛倒不恤也

僞君子

楊用修云人君之愚暗柔弱不足以亡其國亡國者必剛愎明察之君也譬之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破家其破家必輕俊而無檢者也在人臣則眞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僞君子也蓋眞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僞君子則旣竊美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是故唐之亡不在僖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

卞而在王安石白樂天詩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爲狐媚害卽深朝朝夕夕迷人心樂天豈恕狐也

識體

宋時御史有閤吏隷臺中事二十餘中丞矣善評官之優劣每聲諾時視中丞賢則橫其挺中丞不賢則直其挺此語傳於縉紳范諷爲中丞閤吏適報事范視之其挺直矣立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覩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

以造倉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叮嚀教
誡者又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
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
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
其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慙謝

元二子

耶律晉卿之止殺許平仲之興學再延北方之命元
之興合朔漠之狄而臣之二子以書生處其閒君信
之臣服之阿合馬之殘賊知許子古官貨之好也予

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二子有焉

元才

元之臣若不忽木張雄飛陳天祥張禎其學明其節
槪其才濟乎變今論才者曰虞揭彼特綴緝之技宋
濂修史采之雜而予之濫惡在其爲史也

名臣遠識

國朝劉大夏爲職方郎有中貴奉旨至兵部查王三
保使西洋水程尚書項忠使都吏于庫中檢之大夏
先入檢得故匿其籍都吏數被捶若罔聞者後[illegible]復
忠呼都吏曰庫中案卷安得遺亡大夏從以利害告
之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所費錢糧數千萬軍民死者
万計此一時弊事案雖存當亦毀之以拔其根尚足
追究其有無哉忠聳然降位謝之曰公陰德不小此
位當屬矣

智士策國

古之智士料事多中如羊祜告晉武帝曰取吳不必
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又曰若事了當有所
付授願審其人正謂是備一事也郭欽以戎狄居內

地非所宜不徙將有變故後來惠帝昏愚紀綱頹弛
戎狄亂華皆如二子所料其可謂智士矣

忠獻名言

張忠獻公浚疏有曰當今事勢譬若養大疽于頭目
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
輕而易制惟陛下謀之于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僞預
備倉卒 時秦檜用事 在連州作四德銘忠則順天孝
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

封建

古公事獯鬻而商不與晉拜戎不暇而周不知封建之效也唐以幽鎮扞契丹及幽鎮亡而契丹之患始熾方鎮之效也郡縣削弱則夷狄之禍烈矣

明堂

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發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濕寒暑以時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合祀

國初建圜丘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于鍾

山之陰以夏至祀地祀天以大明夜明星辰從祀祀地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自洪武十年始定合祀于

天地壇大祀殿考實錄分祀至日或風雨或陰晦至十年斷自宸衷合祀則休祥應之天地晴朗星月交輝香靄紛敷若有神來享今改復四郊之制始亦矣順

祭用丁戊

郊上辛社稷上戊祭孔子上丁戊在丁後故先丁如十日丁則一日戊當先戊而後丁以丁不常十故人鮮知一日之戊弘治間吏部主事楊子器上言戊從初十之丁則次戊非上戊也時無請禮者竟寢不行

郊赦

江照云唐虞三代有疑赦而無大赦漢唐有大赦而無郊赦故大赦始于春秋而郊赦始于五代然觀晉王彪之答簡文云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常謂非宜則郊赦東晉有之非五代始也

鹵簿圖

後漢應劭有漢官鹵簿圖漢官儀鹵簿篇晉有鹵簿儀齊有

鹵簿儀陳有鹵簿圖唐有大駕鹵簿一卷王彖畫鹵簿圖景二年王欽若上鹵簿記三卷天聖六年宋綬上鹵簿記十卷景祐五年綬取舊編益新制上鹵簿圖記十卷政和七年詔改脩宜和元年書成三十三卷飾以丹采益詳備矣

禮制

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

均田圖

五代史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歎曰此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宗一死所以立萬世爲臣者之訓

井田寓兵

井田兵法之祖也其事與田獵相表裏徒論井田而不兼論田獵則井田之精神不備而公經緯姬氏之苦心亦不明方夫里而井九百畝自箕子之九疇始也八家皆私百畝自宓羲之八卦始也公田居中爲

大將握奇居中央私田居外爲正兵以居四正爲奇兵以居四隅對敵則正兵迭出掎角則奇兵互張止則大營包小營行則大陣包小陣斷之而爲三則吳璘之三疊出之而爲六則李衛公之六花全演之而爲八則武侯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而法止矣雖然此猶兵家之營陣圖耳有如授之以圖而不教之以濡與無兵同聖人于是因祭以用獸因獸以代敵悉匿其坐作進退之名而更創其說曰田獵吁公之心亦良苦矣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以明四時不失職也質明仆旗後止者誅以嚴信誓也假蘭艾之草以爲席置通帛之旃以爲門以爲懼傷馬也車之入門㩀以車軸以試其能御也車軌塵馬候蹄以試其能馳也旌旗金鼓以晝戰也選車徒讀書契辨名號以夜戰也過禽不逐以示不逐奔也面傷翦毛不獻以示不殺迎降也不成不獻以示不戮幼稺也出則少者在前以示趨敵也入則少者在後以示殿師也有聞無聲以示師克而和也酌醴獻賓以示告廟飲至也夫公之神巧變化善藏其兵法于不測如此

養老

古者養三老于大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祝餲饐也在前祝鯁梗也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賈山

宗祿

洪武中親郡王以下男女五十八位耳至永樂而爲位者百二十七是三十年餘一倍矣隆慶初麗屬籍者四萬五千而見存者二萬八千萬曆甲午麗屬籍者十萬三千而見存者六萬二千即又三十年餘一倍也頃歲甲辰麗屬籍者十三萬而見存者不下八萬是十年而增三分之一即又三十年餘一倍也遲

之百餘年而祿食者百萬人柰何處之聞之國初親王祿五萬石後乃減而萬石或二三千石其意可推也故各宗一子世及矣衆子之爵皆當限親王無論郡王之衆子限鎭國將軍幾人餘皆爲輔國鎭國將軍之衆子限輔國將軍幾人餘皆爲奉國以下皆然費必大省已封者勿革而第裁未封者又開四民之業俾人自爲生毋徒仰給縣官庶幾處置之得策也

水土

管子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㝡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此卽漢志所謂繫水土之風氣也杜牧亦云山東之地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六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

土物辨

管子地圓篇九州之土爲九十物每土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次曰五沃次曰五位次曰五隱次曰五壤次曰五浮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忢次曰五纑次曰五壏次曰五剽次曰五沙次曰五塥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次曰五壯次曰五殖次曰五觳次曰五鳧次曰五桀凡下土三十物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按大司徒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灋辨十二壤之物而知其種此篇亦古制之存者河圖謂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卬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

土宜

五粟之土淖而不肕剛而不觳其種無不宜其澤多魚其牧宜牛羊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寡疾

而難老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湛而不澤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有瘠醒五位之土不塥不灰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五蘟之土芬然若灰五壤之土芬然若澤五浮之土捍然如米五忢之土廩焉如壏五纑之土芬焉若糠五剽之土華然若芬以脤五沙之土粟焉如屑塵五塥之土累然如僕累五猶之土其狀如糞五弘之土狀如廢草五殖之土甚澤以疏离坼以臞堷五觳之土婁婁然不忍水旱五凫之土堅而不骼五粲之土甚鹹以苦

草木穀造

地員篇凡草木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攀攀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蔞蔞下於井井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木有十二衰注攀即欝也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按周官有草人此其遺制歟

水宜樹植

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濟水沉重而宜膠蜀江之水爽烈而宜淬刀劍

濟漢勁曲

濟之性勁源于晋伏流地中乍見乍伏一支穿太行為百泉為衛水一支為濟源出東為七十二泉大抵天地勁氣在山西人之性勁天下其鉄亦如之所謂并州剪刀者也漢之性曲其流十里九灣郢沔之間瀦為澤藪皆漢之漾也語曰勁莫如濟曲莫如漢

鄭白渠

韓欲罷秦無令東伐廼使水工鄭國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溉潟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稅一鍾命曰鄭國渠又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人得其饒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揷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四方異俗

東南者天地之奥藏其地寬柔而卑其土薄其水淺

其生物也滋其財富其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其士懦脆而少剛笮之則服西北者天地之勁方雄尊而嚴其土高其水寒其生物也寡則財确其人毅而近愚食淡而輕生士沈厚而慧撓之不屈

九福

天下有九福京師錢福眼福屏帷福吳越口福洛陽花福蜀川藥福秦隴案馬福燕趙衣裳福美女福

五服

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

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

鎭山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東南曰揚州山鎭曰會稽正南曰荊州鎭曰衡山（今衡山縣）河南曰豫州鎭曰華山（今華陰縣）正東曰青州鎭曰沂山（今臨朐縣）河東曰兖州鎭曰岱山（今泰安州）正西曰雍州鎭曰嶽山（今陝隴州）東北曰幽州鎭曰醫無閭（今廣寧衛）河內曰冀州鎭曰霍山（今霍州）正北曰幷州鎭曰恒山（今渾源州）是槩言九州之山鎭也不言徐梁幷也葉氏曰漢元封五年巡南郡禮天柱山號曰南嶽是以衡山神遠移于霍山也（一統志衡山有天柱峯六安州有霍山一名衡山一名天柱即漢武所封）五代失河北至宋未能混一方以眞定曲陽縣之恒山爲北嶽　國初定鼎建康祀典肇以泰山爲東嶽沂山爲東鎭衡山爲南嶽會稽山爲南鎭華山爲西嶽吳山爲西鎭眞定之恒山爲北嶽醫無閭山爲北鎭嵩山爲中嶽霍州之霍山爲中鎭後遷都北平則眞定在其南故仍以渾源州之恒山爲北嶽

五方極

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太皞句芒司之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貫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司之中央之極自昆崙東絕兩恒山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衆民之野五谷之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東至于碣石黃帝后土司之西方之極自昆崙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司之北方

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有凍氣積氷雪雹霜霰漂潤羣水之野顓頊玄冥司之各萬二千里

天下山川形勢

臨川吳氏曰天下山脉起于崑崙山脉之所起卽水源之所發也朱子曰河圖言崑崙地之中也又曰冀都山脉從雲中發來蓋太行山一千里河東河北太原晉陽諸州皆左旋其趾山後卽忻代諸州上黨卽今潞州春秋爲赤狄潞氏其地極高與天爲黨故曰

上黨過河便見山在半天如黑雲然故曰雲中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平陽卽河中府蒲坂山之盡處堯舜之所都也泰山聳于左爲龍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至中嵩山爲前案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又爲第三四重案又曰前代多都關中以黃河左右旋繞近東止有幽谷關一路可據爲險其山皆自蜀漢來至長安而盡又曰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又自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又曰岷山之脉其一支爲衡山者已盡于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袁譚之境以盡于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于建康其一支則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又曰仙霞嶺在信州（今廣信府）分水之右其脊脉發去爲臨安又發去爲建康又曰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

又曰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皆北流故江浙冬寒而夏熱此言山川之大較也

周家收拾風水

唐一行云天下盡于南北兩戒北戒負絡南地絡之陰爲黃河之源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負絡南地絡之陽爲長江之源所以限蠻夷也北有黃河南有長江夾出中間大地是曰中條中條之西爲豐鎬卽古雍州也其地山川最險王氣最盛故文王都豐武王都

鎬既先占第一形勢以爲根本由豐鎬至洛邑中天下而立風雨時陰陽會道里均周公又奉成王定鼎于洛邑祀清廟而朝諸侯蓋豐鎬上應太微垣爲天下之至險洛邑上應紫微垣爲天下之至中姬氏父兄皆據而有之其中條黃河長江夾至盡處忽到青徐泰山捕天逆水西向把住水口何等力量何等精采自元人塞北河泰山今在河北其初泰山之左有河濟入海之道泰山之右有江淮入海之道故道未塞齊魯原在黃河長江夾流中算做中條盡處周公

之子伯禽封又分封于此中條以豐鎬爲首洛邑爲腹青齊爲尾而周公曉暢天下地脉一時收拾將來其後七百餘年東魯地脉不衰又生出大聖人如孔子者以發明文武周公之道周公可謂不死矣齊與魯並封齊先滅魯後亡固見地脉悠然既生孔子又生顏曾諸人一片王侯大地變作賢聖道塲非果是中條盡龍何以有此漢書云闕里當奎分又占東壁奎與東壁乃天上圖書府也異哉乃知周公相地眼力亦復不淺直將山河大地攪做一團分枝孽脉如

解牛破竹相似嘻眞至人也

邊城經制

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假大也）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應敵故卒伍成于內則軍政定于外（鼂錯）

長城

北齊文宣天保七年築長城東至于海前後所築東

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是役頗大明年又于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于烏紇凡四萬餘里高洋備邊如此

黃河

按河圖從星宿海西北來出一巨澤二巨澤數折而至崑崙河勢不甚大聞所在土人抱革橐騎能過之河上多高山大陵遞相夾抱行入麻哈地麻哈者番名亦耳麻不剌其山高峻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至積石入中國迤西寧過臨洮其間有鳴沙嶺

又有寧夏山夾之由寧夏流轉達地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而南流是卽所謂河套也及至靈寶縣河触太行山轉轄石其間有三門七津砥柱又有禹廟在或者禹導山通河處夾崖岸皆高山而河行山中至湨池至孟津至河南府至温縣岸無山山盡矣其在河南府卽有北邙山僅院南岸北岸殊無山至武陟衆水合流河始泥濫亦河必魚之勢也國初至今决齧衝徙不常大都由茶城而上以無山夾束故多潰決由茶城以下南岸始有洞山九里山雲龍山北岸則有子房山夾河入徐故徐州獨無潰决但有泛漲以兩山夾鎖之力也出徐直北下衝爲距山連汪蘆塘落馬黃鍾周柳諸湖皆在邳境故邳州往往受其害邳州由睢寧至水晶中間湖凡九由水晶湖至清河甚近過清河則淮水會黃之路黃淮合而下雲梯關入大海河淮之事畢矣今者人人自謂腹有全河而用之鮮效有議開支河者有議復老黃河故道者有議開膠萊河通復海運者支河謂黃河入淮之道積有三日

渦河曰汴河曰白河弘治間黃河變遷渦白二道淤塞全河東下故徐邳獨受其害今若復引水通渦河白河則水勢自分河不得獨爲徐邳害矣故道謂于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形引河水注于衛河至于臨清天津每年分水平水迅運道由之而徐州以下有清河縣之大津口淮水所出之小清口欲議復七十里故道則虞築隄巨費且然溝諸水漫流勢在難保耳海運之策元以來嘗受其成利有伯顏之道朱張之道殷明畧之道逾遠逾便亦逾省然而用舟用人之難也膠萊河起麻灣至海倉中間相距三百三十五里有分水嶺爲阻分水者泰岱之餘氣而成勞諸山之過脉也下多磵砑石工力難施脫令河成而無水以濟不可說也邇者泇河之役可避黃河之險然成功未幾便有虞積旱而水不盈槽者朱旺口之役大挑三百餘里樹石建祠所以防泇之塞與泇並存而近且有以潰決見報者總之不師于地而聽于天不以地之形勢授策之失得而以天之旱潦定人之功罪此河工無歲不舉而未有十年無事之期也

禦河

禦河之難難于禦虜歐文忠曰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既淤高水漸壅乃不得已而決上流之低處此亦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而議者欲力塞其衝哭力挽其故道為一時權宜之計則數百年不結之事宋濂曰數千里湍悍之河欲以一堤障其猛殺其鋒此事之不易者惟分其支流而注之東所謂因勢利導之說蓋黃河之生地有直有紆河之故道有高有卑河之全身有廣有狹三者

之不度而云治河無有是處此先正名言也今日聚訟非曰王家口李吉口當開則曰泇河未盡善不知王家口地勢甚高而河心則深三丈四又有餘即掘地不過二丈已耳而欲以淺全河之水得平李吉口自萬曆二十五年以來新開為河者有三股矣皆旋開旋淤而欲以一定之地形強難必之水性二之為甚其可三乎撤沙如聚米挑淤如畫脂淤一處又別挑一處乃李吉口之地有限也其如之何黃河倏而流倏而淤其風波灘險最不可測惟泇河則一[illegible]止

水所謂枕上之度舟也自宿遷縣至趙村一百二十里自趙村至萬家庄九十餘里自萬家庄至夏鎮九十餘里地遠河狹舟行未必甚速近日議設驛遞以節水夫之勞以防盜賊之竊甚善也人何可持空議而掣任事者之肘乎

河議

按河東南流在太行汴堤間遞決遞行止有數道有從飛雲橋出者有從徐沛中境山北溜溝出者即今所漫之境名銀河是也有從堅城集至濁河口出者

前所開名北股河是也有從儀封經徐州小浮橋出者今所挑名南股河是也稍南則又有自虹縣睢寧出宿遷者矣有自虞城出小河口者矣二道即不由二洪乃三仙臺趙家圈分水可濟也此數枝者北不出太行南不出汴堤皆河所必由之地曩河臣疏所云當聽河游衍其中者也其法在乘河勢小定人力稍暇之時舉會通以南長淮以北及中間新舊諸河地形水勢高下夷險要須實勘得見河淤墊之後其河可以相代見河橫潰之日某河可以容納某處當

其衝其處迎其溜相視既定亟加挑濬以防未然儻
河漸淤便乘勢疏瀹使行于豫挑之河此所謂以開
待淤以導弭決壅也昔禹導河所云播九河同逆河
其正派耳又于貝丘疏渠東引入漯水東北流至千
乘入海于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
泗合于郯水郯水即今汴水也後世另開減水河意
亦祖此昔劉大夏築黃岡堤分四河入運而後漕河
成亦此法也蓋見行一河預挑一河兩河相為表裏
而後潰冒衝突之時可免于張皇無措之患

大挑

大挑之至要有三大挑其目有八其緩急之機宜有
一敢悉陳之一曰河身一曰河岸一曰河水是為三
要三要之目曰深以容流也曰坦以防刷也曰速以
防障也曰厚高其岸也曰實防其瑕也曰另築去氷
也曰散挑氷遠也曰置得其所低窪置氷也其所謂
緩急之宜者何也大挑之功北自中州南至徐邳數
百里內如金曹溺則王家口當治單魚溺則李吉口
當治虞城夏邑蘭陽溺則小宋集銅瓦廂[illegible]

朱旺當治兩渠南北股日淺則郭㛮樓口當治濁流
入濟四十餘里溢堤奪運口漸以潤甚至二萬餘丈
所潰隄甚至入于新店則黃溥南陽當治竅要所總
病源所發則蘇莊尤當治此孰不當拯者顧其至亟
而為漕計之繫命者則自夏鎮以南一帶尤所稱咽
喉胷膈不容一息緩也

準望

禹鑿龍門決大河豈真有庚辰童律為之使哉其測
量審規畫精而已三代而降國有水工士有水學今

之時有水工如鄭國者乎有顓門水學如郟亶單鍔
郭守敬其人者乎裴彥秀制地圖圖體有六其法以
準望為宗以考高下方邪迂直之校以定道里以說
分率其說以為峻山鉅海絕域殊方登降詭曲皆可
得而定者守敬之在勝國也嘗決金水復唐來開會
通導通惠相視河渠泊堰數百餘所又嘗以海面較
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又嘗自孟門而東循黃
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各為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
河勢或可以灌溉田土具有圖志今誠得守敬其人

今博求巧工算史爲之佐使西自孟門東盡雲橫南
歷長淮北逾會通無分水陸在在測驗近用準平遠
立重表車船檥權隨地制器方曲勾股隨用立法數
百里間盡識其紆直倨勾又盡識其廣狹淺深高下
夷險而後倣裴氏之遺規終若思之緒業繪圖立論
勒成一書上之冊府頒之諸司使人人如身歷其間
也而後可知一定屢遷之形勢孰應築塞孰應數導
與夫錢穀工程皆可得而計料不爽矣

議復支運

唐開元中裴耀卿請建武牢洛口諸倉節級轉運水
通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不滯遠船不憂欠耗
比于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而劉晏因之江汴河
渭各舡遞運江積揚州汴積河陰河積渭口渭入太
倉歲漕百萬無升斗溺者自支運變爲兌運兌運變
爲長運于是一舟一歲之間還往萬里且避洪且防
凍而漕限乃不可爽矣今宜稍采支運之意齊設倉
于淮安仍建一倉于濟寧諸總運艘可量用十分之
六從水次運糧至淮以須後命量度河勢而取進止
若河道利便則徑赴濟寧倘河流未馴卽起貯淮倉
而運艘速還以赴次運所爲之濟寧者不至徐也所
爲至濟寧而止者以京軍分番轉運卽以漕艘行糧
給之也永樂間赴南都支領月糧宣德間令五軍操
備運糧赴宣府右景泰間撥營軍七萬運糧赴口外
懷來其鑿鑿可據如此

收糴代發

宋制于眞州置發運使立轉般法歲漕荆湖江淮兩
浙米六百萬石至眞揚楚泗轉般倉回船從通泰載
鹽還爲諸路漕司經費發運司自以汴船運米入京

而轉般倉常存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上價謂之
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謂之代發復于豐熟
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飢歉則納錢人
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及蔡京爲相悉收糴本
行直達法遂致汴京糧儲不繼故宣和中仍降度牒
香鹽充糴本行舊法以致南渡百餘年不廢今之漕
糧直達京通歲凶則徑改折色無可代發豐則取歲
額止耳無由加糴以故京儲之積日寡而又江西一

省減于宋漕十分之五江南七郡增于宋漕十有餘倍以故江西湖廣米價常下下極傷農而江南七郡價常騰踊覬望改折誠千常盈倉無存二三歲之積或更措置金錢或歲益以免運官軍辦料所入充爲糴本使豐年收糴凶歲代發一依宋制此可以待河而河不能爲我難足食之上策也

兵禍

漢桓永壽二年戸一千六百七萬七千九百六十至晋武太康元年平吳戸止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

四隋文開皇中戸八百七十萬至唐高祖武德初戸止二百餘萬高宗永徽初戸僅及三百八十萬玄宗天寶末戸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至肅宗乾元三年戸止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四兵禍之慘如此

京營戎政

文皇定鼎燕京在都門內爲衛七十二畿輔內爲衛五十通計其兵不下五十餘萬衆凡以居重馭輕制至詳也又選山東河南中都大寧等兵番休上操以壯軍勢既統以五軍營而復司寶纛令旗則有三千營神鎗火器則有神機營此所稱三大營者是已其後武備廢弛爰有已巳之變而于肅愍始創爲團營之制於三大營內選驍勇爲十營還其老弱歸原營曰老家營盖一變也正統復位悉更景泰之舊而團營廢然其後不能不復也成化初再廢然其後又不能不復也特其法倣原制而增爲十二營合中外兵各八萬而外兵仍分兩班更操見操者凡十二萬行之既久闒茸者衆則更立聽徵之制盖又一變也嘉

靖庚戌之變議者以十二營無紀難制仍復三大營而易三千名神樞有勳臣司總督有少司馬司協理有臺省司彈壓而五軍樞機等營則各設副將叅將遊擊制盖詳焉盖二百年來復而廢廢而復凡幾更矣而總之非主于分則主于合其故可考鏡也

馬政

國家自種馬既廢取用專在俵馬顧官給僅二十金而商人之費且索至百餘其間覊候領給則有費那移吏手則有費跋涉千里則有費此已一金十金及

至解寺胥吏慣於作奸獸醫習於欺罔賄托既通蹇駑稱上駟錢神未入騂騮爲下裹其在揀退者不免損價以賤售而買補者又將厚欝以輸官且弊不止此也養戶五年遞編未必泒皆殷實草料月糧半扣除於墨吏半侵占於豪家半乾沒於猾胥其實給領者不過十之二三乃十羊九牧點檢不常以致瘦損有罰倒失有賠民未有半菽之飽官不絶追呼之令故有溝壑待盡者矣夫養戶守牧數年往往利在速斃而一行交斃軍士遂乘爲賄端滿志則坐名請乞

饑愕則多方抑勒故本膘息也而曰羸尫本壯健也而曰疲殘養戶吞聲莫可究詰及斃後營官以賣馬爲奇貨遂使軍士以瘦損爲尋常既尅月糧以自啖復相僱覔以營私問其養則畢生無芻豆之資問其勞則盡日有鞭筴之苦甚有托名倒失陰爲貨賣者是使馬額日耗軍政日損患豈淺淺乎今宜先復種馬將州縣買俵折色免解買種不足即以草場子粒佐之計戶分給一依先時別羣搭配之法而州縣令丞復加意撫息三年後始課其駒駒解寺不論大小贏壯轉發作種行之數年孳息日繁騋牝充斥即以追雲錦之盛無難也

屯田

昔秦自孝公以亟耕力戰幷天下乃其後以天下之人盡太倉之積輸西河而皇皇以爲憂此其故何也始秦之地利盡而後之地利不盡也始秦兵自食其力而後之兵仰給於官也漢鼂錯趙充國之畫可覆已唐李泌陳屯田關中之策而士多應募願耕韓重華營田代北而歲省度支二千萬夫泌重華所營令

大同宣府陝諸邊地也趙充國所屯今甘肅地也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則今之爲邊者莫營屯若矣然差官督勸而田不加益者急起科害之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病而人憚於耕誠遵永樂正統間著令諸沿邊空間之處許士客官民軍舍儘力開種永不起科而又申古孝弟力田之令耕田多者立賞格以勞之則人皆樂耕就耕者衆而邊土皆田於是就其大屯耕至萬家者而制之縣則大縣矣合數縣爲郡則大郡矣然後擇良守令而勤撫綏

之什伍其民使習兵戰以備捍禦諸上供歲賦一切蠲免則藩籬成而邊圉固宋滕甫馬端臨所謂家使爲兵人使知兵勝兵數萬可指麾而集此其道也議出丘文莊濬胡端敏世寧況今京師北與經費仰於東南雖使力耕常稔而東南卑濕泥灂之餘與船運之費每石必倍求一年之餘於三年之內寧可復冀再歲失收憂必及之故冗食莫汰廢田莫耕而區區於漕挽東南以爲國計未形之變不可勝諱也議出陸侍郎深草木子曰井田之法非獨爲均田制祿設也所以因地設險而陰寓守國之意也中原平衍而溝洫阡陌連絡乎其間令車不得方軌騎不得騁足是謂伏至險於大順宋吳璘守天水於平土縱橫鑿渠瀾入又深丈餘連綿不絕如網曰地網而金騎兵不得肆今倣其意因屯田以定其經界繁林木以制其馳突令田者里共濬一溝畧如古制分畫其溝塗之界而取其土宜之木如桑柿之屬雜植之沿邊則樹之榆柳以息爭端以備旱潦以阻敵騎大之我兵禦虜得依爲陣以控扼而小可得薪果之饒也夫邊塞之內而有數十

里之叢林叢林之內而有數百里屯田之溝洫阡塍在叢林之外兵車伏叢林之中前險後坑莫非陁塞敵雖強何施將田者有安稼而田疇益闢戰者不衂而士氣益奮故絮勞費則省於成城而功倍之語形勢則壯於十萬師而險加之患玩愒弗爲耳迺渾蔚諸州林木故茂密者以薪爲營繕之故或斧而爲薪嗚呼其亦不思也哉

廣漢宋應奎[illegible]編
豫章魏時應因是父校

治平集

北虜攷

北虜古匈奴部也自隆慶庚午前寇盜無歲無之及俺荅因其孫把漢那吉故始稱臣貢馬虜禍不復如曩昔所聞俺荅親北胡阿著子六人長吉囊次俺荅次兀慎一克打兒漢那言次老把都次那林台吉次我托那言其住牧河套者吉囊也俺荅則住豐州者

也住陽和後口葫蘆海子者兀慎一克打兒漢那言老把都則住獨石後三間房那林台吉則住獨石正北地名我力速也住青山後正北地名十字寺兒大者我托那言也我托那言生子三那林台吉生子四老把都生子五兀慎汗那言生子一吉囊生子二十一俺荅生子六長黃台吉次擺腰台吉次丙兒大臣台吉次野力鄰台吉次打刺台吉次儻忽台吉其長子黃台吉既已襲封順義爲王丙兎則留牧[illegible]洼上者也阿著子六人惟俺荅最强又有黃台吉佐助故往往弄兵塞上與屯子五人事獨殊後黃台吉死襲封順義王者乃黃台吉長子撦力克也虜所轄部落有東三部西三部南二部不一其入犯前此事多不及載姑撮其近者嘉靖間寇寧夏八年鈔掠榆林十一年道松潘瞨臘寇四川西境十三年犯榆林掠安定花馬池十九年吉囊俺荅分寇塞上又搶掠安邊定邊二十年吉囊犯大同二十一年寇朔州鴈門分掠太原平陽等州縣二十五年犯陝西是時曾公

銑上復河套議欲舉兵搜套令吉囊不得盤據意謂使吉囊出套我榆林寧夏可無事三秦并得解鞍放牛矣後其議寢不行故吉囊與其子吉能公然住牧無忌二十九年俺荅復入犯以我三衛降胡爲之鄉導故也三衛既陽順陰逆于是始議調邊兵入衛三十年我開馬市宣大四十二年虜復入犯破我石州至隆慶元年掠薊鎮二兵追至黃花峪四年把漢那吉來降夫把汗那吉者俺荅愛孫也三歲早孤育于俺荅妻一克哈屯以其僕阿力哥妻乳之及長願儇

利故俺荅獨鍾愛焉把漢那吉先有婦一後又聘兀
慎家取兎撦金的之女爲三歸有日矣會俺荅有外
孫女者先已許襖兒都司俺荅聞其美強納之襖兒
都司恚甚欲叛去俺荅慚謝乃奪把汗那吉所聘兀
慎女與之把汗那吉因有怨言欲叛祖歸中國未發
阿力哥懼禍至趣之行把汗那吉遂偕其婦比吉率
十數騎徃息山西平虜城外扣關將方公爲開府納
之放入大同城內前是我中國有叛人趙全者世晋
人自呂老祖以妖術謀不軌事覺與其黨趙全等逃

歸俺荅俺荅割地一區處之名板升趙全聚斂有畧
其後中國無賴有罪輒亡命入板升故又有趙宗山
穆教清等二十八人徃從全二黨日盛虜每入寇彼
必爲嚮導深入我邊塞石州之慘至今寒心是時朝
廷有令捕得首惡者予萬金爵列侯迄無有應會把
汗之降我得持此爲質因而索我皐人趙全聞俺荅
亦心私念之又一克哈屯朝夕泣曰黑台吉非君少
子耶奈何殺其孫俺荅計無所之因用趙全計以眾
萬騎駐我平虜城東欲要挾我得那吉我鎮臣[illegible]

得虜奸狀遂下令諸將堅壁勿與戰虜計窮遂引去
那吉不可得俺荅愈不能忘我因其急愈不遣特令
一通官走胡中令虜先歸我罪人趙全等然後遣還
把汗虜不得已栗縛趙全與其弟趙龍及李自馨劉
四兒之屬來獻于是朝廷命以把汗生還之乃嘉厚
賜授之官放把汗生去俺荅見孫來大感自謂無以
報中國遂有請封通貢之請矣是時國家因見累年
邊事告急糜費無算欲因此休息乃從其請俺荅又
請市許之市分東西兩場在大同以左衛威虜堡地

在宣府以萬全右衛張家堡地山西則水泉營地每
年以二月爲市期市馬上價十二兩中十兩下八兩
其封貢實自隆慶五年四月始也時俺荅遣使奉表
稱臣
上御太極殿受表册封俺荅爲順義王老把都黃台
吉俱都督同知那吉仍舊官其賓兎台吉把林台吉
等十人皆授指揮同知其乜授官者仍四十人而封
貢定矣洛習至今撦力克物故扯兎嗣立其妻三娘
子仍襲封號坐擁精悍貔貅如所稱都督僉事素囊

台吉明威將軍猛克台吉龍虎將軍白洪大台吉永
邵卜大成台吉等計一千三百三十四員名口雖時
有擄掠猶能責以大義受酋長約束噫嘻胡運不常
虜婦老矣假令要挾不已溪壑難塡則互市可常恃
耶據目前貲馬之費省于轉輸欵塞之稱美于和戎
琛幣之交安于鋒鏑故邊臣禱祀而求耳然以
二祖
列聖之威靈犯順者屢屢披猖直逼城下詎可狃而
弗圖矧比來部落繁衍奸宄遁逃輒爲鄉導我中國

老羸守堡糧餉不繼動輒呼庚誰復敢撻伐張皇建
擣除之議哉但能乘胡雛腥膻饜飫嚴脩阽危之墻
招中國攜貳亡抿急散勾引之黨抱火厝薪宵旦在
念況幾密計中外一心即虜或背成而我歲有歲功
月有月效十年無事常勝在我則和可戰可寓戰于
守寓守于戰亦可不然蕭墻生釁雖慳擣爭于掖目
兇危幾日邊捉襟露肘狃豫偷安有如邊事何則治
形可不爲寒心也嫠不恤緯杞漫憂天聊陳以俟籌
邊者采焉

河套

自周秦以來爲國爲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
胡往跡俱在我
天祖以神武定天下　成祖躬禦六飛三犁虜庭其
虜既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已偏矣後
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正統弘治間
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未動不奪所恃
其攻不力取之可也迺竟因循至巡撫余肅敏公置
鎭榆林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鎭則空設開懇無聞

轉輸難繼孤懸獨立沙磧爲堧外之不足恃爲藩籬
內之無所資其賦役豈畧遠謨蓋或有掣肘然我軍
猶歲常披套搗其巢穴嗣是謀日踈兵日弱任虜出
入涉流履氷揮邊近塞無所顧忌盤據其中滋其畜
牧生養浸滛至今如花馬池龍州城雙山堡黃甫川
之外蹂躪地方幾二千里蔓難圖矣說者謂若伺虜
出套拒河爲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氷道路急築垣
墻以次移置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王胥溪近年張南
川及總兵周尚文所論似亦可爲而不知今日諸番

各有分地套地爲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不下十餘萬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爲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遊堡勢若星羅遊堡置兵動渝千數加以都閫參遊擁兵自衛不得三千萬衆不可又我邊距河寫遠一年三食爲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益以此數必仰內地由地而輸邊遠者二千里近者千里又自邊而輸河縱糧道可通飛輓實難矣即今日花馬池三百里墻塹自正德迄嘉靖九年郄乃告成荷戈之卒亟以畚鍤其功詎不難耶顧此國

家要害之地有當復之理無可乘之機若于延寧一帶邊防設法整飭使虜不能犯饋餉可省休養生息于數十年後相機而動是在持籌者中外一心豐財用材何如耳

虜宜夏月攻

虜俗於逐年四月初驅官私馬水草牧放號曰入澱（美水草也）入澱之後禁人乘騎八月末方令出澱飼以麥豆以備戰鬪又夏月弓力不強射不能及遠故虜人[illegible][illegible]於夏月用兵自漢至唐士大夫未有深此理者惟杜牧之有言曰漢伐匈奴嘗以秋冬當虜人勁弓折膠重馬免乳之際與之較勝負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月發兵出其不意則一舉無數矣

金國政俗

金國治盜甚嚴惟正旦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之既無所獲雖畚钁微物亦攜去婦人至顯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言大則具茶食以贖次則攜壺小亦打糕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

女願留則聽之自契冊以來皆然又其法夷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上下輕重皆出其手得以舞文招賄有銀珠哥大王者（銀珠者行第六十也）以戰多貴顯而不熟民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逋者大恐相率賂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少遷延終不能免苟爲厚謝我爲汝致死皆欣然許諾僧既牒跪聽命通事潛易他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銀珠笑即書牒尾稱塞痕者再庭下已有牽攏官二十輩驅之

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塞痕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郭則逾者已先期積薪擁僧于上四面舉火僧號呼稱寃不能脫竟以燒死

回回考

丘瓊山世史正綱于隋開皇七年書西域大食國人始至中國以為中國有回回人之始及查一統志有默德那國乃回回祖其國王謨罕驀德生而神靈其教專以事天為本而無像設或者稱謂不同之故但唐史宋史俱載有大食國傳傳云大食國本波斯別種隋大業中波斯有桀黠者探穴得文石以為瑞乃糾合其衆剽掠資貨聚衆浸盛遂自立為王據有波斯國之西境唐永徽以後屢來朝貢其王盆泥末換之前謂之白衣大食蕭羅拔之後謂之黑衣大食二傳累間不見載有默德那國之說恐大食回回疑各自一國也我

朝永樂間太監鄭和往西洋通事馬歡著瀛涯勝覽云天方國即默伽國回回祖師始于此一統志天方國古筠冲之地舊名天堂又名西域默德那國其地

與天方國相接宣德中遣使臣隨天方國使臣來朝貢當以一統志所紀為是

倭國

倭奴所住率通開四壁前後相望作食具必人自舉火飯用糯米所食諸牲去頭尾以火燎去毛即入口啖血流以為鮮美牛羊亦然未嘗熟食亦能誦經見佛神像則作禮好善者頭盡薙去髮而留頂髮稍短趾如中國人而所穿草履多圓僅蔽足指根則不著地以便横躍也多智而善詐來則假中國衣衣之以探消息去則懸羊蹄擊鼓使敵不敢追嘗見其鳥嘴銃一具用實銅鑄成以利錐碾成銃孔光潤異常不製木柄惟紫繫于臂實藥如丸以火燃藥隨發隨至且無聲又多舞雙刀刀長五尺餘雙刀所及丈餘鋒利不可禦又加手舞六尺計開鋒一丈八尺有餘舞時上下四旁盡白僅見鋒鏑不見倭奴無間可入竹弓長八尺以足踏其梢立而發矢矢以海蘆為幹以鐵為鏃鏃濶二寸為燕尾重二三兩近身乃發無不中者其器械精利如此遡年入寇多募鬼國人有白

番鬼黑番鬼諸名目白番鬼如倭形而悍黑番鬼即
古稱崑崙奴面深黑善鬬而忘死倭人率以五十金
買一奴併之海船尾戰則縱之出以獸畜之其取勝
大率藉此也

按後漢東夷傳倭在韓東南大海中凡百餘國自武
帝滅朝鮮使驛通于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光武
中元二年奉貢賜以印綬桓靈間國亂無主有一女子
名卑彌以妖惑衆共立爲王又有夷洲澶洲傳言始
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神仙不得

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生齒數萬時至會稽市考福先往求仙見海中有此佳山去中國遠可以古據稱王故詐欺秦皇載童男女復往可配爲夫婦而生生無窮矣唐書東夷傳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四千里
其王姓阿每氏自言初主號天御中主其後皆以尊
爲號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惟是晉書序其
縣面文身自謂太伯之後與徐倭之傳不合大抵倭
自開闢以來已有之矣徐福特據海中洲而謂太伯
之後乃其自詑語也

倭攷

倭處東南大海中依倚山谷爲分五畿七道三島又
有附庸百餘郡拘邪韓最大其最雄者居邪馬臺復
居山城曰山城君國初至今貢冦不常皆由中國人
爲之嚮道嘉靖間自許棟王直勾引起衅爲害浙福
其後又有鄧文俊林碧川沈南山者冦浙直有鄭宗
興何亞八徐銓方武者冦廣福而徐海之黨則陳東
葉明其最酷烈者也其後又有洪澤珍者患漳泉嚴
山老者患月港而許西池之黨則與張璉謝老並流
慘毒者也幸胡總制計擒王直後其餘俱就撲滅海

氛漸息其出海路有三曰薩摩州五島舍對馬島舍
是無它便倭自肥前西懸曰平戶戶之西即五島北
爲多藝爲伊岐爲對馬島其西北至高麗必由對馬
島開洋南至琉球必由薩摩州開洋其貢船獨由博
多開洋歷五島入中國何者因舟造于博多故也倭
既出日本大洋隨風所之如趨大小琉球風則用東
北或由五島開洋如犯廣東風則多用北犯福建則
多用東如風自正東來則由五島開洋至天堂官渡
水若東北多則由烏沙門分𦨶犯温州或經大徧洋

入金塘蛟門犯定海犯象山犯昌國犯台州其入犯之路或自東西厨湖頭渡入或自石浦關入或又自桃渚海門諸港入如犯臨觀犯錢塘則必乘東風至李西㟁壁下陳錢分䑸由洋山之南入如犯淮陽犯登萊賊必至大洋視風風東南始可入如風自南來其勢必趨遼陽犯天津望直沽矣其趨遼陽天津勢必由綠水大洋過朝鮮越旅順黃骨島始得望天津直古此倭奴入寇恒在清明後前此風候不常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

風自西北來倭復不利故防春者以三四五月為太汛九十月為小汛沿海備倭大鎮凡七在廣東有東中西三路在福建有水寨五在浙江有六總在南直防于吳淞在江北防于狼山而山東之登萊凸出于海如人吐舌故有三營之備遼陽負山阻海有金復海蓋旅順聯絡海濱足以防倭之劇故視閩浙為稍緩大抵守外海為上登岸戰勝者次之近日朝鮮武備衰弱倭輒蹂躙而中國以藩籬之故勤兵[illegible]勞費有不止七鎮者矣

倭韃術不同

韃虜陣法一人最強者居先其次三人橫列為第二層又其次五人橫列為第三重又其次七八人橫列為第五重其餘皆置陣後我兵相對必掘塹自固彼居先者一躍過塹則衆皆隨之蜂湧而來矣倭夷好為蝴蝶陣臨陣以揮扇為號一人揮扇衆皆舞刀而起向空揮霍勢常不測韃虜或為方隊前一層不拘數十人皆係愁者倭夷多為長蛇陣前耀百脚旗以次魚貫而行最強為鋒最強為殿中皆勇怯相參韃

虜之行全賴馬力揮鞭策騎萬蹄齊奮有推山倒海之勢故須用車營以當之倭行必單列而長緩步而整故占數十里莫敢近馳數十日不為勞車營全無用也韃虜來必携乾糧富者晒乳為丸貧者晒肉為腊皆繫馬頷下所携不多不能久住倭夷隨處掠米為飯每日雞鳴起即蟠地會食日午又尋米作食故能久住內地韃虜見我兵不出即分隊擄掠或我有兵即分兵抵住餘人行擄前後遠近多不相顧倭夷食畢酋首據高坐指麾衆人今日刼某處某為長某

為隊隊不過三十人每隊相去一二里吹海螺為號聞聲卽合救援亦有二三人為隊者韃虜所搶財物各自私其所有主者出邊之後隨而分之倭夷每日暮卽返各獻其所刼夷酋較其多寡以為功罪故毋敢匿者韃虜懼內其婦女欲來卽携之同來多為男裝以厚騎護之故識虜情者專以大炮攻其後隊則彼無心戀戰矣倭夷擄我婦女夜必酒色酣睡故善戰者乘夜刼之常勝韃虜見我兵弱卽來兵强卽止故善戰者常示威以懾之倭夷屏足似不前常飛躍

而至把鎗不露竿常突忽而擲故難測韃虜多携空馬搶畢卽裝之馬上而行倭夷刼掠將終縱之以焚烟焰燭天人方畏其酷烈而賊則抽去矣韃虜得酒肉分食甚均從長至幼無不啗者故可毒倭夷至民間遇酒饌先令我民嘗之無恙然後飲食韃虜行搶專望村庄而趨倭夷行衢陌閙不入委巷韃虜以多為勝故非數十萬不敢大舉倭夷以智勝卽數十人亦長驅深入布陣必四分五裂故能鬬雖十餘人亦必埋伏故常勝韃虜無鐵蕪不知練法故其刀不甚

利其矢鏃或以鹿骨為之倭夷生男親隣各送鐵為敬埋之土中一歲一煉故其刀鋒利不可擬韃虜露宿常擇寬曠有水之處故人可逆背謂今夜必宿某處倭夷隨房而宿必破壁而處乘高而瞭故襲取無機韃虜長刀之外常恃鐵鉤鉤人之衣故我軍之甲當用朽衣飾之于外或用生牛皮皆可拒之蓋至朽則鉤無所施至堅則鉤不能入也倭夷慣舞雙刀向空飛躍我兵愴惶仰首則從下砍來矣韃虜對陣必先遣十餘人誘我倭夷必先遣一二人跳躍而蹲伏

故皆能空竭我之矢石火炮甚則進而陷其伏中凡遇韃虜下馬恃火器彼必不敢來伺我退走卽馳擊倭夷衝陣亦必伺我先動而後入故皆能乘勝長驅韃與倭皆弓長矢巨近人則發故射必命中然倭弓立地而發其力軟而易避韃弓馬上可發其力勁而難防至于聲東則擊西欲進則示退恩施附近之居民而虛實洞知賞豐降虜之工匠而器械易具細作用吾人而盤詰難向導用吾人而進退熟則北虜南倭同一轍也

舟師

禦倭于陸不若禦倭于海故防倭以舟師為急南方備倭之舟廣船最大福船次之如太平之蒼船太倉之沙船皆小舟也吾舟大而賊舟小則以吾大舟犁而沉之我舟小而賊舟大則使調戲奪上風用火器以攻之大率海中之戰鬬船力不鬬人力故舟大者勝鬬風力不鬬船力故佔上風者勝然廣船高大勢難卒備惟福船可用其大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濶其首昂而張其尾高而聳設柁樓三重于上其傍皆

設板裼以竿竹竪立如垣其帆桅二道中為四層最下一層不可居堆實土石以防輕飄之患第二層乃兵士寢息之所地板隱之從上躡梯而下第三層左右各設大門中置木櫃乃揚帆炊爨之處也其前後各設木椗繫以綜纜下椗起椗皆于此用力最上一層如露臺須從第三層穴梯而上兩傍板翼如欄人倚之以攻敵矢石火炮皆俯瞯而發其制可謂盡善矣但海中風潮相搏震撼不常有時擡高二三丈有時落下二三丈船出浪漕之時則船首向天落槽時船尾向天凡初登海舟未有不眩暈而嘔吐者故非素居海涯慣習風潮之士即佇上且難安能戰也嘉靖末年江南有倭患叅政論天倫提兵自河南徃副使周臣自山東徃曹許二遊擊自真定徃皆敗歿無遺非其不勇也不識海潮之利害也今議將沿海漁船編成字號仍以本地大戶之有力者領之重其責任優其事權隆其體貌嚴其賞罰則事逸而功倍矣嘗考　國初防海之制最為嚴密自遼東以及順永沿海之地皆設衛所矣又命鎮海侯吳禎總舟師萬人

由登萊運糧至遼東往來絡繹兼司巡視永樂間平江伯陳瑄董其事厥后設有屯田糧運始廢而猶令山東舟運布花以給軍士歲以為常蓋糧運可停而巡海不可廢也至弘治十八年舟壞未造侯伯又憚于航海遂陰阻其事而北海無船可行矣近年冲菴顧公在遼東始題通海道不特遼東得濟而山東之民亦得通商而稍安甚盛舉也然海舟之行晝則望山夜則望星一有差悞常遭覆溺倘黑夜無星晝霧莫辨豈不悞事嘗熟講于閩廣商船而知其詳矣蓋

海舟緊要之人有三曰火掌者則專視針有曰長年者則專運舵有曰香公者則專計時三人專心恊力而行其舵牙常與盤針相對隨針而轉如風不順則以裄向上風推使方不飄逐故有南風猛而針向寅卯方行者乃是調戧之法也更者一日一夜定為十更以焚香幾枝為度船在洋中風潮有順逆行使有遲疾水程難辨以木片於船首投海中令人從船首速行至船尾視木片至何處以驗風之大小以定路程必木片與人行不差而後所謂一更者方准若人行至船尾矣而木片方至船腰則香雖焚至某處尚是半更流過船腰則斷其為大半更或船行如飛其風或逆亦用此法驗船退程多寡故行幾更船至某山地界皆可坐而知也但此法得其傳者或寡矣遇廣寇番之人不論重值訪而僱之豈惟昏霧為然或欲其所遇山崖孰為可泊孰為不可泊孰為有礁龍潭不可飛銃炮孰為風信將作孰為潮勢幾[illegible]辨昧即知其處有無暗礁石砂舟人習之[illegible]而行今誠推顧公通海之意復

祖宗轉運之法倣海船之利募善水之人遼東順天及登萊一帶互相轉輸有無兼濟既可以巡視海道又可以懋遷化居然須熟講而緩舉之日前恐未可議行也

水陸戰不同

陸戰足在實地進退有據水戰大海渺茫一望無際賊之來也必乘風潮之順吾往迎之必逆風逆潮矣不難進乎賊之去也亦必乘風潮之順吾伺其順而追之愈追愈遠能必其相及乎即相及矣逆風逆潮不難歸乎此陸戰所以易而水戰所以難也不惟是也兵法全重分合奇正陸戰可以自由海戰全以風潮為主若風猛潮平則以風為主潮湧風激則以潮為主風潮皆逆則回船向後而行風潮皆順則一瀉千里終日行程與東西南北皆不可料安能分合奇正一一中節乎況兵船分行有與我相望而見者有不可望見者昏夜起火為號則隱隱見之然亦不能辨其賊船與我船也有時遇賊欲戰而吾同哨離遠則勢孤而罷有時隣哨相近敵舟又遠難于攻

十有

時我兵偶會賊兵亦近可以戰矣而風或大作舟在
浪濤中低昂起伏方欲衡而攻賊瞬眼之間賊舟忽
高反在吾上矣惟是舵工巧妙能占上風撞擊賊舟
或乘風火攻或揚灰可以迷賊目方得勝勢耳陸戰
呼吸生死非彼即巳勢不兩立將士不能作弊海戰
則不然將官憚出大洋而躲避近島則托言望賊無
踪或出大洋而遇賊不戰則托言風潮不便或戰敗
折衂則托言覆溺人死孰從而查之有心欲剿賊而
風濤爲梗呼之不應招之不前則跡疑于玩寇有力

能勝敵而舟小風逆偶致挫衂則跡疑于懦怯有戰
勝殺敵而船高海濶不能割取首級則孰信其有功
是故功罪賞罰皆所難明非主將得人操練素熟寔
心素孚而欲人用命于不賞不罰之間斯亦難矣

撫賞

昔中行說教匈奴勿貴漢財物得羅綺錦繡皆棄之
草中以示不如氈裘之便利故匈奴目强今諸夷之
嗜漢物如蠅之慕氈揮去復來得文帛及錦[illegible][illegible]誇
耀中國執此以羈縻之乃賈生三表五餌之術也故

今日邊鄙惟撫賞一事爲馭夷之長策誠主之得其
人行之中其窾可不戰而馴擾之矣大弊有五請須
言之夫宣
主上之德意達蠻貊之隱情全在通事之口我
祖宗知其然也特設四夷館以翰林重臣提督之又
擇大臣子弟之端謹者爲譯字生習四夷之言語文
字習之而通也然後授以官而分遣之以主邊撫賞
之事今四夷館如故也授以官而出邊行賞亦如故
也然而其人則非矣夷語夷文一毫不達惟日需索

供給每處動至千金而其與夷人通話者則全憑夜
不收之屬各路提調之撫賞皆視其口以爲低昂而
此輩無知哄誘夷人教之爭競教之需索教之侵凌
教之挾詐所以褻中國之體而使夷人不尊不信者
皆此輩爲之也今縱不能復
祖宗之舊制重四夷館之選然各路夜不收尖兒手之
屬凡通二語者獨不可遴選而勸懲乎謂宜選若干
人擇其端謹者使司通事之職三年之內夷賞不增
夷情不變即爲稱職授以百戶又三年而無事也陞

千戶又三年而撫事也陞指揮倘有能調停大事探
探隱情者不次陞賞不然即以軍法從事此目前至
急之務所當亟圖者一也邊計莫重於撫賞而薊鎮
撫賞之責惟寄之路提官既卑微人復瑣猥外不能
鎮壓虜情内不知愛惜　國體任其需索莫之樽裁
甚至有私賄虜人求免曰前如潘一正者夫薊鎮撫
賞凡十一處而叅將凡十二人今叅將在内而使提
調在外主賞非計也請遇各邊之賞皆令叅將主之
如石塘路屬夷五枝皆在白馬關撫賞即移叅將駐

關而革本路提調古北路屬夷一十四枝皆在古北
口撫賞即移叅將駐本口而革提調曹家路之叅將
移駐漢兒嶺墻子路無撫賞則叅將暫革馬蘭路叅
將移駐正關松棚路叅將移駐羅文谷喜峯口則駐
本口太平路則駐擦崖子關惟燕河路有二處撫賞
宜將桃林屬夷并入冷口一處聽賞而即移叅將駐
冷口石門路叅將移駐義院口山海關無撫賞又題
准不援遼東則叅將亦革矣如此則十路叅將皆復
舊額又省提調十人且以撫賞之權屬之叅將至期

仍令三道往來提督庶體統尊而夷情可撫所當亟
圖者二也按三衛之設每衛置都督二人泰寧衛之
祖其左都督曰兀提帖木兒再傳而絕右都督曰革
千帖木兒今襲者曰只兒挨福餘都督二今無垢都
指揮一曰打都惟朶顏最盛其左都督爲完帖木兒
五傳而爲花當生十一男又再傳而革蘭台襲職生
九男長爲影克影克之子即長昂今見襲都督最桀
驁者也其右都督爲脫羅又兒三傳而爲朶兒千又
再傳而絕其別枝拾林孛羅繼之今襲者曰把班通

其所屬計之共一百五十五枝今在各路見討賞者
乃二百四十七枝比前多九十二枝此係一夷有在
三五路討賞者此皆强橫夷人到一路則擾一路者
也今宜稽其宗枝嚴爲法制令各歸一處討賞或疑
夷人不服竊謂夷人之所利者賞也吾不失其賞而
使之一將總領彼必懽然從命如長昂一枝在五路
討賞共銀若干今總于一路賞之可免其沿路索擾
矣所當亟圖者三也又薊鎮屬夷惟三衛而順義王
之裔自居宣大之邊令俺苔之初請封也即西置丙

兎于洮河東置赶兎于薊鎮而自長昂以下莫不受
其約束而投順之夫
祖宗之於兀良哈既分其衛爲三又每衛立二都督
以分其權又分其指揮等爲數十餘處愈分愈弱使
之各自爲權有相統攝處至深也今舉三衛夷人而
盡屬强虜且東自薊鎮西至洮河以萬里之邊疆而
皆屬一夷之鈐轄堂堂中國曾無一人發見而預憂
之者今洮河已見告矣趕兎亦復洮梁于此矣其所
以力求增賞者以賞不增則無以雄視諸夷而肆其

暴也謂宜循督府環洲吳公之故議將趕兎及毛閻
之屬皆移咨宣府令其開市仍優賞之夫夷狄豺狠
也彼見賞厚而又得賣馬將無不從而宣府視薊猶
一身也其市賞之費皆出薊鎮而特令宣府代之有
何不可所當亟圖者四也至于撫賞之費實用銀四
萬六七千兩止發帑銀三萬六千三百二十九兩二
錢八分八釐其餘或取之採辦或取之缺軍口糧殊
爲非法夫以一軍而日令其採柴一束似不爲病然
每束叔銀三分一月三十束索銀九錢盡扣其月糧

二錢四分尚欠銀六錢六分將何以堪之此斷不可
行者也若缺軍應補國家大法今乃不補而明取其
月糧以充撫賞將何以倡諸武臣哉謂宜明增銀十
餘萬兩以備督撫之設施夫方欲裁費而僕請增銀
者其旨若悖而其意實相成蓋必如此而後可以有
爲所當亟圖者五也

險隘

秦築長城由山海大寧開平而西所據地形極勝今
薊鎮一帶邊墻乃

國初徐達創脩以爲內邊者也歷代修築垣墻畧備
然薊昌二鎮邊長二千三百餘里擺守之設拙如膠
柱敗若摧枯歲歲修邊軍力未戰而先困唐太宗云
隋主不能擇人守邊而築長城以疲民力此自困之
道也今日頹蹈隋轍矣竊城墻完固不如得人善守
善守之法有三有修數百里之外險者有修近邊山
水之險者有修境內地險者何謂修數百里之外險
舊制冬月燒荒必在四五百里之外使草根盡絕虜
騎難馳先臣郭登守大同每于要害之處蓄其水草

虜不可侵令誠于境外擇其要路潛置毒藥人飲水卽死馬食草卽斃尚安一人一騎能內侵者乎如山海關外大古路口南行則犯遵之前屯北行則犯石門諸處乃總路也於此置毒則遵及石門皆可安枕矣又如石門寨外大梯子嶺離邊四十餘里東西寬漫有橫山一道舊置柞木欄塞于此置毒則義院口地方可通大舉者虜不能至矣按古兵法軍行則防毒凡入敵境則先審其水草蓋行軍者慮毒之難防故設五術以審之卽使北虜精通兵法識毒而不來

亦爲上策而何乃置之不講乎但口外之水多流入內地毒其上流須分輕重所用毒藥有經七日流三四百里而解者有經半月流千里而解者有經月餘流數千里而解者此皆用草烏狼毒之屬隨煉之生熟而分毒之輕重南人有素習者也水入中流近則用輕藥遠則用重藥不入中國者雖用砒硇可也何謂修近邊山水之險薊鎮一帶重山疊障處處有險凡軍馬行兩山之間兵家謂之圍地虜入其中吾斷其前後盡成擒矣虜人所以敢于犯難而不顧者欺

吾無人也向常薄遊薊門見口外諸山兩頭狹而中間濶如孔明之葫蘆谷者甚衆卽兩頭不狹者修而隘之爲力甚易中間之山低則增之坦則剷之修成險隘積滚木礌石于上使虜知而不來可也來則雖有武騎千羣盡爲網中之禽穽中之獸矣從古北口外地方平衍無山可恃則當引潮河之水周圍設險往來之處明則架木爲橋暗則設坑鋪板使虜知而不來可也來則送死無疑矣昔李存孝力敵萬人李克用掘塹守之塹成飛走不能越存孝遂技窮而請

降此已事之明驗也何謂修境內地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古北口由黃榆溝入歷白羊口橫嶺原從古北口出三十四年犯馬蘭谷由龍鬪谷入由鮎魚口出三十六年犯燕河路由雞鳴山入由冷口出三十七年犯臺頭路由界嶺口入由青山出夫山川在我險隘在我虜每大舉往來出入皆得其宜若素習者徃其嚮導明而地利熟也我則險隘阨塞茫然不知甚至敗而奔北亦不知去向今須將諸路可入可出之處一一勘明如虜從其山入料其必于某處劄營

其處搶掠其處奔回吾軍當于何處堵截何處夾攻其水可以灌其河可阻其來者開渠設險務使戎馬難馳又畧倣古井田之意有溝有洫無事則教軍耕作虜至則藉水成圍此禦虜萬全之計也

散逆黨

虜皆設幕而處凡構房者卽謂之板升板升之衆皆中國逋逃也昔張公議欲招徠被虜華人以散逆黨謂虜昔入寇所掠惟財畜婦女而已今則掠人置部落中及至犯邊則倚爲嚮導衝陣則用以當鋒返塞

則留之殿後以中華之赤子爲奴虜之腹心此生聚之而不足彼因用之而有餘彼來侵我則旣以中國攻中國我雖勝彼又多以漢人殺漢人十八年寇遼閩驅男女三四萬人而北故今日在虜之衆較之往年不啻十倍矣不但虜之掠人也中國之人或負罪而出或窮餓而逃或失意而遁者又比比焉今聞教虜叛逆者皆中國逋逃也虜酋生長沙漠原無大志惟中國狡黠之徒覊搂虜庭身服氊裘心思羅綺形居毳帳神想華堂於是乎導之作逆引之南侵而禍

斯不可測矣幸而青把都長昂之屬皆庸才不知漁御虐使其人昔士有陷在虜中不勝其暴虐之苦攜妻子率部落至□□子嶺求入邊將拒而不納歷古北口石塘嶺十餘處皆不納舉部慟哭而返是絕其向化之路而堅其附虜之心也竊謂宜遵歷年題請事例特立受降一司有能招一人者賞銀五兩招十人者陞一級招劇賊者同殺賊之賞旣招至則優待而厚恤之顧效勞者卽收爲家丁視其勇怯而差等之其人旣耐辛苦又識虜情較之募內地之人蓋不啻

倍蓰矣豈惟中國叛人可以招徠卽三衛屬夷亦可賄散也昔魏絳陳和戎五利首曰戎狄貴貨賤土土可賈焉今之和戎者但保自前無事而已矣孰知遠計哉愚嘗反復邊計而深感當時之失策也當市賞之初成也把漢那吉在中國其操縱之權在我宜令之曰將板升之衆盡歸中國吾與還而孫俺酋必聽命不暇矣其時趙全等與青把都爭權事可立就也而計不出此一可憾也旣而趙全等㨿獻之後青把都許酋暴雲其衆扣關來降使盡收之皆吾精兵也

又拒而不納二可惜也今史夷既歸車夷無倡聞其黨頗有内附之思可乘機而引誘之板升之衆豈無桑梓之思親戚之想昔雖失策今尚可圖宜遣尖夜之屬散入其巢諭以大義餌以厚賞有能擒斬夷酋部領者宜與勝敵同賞或引衆歸附者計丁行犒立成條格容切頒布此令一行將必有聞風響應者吾沿邊備兵文武等官各以招募多寡為功之殿最每歳上計幕府轉聞吏兵二部功多者破格超陞則逆黨可散矣

修水口

易稱設險在坎而山下有泉則利禦寇薊門臺垣睥睨守有藉矣所慮者諸水口耳古北口之橋費鉅萬計水發衝擊靡有孑遺此不知因水設險而與水爭勝也南方之浙如自徽達嚴高下相懸不啻千仞土人為灘三百六十以節之蓋水源至高而其趨則下水性至柔而其用則剛故旱則常涸潦則奔衝莫禦今有灘以節之旱則可以常蓄大潦時發過一灘則勢必稍柔此三百六十灘之所由設也如杭之西湖其地勢視餘杭嘉湖至峻諺云倒却長安壩沒却吳江塔言其勢之高也往時不設閘壩常無蓄水及大雨時行衆壑齊赴則衝沙走石為害不細自子瞻築堤之後復設響水諸閘而後水常不涸流常不驟此所謂財成之道也今薊門惟水口為害而常築小墻水衝即倒謂之搶城一歳有十餘築者最勞費墻未完固夜間或令軍卧溝中披風帶雨辛苦萬狀不能因水以設險而乃苦水之為害則人事之未至也竊謂宜隨各水口置減水壩須用水平量地勢高下所

置之壩校水源來處當低一二尺使水從壩上通流不與爭勝薊州口外層岡疊嶂兩山夾川毋慮數重虜騎皆從川中行川之濶者以里計狹者以丈計今有減水之壩則川常蓄水外間連建數壩則數十里之外虜騎皆不能通行内地連建數壩可以轉運可以灌溉其利甚大秋夏水大其勢皆從壩上通流不能為害又水過壩而下其勢必稍柔壩愈多則水愈柔而有利無害矣即冬寒氷凝或掘氷坎或淋氷城馬滑難行何慮之有此防邊百年之計較之一歲之

捷一守之固利相百也

設外險

薊門之險本在太行一帶高山而秦漢長城故址皆在今邊千里之外關中之險本在潼關而秦設函谷乃在潼關之外五十里夫固國者不守險而守之險外此自古豪傑之深意俗人之所未解也乃今薊鎮之邊則失勢甚矣夫太行山脉自西而東環薊門而迄于遼海故邊墻之外皆有重山遠者三四百里近者百餘里

國初大寧未失薊鎮爲內地今爲極邊而所置臺垣未盡得勢其重岡叠障皆委之夷人而吾獨守于淺山之上此二失策而至不通者也今縱不能復大寧矣猶當查嘉靖以前舊例凡口外三四十里或八九十里有險可據者或仍舊架炮以傳警報或多植柞木以斷往來或縱橫坑塹以爲地網或隨處停蓄以爲水櫃或編樹荊棘以制奔軼或埋伏地雷以資暗擊或密設釘板以防潰襲或層叠木樁以遏衝突而于兩山對峙峻峭難越之處特設一關以守之語云一夫當關萬人莫敵吾守得其地足以制虜矣紿言其寇虜之自西而東也必由白廟兒番語插漢根兒寬敞可聚兵於此毒其水草西虜其能東乎由白廟兒南行從永寧西海沿邊外可犯黃花鎮等處其犯薊也有上下二道由東南行爲下道約七八十里至甘答蘇太再行七八十里至石伯嶺又行二日至滿套兒此犯石塘嶺古北口曹家寨之總地也於此置毒則三路無虞矣自此分踪東南順潮河而下則至古北口過潮河而東則至曹家寨向使守卯丹衝則

皆不能犯矣正南順白河而下可至石塘嶺此路山惡水深但用數人守砮嗑兒或河上稍則虜騎雖多不能越矣向西南行過白河可犯大水谷河坊口然連雲站甚窄狹馬不能成列一人守此可以當萬人者也自白廟兒向正東行爲上道由好孫歷央會過十八盤至古北口其道平坦與下路不同嘉靖二十九年西虜入黃榆溝由此路也古北口外直通舊興和開平等衛開平東西舊置馬驛入東則有凉亭沈河賽峯黃崖四驛通大寧西則有環州威虜明安隰

寧西驛通獨石夫驛之稱黃崖者因萬塔黃崖山而得名也山上有塔其色黃相傳以金爲之其餘亂塔無數元人遺跡也黃崖山之北曰黃崖口又北曰葫蘆谷峪外有二口狹僅二十餘丈中則寬衍形如葫蘆朶顏巢穴也松亭關在其南吾守之則虜不能來虜守之則吾不能往但使因山設險因險設關漸以逼之則松亭可渡葫蘆可奪而大寧可復也兵不血刃而談笑折衝非上智孰能信之哉虜之自東而西也必至大醾場聚兵南有横嶺徃時嶺上有人伏哨

嶺內有架炮今皆廢矣倘復其制石門臺頭燕河三路可以預防而無患自大醾場分踪向東南則犯遼之前屯薊之一片石夫毛山等處向南行則犯義院口界嶺口青山口但守横嶺則俱不能至矣自醾場向西南行則犯桃林口冷口但守屯河之險豈能飛渡哉若自大寧城向西行不至大醾場則知燕石臺三路無事矣由大寧歷青城至會州離喜峯口不遠矣喜峯口外有腴地一區約二三百頃倘三面築土墻開深塹引水注之周圍植榆柳之屬使可耕植而東西邊臨皆可相守特設一大石臺于北屬夷進貢則開臺門驗而入之可以設重險而折虜橋何憚而不爲也大抵灤河爲薊鎮東西之界東虜若由冷口之外都山之後過灤西則太平路以東一帶無虞矣西虜若由上路小興州過灤東則松棚路以西一帶地方無虞矣東虜過灤西若由搶禀卜化向把漢土門行則必犯墻子嶺馬蘭峪松棚峪矣是把漢上門乃總路也不可不置毒也若從上路由朱皃打八後向以遜以馬兒行則必犯古北口矣以遜即會州不可不置毒也又東西虜過灤河皆在淺水之處此處

哨明我得以預備庶不墮無所不溝無所不寡之獘矣

遼東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爲建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即廣寧以東之地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惟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　歷年以來地皆郡縣我　朝盡改置衛而獨于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

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朶
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事雖羈縻勢
成藩蔽是以疆埸無廸北之患顧東北諸夷屋居耕
食不專射獵備差緩而西北則俗仍廸北竊發頗
多若大舉入寇則亦鮮矣故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要
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申嚴防守不惰俾恩威
並立足制其心斯計之上也惟是三岔河南北亘數
百里遼陽舊城在焉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委以與
虜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迂遠論者

率欲截取而竟不能行則在識微者圖之耳

薊州

薊京師左輔也始制即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營
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建以為外邊
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
為內邊神謨遠矣　文皇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
乃改封寧王于江西徙大寧都司于保定散置營州
等衛于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
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從來互市永為藩

籬即朶顏太寧福餘三衛是也土木之變三衛為也
先嚮導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弘治中守臣楊
友張瓔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
既蕃朶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脅求添
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廸北恐嚇中國近者
長昂與班白合謀阻貢挾賞則叵測情形時有之矣
黃花鎮擁護　陵寢京師後門河間等衛之戍空名
無實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閒田可募為兵此亦
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為元避

暑故道尤為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為塹則漲水易
淤雖往時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須塞川大建石墩
數十庶幾可以久乎至于嚴烽遠諜選將練兵曲突
徙薪之計又在知兵者善圖之也

宣府

宣府漢上谷郡也　國初常忠武王破虜于漠北即
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四驛接太寧古
北口西四驛接獨石　文皇三犂虜庭皆自開平興
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遼東甘肅等

處則邊境可永無事矣然大寧既以與虜興和亦廢
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乃徙衛于獨石棄地蓋三
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
重矣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于他鎮
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
營一帶地雖懸遠然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
峪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
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暫屢至焉東路永寧四
海冶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開

平大路下連橫嶺見又要地矣爲之經畫者若何如
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募軍重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
留茂山衛京操之士 以益紫荊築李信屯交界之堡
以固兩鎮此豈容已哉至邊儲一節則員外楊守謙
有論欲行空運之策去年歲例招買之外糴粟數萬
石借支二三月以濟騰踊此司國計者所當講也

大同 三關附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衍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
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犯朔應諸城
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
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纔出套便涉其境
故大同稱難守焉議者謂五堡不可不復高山聚落
之戍足宜當增蓋修堡有三利焉藩屏外固內地獲
安一也沃土茂田富庶可期二也二邊既復宣寧等
縣棄地亦可漸理三也高山聚落二堡在鎮城兩腋
間實爲東西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之
勢成矣第募軍之糧宜亟補耳河南山西歲運多不
及額而屯田又多逋負是故足食之計非例外發銀

尋官糴買不可也若夫馬之衰耗斃在各城搶免此在
軍之言當事者不可不知耳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各
稱要害而偏關逼近黄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
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尤爲難守今防
守之兵半是民壯馬又小弱安能責以敵愾之氣哉
攷之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給士卒饗軍吏無所不
至廣遠斥堠就水草頓止人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
以制匈奴今之邊臣有能愛將士若此而又倣先襄
毅之裁占役禁掊尅恤調遣優死傷以恩德兼節制

庶邊事其有濟矣

榆林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于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抜隲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䘚吭既據內地遂安邊墻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凡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湮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得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谷不通貨賄于是一切芻糧始仰給腹裡矣弘正間屢改本色爲折色自是軍用始窘而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冊行儻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則榆林其少蘇乎套地長幾二千里橫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也唐猶內屬韓公築三城于河外史稱其功夫拒河爲守尚不能支乃能遏虜于河外其置烽堠千八百所所須萬人而史云戍此皆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漢唐

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東路可以無慮而西路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據築墻設險其容已乎又此地將士敢勇戰不貫胄虜呼爲駱駝城堪備調徵更多將材急爲人事之修其在芻糧他非所計也

寧夏

寧夏亦朔方地也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在厥田上上人易爲生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間更爲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由花馬池之東入雲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墻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璋而總制楊一清王瓊唐龍皆嘗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論者以固原爲堂奧響石溝至花兒岔爲二門花馬池一帶爲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門堂奧無用風雨飄忽之所及急欲收保而無由也聞之弘治前虜住套不常我邊每歲于河凍時央其出入入則戒嚴出卽解嚴盖氷泮後卽不復出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立濟經年住套安爲

巢穴逋逃教誘盡知內地虛實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得休息也試籌之花馬池便利之地宜大建城堡添設叅遊而分屯重兵于清水武興等營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此扼吭先制之計亦東援榆林西援寧夏常山蛇勢也又虜出入取道山前艱于防守而移城平虜棄地八十里盍倣漢武舊地而徐圖恢復乎

甘肅

甘肅卽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自蘭州爲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鎭羌古浪六百餘里至凉州爲武威郡凉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爲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鎭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爲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關爲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則皆燉煌郡地也洪武間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爲限遂棄燉煌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爲西寧衞古曰煌中自凉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爲鎭番衞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畧也夫綫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已難況茲凋敝之後哉且哈密甘肅藩籬諸番領袖成化以來陷于土魯番至勤　累朝恢復而在今日不惟難而且當緩矣至于亦不剌者迤北逋寇盤據西海吞并屬番爲西南患則宜許其內附置之哈密近境結以恩德西制土番北制尾剌倘有成績卽令職西域之貢何不可令河西屯田敝矣二千里內計丁一萬七千耳防守不設累遭殘破故人益貧口益耗兵益弱而近日添築新堡廣招佃種恐未能卒興也西寧控

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不令屬莊浪而令設叅將誠得策馬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紙詐冐相仍騷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勒以名數庶可久可繼之道也

固原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于是始改立州衞以固靖甘蘭四衞隸之設總制叅遊等官屹然一巨鎭矣鎭與寧夏爲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

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毎歲黃河氷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氷馳踔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兵防守候在兵東而西鳳鹽華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愚又爲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鎭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毎歲凡四閱月而務惟不爲之處

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昔之乎小鹽池抽驗舊在固原蓋來商旅納貨贖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得宜食足兵之計孰不知之孰不言之體權盡變存乎其人焉耳

翼學編十三卷 內府藏本

明朱應奎撰應奎字麗明廣漢人考太學進士題名碑嘉靖辛丑科有朱應奎錦衣衛籍不知即其人否也其書以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分類而裸載碎事名實殊爲乖迕如格致類所載花九錫四香閣之屬猥瑣至極而謂足翼大學乎

談資四卷

〔明〕秦鳴雷撰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談資三卷》

提要

馬意氣揚
問其故妻
出志念深
乃意自以
子聞而謹
唐崔湜初執
麗嘗暮出
上林苑花滿
望之杳然而嘆

可及也

唐李泌謂肅宗曰臣絶粒無家禄位第一皆非所欲收復京師後得枕子于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位一動天文足矣

崔信明蹇亢以門望自負嘗矜其文藻議者不之許揚州録事參

倨數經忤物一日遇信明

公有楓落吴江冷願見

衆篇世翼覽未畢曰所

引舟去

唐河中尹姜師度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蓋多先是太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緯人為之語曰傅孝忠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

五代袁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常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耳宜益以錢聲乃止

莊宗滅梁馬殷遣其子希範脩貢京師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才堪飲馬莊宗嘉之

南陽麗儉少失其父隨母流宕後居鄉里鑿井得錢千萬遂致富用錢二萬行求老蒼頭使主牢牛羊耕種有賓婚大會奴在灶下竊言堂上母我婦也問其故奴曰我婦姓艾字阿宏足下有黒子腋下有癋母曰我翁也因下堂抱其頭泣遂為夫妻時人曰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潘師正居逍遥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

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拓荊楚間嘗半酣靸履於平陵大街往來雨下泥甚街側有大宅門抵流渠文昌醉於渠上脱履濯足旁若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後果鎮荊南遂買之

唐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五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良醞可戀

耳侍中陳砯達聞之日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

隋末一書生居太原貧苦所居抵官庫以有錢數萬貫遂欲携挈見一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錢可取尉遲公帖來此尉遲公錢也生訪求至鐵冶處有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煅煉之次乃前拜之公曰何故生曰乞錢五百貫以濟貧困尉遲怒曰打鐵人安得錢乃侮我耶生曰足下若能哀憫但乞一帖公不得巳

書曰錢付其五百貫具月日著名生持去公與同事人大咲以為妄也生至庫復見金甲人令繫於梁上高處生取錢止五百後公佐神尭立殊功賜錢一庫開庫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視之乃打鐵時書也驚嘆累日

晋公臨薨以平淮西所賜玉帶却進口占奏狀曰内府之珎。先朝所賜。既不合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聞者嘆其不乱

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之市道適見鬻金者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在前子攫何故荅曰取金時不見人徒見金耳

先朝翰林學士不領他局故俸薄楊億為學士有乞郡表略曰虛忝甘泉之從臣欲作若敖之餓鬼自後乃得判他局云

龔勝被王莽徵不食死有父老來吊甚哀曰膏以明自煎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出

婁師德好諧謔則天朝大禁屠殺師德因使至

陝庖人進肉師德曰何為有此庖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豺大解事又進鱠復問之庖人曰豺咬殺魚師德大叱之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獺遂不食

張湛舍室脩整雖遇妻子如嚴君人謂湛詐善耳湛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何傷乎

宋庠嘉祐中拜相嘗奏事而衣帶寬誤墜文書于地不顧而行上呼内侍給與之議者謂仁宗得人君體宋公得大臣體

桓司馬以李勢女為妾南郡主拔刀率婢數十
往李所欲斫之見李在窻前梳頭髮垂委地
姿貌絕麗徐乃結髮斂手向主曰國破家亡
無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猶生之年神色閑
玉辭旨悽惋主乃擲刀抱之曰我見猶憐何
況老奴
溫彥博為吏侍有選人裴略被放乃自贊於彥
博稱解嘲謔彥博即令嘲屏牆略曰高下八
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

彥博慙而與官
經生多有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
或舉杜荀鶴詩稱贊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
其一難之曰此詩久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
舉詩者解曰古人有言豈有失也必是當年
科取翎毛耳
寇豹不知何許人與謝觀以詞藻相尚謂觀曰
君作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
滿群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豹唯唯觀

大言曰僕已擅名海內子才調多胡不作赤
賦豹未搜思厲聲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平
原武王伐紂之時血流漂杵觀大駭云
辛寅遜仕偽蜀孟昶為學士王師致討之前歲
除昶令學士寫桃符寅遜題曰新年納餘慶
嘉節慶長春明年蜀亡呂餘慶知益州長春
乃宋祖聖節名也
陳少卿亞維揚人善詩滑稽尤甚嘗與蔡君謨
會于僧舍君謨題詩屏間曰陳亞有心終是

惡亞即索筆對曰蔡襄無口便成衰少曾為
於潛令以利口譏浪人或厭之太守馬忠肅
召戒于庭俄有通刺謁者稱太詞郎李過庭
公罵曰何人家子弟亞率尒云李趨兒公徐
唔之大笑
龐籍入為殿中侍御史中丞孔道輔謂人曰今
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旨除為之用獨龐公
真天子御史耳
唐蘇晉珦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繡

彌勒佛一本實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
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

宋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衆莫能對丁晉公
奏曰每斗三百文上問何以知之丁引杜詩
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對上
大喜曰子美詩可為一代之史也

孔極作遺補嘗遇暴雨避於富人之門假雨具
富人曰某風雨寒暑皆不出素無此

光祿殷羡字洪喬為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士

因附書百許函既至石頭悉擲水中祝曰沈
者沈浮者浮洪喬不能作置書郵

韋表微授監察御史裡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
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揥白冒游少年
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
不愧淵明云

魏元忠復舊官因侍宴后曰卿累負謗鑠何邪
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苟須臣肉
為之羮爾彼將殺臣以求進臣顧何辜

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鄰婦曰
子欲嫁乎曰非也予憂者魯君老太子幼婦
曰此丈夫之憂也女曰不然昔有客過繫馬
園中馬逸踐予葵使予終歲不飽葵鄰女奔
使予兄追之逢水溺死使予終歲無兄予聞
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国有患君臣父
子被其辱婦人獨安所避乎

王戎年七歲當路有李群兒競取之戎獨不取
曰李當路而繁必苦李也果然

元行沖狄仁傑器之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
家積儲以自資也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參朮
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
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謂曰此正吾藥籠中
物也

齊王使淳于髡獻鵠于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
揭空籠以獻楚王曰齊王使臣獻鵠過於水
上不忍鵠渴出而飲之飛去吾欲絞頸而絶
恐人議吾君以鳥故令士自殺吾欲買而代

之是不信而欺吾王欲赴他国痛吾兩主使
不通故來受罪楚王曰善

齊張瓌位光祿大夫妓妾盈房或譏其衰暮畜
妓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
一復存唯未能遣此耳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南別墅仁傑
因候盧姨安否見表弟挾弓矢携雉兔歸仁
傑請曰某今為相表弟有何願悉如其旨姨
曰相自為貴老姨止此一子終不與令事女
主甘守貧賤分外無所望也仁傑慚愧而退

嘉祐中士人劉幾屢為国學第一驟為險怪語
學者翕然宗之會歐公主考決意痛斥有一
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歐公曰必
劉幾也盡以大株橫抹之時謂之紅勒白後
一公為鄉試考官試堯舜性仁賦有曰靜而延
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為四罪之誅
公大稱賞擢為第一乃劉煇有識者曰此劉
幾也改名煇耳

劉子儀之入王堂望大用頗不懌移疾不出朝
士問疾劉云虛熱上攻石文定在坐云只銷
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方得用涼繖也

唐太樂署史焦華家善釀王績求為丞績固請
曰有深意竟除之華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
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耶棄官去

李義琰無正寢弟義璡為市堂材送之義琰辭
不受義璡曰凡仕為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
安可偪下耶答曰不然事難兼遂物不兩興

既處貴仕又居廣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
不許

韓浦韓洎皆有文辭洎嘗輕浦語人曰吾兄為
文譬如繩樞草舍聊蔽風雨予之為文是造
五鳳樓手浦聞之因親知寄局牋題詩贈洎
曰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脩五鳳樓

後漢張陵為尚書省歲朝衆冀帶劍入省陵叱
冀令出勅虎賁奪其劍百寮肅然冀弟不疑
曾舉陵孝廉謂曰昔之舉君所以自罰也陵

曰令申公憲以報私恩

凡郎中不自員外拜者謂之土山頭趙謙光自大理正便遷户部郎中而員外郎賀遂涉戲贈曰員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寧知粉署裏翻作土山頭

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頗欲立妓妾令姪等微達此旨共諷夫人因稱關雎螽斯有不妒之德夫人問誰撰此詩荅曰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耳使周姥撰詩當無

此句

唐景龍中洛下霖雨百餘日宰相令閉坊市北門以禳之卒無効雰溢益甚人歌曰礼賢不解開東閣燮理惟能閉北門

蔡君謨守福唐會李太伯與陳烈於望海亭以歌者侑酒方舉板一拍陳驚怖越席攀木踰垣而去李作詩有曰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蓋譏其矯也

晉周顗性寛裕王導甚重之甞枕顗膝指其腹曰此中何所有也荅曰此中空洞無物只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為忤

唐末士子崔郊始有婢端麗郊愛之他日鬻婢於襄陽司空于頔得錢四十萬因寒食出遊婢見郊立於柳陰之下郊因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疾郊者錄以示頔頔召郊執其手曰詩公所作也四十萬小哉何不早言因以婢贈之

晉王獻之夜卧齋中有盜入屋獻之語云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魏曹植字子建善屬文人謂天下才共一石子建得八斗

南史鬱林王年五歲戲高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我誰邪荅曰太翁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為人作曽祖而拔白髮乎即擲鑷

漢陳遵每飲賓客輒関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大急終不得去時比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

方飲刺史大窮侯遵雲醉突入見遵母叩頭
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伏毋令從後閤出

李德裕作相有使京口者令於李白金山下揚子江中陵水各置一壺其人忘之至石城方憶乃汲一瓶歸獻之李飲之曰此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吳祐父恢為南海欲殺青簡寫經祐諫曰踰越五嶺俗多珍恠此書若成載必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恢曰吳氏世不乏季子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怒一婢拽於泥中一婢問曰胡為乎泥中曰薄言往訴逢彼之怒

唐王顯與太宗有子陵之舊帝微時常戲顯曰王顯王顯老不作繭及帝登極顯因謁奏曰臣今日得作繭邪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豈為卿惜也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時房玄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賜以紫袍金帶是夜卒

魏舒字仲先居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無貴賤皆白衣紗帽見之號草堂居士喜賦詩與寇萊公相得甚歡嘗同遊陝郊僧寺各有題詠後同再至則萊公詩用碧紗籠魏詩塵滿從行官妓以袖拂之仲先云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着碧紗籠

艾頴宋真宗朝赴鄉舉遇一村儒曰此行登第矣有書一卷授君乃左傳第十冊曰宜熟此

取富貴後試鑄鼎象物賦事在卷中一揮而就遂擢甲科

孟嘉江夏人晉永和中為桓温府參軍好飲多而不亂温問酒有何好而君嗜之嘉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耳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如何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

黃山谷書祝林宗帖云士大夫不時時以古今澆之則俗塵生于其中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

侯白臨漳人性滑稽尤辨俊好為俳諧楊素甚
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迎謂曰日之夕矣
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邪
丁謂謫崖州嘗謂客曰天下州郡孰為大客曰
京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往往為崖州司
户則崖州為大也聞者絕倒
梁徐勉為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軍
書動經數旬一還家還則羣犬驚吠勉曰吾
憂國忘家乃至於此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
也

石曼卿善謔嘗出御者失鞚馬驚曼卿墮地從
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是
瓦學士豈不跌碎乎
晏元獻公當國宋子京為翰苑公愛其才雅欲
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遇中秋
啓宴召京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公
罷相京當草詞頭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
私多役兵以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餘

醒猶在觀者駭嘆之
庾敳字子嵩王衍不與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
君不得為爾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
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
何敬容為尚書令貪郄昏鄙為時所嗤嘗有客
姓吉者造之敬容遽問曰君族與邴吉遠近
客曰即如明公之與蕭何
唐莊宗時禁旅王慶乞叙功賞曰侍從濟河日
臣係第一隊入汴臣屬前鋒乞遷補莊領之

他日又言亦不納莊宗好樂樂工子弟至有
得官者謂慶曰子何不學我吹管稍稍能之
亦不獲用後事李嗣源亦言其勞莊宗曰知
慶濘有功但我每見慶則心憒然安得更有
賜與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待余心肯日是
汝命通時夫主天下生殺賞罰之柄而所言
若此則進退誠有命也
邵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
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曰幾乎敗壺坐客

以為的對

宋郊字伯庠在翰林有指公姓名傳以他說者公因請更名當移書葉道卿清臣稱為同年葉戲荅云其係宋郊榜第六人偏閱小録無宋庠者不知何許人公荅以詩云紙尾勤勤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莫驚書録題臣向便是當時刘更生

梁何昌寓為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昌寓問君是誰後荅曰子騫後昌寓掩口笑曰遥遥

華冑

劉伯芻侍郎所居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必聞謳歌當壚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曰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戶寂不聞聲呼問曰何輟歌之遽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粗不暇唱渭城矣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閑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唐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遯跡為僧游方外至黃蘗寺與黃蘗禪師同觀瀑布黃蘗得一聯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之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王者氣象可見也

北齊郎基世業清慎無所營求為潁川太守嘗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者乎惟頗令人寫書潘子義謂基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氷時為吳郡單身奔亡唯

郡卒以小船載氷送過淛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事平氷欲報卒適其所欲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氷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内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惟有智且亦達生

五代張薦明為道士高祖召見延入内殿薦明開宮中奏時皷曰陛下聞皷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皷無一焉然和之者皷也

蔡洪赴洛洛中人士問曰幕府初開群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俊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荅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

主父偃上書召見武帝拜郎中歲中四遷至中大夫公卿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扼日久矣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吾日暮故倒行而逆施之

北史魏高祖子名皆恂愉悅懌崔光之子名皆勵勗劼勉高祖曰朕兒旁有心卿兒旁有力荅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帝大悅

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曰善

陸玩器量淹雅晉帝拜為侍中司空既拜有客詣之索盃酒瀉之梁柱間祝曰當今乏材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梁棟也

太平興國二年縣司以春牛呈知府例于門外排設香燈薦之其芒兒塐之頗精同判等處有損闕移置廳上知府程給事見之謂曰芒兒耕壟之人不應上廳將來恐村夫輩或有不揆耳甲午果有順賊之變

李泰伯素不喜孟子以為孔子尊王孟子教諸侯為王嘗試制科六論不得其一曰吾書未嘗不讀必孟子註疏擲筆而出後檢視之果然終不中第

宋太宗將有待詔賈玄者嘗侍上棊太宗饒玄三子嘗輸一路太宗知玄詐不盡其藝也乃謂曰此局出復輸我當榜汝既而滿局不生不死太宗曰亦詐也更一局汝勝賜汝緋不

則按汝於泥中既局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而局平是不勝也命左右按之水乃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帝大笑賜以緋衣

桓車騎冲不好着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馳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着之

陳國張伯偕與弟仲偕形貌酷類仲偕妻新粧竟忽見伯偕誤以為夫仲偕問曰今日粧好否笑曰我伯偕也妻趨避須臾又見伯偕告之曰向誤認伯偕是卿伯偕曰我故伯也

神宗初就外傳以韓維為王府記室神宗嘗與維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人不可有功名心神宗稱善

韋巨源以吏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皆諸宰相近屬楊再思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

陳嶠李弼謂陳登曰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

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源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可材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略吾敬劉玄德餘子瑣瑣焉足錄所敬如此何驕之有

韓玉汝平生喜飾厨傳一飲啖可無數人出師長安錢穆父行詞云喜廉頗之能飯玉汝不悅

裴子雨為下邳令張晴為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會論事移時吏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贊府道晴終日如此不和也

邴原欲遠遊學詣長安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乎原曰然崧曰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也原曰人各有志所向不同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探珠者豈可以登山者不如海之深入海者不如

山之髙抂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則君以僕
為西家之愚夫耶崧辭謝焉

顔駟漢文帝時為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厖
眉皓首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荅曰臣
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
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巳老是以三世不
遇帝擢為會稽都尉

謝公安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不獲巳始
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
遠志公取以問謝曰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
而有二稱謝未及荅郝隆在坐應聲曰此甚
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有愧色

明皇賞牡丹問侍臣曰牡丹有誰詩為好奏云
李正封詩曰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帝謂
妃子曰粧臺前飲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
可見矣

宋太祖與趙普論事不合曰安得宰相如桑維
翰者與之謀乎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
蓋維翰愛錢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措大
眼孔小賜與十萬則塞破屋子矣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策羸馬赴朝值新進士綴
行而出團司所由數十人見逢行李蕭然前
導曰回避新郎君逢輒然遣价語曰莫貧相
阿婆三五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景帝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長沙
定王但張衣小舉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
曰臣國小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
益焉

吳使張温來聘問秦宓曰天有頭乎宓曰有温
曰在何方宓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惟之在
西方温曰天有耳乎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
鶴鳴九皐聲聞于天温曰天有足乎宓曰詩
云天步艱難無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
宓曰姓劉何以然曰天子姓劉以此知之

梁灝年八十二雍熙十年狀元及第謝啓曰白
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

二年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

宋顏延之何偃值路中遥呼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荅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偃慙而退

張逸客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痒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太師頭閑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

張詠知成都有錄曹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何故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以詩留別有曰秋光都是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嘆曰吾過矣同僚能詩而吾不知遂慰薦之

阮咸籍兄子也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法當曬衣北阮庭中爛然莫非絺錦咸時總角乃竪長竿標大布犢鼻幝曬於庭中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顧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嶠子迹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腹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殷浩才名冠世庾翼弟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仕耳

蘇東坡還黃岡京師盛傳白日僊去神宗聞之對左丞蒲宗孟嘆息久之後東坡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其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

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略無刻斵之迹王曰此履豈非出於生乎艾子曰鞋楦是其核也

漢武帝時尹夫人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來前尹見曰非邢夫人帝曰何以知之對曰視其體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於是有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而前尹夫人望見曰真是矣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燕宋詼字宣弘太祖以詼性貪賜布百匹令負

而歸重不能勝乃圭偃頋以媿之

任谷富經術隱居於洛以俟召命未降蒲輪乃躬到京訪知已有朝官戲贈曰雲間應訝鶴書遲身到京中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

王悅見王恭六尺簟謂有餘求之恭即送後悅見恭更無簟問之恭曰平生無長物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絶人世稱三絶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蹻勇聞之懸精草隷世謂皆得父一絶

陳遵字孟公豪俠所在人懷之惟恐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名者每至門人曰陳孟公座中莫不振動既至非遵因號其人為陳驚座

李納性辯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寛緩或躁怒家人則密以奕具陳於前納覩便忻然改容取其子布筭都忘其恚

宋弘薦桓譚君山為議郎世祖令君山皷琴弘聞召譚責之譚後於帝前皷琴見弘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弘免冠謝曰臣本欲譚望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忻悅鄭聲臣之罪也

王勃楊烱盧照隣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四傑烱嘗曰吾媿在盧前耻居王後

唐太宗宴群臣于積翠池酣樂賦詩魏徵賦西漢其卒章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

高定七歲讀尚書至湯誓晁問王畨郎曰柰何以臣伐君郎曰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用命者賞于祖不用命者戮于社是順人乎郎異之

張後胤高祖鎮太原引為客以經授秦王太宗即位賜宴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賛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大笑

王及善後為右相無甚施設惟不許令史輩將

驢入堂終日驅逐號驅驢宰相

歐陽公修與王宣徽公拱辰同為薛簡肅公壻文忠公先娶長女王公娶其次後文忠公夫人故再娶其妹故有舊女壻為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云

李邕嘗不許蕭誠書誠乃詐作古帖令紙故暗持示邕曰此乃右軍真跡如何邕看稱善誠以實告之邕復取視曰細看亦未能好

魏太祖軍中糧少主簿請用小斗給軍糧祖曰善後軍中怨且譁祖謂主簿曰借汝死以諭衆乃斬之以徇軍士

沈彬年將八十近居阜上有一大樹可數拱常指其處謂家人曰吾死可葬於是既葬穴其處乃古塚爾其間儼然且絕朽腐之物復見一石燈臺上有漆一盞擴頭獲一銅牌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

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曰吾當國相

矣未死豈有饑寒憂若卽以譴去雖富田産猶不能有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為不肖子孫酒色費我無是也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協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明旦報周侯仲智仲智很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遂便去

石勒不知書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或問倫生平亦有私乎曰余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余子有病雖不省視而通夕不寐若是可謂無私乎

謝太傅安為桓公司馬桓詣謝值謝在牀梳頭遽取衣幘桓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

去謂左右曰頗曾見如此人不後桓大司馬
病謝公往省從東門入桓公遥望歎曰吾門
中久不見如此人

宋太宗時魏廷式任陜西益州轉運使因入奏
帝謂曰有事具白中書式曰臣三千里外乘
驛而來以機事上聞願斷自宸衷非為宰相
來也

張端為河南司録府當祭社買猪已呈尹其夜
突入録廳端即令殺之吏以白尹尹問端對
曰按律諸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
論尹大咲為別市猪

張齊賢出為晋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尊憚之時
将軍史興宗從獵死中言晋州出佳鷂可捕
取帝曰齊賢豈捕鷂人邪安得以此待之

李商隠為文多檢閲書冊左右鱗次時號獺祭
魚

楊德建號湖陰先生丹陽陳輔浙西佳士也每
清明過金陵上冢畢即過先生之居清談終
日率以為常元豐辛酉癸亥頻歳訪之不遇
題一絶于門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
日脚斜身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
湖陰歸見其詩吟賞久之曾稱於荆公公笑
曰此正戯君為尋常百姓耳湖陰亦大笑

李建勲出鎮豫章一日遊山田間茅舍老叟教
授村童公觴于其廬連食數梨賓僚有曰梨
號五臓刀斧不宜多食叟笑曰鶡冠子云五
臓斧乃離别之離非梨也蓋謂離别之慘戚
伐胷懐有若刀斧耳

偽蜀吏部尚書韓昭多能而皆不精朝士李台
云韓八座事業如拆襪線無一條長

齊劉瑱妹為鄱陽王妃性極妬王為明帝所誅
妃追傷成疾瑱不能止乃令陳郡殷蒨畫鄱
陽王與寵妃照鏡狀如欲偶寢以示妃妃唾
之罵曰故宜早死於是病亦除差

季札去徐而歸行道逢男子五月披裘採薪於
旁有遺金季札見之指謂薪者曰子取此

薪者曰君舉止何高視何下也五月披裘採
薪寧是拾金者乎
丁晉公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
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此人
必不忠
謝朓好奬人才會稽孔闓初有才華未為時所
知孔珪嘗令草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自折
簡寫之謂珪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共奬成無
惜齒牙餘論

王敬弘於兒孫歲中不過一再見見輙剋日未
嘗教以學問多隨所欲或問之荅曰丹朱不
應乏教甯越不聞被箠
武后時水沴閉坊門以禳楊再思入朝有駕車
者陷于濘叱牛不前恚曰癡宰相不能和陰
陽而閉坊門使我艱于行再思遣吏謂曰汝
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
羅紹威帥魏博以牙軍驕恣盡殺之由此勢弱
為梁祖所制乃嘆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打

一個錯不成也
宋魯宗道字貫之遷左諭德一日真宗遣中使
召之俟久從酒家還中使曰即上詰來遲其
何詞以對宗道曰第實言之中使曰然則當
得罪宗道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大罪
真宗果問中使如其言以對帝嘉其無隱
王濛好茶人至輙飲之士大夫甚以為苦每欲
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
晉武帝始登祚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為多

少帝既不悅羣臣失色亦莫有能言者侍中
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
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悅羣臣嘆服
盛次仲孔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曰當
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尺。澹抹墻
腰月半稜。次仲曰甚佳惜未大也乃曰看來
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
阮簡字茂弘為開封令有劫賊吏白曰甚急簡
方與客圍棊長嘯吏曰劫急簡曰局上劫亦

其急

温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主人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劉公幹楨以文學選侍太子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荅

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疎

崔群知貢舉歸妻乗閒勸令置田群曰我有庄三十所春榜放三十人是也妻曰君非陸贄門生乎君掌文柄約其子簡禮不令就試如以君為良田陸氏一庄荒矣

胡質為徐州子威來省告歸賜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清廉安得此絹質曰吾俸禄之餘後威為徐州晉武帝問卿清何如父清對曰臣不如父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會稽傳孔愉嘗放龜溪中流左顧數四及愉封侯鑄印而龜左顧更鑄亦然工以問愉愉悟乃取佩之

楊損家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為相欲易其廐以廣第時損族仕者十餘人議曰家世盛衰繫權者喜怒不可拒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貲非吾等所有可奉權臣邪窮達命也卒不與

開元中賜邊衣製自宮中有軍校於袍中得一

詩云留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了重結後生緣持以白帥帥以聞明皇問之有一宮人自言萬死帝即命嫁得詩者曰與汝結今生緣

詹大和堅老來京師省試罷坐微累下大理李傳正端初為少卿堅老哀鳴端初操筆以俚語詬曰子嘴尖如此誠奸人也因困辱之已而在法當釋自此不相聞後十年端初為淮南轉運使及瓜堅老自郎官出代既見端初

頗省其面目第不記前事因曰郎中若有素
者豈嘗邂逅朝路中耶風采堂堂非曩日比
也堅老答曰風采堂堂非某所見但不知比
往時嘴不尖否端初愧怍而　語
王肅張衡馬均但冒重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
一人死問其故無恙者曰我飲酒病者飽食
死者空腹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
歲二兒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

二兒可得全不見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
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寇準在中書每召兩制就第飲宴必閉關苛留
之李宗諤嘗於門扉下出走後為修宮使恩
顧漸深一日召至玉宸殿賜酒宗諤堅辭以
醉且云日暮上令中使附耳語云此中不須
從門扉下出
杜祁公衍享客多用摋漆器客有面稱嘆曰公
嘗為宰相清貧乃爾邪公命侍人盡取白金

燕器陳於前曰衍非乏此雅不自好耳
王質字子野通判蘇州與知州王宗旦數爭事
嘗以病在告宗旦省視因言獄有盜鑄錢百
餘人吾以術鉤得之質曰弋不射宿惡陰中
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百人公
中之也宗旦大驚為貸其死餘悉輕出
左太冲思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
不愜後示張公華張曰君文未重於世宜以
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嗟歎

遂為作叙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斂袵讚述
焉
王嗣宗為節度使性剛正嘗卧病家人私爇紙
錢以祈福嗣宗知而大呼止之曰神苟有知
豈肯枉法受賄邪
孔文舉融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
為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儁才稱及中表親故
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
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何親曰昔先君仲尼

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
為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
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
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踧
踖

張亢滑稽有門客作坤厚載物賦云粵有大德
其名曰坤亢曰非講經之座主即傳法之沙
門

裴思謙狀元及第以紅牋作名紙謁平康里諸
妓因宿于里中留贈以詩曰銀釭斜背解鳴
璫小語低聲喚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来
新惹桂枝香

或問殷浩曰得位而夢棺得財而夢糞何也浩
曰官本臭腐故得官而見屍錢本糞土故得
財而夢穢時以為名言

許敬宗性輕見人多亡之或謂其不聰乃曰卿
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摸着亦自可識
也

卷之一終

談[illegible]卷之二

久視元年張易之引詞人為供奉侫者奏云昌
宗王子晋後身令被羽衣吹簫乘木鶴奏樂
於庭時惟崔融詩為絕唱有昔遇浮丘伯今
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之句後
與竿相蘇味道相詢云融詩所以不及相公
因無銀花合故耳以蘇詩有火樹銀花合也
蘇即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丁實措
令威之句云

晋戴逵安道有文藝善琴太宰武陵王使人召
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為王門伶人

魏元忠尚少往見張憬藏問之久不荅元忠怒
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邪拂衣去憬藏遽起曰
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

杜審言恃才高以傲世見疾初審言病甚宋之
問武平一等省候何如荅曰甚為造化小兒
所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
慰但恨不見替人云

唐有士人姓方好矜門第但姓方貴人必認為親戚戲之曰豐邑公相何親也遽曰再從伯父戲者嘆曰既是方相姪只堪嚇鬼豐邑坊造賣凶器所也

王右軍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一日大將軍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言逆節之謀都忘右軍在帳中右軍既聞所謀自計無活理乃剔吐汙頭面被褥詐熟眠論事造半方憶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

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熟眠於是得全時人稱其有智

張彖登科為淮陰簿多為守令所折嘆曰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使人擡頭不得乃棄官去

裴晉公往征吳元濟至境上因掘地得石刻有雞未肥酒未熟之語解者曰雞未肥無肉也肥去肉為巳酒未熟無水也酒去水為酉破賊之期在巳酉乎後賊平果以是日

魏武少游蕩叔父數言於其父嵩祖患之僞敗面口偏叔父見云中惡風以告嵩嵩驚呼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爾自後叔父所告嵩不復信也

唐蕭至忠為御史長於擊斷譽望聞於當時府李承嘉為大夫嘗讓御史曰彈事有不咨大夫可乎眾不敢對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奏請當專達若大夫

許而後論則劾大夫者又將誰白乎承嘉大慙

唐李義父召見太宗令詠飛烏詩曰日裏颺朝彩琴中聞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得一枝棲太宗曰我當全枝借汝豈惜一枝邪

許允之妻奇醜交禮後竟不入房一日許問曰婦有四德卿有幾答曰新婦所乏者容耳因問士有百行卿有幾許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許有慙色遂相敬重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勸止之質曰昔嘗有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當大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

王藍田述為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王丞相以其東海子辟為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衆人競贊之述於末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歎賞焉

夏文莊公謫守黃州時龐潁公為郡掾文莊識之優待焉潁公病意謂不起文莊親視之曰異日當為貧宰相亦有年壽病非所憂潁公曰宰相豈得貧邪文莊曰一等人中貧耳

謝莊代顏竣為吏部尚書竣容貌嚴毅常有不可犯之色莊風姿溫美有喧訴者常懽笑荅之時人語曰顏吏部嗔而與人官謝吏部笑而不與人官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謔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又有章得象也

陳子昂初入京不為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以千緡市之衆驚問荅曰余善此樂明日可集宣陽里與公等捧之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撫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不為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足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遍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於都下

元厚之絳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為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夢為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時先後同入學士院者韓持國維陳和叔繹鄧文約綰楊元素繪并厚之五人名皆從系起始信弟兄之說

梁周舍占對辯捷嘗與裴子野語及嗜好子野云從來未嘗食薑舍應聲曰孔稱不徹薑乃不嘗一座皆為絕倒

晉王戎過黃公壚謂後車客曰昔吾與嵇叔夜

阮嗣宗嗜飲於此壚自阮云亡以來便為世
羈紲今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杜牧為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愿罷鎮閑居
聲妓豪侈洛中名士多謁之李高會朝客以
杜持憲不敢邀致杜遣坐客達意願預會李
邀之既至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問云聞有紫
雲者孰是李指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
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回首破顔杜乃
自飲起吟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遣分司御

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
氣閑逸旁若無人

王安石在臺閣侍從時每為人言唐太宗令諫
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治道後世所當遵行者
也及入司政事而孫莘老李公擇等素熟荊
公論遂列奏請舉行荊公不許曰是又益兩
參知政事

郭子儀子晞尚代宗女昇平公主嘗私爭晞曰
汝倚父為天子邪吾父薄天子不為耳主奔
訴于帝帝曰誠有是彼若欲為天子天下豈
汝家有邪子儀聞而請罪帝曰諺云不癡不
聾不做家翁兒女閨房中語不足較也

楊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盍相
與趨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後論
詞科可罷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
三周室去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即孟
子在亦安能中今之詞科哉

隋李士謙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務其家群犬

生子交共相乳或謂士謙多陰德答曰夫言
陰德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
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范文正公少時作虀賦其警句云陶家甕內淹
成碧綠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蓋親
嘗忍窮故得虀之妙處云

呂嘉問字望之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布劾其
違法荊公惑黨人之說曾及罷朝請而嘉問
治事如故劉攽性滑稽聞而嘆曰豈意曾子

遊廊望之儼然
桑維翰已作相嘗過裴皥皥不迎不送人問之
皥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則庶僚也桑公見我
於私第門生也何迎送之有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二兒齊由齊
莊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
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曰所謂無小
無大從公于邁
宋明肅太后從謂太祖詔禮官草儀儐者密請

曰陛下母儀尊稱山呼及輿服皆王者制度
豈當以后服見祖宗邪遂下詔服袞冕薛簡
肅公立朝謇諤於簾外奏曰陛下大謁之日
還作漢兒拜邪女兒拜邪明肅無答是夕報
罷
祖廣字淵度范陽人仕至護軍長史廣行常縮
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明祖參軍
如從屋漏中來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

與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猢
猻入布袋刁曰君於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
邪聞者以為善對
陶穀少時夢數吏奉符換眼揃耳曰求錢千萬
穀不應又云錢五萬安第二眼復不答吏曰
止安第三眼即以彈丸納眼中既覺眼色深
碧後善相道士陳子陽曰貴人骨氣可惜一
雙鬼眼必不至顯位
劉子儀與夏英公在翰林英公為副樞意頗不

平作堠子詩曰空呈厚貌臨官道大有人從
捷徑過
城陽太守梁郴皇甫謐從姑子也之官有勸謐
餞之者謐曰郴為布衣送迎不出門食不過
鹽菜貧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送之是貴城
陽太守而賤郴豈中古人情乎非吾心所安
也
張齊賢改秘書監致仕嘗出謁其子曰昔賀秘
監以道士服東歸會稽大人盍衣羽衣以優

游何必吏事請謁齊賢曰且作白頭老秘書何必學貧老作沈沙之彫琲以為名言

魏文帝受禪陳群有慽容帝問曰我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群起離席長跪曰臣與華歆曾事漢朝今雖欣聖化猶義形於色亦懼陛下實應見憎帝嘆息良久遂重異之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庄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游其間甚喜曰撰得絕似但欠鷄鳴犬吠耳既出游他所忽聞莊中鷄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所為也平原大笑遂親愛之有太學生嘲以詩曰堪笑明庭鴛鷺甘作村庄犬鷄一日冰山失勢湯爆鑊煑刀封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常蟾廉問鄂州幕賓僚祖餞蟾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牋毫授賓從請續其句有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兩句常大驚異令隨念云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坐客無不嘉嘆

宋周益公長身瘦面狀若野鶴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嘆曰好一個宰相但恐福薄耳蓋疑其相也一老璫在旁奏曰官家所嘆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為之一笑未幾遂登庸為太平宰相出鎮長沙退休又享清閑之福十有餘年方卒

武帝得第五倫訪政事因戲謂曰聞卿為吏撾婦翁嘗有之邪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帝大笑

許懷德為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媼求為

門客懷德許之後或欄拜於庭下懷德接座而受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客謂之曰舉人無沒階之禮宜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於乳母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羅隱自號江東生與鍾陵妓雲英有舊妓一日見之譏隱未第隱嘲以詩曰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諸葛樂與管輅別戒以二言卿性樂酒雖溫克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雖妙不可不慎持卿散才以遊於雲漢之間何憂不富貴也輅曰是也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今指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

漢獻帝時董卓自號太師中丞以下皆拜初皇甫嵩與卓爭權及為中丞見卓拜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但明公今日變為鳳凰卓笑曰卿早服可得不拜

御史臺有關史隸臺中四十年聲昭之將以所執之挺待中丞賢否賢則橫其挺否則直其挺凡為中丞惟恐其直時范諷為中丞一日視其挺直范問曰爾挺忽直豈我之失邪吏曰昨日中丞召客諭庖人造食指揮者數四去又教戒之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觀其成何俟喋喋之繁若使平天下如此不亦勞乎其心却之不知挺之直也范大笑慙之明日視之挺復橫矣

高駢鎮成都命酒佐薛濤為一字令曰須得一字象形又須逐韻公曰口有似沒梁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公曰奈何一條曲濤曰相公為西川節度尚使沒梁斗酒佐三條椽內惟一條曲又何足怪

陰鏗為湘東王參軍與賓客宴飲見行觴者因以酒炙授之坐客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醉而執爵者不知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鏗為

賊擒或救之得免問之乃前行觴者
張平崖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旁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平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平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劒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偉而傳之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為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仳離作配左右以為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騎前奴也不可已而遂擇群臣貴顯無踰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杲三十年間世事翻覆如此
王文正公旦性量寬厚不肯細物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恠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曰然於是厚贈之蓋平日控馬公但見其背不見其面故因去見其背方省也
有人譏周僕射覬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周曰吾若萬里長河何能千里不一曲
裴晉公有遺以槐癭者郎中庾威在坐曰此是雌樹生者公偶及年甲對云與公同是甲辰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氷為會稽省之相問訊甚至為之流涕庾既下床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庾聞回謝之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脩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高宗經覽親書此聯粘之殿壁及唱名問云卿便是陳脩邪復誦此聯淒然出涕問卿年幾何有幾子曰臣年七十三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資奩甚厚時人戲為語

白新人若問郎年紀四十年前二十三

后山論曰楊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故思苦而詞艱為文者因事以出奇如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於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好奇故不能奇也

韓魏公留鑰北京日李稷以國子博士為漕官頗慢公公不與較俄潞公代魏為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稷謁見坐客次久之着道服出語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

魏國患河邊之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予憂過矣有功於魏者有比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

宋紹興辛巳葛王篡位使來修好洪景盧往報之入境與其伴使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回使倂近例易之景盧不可於是扃驛門絕供饋不得食者一日又令館伴者來言景盧懼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盧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為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蘇武當時十九秋寄語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王聖美為縣令尚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與客談孟子殊不顧聖美聖美竊哂其所論久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否對曰平生愛之但不曉其義曰試言之曰即孟子見梁惠王便從頭不曉此語達官訝之曰此有何奥義聖美曰既云不見諸侯復因何見梁惠王也其人愕然無對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人謀曰此未可以口舌爭宜以險事怵之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袖彘腸置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今公因飲而

出一臟矣何以生邪女子熟視而吠曰唐三臟尚活世兇四臟乎

桓玄欲謝太傅宅爲營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玄慙而止

宋淳熙中汪玉山起爲大宗伯知貢舉將就道約一布衣友會于富陽一蕭寺中與之對榻客謂曰某此行得與貢舉省試程文易義冐子中可用三古字爲驗其人感喜而去玉山旣知舉搜易卷中果有冐子内用三古字者竟置前列比拆卷非也私恠之未幾得中者來謁玉山問曰老兄易義冐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久乃對曰玆事甚恠某來就試時假宿富陽寺中與僧同步見一棺停於廡下僧指曰此官員女也殯且十年矣因無人來問不敢瘞之是夕遂夢一女子謂某曰官人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塲冐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科幸勿忘使妾骨早得入土某用其言果叨前列今且往瘞此女玉山驚嘆焉

唐李適之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亂天寶初代牛僊客爲左丞相後爲李林甫所中罷相賦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杯試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

殷安嘗謂人曰自古聖賢不過五人伏羲以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植百穀濟萬民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四也乃屈四指自是之後無屈得安指者良久曰并安五也

孔融與蔡邕友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邕融每酒酣引與坐曰雖無老成且有典刑

陸長源以舊德爲宣武行軍司馬韓愈爲廵官或譏其年輩相遠愈曰大虫老鼠俱爲十二相屬何恠之有

宋王益字勝之少力學通群書爲文日數千言

司馬晉語人曰自吾為資治通鑑人多惟求覩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閱之終篇者惟王勝之耳

孫權獻大象於魏祖祖欲知其斤數問用何術秤之群臣以下莫有對者時祖少子蒼舒年九歲曰置象舟中刻至水處秤他物較之即知也祖大奇之

咸通中以進士服用僭侈不許乘馬時場中不下千人皆跨長耳或嘲之曰今年勑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鄭肥偉故云

晉荀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因會張華所華以其並大才謂曰今日相見可勿作常語陸舉首曰雲間陸士龍荀荅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張曰荀何遲荀曰本謂是雲龍騤騤今乃山麋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一坐撫掌

王播少孤貧客揚州木蘭寺隨僧齋飱僧厭苦之乃飯後擊鍾播徒往恨而題詩曰上堂既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鍾後二紀播出鎮揚州向所題已碧紗籠之矣遂續云三十年來塵拂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魏鄧艾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叢草吏又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言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明道先生為御史裏行神宗召對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嘆賞以為得體

宋太祖將築外城幸朱雀門上指門額問趙普曰何不祇書朱雀門着之字何用普曰語助耳太祖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仁宗時廣中抄沒臣商得大珠帝以賜張貴妃諸嬪御羨之爭於市中求珠珠價頓增帝聞之一日後苑賞花貴妃以所賜珠為飾帝望見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紛紛地全無忌憚

妃急易之帝悅珠價遂平

宋胡衛盧柤聚在翰林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歸於胡塵太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進江淮盡歸於又曰傳語胡盧二學士不如依樣畫葫蘆

許侍中瓌顧司空和俱作王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便命使入己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孰許上床便咍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

宋渡江初吕元直為相堂厨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檜之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寶慶初元洪舜俞為考功郎應詔言事論臺諫失職詞甚剴切内有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惟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句遂為臺臣所摘謂秖見宗廟重事也而洪舜俞乃云款謁景靈宮而已詞語媟易有輕宗廟之意遂被落三官舜俞乃為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韓翃為侯希逸從事罷府閒居十年李勉鎮夷門辟為幕屬時已遲暮不得意多家居一日夜半客叩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翃愕然曰誤矣客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不從又請之曰與韓翃時有與公同姓名為江淮刺史者又具二人進御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臘燭青煙散入五侯家與此韓翃客曰此員外詩耶翃曰是也是不誤矣

杜邠飲食洪博既飽即寢人諫非攝生之理公曰君不見布袋盛米邠放倒即慢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泛海戲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喧動不坐公徐

云如此將無歸衆人所承響而皿於是審其
體足鎮安輔翼
王巖叟字彥霖韓琦留守北京辟爲屬吏後辟
絳代琦欲留巖叟巖叟謝曰巖叟魏公之客
不願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
唐楊汝士有詩才未知名令公居守東洛夜宴
半酣公索句元白在坐並有德色時公爲破
題次至楊汝士汝士即吟曰昔日蘭亭無艷
質此詩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遂裂之曰
笙歌鼎沸勿作冷澹生活元顧曰樂天所謂
能全其名者也
元帝皇子生普賜群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
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
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楊阜字義山爲將作大監明帝時治宮室發美
女充後庭阜上疏欲省宮人諸不幸者乃召
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
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
卿爲密乎帝聞而憚之
長孫無忌嘲歐陽詢形狀猥陋云聳膊成山字
埋肩畏出頭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
聲曰索頭連背煖漫襠畏肚寒秖緣心渾渾
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詢殊不畏皇后邪
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二千里候之至遇
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
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
事德操曰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
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
桑樞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堂行則肥
馬侍女數十然後爲奇此乃許父所以慷慨
夷齊所以長歎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
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
一扣洪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傅堯俞爲司諫嘗論事上不從因曰卿何不言
蔡襄公對曰蔡襄有罪安用臣等言上曰欲
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耳公曰若付公

識臣未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受上旨言事
臣不敢也

李泌賦詩譏楊國忠曰青青東門柳歲晏復憔
悴國忠訴于明皇上曰賦柳為譏卿則賦李
為譏朕可乎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
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
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
飲而醉

陶穀父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奏對為言穀
宣力實多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
所謂依様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作詩曰
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舊時無堪笑翰
林陶學士年年依様畫葫蘆太祖以其怨望
決意不用焉

宋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嶽資意氣咸陽
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
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

實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慨
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與能決意於太公
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杯羮可分則笑
嫚自若羽翼已成則欷歔不止乃知尤物移
人雖大智大勇而不能免況其下者乎

張子韶對策至瞞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
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閹寺聞名國之不祥
也堯舜閹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閹寺不聞於
誓誥豎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
危

曾魯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雖年齒
甚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惟李復
圭以為不可作詩云老鳳池邊蹲不去饑烏
臺上禁無聲未幾公去

周弘正幼孤與弟弘讓弘直俱為伯父所養弘
正醜而不陋言而能談誹誹似優剛腸似直
善文理為當世所宗自稱有才無貌弘直方
雅氣調高於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考之

腰矣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謂曰卿在閣下初
不聞有獻替嘯父家富近海設謂帝望其貢獻
對曰天時尚煖魚鰲蝦鮓未可致尋有所獻
帝撫掌大笑

南楚材旅遊似無返舊之意其妻薛媛微知其
意對鏡自圖其形并寄以詩曰欲下丹青筆
先拈寶鏡端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
描來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
看楚材遂歸

杜牧太和末往遊湖州刺史崔君素所厚者為
設宴張水嬉兩岸觀者如堵忽有里姥引垂
髫女十餘歲真國色也牧命至舟姥女皆懼
牧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吾十年後必為此
郡不來乃從他適後牧乞守湖州比至則十
四年女從人已三載生二子矣牧悵然賦詩
自是尋春去校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
盡深紅色茂綠成陰子滿枝

梁呂僧珍為冠軍將封平國侯其先以販葱
業及僧珍貴兄子棄業求官僧珍不許曰汝
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但當速歸葱肆耳

宋真宗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僕能為詩
召對自言不能上怪之問行時亦有人作詩
送卿否僕曰獨臣妻有詩一首云更休落魄
貪杯酒亦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府去
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

劉詡字彥度幼稱純孝尤精釋典與兄敵卜築

鍾山有終焉之志劉孝標稱曰詡超超越俗
如半天朱霞敵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
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
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
是出天子邪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

徐州張尚書有愛妓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尚
書既歿舊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illegible]
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嘗題詩見志白樂天[illegible]

和之復贈一絶云黄金不惜買娥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盼盼得詩反覆讀之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所以偷生耳乃和云自守空樓斂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後快快旬日不食而卒

蘄州龐君安常善醫而聵與人語須書始能曉東坡笑曰吾與安常相對皆成異人也蓋吾以手為口安常以眼為耳非異人乎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

中宗朝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嘗云妻有可畏者三少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至五六十薄施粧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茶

漢武帝時上林獻棗帝以杖連擊未央前殿檻再叱而呼曰朔來朔來先生知此篋中何物朔曰上林棗四十九枚帝曰何以知之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擊檻兩下者二木為林也曰朔來朔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上大笑賜帛十疋

顧愷之書謝幼輿像在巖谷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唐侯思止不識字高元禮密教之曰上不次用人如曰君不識字則宜對獬豸不學而能觸邪陛下用人安事識字無何后果以此問思止舉以為對后大悅

王弘義始賤時求傍舍瓜不與及為御史乃騰文言園有白兔縣為集衆捕逐畦瓜無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
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
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很須至都時賢見
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
死

唐宣宗朝庶子裴僤進詩賀聖政有太康字帝
怒曰太康失邦乃以比我邪户部韋澳奏云
晉平吳寇政號太康雖有失邦之言乃見歸
美之文上曰天子太須博覽。不然。幾錯僤罪。

曹東畝赴省陸行良苦作詞自慰其足云春闈
期近也望帝鄉迢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
脚底一日厮赶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去
博得官歸恁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
兒裏更選弓鞋夜間伴你

魏元忠有善相者謂曰公當位極人臣。然。命。多
蹇剥時有憂懼不足為虞。但可當事。便行。闡
言。則。應。故元忠累遭譴責。憶相者之言。未嘗
少屈其志。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夜華林園中飲
酒舉杯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杯酒。自古何時
有萬歲天子。

閩賈郁性峭直不容人吏文過為僊遊縣令及
受代一吏醉酒郁怒曰吾儻再典此邑以懲
此輩吏揚言公欲再作縣令猶造鐵船渡海
也郁聞之不言後復典舊邑時醉吏為庫吏
盜官錢數萬下獄具狀郁批榜尾曰盜銅鑪。
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鉗鎚。
因決而遣之。

賈島狂狷行薄裴晉公於興化作池亭島為詩
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
花謝秋風起荆棘滿庭君始知人皆惡其不
遜。

侍郎麥策其父曾為鎮所由父携拜安鴻漸乞
名鴻漸滑稽命名曰教之蓋言所由生也策
後長立頗銜恨云

元大德間僧瞻巴者朝貴咸貴之德壽太子病

症不曾罕皇后遣人問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事汝止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耶荅曰佛法譬猶燈籠風雨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矣

李涉嘗過九江至皖口遇盜問何人從者曰李博士也其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剽奪久聞詩名願題一篇足矣涉贈一絕云春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牕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咲之奮荅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唐僖宗四年感化軍節度使時溥遣使獻黃巢首併其姬妾上御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乃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上憫而戮之

陳晟知隆慶府奉新縣有富人王名[illegible]妻余氏為諸寵所沮當夜不成婚而成訟晟判云兩家老夫婦方結同心一夜惡姻緣遽成反目這場公案好入笑林王名升白髮皤然自謂力微而心在余氏女青春過了亦須華落而色衰始焉草草婚姻終也匆匆聚散鴛鴦小小忍珍偶輸與少年鳳凰寥寥不復聞遂成一夢

陸機詣王武子濟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

李德裕貴盛時賓客無敢忤惟杜顗數諫正之及被謫時李嘆曰門下愛我皆如顗吾無今日

宋張詠知杭州民有姊夫與妻弟訟曰吾婦翁臨終是子纔三歲命我掌貲產遺書曰分之三與子七與壻詠覽其書曰汝婦翁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倘以七與子必死於汝手矣

遂斷令以七與子三與壻遠近歎服

蘇峻作亂既至石頭百僚奔散惟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

丁常任毘陵人淳熙間為郎冬至日上殿奏對孝宗曰曉來雲物甚奇卿曾見否即對曰豈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矣帝大喜曰卿對甚偉命除淮漕

衛玠美容儀驃騎王武子濟其舅也見玠輙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後從豫章至都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墻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病死時人謂看殺衛玠

談資卷之二終

談資卷之三

彌子瑕有寵於衛靈公而蔽公之明凡國之痤苦顛喪百姓曰號于下悉障之而公弗之見也侏儒有謁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夢見竈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則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也對曰夫日者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主者兼燭一國一人不能擁也故得見人主者則夢見日夫竈也一人煬焉則後之人無從見矣今也衛國之疾苦顛喪百姓曰號于下而公弗見毋乃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之夢見竈也不亦可乎

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然有頃問於御者曰此何為也御者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贖之窮士聞之歸心焉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二老時已皤然矣楊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為如何翰不能堪正色謂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

終留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斯侮
他厥後楊不及五旬卒求為老翁亦不可得
也
戴顒春日携斗酒往聽鸎聲曰此俗耳針砭詩
腸鼓吹
華歆王朗俱乗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頗難
之朗曰幸尚寛何為不可後賊追至朗欲舍
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以納其
自托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
定華王之優劣
鄒忌為齊相長八尺餘體肥麗朝衣朝冠窺鏡
自視謂其妻曰我與城北徐公孰美妻曰君
美徐公齊之美者也忌不信復問妾妾曰君
美旦日客從外來忌復問之客亦曰徐公不
如君及徐公來忌熟視之自以為不如遠甚
因思之曰吾妻之美我私我也妾之美我畏
我也客之美我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
王曰臣誠不如徐公而臣妻妾及客皆言臣
美我私而畏臣或有求於臣今齊地千里宫
女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
之内莫不有求於王由是觀之王之蔽甚矣
王曰善乃令羣臣吏民旅面刺吾過者受上
賞
伾鉉元晷之子也為兒時隨父訪韓晉公滉滉
指架上鷹令詠焉吟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欲
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
解絛人滉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實曆三
年登第父佑廊廟三擁節麾封魏國公二
王重為會稽王道子長史嘗因侍坐夜月明淨
道子嘆以為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
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君居心不淨乃復強欲
滓穢太清邪
貞觀中度支令坊州貢杜若本州曹官云州不
出杜若應由謝朓詩誤爾華省名郎若如此
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邪
進士王光遠干索毫權無厭或遭笞辱亦不愧

恥時人語曰光遠慙顏厚如千重鐵甲也
唐左衛將軍王果被責出爲雅州刺史於江中泊船仰見巖腹中有一棺臨空半出乃緣崖而觀之得銘曰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重收我果嘆曰吾謫雅州固命也乃遂收瘞而去
孔若思歷庫部郎中嘗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坐右置止水一石明自足意
唐學士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花圃中未嘗具帷幄設坐只使童僕輩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裀
謝郎中有女能詩長嫁王元甫元甫調官京師送別云此去惟宜早早還休教重起望夫山君看湘水祠前竹豈是男兒淚染斑
晉魏舒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起宅相者云合出貴甥舒曰我當爲外氏成此宅相
盧藏用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晚乃狥權利務爲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還山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大慙
蜀大旱禁釀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令與作酒同罪適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曰彼人欲行淫何不令捕之先主曰卿何知曰彼有淫具與釀具同先主大笑而原之
賈敦頤遷洛州權抑豪右發奸擿伏下無敢欺人爲立碑大市旁及弟敦實爲治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及入爲太子右庶子人復立碑其側號棠棣碑
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皆有姿內有一善歌舞者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尤豪所鍾愛者乞詩公戲爲四句云舞袖蹁躚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赧然不悅而去
漢邴吉病且篤上使加紼而封夏侯勝曰未死臣聞有陰德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

報非死病果愈
李邕聞崔顥名虛舍邀之令誦所作顥誦其首
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
而去
令狐綯入相自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吝通
族由是遠近趨之至有姓胡冒令者温庭筠
戲為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
令
李泌少有大志為詩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
吾有意無不然絶粒升天衢不然鳴軻遊帝
都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
温嶠姑劉氏有女甚麗姑囑嶠令擇壻嶠曰佳
壻難得但得如嶠比如何曰何敢希汝比數
日白姑已得壻身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
枚姑大悦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
笑曰吾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崔咸舍人嘗受裴公之知公與議行止咸極言
賛美公便令製奏一章以請數月後門館間

静家人輩罵之公亦悔語子弟曰後有大段
事勿與少年郎議
張文瓘入相初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
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
任職當自隠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
漢關羽與徐晃相愛及為將相拒遥共語但説
平生不及軍事須臾出令曰得関羽賜金千
斤羽曰是何言語曰是國事也
唐袁天綱嘗渡江叩州而還或問故曰船中人
鼻下氣皆黒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
問舟袁曰貴人吾可以濟江中風起幾覆而
免跛男子婁師徳也
治平中省試大舜善與人同賦一舉人見黜心
甚不平其破題云道雖貫於萬世善猶同於
衆人或有善謔者謂曰以尿罐對溺筒宜見
黜落
齊景公時大旱乃召群臣問曰天久不雨民有
饑色寡人欲少賦歛以祀靈山可乎晏子進

曰不可祠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為髮天久不雨而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吾欲祀河伯可乎曰夫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鱉為民天久不雨百川將竭國民將亡矣彼獨不欲雨乎景公曰柰何曰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其憂其幸而雨乎景公如其言三日果大雨

晉嵇含為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畫莊周垂綸之象命含為贊含援

筆為文云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托非其所可弔而不可贊也

鍾毓鍾會小時值父繇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托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飲以成禮不得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長慶中元微之劉夢得韋楚客同會白樂天舍賦金陵懷古詩劉滿飲一杯即成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而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樂天覽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餘鱗爪何用邪於是罷唱

桓公坐有參軍椅蒸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況復危難乎敕令免官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

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時一杯酒

揚興說車騎將軍史高曰以將軍之幕府海內所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富貴在身而烈士不舉是為取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

王荊公始言水利有小人諂曰決梁山湖八百里水以為田其利大矣荊公喜甚徐曰策固善決水何地可容劉貢父在坐中曰自其旁

別鑿八百里湖則可容矣荆公笑而止
陳導祖父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摴蒱數負
及帝即位遂為太原太守乃賜璽書曰太守
官尊祿厚可以償博矣
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
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梁公曰
以臣紫絁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
千金公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為嬖
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神沮
氣索累局連北公對御褫袍而出
謝道韞奕之女適王凝之還甚不樂奕曰王郎
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曰一門叔父則有阿
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
之間乃有王郎
楚國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栗
四面縈羅網有虫觸之不得出而死焉舍乃
嘆曰吾生亦如是耳仕宦者人之羅網也豈
可淹歲邪於是掛冠而退時人謂舍為蜘蛛

隱
晉袁山松少有才名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袁
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奏酣醉歌之聽者
流涕又好作挽歌每出遊令左右唱之時張
湛好於齋前種松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
上行殯
蘇峻詩孔群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
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群酒以釋橫塘之憾群
荅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
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
僧貫休婺州蘭溪人錢鏐自稱吳越國王休以
詩投獻內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
四州之句鏐諭改為四十州乃可相見曰州
亦難添詩亦難改然閒雲孤鶴何天而不可
飛遂去而入蜀
後漢向晨字子平讀易至損卦喟然嘆曰吾已
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生何如耳
唐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曰某家

子與惡人游彼雇蓋察之垣曰凡居官
大臣非厚畜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姑
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忿其不道
以歸於人衆驚其言

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見孟嘗君君曰
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之楚
丘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
乎逐麋鹿而搏猛虎乎吾已死何暇老矣將
使我出正詞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
乎吾殆壯矣何老之有

姚洎為學士梁祖問及裴延裕曰朕頗知其人
思敏洎曰向在翰林號下水船梁祖曰卿便
是上水船也

北齊劉臻位儀同性恍惚躭經單思多所遺忘
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學士臻住城
南訥住城西臻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
同家從者謂臻欲還家於是引之而去既叩
門尚未悟猶謂至訥家乃大呼曰劉儀同可
出其子迎於門臻驚曰汝亦來邪子曰此是
大人家於是顧眄久之乃悟始叱從者曰汝
無大意吾欲造劉訥耳

蔡確為相南遷侍妾琵琶同至貶所有鸚鵡甚
慧確每扣響板鸚鵡能呼其名琵琶卒後誤
觸響板鸚鵡猶傳呼不已因作詩曰鸚鵡言
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
悒悒不樂久之亦終

唐韋澳第進士周墀節度鄭滑表署幕府會墀
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澳曰願相公無權墀
愕眙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
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斂袖廟堂上天
下治矣焉用權

士人應敵文章多用他人議論而非心得時人
為之語曰問即不會用則不錯

唐張林言毀佛寺時御史有蘇監察者檢天下
廢寺見銀佛一尺以下者多袖歸人號蘇揑
佛溫庭筠遽曰好對蜜陀僧

陸摶先生嘗戒門人郭放曰予他日遇逢明主
名動天闕夫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忌之
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布物毀之耳放晚節
侈飾過度營產滿雍鎬間遂喪清節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
其直幾何馮舉左足曰九百和性褊急顧吏
詬責曰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其右曰
此亦九百

郄司空愔字方回家有傖奴知及文章事事有
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王曰
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
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黃巢亂江淮遷劉巨容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
扞巢巢浮江東奔衆十俘八巨容止之曰國
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即忘不
如留賊為富貴地

兵部尚書任瓌賜二艷姬妻妒爛其髮禿盡太
宗聞之怒賜金瓶酒欲飲之立死如不妒即
不須飲柳氏拜勑曰妾與瓌俱出微賤更相
輔翼遂至榮官今多內嬖誠不如死乞飲盡
無他帝謂瓌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朕尚
不能禁卿其奈何二女令別宅安置

孫周翰自幼精敏其父穆之携以見郡侯時賞
春作會侯與座客簪花侯因命周翰曰吹
楊柳成新曲翰曰頭帶花枝學後生侯笑曰
何遽便戲老夫

宋向敏中天禧初加吏部為應天院奉安太祖
聖容禮儀使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修國
史是日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即
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
喜甚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
言朕意也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諤
與其親徑入徐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
歡慰相慶敏中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
除端揆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
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德禮命

之重歟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問庖
中今日有親賓飲宴否亦無一人明日具以
所見對帝曰向欽中大耐官職
蘇味道為相特具位未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
而已常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模
稜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模稜手
柳公權嘗貯盃盂一笥縢緘如故而所貯物皆
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不
復詰
許敬宗孫彥伯昂子也頗有文敬宗晚年不復
下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為之嘗戲昂曰吾兒
不及若兒荅曰渠父不如昂父
石勒與李陽鄰居爭酒麻池相毆擊及貴召陽
與飲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
孤毒手
宋臧丙太宗時拜右諫議大夫出知江陵府卒
年五十三丙舊名愚字仲回既孤常夢其父
召立於庭向空指曰老人星見矣丙仰視之
黃明潤大因望而拜既寤私喜曰吉祥也以
壽星出丙入丁乃改以今名至是無驗丙於
禮不當更名古人戒數占夢無妄喜良有以
也
郇恁世祖召不至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辟而
應焉後朝會戲之對曰先君秉德以臨下故
臣可得不來驃騎執德以檜下故臣不敢不
至
楊再思居相十餘年阿匿取容無所薦達人主
所不喜毀之所喜譽之畏謹足恭未嘗忤物
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荅曰世路孔艱直者
先禍不爾豈全吾軀
石中立性滑稽嘗與同列觀南園所畜獅子主
者曰縣官日破肉五斤飼之同列戲曰吾儕
反不及此獅子乎中立曰然吾輩官皆園外
狼安敢比園內獅子眾大笑
陸餘慶善論事而短於判時人嘲之曰陸君說
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五斤

宋孔顗為司徒長史二弟東還顗迎之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顗命置岸側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東還作賈客邪命燒盡而去

梁武平齊盡有其內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為郗后所察動止皆有隅拗憤恚將成疾左右進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鶬鶊為膳可療使勿妬盍試諸梁武從之郗茹之妬減殆半帝神其事左右復進曰願陛下廣羞為膳徧食群臣使不才者毋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妬其奉公濁者不妬其清貪者不妬其廉亦助化之一端也帝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會方崇內典誡於血生議遂寢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兄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臘燭火擲伯仁伯仁嘆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楊衡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因詣闕亦登第見其人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曰猶可恕也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所未聞者獨鬼事耳代曰臣固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漂漂者將如何耳今秦四塞之國辟若虎口而君入之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梅詢為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觚循堦而行忽見一老卒卧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歎曰暢哉徐問曰汝識字乎曰不識字梅曰更快活也

江南陳彭年博學書史於禮文尤所詳練凡朝廷郊廟禮儀多所裁定援引故事頗為詳洽

嘗攝太常卿導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
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部素畏其該洽
不敢詰問

鄭谷在袁州齊己携詩詣之有早梅詩云前村
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不如
一枝齊己下拜自是士林以谷為一字師

唐閻立本精於畫朝野珍之既輔政但以俗材
應務無宰相器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時人
為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魏武有餉酪一杯者武啖少許於蓋頭上題合
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啖曰公
教人啖一口也復何疑

韋授為翰林院學士咨政多所參逮帝嘗幸其
院韋妃從會授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
不許時大寒以妃蜀纈袍覆而去

楊思玄恃外戚典選多排斥選士為選人夏彪
訟之中丞郎餘慶彈奏免官許南陽曰故知
吏部之敗或問之許曰一彪一狼共看一羊
不敗何待

宋璟有大節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
品居下坐易之諂事璟曰公第一人何下坐
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易之等
有内寵人皆不名其官呼易之為五郎昌宗
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柰何謂五郎為卿璟
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

郝隆為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曰娵隅躍清
池桓温問何物答曰名魚為娵隅桓温曰何
為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蠻府參軍
那得不蠻語也

李善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為書簏

蘇世長在陝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於
市廛五百人疾其詭鞭之流血世長不勝痛
楚而走人笑其不情

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為浮屠可
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
若速死學愈篤後至宰相

盧儲投卷謁李翱尚書李長女及笄見文尋繹
數四曰此人必為狀頭公聞乃慕為婿來年
果中狀元及第徑赴佳期盧作催粧詩曰昔
年將事玉京遊第一僊人許狀頭今日已成
秦晉會早教鸞鳳下粧樓

宋王旦被服質素人有貨玉帶者弟以為佳呈
旦旦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
見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
還之

羯胡犯京上欲遷幸復登樓置酒有一少年自
言工於歌使之登且歌歌曰山川滿目淚沾
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唯有
年年秋鴈飛上聞之潸然出涕顧侍臣曰誰
為此詞對曰李嶠上曰真才子也不待曲終
而去

太叔廣摯虞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為列卿
每至公座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
又不能荅於是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也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眾
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敦
以震主之威一坐畏敦擊節而已何充為敦
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
敦默然

杜羔不第將至其家妻劉氏先寄以詩云良人
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
君面君若來時近夜來羔即回尋登第得報
後又寄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
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

呂正獻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意
伯淳曰願侍郎寧受百人欺不可使好賢之
心小替公敬納焉

仁宗朝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
各以金楪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
日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
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

司馬德操括囊長蘿有以人物問者不辨其高

下每輙言佳其婦諫曰人質魯於君善一言佳豈若君之意乎答曰如君言亦復佳

孟浩然與王維善私邀入內院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維以實對帝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著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

盧汝弼為梁檄云致赤子之流離自朱耶之版蕩謂人曰天生朱耶赤子供我之筆

闕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李元平游其門播數稱其才請帝用之李希烈叛帝召拜汝州別駕知州事募工築郭後湟李希烈詐使人應募元平不寤賊因遣將李克誠以精騎薄城募者內應縛元平馳見希烈希烈以其眇小無鬚戲克誠曰使爾取元平乃以其子來邪嫚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也

朱垣奉觴於孫權曰願一捋陛下鬚王捐几前垣進捋鬚曰今日真可謂捋虎鬚權大笑

宋王嘉祐禹偁子也為館職寇準曰吾子之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為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中外有太平之責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世所不逮也元之禹偁字

宋孝武殷貴妃薨與羣臣上墓令醫術楊志哭之志甚嗚咽人問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自哭亡妾耳

楊瑒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矴石耳

桓温自比宣帝劉琨之儔征還北方得一奴巧作老婢訪云乃劉琨妓女也一日見温便潸然泣曰公甚似劉司空温大悅出外整理衣

寇又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illegible]
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寇
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累日
高越燕人舉進士文價藹然鄂帥李簡賢之將
妻以女越竊知其意乃賦鷂子詩于壁而去
雪爪星眸衆所歸摩天專待振毛衣虞人莫
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
宋陳堯佐自號知餘子嘗誌其墓曰壽八十二
不為天官一品不為賤使相納祿不為辱三
者粗可歸息於父母棲神之域矣
秦封松為大夫陳封石三品後李誠之詠松云
半依嵓岫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
為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荊公詠三品石
云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爲國亡
今日須無恥似為當年不與謀
唐太宗以李緯為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
帝曰玄齡聞緯為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illegible]
無它語帝遽改太子詹事

王沂公布衣時以梅花詩獻呂文穆云雪中未
問和羹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曰此生已
安排狀元宰相也弱冠三試皆居首劉子儀
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公正色
荅曰曾平生志不在溫飽仁宗朝果大拜
陳郡謝重王相之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闕重
子絢袁湛之甥也嘗於公坐戲調其舅湛不
堪曰汝父輕舅汝今復加我可謂兩世無渭
陽情絢有愧色
楊文公常戒其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
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
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公大笑易之
後周王罷鎮河東日嘗有臺使至爲設食使乃
裂去薄餅緣罷怒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
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
右撤之使者大慙
晏元獻公殊性誠實為童子時張文節薦之召
至闕下值御試公就試一見題卽曰臣十日

前巳作此賦草尚在乞別命題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臣僚擇勝燕飲以至市樓酒肆無不到公獨家居與兄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衆莫諭所因次日上諭曰近館閣臣僚無不嬉遊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宮官既受命得對上面諭以除授之意公對曰臣非不樂遊直以貧無可為耳上益加其誠篤

唐李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毋輙撻其兄景讓

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兄每歲受撻由是始得及第

五代李茂貞自稱岐王開府置官屬居岐以寛仁愛物為務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榷油因禁城門無納取薪者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

宋樞密文及翁嘗詠雪為百字令詞云没巴没吔臂霎時間做出瞍天瞍地不問高低併上下平白都教一例皺弄滕六招邀巽二只恁施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原是我的盖譏賈相打量也

第五倫字伯魚修行清白嘗召見上曰聞卿為吏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對曰臣生遭饑饉米石萬錢不敢妄過人飯

孫子荆年少時好為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

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陶弘景隱居華陽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有景即賦詩荅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但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

齊地多寒春深未萃甲方立春有村老挈首稽一筐以饋艾子且曰初生未敢嘗謹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羅卽以喂驢也

姚崇與張說同相頗懷疑阻張銜之崇病戒諸子曰張與吾嫌隙甚深然為人奢侈好服玩吾沒後當來弔汝其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致之仍以神道碑為請既獲文即時鐫刻張見事遲數日後必悔欲索回刪正當引使者視石告云且已聞於上矣崇沒張果至目其玩器者三四諸子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叙足該詳時謂極筆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序亭育之功全後果悔遣使取本以辭未周密為辭將加刪改姚諸子告以云云使者復命張大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筭生張說

趙溫子柔京兆人為郡丞歎曰大丈夫當為雄飛焉能雌伏遂棄官去

蘇味道高爽王方慶魯鈍同為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二子孰賢荅曰蘇如九月得霜鷹王如十月被凍蠅或問其故曰得霜鷹俊捷被凍蠅頑鈍也

武后時夏官侍郎侯知一以年老勅令致仕知一乃詣朝堂躍跳馳走以示輕捷時謂知一不伏致仕

封德彞之少也僕射楊素許之妻以姪女常撫座曰封郎必居此座後討遼東舟沒衆謂必死素曰封郎當得僕射未必死求之封因抱得一板足大海中力盡欲放忽憶楊公言勉力持之胷前為板所摩肉破至骨衆救得免後官果至僕射

李忠臣耳大帝謂卿耳大真貴兆對曰臣聞驢耳大龍耳小帝喜其野而誠

唐張介然入奏稱旨賜與良渥介然啓曰臣謂三品當給戟若列於京師雖富貴不與鄉人知願得列戟故里玄宗許之本鄉列戟自介然始

晉桓伊有蔡邕柯亭笛嘗自吹之王徽之赴召泊舟清溪側素不識伊伊於岸上過客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遣謂曰聞君善吹笛試為

一奏伊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偶胡床
為三弄畢便上車去主客不交一語野王伊
小字也
五代孫晟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
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
裴晉公微時羈遊洛中一日策蹇驢上天津橋
時淮西不庭已数年矣有二老人倚杖立曰
蔡州何時得平見晉公愕然而退有僕夫在
後聞其語曰適憂蔡州須得此人為將僕以
告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
杜悰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
之素風衰矣故時號禿角犀
封舜卿登進士累遷中書舍人入梁為禮部侍
郎知貢舉開元與門生鄭致雍同入翰林致
雍有俊才舜卿思拙澁對草綸誥不勝困弊
托致雍秉筆議者謂座主辱門生
王渾妻鍾氏字琰生子濟一日渾嘗共琰坐濟
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
曰若新婦得配參軍生子固不翅如此耳參
軍渾弟倫也
唐明皇好羯鼓不好聽琴寧王子汝陽王璡小
名花奴時方有奏琴弄未畢上叱去曰速召
花奴取我羯鼓來為我解穢
劉貞長為丹陽尹許元度詣出都就宿林帷新
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貞
長曰卿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
在坐曰令巢許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
色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遊一縣時胡大監旦隨其
父宰是邑遇呂公甚薄客有喻胡曰呂公能
詩宜少加禮胡問警句客舉曰挑盡寒燈不
成夢胡笑曰乃一渴睡漢耳呂甚恨而去明
年首中甲科寄聲於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
矣胡曰待我明年第一人第輸君一籌耳既
而次榜亦中首選
陳蕃為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訪

之主簿白群情欲公先入廨陳曰武三武
容之間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何病曰患瘧
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答曰來
病君子所以為瘧耳

梅學士詢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
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
撒開濃香郁然滿室時人謂之梅香

楊玢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後唐以老致仕歸

長安舊居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玢
批狀尾云四鄰侵我我猶伊畢竟須思未有
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
不敢言

午橋莊小兒坂茂草盈園晉公每使驅數群羊
散於坂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

王導為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餘
人逐一稱譜獨不及一胡僧併一台州臨海
人二人疑其不悅徐顧臨海人曰自公之來
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闍蘭闍乃
胡語之褒譽者群胡同笑四坐並歡

荆公為叅知政事時因閱晏元獻公小詞笑曰
為宰相而作艷詞可乎公弟平父曰亦偶然
耳呂惠卿為館職在坐遽曰為政必放鄭聲
況自為之乎平父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
人也呂大以為譏已遂與平父相失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
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哭之甚悲賓

客莫不垂涕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
今我為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
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人謂其有風疾出守湖
州荆公以詩送之云東吳太守美如何。柳烟
詩才未足多。遥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渚正
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諭其意遂
和十篇盛氣而誦於荆公其一曰吳興太守
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

死時猶合代閻羅荊公笑曰閻羅見闕請速
赴任
齊王琨性謹愼顏師伯豪貴設女樂要琨傳酒
行炙皆命妓傳行每至琨令致牀上回面避
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皆笑
魏王衣遺楚王美人楚王悅之夫人鄭褎知王
之悅也衣服玩好宮室卧具擇其所喜而為
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
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褎知寡人之悅新人也

愛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事親忠臣所以事
君也鄭褎知王以為不妬也謂新人曰王愛
子美矣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宜必掩之新人
見王因掩其鼻王問鄭褎褎曰其似惡聞君
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皮日休賦龜詩嘲歸氏子曰硬骨殘形知幾秋。
屍骸終是不風流。頑皮死後鑽應徧都為平
生不出頭。歸氏子嘲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
毬。火中浸了水中揉。一團閑氣如常在。惹踢

招拳卒未休。
孫覿與胡柜密松帖云邵公王一去不返便有
曲池既平之嘆其嘗謂軒冕之樂遊物者槐
之不甚惜每於一丘一壑之間未嘗輙以與
人然後孟信此言為不謬也
唐武后寵幸張昌宗昌宗弟昌儀為洛陽令請
囑無不從者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千
兩幷狀賂之昌儀受金以狀授天官侍郎張
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儀曰我亦不記

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
十餘人悉留註官
西山先生問傳公景仁以作文之法傳云長袖
善舞多財善賈子歸取古人書熟讀而精味
之則蔚乎其春容薰乎其蘭馥有日矣
章聖朝春月多召兩府兩制三館於後苑賞花
釣魚賦詩自元昊叛西陲用兵廢鈌甚久嘉
祐末仁宗修舉故事時韓魏公為首相在宴
和詩卒章云曾悉二十年前會今備台司得

再陪內侍都知任守忠以滑稽侍上從容曰
韓琦識陛下仁宗愕然問故守忠曰識陛下
遊宴太頻仁宗為之大笑
宋王賓歷事宣祖太祖太宗殆六十年最為勤
舊故恩寵尤異前後賜賚數千萬俱奉釋氏
在黎陽日按見古寺即以俸錢修之掘地丈
餘得數石佛及石偈有賓姓名賓異其事以
聞詔名寺為淳化賜新印經錢以助之

晉王凝之妻謝氏道韞獻之與客談議辭理將
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與小郎解圍乃施
青紗步幛自蔽論獻之前議客不能屈也
婁師德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
步昭德遲之恚曰為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
吾不田舍復在何人
羊叔子父墓人相云有帝王氣叔子掘斷之後
相者再至曰當出折臂三公後叔子為公墮
馬折臂
宋璟嘗治廣廣人為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

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
故為溢辭徒成諂諛耳今欲釐正之請自臣
始
錢起寓宿驛舍外有人詠曰曲終人不見江上
數峰青詠者數四怔之及殿試湘靈鼓瑟落
句久不屬遂以此聯用之中選
李侍讀仲容善飲號李萬回眞宗飲量無敵飲
則召公上命巨觥仲容曰告官家免巨觥上
因問何故謂天子為官家仲容曰五帝官天

下三王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大
喜曰所謂君臣千載遇仲容應聲曰惟有忠
孝一生心上益悅
李戡仁性迂緩娶閻氏年甚少與之異室私約
曰有興則見忽一夕闢扣戶聲小豎報云院
君欲見戡仁遽取百忌曆燈下看之大驚曰
今夜河魁在房不可行事傳語院君謝到閻
氏悲怒而去
范忠宣謫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

稱老病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使與對臥數語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日不得交一談者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威遠國以崔季珪眉目疎朗鬚長四尺有威重使自代帝乃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荅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乃英雄也

宋劉瑀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為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偃乘車在前瑀策駟車後相去數十步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曰一蹴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梁孝王彤趙王倫皆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楷歲請二國租田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韓魏公為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間使為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得貔貅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覓愛卿

杜佑為司徒嘗言致仕之後必買小駟飽食訖跨之着粗布襴衫入市朝觀盤鈴傀儡即足矣後致仕果行其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在吾計中矣

紹興丙午正奏名第一人王十朋副奏名第一李三錫時居榜尾者不樂或以詩戲之曰舉頭雖不窺王十伸脚猶能踏李三

北齊劉逖為開府參軍文宣崩文士竝令作挽歌楊愔擇之員外郎盧思道用八首逖用二首中書侍郎李愔戲逖曰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後李愔獻賦逖摘其文奏曰誹謗先朝武成怒大加鞭扑逖喜復前憾曰高槌兩下執鞭一百如何呼劉二時

三卷終

談資卷之四

劉原父再婚歐公以詩戲之曰僊家千載一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

庾公亮過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欣而忽肥庾曰君何所憂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遄來滓穢自去耳

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廁還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比我如何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伐遁走邪季和大笑

陸長源吳人為汝州刺史從宣撫司馬清白自將去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云

陳忠肅公瓘為司諫先是因會朝見蔡經視日久而不瞬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必無君自肆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因以親以自解

瓘答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必擒王不得自已也攻之愈力

宋何承之除著作郎時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常呼為嬭母承之曰卿當云鳳皇將九子何言嬭母

張九成子韶僉書鎮東軍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胥皆建白不能有所欺嘗大書于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閑百姓罹無涯之苦

漢武帝乳母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於東方朔朔曰此非脣舌可爭爾必欲望濟者於將去時但屢顧帝慎勿言或可萬一冀耳乳母至如其言朔侍側因叱曰汝癡耳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尚須乳母活邪帝悽然愍之即赦其罪

羅威賦詠甚有情致錢塘人羅隱有詩名自號江東生威酷嗜其詩遣使賂遺叙其宗姓推為叔父乃自己所為曰偷江東集

衛江州展在潯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

綯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綯使命駕李弘範
此物也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柳公權侍武宗於內庭武宗嘗怒一宮嬪久之
時復召謂公權曰朕恠此人若得學士一詩
當釋然矣公權略不佇思而成曰不分前時
忤主恩。已甘寂莫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
重入椒房拭淚痕。上大悅令宮人上前拜之謝
王荊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
政自河東還過贈公數兩不受人勸曰公之
疾非此不可治何辭為公曰平生無紫團參
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黃黑問醫醫曰此
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公頮之公曰天生黑
於予澡豆其如予何
田游巖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
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曰先生比佳否曰臣
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
李林甫時三宰相就位其二人磬折趨而林甫
在中軒驁無少讓喜津津出眉宇間觀者竊
言一鵰挾兩兒
張湛為馮翊書歸平陵望里門而步主簿曰明
府位尊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孔子於鄉
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輕之有
王元寶富而無學識嘗會賓客次月親友謂之
曰昨日必有佳論元寶曰但費錦纏頭耳
五代伶官敬新磨嘗奏事殿中多惡犬新磨去
一犬起逐之新磨倚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
嚙人莊宗家世夷狄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
莊宗大怒彎弓將射之新磨敬急呼曰陛下
無殺臣臣與陛下為一體殺之不祥莊宗驚
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且同銅也
若殺敬新磨則無光矣帝大笑釋之
崔湜與弟液澄從兄涖並以文翰居要官每宴
私自比東晉王謝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
不為第一丈夫當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
受制於人哉
魏王思為司農性急嘗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

再三思自起拔劍逐蠅不得取筆擲地蹋壞之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玄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白樂天以詩酒琴為三友詩曰今日北牕下自問何所為忻然得三友三友者為誰琴罷輙舉酒酒罷輙吟詩三友遞相引循環無已時

范仲淹倅陳州召道士奏章五更乃起守問今夕何久也曰方出天門放明年進士榜觀者駢道以故稽留公問狀元何姓曰姓王二名下一字墨塗旁注一字遠不可辨明春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為拱辰云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范景仁年六十三致仕一朝思鄉里遂歸成都日與鄉人樂飲散財於親舊之貧者乃遊峨嵋青城下巫峽出荊門歲暮乃還京師在道作詩二百餘篇有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泛扁舟

宋太祖太宗居潛與韓王遊長安時陳搏乘一驢遇之下驢大笑巾簪幾墜左手握太祖右手挽太宗曰可相從市飲乎二帝曰與趙學究三人𨒪遊可同之陳睥睨韓王甚久徐曰也得也得非渠不可與此帝既入酒舍韓王脚跛偶坐席右陳怒曰紫微帝垣一小星輙據上次可乎斥使居帝右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唁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為兩得其中

孫集賢冕天禧中直史館幾三十年晚守蘇已及期年大書詩於壁曰人生七十鬼為隣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

參閑舅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淮西又見陳
蘇李皆差字語始蘇孫太守也須抖擻老精
神書畢即拂袖去詔下公已歸矣
唐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弄
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寵然異物及
去其皮還是驢耳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
吕申公累乞致仕仁宗度其不可留因詢曰卿
去誰可代者乃引陳文惠曰無如陳堯佐仁
宗然之遂大拜極懷薦引之德因作燕詞携
酒過之申公使之歌焉詞云二社良辰千家
庭院翩翩又見新歸燕鳳皇巢穩許為鄰瀟
湘烟暖來何晚亂入紅樓低飛綠岸畫梁時
拂歌塵散為誰歸去為誰來主人恩重朱簾
捲申公笑曰自恨捲簾人已老文惠曰莫愁
調鼎事無功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因嬉遊書其壁曰大丞
相再從孫姪其至此後有士人李章好訕譚
題其旁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章繼至

張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
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
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時李泌在旁卒爾曰公
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
驚改容謝之因呼為小友
李長吉歌云天若有情天亦老以為奇怪無對
石曼卿云是不難月如無恨月長圓
唐徐彦伯為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為鷃閣以
龍門為虯户以金谷為銑溪以玉山為瓊嶽
以芻狗為草犬以竹馬為篠驂以月兎為魄
兎以風牛為飈犢後進效之謂之澀體也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先白簡文問曰卿何以先
老答曰蒲柳之質望秋先零松栢之姿經霜
彌茂
晉王湛字叔仲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兄子濟因
共談易剖析精妙大奇之初武帝見濟輒曰
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荅後復問濟曰臣
叔不癡山濤已下魏舒已上由是顯名

相者謂陶侃曰君左手中指有竪理當為公若
徹上貴不可言侃乃以針刺之見血為公字
後果驗

宋太祖問趙普男尊女卑何故男跪而女不跪
群臣無對者惟王貽孫曰古者男女皆跪至
唐則天始拜而不跪耳太祖曰何以為證貽
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晉等皆嘆服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
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
見糟肉乃更堪久邪羣嘗書與親舊云今年
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蘖事

賀知章開元中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宰
相源乾曜語張說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為光
寵然學士侍郎孰為美說曰侍郎衣冠之選
然要為具員吏學士懷先王之道經緯之文
此其為間也

西頭供奉官錢昭度詠方池詩云東道主人心
匠巧鑿開方石貯漣漪夜深却被寒星映恰
似仙翁一局棋有輕薄見而笑曰此正謂一
局黑金輸也

五代李金全為彰武節度使歸獻馬數十匹居
數日又獻明宗謂曰卿畜馬多耶何進獻之
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為事
乎金全慙不能對

王獻之善隸書變右軍法為今体字畫秀媚妙
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疎弱殊不及父
有聞義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荅曰殊不
爾也它日見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荅
又問論者云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荅曰人
那得知之也

唐湖州參軍陸蒙妻蔣氏善屬文僧知業有詩
名與蒙善一日訪家談玄蔣使婢奉酒知業
云受戒不飲蔣隔簾謂曰上人曾有詩云接
岸橋通何處路倚樓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韻
得不欲乎知業慙而退

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合大臣薦士試館職一時

名士在館者率論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
者張文翰鼎無外但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
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戶部侍郎[illegible]答
以為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核謂如果之粘
核者文潛曰豈不勝汝枝頭乾乎聞者皆大
笑

謝無逸以書問潘大臨近作有新詩否答曰秋
來景物件件是佳致昨日清臥聞攪林風雨
遂起題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
敗意止此一句奉寄

陳萬年子咸數言事譏刺近臣萬年病召咸床
下語至半夜咸睡頭誤觸屏萬年大怒曰乃
公教戒汝汝反不聽何也咸曰具曉所言大
要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

邊大禮讓見裴秀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
由面無怍色先生何為顛倒衣裳文禮答曰
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崔爰字子玉愛士好賓客盛肴膳或言其太
奢瑗聞之怒勑妻子曰吾併日而食以供賓
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
以菜具毋為諸子所嗤也

諸葛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客使人牽驢
入題其面曰諸葛子瑜恪請筆續兩字於
下曰之驢舉坐懽笑乃以賜恪也

陸威為郎官褚載以文投獻數字犯其家諱威
因矍然威尋以箋致謝曰曹興之圖畫雖精
終慚誤筆殷浩之牋持太過翻達空函

楊貴妃中酒微露其乳帝捫之曰溫柔新剝雞
頭肉祿山在旁曰滑膩凝如塞上酥帝笑曰
信是胡兒只識酥耳

何次道充崇釋氏往在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
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
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
卿乃圖作佛不亦大乎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為樞密使會大雪置
酒西園歐陽永叔賦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

四十餘萬北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詩赴裴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鍾鼓樂清時不曾如此合鬧

太守仲端畏妻不敢延客謝浩謂之坐久餓甚端入內袖聚香團食之

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皆不屏姬妾及盧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咲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

唐進士會燕曲江崔豸不赴乃以雕幰載妓遊觀為團司所發主罰錄事崔沆判云深攙席帽密映毡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此女性甚正彊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暝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覘其意轉帖江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喚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義遂篤

韓玉汝治秦州尚嚴人語曰寧逢暴虎莫逢韓玉汝孫臨滑稽尤善對或問曰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應聲曰何怕李金吾聞者賞之

武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起居王公更相慶賀姚崇獨流涕張柬之曰今豈涕泣時邪崇

曰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終臣節也

胡廣初姓黃以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藏之葫蘆棄以河流岸側居人收養及長有盛名父母欲取廣以為背其所生則害義背其所養則忘恩兩無所歸因托葫蘆而生也乃姓胡名廣後至三公云

劉虛白昔與裴令公同硯席及公主文虛白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一絕云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

猶著麻衣待至公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為中丞亦往相祖因倚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

度支尚書宗如周有人訴事謂其當作如州官也乃曰其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人敢呼我名其人慚謝曰祇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州如周大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雅量

梁蔡樽為吏部尚書女為昭明太子妃武帝設餅樽在坐武帝頻呼其名樽不荅食餅如故帝改喚蔡尚書樽放筯執笏而應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為右戚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慙

温成皇后初薨會立春日進帖子是時歐陽修

王珪同在翰苑以其虛閣故不進俄有旨令進王珪遽口占一首云昔聞海上有僊山烟鎖樓臺日月閑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歐公嘆其敏贍

阮光祿在剡曽有好車借者無不給之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

熈寧間故太師王公拱辰即洛之道德坊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作秘室邵堯夫見富鄭公洛中有何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為發笑

周顗素以雅望獲海内盛名後頗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

韓億在中書見諸路職司窘拾官吏小過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昆虫草木皆欲得所士之大者望為公卿次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而下亦望為州郡幕職官柰何錙之

於盛世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使人凜凜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猯貉啖盡

張祜柘枝詩云鴛鴦細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每呼為問頭詩祜曰明公亦有目連經長恨歌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連訪母耶

歐文忠公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文忠方以復古道自任將明告以崇雅黜浮以變文格至日午猶有喋喋弗已者過晡稍闃與諸公方酌酒賦詩士又有扣簾者文忠竟出所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字而疑其為一事或二事惟先生教之觀者閧然笑文忠不動色徐曰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內外又一笑它日每為學者言必戲頻及之時傳以為雅

唐司空圖有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著鞭戒以色戒者也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

馮京未第時家貧甚讀書於灊山僧舍僧有犬京與共學者烹食之僧訴於縣縣令作偷狗賦援筆立成有警聯云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擊節嘆賞延之上坐明年遂作三元

劉爰之少為殷中軍知稱之於庾公公甚欣然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是日殊不稱庾少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故比之

皇甫嵩曰凡醉各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消其思也醉得意宜唱宣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益觥盂加旗幟助

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
爽也此皆審其宜攻其景反此則失飲之人
矣

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仵子以飲
酒中為道夫人詬罵趙知令婢長號知院
者來詬凡數百言道都不荅及去但云傳語
親家令日好雪

梅聖俞有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
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時盛傳之劉原甫戲
曰鄭都官有鷓鴣詩謂之鄭鷓鴣聖俞有河豚
詩當呼為梅河豚也

陳元方年十一時候袁公宏袁問曰賢家君在
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
丘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
久而益敬袁曰孤往者嘗為鄴令正行此事
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
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
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崔鄲出為虢州觀察使先是止拱財乏則奪官
俸助輸歲率八十餘萬鄲曰吏不能贍私安
暇恤民吾不能獨治安得徒自封邪即以府
中常費代輸

宋丁謂嘗以文謁王禹偁禹偁〻其文與孫何
可比韓柳名遂大振既而何冠多士謂登第
四自以為與何齊名恥居其下臚傳之際驟
下有言太宗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復何言

周世宗時陶穀學士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
奉盥匜及三有書謝云巫山之艷質初臨霞
侵烏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
能會其辭熙載因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
浣濯焉

桓玄素輕桓脩〻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
遂不得佳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
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雖壁間物
亦不可得也

王棨老渡江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畜奇

物此江神極靈獻之當得濟榮老有王[illegible]
端石硯宣包幢獻之皆不驗又檢有曾直夢
書扇子題韋應物獨憐幽草澗邊生詩將獻
曰我猶不識鬼識之邪再獻香火未收天水
相照如鏡南風徐來一飽而濟云

東坡居士以丙辰中秋歡飲達旦作水調歌詞
都下傳唱神宗問及內侍抄錄進呈帝讀至
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曰蘇軾終是愛
君乃命量移汝州

宋劉伯龍歷位九卿郡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
然將營什一之方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
嘆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

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有才氣工畫而痴時
稱其有三絕謂才絕畫絕痴絕也每食甘蔗
自尾至本云漸入佳境

韋昭達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少醜則當富
貴後昭達因醉墮馬鬢角少傷私喜之相者
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為流矢所中眇一目
相者見之曰善矣不久當富貴竟為司空

王知訓帥宣州入覲賜宴伶倫戲作綠衣人大
面如鬼狀或問何為者荅曰吾宣州土地問
何故到此曰王知訓入覲和地皮捲來因得
至此

晉高陽王雍為相一食數萬錢李蔚曰高陽一
飯敵我千日崇為尚書令富傾天下而性儉
恡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人云令公一食
十八種蓋二韭十八也

張九齡見朝士趨附楊國忠以求官語人曰此
曹皆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裂肌膚
暴骨溝中矣

盧渥舍人應舉京師偶臨御溝見一紅葉上有
一絕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
葉好去到人間盧得之藏於巾篋及宣宗有
旨許宮人從人盧所獲人因覩紅葉而吁怨
久之曰當時偶題不謂君得之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

才欲宣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
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者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
兵隨渡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
光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
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
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
嘆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

杜正獻公衍食於家惟一麪或識其儉曰某本
一措大名位福祿冠冕服用皆國家所有一
旦去身復為措大何以自奉

王坦之范啓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
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
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
洮之汰之沙礫在後

張曙崔昭緯西川同舉相與謁日者問命時曙
自恃才名人皆呼為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
下乃日者殊不顧曙惟語崔曰將來萬全及
第曙有慍色遂曰郎君亦及第但崔家郎君
拜相時當於此時過堂既而崔首冠曙不終
場而歸會夜飲崔以巨觥飲張張拒之崔曰
但喫待我作宰相與你取狀元張拂衣去因
不叶後七年崔內廷大拜張於後三榜裴公
下及第果於崔公下過堂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
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
越盖苦於學者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
令歸家

後魏封回為度支尚書鄭雲諂事劉騰賂紫纈
四伯匹得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晚詣回問安
州興生何事為便回曰卿位為方伯宜思方
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為
商賈何以相[illegible]雲大慙去

高郢為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問之曰前
輩皆有制集公獨焚之何也荅曰王言不可
存於私室

宋守約為殿帥自入夏日輪軍校十數輩捕
不使得聞聲有鳴於前者皆重笞之人情不
堪神宗亦以為過守約對曰軍中以號令為
先臣承平總兵殿陛無所信其號令故寓以
捕蟬耳蟬鳴固難禁而臣能使必去若陛下
誤令守一障臣庶幾可以使人上以為然

文宗謂侍臣曰諸侯奏語太浮華有乖典實宜
罰掌書以戒其流李石曰古人因事為文今
人以文害事

阮宣子修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
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着生時衣服若人
死有鬼衣服亦有鬼邪

戴安道既厲志東山而其兄逯欲建式遏之功
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逯曰下官
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宋景文公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
歐公思有以訓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匪
禎札闥洪休宋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
吉邪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靖傳云震霆
不暇掩聰亦是類也宋公慚而改之

溫庭筠才思艶[illegible]於小賦而士行玷缺縉紳
薄之李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公
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近同
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又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丞
相令狐綯假手庭筠密進之戒其勿洩而遽
言於人且云中書堂上坐將軍譏相國無學
也

程文惠與罷公同戊子生程已貴罷尚為小官
常戲罷曰君乃小戊子也罷後大拜文惠曰
今日大戊子却為小戊子矣

王荊公初參政視廟堂如無人一旦行新法怒
目諸公曰此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獻公同參
知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皐夔稷契之
時有何書可讀公默然

鞠真卿守潤州民有鬬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
毆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靳利輙不憤輸

錢于敵人其後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
者
唐李邕為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奏張昌
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斷則天初不應
邕在陛下進曰璟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
奏則天色解始允宋璟既出或謂曰子名位
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乃造次如是邕曰
不顛不狂其名不彰
柳公綽善張尚書正甫柳之子仲郢小字壽郎
嘗遇張於途去蓋下馬而拜張卻之不從他
日言於公綽曰壽郎相逢其禮太過柳作色
不應久之張去柳謂客曰張尚書與公綽往
還欲使兒於街市騎馬衝公綽邪張聞深謝
之
范希文未遇時作金在鎔賦云如令區別妍媸
用為藻鑑倘使削平潛亂請就干將人皆期
其有將相器
晉王導與諸葛恢戲爭族氏王曰人言王葛不
言葛王何也恢曰譬如驢馬驢能勝馬乎
孫季舒嘗與石崇飲傲慢過度崇欲表免之裴
楷聞之謂曰足下飲之狂藥責以正禮不亦
乖乎崇乃止
權懷恩過汴州時刺史楊德幹與懷恩名相埒
汴橋新成立木中途止過車者懷恩適過之
示德幹曰民不可止邪馬用此德幹慚服
羅君章為桓宣武從事謝鎮西尚作江夏往檢
校之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往就謝數日飲酒
而還桓公問有何事君章曰不審公謂謝尚
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曰豈
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奇其
意而不責也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愛之無日不到作詩曰
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
笑曰此乃登溷詩也
北齊崔贍為侍御史在臺宅中送食備盡珍品
一御史姓裴伺贍食造馬贍不與交言又不

命匙筯覩贍食畢而退明日自携匙筯往於
情慨飲贍曰我初不喚與君食又不與君語遂
能不拘小節昔劉毅肎請鵝炙豈亦與是君
定奇士每與同食
唐宣宗舅鄭光鎮河中上封其妾為夫人不受
表辭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
難容烏合之人上笑曰誰教阿舅作此好事
梁曹景宗大破魏軍振旅凱還適帝於華光殿
宴群臣令左僕射沈約分韻賦詩景宗不得
韻自奏求賦帝顧沈約與之約曰唯餘競病
二字景宗便操筆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
笳鼓競借問路行人何如霍去病帝欣賞辭
臣驚服
庾信自南朝至北方惟愛溫子昇作韓山碑或
問曰北方何如信曰惟韓山一片石堪與語
餘若驢鳴犬吠耳
李文靖公曰亢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
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可以報国爾蓋
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
即所傷多矣
蜀使張奉使於孫權前以姓名嘲闞澤不能
荅薛綜下行酒因勸云蜀者何也有犬為獨
無犬為蜀橫目勾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
說君吳邪即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
臨萬邦天子之都衆坐喜笑而奉無對
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吏報曰太祝方寢
清臣題詩于壁云公子乘閑卧絳厨。白衣老
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不。曾說當年吐哺
無。魏公見之曰吾知此人久矣竟有東床之
選
孫山應舉綴名榜末朋儕以書問山得失荅曰
解名盡處是孫山餘人更在孫山外覧者大
笑
王導妻曹氏性妬導憚之乃密置衆妾於別館
曹氏知而將往導恐被辱遽命駕猶恐遲以
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而戲導

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初弗覺但謙退而已
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
甚而怒

唐肅宗嘗賜高士玄真子張志和奴婢各一人
玄真配為夫婦名為漁童樵青人問其故荅
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
薪桂竹裏烹茶

寇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造山棚大宴又服用
僭侈為人所奏上怒甚謂王旦曰寇準每事
欲效朕可乎旦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騃何
上意解遂不問

李家明滑稽善諷諫從後主登臺望牛山見牛
卧樹陰下嗣主曰牛且熱矣家明上絶句云
曾遭甯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背斜
陽嚼枯草向來問喘更無人

彭乘為翰林學士文章誥命每出人咸指笑之
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凉即途乘為
批荅之詔曰當俟蕭蕭之候爰興靡靡之行

王琪性滑稽多侮誚及乘死也琪為挽詞云
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

李德裕鎮浙西劉三復在幕一旦令草謝御書
表謂之曰立構也歸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
不貴其速

秦檜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
大者絶少夫人對曰妾家頗有當以百尾進
歸告檜檜咎其失言大恐乃與其館客謀進
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
然蓋青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耳

桓温有主簿善别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
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
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膈上住也

蘇易簡罷參政知鄧州有不勝寒冷之嘆移書
舊友曰退位若海難做竟不登强仕而卒

茜振第四人及第不試館職晏曰宜稍温習振
曰豈有三十年為老娘而倒綳孩兒者乎既
試不中選公笑曰茜君莧倒綳孩兒矣

裴慶餘咸通末佐李北門為淮南幕嘗同遊[illegible]
舟師誤以船篙水濺侍女衣上李怒慶餘為
請以詩曰滿額鵝黄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
垂從教水濺羅裙濕知道巫山行雨歸李喜
而赦之

夏侯玄以鍾毓志趣不同而不與之交玄既被
桎梏時毓為廷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
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

宋嘉定間楊伯子為潮州守治聲赫然為三輔
冠士民相與肖像祠于學宮與工部尚書趙
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悦會除浙東庾節將行
辭先聖禮畢與諸生坐于講堂命取所祠像
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
年風月少兩鬢雪霜侵更莫留形迹何須問
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
當時士子有戲綴其尾云可憐趙工部獨樹
不成林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
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

魏周宣為中郎善解夢人有問曰吾昨夜夢見
芻狗其占何也宣曰君當得美食有頃果遇
豐膳後又問曰昨夜復夢芻狗何也曰君當墮
車折脚果如宣言後又問昨夜仍夢芻狗何
也曰君家當火宜戒之俄而火起因問曰吾
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曰
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眞夢無異又曰三夢
芻狗其占不同何也曰芻狗祭神之物君始
夢故待飲食祭訖則芻狗為車所轢故中夢
當墮車折足然見轢之後必為樵故後夢憂
失火也

布衣陸士規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于臨川
守不滿意升堂謾罵守懼以書白檜自解檜
怒甚陸請見不出促之再三乃令其子少相
者見之偶問及近作陸誦題黃陵廟一絕云
東風吹草陸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
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少相入誦之檜

吟賞良久即命見待之如初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手版題云海上釣鰲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為鈎線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鈎又問曰以何物為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為餌丞相悚然

宋王祈有竹詩兩句最為得意為東坡誦之曰葉垂千口劍榦聳萬條鎗坡云好則好矣要是十條竹竿一個葉兒也

魏徵寢疾太宗夢與徵別既寤涕泗沾臆是夕徵卒後為製碑有云昔高宗得良弼於夢中朕今失良臣於覺後

唐馬周疾甚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

柳機與族兄昂俱歷顯要後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機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懽笑

漢張湯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父還鼠盜肉笞湯湯乃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笞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肉具磔堂下父視其文辭如老獄吏遂使學獄書云

賈■常以歲除取一年所得詩祭以酒曰勞吾精神以是補之

嚴灌夫娶慎氏十年無嗣乃出之妻別以詩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收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灌夫悵然遂懽聚如初

新雨止聞鵲譟或以問東方朔朔曰必殿後枯樹上東向也果如言問何以知之朔曰以人事言風從東來鵲尾長傍風則順立背不滑

魏周恭為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毓調曰公釋褐政府三十六日擁益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恭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

宋徐湛之武帝長女會稽公主子也武帝微時貧甚有衲布衣襖皆敬皇后手自作帝既貴

以付主曰後世有嬌奢者以此戒之及文帝欲殺湛主以錦裝盛布衣擲示上曰此我母爲汝父作此衲衣今日有一頓飽飯便欲殺我兒子遂免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荆蠻敢與大邦爲讎習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習襄陽人孫太原人故以相戲也

韓魏公在相府時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公且留爲暮年懽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後周熊安生學爲儒宗在山東時或誑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舊有碑爲村人埋匿安生便掘地求之不得遂年訟焉據稱去安生七十三世矣冀州刺史鄭譙判曰七十三世以今揆之乃是羲皇上人且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安生猶率族人向冢哭時

孝武嘗問顔延之曰謝莊月賦何如答曰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月詩始知生爲久別離死爲長不歸

大曆中荆州有馮希樂者善佞嘗謁長林縣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初入縣界見虎狼相尾西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大虫食人令戲詰之馮遽曰是必掠食便過

魏收折節讀書夏月坐板床隨樹蔭諷誦以文章顯然素性薄舉動輕狂人目爲驚蛺蝶

唐趙仁獎在王戎墓側善歌黃麞景龍中負薪詣闕云助國調鼎即除臺官中書令姚崇曰此是黃麞邪授以當州一尉惟以黃麞自衒宋務光嘲之曰趙仁獎出王戎墓下入朱博臺中捨彼負薪登玆列指行人不避驄馬坐者惟聽黃麞有頃一夫負兩束薪曰此合拜殿中人問其由曰趙以一束拜監察此兩束豈不合授殿中

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汝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晉武毅公翰江南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侍臣皆賦詩翰以武臣獨不預乃陳曰臣少學詩乞應詔太宗曰卿武人以刀字為韻因以寄意曰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嘗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尤識陣雲高庭前昨夜風起羞見蟠花舊戰袍太宗喜為遷數官

元豐中高麗遣一僧入貢頗辨慧命楊次公苑伴一日赴筵出令曰要兩古人爭一物僧先曰古人有張良有鄧禹爭一傘良曰良傘禹曰禹傘次公曰古人有許由有晁錯爭一葫蘆由曰由葫蘆錯曰錯葫蘆

談資卷四 終

談資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秦鳴雷撰鳴雷字子豫臨海人嘉靖甲辰進士第一官至南京吏部尚書其書采錄古事不分門類亦不次時代不註出典龐襍糅錯莫窺其去取之意如齊王木履一事乃蘇軾戈子之戲言亦據為實事錄之其無所别擇可知矣

學圃藼蘇六卷

〔明〕陳耀文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五年東棐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圃藼蘇六卷》提要

學圃藼蘇叙

同郡王祖嫡撰

昔子産使晉，叔實沈臺駘之崇，平公及叔向曰：博物君子也。繇斯推之，兩間至大，何者非所當知，而玩物喪志，世儒每以為戒。即如若言唐參汾洮，寧可損悟耶。喪志之訓，為逐末遺本若發冢，奈何寡陋甚藉以自文也。吾鄉陳晦伯氏，蚤負異質，舞象之年，問字徵事，已驚長老。迨暨第後，購藏日富，讐校益勤，其壯閱

中、間署多暇、綜攬群籍、摘其奇
僻、成書六卷、曰學圃萱蘇、蓋寄
興灌園、取萱草忘憂、皋蘇釋勞
之義、而間載天子圖書山海神
怪稗官瑣錄、亟直攄艷資談卒
有質之於今之卜、或薜荑楛矢之
類、而茫然無以質也、若當謂國
有人乎、學士大夫持刺落支離
之說、謂散精名物、博而寡要、施
之於政則舛、然子產相鄭、國人
愛之如親戚、孔子遇之、如兄弟、
斯文何也、以余所觀悔伯自謂

迺至憲臬所在有聲、而兵備淮
揚、鋤莠植良、法紀大振、語具兩
郡涖政錄中、不待擅該洽而已、
說者多惜君宦轍坷坎、弗克厥
用、夫虞卿不棄相印、其所樹立、
不過如穰應輩第極耳、而窮愁
著書、千載而下、猶為藝林向慕
悔伯所著、奚啻十倍虞氏、求代
遼遠、寧鮮子雲、榮名無既、其謂
是哉、其謂是哉、
萬曆丁丑七月之望

學圃萱蘇叙

夫經以載道史以紀事信文教之冥筌秕莸之鴻概矣顧其存而不論諱而不録者稗官野史云胡可廢也余耽學専愚殆成書癖凡事絶常篇得於探綜所及者即随筆疏之三十年来無慮数千百紙西遷太僕道遠莫致其署後亭有雙檜馬交陰蔽翳可以袪溽怡神偃仰甡游逌然有登楼思舊之感因占往記蕞次成編題曰檜林雜志移疾歸耒養拙學圃樹萲萲之萱艸對韡韡之阜䕷觀榮落於四時忘老矣之将至補潤前帙爰易今名憂勞忘釋寄之花卉之間博奕猶賢綴此遺逸之湍非冀藏之名山播於士大夫也邑侯南峯謁余梓之夫太玄絶倫尚云覆瓿論衡度越祇以助譚是編也其将謂之何矣然順天委命辨義慎微發潜德之幽光浣前修之負俗鑒戒勸仰不無少裨世教通人大覩庶其觧順云爾南峯政尚清修學為博物此刻其一斑也併書之以識歳月

萬暦五年丁丑二月之望

學圃萱蘇卷之一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咸林東　棐體忱甫正

孝經鉤命決云天地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謂之五運注云形象未分謂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初氣形之端謂之太始形變有質謂之太素質形已具謂之太極五氣漸變謂之五運

麗山氏分布元氣各生次序產生山谷（遁甲開山圖）

元氣濛鴻萌牙玆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啓陰感陽分布元氣乃孕中和是爲人也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爲雷霆左眼爲日右眼爲月四肢五体爲四極五嶽血液爲江河筋脉爲地里肌肉爲田土髮髭爲星辰皮毛爲草木齒骨爲金石精髓爲珠玉汗流爲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爲黎甿以天之生稱曰蒼生以其首黑謂之黔首亦曰黔黎其下品者名爲蒼頭今人自名稱黑頭蟲也或爲裸蟲蓋盤古之後三皇之前皆裸形焉（帝王五運歷年記道經）

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錬五色之石以補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列子）貢臏抵占城旁有西

棚國見天一偶有少瘕極明亮土人稱曰天門一曰天際國古云女媧氏之所不至也（異域志）

俗說天地初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摶黃土爲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絙泥中舉以爲人故富貴賢知者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引絙人也（風俗通）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媧廟云是摶土爲人民之所乃古跡在焉（錄異記）

女媧地出社宇天墮（抱朴子）

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淮南子黃帝古天神）

華胥生男子爲伏羲女子爲女媧故世言女媧伏羲之妹（春秋世譜）

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爲夫妻又自羞恥兄即與其妹上崑崙山呪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爲夫妻而烟即合若不使烟散於是烟即合其妹即來就兄乃結草爲扇以障其面今時人取婦執扇象其事也（獨異志）

盧仝云女媧本是伏羲婦

鄭玄六藝論曰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始作十二言之教方叔機注曰九頭紀一五龍紀五攝提紀七十二合洛紀三連通紀六序命紀四凡九

十一代

遂皇燧人始出握機矩表計實其刻白蒼牙通靈伏羲昌之成文王孔演命明道經慶義作易仲命德維紀衜周文增通八八之節轉序三百八十四爻以繫王命之瑞故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易通卦驗

史漢司馬遷東方朔傳俱引易豪釐千里之語顏師古注曰盖易彖之別記也經解引易此語孔穎達疏曰此易係辭文也歐陽永叔傳易圖序云余讀經解此語考于今易無之豈易今亦有亡者耶是亦不得爲全書也俱不及此選竟陵王行狀注引易乾鑿度云

八卦之畫即古文天地風山水火雷澤字乾鑿度

孫璜表曰皇羲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典略

伏羲燧人始名物蟲鳥獸春秋命曆叙

伏羲六佐金提主化俗鳥明主建福視默主災惡紀通爲中職仲起爲海陸陽侯爲江海論語摘輔象

宋均云陽侯主江海事余謂陽侯爲水神即祝融爲海神之類淮南子武王渡孟津陽侯之波逆而擊之高誘曰陽侯陵陽國侯近水溺死應劭曰陽侯古諸侯有罪投江其神能爲大波疑皆杜撰

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德信濃厚若神故名神農禮含文嘉

神農就田作耒耜天應以嘉穀地應以醴泉禮含文嘉

羊頭山下神農泉北有穀關即神農得嘉穀處魏地形志

太原神釜岡有神農嘗藥之鼎在焉咸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名神農原一名藥草山山中有紫陽觀世傳神農於此辨藥者也述異記

隨郡耒陽縣有山壁直千仞岩上有石室古名爲神農窟窟前有百藥叢茂莫不畢備異苑

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豈每世賢哉牧民易也尸子

黃帝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鬻子

聖人興起不知姓名當吹律聽聲以別其姓黃帝吹律以定姓是也易是類謀

炎帝者黃帝同父異母兄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賈子

黃帝與炎帝爭爲天子教熊羆貔虎以戰于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績論衡

黃帝使百辟群臣受德教者先列珪玉於蘭蒲席上燃沉榆之香舂雜寶爲屑以沉榆之膠和之爲泥以塗地分別尊卑華戎之位也拾遺記事出封禪記王融疏云天移雲動勤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蹤七十集三燭于蘭席聆萬歲之禎聲豈不韙哉南齊書

帝登恒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於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令寫爲圖作祝邪之文以祝之軒轅本紀

黃帝合鬼神于泰山風伯進掃雨師灑道韓非子

黃帝游于崑崙宮赤水北及南望還歸而遺其玄珠使明目人離婁求之不得使罔象求而得之後爲震蒙氏之女奇相竊其玄珠沉海去爲神軒轅本紀

黃帝周遊行時元妃螺祖死于道帝祭之以爲祖神令次妃嫫母監護于道以時祭之因以嫫母爲方相氏軒轅本記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問至道之精廣成子曰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故吾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莊子

汝州臨汝縣南十八里廣成坡之西垠有小山曰崆峒即黃帝訪道地廣成子所隱也廣成祠在山麓其顛有洞穴如盎每將風雨則一白犬自穴出田夫以爲候亦名曰玉狗峯耆老云若九春三秋天景清霽必有素霧自岳起須臾粉堞青甃彌亘數里樓殿轇轕殊木異葩數息中霧勢散漫不復見矣謂之崆峒化城小說舊聞記

唐汝州刺史盧貞碑畧云爾雅曰北戴斗極爲崆峒其地絕遠華夏之君所不至禹跡之內山名崆峒者有三焉其一在臨洮秦築長城之所起也其一在安定二山高大可取財用彼人亦各於其處爲廣成子立廟而莊生述皇帝問道崆峒遂言遊襄城登具茨訪大隗皆與此山接壤則臨洮安定非問道之所明矣 史注常昭曰在隴右括地志云在肅州福祿縣恐誤

仲長子云廣成游于九山之巔往來嶕嶢嶕嶢在洛

之永寧九山在鞏有廣成廟碑號九山府君有太華元子之稱路史

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莊子

唐至德二年洞庭側有穿地得古鐘有古篆文黃帝時樂器也永泰二年巴陵令康通中得采藥人石季德於洞庭鄉采藥得古鐘上有篆文岳州刺史李萼進之可明莊子洞庭張樂之言不妄雲笈七籤

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謀而親不約而成大有成

功此之謂四面也。尸子 呂氏春秋云黃帝立四面。

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不食五穀啗沙呑石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嘆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之立兵以制八方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為殄滅拜伏 龍魚河圖

黃帝伐蚩尤玄女為帝製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

里連震三千八百里 黃帝內傳 黃帝在位諸侯于東海流波山得奇獸狀如牛蒼身無角一足能出入水吐水則生風雨目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牛帝令殺之取皮以冒鼓擨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 軒轅本紀

黃帝斬蚩尤蠶神獻絲乃稱織維之功 黃帝內傳

黃帝殺蚩尤其血化為鹵今之解池是也 王氷黃帝經序

黃帝殺蚩尤棄其桎梏變為楓木脂入地千年化為琥珀 山海經

黃帝之治天下百神出而受職于明堂之庭帝乃采銅于首山作大鑪鑄神鼎于山上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龍七千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史記 子華子

竹書云黃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削木為黃帝之象帥諸侯以朝之故博物志亦曰黃帝仙去其臣思戀罔極或刻木立像而朝之或取其衣冠而葬之或立廟而四時祀之七年不還乃立顓帝左徹亦仙去也 抱朴子今本稍異

括州括蒼縣縉雲山黃帝游仙之處有孤石特起高

二百丈峯數十或如羊角或似蓮花謂之三天子都有龍鬚草云群臣攀所墜者 郡國志

鏡湖俗傳軒轅氏鑄鏡于此今有磨鏡石石上不生蔓草 述異記

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哆四目靈光實有睿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綠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治百有一十載都於陽武終葬衙之利鄉亭 春秋元命包

學書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也禮不以子卯舉樂

啟夏以子卯日亡也。（論衡）五行書、倉頡丙寅死。倉頡墓在北海、俗呼為藏書臺、有碑二十八字、周時莫識、遂藏之書府、至秦時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漢叔孫通識十二字。（任昉述異記）

干寶晉武革命論云、鴻黃世及。以一民也。黃帝內禪。体文德也。（晉紀）

左傳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賈逵杜預曰、帝鴻黃帝也、按山海經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于云世及則賈杜似誤、唐逢行珪（鬻子注）云、軒轅氏少典次子、父曰帝鴻氏、（路史謂帝鴻為黃帝子、帝俊是黃帝字、無稽、）

顓頊者、顓猶專、頊猶愉、十三而王、以致太平、常自愉倹嫌約自小之意、故兩字為謚（五經通義）

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春秋命曆序）

帝嚳十五而佐顓頊蒞政、（鬻子）

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宮、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盤、俄頃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盤瓠、遂畜之、時戎吳强盛、帝患其侵暴而征討不尅、乃募天下有能得戎吳將軍首者、購金千斤、封邑萬戶、又妻以少女、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群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為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為僕鑒之結、著獨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班蘭、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有邑君長、皆賜印

綬、冠用獺皮、取其游食於水、今即梁漢巴蜀武陵長沙廬江群夷是也、用糝雜魚肉、叩槽而號、每祭盤瓠、其俗至今、故世稱赤髀橫顙。盤瓠子孫。（風俗通 搜神記）

辰州盧溪縣西有武山、高可萬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數萬人、中有石牀、槃瓠行跡、今案山窟前有石羊石獸、古跡奇異尤多、望石窟大如三間屋、遙見一石、仍似狗形、蠻俗相傳云、是槃瓠象也、（黃閔武陵記）今其中種有四、一曰七村歸明戶。起居飲食類、省民但左衽。二曰施溪武源歸明蠻人。三曰山猺。四曰犵獠。雖自為區別、而衣服趨向、大畧相似、土俗以歲七月二

十五日種類四集扶老携幼宿於廟下五日祠以牛彘酒鮭椎鼓蹈歌謂之𣗥惟不用大云〔辰陽圖經〕

堯先居唐後居陶丘故曰陶唐氏〔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

堯八眉舜四童子八者如八字也〔尚書大傳〕

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綉之綺弗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泆之樂弗聽也宮垣屋室弗堊色也榱桷柱楹弗藻飾也茅茨之蓋弗翦齊也糲粢之絓餟不斁畫不更爲也滋味重累弗食也溫飯煖羹不酸餒不易也不以私曲之故留耕種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于無爲〔六韜李周傳註〕

堯時有獬豸緝其毛爲帝帳〔田俅子〕

堯爲天子蓂莢生于庭爲帝成曆〔田俅子〕

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說文〕

堯遭大水填星逆行入水府〔元魏書觀象賦注〕

堯殺其長子考監明〔莊子註〕

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唯賢者爲不然〔荀子〕

堯避舜于濟陰今定陶有堯冢信乎〔袁子正論〕

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故曰丹朱〔尚書逸篇〕山海經云帝堯臺帝丹朱臺帝舜臺各二臺臺四方在崑崙東北又云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帝丹朱葬于陰郭璞注云今丹陽復有丹朱冢竹書亦曰后稷放帝丹朱于丹水與此義符丹朱稱帝者猶漢山陽公死加獻帝之謚也

小城陽城在陽城西南半里許俗云因堯城〔續述征記〕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洲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末年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丹朱使不得與父相見也〔史記正義元和志云十道志已錄今不欲去之〕王僧辨上元帝表云閭闔受白登之辱象魏致堯城之疑〔梁書〕

汲冢瑣語曰舜放堯于平陽取之帝位識者因以禪授爲疑據山海經謂丹朱爲帝得非舜雖廢堯仍立堯子又奪其帝位者乎〔史通〕

廣固城西十里有堯山堯巡狩所登遂以爲名山頂有祠祠邊有栢樹枯而復生不知年代〔三齊畧記〕

宜昌縣江之左岸絕崖壁立數百丈飛鳥所不能棲有一火爐插在崖間望見可長數尺父老傳言昔洪水之時艤舟崖側以餘燼插之崖側至今猶存故先後相承謂之插竈也〔水經注 [illegible]記〕

山海經云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落爲沃焦（成玄英莊子注疏）

莊周云昔者十日並出草木焦枯淮南子亦云堯乃令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烏盡死離騷所謂羿焉畢日烏焉落羽者也歸藏鄭母經云昔者羿善射畢十日果畢之汲郡竹書云胤甲即位居西河有妖孽十日並出明此自然之異有自來矣傳曰天有十日日之數十海外東經云湯谷上有扶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經又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明天地雖有十日自使以次第迭出

運照而今俱見爲天下妖災故羿稟堯之命洞其靈誠仰天控弦而九日潛退也假令器用可以激水烈火精感可以降霜回景然則羿之鉃明離而斃陽烏未足爲難也若搜之常情則無理以然推之以數則無往不通達觀之客宜領其玄致歸之冥會則逸義無滯言奇不廢矣（山海經注）

帝羿有窮氏與呉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抑首而愧終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稱之（世紀）

姮娥羿妻也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而奔月將往枚筮之于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其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歸藏淮南靈憲）

許由堯時爲布衣巢居穴處無杯杅每以手捧水而飲之人有見其飲無杯以瓢遺之許由受之以瓢操飲飲畢輒掛于樹枝風吹樹瓢搖動歷歷有聲由尚以爲煩擾取而棄之（古今樂錄）

許昌城本許由所居也大城東北九里有許由臺高六丈廣三十步由恥聞堯讓而登此山邑人慕德故立此臺（戴延之西征記）

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產舜（劉耽呂梁碑）

虞舜耕于歷山得玉曆于河際之巖舜知天命在已體道不倦（搜神記）

舜事親養兄爲天下法其游也得六人曰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也（尸子）

舜耕歷山歲不熟舜糶其母詰糴每還錢與米問之子也因相抱歸拭其父目尋自明堯聞而妻之（[illegible]）

舜糶於平陽中父認之乃舐其目目以光明（真源賦）

史記舜爲父母淘井取金銀安罐中與父母（御覽）

瞽叟使舜滌廩舜告堯二女二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汝裳衣龍工往入井瞽叟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去時既不能殺舜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注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 列女傳 通史

河中府有舜井二井南北相連可秉炬而入史記所謂穿空旁出者也公府中井脉皆鹹獨此水甘美俗傳飲者愈疾宋眞宗駕駐河中觀之賜名廣孝泉作賛記之 王海

孟子曰舜生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坊記注

元魏張淵觀象賦嘉黄星之靡鋒明虞舜之不競注昔舜將授禪于堯先有星見見而無鋒芒言舜當用土德王天下星見而無芒角者示揖讓而受不以兵事爭競也 本傳

羅泌路史云帝舜十有七年天見妖孽黄星靡鋒
帝乃死注引此謚之且以魏爲宋焉然耶

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于墻食則覩堯於羮 后漢李固傳

公孫尼子曰舜牧牛於潢陽堯舉之以爲天子公孫弘曰舜牧羊於黄河遇堯舉爲天子

孔子曰舜以天德嗣堯西王母來獻白玉琯 尚書大傳

章帝時零陵人文子景於伶道舜祠下得笙玉琯 漢風俗通
說文云前文學姓奚

孔子曰簫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其爲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如物之動人雷動獸禽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是以聖人務其本 樂動聲儀

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燭于玉燭息于永風食於膏火飲于醴泉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溪滿焉螻螘之穴亦滿焉由此觀之禹湯之功不足言也 尸子

蒲衣子八歲舜讓以天下 尸子

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善商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財其治天下見人有善則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則如己有過此有虞氏之盛德也 尸子

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乃使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禹不

敢怨而反事之官爲司空（呂氏春秋）

堯欲禅舜共工鯀諫以爲不可舜即位殛鯀于羽山流共工于凼州也（竹書紀年）

舜作室築墻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淮南子）

舜葬蒼梧象爲之耕（帝王世紀）

按蒼梧山連五嶺地氣歊癉雖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塗況以萬乘垂殁之年而堪巡幸其國兼復二妃不從孤魂澅畫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若夏桀放于南巢趙嘉遷于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其艱棘未若斯之甚也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史論）

朝歌有獄臺相傳爲禹囚虞舜之宮（述異記）

湘水去岸三十許里有相思宮望帝臺舜南巡不返殁葬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思慟哭淚下沾竹文悉爲之班班然（述異記）

大舜之陟方也二妃從征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瀟者水清深也（水經注）

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斬湘山之樹而赭之（河圖玉版）

（史論）

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注云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列女傳曰二女死於江湘之間俗謂爲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爲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虙妃也此之爲靈與天地並矣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

復總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即令從之二女靈達鑒通無方尚能以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當不能自免於風波而有双淪之患乎假復如此傳曰生爲上公死爲貴神禮五岳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爲夫人也參互其義義既混錯錯綜其理理無可據斯不然矣原其致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爲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

唐張文規牧弘農日獲伐墓盜云盧氏縣南山堯女冢近亦開伐獲一大珠并玉盌莫計其直餘宝器極多公遣按驗無異旋獲其黨皆在商州冶務中（尚書故實）

史傳地理書俱不載此冢且堯女舜妃者死於湘嶺列茅茨土階不宜有厚葬事此墓果何人哉（劉賓客嘉話）

山海經商均本曰義均以封商曰商均帝王世紀

女英生商均舜崩後隨子徙封所故卒葬在焉（路史）

山海經蒼梧之野舜與叔均所葬也（注商均）又云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以此証堯女事詎可憑耶

會稽山下有虞舜巡狩臺臺下有望陵祠帝舜南巡

葬於九疑民思之立祠曰望陵祠

衡山九疑皆有舜廟太守至官常遣戶曹致祀則如聞絃歌之聲（湘中記）

道州有舜祠凡遇正月初吉山狙群聚到祠傍以千百數跳踉奮擲狂奔疾趣如是者五日而後去次猶亦如之三日乃去土人謂之狙猶朝廟（稗史志異）

瞽叟爲舜父而放之象爲舜弟而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韓非子）

堯使鯀治水不勝其任遂誅鯀於羽山化爲黃能入于羽泉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白黃能即黃熊也陸居曰熊水居曰能按今江淮中有獸名能熊蛇之精至冬化爲雉至春復爲蜩吳中不食雉毒故也（述異記）

禹得道仙人也古有大禹女媧十九代孫大禹壽三百六十歲入九嶷山仙飛去後三千六百歲堯理天下洪水既甚人民墊溺大禹念之乃化生于石紐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愛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及長能知泉源代父鯀理洪水堯帝知其功如古大禹知水源乃賜號禹（遁甲開山圖）

廣柔石紐縣禹所生也今夷人共營其地方百里不

敢畜牧有罪逃其野中捕者不敢追之畏禹神能藏三年不爲人得則共原之言爲禹神所祐也（華陽國志）

蜀石泉縣有禹廟相傳禹六月六日生（吳越春秋注）

荀仲豫云禹十二爲司空（傳子）

伯禹隨山濬川起自積石鑿龍門至一空穴入空穴之時孔八尺稍入幽闇不可復行禹乃負火而入有黑蛇長十丈頭有角啣夜明之珠以與禹（拾遺記今本異）

禹娶塗山氏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illegible]

北方而生啓淮南子
禹理洪水、觀于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淫、言畢授禹河圖、言治水之事、乃還入于淵、尚書中候
禹乘二龍、郭支爲馭、抱朴子
禹治洪水、至牧德之山、見神人焉、謂禹曰、勞子之形、役子之慮、以治洪水、無乃怠乎、禹知其神人、再拜請誨、神人曰、我有靈寶五符、以役蛟龍水豹、因授禹、而誡之曰、事畢、可秘于靈山、禹成功後、乃藏之於洞庭苞山之穴、至吴王闔閭之時、有龍威大人、得符獻之

吴王、以示群臣、皆莫能識、乃令賫符以問孔子曰、吴王閒居、有赤烏銜此書、以至王所、莫辨其文、故令遠問、孔子曰、昔禹治水于牧德之山、遇神人授以靈寶五符、後藏于洞庭之苞山、君王所得、無乃是乎、赤烏之事、其所未聞、吴越春秋 見甄正論
禹治水、三至桐栢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搜命夔龍、桐栢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商章氏兜氏盧氏犂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踔、疾奔輕利、倏忽間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鵄脾桓胡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聚繞、以千數、庚辰持戟、逐去、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徙之淮陽之龜山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後、皆圖此形者、免淮濤風水之難、古岳瀆經 山海經曰、水獸好爲雲雨、禹鎖之于軍山之下、其名巫支祈、
禹案黃帝中經、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疑山東南曰天柱山、號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

爲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山、殺白馬以祭之、仰天而嘯、忽然而臥、夢見赤繡文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簡書、知導水之方者、齋于黃帝之岳、三月、更求之、禹乃退齋三月、登宛委山、發石、果得其文、乃知四海之根、百川之理、鑿龍門、通伊闕、遂周行天下、四瀆、所至名山大川、召問其神、使益疏記之、爲山海經、吴越春秋
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行遠、山海不造、然則山海之造、見物博也、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

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論衡）
陳氏書録解題云朱子謂山海經淮南子殆因天
問而著書說者反取二書以證天問可謂萬世絶
識按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
聞而識之史記云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
敢言抱朴子云東方生啖鐵之歟劉子政貳負之
尸實賴大荒之籍尚書故實云漢武時有獨足鶴
人皆不知東方朔云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
果是因敕廷臣皆習山海經夫列子出靈均之前
董馬方朔與淮南同時謂因天問著書得耶山海

云有壽麻之國呂氏春秋云南極壽麻豈山海又
為呂覽著耶
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靡木雷雨晝冥以明將去
虞而適夏也（樂稽耀嘉　白虎通）
鄺善長云太湖之東岸嶺山俗說本在太湖中禹治
水移進近東又西南有兩小山如卷岸云禹所用牽
山也（圖經）
古者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於孟門之上大溢逆
流無有丘阜高陵盡皆滅之曰鴻水禹於是疏河決
江十年不闚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生偏枯之病步

不相過人曰禹步（尸子）
禹集諸侯于塗山之夕忽大風雷震雲中有甲馬及
卒一千餘人中有服金甲及鐵甲者其不被甲者以
紅絹帕抹其頭額皆佩刀以為從衛至禹所云海神
來朝禹問之對曰此抹服乃武士之首服也一云風
伯雨師自此為用及秦始皇巡狩至海濱亦有神朝
皆戴抹額緋衫大口袴以為軍容（二儀實録　古今注）
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禹受于玄宮有大神人面
鳥身降而輔之司禄益食而民不飢司金益富而國
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

四方歸之闢地以王（隋巢子）
禹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野防風氏後至殺之夏德
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還
至南海經防風防風之神以塗山之戮見禹使怒而
射之有迅雷風雨二龍升去神懼以刃自貫其心而
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名貫胸
國（括地圖　博物志）
尸子曰四夷之民有貫胸者有深目者有長肱者
黃帝之德嘗致之又似在前
今吳越間防風廟刻木作形龍首牛耳連眉一目禹

會塗山防風後至誅之其長二丈骨專車今南中民有姓防風者即其後也皆長大俗云祭防風奏防風古樂截竹長三尺吹之如狗嘷三人被髮而舞今湖州武康防風故國也（述異記）

禹堙洪水至荆州見有海眼泛溢無恒禹乃鎔石造龍之宮室寘于穴中以塞其水脉（息壤記）

補闕熊皎云廬山有上霄峯者去平地七千仞上有古跡云是夏禹治水之時泊船之所鑿石爲竅以係纜焉磨崖爲碑皆科斗字隱隱可見（王學聞話）

塗山禹會萬國之所有石船長一丈云禹所乘者宋

元嘉中有人于船側掘得鐵屐一雙（郡國志）

唐太原王賈行迹神異與杜暹俱爲婺州叅軍同列相得甚歡與暹同部領使于洛陽過錢塘江登羅刹山觀浙江潮謂暹曰大禹真聖者當理水時所有金櫃玉符以鎮川瀆若此杭州城不鎮壓尋當陷矣暹曰何以知之賈曰此石下是可相與觀因令暹閉目執其手令暹跳下暹忽閉目已至水底其空處如堂有大石櫃高丈餘鎖之賈手開其鎖去其蓋引暹手登之因同入櫃中又有金櫃可高三尺金鎖鎖之賈曰玉符在中然世人不令見暹觀之既已復接其手令騰出進距躍則至岸矣（紀聞）

禹卑宮室盡力溝洫百穀用成神龍至靈龜馴服玉女降敬養天賜（禮含文嘉）

會稽山下有禹廟廟有聖姑像禮樂緯云禹治水畢天賜神女聖姑即其像也（水經注）

平陽擊石山谷爲之調大禹吹笛風雲爲之動（庾信集）

會稽山上有禹冢昔大禹即位十年東巡狩崩于會稽因而葬之有鳥來爲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刑無赦（水經注）

同州韓城縣北有安國嶺東臨大河上建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像冕服豕首祭謁用豕用則大風拔木

發屋災被百里（蘭叢談遺）

鯀治水無狀爲舜殛死復使禹續鯀之業禹爲鯀子以情義處之縱無說以全其父疑亦不能恝於其親者雖鯀以罪殛禹無可辭但人子之心欲處之而安當以去之爲得或曰舜不以鯀故廢禹公也禹若爲鯀故遠舜私也聖人以天地爲量不可以私心窺也然公私之辨可有父子之倫不可昧孔子曰食稲衣錦汝安則爲之聖人處事但欲求之於心而安孟子荅桃應瞽叟殺人之問則云竊負而逃盖謂舜當此時可以無天下不可以無父

義有重於得也噫禹無間然矣父子天倫也聖人
當自有説(蘭叢識遺)報平王而不能效伯禹而安忍(纂異)
漢陽縣西栢泉寺有古井世傳大禹植栢於大別山
其根盤曲直至井底今栢根尚存(山川紀異)
吳越檢校禮部尚書錢文炳元璙姪也顯德中入京
爲供奉開寶五年其妻丘氏卒炳幼精青烏之兆得
一穴於報恩院側古松林中有僧常泰云此地據山
之崗當是古賢之墓尚書不可重營炳不從督役開
之果古墓也石板數重柩已成灰惟骸骨在石上長
踰丈所脛骨三尺明若金色東畔一銅鐺皆青花西

畔一古劍已碎餘大玉環在鞘亦玉刻爲合抱美蓉
王色瑩然炳心欲之不令役入自斛而下忽一黑蜂
大如毬子從劍下飛出於炳右眉螫之炳便悶倒頭
大如斗舁還而卒常泰掩之翌日其子知玄號踊之
極冥然困寐忽夢一古丈夫長丈餘被魚鱗甲握大
劍跣足足色如金前語玄曰我帝堯時鯀余氏也與
陶臣氏烏陀氏同禹理水以功封吳卒葬於此當時
此地乃海東漸之山也宅兆其吉居之極安汝父開
吾石板周已非義而輒欲奪吾玉劍過䟀大焉今雖
擊死然隸吾籍中吾任冥府大有所主汝父且無苦

勿念之遂驚覺由是推之墓之吉凶始自盤古由堯
至于開寶幾數千年矣各有定分則不可妄干案墓
地者尚鑑茲哉(錢希白記洛史亦載)
皋陶暗而爲大理天下無寃刑有貴乎言者也(文子)
觟䚦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獄其罪疑者
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故皋陶敬羊起坐
視之(論衡)
管仲妾婧云睪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云睪子者
皋陶之子伯益也(列女傳) 秦益後益即皋陶子也(仲長統昌
言)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

益字隤敳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水經注)
伯益干啓位啓殺之(竹書)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天問)
禹授益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
傳之益也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戰國策)
伯益受誅正書無證推而論之猶可覈也何者舜
廢堯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機權勢
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其事不成自貽伊咎(史通)
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爲子氏爲有湯也命后稷爲姬
氏爲有文王也太王命王季明天瑞也太伯之吳遂
生源也(史年表)

稷爲兒以種樹爲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爲弄(論衡)后稷
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毛詩傳)
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山海經)
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爲龍不可近俄而復爲婦人甚
麗而食人桀命爲蛟妾告桀吉凶(述異記)
桀時太山走山石泣先儒說桀之將亡泰山三日泣
今泰山山石遠望之若人泣蓋是也周武謂周公曰
桀爲不道走山泣石(上)
夏桀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將起在西
者沉沉將滅若疾雷之聲問于馮夷曰何者爲殷何

者爲夏馮夷曰西夏東殷於是費昌徒族歸殷(博物志)
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桀之瓦屋以辟風雨(論衡)世本曰
昆吾作陶史記博物志亦云桀作瓦蓋是昆吾爲桀
作也
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
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
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
告其隣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
故命之曰伊尹(呂氏春秋)
后桀命扁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愛

二女無子焉斲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而
棄其元妃于洛曰妹嬉氏以與伊尹交遂以夏亡(紀年)
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嬉女焉妹嬉有
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
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殷亡(國語)
桀爲無道干辛任威國人大崩湯欲令伊尹往視曠
夏恐其不信湯乃親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
于亳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衆民心積
怨皆曰天命不恤夏命其卒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
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

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鬭西方日勝東
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乃令師從東方出于國西以
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体離散爲天下戮(呂氏春秋)
注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作美玉誤
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
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
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管子)
按此亦云女華故知紀年琬琰之說不妄
湯欲伐桀伊尹請且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
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

湯乃謝請服入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與師伐桀殘之遷于南巢說苑

湯放桀也居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于齊齊士民往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徙于魯魯士民復奔湯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尚書大傳

自禹至桀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汲冢紀年

三皇垂策五帝繫手唐虞按轡禹湯馳轅雖使周公御仲尼促節周不可已也陸子

考靈差德知尭步舜驟禹馳湯騖德有優劣故行轉疾也論語撰考讖

尭湯之時三年耕餘一年食謂之升平九年耕餘三年食謂之登平二十年耕餘七年食謂之太平兎園策注

東海之鱉謂埳井之蛙曰夫海之大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加損莊子

禹之為水以身解于陽盱之河湯之旱以身禱于桑山之林淮南子

高誘之表曰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人之用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者鄭聘南北史嵩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為貪也因乃讓天下于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于子務光因自投於沠莊子

成湯大聖覩野魚而有逐獵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三國志秦宓傳

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知也夫至知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韓子

緣鵠飾玉后帝是享天問

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說湯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史記

九主者有法君勞君等君授君專君破君寄君固君三歲社君凡九品法君謂用法嚴急之君若秦孝公及秦始皇等也勞君謂勤勞天下若禹稷等也等君等者平也謂定等威均祿賞若高祖封功臣侯雍齒也授君謂人君不能自理而政歸其臣若燕王噲授子之禹授益之比也專君謂專己獨斷不任賢臣若漢宣之比也破君謂輕敵致寇國滅君死若楚代吳濞等是也寄君謂人困于下主驕于上離析可待故孟軻謂之寄君也固君謂完城郭利甲兵而不脩德若三苗知伯之類也三歲社君謂在襁褓而主社稷若周成王漢昭帝等是也劉向七錄固本作國

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遷移中國謂之匈奴樂彥括地譜

奇肱民善爲栻杠以殺百禽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至吹其車至豫州湯破其車不以視民十年東風至乃復作車遣返其國去玉門關四萬里博物志

殷湯陵在汾陰後魏太和中有縣人張恩破陵求物先有石弩以銅爲鎖盜開埏門矢發中三人皆斃恩便爲他計卒取得墓中物其物多是鐘磬及諸樂器再得其銘恩恐人知以銘投之汾水後事泄爲主司所理乃于水取得其銘曰吾死後二千年終困于恩由是執事不復深加其罪寰宇紀別見聖賢冢墓記

昔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雖咸有天才然皆七十餘乃升爲王伯師桓譚新論

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官奴海內荒亂立爲世師鶡冠子

商仲壬即位居亳崩其卿士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汲冢紀年

東海張霸百兩篇云伊尹死天霧三日論衡

昔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爲諂諛使其君樂須臾之樂而忘終身之憂尸子

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則大喜以爲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而奪己愛也乃僞俯而泣曰君王年耄耶明既衰耶何惡[illegible]之若此而復謂之好也紂於是渝而以爲惡妲己[illegible]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道也乃欲以[illegible]王也王而弗誅何以華後紂則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晝閉惟恐紂之聞也潛夫論

淇水歷汲郡西南出朝歌西北東南逕朝歌其臺下俗謂之陽河水也紂在臺見老人㞬將渡水而沉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畏寒紂乃於此斮脛而視髓水經注

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馬金闕之歌帝昭洞曆記

朝歌鹿臺殷紂營之七年乃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風雨新序

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illegible]亟至周武受命論衡

紂有諛臣名爲左彊誇而目巧教爲象郎將至于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筯而羨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脛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與之俱亡入于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爲武王戰于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死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 史龜策傳

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紂桀不勝其惡 史通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不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

父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 漢書伍被傳

殷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 世紀

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 汲冢紀年

夏桀作傾宮飾瑤臺殫百姓之財殷紂作瓊室立玉門 汲冢古文

文王見詈于玉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于牧野 韓非子

希爲云昔者文王拘于姜里而武王羈于玉門卒斬紂之頭而懸于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 趙國策尸子同

王季歷國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姜里之醜時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匪懈亦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 呂氏春秋 文丁執王季於塞庫困而死 竹書

注云文王得歸乃築靈臺作玉門誤

桀囚于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桀于夏臺紂拘于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于姜里 淮南子

后稷封于邰七世孫古公亶父徙居岐山之周原后因爲氏曰周 漢揚子原廟注

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爲歷歷者嫡也太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 論衡

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 論衡

系本曰吳孰哉居藩籬宋衷曰孰哉仲雍字 史太伯注

王季歷葬于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天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 呂氏春秋

文王得赤烏而演易（易通卦驗）
太姒夢見周之庭產棘太子發取周庭梓樹樹之於
商闕間梓化爲松栢棫柞覺驚以告文王文王曰愼
勿言冬日之陽夏日之餘不召而萬物自來天道尚
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潦東流天下享于殷自發
之未生于今十年夷羊在牧飛鴻滿野日之出地無
移照乎（周書博物志）
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玄襪以立于令狐之津帝曰
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亦再拜稽首文
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訊

之曰而名爲望乎荅曰唯爲望文王曰吾如有所於
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得
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歸以爲卿士（竹書）
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
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
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
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
知其異（說苑）
磻磎中有泉謂之茲泉積水爲陲即太公釣處今謂
之凡谷有石壁深高幽邃人跡罕及東南隅有石室

蓋太公所居水次盤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
竿跪餌兩膝遺跡猶存是磻磎之稱也其水清冷神
異北流十二里注于渭（水經注）
太公少婿馬氏老而見去賣漿孟津天涼不售改圖
販麵復值大風屠牛朝歌天熱肉敗遂釣魚于渭濱
文王出獵載歸以師事之武王伐紂封侯于齊道遇
婦人其前妻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傾地令其收之
惟得少泥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抱
恨而死今有馬母塚（類林韓詩史注鶡冠子注）馬武曰反水不收
後悔何及（後漢紀）周王明廣云丁公入漢先獲至典之

殘馬毋叛姜自招覆水之逝（廣弘明集）姚賈對秦王曰太
公望齊之逐夫子良之逐臣（戰國策）鄒子說梁王曰太
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
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于湯呂望三就文王三
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于文王此知天命之審
故歸之不疑也（鬼谷子）
唐陸淳曰太公殷臣紂暴不諫反佐周傾之聖人宗
堯舜賢夷齊不賛伊尹謂此也（吹劍錄）
文王囚于姜里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之屬往見
文王文王爲臏右目者言紂之好色拊捊其腹者言

欲得其寶也蹀躞其足者使迅疾也於是周流求之
以獻紂（古今樂錄）
文王砥德脩政三年天下二垂歸之紂聞之曰余夙
與夜寐與之競行則若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
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
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冠雖獎必加於頭及未成請
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
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
黃羆青犴白虎文皮千合因費仲以獻紂乃免其身殺
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

以待紂之失紂聞之曰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
炮烙剖比干刳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淮南子）
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
言殷王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爲天神及言殷亡皆謂
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掩不備周之
所謫也（論衡）　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論衡）
武王伐殷舍於幾逢大雨馬衰與三百乘甲三千一
日一夜行三百里以戰於牧野（博物志）
武王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
伯將何之曰之殷膠鬲曰無我欺曰不汝欺也將伐

紂曰朅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殷郊子以是報
矣膠鬲以是日報紂是日雨甚卒病請休西伯曰膠
鬲已報其主以雨進兵救膠鬲之死也（呂氏春秋）
昔者紂爲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歃于淇溪右
歃于洹溪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爲難武
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
而有其民天下莫傷（韓子）
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
君也容曰非也視其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
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

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
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
君也容曰非也視其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
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不惡而嚴是以知之
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
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世紀）
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頸手汙於血不溫
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尸子）
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懸之赤旆（荀子正論）桀死于亭
山紂懸于赤旆（解蔽）

武王伐紂紂赴火死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于太白之旌齊宣王憐釁鐘之牛睹其色之觳觫也楚莊王赦鄭伯之罪見其肉袒而形暴也君子惡惡不惡其身紂晁赴于火中所見悽慘非特色之觳觫袒之暴形也就斬以鉞懸乎其首何其忍哉（論衡）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于策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問卜者占云祟在周丁侯恐懼乃遣使者詣武王請舉國爲臣虜武王許之歸爲太師尚父謂使曰歸矣吾已告諸神言丁侯前畔義今已遣人來降勿復過也比使者歸子之君所自愈矣使者辭去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已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及至丁侯病稍愈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越裳氏獻白雉（太公金匱）

武王伐紂都洛邑明年陰寒雨雪深丈餘甲子平旦不知何五大夫乘馬車從兩騎止王門外欲謁武王武王將不出見太公曰不可雪深丈餘而車騎無迹恐是聖人王使尚父謝五大夫曰幸賓臨之失不先問方脩法服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進五車兩騎曰大夫在內方對天子未有出時天寒故進熱粥以禦寒未知長幼從何起兩騎曰先進南海君次河伯風伯雨師粥既畢使者具以告尚父尚父告武王曰客可見矣武王曰諸神各有名乎尚父曰南海神名祝融北海神名玄冥東海神名勾芒西海神名蓐收河伯名馮脩風伯雨師請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武王乃于殿上謁者于殿下門外引祝融進五神皆驚相視而嘆祝融拜武王王曰天陰乃遠來何以教之神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勑風伯雨師各使奉其職武王曰予歲時亦無廢禮焉（太公伏符陰謀金匱）

太公爲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夜哭問之曰吾是東海神女嫁于西海神童今灌壇令當道廢我行行必有大風雨而太公有德我不敢以大風雨過是毀君德武王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夜果有疾風暴雨從太公邑外過（博物志）

太公封于齊止于逆旅主人晨起有一人謂曰客寢甚甘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蹶起即路俄有追者至以其出關遂止（獨異志）

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二祀來朝（尚書大傳）

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蘄蘄兮禾黍之蝇蝇
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為麥秀之歌歌曰麥秀漸漸
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尚書大傳史記作箕子末
句云不與我好兮
周武王祭南嶽迴至汝水西野宿于武丘夜夢云築
城在此薰祭天地可王七百年遂城于武丘北因名
武陰在沈丘縣城冢記
孤竹君殷湯所封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應劭
曰姓墨胎氏索隱伯夷姓墨氏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
字公達夷齊謚也春秋少陽篇

伯夷叔齊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餓死首陽之陵蔣子
魏邠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之下上
伯夷叔齊孤竹君二子也父薨伯夷長子當立乃讓
與弟叔齊不受乃讓與異母弟伯僚夷齊皆如周值
文王薨武王伐紂夷齊諫不從遂去隱於首陽山不
食周粟採薇而食時王摩子入山難之曰君不食周
粟而隱周山食周薇柰何二人遂不食薇經七日天
遣白鹿乳之得數日夷齊私念此鹿肉食之必美鹿
知其意不復來二子遂餓而死列士傳類林
夷齊采薇而食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
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古史考劉寿標辨命論夷叔
斃淑媛之言
長安城北有平原數百里無山川湖水民井汲巢居
深五十丈有伯夷墓人食薇薇可常食或云夷齊食
之三年顏色如故武王戒之不食而死三秦記
漢靈帝元年遼西太守廉翻上言海邊有流棺露冠
絳衣体貌完全使翻感夢云我伯夷之弟孤竹君也
海水壞吾棺槨求見掩藏民有襁褓視皆無疾而卒博物志
遼西人見遼水上有浮棺欲破之語曰我孤竹
君也汝破我何為因為立祠晉地道志

武王之伐紂蜚廉為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
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
以華氏史記
武王年五十四竹書紀年
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尚書說
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說文
桂林踈曰成王以殷氏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
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書泉觀
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
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尚書大傳

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堪爲宮室、因名蒿室、既有天下、遂都于鎬、竹書 周時德澤盛、蒿大以爲宮柱、故曰蒿宮、大戴禮 或云明堂者、文王廟、以蒿爲柱、名蒿宮、博物志

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示節儉、呂氏春秋

注云、茅可覆屋、蒿非柱任、雖云節儉、實所未聞、誤

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橋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晋晋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尚書大傳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内即言内、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旦也踰明日興師而誅管蔡、韓詩外傳 說苑云、齊人王滿生

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禳、居宅亦然、周公賦名錄

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墨子

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内之、詩譜

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春秋元命苞 應劭云、周公年九十九

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霍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爲傅、周公身聽天下之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王、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矣、書大傳 到孳紂躬叔旦不嘉、天問

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呂氏春秋

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不雙侶、願得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張超誚青衣賦 見古文苑 蔡邕有青衣賦、

困學紀聞云、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爲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

康王六年、齊太公卒、竹書 召公年百八十、論衡

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泛漲、泉井溢出、山川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于西方、倂作青紅色、昭王問之、太史蘇由曰、有大聖人生于西

方、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王令鐫石記之此即佛初生王宮也穆王三十二年見西方數有光氣又先聞蘇由所記遂乘八駿與呂侯入西會諸侯于塗山以禳之至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暴風拔木地震天黒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王以問太史扈多對曰西方有聖人度滅衰相現耳王大悦云朕常懼彼今復何憂（周書異記）

昭王末年有星孛見光五色貫于紫微荆人卑辭致于王曰願獻白雉乃密使漢濵之人膠船以待王遂南巡狩將抵于海天大曀雉兎皆震喪六師于漢時

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辛餘靡皆溺（竹書紀年）

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㚖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國語）

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穆王以下都於西鄭（竹書）晋書云非穆王壽百歲也

穆王南征久而不歸一軍皆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蟲為沙（抱朴子）

穆王時犬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架黿鼉以為梁（紀年）

穆王時天下連雨三月穆王乃吹笛其雨遂止（述異記）

徐偃王志云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之水濵獨孤毋有犬名鵠倉獵于水濵銜所棄卵以歸獨孤毋以為異覆煖之乃成小兒生時正偃故以為名徐君宮中聞之更取養之長而仁知襲君徐國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黄龍也偃王令葬之徐界中見有狗壟存焉偃王既有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朱矢以已得天瑞遂因名為弓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皆伏從伏從者三十六國周穆王聞之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鬬害其民為楚所敗逃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從之者以萬數後遂名其山為徐山山上立石室

有神靈民人祈禱今皆見存（博物志）

徐偃王好怪使人沒深水而得怪魚入深山而得怪獸多列于庭（尸子）偃王有筋而無骨故曰偃也（上）

衛州共城縣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厲王奔彘共伯干王位（索隱曰言共伯攝王政）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大旱廬舍俱焚會汾王崩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祟周召乃立太子靖共和遂歸國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不怒逍遥得志于共山之首（竹書魯連子）

許由娛于潁陽共伯得乎共節（莊子）

共伯和脩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周厲

之難天子曠紀而天下皆來請矣呂氏春秋

註訓共國伯爵夏時諸侯誤

王子朝告諸侯曰厲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左傳註不明漢書古今人表云共伯和孟康云入爲三公今本無師古曰和共伯名遷史以爲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無所據也 張守節正義辨紀年魯連子爲非誤

杜國之伯名曰恒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用杜伯于焦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其友左儒

九諫而王不聽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即爲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王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煞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煞錡使祝以謝杜伯杜伯猶爲人而至言其無罪司工錡又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煞人吾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當柰何乎皇甫曰煞祝以謝之宣王乃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柰何以此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游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爲左祝爲右朱衣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朱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伏弢而死冤魂志

周時尹氏貴盛數代不別食口數千嘗連飢荒羅昂鑊作糜之聲聞數十里中臨食失三十人入鑊中墾取鑊底糜鑊深大故人不見也錄異傳

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陳思貪惡鳥論

函王欲殺太子宜臼立伯服釋虎將執之宜臼叱之虎彌耳而伏瑣語

函王時牛化爲虎羊化爲狼洛南有避狼城云函王

時群臣爲狼食人故築城避之今洛中有狼村述異記

自武王滅殷以至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紀年

秦文公十九年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怪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之曰子知彼乎名爲猽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栢東南枝捶其首之則死矣猽亦語曰此二童子名爲陳寶得其雄者王得其雌者霸於是陳倉人逐棄猽而逐二僮子童子化爲雉飛入平林陳倉人以告文公文公發徒大獵得其雌者化而爲石置之汧渭之閒立爲祠名曰陳寶雄飛集南陽今南陽雉縣其地也秦欲表其符

故以名縣每陳倉祀時有赤光長十餘丈從雉縣來
入陳倉祠中有聲如雄雉雉世俗謂之寶夫人祠 列異傳
搜神記云其雄者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起于南陽
宋志云穆公得之至文公立祠文是穆遠祖也大
誤

秦文公二十七年造長安宮面四百里南至終南山
山有梓樹大數百餘丈蔭宮中公惡而伐之連日不
尅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住山中
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
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

樹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
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水
不出故置髦頭漢魏晉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
梓牛神也 列異傳 玄中記 正義云今俗畫青牛障是

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覇鶩或稱帝王接上稱天
子明以爵事天接下稱帝王明以號令臣下 孝經鈎命決

齊桓之将興也恒星不見星隕如雨晉文之将興也
沙鹿崩自是諸侯無王晉三大夫之爲侯也九鼎震
自是大夫無君 困學紀聞

山戎之北有紅草並長一丈葉如車輪色如朝虹齊
桓時獻其種乃植于庭以表覇者之瑞 酉陽雜俎

桓公獵得一鳴鵠宰之得一人長三寸三分執圭著
白袍帶劍馳車罵詈瞋目又得一折齒方圓三尺問
群臣曰天下有此及小兒否陳章荅曰昔秦胡乞一
轝渡海與齊魯交戰折傷板齒昔李子昂 敖 于鳴鵠
嗉中遊長三寸三分 博物志

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之溪十里見人長尺而人
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以問管仲仲曰吾問登
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覇王之君興而
登山之神見走馬前疾導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

示從右方涉也至如言 管子

齊桓公遊于澤管仲御公見鬼焉管仲無所見公反
誒詒爲病皇子告敖曰澤有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
轅紫衣朱冠惡聞雷車之音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
殆乎覇公囅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 莊子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
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
以見乎對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
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
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

賢於九九乎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
携而並至（說苑）
管仲與鮑叔牙商賈於南陽見三星聚虛危之分知
齊將有霸主遂共戮力來投齊地（魏書觀象賦注）
姚賈曰管仲其鄙之賈人也南陽之敝幽（秦國策）盧照
隣悲才難云管仲不遇齊桓則城陽之贅婿（本集）
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
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于民也（周國策）
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况與惡人
同處（江邃文什今本無）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
君之遠易牙竪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公曰易牙烹
其子以慊寡人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
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于君公曰竪刁自宮以近寡
人猶尚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
又將何有于君公曰常之巫審于死生能去苛病尚
可疑耶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
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爲也公又曰衛公子
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
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
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遂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心不
怡者三年公曰仲父不已過乎於是皆即召反明年
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竪刁
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
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我欲飲
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
公將以某日薨易牙竪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
築高墻不通人故無所得衛公子啓方以書舍下衛
公慨焉嘆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
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

蟲流出于戶上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呂氏春秋知接）
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
首堈一所二墳晉永嘉末人伐之初得板次得水銀
池有氣不得入經數十日乃牽犬入中得金蠶數十
箔珠襦玉匣繒綵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
狼藉畢竟桓公之冢不知所在（括地志）
齊王巾頭陀寺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注云魯
莊公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文選）當周昭王時西方有
傑戎窮幻駕空說（皇王大紀論）孝王元年佛入涅槃（通曆釋）
迦生當周莊王九年魯莊公七年（唐六典注）

晉獻公二年、春、周惠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取玉焉、玉化爲蜮、以射人、竹書紀年

昔者有邑氏有失度、驩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韓子

西京賦云、昔者大帝悅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虞喜志林曰、諺曰、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謂秦穆公夢天帝奏鈞天樂、已有此諺、哀江南賦云、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列仙傳穆公受金策祚世之業

昔百里奚賢、秦穆公、欲干之、繆公好牛、因賃官以養牛、蹄上乘肉三寸、公使禽息視牛、息入言之、公不信怒、息復言之、公又怒、吏曰、再怒其主罪當刖、使守門公出、禽息跪而請之曰、夫養牛者、願君勿忽也、公乃問百里奚曰、臣之長非養牛者也、公視牛察之則賢人也、遂與同車而出、謝禽息、息曰、所以不死者、君未知客也、今已知之矣、乃觸門而死、張溫自理表

百里奚相秦、不識其妻、傭緣入宫、見瑟者鼓之、自能鼓瑟、遂鼓瑟而歌、典畧風俗通作琴

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史蒙

敦傳 皮日休云、秦穆既誅于五羖、文藪

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黄鳥詩所爲作也、應劭漢書注

木屐起于晉文公、介子推逃禄、隱迹、抱樹燒死、公拊木哀嘆、伐以製屐、每懷從亡之功、輙俯視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亦自此始也、東方朔瑣語見南方草物狀異苑

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韓詩外傳

楚莊王宫人、一旦化爲野蛾飛去、述異記

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

士妬之、禄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禄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荀子

齊惠公之妾蕭桐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於野、又不敢舉也、狸乳鸇覆之、人見而收之、因名無野、搜神記

王平仲云、周譜言定王五年、河徙故道、今所行處非禹所穿、桓譚新論

王子朝使告諸侯曰、定王六年、秦人降祅曰、周其有

顓王亦克能脩其職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
無惡於諸侯左傳
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于澮見人乘白驂八駟以來
平公之前有人狸身而狐尾去其車而隨公之車公
問師曠曰有人狸身而狐尾者乎師曠有頃而荅曰
有之首陽之神其名曰者來陽之神飲酒霍太山而
歸其逢君於澮乎見之甚善飲酒得福則徵之君其
有昌焉瑣語
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與之言五稱而三窮
逡巡而退歸告平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譽弗能

與言君請事之平公遣師曠見太子晉太子晉與言
師曠服德深相結也乃問曠曰吾聞太師將來甚喜
而又懼汝知人年長短告吾師曠曰汝色赤白汝聲
清汗色不壽太子曰然吾後三年吾上賓于帝所汝
慎無言殃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而太子卒孔子
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世人以其豫自知去期故傳
稱王子晉仙周書 潛夫論 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尸子
王子朝篡位與敬王戰乃取周之寶玉沉河以祈福
後二日津人得之于河上敬王大夫陰不佞以溫人
南侵將責之則變而為石敬王位定得玉者獻之復
為玉也左傳 水經注
楚靈王好士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脇息而後帶
循墻而後起墨子今本無 莫敖子華對楚威王曰昔者先
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戰國策
荀子曰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尹文子韓非
子皆言一國有飢色餓人後漢馬廖引傳曰吳王
好劒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風
俗通云趙王好大眉人間皆半額楚王好廣領國
人皆沒項齊王好細腰後宮有餓死者
楚中往往有宮人草狀如金莖而甚芬氳花色紅翠

俗說楚靈王時宮人數千皆多怨曠有因死於宮中
者葬之墓上悉生此草述異記
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
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淮南氾論
昔子產初生執拳而出啓手觀之文成相里其後因
而氏焉唐高僧傳
鄭子產善事母奉命聘晉道中心痛遣人還家起居
問母母曰吾忽身体不調憶想汝耳更無他也世說
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
其相于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故相鄭十八

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之援也雖刀之遺于道者莫之舉也（呂氏春秋）

子産治鄭蒺藜不生鴟梟不至（梁冀別傳）李矩禱子産祠云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晉書）

張重華讌群寮于閑豫庭論講經義顧問索綏曰老聃父字為何綏曰聃父名乾字元杲胎刑無耳一目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十年乃生老子（前涼錄） 益壽氏女嬰敷（南唐書）

孔子見老子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誦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迹以干七十餘君而不見用甚矣人之難説也老子曰夫六藝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陳哉今子所脩者皆因陳迹也迹者履之出而迹豈異哉（神仙傳）

清淨法行經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子光淨菩薩彼稱顔回摩訶迦葉彼稱老子

元君者老子之師也其太清觀天經云上士得道昇為天官中士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抱朴子金丹）

符子云老子之師名釋迦文

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

天保寺釋道勝啓齊武帝云昔者仲尼養徒三千學天文者則戴圓冠學地理者則履方屨楚莊周詣魯哀公曰蓋聞此國有知天文地理者不少請試之哀公即宣令國内知天文者著圓冠知地理者著方屨來詣門惟有孔丘一人到問無不對故知餘者皆為竊服矣（弘明集）

莊子云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不云孔子此豈別有所見耶

司馬彪莊注云莊子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在哀公後百二十年史正義據年表相去一百三十年

陶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莊王以下皆尊事之（越世家）

索隱曰據其時代非莊周也然驗其行事非子休而誰能信任於楚王乎

莊子見哀公或寓言也然陶朱莊生事頗相類而司馬貞亦疑為周豈莊師老子亦得其長年術耶因附於此

莊子曰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觚竈類也）

老子告楊子曰虎豹之文猨猱之捷所以致射也（神仙傳）

學圃藼蘇卷之一終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咸林東　棐體忱甫正

孔子母顏氏徵在、游大澤之陂、夢黑帝使請、已已往夢交、語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于空桑、首類尼丘山、故以爲名、春秋孔演圖

丘爲制法主、黑綠不代蒼黃、言孔子黑龍之精、不合代周家木德之蒼也、援神契

顏氏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在魯南山之空竇中、無水、當祭時灑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門出、足以周用、祭訖泉枯、今俗名女陵山、干寶三日記

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爲木鐸制天下法、演孔圖

孔子生不知其父、其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論衡

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莊子

孔子曰、丘援律而吹、命陰得羽之宮、演孔圖

仲尼魯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益于商瞿氏、曰、子有聖知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嘆訖而息志、庖犧氏先文

孔子曰、易始于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乾鑿度

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删以一百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今百篇之內、見七四十二篇、書緯

孔子脩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孔演圖　宋均云、夏殷卦名、

麟出周亡、故作春秋制素王、授當興也、春秋緯

孔子作春秋、二尺四寸之策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鈎命決

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孝經鈎命決

孝經一部、自有五十九卷、援神契

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擿三折、漆書三滅、論語讖

抱朴子云、有古強者、云孔子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擿三折、今乃大悟、史記世家韋編三絕、鐵擿見于此、困學紀聞

抱朴云、強虛言不怍、以僞亂真、可爲捩耶

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八萬言歸藏
四千三百言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十八篇古
秩禮記有五十六卷古論語二十一卷古孝經一卷
二十章千八百二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蓋嘉論
之林藪文義之淵海也桓譚新論
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漢代有郗氏袁氏
說宋均鄭玄並爲讖律之註文辭淺俗不類聖人之
旨隋志七經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
是類謀辨終備書緯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
運期授詩緯推災度汜歷樞含神霧禮緯含文嘉稽

命徵斗威儀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緯援
神契鉤命決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
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
圖潛潭巴說題辭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讖在七緯之
外河洛七緯合爲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
別有三十篇玉海
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就之爲言成也天子德
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
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
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譽譽之

爲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
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爲義士
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
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者含畜爲義庶人含情受
朴躬耕勤力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舊唐書禮志
孔子至于勝母縣暮矣而不宿過于盜泉渴矣而不
飲惡其名也尸子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里名勝母曾子
欽襟論語撰考讖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勇復孟諸足躡狡兔不以
力聞呂氏慎大覽今本無中二句

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家語曾子
魯城門朽頻欲頹孔子疾行而過之左右曰如此久
矣孔子曰吾惡其久也脫遇壞則不幸論衡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
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莊子見御覽
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
某春居葛籠夏居密楊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饋飲
酒不醉醫曰是良醫也公孫尼子
孔子去魯珮象環五寸象言其有文理也環可循而
無窮也古禮記

孔子至齊郭門外、遇一嬰兒携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者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將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說苑

孔子見歌名之曰牲狌、聞昭人之歌云 論衡

孔子始用于魯、魯人鷖誦之曰、麛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麛裘、投之無郵、及三年、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呂覽孔叢子

孔子用于魯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呂覽

符子曰、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丘爲司徒、而授以魯政焉、將

欲謀諸三子、左丘明曰、孔丘其聖人與、夫聖人佐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于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召三桓而謀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哉、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丘爲司徒、此寓言也聊備異聞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記自序見春秋緯

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魯國以訾、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耶、呂覽

孔子去衛適陳、塗中見二女採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苔曰、夫子遊陳必絶糧、九曲明珠穿不得、著來問我採桑娘、夫子至陳、大夫發兵圍之、令穿九曲珠、乃釋其厄、夫子不能、使回賜返問之、其家謬言女出外、以一瓜獻二子、子貢曰、瓜子在内也、女乃出語曰、

用蜜塗珠、絲將繫蟻、蟻將繫絲、如不肯過、用烟燻之、子依其言、乃能穿之、於是絶糧七日 似衛波傳語見故事聊備異聞

東方朔七諫云、路室女之方桑兮、孔子過之以自侍、王逸云、孔子出游過于客舍、有室女方採桑、一心不視、喜其貞信、故以自侍、楚詞

孔子厄於陳蔡、絃歌於館中、夜有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大叱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于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中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脇而奪之、子路如之、沒手伏於地、乃是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

嘆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依憑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爲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係予之命乎不然何爲至於斯也弦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搜神記）

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

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絜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嘆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呂氏春秋家語作子貢見之以問孔子云）

孔子至蔡解于客舍人夜有盜孔子一隻屐去置屐于受盜家孔子屐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屐異（論語隱義）

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十日藜羹不糝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剝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飮之（孔叢子）

魯哀公迎孔子席不端不坐割不正不食子路曰何與陳蔡異孔子曰曩與汝爲苟生今爲苟義也（墨子）

孔子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貨今復來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伏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琴操）

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犨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犨鐸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于魯以胖牛肉迎于河上使者語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

嘆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何謂也孔子曰夫犢犨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反于涸澤鳳凰不離其罻羅故刳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竭澤而漁則龜龍不見鳥獸之于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鐘于外而黃鐘應于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遠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爲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新序見三國志註）

顏淵子路共坐於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日其
形甚偉子路失魄口噤不能言顏淵乃杖劍前斫其
腰于是形化成蛇耶斬之孔子出觀嘆曰勇者不懼
知者不惑仁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殷芸小說
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
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呂氏
春秋
文王有閎夭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胥附奔輳先後
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于虎口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
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

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
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
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尚書大傳孔叢子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脩公西華侍禮不習
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
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尸子
孔子相衛弟子子羔爲獄吏刖人足所刖者守門人
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
子走弟子皆逃子羔從出門刖危引之而逃之門下
室中吏追之不得韓非子陽虎之難孔子逃于衛戰國策

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
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
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
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論衡
孔子嘗游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共戰攬
尾得之納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何子
曰上士殺虎持虎頭又曰中士殺虎如何子曰中士
捉耳又問曰下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路出尾
棄之因恚孔子曰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
死我乃懷石盤欲中孔子又問上士殺人如之何子

曰上士殺人用筆端又問中士殺人如何子曰中士
殺人用舌端又問下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下士殺人
懷石盤子路出而棄之於是心服衝波傳見金樓子殷芸小說
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則鼎
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曰越人
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論衡
孔子使子貢往久外而不來孔子謂弟子占之遇鼎
皆言無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
也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也子貢果朝至
驗如顏回之言衝波傳

顔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顔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顔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係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顔淵髮白齒落、因以病死、蓋精神不能若孔子、强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論衡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煙氣起、乃呼顔淵子夏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街、見芻兒捶麟、傷其左前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為誰、兒曰吾姓為赤誦、字時喬、名受紀、孔

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兒曰吾有所見一禽、如麕羊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為赤劉、陳項為輔、五星入井、從歳星、兒發薪下麟視孔子、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曰周亡赤氣起、大耀興玄丘制命帝卯金、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磬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絳單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為黄玉、長三尺、上有刻文、

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孝經右契

魯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將以示孔子、孔子道與相逢、見俯而泣、抱麟曰爾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仰視其人、龍顔日角、夫子奉麟之口、須臾吐三卷圖、一為赤伏劉季興為王、二為周滅夫子將終、三為漢制造作孝經、夫子還謂子夏曰、新主將起、其人如得麟者、琴操

得麟之月、孔子謂子夏曰、天當有血書魯端門、子夏往候之、逢一郎、言門有血書、往寫之云、趣作法、孔聖

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絶、血書蜚為赤烏、化為帛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春秋說題辭演孔圖一作子貢

孔子曰、丘作春秋、云援演孔圖、中有大玉、刻一版曰璇璣一低一昂、是七期驗敗毁滅之徵也、演孔圖

閔因序云、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公羊註疏

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嚴氏春秋

三統暦云、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

呂氏春秋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惟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論衡

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論衡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而曰不識何也曰賜辟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說苑

孔子病華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論衡

宣尼臨沒手不釋卷仲舒垂卒口不輟誦劉子

仲尼爲素王以顏淵爲大司徒子路爲司空論語摘輔象

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論語崇爵讖

仲尼天下聖人也脩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韓非子

孔子卒受魯國璜玉當泗而葬泗水爲之却流白虎通

孔子卒戒門人作虛冢十間後果秦始皇發之有兎

躍出過曲阜十八里而沒掘不可得因名白兎溝

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據我之床飲吾酒唾吾漿飧吾飯以爲糧顛倒我衣裳張吾弓射東牆前至沙丘當滅亡秦世有此讖始皇既坑儒焚典乃發孔子墓欲取諸經傳壙既啓於是悉如讖者之言又言讖文刋在冢壁政甚惡之及達沙丘而脩別路見一群小兒聲沙爲阜問云沙丘從此得病異苑又爲讖書云亡秦者胡也其後二世竟亡天下論衡

鍾離意爲魯相見仲尼廟頹毀會諸生于廟中慨然歎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況見聖人廟乎遂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户曹孔訢脩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周觀輿服之在堂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上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脩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召問伯伯懼探璧懷中畢成以爲神漢晉春秋鍾離意別傳

北涼沮渠蒙遜起游林堂于內苑圖列古聖賢之象堂成讌群臣談論經傳顧謂郎中劉昞曰仲尼何如人也昞曰聖人也遜曰聖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畏于匡厄于陳伐樹于宋聖人固若是乎昞不能對遜曰卿知其外不知其內昔魯人有泛海而失津者至于亶州見仲尼及七十子遊于海中與魯人一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群燕數萬啣土培城魯侯信之大城曲阜訖而齊寇至攻魯不克而還此所以稱聖也 十六國春秋

孔子冢在魯城北泗水南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樹 三齊記

孔子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 聖賢冢墓記

王屋縣有孔子講堂西南七里有石室臨大河水勢湍急五里之間寂無水聲如似聽講義 郡國志

黃州東有孔子山相傳孔子適楚嘗登山上有坐石草木不侵有硯石每雨墨水浸出 山川紀異

贊皇縣有孔子嶺上有石堂寬慷其石相距若楹柱有石人象執卷之狀 輿地志

曲阜縣南十里有孔子春秋臺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上石楠樹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回手植之木 述異記

顏回不以夜浴改容 劉子讜僞篇

郎顗云顏子十八天下歸仁 後漢書

彭祖之知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 列子力命

俗傳顏淵年十八升太山望見吳昌門外有係白馬 論衡

顏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殤其年也 桓譚新論

顏回月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精故名淵 論語讖

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 呂覽

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生而善教也 說苑

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 顏氏家訓

曾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 說苑公明宣云

樂正者曾參門人也來候參參採薪在野母嚙右指旋踵走歸見正不語入跪母問何患母曰無參曰負薪右臂痛薪墮地何謂無母曰向者客來無所使故嚙指呼汝耳參乃悲然 孝子傳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之嚙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 搜神記

曾參至孝爲父所愼嘗見絶糧而後蘇莊子注
曾參食生魚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參曰毋在之日不知生魚味今我食美故吐之遂終身不食孝子傳
有虞至孝三足烏集其廬曾參鋤瓜三足烏萃其冠抱朴子
孟子曰曾參之事父也諭之以小杖則受諭之以大杖則走者恐虧其体非孝子之道也焦明書家語異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尸子
曾子立孝不過勝毋之閭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
曾子立廉不飲盗泉淮南子
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鄒陽書

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鹽鐵論
曾參行孝枯井涌泉
詩王風中園有蓷陸璣云韓詩及三蒼皆云益毋也故曾子見益毋而感本草衍義下
曾子攀柩車引輴者爲之止也淮南子
曾子居曲阜鴟梟不入城郭水經注
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子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淮南子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毋曰女還顧反爲

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毋而學者也聽父毋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毋非以成教也遂烹彘韓非子袁淮正書彘作犬
魯人攻鄭曾子辭于鄭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勿使狗豕入吾舍鄭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鄭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鄭君復脩曾子舍而後迎之說苑
曾子孝于其親而沉乎水介生忠于其君而焚于其火何則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劉璡理宋建平王景素書

曾子不逆薪而爨知其不爲暴也秦仁獲麑知其可爲傳也上
曾申字子西曾子之子也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經典序錄
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其美車馬則欲之入聞先生之言則又欲之兩心相與戰今先生之言勝故肥尸子
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白虎通
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渉全顏路庸固

田僻超倫論衡自紀

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顏回至仁、論語摘輔相

子貢滅鬚爲婦人、人不知其狀、豫讓吞炭漆身爲厲人不識其形論衡

衛蒯聵亂子羔滅髭鬚衣婦人衣逃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爲其間乎、尚通賊注

論語撰考讖曰、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蹙墮車、宋均曰、子路惡宰予、顧視凶地故以足蹙之、使下車也

宰我謂三年之喪、日月既周、星辰既更、衣裳既造、百鳥既變、萬物既易、黍稷既生、朽者既枯、於期可矣、顏淵曰、人知其一、莫知其它、但知暴虎、不知憑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子雖美辯、豈能破堯舜之法、改禹湯之典、更聖人之文、除周公之禮、改三年之喪哉、父母者、天地也、天崩地壞、爲之三年、不亦宜乎、衝波傳

諸御鞅諫于齊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願君之去一人也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于庭即簡公于廟、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呂氏春秋淮南說苑

李斯上書云、田常布惠施德、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史記

宰我秉事、有寵于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于檀臺鹽鐵論

簡公不聽宰我而漏其謀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于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說苑十五

宰予爲臨淄大夫、遇田常之亂、夷三族家語史記云、予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按諸書宰予之死、死于忠也、諸子相去未遠、不應俱誤、司馬貞蘇子諸公、皆謂爲闞止之誤、豈以史記云然耶、似亦不必深辨

田明辜射宓子賤、宰予不免于田常、此皆世之忠良不幸而遇悖闇之主而死韓非子

虞愿定命論畢萬保軀、容賜殘領、宋書

宗炳答何承天難釋白黑論云、顏夭冉疾、由醢子族、賜滅其鬚、匡陳之苦、不可勝言、弘明集

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親涉衛難、結纓而死、孔

子聞而覆醢每聞雷鳴乃中心惻怛（論語說）

子路顏淵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淵問子路曰熒熒之鳥後日顏回與子路又浴於泗水更見前鳥復問由識此鳥否子路曰識回曰何鳥子路曰同同之鳥顏回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如絲絹煮之則為帛染之則為皂一鳥二名不亦宜乎（衛波傳殷芸小說）

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飡之子路怫然而入曰夫子疾由之為仁

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女之飡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不亦侵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韓非子）

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為言耆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論衡）

衛蒯聵亂子路與師徃有狐黯者當師曰子欲入耶曰然黯從城上係麻繩釣子路半城問曰為師也耶為君耶曰在君為君在師為師黯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黯開城欲殺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曜黯不能前黯曰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黯遂殺之（論語隱義）

杏壇北有石世傳子路捻丁石（楊循禮共記）

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聵之亂衛人狐黶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讐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黶知之曰夫君子之勇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于城西決戰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與

子崔戰而死（師覺授孝子傳　史記狐作壺）

成田學于子路三年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對曰臣聞之行者比于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是以恭敬待天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說苑）

孔子最先刪詩以授于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口以相傳未有章句（陸德明經典釋文）

漢和帝時徐防上疏云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後漢書）

子夏曰君子漸于飢寒而志不僻銙于五兵而志不

懾臨大事而不忘昔席之言 尸子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道遣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内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内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鞇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懾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内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 韓詩外傳

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 呂覽

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 呂氏春秋

澹臺滅明之子溺死于江、弟子欲收葬之、滅明止之曰、此命也、與螻蟻何親、與魚鱉何仇、弟子曰、何夫子之不慈乎、對曰、生爲吾子、死非吾鬼、遂不收葬 博物志

澹臺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河伯欲之、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左操璧右操劍、擊蛟皆死、乃投璧于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投璧而去、亦無怪意 博物志 水經注

孔子謂子貢曰、吾欲以顏狀取人也、則於滅明改矣、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於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 家語

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耻之、與處

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韓非子）

有子惡臥而焠掌（荀子）有子刺掌脩名立（齊竟陵王努力門頌）

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脩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孔叢子）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尚書曰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訖于秦費效堯舜之言耳子思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樂朔曰作書喻民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荅之曰道爲知者傳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牖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四十九篇（孔叢子）

伯魚年五十子思年六十二（史記）

通鑑載子思言苟變於衛侯在安王二十五年大事記云去孔子沒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是時尚存薛常州亦云子思之年毋乃過於壽考乎（困學紀聞）

通鑑子思言衛侯事時去孔子卒一百一十二年伯魚先孔子卒五年計子思生于伯魚最末年言衛侯事時亦已一百一十七年此疑徙事追書之但溫公係之其作必有實據（蘭叢遺識）

司馬遷與孔安國同時子思之年其傳聞于家世者必真論者不取正史記何耶近有著孔子通紀者謂子思年一百一十餘歲而卒更不知何據

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性善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情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聞其豺狼之聲曰野心無親後果殲羊舌氏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孟子之言性未爲實也（論衡）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韓非子）

蘧伯玉受孔子之賜必及鄉黨（孔叢子）

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荀子）

仲尼問于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所以為靈公者何也狶韋曰靈公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

葬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莊子）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慚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列子）

稜晏子春秋作棧

景公嬖妾死名曰嬰子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於席而不去晏子曰外有良醫將作鬼神之事公信之屏潔沐浴晏子令棺入殮死者公大怒晏子曰已死不復生公乃止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曀曀

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歟（晏子春秋）

晏子曰吾聞江深五里海深十里（補齊記）

齊景公女聘吳太子終纍闔閭長子夫差兄也齊女喪夫毋思家國后葬常熟海隅山東南嶺與仲雍周章等墳相近葬畢化龍冲天而去號為冊冢（吳地記）

士尹陁為荆使于宋司城子罕觴之南面之墻犨于前而不直西家之潦注于庭下而不止士尹陁問其故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鞔而食三葉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者不

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
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卑、潦注吾宮也、利、故弗禁也、
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荆王曰
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
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
孔子聞之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
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呂氏春秋 改係選注 新本作池
昔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
雨至而屋壞、婦人趍而至、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於
平旦、蒸盡、摍屋而繼之、自以爲避嫌之不審矣、毛萇詩傳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如何爲是、曰吾
自知、嘗相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
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
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于
外假之也、說苑六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
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
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
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
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

夫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
人、故君子慎所樹、韓非子 簡子曰、夫樹桃李者、夏得休
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說苑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鵲視之曰、在昔秦繆公嘗
如此、七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帝告我晉國且大
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
也、居二日半、簡子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于
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史記
趙簡子墓在臨水縣界、冢上氣成樓閣之狀、皇覽 邯鄲
城西有石子岡、有冢如硯子、世謂之研子冢、趙簡子

墓也、石虎使伐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
積板八層、及泉、其水清冷異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
之、月餘不竭、不可發而止、載記 隋圖經
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
者、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
病甚篤、將爲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
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靈巫不能
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
與不知也、陸賈新語
史記扁鵲姓秦、名少齊、越人、周禮醫師下陸德明釋文 齊桓公

六年越醫扁鵲過齊見桓侯云君疾在腠理云（春秋云後語）
闔閭十年東夷侵吳王親征之夷遁入海據東洲沙
上吳亦入海逐之據沙洲上相守月餘屬時風濤糧
不得度王焚香禱天言訖東風大震水上見金色逼
海而來逵吳王沙洲百匝所司撈漉得魚食之美三
軍踊躍夷人一魚不獲遂送降款吳王亦以禮報之
仍将魚腹腸肚以鹹水淹之送與夷人因號逐夷吳
王歸會群臣思海中所食魚問所餘所司云並曝乾
吳王索之其味美因書美下着魚是爲鯗字今從鯗
非也魚出海中作金色不知其名吳王見腦中有骨

如白石號爲石首魚（吳地記）
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爲狂大
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泯求之得蠡而悅乃從官屬
問治之術蠡謂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霸乃
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曆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
破巳霸王之氣見于地戶子胥以是挾弓矢于吳王
於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共戒之伍子胥
在自餘不得關其辭蠡曰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地戶
之位非吳則越彼爲彼我爲我乃入越越王嘗與言
盡日乃去（越絕書）

文種字子禽荆平（王時）爲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犬
竇蹲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障之文種
曰無障也吾聞犬之所吠者人今吾到此有聖人之
氣行而求之來至於此且人身而犬吠者謂我是人
也乃下車拜蠡不爲禮（吳越春秋）
吳王疾三月不愈范蠡教越王問疾求其糞而嘗之
及入適遇吳王之使太宰嚭奉溲惡以出逢戶中越
王因拜請嘗溲以決吉凶即以手取其便與惡而嘗
之吳王大悅乃赦越王離其石室越王從嘗吳王糞
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亂其

氣（吳越春秋）岑草蕺也（會稽賦注）
史記云越與吳戰於會稽不勝范蠡爲吳所虜後吳
放歸越饋吳粟十萬斛范蠡盡蒸之以與吳言粟好
具付民種種不生吳五年因飢越乃伐吳（北堂書抄）
吳王好起宮室越王使木工三千人入山伐木一夜
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爲文梓陰爲
楩楠巧工施校使大夫種獻之吳王大悅（吳越春秋）
嘉興縣南一百里有女兒亭句踐令范蠡取西施以
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范蠡潜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
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女兒亭越絕書云

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同泛五湖而去唐陸廣微吳地志
困學紀聞云墨子西施之沉其美也豈亦如脩之
張麗華乎一舸逐鴟夷特見于杜牧之詩未必然
也恐誤
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勾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幸之每
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孟子注疏引史記
吳王與西施嘗作鬭百草之戲故劉禹錫詩云若與
吳王鬭百草不如應是欠西施中吳紀聞
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為吳王來
也洩言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

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我王親為禽哉捐
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吳王聞以為妖言甚咎
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
馳騰氣若奔馬威懾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間音兆
常在后世稱述蓋子胥水僊也越絕書
夫差帥諸群臣出國東祀子胥江水濱諸臣併在夫
差乃言曰寡王蒙先王之遺息為千乘之主昔不聽
相國之言乃用讒佞之辭至令相國遠投江海自亡
以來濛濛惑惑如霧蔽目莫誰與言泣下沾衿不自
勝忽見樂自觴酒又言曰相國其可留神一與寡人

相見胥即從中出曰生時為人死時為神獨遠大王
復重祭臣諸臣持杯杯動酒盡左右群臣莫不見之
吳越春秋今本無
昔伍子胥累諫吳王忤旨賜屬鏤劍而死臨終戒其
子曰懸吾首於南門以觀越兵來伐吳以鮧魚皮裹
吾屍投於江中吾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自是自
海門山潮頭洶湧高數百丈越錢塘過漁浦方漸低
小朝暮再來其聲震怒雷奔電激聞百餘里時有見
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焉錄異記
昔子胥死于吳而浮尸于江吳人懷之立祠于江上

名曰胥山文種成于越而伏劍于山陰越人哀之葬
于重山文種既葬一年子胥從海上穿山脇而持種
去與之俱游夫江海故前潮之濫倚者子胥后重水
者大夫種也水經注后潮水漂去其屍俗云云吳會分地記
子胥造驪磨二城以攻麥邑水經注
吳王夫差起蛇門以厭越人越為雷門以禳之擊大
鼓于雷門之下而蛇門開焉後移鼓于建昌宮之端
門有雙鷺從鼓飛出或云鷺鼓精也劉歆定軍禮
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
是者再子貢再拜問其故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

亾吴吴今未亾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越絶書）

吴俗傳云子胥亡後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横山東北築城伐吴子胥乃與越軍夢令從東南入破吴越王即移向三江口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越乃開示浦子胥作濤盪羅城東開入滅吴至今猶號曰示浦門曰鱛鰐時有鱛鰐隨濤入故以名門顱野王云鱛魚一名江豚（史記正義 吴地記）

越王攻吴欲入胥門未至六七里望吴南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于十里越軍大懼（吴越春秋）

溧水有伍牙山一名護牙與地廣記云子胥伐楚還吴經此山故名伍牙建康志云俗傳伍子胥羨齒牙避楚至此恐為人所識以石擊其牙山神為覆護之不毀因名護牙

越裵子問于王子維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吴君柔而不忍裵子曰宜哉吴之亡也柔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奸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新序）

越王攻吴吴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予吴吴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吴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大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兎盡則良犬亨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吴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吴同命（韓非子）

范蠡將去越遺文種書曰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極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兎已盡良犬就烹種不信其言後越王將殺種種對越王曰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兎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吾不食善言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

文種屬盧之劍種得劍仰天嘆曰南陽之宰而為越王之擒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為喻矣遂伏劍而死（吴越春秋）

虎丘先名海涌山（晋王珣虎丘山銘） 吴王闔閭葬其下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槃郢魚腸之劍在焉經三日金精化為白虎蹲其上因號虎丘（越絶書 吴越春秋） 秦始皇因巡海右自滬瀆經此山欲發王墳取其寶劍忽有白虎當墳而踞始皇以劍擊之不及誤中于石其虎西走二十五里而沒地裂為池因名其地為虎疁至唐諱虎錢氏諱鏐改名許市後人訛舊音於許字加水

爲滸市爲墅云、吳地記平江記事秦王鑿山、以求珍異、孫權
穿之、亦無所得、郡國志山澗是權所鑿、太平寰宇記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
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
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
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
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
人之所欲得爲君也、列子搜淮南子作翳
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相與爲死友、欲仕于楚、道遥山
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無計、自度不俱生也、伯桃謂

角哀曰、天不我與、深山窮困、併在一人可得生、俱
死之後、骸骨莫收、内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
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
得衣糧前至楚、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嘉伯桃之義、以
公卿禮瘞之、角哀夢見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瘞
然正苦荊將軍冢相近、欲役使吾、吾不能聽也、與連
戰不勝、今月十五日當大戰、得子則勝、否則負矣、角
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上、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
之、君子曰、執義可以爲世規、列士傳俗謂荊軻誤
眉間尺者、眉間濶一尺、楚人干將鏌邪之子、楚王夫

人嘗于夏納凉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産一鐵
楚王命鏌邪鑄爲雙劍、三年乃成、劍一雌一雄、天下
名器也、乃以雌劍獻君、留其雄者、其妻重身當産、謂
其妻曰、吾藏劍在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松生石山、劍
在其中矣、君若覺殺我、尒生男以告之後劍在匣中常
悲鳴、王問群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王怒
收鏌邪殺之、妻後生眉間尺、及壯、問母曰、吾父所在
母曰、汝父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
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山、劍在其背、於是子
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覩堂前松柱下石砥之上、則

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楚君夢見一兒
眉間廣尺許、辭欲報讐、購求甚急、乃逃諸山中、行歌
道逢一客、問之曰、子眉間尺乎、曰是也、客曰、吾能爲
子報讐、尺曰、父無分寸之罪、枉被荼毒、君今惠念、何
所用耶、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爲子
報之、尺曰、幸甚、即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客
曰、不負子也、於是尸乃僵、客持頭往見楚王、楚王大
喜、客曰、此乃是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煑之、王如其言
煑其頭、三日三夜不爛、頭踔出湯中、瞋目大怒、客曰
此頭不爛、願王自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即臨之、客於

後以劒擬王王頭墮鑊中二頭相齧客恐尺不勝亦自擬已頭頭復墮湯中三頭相咬七日後一時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而葬之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名曰三王冢也（吳越春秋列異傳搜神記）一作爲晉君作劒晉北征記云魏惠王徙都于宋城號梁王爲眉間尺任敵所殺三人同葬故謂三王陵　金陵舊志云溧水有三王山一名三首山相傳楚王與眉間尺并一客三首葬此因名

荆有佽非者得寶劒于干遂還又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舡佽非謂舟人曰汝嘗見兩蛟夾舟而舟中之人有全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佽非曰若如是吾固江中腐肉朽骨耳弃劒而已余何愛焉遂攘臂袪衣拔劒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獲全荆王聞之仕以執圭孔子聞之曰腐肉朽骨猶能除害見義哉（呂氏春秋）

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之欲與我以我爲知乎臣弑君非知也以我爲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爲勇乎刼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新序）

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曰寧設表門乎公曰不也夫表門起于禹禹治洪水故表其門以紀其功吾父無功何用焉寧設菰盧乎公曰菰盧起泰伯泰伯出奔聞古公甍還赴喪故作菰盧以彰其尸吾父無泰伯之罪何用此爲寧設五穀囊乎公曰五穀囊者伯夷叔齊餓死首陽恐其魂之饑也故設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焉寧設掛樹乎公曰掛樹者晉文公有內難出亡介子推隨其行割肉以續軍糧後文公歸國忘志子推子推奏唱而歌文公始悟當授爵祿子推奔介山抱木燒死國人恐其魂魄實于地故

作掛樹吾父生于宮殿死于枕席何掛樹爲寧設魂衣乎公曰魂衣起宛荆宛荆于山下道逢寒死羊角哀迎其屍恐神之寒故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綉死于衣被何用此爲寧設桐人乎公曰齊人虞卿遇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能葬自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父生得供養何桐人爲寧設三桃湯乎公曰桃湯起于衛靈公有女嫁楚乳母送之道聞夫死欲將新婦還婦曰女有三從今屬于人死當卒哀因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三桃湯以沐死者出東北隅禮三終使死者不恨吾父無所恨何用桃湯焉（王肅表帳愛記）

甘羅云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戰國策　董仲舒云達巷
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云項橐也漢書　呂望使老者奮
項託使嬰兒矜淮南子　項子有含穗之歎抱朴子　滿城縣
南門有先聖大王神祠神姓項名託魯人年八歲孔
子見而奇之十歲而亡時人尸而祝之號小兒神圖經
朝野僉載云魯般者肅州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
化於涼州造浮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無
何其妻有娠父母詰之妻具說其故其父後伺得鳶
楔十餘下乘之遂至吳會吳人以爲妖遂殺之般又
爲木鳶乘之遂獲父屍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

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
爲也齎物巨千謝之般爲斷其一手其月吳中大雨
國初土人尚祈禱其木仙六國時公輸班亦爲木鳶
以窺宋城出酉陽雜俎
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列子注　班
輸作雲梯可以淩虛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
傳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鳶飛之三日而不集般
爲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上墓一去
不還遂失其母論衡
禮記云季康子母死斂公輸般請以機封孟子注

疏云公輸子魯般魯之巧人或以爲魯昭公之子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
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
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說苑
張武爲知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
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氏而滅之矣又教
知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
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襄子鑽龜筮占兆以視
利害謂張孟談曰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
可下孟談乃潛行而出三國陰謀同計以擊知氏遂

滅之淮南子韓非子
知伯爲趙襄子所敗將出走夢火見于西方乃奔出
秦又夢見于南方遂奔楚也古文瑣語
豫讓爲知伯報仇欲刺襄子伏于橋下爲襄子所得
使兵環之讓願請其衣而擊之襄子義之脫附身之
衣以與之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衣盡出血曰而可
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
戰國策史宗隱
智伯身死三國分其首以爲杯韓子
史記云韓魏殺知伯埋于鑿壺之下後漢郡國志太原注

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荓為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荓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可適乃退而自殺（呂氏春秋）

人謂孟賁曰生乎勇乎曰勇貴乎勇乎曰勇富乎勇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以能懾三軍服猛獸也（尸子）孟賁之殺其勇也（墨子）

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

鄒之君子孟子輿擬其体著七篇謂之孟子（傅子）

孟子之母姓仉氏（音掌）

孟子絶糧於鄒薛困殆甚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風俗通）

孟子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於黎丘（鹽鐵論）

蘇秦祕與張儀事鬼谷先生十一年皆通六藝百家之言鬼谷先生弟子五百餘人為作土窟窟深二丈先生曰有能獨下說窟中令我泣下者則能分人主之地矣蘇秦乃下說窟中先生泣下沾襟張儀繼下說之先生亦泣下曰蘇秦辭說與張儀一体也（典略）

蘇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乏困行以燕人繇卜傳說自給各解滅獲之衆（春秋後語）謂秦託卜傳會以為辭說滅獲役人解衣衆以償怪說之言也

邯鄲之北有蘇大侯者蘇秦往說之大侯送以黃金百鎰其家丞諫曰君侯之與客無故舊而送之百金其說可得聞耶蘇大侯曰客天下辨士也立談之間再奪吾地而復歸之吾地雖小豈直百金耶（典略）

晉公子重耳仳脇為諸侯霸蘇秦骨鼻為六國相張儀仳脇亦相秦魏（論衡）

秦攻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使者數相往來候者言章子以齊兵降秦者威王不應而此三者頃間言齊兵大勝左右問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戰國策）

淳于髠至鄰家見其灶突之直而積薪在傍謂曰此直有火使為曲突而徙薪鄰家不聽後果焚其屋鄰

家救火乃滅烹羊具酒以謝救火者不肯呼髡知士識之曰曲突徙薪無厚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也（桓譚新論）

莊周病劇弟子對泣之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桓譚新論）

秦昭王三月三日置酒河曲有金人出捧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遂于此處立為曲水（續齊諧記）

方士傳言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温氣至而穀生今名黍谷（劉向別錄）

孟嘗君食客三千人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

列士傳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讒羅謗怨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為鄰入用堀穴為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為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闥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綠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釣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囿強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于薛矣夫以秦楚之彊而報讐于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者天道不常盛寒

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愴為足下悲之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桓譚新論）

青州城南佛寺有古鐵鑊二口大者容四十石小者三十石制作精巧又有一釜可受七八石似甕而有耳相傳寺即孟嘗宅鑊釜其所用以待食客者（封氏見聞）

隋開皇中趙文昌暴卒而蘇云與司見大糞坑有人頭髮上出云是白起寄禁於此罪猶未了(法苑珠林)

宋末真定有題王曾病入冥有逮者呼之曰王陵題曰非也逮者曰汝前生實王陵也引至一大城題不省遂以器盛王摵之方省曰我果陵也引至一大城城中有一囚閉其中身與城等王訝逮者曰此白起也罪大身亦大俾證坑趙卒事題曰吾初建言分趙屯耳坑出公意起無言以頭觸城哭曰此證有須千年題乃甦言其事(癸辛雜志) 輟耕録鳳翔王皮事同

齊與兵伐楚子發帥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大夫盡用其計齊師愈强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伎子發諾而遣之偷卽夜出解齊將軍之幬而獻之子發使人歸之明日又取其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矣卽旋師而去(淮南子)

公孫龍在趙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與游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河上而航在北使客呼之一呼而航來(淮南子)

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鳩飛入案下公子使人顧望見一鷂在屋上飛去公子乃縱鳩令出鷂逐而殺之公子暮不爲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爲鷂所得吾負之爲吾捕得此鷂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公子慈聲旁國左右捕得鷂三百餘頭以奉公子乃自按劒至其籠上曰誰獲罪無忌者耶一鷂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名聲布流天下歸焉(列士傳)

燕太子丹質于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思欲歸請于秦王王不聽謬言曰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嘆烏卽頭白俯而嗟馬生角秦王不得已遣之爲機橋於渭欲以陷丹丹驅馳過蛟龍捧轝而機不爲發遁到關關門不開丹爲鷄鳴於是衆鷄悉鳴遂歸(燕丹子 博物志 水經注) 天雨粟(云云)角厩門木烏生肉足井上株木跳度瀆乃可(風俗通) 日再中天雨粟(云云)角廚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論衡)

夏扶謂荊軻曰何以教太子軻曰尚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於君何如也(燕丹子)

四三皇六五帝四三墳六五典一二臞六五綍皆本于此(困學紀聞)

田光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燕丹子)

秦王爲荊軻所持王曰乞聽琴聲而死琴女名漏月
者彈音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三尺屏風可超而越
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如其言遂斬荊軻 燕丹子
周顯王時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時而鼎見于彭城
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
所謂鼎伏也亦曰系而行之未出龍齒齧其系故語
曰稱樂大早絕鼎系 水經注
禹城東南有蒲臺高八丈秦始皇東遊海上在臺下
縈蒲繫馬夾道數百步到今蒲生縈委猶若有繫狀
蒲似水楊而勁堪爲箭 三齊畧記 寧海峴山東有係馬山

始皇于此係馬草生猶作繫結之狀俗云係馬礎 寰宇
記 島當沉 齊人謂湖曰沉 中有九十臺皆生結蒲云秦始皇
游此臺結蒲係馬自此蒲生則結 續述征記
秦始皇作石橋欲渡海觀日所出處舊說始皇以術
召石石自行城陽十一山石盡起立嶷嶷東傾如相
隨行狀又云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駛神人
輒鞭之皆流血今召石山石色悉赤隱軫似鞭撻瘢
三齊畧記
始皇造觀日橋或云非人功所建海神爲之驅石豎
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于神求與相見神曰我形醜

約莫圖我形當與帝會始皇乃從石塘上入海三十
餘里與神相見左右有巧者潛以足畫其狀神怒曰
帝負約可速去始皇即轉馬前脚纔立後脚隨崩僅
得登岸畫者溺于海衆山之石皆住猶岌岌無不東
趣今成陽山東入海道水中有豎石往往相望似橋
柱之狀又有柱石二乍出乍沒始皇渡海立此石標
之以爲記也 伏琛齊地記
牟州有拒神山在州東五里始皇取石爲橋此山拒
而不去因遂名焉山南四里有黃銀穴 續高僧傳
即墨東南陰山上有小池傍有石人并石馬蹄跡寰

宇記云秦始皇至牢盛山望蓬萊立馬此山遣石人
驅牢山不動因立於此石人長一丈五尺大十圍今
海濱山上往往有之 酉陽雜俎 齊乘
嶧山北有絕岩始皇觀禮于魯乘羊車登嶧山之上
命李斯以大篆勒銘山嶺名曰書門 三代地理書 鄒山記
萊州北臨海有盞石方圓五步上有窪尊古老相傳
始皇鑿此盛酒以祭百神 齊乘
地道記云海州海中去岸半里許有始皇碑高十一
丈八尺廣五尺厚八尺三寸一行十一字潮水至加
其上三丈去則三尺見也 漢郡國志

永州北石牌灘石皆成片段聯綴如牌筏舊傳始皇造橋海上異人乘石牌助之始皇死遂棄於此山川紀異

豫章宜春界鍾山有峽田環澄澈深不可測曾有漁人釣得一金鎖長數百尺而得一鐘又如鐸狀舉之聲如霹靂天晝晦山川震動鍾山一面崩摧五百餘丈漁人皆沉舟落水其山摧處如削至今存焉或有識者曰此秦始皇驅山之鐸也輿地紀勝 玉堂閒話

餘杭大滌洞石崖上有仙跡岩岩邊有雲根石舊志始皇驅鬼兵塞海岩勢欲動忽有神人呵叱以身鎮之今崖石有帻簪冠之跡隱然而見不生苔蘚杭舊志

天目山石板山西北皆有之長短大小不可數計皆平淨如砥古記云秦始皇驅鬼兵解之有全解在地者有解之未盡者有倒解者今鋸痕線道猶存其至一半者用石砧架定信非人力所能及好事者欲挈而下輒有風雨䨓蛇之變以故人莫敢動杭志

石菴在縣西尖之頂至為高絶上覆巨石一片非人力所能舉縣經云秦皇指陰兵疊就上

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并一寸椹金樓子

瑯琊東南十里有即山即古瑯琊臺城也始皇二十八年至瑯琊大樂之留三月作瑯琊臺臺亦孤山也

然高顯出於衆山之上高五里下週二十五里山壘石為臺石形如磚長八尺廣四尺厚尺半三級而上級高三丈上級平敞二百餘步刊石立碑記秦功德漢武帝亦登此臺伏琛齊地記

秦梁地名也或云始皇東巡弗行舊道過此水率百官以下人提一石以填之俄而梁成今觀所累石無造作之處郭緣生述征記

陽庭城東南青城山始皇登此山造石城入海三十里臨海射魚方四百里水變血色今猶尔也三齊畧記

驪山湯舊說以三牲祭乃得入可以去疾消病不爾

即爛人肉俗云始皇與神女游而忤其旨神女唾之則生瘡始皇怖謝神女為出溫泉而洗除後人因以為驗辛氏三秦記

始皇既焚書改古文為大篆及隸字國人多誹怨秦苦天下不從更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百人乃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硎阬谷中溫處瓜實成乃使人上書曰冬瓜有實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乃命就視之先為伏機諸生方相難不能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而壓之終乃無聲衛宏詔定古今奇字序

大翮山小翮山在媯州上有王仲廟仲字次仲年少

入學而家遠常先到其師怪之謂其不歸使人候之實歸在其家同學者常見次仲捉一小棘木長三尺餘至則着屋間欲上人取之輒尋不見及年弱冠變蒼頡舊書爲今隷書始皇時官務繁多次仲爲文簡畧赴急用之大喜使徵之不至始皇大怒詔檻車送之次仲吟咏化爲大鳥出車外翻然高飛徘徊長引至于西門山乃落二翮一大一小遂名其落處爲大小翮山今水旱祭之嬀州即幽州地（述異記 寰宇記）

隴州汧源縣有土羊神廟昔始皇開御道見二白羊鬭遣使逐之至此化爲土堆使者驚而回始皇乃幸其所見二人拜於路隅始皇問之荅曰臣非人乃土羊之神也以君至此故來相謁言訖而滅始皇遂令立廟至今祭享不絕（隴州圖經）

始皇至東海海神捧珠獻于帝前今海畔有秦始皇受珠臺（述異記）

始皇造渭水橫橋鐵鐓重不勝故刻石作力士孟賁等像祭之鐓乃可移動也（水經注）

鄠陽山中有木客秦時造阿房宮者食木實得不死時下山就民間取酒爲詩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買鑪還山弄明月（徐鉉帖）

秦磁石門有阿道即阿房宮之北門也累磁石爲之着鐵甲入者磁石吸之不得過羌胡以爲神（元和郡縣圖志）

罪字本從自辛秦皇謂皋字似皇故改作罪（風俗通）

始皇二十八年登封太山至半忽大風雨雷電路傍有五松樹蔭翳數畝乃封爲五大夫忽聞松上有人言曰無道德無仁無禮而得天下妄受命帝何以封左右咸聞始皇不樂乃歸崩于沙丘（獨異志）

始皇使鄭容將入函谷關見華山上有素車白馬心疑其非人熟視稍近問鄭容曰安之荅曰欲之咸陽素車上人曰吾華山使願託一牘書致鎬池君所子之咸陽道過鎬池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以款梓當有應者即以書與云切勿妄發致之得所欲鄭容如其言以石款梓樹應曰諾鄭容或如睡伏不覺見宮闕儀衛同王者居謁者受書入有頃宮中謹曰祖龍死有一婦行哭出謝容煩苦乃上白璧容讓之婦人曰此鬼神事願勿讓鄭容受之歸具以聞始皇默然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謝璧也乃賜鄭容金三百斤詔無泄語（樂資春秋後傳）

始皇作地市與生死人交易令云生人不得欺死者物市吏告始皇云死者陵生人生人走入市門斬斷

馬脊故俗云秦地市有斷馬（三秦記）
秦并六國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衛承莊逃入衛城小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嶽搜捕太白歸位衛承莊逃焉玉清有子名子休玉清謫于北斗下常春其子乃配于河伯驂乘行雨子休每至小仙洞耻其母淫奔之所輒回馭不經故此地常少雨（東方朔內傳 見獨異志）
始皇葬驪山之阿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以明珠為日月人魚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金

銀為鳧雁金蠶三十箔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項羽入關發之以三十萬人三十日運物不能窮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火延九十日不能滅（漢書劉向賈山傳 三輔黃圖水經注）
始皇陵雖高大不足以消六十萬人積年之功其用功力或隱不見不見者驪山水泉本北流北流者陵障使東西流又此山無石於渭北諸山運取大石故其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為不流千人一唱萬人相鉤今陵下餘石大如塸土屋其銷功力皆此類（關中記）
漢五柞宮西有青梧觀觀前有三梧桐樹樹下有石

麒麟二枚刊其脇為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脚折折處有赤如血父老謂其有神皆含血屬筋焉（西京雜記）
乜斯求周秦故事謁者閣上得驪山本李斯領徒七十二萬作陵鑿之三十七歲涸地中水泉奏曰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天狀（酉陽雜俎）
由拳縣秦時長水縣也始皇時童謠曰城門當有血城陷沒為湖有老嫗聞之憂懼朝朝往窺城門門侍欲縛之嫗言其故嫗去後門侍殺犬以血塗門嫗又往見血走去不敢顧忽有大水長欲沒縣主簿令幹

入白令令曰何忽作魚幹又曰明府亦作魚遂淪陷為湖（神異傳）
驪山顛有始皇祠不齋戒而往即風雨迷道彊即死之（三秦記）
二世死為厲鬼號秦中（史封禪書）
辨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為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二世（善文）
二世胡亥之為公子也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群臣召諸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堦視群臣陳履狀善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棄之也（新序）

趙高將爲亂先設驗獻蒲以爲脯惑二世有言蒲者
誅之史記見藝文
秦二世時趙高駕鹿從行王曰丞相何爲駕鹿高曰
馬也王曰丞相誤耶以鹿爲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
然願問群臣群臣半言鹿半言馬陸賈新語與史記異
二世時趙高用事乃先獻蒲爲脯指鹿爲馬以驗群
臣古今注風俗通
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
至今語猶存也鄭玄禮器注 崔琦對梁冀曰將使玄黃改
色馬鹿異形乎後漢文苑傳

太白山南有陳倉山山有石與鷄不別趙高燒山鷄
飛去晨鳴山頭聲聞三十里或謂是玉鷄三秦記
趙高既刼殺二世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
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群臣弗許乃立子嬰史記
二世時五星會南斗南海尉任囂曰秦方長亂此南
越偏霸之象也遂有志焉病且死召趙佗行南海尉
事故今呼爲尉佗漢高帝遣陸賈立爲南越王南越志
交趾之地最爲膏腴舊有君長曰雄王其佐曰雄侯
其地曰雄田後蜀王將兵三萬討雄王滅之以其子
爲安陽王治交趾其城九重周九里士庶蕃富尉佗
在番禺遣兵攻之安陽王有神人曰皐通輔佐之造
弩一張一放殺越軍萬人三放殺三萬人佗知其故
便却壘息卒還戍武寧遣其次子始爲質通好後安
陽王遇皐通不厚通去之王之女曰媚珠見始丰姿
閑美遂私焉始後誘媚珠求觀神弩之妙媚珠示之
因毀其機即馳使報佗復興師襲之軍至安陽王又
如初放弩弩敗師皆崩散遂破之安陽王啣生文犀
入水走水爲之開越遂蕪其地南越志
熈安縣山下有神牛天清水澄則見牛刺史劉道錫
嘗使繫其耳而牽之耳脫而牛潛既而挽絧者莫不

疾耳蓋尉佗之牛南越志
趙王武臣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囚之欲求分地使者
往十餘輩輙殺之有厮養卒請往張耳陳餘遣之及
見燕王燕王問之對曰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卮酒
已飲又問之復曰賤人希見長者願復請一卮酒與
之酒卒乃爲言之因曰耳餘名求趙王實欲燕殺之
分趙自立耳燕王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新序史漢俱無卮酒事 孔融與曹操書云趙之厮養
東迎其主非卮酒無以激其氣九州春秋
秦亂有十三人棄官學道經廬山內三武士欲栖焉

十人曰初志歸群玉洞府豈可中道而輟一夕雷雨化成二溪中有磐石上有玉簡天篆曰神化靈溪金簡標題真人指授玉洞潛栖盧山記

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欲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追及於是乃密伺其所在合圍而得之問之言我本秦之宮人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走入山饑無所食當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實當時苦澁後稍便之遂不饑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時二百許歲獵人將歸以

穀食之初時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二年許身毛稍脫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爲人所得便成僊人也抱朴子

陳勝既立爲王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妻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王心慙焉以問孔鮒子魚對曰禮以婚爲昆弟妻之父母爲外舅姑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昔魏信陵君嘗以此質臣之父臣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已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周之道

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王曰善孔叢子

史記云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索隱云顧氏引孔叢子云云朱子謂是書文氣緩弱不類西京宋潛溪疑即注者宋咸所作豈咸在顧氏司馬之先耶

陳涉使周章爲將以擊秦秦使章邯拒之陳王有輕秦之意而不設敵備子魚諫曰章邯秦名將周章非其敵也夫雖天之所舍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王不脩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與守成難於進取信哉他日復以近事諭之曰臣昔在梁有陽

由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手搏䝟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畏憚浸相泄瀆方乃積怒妻坐於床吞焉左手建杖右手制其頭妻亦奮恚因授以背使杖擊之而自撮其陰由乃仆地氣絕而不能興鄰人聞而救之妻愈贅忿莫肯含旃或餋其衆然後乃放夫以無敵之伎力而劣于女子之手何也輕之無備也今王與秦角强弱非若由之夫妻也而輕秦過甚臣故欲王之備之也王曰譬類怳佳然實不同也弗聽周章果敗以至于亡孔叢子

學圃藼蘇卷之二終 十七十八兩日校十八日夜雨有風蓋五六候也

朗陵陳燿文晦伯甫箋
咸林東　棐體忱甫正

高皇帝家在豐中陽里及爲天子祠豐故宅漢舊儀

宋謝莊求賢表曰升曆中陽英賢起于徐沛受籙白水茂異出于荆宛南史

小黃縣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䰟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洒濯之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因作園陵寢殿陳留風俗

班固泗水亭長古碑云高祖母温氏司馬貞打得其字分明索隱三史王生遊沛因醉入高祖廟見高祖云朕之中外泗州亭長碑昭然具載外祖温氏纂異記

晉開運二年進唐書表云頻分温媪之疑乃懼魯魚之謬

高祖以始皇三十四年於南山得一劍長三尺銘曰赤霄及貴常服之此即斬蛇劍也陶弘景刀劍录

高祖斬白蛇劍上有七采珠九華玉以爲飾雜厠五色琉璃爲劍匣劍在室中光景猶照於外與挻劍不殊十二年一加磨瑩刃上常若霜雪開匣拔鞘輒有風氣光彩射人西京雜記

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孔子屐高祖斬白蛇劍王莽頭等三物中書監張茂先懼難作列兵防衛咸見此劍穿屋飛出莫知所向異苑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府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礙人有病疾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即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羽併

將以東後不知所在西京雜記

厄井在汜水縣東十五里高祖與項羽戰敗于京索遁入此井追者見井中有雙鳩飛出上有蜘蛛網因而得免郡國志風俗通

滎陽有厄井相傳漢祖爲雍齒所追投匿井中有蜘蛛結網蔽其井口得脫沒黙爲滎陽守立神蛛廟祀之今其廟猶存歲時居民三月致祭志

滎陽板渚津原上有厄井漢王避項羽於中爲雙鳩所救故俗語云漢祖避時難隱身於井閒雙鳩集其上誰知下有人漢朝正旦放雙鳩或於此起殷芸小說

楚漢相距於京索間、六年、漢王身被大創十二、矢石通中過者有四、三情故事

高祖每戰、親矢石、前後被七十二箭、咸言滅七十二子、獨異志

河陰南廣武山、高皇廟在其麓、殿前有八角井、曰漢泉、井中三魚、一金鱗、一黑、一如常、一邊鱗肉與骨皆無、獨其首全、與二魚並游水中、俗傳高皇食鱠庖人治魚及半、而楚人至、倉皇棄魚井中而遁、陶朱新録

中山有鴻山關者、昔項羽於此關見群鴻、乃誓衆曰、我當南面、必中其一、乃引滿射之、莫有中者、乃折弓投地而去、時知項羽終不能濟伐也、九州要記

孔子吹律、自知殷後、項羽重瞳、自知虞舜苗裔也、論衡

烏江有項王繫烏騅樹、歷千餘年尚鬱茂、建中中縣令張勤厭賓客觀遊、令伐之、今茲地獨不生草、唐傳載

徵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孤星、樊噲感狼星、劉子蕭何感昴精而生、典獄制律、春秋佐助期

鄗城即晉鄗邑也、北五里有泥河、李左車與韓信戰敗至此、問之曰泥河、左車曰、車入泥河、不能行、吾其亡矣、果被擒、趙州志

鄗城東南五里有釣盤山、相傳韓信敗陳餘於此、餘問其地、曰釣盤山、餘曰、魚遇釣盤、吾其亡矣、果遇害、趙州志

韓信將下趙、聞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引兵方出井陘口、師悉無井、筮之得蒙、知山下有泉焉、信遣胡將周而索之、見二白鹿跑地、有泉湧出、后人於井側立胡王祠祀之、金周義記

北郭先生獻帶于淮陰侯曰、牛為人任、用力盡猶不置其革、楚漢春秋

未央殿東北二里許、鐘室故處也、有隙地丈餘、草色皆殷赤、相傳呂后殺韓淮陰、血漬而然、地志

張良得黃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四皓皆仙人、良師之、悉從受其神方、雖為呂后所強飲食、尋復脩行仙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孔安國秘記

建信侯婁敬晚居好畤明月山北、能種金、其地曰種金平、後人往往得金云、敬將卒、召邑人囑曰、為廟祀我、我有以福汝、從之而雲霞飛集而去、至大古碑[illegible]

襄趙間故春陵白水之地、多得金麟趾褭蹄、金趾中空、四旁有文刻工巧、褭蹏似于平物、上滴成如乾柿、土人謂之柿子金、或曰此婁敬所為藥金最良、續博物志

漢已定天下、論功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

是也、功成名立、臣爲爪牙、世世相屬、百出無邪、辟侯周勃是也、(楚漢春秋)

陸賈使南越、尉佗與之泛舟、錦石山下、賈默禱曰、我若說越王肯稱臣、當以錦裹石爲山靈報、使還遂出囊中裝、募人植花卉以當錦、(夷堅志)

朱仲會稽人、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仲讀書曰、真值汝矣、齎三寸珠詣闕上書、珠好過度、即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列仙傳)

漢文帝三年、于永明殿畫屈軼草、進善旌、誹謗木、敢諫鼓、獬豸、凡五物、(兩漢故事)

文帝時、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何服食而至此耶、對曰、年十三失明、父母哀之、教鼓琴日、講習以爲常事、臣不能導引、無所服餌也、(桓譚新論)

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爲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闒茸尊顯、佞諛得志、以哀屈原之離讒邪、亦因自傷爲通等所愬也、(風俗通)

困學紀聞、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致之漢史、無通譖賈生事、蓋誤、疑未詳也、

薄昭文帝舅、以其殺漢使、文帝不忍行法、乃令朝臣衣喪服哭之、昭遂自盡、或云昭侍飲一郎、酗酒不謙、一郎糺之、昭既歸、使人持刀殺糺者、帝聞之怒、故有此、(獨異志)

景帝時、段孝直舉孝廉、爲長安長、有所乘駁馬、日行五百里、雍州刺史梁綿與帝連婚、恃勢索之、直辭以亡考所乘、不敢輒奉、綿因致恨、密構孝直取受贓事、乃教下獄、不令家下通徃、直知不免、使告妻曰、刺史陰謀欲奪我馬、私捏人訴、意欲殺我、我必死矣、汝等幼冲、未能申雪、可將紙筆安我墓中、當自申理、直死獄中、家人妝斂、如其言置之、不五十日、景帝大宴

群臣、孝直於殿前上表訴冤、併以綿不法事二十一條、條奏別狀、帝覽表訖、直忽不見、帝甚異之、詔收綿付獄勘之、事皆不虛、帝勅將綿於直墓所斬而祭之、故語云、莫言鬼無身、杜伯射宣王、莫言鬼無形、孝直訟生人、(搜神記)

文翁者、廬江人、爲兒童時、乃有神異、及長、嘗起歷下陂、以作田、文翁晝日斫伐柴薪、以爲陂塘、其夜忽有數百頭野猪、以鼻戴土、着柴中、比曉成塘、(錄異記)

文翁景帝末爲蜀郡太守、

景帝時、廷尉上因防年繼母陳論殺防年父、防年因

殺陳依律殺毋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傍帝遂問之太子荅凡夫繼毋如毋明不及毋緣父之故比之於毋今繼毋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毋恩絶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以大逆論從之（漢武故事）困學紀聞云武帝事史策不著僅見於通典刑法雜議

舊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壽脩短漢武帝探策得十八因倒讀曰八十其後果壽長八十（風俗通）

漢武帝初起神明臺時掘地入三十丈得泉水色黃傍有人居無日月光明晝夜以火照中有人食土飲水服赭布衣漢人問汝何時居此荅曰商王無道使兆人入地千丈求青堅之土以作冢起瑶宮金堂二人皆以繩入地囊負器取土多有壓陷死者今猶二人在耳漢人問何得獨存荅曰我以玉爲衣金爲環身有金玉故心氣不滅漢人問汝欲更出爲人否荅曰食土飲泉與螻蟻爲伍寧望日月乎乃引出三日自死骨肉靡成灰惟心如彈丸大堅如石以物扣之則是乾血耳（別國洞冥記）

神明臺武帝造高五丈上有九室今人謂之九天臺武帝求神仙恒置九天道士百人（漢宮敘名）

帝行幸河東欣然中流與群臣飲讌乃自作秋風辭顧謂群臣曰漢有六七之厄法應在受命宗室子孫誰當應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漢者當塗高也群臣進曰漢應天受命祚踰周殷子子孫孫萬世不絶安得此亡國之言過聽于臣妾乎上曰吾醉言耳然自古以來不聞一姓遂長王天下者但使失之非吾父子可矣（故事）春秋元命苞曰許昌爲周當塗

齊郡函山有鳥鳥足青觜赤黃素翼絳顙名王毋使者昔漢武登此山得玉函長五寸帝下山玉函忽爲白鳥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毋藥函常令鳥守之（酉陽雜俎）

武帝遂夷至於海濱聞有香氣而不見物令人推求乃是魚父造魚腸於坑中以土覆之香氣上達取而食之以爲滋味逐夷得此物因名之置魚腸醬（齊民要術）

武帝在甘泉宮有玉女降常與帝圍棊相娛丰姿端正帝密悦乃欲逼之玉女因唾帝面而去遂病瘡經年故漢書云避暑甘泉宮此其時也（幽明錄）

漢武帝嘗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國色帝悦之仍留宿夜與主婢卧有一書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見客星將掩帝座甚逼書生大驚懼連呼咄咄不覺聲高仍又見一男子操刀將入戶聞書生聲急謂爲己故遂

緬走客星應時而退如此者數過帝聞其聲異而問之書生具說所見帝乃悟曰必此人壻也將欲肆虐惡于朕乃召集期門羽林語主人曰朕天子也於是擒奴問而欵服乃誅之帝嘆曰斯蓋天啓書生之心以扶祐朕躬乃厚賜書生焉（幽明錄）

昆明池中有靈沼名神池云堯時洪水訖停舡此池池通白鹿原人釣魚於原綸絕而去魚夢於武帝求去其鈎明日帝遊戲於池見大魚銜索曰豈非昨所夢乎帝取魚去其鈎而放之間三日帝復遊池濱得明月珠一雙帝曰豈魚之報耶（三秦記）

漢武於湖中牧馬處至今野草皆有嚼嚙之狀湖中呼爲馬澤澤中有漢武彈棊方石上有勒銘焉（述異記）

武帝徙南岳之祭於廬江潛霍山之上無水廟有四鑊可受四十斛至祭時水輙自滿用之足了事畢即空塵土樹葉莫之汙也積五十歲歲作四祭後但作三祭一鑊自敗（搜神記）

武帝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試問西域胡人帝以朔不知難以核問至後漢明帝時外國道人竺法蘭入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試以武帝時灰墨問之蘭云經云世界大劫終盡則刼火洞燒此灰是也乃知朔言有旨（曹毗志怪 梁高僧傳）

武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上大怪之召待詔王朔問之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對曰王朔知其一不知其二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上曰應在幾日朔曰在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上大咲賜帛三十疋（方朔別傳）

武帝幸甘泉至長平坂上馳道有蟲盤而覆地赤如生肝狀頭目口鼻耳齒俱具先驅旋頭馳還以聞上使視之不知也時東方朔在屬車上令往視焉還對曰此蟲名怪哉上曰何謂對曰秦始皇拘係無罪幽殺無辜衆庶恨怨咸仰首歎曰怪哉怪哉憤氣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獄地不然罪人徒作所聚處也詔丞相公孫弘按圖地果秦獄也上曰善當何以去之朔曰凡積憂者得酒而忘以酒灌之必消糜於是使人取蟲寘酒中須臾糜爛帝曰愽物之士至於此乎賜帛百匹自此之後屬車載酒（方朔傳 搜神記）

武帝元狩中有日者奏太乙星不見帝召東方朔問

其出朔對曰是星不見則下遊于世爲君民福壽帝曰何以驗之朔曰陛下使人於異方江海之濱設禮祭而迎之或乘赤或控鶴特異於常者則爲驗見則斫竹建壇醮謝之帝如言朔日迎之是月果有會稽太守奏海中有人丫角而如玉色美紫髯而腰蔽槲葉乘一葉紅蓮約長丈餘偃卧其中手持一黄書自東海浮來臣等焚香迎拜甫及百步俄爲雲霧所遮後霧散不知所之進其黄書飄至亭側進于帝帝令驗之曰此上界火餘經也漢遺史

武帝與越王爲親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愆期不至乃微服賫絹問卜於孫賓賓延坐未之識也帝啓卜卦方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言賓曰陛下非卜他物卜東方朔耳朔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西面招水大嘆到日請詰之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稽程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西面招水大嘆何也朔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天子與陛下對坐耳帝深異之搜神記

武帝好方士敬鬼神使人求神仙不死之藥甚至初無所得天下方士四面鋒至不可勝言東方朔睹方士虛語以求尊顯即云上天欲以喻之其辭曰陛下所使取神藥者皆天地之間藥也不能使人不死獨天上藥能使人不死耳上曰然天何可上也朔對曰臣能上天上知其謾詑欲極其語即使朔上天取不死之藥朔既辭去出殿門復還曰今臣上天似謾詑者願得一人爲信驗上即遣方士與朔俱往期三十日而反朔等既辭而行日日過諸侯傳飲往往留十餘日期又且盡無上天意方士謂之曰期且盡日日飲酒爲奈何朔曰神鬼之事難豫言當有神來迎我者於是方士晝卧良久朔遽覺之曰呼君極久不應我今者屬從天上來方士大驚乃具以聞上以爲面欺詔下朔獄朔啼對曰朔頃幾死者再上曰何也朔對曰天帝問臣下方人何衣臣朔曰衣蟲蟲何若臣朔曰蟲喙髯髯類馬色邠邠類虎天公大怒以臣爲謾言使使下問還報曰有之厥名蚕天公乃出臣今陛下苟以臣爲詐願使人上天問之上大驚曰善齊人多詐欲以喻我止方士也罷諸方士弗復用由此朔日以親近方朔別傳

武帝與近臣宴會于未央殿忽聞人語云老臣昌死自訴不見其形尋覓良久梁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面目頹皺鬚白帝問曰叟姓字何居在何所處何訴

病苦而求訴、翁緣柱而下、放杖稽首、嘿而不言、仰頭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帝駭愕、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爲藻蕪、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潜深河、陛下頃日興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頭看屋、視殿室名未央、訴陛下方侵其居宅未央也、俯指陛下脚者、足也、願陛下宮室足於此、不復更造也、帝感之、既而息役、后帝幸瓠子河、聞水底有絃歌之聲、須臾前梁上翁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纓佩甚鮮、皆長八九寸、有一人長尺餘、茭波而出、衣不沾濡、或有挾樂器者、帝方食、爲之輟膳、命列坐於食案前、帝問曰、聞水底奏樂爲是君也、老翁對曰、老臣前冒死歸訴、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即息斧斤、得全其居宅、不勝懽喜、故私相慶樂耳、帝曰、得奏樂否、曰故齎樂來、安敢不奏、其最長人便皷絃而歌、歌曰、天地德兮垂至仁、愍幽魂兮停斧斤、保室宅兮庇微身、願天子兮壽萬春、歌聲小大無異於人、清徹繞越梁棟、又二人鳴管撫節、調契聲諧、帝懽悅、舉觴並勸老翁等、並起拜受爵、各飲數升不醉、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曰、朕闇無以識君、東方生知君耳、君可更以珍異貽之、老翁顧命取洞穴之寳、一人受命、下没淵底、倏忽還到、得一大珠、徑數寸、明曜絶世、帝甚弄翫、翁等忽然而隱、帝問朔紫螺殼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以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之必易、會後宮產難者、試之、殊有神效、帝以脂塗面、便白澤、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名焉、帝以五十萬錢賜朔、取其珠、置於內庫、志怪 幽明录

武帝時有神雀下、丞相御史丞二千石諫議大夫博士皆上壽、東方朔獨不賀、帝曰、群臣皆賀、而獨不賀、何也、對曰、此所謂巫雀、非神雀也、恐後有巫爲國害事者、朔因謝疾去、其後卒有巫蠱之事、朔傳

會稽郡送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上常令于案上行、上呼東方朔、朔至、呼短人曰、巨靈汝何忽叛來、阿母還未、短人不對、因指朔謂上曰、西王母種桃三千歲一結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矣、後西王母下、出桃七枚、母自啖二、以五枚與帝、帝留核着前、母問曰、用此何爲、上曰、此桃美、欲種之、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生華、三千歲一着實、人壽幾何、非下土所植也、漢武故事

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下與帝食桃、惟帝與母對坐、其從者皆不得進、時東方朔竊從殿南廂朱鳥牖

中窺母母顧之謂帝曰此窺牖小兒嘗三來盜吾此桃帝乃大惟之由此世人謂方朔神仙也漢武內傳 博物志

虜蘇剖刺在呑胷之右大澤中高百尋然無草木石皆赭色山産椒椒大如彈丸燃之香徹數里每然椒則有鳥自雲際蹁躚五色名赭爾鳥蓋鳳凰種也昔漢武帝遣將軍趙破奴逐匈奴得其椒不能解詔問東方朔朔曰此天仙椒也塞外千里有之能致鳳武帝植之太液池至元帝時椒生果有異鳥翔集瑯嬛 新録

武帝時有獻獨足鶴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人皆不知以爲怪異東方朔見之奏曰此畢方鳥也又言其

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山海經章我之山有鳥如鶴一足名曰畢方見則有譌火因勅廷臣皆習山海經山海序及 尚書故實

君山有道與吳包山潛通上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死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至君山得酒欲飲之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視之因一飲致盡帝欲殺之朔乃曰殺朔若死此爲不驗以其有驗殺亦不死乃赦之博物 志

漢武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落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爲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爲馬小爲駒長爲雞小爲鶵大爲牛小爲犢人生爲兒長爲老且昔爲善哉今爲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乃大笑小 説

武帝嘗以隱語召東方朔時上林獻棗帝以杖擊未央前殿檻曰叱叱先生來來朔至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乎朔見上以杖擊檻兩木兩木林也來來棗也叱叱四十九也東方 朔傳

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朔曰此非脣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

帝愼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即敕免罪新 語

武帝喜遊天下忽見一坑遣使者視之知深幾丈使者還對坑深不知幾丈武帝曰朔多智使往視其深淺方朔對曰坑深一百二十丈武帝曰先生何以知之耶朔曰臣到以大石投坑中傾耳而聽之久久乃到僇僇有聲九九八十一六六三十六以此知之別 傳

東方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知朔者惟太伍公耳朔亡後武帝得此語召太伍公問之荅以不知曰

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嘆曰朔在朕傍一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慘然不樂（方朔別傳）

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風俗通）

武帝時迷于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風俗通）

董仲舒專精于述古年至六十餘不窺園中菜（桓譚新論）

董仲舒命代純儒漢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衷焉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爲己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己出春秋之義父爲子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乞丙乙後長大而彼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告於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夫拾兒路旁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於不坐之條其予奪不亦明乎（晉賀喬妻于氏表）

董仲舒放孝子符起（世說）

張寬字叔文武帝時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裸浴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作女令見世稱七車張（益部耆舊傳）

武帝時張寬爲揚州刺史先是有老翁二人爭山地詣州訟疆界連年不决寬臨復來寬視二翁形狀非人令卒持戟將入問汝何等精翁欲走寬呵格之化爲巨蛇而出（搜神記）

汲黯字長孺好直諫武帝曰吾欲興政治法堯舜何如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如何欲效堯舜之治乎上大怒色變而罷朝（漢紀史漢書止云吾欲云云）

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爐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論衡自然）

杜業奏曰河間獻王德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色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漢名臣奏）

河間王來朝上與言鬼神王哭曰無端又非上征伐常陋上所爲上遣醫持藥酖之王賢明天下怨之上

秘其事厚瘞之（漢武故事）

衛太子擬鼻太子來省疾至甘泉宮江充告太子勿入陛下有詔惡太子擬鼻當以紙塞其鼻充語武帝曰太子似不欲聞陛下膿臭故蔽鼻武帝怒太子太子走還（三輔故事）

李夫人死後帝常思夢欲一見之乃詔李少君與之語曰朕思李夫人其可見乎少君曰可遥見而不可同于帷幄也帝曰一見則足矣可致之乎少君曰聞海北有潛英之石刻爲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因致樓船巨力千人齎不死之草乃之暗海得石以歸依圖刻像置之幙中如平生時少君曰此石毒可遠望不可逼也春石爲丸服之不復思夢乃築靈夢臺時祀之（拾遺記廣記引作董仲君）

李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太乙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無尸唯衣冠在焉（漢禁中起居注）

鈎弋夫人從至甘泉而卒香聞十餘里瘞雲陽武帝思之起通靈臺于甘泉宮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不至（王泉雲陽宮記）

武帝起栢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女子也先是嫁爲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悼痛之歲中亦死而靈宛若祠之說家人小事有驗衍霍去病微時自禱神君及見其形自脩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謂神君曰吾以神精潔故齋戒祈福今欲淫此非也自絶不復往神君慙之乃去也（漢武故事）

天姥山南峯昔魯班刻木爲鶴一飛七百里後放于此山西峯上漢武帝使人往取之遂飛上南峯往往天將雨則翼翅搖動若將飛奮（述異記）

武帝時卭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牀間姥憐之飴之後稍長大遂長丈餘令有駿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大忿恨責姥出蛇姥云在牀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靈言瞋令何殺我母當爲母報讐此後每夜輒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爲湖土人謂之爲陷河唯姥宅無恙訖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他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畟然今水淺時彼土人没水取得舊木堅貞光黒如漆今好事人以爲枕相贈（李膺益州記）

武帝時蒼梧賈雍爲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胷中語曰戰不利爲賊所傷諸君視有頭爲佳無頭佳乎吏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異錄傳

漢將滅越越王築城伐木將運之一夜木數千件頓亡越亡之徵王韶之始興記利內有水材元嘉中大水有千餘段木流出斧迹未滅俗云漢將將攻越越築城浮木于利水未運之前一夜中忽失數千段時或見之今所見木豈非昔鬼匿之木乎金樓子

武帝崩遺詔以雜道書三十卷置于棺中到延康二年河東丁曹季及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岩室中得此書貯以金箱卷後題東宮臣姓名記年月是武帝時物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箱及書進宣帝帝示武帝時左右侍臣有典書中郎冉登見書及箱流涕曰此先皇殯時物臣此時著棺中因何得出宣帝惋然驚愕以書付武帝廟中其茂陵宛然如故漢武故事庾信賦茂陵之書空聚

武帝塋後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勢猶爲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上磨刀劍乎自今以後可禁之平頓首謝因不見往問陵傍果有方石可以爲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爲法乃止述異記阮籍詠懷詩失勢在須臾帶劍上吾陵

晉愍帝時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索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耶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長久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以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晉書

梁山有漢武帝廟至今有祭者往往有一二百蝴蝶降祠所享其食近之不驚徹饌然後群去時謂武帝侍從捉之者必致病夷堅雜錄

淮南王好神仙之道海內方士從其遊者多矣一旦有八公詣之容狀衰老枯槁傴僂閽者謂之曰王之所好神仙度世長生久視之道必須有異於人今公衰老如此非王所宜見也拒之數四公求見不已閽者對如初八公振衣整容立成童幼之狀閽者驚而引進王倒屣而迎之設禮稱弟子問其姓氏答曰我等之名所謂文五常武七德枝百英壽千齡葉萬[illegible]

嗚九皐、脩三田、岑一峯也、各能吹嘘風雨、震動雷電、傾天駭地、廻日駐流、役使鬼神、鞭撻魔魅、出入水火、移易山川、變化之事、無所不能也、時王之臣伍被、曾有過、恐王誅之、詣闕告變、詔大宗正持節按其事、宗正未至、八公謂王曰、伍被人臣而誣其主、天必誅之、王可去矣、此亦天遣王耳、若無此事、日復一日、人間豈可捨哉、乃取鼎煑藥、使王服之、骨肉近三百餘人、同日升天、鷄犬舐藥器、亦同飛去、八公與王駐馬於山石上、但留人馬蹤跡、不知所在、宗正至、以此事奏帝、帝大懊恨、命誅伍被、自此廣招方士、亦求度世之藥、竟不得、其後王毋降時授仙經、寄賜靈方、得尸解之道、由是茂陵玉箱金杖、再出人間、抱犢道經見於山洞、亦示武帝不死之跡耳、（錄異記）

鞠道龍説、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皆以術見、遂有畫地成江河、撮土爲山巖、嘘吸爲寒暑、噴嗽爲雨霧、王亦卒與諸方士俱去、（西京雜記）

淮南王被誅、其子奔至馮城（零陵）門、化爲石、今立廟名東塘神、（荊州記）

陽關在遼西、去長安一萬里、漢將楊興敗出此關、因以爲名、

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繩、繫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見妖魅、得佩之者爲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笥盛之、緘以戚里織成錦、一曰斜文錦、帝崩不知所在、（西京雜記）

宣帝太始中、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於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陸德明經典釋文）

宣帝以阜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鈠具、至夜車轄上金鳳凰輒亡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北山羅鳥得鳳凰入手、即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上云、今月十二日夜、車轄上鳳凰俱飛去、曉則俱還、今則不返、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鳳凰子云、今月十二夜、北山羅鳥所得、帝聞而疑之、置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尋之、直入光家、上車轄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即乘御之、至帝崩、鳳凰飛去、莫知所在、嵇康詩云、翩翩鳳轄、逢此網羅、（續齊諧記）

宣帝時、江淮饑饉、人相食、天雨穀三日、尋魏地奏亡穀二千項、（述異記）

漢書于公辨東海孝婦之寃而天雨長老傳云孝婦名周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幡立誓於衆曰青若有罪願殺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旣行刑已其血青黃緣幡竹而上極標又緣幡而下云爾（搜神記）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取田客女爲妾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大女謂其母曰我父年尊無父人道一宿斯須何因有子汝小家淫泆反欲惡我種類乎爭財數年州郡不決丞相丙吉思惟良久言曾聞真人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

兒俱解裸之此兒獨啼言寒又並日中行後獨無影遂以財與之（風俗通）

宣帝使人上郡發磐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將至長安乃變爲石宣帝以問群臣莫有知者劉向對曰此貳負之臣也曰危危與貳負殺窫窳黃帝乃梏之於疏屬之山若有明君當時出外帝不信謂其妖言收向係獄其子歆自出應募以救其父曰須七歲女子以乳之即復變帝使女子乳於是復爲人便能言語應荅如劉向之言帝大悅拜向大中大夫歆爲宗正卿詔曰何以知之歆曰出山海經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矣（山海經注及獨異志）

元帝王皇后齊田氏之苗裔祖父翁孺自東平陵徙元城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卜之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翁孺之徙正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即沙鹿地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翁孺生禁禁妻李氏方妊身夢月入其懷生女是爲元后（宋書）

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大有與正君父

稺君善者遇相君曰貴爲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爲太子稺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爲皇后君上爲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爲成帝正君爲皇太后（竟爲天下母　論衡）

元后在家嘗有白鷰銜白石大如指墜后績筐中后取之石自剖爲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録焉後爲皇后常并置璽笥中謂爲天璽也（西京雜記）

漢元帝竟寧元年長陵銅駝生毛毛端開花（酉陽雜俎）

元帝被病遠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詔問所能

對曰能忍寒暑乃以隆冬盛暑日令袒載駟馬車於
上林昆明池上環水而馳御者厚衣狐裘寒戰而仲
都獨無變色卧於池臺上腪然自若夏大暑日使曝
坐環以十爐火不言熱又身不汗出（桓譚新論）
劉向於成哀之際校書天祿閣專精不倦假寐彌時
有老人着黄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
誦書乃吹其杖端烟然火出因以照向則内外如燈
燭也向與言三代以前興亡之事如目見也乃説陰
陽運數起滅之狀授向五行洪範之文向裂裳及紳
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

主天帝圖讖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
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理之書悉以授之至子歆
從向授其術（拾遺記）
劉向別録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汗善
折蠹皆以火上炙乾之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汗
也吳越曰殺亦治也劉向爲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
十餘年皆先書竹改易刋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由
是言之殺青者竹斯爲明矣（風俗通）
谷春櫟陽人成帝時病死而尸不寒後忽出櫟南門
及光門上而入太白山民爲立祠于山嶺春秋來祠

中止宿焉（水經注）
淮陽太守尹齊其治嚴酷死未及殮怨家欲燒之屍
自飛去（風俗通）
舊説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
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查上多齎
糧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茫茫忽
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
甚嚴遥望宫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
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説來意并問此是
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

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
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博物志）
楊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賫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
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
載（論衡）
有周犨者家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
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應賜錢千萬車
子未生請以借之天公曰善期曰車子生急還之自
後日以富利及期輦其賄以逃同宿路逢夫妻寄車
下宿夜生子問名于夫夫曰生車間可名車子也從

是所向失利遂大貧困（鬼神志）
陽安令越規與朗陵太守黃萌爭水規割指詛曰附
血所流入陽安界萌怒殺規小吏王剏復刺殺萌朗
陵官屬又殺剏民于京山上爲剏作祠壇每旱輙祈
禱（汝南先賢傳）
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得知方家女偉常從
駕出而無時衣甚憂妻曰請致两端縑縑即無故而
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乃往視偉偉方扇
炭燒筩筩中有水銀妻曰吾欲視相試一事乃出其
囊中藥少少接之食頃發之已成銀偉大驚曰道近

孝圖　卷三　二十九

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者於是
偉乃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猶不肯告
偉偉乃與伴謀撾笞伏之妻輙知之告偉言道必當
傳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輙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
心非者雖寸斷支解而道猶不出也偉逼之不止妻
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遂卒（桓譚新論）
蜀郡太守姓王字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三女無男而
家累千金父沒當葬女自相謂曰先君生我姊妹無
男兄弟今當安神玄宅翳靈后土冥冥絶後何以彰
吾君之德各出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二女各建石[illegible]

以表孝思樓高可丈七八柱圓圍二丈有餘石[illegible]
綠光可以鑒竊巧綺刻妙絶人工（水經注）
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與生五子並避時乱
隱居涿郡故安閻鄉西山光武即位封爲五侯元才
北平侯益才高喜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
爲唐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故其舊居世以爲五大
夫城俗又以爲五公城（水經注）
胥城東南有單龍村外有單龍冢甚高大舊傳單龍
能仰觀俯察蔡少公之傳也數稱劉氏當王聖公應
其符聖公潛嘉之因此起兵後稱號于宛而龍卒故

孝圖　卷三　三十

厚其葬（荊州記）
劉聖公初得璽綬之夕有流星下降如繩繞聖公其
後爲劉盆子將謝祿縊殺之亦繞星之象（獨異志）
光武未貴時在南陽鄂山得一劍文曰秀霸（刀劍錄）
世祖微時過江陽有一子望氣者曰江陽有貴兒氣
王莽求之縣人殺之後世祖爲子立祠譴江陽民不
使冠帶者數世（華陽國志）
唐縣西北七里有漢王臺壁立水際上平坦約數畝
世傳光武初起駐兵于此時王有疾忽思生魚臺下
小河出鯉二尾食之遂瘥至今此臺無蚊蠅蚤蝨所

生之葉皆可爲藥唐縣志

襄國石井崗上有井大如車輪光武營軍所鑿傍有叢荊棘生皆紫如人手結云是光武係馬處隋區宇圖志

深澤縣蘋蒲澤生而紫委傳云光武至此遇風雨係馬於此後蒲生如之河北記

南陽北七十里三鴉路中六山側有銅鴉臺相傳光武北趨河朔至此失路得鴉引于馬前飼之於此因名一統志

新野城北有彈子池世傳光武嘗彈蛙于此至今有蛙不鳴一統志

趙州南光武廟有二石人首橫于路俗傳光武欲渡河二人致餉慮洩其蹤乃除之此據錄光武夜至趙州南迷路聞人語問之弗應見二人立旁怒拔劍斬之其一急走熟視之乃石也野史見趙州志

光武即位都洛陽營宮闕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來在樓上瑯琊開陽縣上言南城門一柱飛去光武使來識視良是遂豎傳之刻記年月日以名焉漢官儀

光武時南海獻珊瑚婦人帝命植於殿前謂之女珊瑚一旦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爲漢室將亡之徵也述異記

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爲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工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于是冀乃見見白日道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爲適秉所割匿乃書表自理其畧言高貴不尚節婬泆其性媚世求顯偷竊銀文郤辱天官易稱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附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爲差代以旌幽中之訟水經注

建武年中潁川張仲師長一尺二寸論衡

建武中曹鳳字仲理爲北地太守政化尤異黃龍應于九里谷高岡亭角長三丈大十圍稍至十餘丈天子嘉之賜帛百匹加秩中二千石述異記

琅琊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爲饑人所食自縛叩頭代兄爲食餓人美其義兩舍不食兄死收養其孤愛不異于己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論衡

俞益期與韓康伯牋曰馬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泠岸南而對銅柱悉姓

馬自婚姻、今有二百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留、言語飲食尚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今復在海中、正賴此民以識故處也、

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人、象囚之形、鑿地為埳、以蘆為槨、卧木囚其中、視其罪之正者不動、寃者木囚動出、時以為精誠所應、子長時為大理卿、新論

明帝夜夢金人、身有日光、飛空而至、以問群臣、傅毅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於是遣蔡愔、張騫、秦景、王遵等往天竺問佛道法、得四十二章經、僧攝摩騰以來、帝

令藏經蘭臺石室、起佛寺雍門外、以處摩騰、壁上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開陽城門上及預造顯節陵中、作佛圖像、為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祠浮圖老子、百姓稍奉之、後遂轉盛、後漢西域傳 牟子高僧傳

高僧傳云、此漢地有沙門之始、謂宜大書特書以著流害之源也、綱目乃止分注附見楚王英奉帛贖愆之下、焉豈偶有所遺耶、抑別有意耶、

章帝元和中、大雨、有一青龍墮於宮中、帝命烹之、賜群臣龍羹各一杯、故李尤七命曰、味燕龍羹、述異記

肅宗敬隱宋后、以王莽末年生、遭世倉卒、其母不舉、棄之南山下、時天寒、冬十一月、再宿不死、外家出過于道南、聞見有兒啼聲、憐之、因往就視、有飛鳥紆翼覆之、沙石滿其口鼻、猶能喘息、心備怪之、以有神靈、遂取持歸養、長至十三歲、乃以歸宋氏、東觀漢紀

章帝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不恤忌諱、每入官舍、輒更繕脩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材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為司隸、時稱其盛、後漢書

章帝時、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丘、臨

水有侠山、其下巖塗水深不測、二黃龍見、長出十六丈、身大於馬、舉頭顧望、狀如圖中畫龍、丘民皆觀見之、去龍可數十步、又見狀如駒馬、小大凡六、出水遨戲陵上、蓋其子也、并二龍為八、出移一時乃入、論衡

陳留耆舊傳曰、王業字子香、漢和帝時為荊州刺史、有德政、天子徵之、道卒於枝江、有三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及喪去、踰州境忽然不見、百姓追美、甘棠共立碑文、號曰枝江白虎王君、其子孫今猶云白虎王、水經注

王業為荊州刺[illegible]無刑、狼搜神記

梁國蒙縣有王氏墓傳承先氏祔有此城則有此丘順帝永和元年十二月臘夜上有哭聲其音甚哀附居者王伯怪之旦往視焉時天鴻雪下無人徑有大鳥跡在祭祀處左右咸以爲神其後有人著大冠絳單衣杖竹立冢前呼採薪孺子伊永昌曰我王子喬也勿得取吾墳上樹也忽然不見時令太山萬熹感精瑞之應造靈廟以休厥神延熹八年秋皇帝遣使致祭國相東萊王璋伯義與長史邊乾樹碑紀頌遺烈 蔡邕王喬錄 水經注碑

順帝永和二年周敞爲交州刺史採龍山之木爲州門鼓下分一鼓給桂林郡上分一鼓給交趾郡雖根榦異器杪末同歸故擊一鼓則二鼓皆鳴所謂叩宮而商應 南越志

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創立鏡湖在會稽山陰兩縣界築塘蓄水高丈餘田又高海丈餘若水少則洩湖灌田水多則閉湖洩田中水入海所以無凶年堤塘周廻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頃創湖之始多淹冢宅有千餘人怨訴於臺臻遂被刑於市及臺中遣使按鞫總不見人驗籍皆是先死亡人之名 會稽記

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 後漢書郭躬傳

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規矩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婿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周禁忌者多談爲證焉 上

以雲母壅尸則亡人不朽桓帝馮貴人素國色亡巳十餘年冢爲賊所發形貌如故但冷耳盜共奸通後捕得之此賊言貴人棺有數斛雲母 東園秘記

桓帝馮貴人病亡靈帝時有賊盜發冢巳十餘年顏色如故但小冷共姦通之至鬪爭相殺竇太后家被誅欲以馮夫人配食下邳陳公建議以貴人雖是先帝所幸尸体穢汙不宜配至尊乃以竇太后配食 列異傳

隴西秦嘉字士會僑秀之士婦曰徐淑亦以才美流譽桓帝時嘉爲曹掾赴洛淑歸寧于家晝卧流涕覆面嫂怪問之云適見嘉自說往津鄉亭病亡二客俱留一客守喪一客賫書還日中當至衆家大驚書至事事如夢 幽明錄

秦嘉妻徐氏動合禮義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痛
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後漢書標列女而徐淑
不載欲使彤管所裁將安準的（史通）
汝南周翁仲婦產一女會屠者妻產一男翁仲妻密
以錢易屠者之男後翁仲作北海相使見鬼主簿周
光與兒同祭先塋主簿回謂翁仲曰祭所但見屠兒
弊衣繿縷持刃割肉別有人帶青綬彷徨東廂不進
何也翁仲乃持劒問妻妻具陳其事翁仲曰凡有子
者欲承先祖先祖不享何用遂送還屠家乃迎其女
女已嫁賣餅人取歸適安平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陽

太守神不歆非類明矣豈得養他人子乎（風俗通）
馬融勤學夢見一林花如繡錦夢中摘此花食之及
寤見天下文詞無所不知時人號爲繡囊（武陵記）
陳留外黃范丹字史雲少爲尉從佐使檄謁督郵丹
有志節自恚爲廝役小吏及於陳留大澤中殺所乘
馬捐棄官幘詐逢劫者有神下其家曰我史雲也爲
劫人所殺疾取我衣於陳留大澤中家取得一幘丹
遂之南郡轉入三輔從英賢游學十三年乃歸家人
不復識焉陳留人高其志行及歿號曰貞節先生（搜神記）
陳蕃微時嘗行宿主人黃申家申婦夜產蕃不知夜

三更有扣門者久許聞裏有人應云門裏有人不可
前相告云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之見何
兒名何當幾歲還者云是男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
曰後當若爲死答曰爲人作屋落地死蕃聞而不信
後十五年爲豫章太守遣吏往問昔兒阿奴所在家
云助東家作屋墮棟亡沒（幽明錄）
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而性慳吝從子瑞辟梁冀掾
奮送絹五疋食以乾魚嘗宿客舍顧錢直甚少主曰
君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耶（三輔決錄）梁冀自以馬乘
具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五百萬與之冀大怒乃

告郡縣劾奮母爲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
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
餘萬（漢書）
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
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麞舉弓而射即中之麞倒而復
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
有唱客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
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襆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
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
爲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

小然已見父手迹使㰟歎無辭崔即救內令女郎莊
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爲三日
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
生女當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
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
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
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
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
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
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耶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

還充又與金盌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
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
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
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盌可顧
兒愛恩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盌及詩忽不見
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
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
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盌高舉其價不欲速售
冀有識者欻有一老婢問充得盌之由還報其大家
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

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盌著棺中今視卿盌甚似
得盌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
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
煖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益幽婚也其兆先彰矣
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字
子幹有名天下（孔氏志怪　搜神記）
鄭玄家牛角抵牆成八字（陳鵠）
鄭玄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乃避遣生徒
崔琰王經諸賢于此揮涕而散所居山下草如薤葉
長尺餘堅韌異常土人呼爲康成書帶草（三齊略記）

張衡七月蔡邕母方娠此二人才貌相類時人云邕
即衡後身也（世說）蔡伯喈母袁公妹曜卿姑也（博物志）
宦者汝陽李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
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
乃白靈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
正其文字自是五經一定爭者用息（後漢書）
東國宗敬蔡邕不言名咸稱蔡君兗州陳留並圖畫
形像而頌之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伯喈別傳）
伯喈母卒廬墓有馴兔連理之祥見迫董卓中任
僭屡華之效漢室之得稍延者皆其力也且石經

之正尊信至今其有功於後先者不淺柔克高明忍
爲琵琶記以醜之吠牟之徒遂爾歌唱流布遍于
海宇雖在吾輩其未觀本傳者亦有不孝之疑焉
允不長世日磾鑒之矣寘司拔舌則誠容得追耶
曹公與蔡伯喈有管鮑之好與平中天下喪亂伯喈
女文姬沒于胡中十二年曹公痛其無嗣乃命使者
周近持玄玉璧於匈奴贖其女還以妻屯田都尉董
祀 魏文蔡女賦序後漢書
晉書云景帝景獻羊皇后父衜上黨太守母陳留
蔡氏漢左郎將邕之女也又羊祜傳祜蔡邕外孫

景獻皇后同產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
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蔡充別傳充祖睦蔡邕
孫也司徒蔡謨充之子也
廣陵王璵之爲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姓蔡字
伯喈或復談議誦詩書知古今靡所不諳問是昔蔡
邕不答云非也與之同姓字耳問此伯喈今何在云
在天上或下作仙人飛來飛去受福甚快樂非復疇
昔也 齊諧記
董卓信巫軍中常有巫都言禱求福利言從卓求布
倉卒無布有手巾言曰可用乃取筆書巾上如作兩

口一口大一口小相累以舉謂卓曰慎此也卓後爲
呂布所殺後人則知見謂呂布也 幽明錄 有道士書布
爲呂字持以示卓卓不知其爲呂布也 英雄記
安定皇甫規妻不知何氏女也善屬文能草書時爲
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
美董卓承其名娉以軿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
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傅
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
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
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

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
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
懸軛撲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後漢書
扶風馬夫人威明妻也有才學工隸書夫人寡卓
聘以爲妻夫人不屈卓止之 書斷
漢末零陵太守史滿有女悅門下書佐使婢取盥手
殘水飲之遂有娠既而生子至能行太守抱兒使求
其父兒匍匐直入書佐懷中書佐推之兒仆地爲水
具省前事太守以女妻吏 搜神記
晉原鳴鶴山張陵登仙之所傳云常有麒麟白鶴遊

翔其上有銘記云張陵爲蟒蛇所吸門徒以爲登仙矣李膺益州記

張陵避病瘧于丘一社之中得咒鬼之術書爲是遂解使鬼法入鵠鳴山自稱天師熹平末爲蟒蛇所噏子衡奔走尋死無所畏負清議之譏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之迹生縻鵠足置石崖頂到光和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之山獠遂因妄傳販死利生逆莫過此之甚也陵子衡爲係師子魯爲嗣師以祖始法惑亂天下李膺蜀記

張魯女曾浣衣山下有白霧蒙身遂孕恥之自裁臨死謂婢曰死後破吾腹婢依其言破得龍子一雙遂

入漢水女殯山頂龍子後數游墓前遂成蹊徑道家雜記

漢末傳古志云赤厄三七三七者經二百一十載當有外戚之篡丹眉之妖篡盜短祚極於三六當有龍飛之秀興復祖宗又立三七當復有黃首之妖天下大亂矣自高祖建業至于平帝之末二百一十年而王莽篡位蓋因母后之親十八年而山東賊樊子都等起實丹其眉故天下號曰赤眉於是光武興祚其名曰秀至于靈帝中平元年而張角起其部帥有三十六萬皆着黃巾故天下號曰黃巾賊故今道服由此而興初起於鄴會於真定誑惑百姓曰蒼天已死

黃天立歲名甲子年天下大吉起於鄴者天下興業會於真定也小民相向跪拜信趣出荊揚尤甚棄財産流沉道路死者無數角等初以二月起兵其冬十二月悉破自光武中興至黃巾之起未盈二百一十年而天下大亂漢作廢絶實應三七之運也搜神記

袁安衰父逢三書生語其葬處遂至四世五公其後公路年十八驕豪故常乳飲食窓飯諸女以絳爲地道游行其上此葬地所致也錄異傳

袁紹在冀州有神出河東號度朔君百姓爲立廟廟有主簿大冨紹曹伐袁譚使人從廟換千匹絹君不與

曹公遣張郃毀廟未至百里君遣兵數萬遮道而來雲霧繞郃軍不知廟處君語主簿曹公氣盛宜避之後蘇并隣家有神下識君聲云昔移入胡閼絶三年乃遣人與曹公相聞欲脩故廟地衰不中居欲寄住公曰甚善治城北樓以居之數日曹公獵得物大如麑大足色白如雪毛軟滑可愛公以摩面莫能名也夜聞樓上哭云小兒出行不還曹公拊掌曰此子言衰真衰也晨將數百犬繞樓下犬得氣突入內外見有物大如驢自投樓下犬殺之廟神乃絶搜神記

黃祖太子射作章陵太守與衡有所之見蔡伯喈所

[illegible]正平一過視之歎曰好後日各歸章陵自恨
[illegible]吏寫之正平曰吾雖一過皆識其中央第四行
中石書磨滅兩字不分明當是其字恐不諦也因援
筆書之初無所遺唯兩字不著耳章陵雖知其才明
猶嫌有所脫失故遣往寫之還以校正平所失尺寸
皆得初無脫誤所疑兩字故如平正所遺字也於是
章陵敬服(祢衡別傳)
漢末諸蔡最盛蔡諷姊適太尉張溫長女為黃彥承
妻小女為劉景升後婦瑁之姊也(襄陽耆舊傳)
盛憲字孝章嘗出遇一童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是

魯國孔融融時年一十歲憲下車執融手載以歸舍
與融談知其不凡便結為兄弟因升堂見親憲自為
壽以賀母母曰何賀憲曰母昔有憲憲今有弟家國
所賴以是賀耳融果以英才儁艷冠世(會稽典錄)
孔融為北海太守為袁譚所攻流矢雨集矛戈內接
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義自若也(九州春秋)
黃彥承高爽開朗為沔南名士謂孔明曰聞君擇婦
身有醜女黃頭黑面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
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
承醜女(襄陽耆舊傳)

武侯躬耕南陽是襄陽墟名非南陽郡也(異苑)
諸葛書云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也(北堂書抄)
曹操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孔明自
陳不樂出身操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
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抱朴子)
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
微諸葛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即
滅其年蜀併于魏(異苑)
孔明與玄德總師趨蜀道履黃牛見大江重復石壁
間有神像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

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不事斧鑿而順濟舟
航乃為建其廟曰黃牛以顯神功(黃陵廟碑)
襄陽郡有諸葛孔明故宅有井深五丈廣五尺堂前
有三間屋地基址極高云是避暑臺宅西山臨水孔
明常登之鼓琴以為梁父吟因名此為樂山先有董
家居此宅衰殄滅亡後人不敢復憩焉(襄陽記)
華陽有讀書臺諸葛孔明相蜀築此臺以集諸儒兼
以待四方賢士號曰讀書臺(寰宇記)
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
因渭水漲以二十日出騎萬人來攻琰營臣作竹[illegible]

越水射之賊見橋成遂馳去水經注

武侯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水經注

武侯與司馬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密覘武侯乃乘素輿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宣王聞而嘆曰可謂名士語林

嶲州界緣山野間有菜大葉而粗莖其根若大蘿蔔土人蒸煮其根葉而食之可以療饑名之爲諸葛菜云諸葛南征用此菜蒔於山中以濟軍食亦猶廣都縣山櫪林謂之諸葛木也雲南記

南夷其俗徵巫鬼好盟詛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爲夷作圖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及牛馬駝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遠行安卹又畫夷牽牛負酒賫金寶詣之以賜夷夷甚重之華陽國志

稗官小說云諸葛武侯之征孟獲人曰蠻地多邪術須禱于神假陰兵以一助之然蠻俗必殺人以其首祭之神則享之爲出兵也武侯不從因雜用羊豕之肉而包之以麪象人頭以祀神亦享焉而爲出兵後人由此爲饅頭事物紀原饅字不知當時音義如何適與欺瞞同音孔明與馬謖謀之神妙誠有之非列寓言也因話錄

魚復縣鹽井以西石磧平曠望四遠諸葛孔明積細石爲壘方可數百步壘西郭又聚石爲八行相去二丈許謂之八陣圖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復敗自後深識見者並莫能了桓宣武伐蜀經之以爲常山蛇勢荊州記

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有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鸛勢象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澒湧滉瀁可勝道哉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磑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人奔山上則聚石爲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唯諸葛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僅已六七百年年年淘灑推激迨今不動劉賓客嘉話

蒲元爲諸葛孔明西曹掾亮欲北伐患糧難致元牒與孔明曰元等輒推意作一脚牛牛抵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之糧日行二十里人不勞牛不飲即日已就然非常之事人欣感之元別傳見北堂書抄戢林

蒲元性多奇思得之天然事出若神不嘗見鍛工忽

於斜谷爲諸葛孔明鑄刀三千口、鎔金造器特異常法、刀成、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于成都取江水、有一人前至、君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猶捍言不雜、君以刀畫水、云雜八升、何故言不雜、取水者方叩頭伏、云實於涪津渡覆倒、覆水懼怖、遂以涪水八升益之、於是咸共驚服、稱爲神妙、刀成、以竹筒密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若薙水芻、故稱絕當世、因曰神刀、今之屈耳環者、是其遺範也（別傳）

蜀山谷間民皆冠帛巾、以爲蜀人爲諸葛孔明服孝所居深遠者、後遂不除（乙卯避暑錄）

先主嘗作三鼎、皆孔明篆隸八分、極其工妙、又喜作草字、世得其跡、必珍玩之（書史會要）

邛州沉黎縣、即孔明征蠻之路也、每十里作一石樓、令鼓聲相應、今夷人效之、所居悉以石爲樓（九州記）

桓溫征蜀、猶見武侯時小史、年百歲餘、桓問諸葛丞相今誰與比、意頗欲自矜、答云葛公在時亦不覺異、自葛公歿後不見其比（雜記殷芸小說）

宋御仗有諸葛孔明筩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以賜殷孝祖（宋書）

史萬歲征南寧夷、至南中、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破三十餘部、諸夷請降、於是勒石頌德（隋書）

隋西蜀郡福緣寺釋僧淵、以錦水江破沒溺者衆、欲於南路駕飛橋、昔諸葛武侯指二江內、造七星三鐵鐏、長八九尺、徑三尺許、人號鐵鎗、擬打橋柱、用訖投江、須便祈祠、方可出水、淵造新橋、將行豎柱、其鐏自然浮水來至橋津、及橋成也、又自投水（續高僧傳）

武崗有一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趣播、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雞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其人以爲怪、乃碎之、及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乃諸葛武侯雞鳴枕也（志）

宋曹彬建隆二年、爲都監伐蜀、謁武侯祠、視宇第雄觀、頗有不平、謂左右曰、孔明雖忠于漢、然疲竭蜀之黎民、不能復中原之萬一、何得爲武當因其頹敗者拆去之、止留乎中、以祀香火、左右皆諫不可、俄報中殿摧塌、有石碑出土尺許、彬亟視之、有刻字宛若新書、乃孔明親題也、其云、測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測哉、遂令蜀守新其祠宇、爲文祭之而去（蜀古蹟記）

宋淳化中李順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嘉州士人辛怡顯使于南詔至姚州其節度使趙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昔諸葛武侯戒曰非貢獻征討不得輙渡此水若必欲過須致祭然後登舟今遣本部軍將賫金龍二條金錢三十文并設酒脯請先祭享而渡乃知南夷心服雖千載如初（見怡顯雲南錄）

成都劉先主廟側有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栢圍數丈唐相段文昌有詩石在焉唐末漸枯悴王建孟知祥二僞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之宋乾德五年夏五月枯柯再生時人異焉至皇祐初新枝聳雲枯榦並存若虬龍之形（儒林公議）

孔明斬雍闓擒孟獲回軍經耒陽立石紀功歲久字不可辨相傳立石誓云後有功在吾上立石於右宋狄青破儂智高立碑其右尋爲霹雷所擊今存斷碑橫仆其側（山川紀異）

長沙有銅棺山程普關雲長分界於此共鑄銅棺爲誓相侵者以銅棺著之（湘中記）

秦朗父名宜祿爲呂布使詣袁術術妻以漢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圍關羽屢請於太祖求以杜氏爲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見之乃自納之宜祿歸降以爲銍長及劉備走小沛張飛隨之過謂秦宜祿曰人取汝妻而爲之長乃蚩蚩若是邪隨我去乎宜祿從之數里悔欲還飛殺之（獻帝傳）

近有盜發蜀先主墓墓穴盜數人齊見兩人張燈對棊侍衛十餘盜驚懼拜謝一人顧曰爾飲乎乃各飲以一杯兼乞與玉腰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漆矣帶乃巨蛇也視其穴已如舊矣（酉陽雜俎）

曹操無道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數十員天下冢墓無間新舊發掘時骸骨橫草野人皆悲傷其兇酷殘忍如此（文選異志）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荅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虀臼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世說新語）

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爲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群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也衡即以離合義解之

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異苑）
楊脩有才知魏文爲世子歷陳太丘碑過見碑題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魏文思之不解問德祖即荅曰陳寔之墓蔡邕之辭鍾繇之書此絕妙好辭也魏文曰才與不才相校四十里也魏武殺脩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除（典略）
劉孝標云魏武楊脩未嘗過江余意當以此爲正
楊脩九歲聰慧孔文舉詣其父父不在乃呼脩脩爲設果果有楊梅融指示兒曰此君家之果耶脩應聲曰未聞孔雀是夫子之家禽（郭子）

梁國楊氏子九歲孔君平詣之云云（世說）楊周七歲孔君平云云（金樓子）
此一事也而傳者不同如此何怪用事者之誤耶
漢末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冢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著宮中常置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及郭后崩哭泣過遂死（博物志）
魏時人有開周王冢者（顧愷之啓蒙注）
世語曰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光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喪女（三國志注）

管寧避難東還泛海遭風船傾沒乃思其諐過吾曾一朝科頭三晨晏起今天怒猥集過必在此（異苑）寧曰向曾入厠不冠即便稽首風亦尋靜（周景式孝子傳）
管寧自遼東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覆沒惟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輙趣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爲神光之祐也（傳子）
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高士傳）
華歆爲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生子有項兩

吏詣門便避易却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當定柰何得住乃前向歆拜將相入及並出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兒消息兒果已死歆喜曰我固當爲公后果爲太尉（列異傳）梁簡文大同哀辭曰陳蕃所憇之家父記玄蘇之歲華歆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
王朗爲會稽太守子肅隨在郡住東齋夜有女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肅語曉別贈一丸墨肅方注周易因此便覺文思開悟（顧野王輿地記）
魏曹植與文帝不叶文帝即位常欲害之又以太后

之愛不敢肆心因召植游華林園飲酒酬醉之終遣
左右縊殺使者以弓絃三縊不死而絃皆頓絕植即
驚覺左右走白帝帝自是後不敢害植錄異志
文帝嘗與陳思王植同輦出遊逢見兩牛在牆間鬬
一牛不如墜井而死詔令賦死牛詩不得道是牛亦
不得云是井不得言其鬬不得言其死走馬百步令
成四十言步盡不成加斬刑子建策馬而馳既攬筆
賦曰兩肉齊道行頭上戴横骨行至險上頭崛起相
唐突二敵不俱剛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
得洩賦成步猶未竟重作三十言自愍詩云煮豆持

作羹漉豉取作汁萁在釜下然豆向釜中泣本自同
根生相煎何太急世語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
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為詩曰煮云云急帝深有慚色
世說新語
鄴西有愁思崗者本陳思王不為文帝所容於此悲
吟號愁思崗訛為愁死紀聞錄
中華佛法雖始於漢明帝然經偈故是胡音陳思王
嘗登漁山臨東阿忽聞巖岫裏有誦經聲清婉遒亮
遠谷有流響肅然靈氣不覺斂襟祇敬便有終焉之
志諸曹解音以為妙唱之極即摹則之梵唄皆植依
擬所造也植亡乃葬此土異苑
李康清廉有志節不能和俗為鄉里豪右之所共害
故宦途不進作遊山九吟辭曰蓋人生天地之間若
流電之過戶牖輕塵之棲弱草矣明帝異其文文士傳
杜恕作黃門郎同朝友人問其志荅曰見大臣議論
或黨甲苦乙所親或黨乙謗甲所親余處甲乙之間
幸無毀譽耳體論
冠軍縣東有魏征南軍司張詹墓魏太和時人也刻
其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瓦器不藏
嗟尒後人幸勿我傷自胡石之亂墳莫不夷毀此墓

元嘉初猶儼然六年大水民饑始被發初開金銀錫
銅之器雕刻爛然畢備有二朱漆棺棺前垂竹簿簾
金釘釘之墓不甚高而內極寬大空設白楸之記實
負黃金之實雖意因南山寧同壽乎荊州記水經注
晉咸康中周興死而復生言天帝召見升殿仰視紫
氣鬱鬱而方一尺問左右曰是古張天帝耶荅曰上
古天帝久已聖去此近曹明帝耳殷芸小說
孫策年十四在壽陽詣袁術始至而劉豫州到便求
去袁曰豫州何關君荅曰不英雄忌人即出下東階
而劉備從西階上但轉顧視之行殆不復前語林

溢口城漢高祖六年灌嬰所築建安中孫權經住此城自標作井地遂得故井井中有銘石云漢六年潁陰侯開此井卜云三百年當塞塞後不度百年當為應運者所開權見銘欣悅以為己瑞人咸異之（潯陽記）

武昌記云樊口南有大姥廟孫權常獵于山下依夕見一姥問權獵何所得曰正得一豹母曰何不豎豹尾忽然不見應劭漢官儀曰豹尾過後執金吾罷屯解圍天子鹵簿中後屬車施豹尾于道路豹尾之内為省中蓋權事應在此故為立廟也（水經注）

宣城郡青陽縣有梅根冶孝女李娥廟居曾阜之顛

林木秀茂周旋十里人不敢樵採敬而事之日薦蘋藻娥父吳人大帝時為鐵官冶以鑄軍器一夕鍊金竭鑪而金不出時吳方草創法令至嚴諸耗折官物十萬即坐斬仍又没入其家而娥父所損折數過千萬娥年十五痛傷之因火烈遂自投于爐中赫然屬天於是金液沸湧溢於鑪口娥所躡二屐浮出於鑪身則化矣其金汁塞鑛而下遂成溝渠泉注二十里入于江水其所收金凡億萬斤溝渠中鐵至今仍存故吳俗每治銅鐵必先為娥立祠享而祈福（紀聞）

吳時長沙大饑殺人無數孫權使趙良占之曰天地川澤相通如人四体鼻衂灸脚而愈今餘干水口昔暴起一洲形如鱉食彼郡旺氣可掘去權使人斷其背饑遂止（洽聞記）

吳王之女名二十江南人呼二十為念北人不為之避也（燕明書）

孫權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勲漕句容中道鑿破埋掘得一黑物有首尾形如數百斛舡長數百丈蠢蠢而動有頃悉融液成汁時人莫能識得此之後獲泉源或謂是水脉每至大旱餘瀆皆竭唯此巨流焉（異苑）

初丹陽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曆數事

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于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乎（江表傳）

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于牛斗之間江東有天子氣（宋符瑞志）

闞澤字德潤在母胞八月叱聲震外年十三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會稽先賢傳）

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磚于臨湘為孫堅立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預發者見諸葛誕長史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不答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至冢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

孫矣 郭頒世語、錄異記、御覽引世說

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曰遊不量時爲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舡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臛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從安薄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旣至權命煑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然以老桑乃熟獻者仍說龜樹共言權即使伐樹煑龜立爛故今烹龜猶多用桑薪呼龜爲元緒 異苑 水經注亦引之

孫峻殺孫休朱夫人埋於石子岡歸命即位將欲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鑒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綈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同於是開冢衣服如之 搜神記

景帝有疾使巫視鬼欲試之乃殺一鵝埋之于苑中架屋施床几以婦人服物著上乃使巫視之若能此冢中婦形狀者加賞此巫視日竟晝夕無所道帝催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在墓上所以不即白疑是神鬼變化而作定無復改易不知何如景帝乃厚賜之 吳志注 抱朴子

孫綝殺徐光而無血後綝上蔣陵有大風盪綝車顧見光在松樹拊手笑之俄而綝誅 搜神記

臨海松陽人柳榮從張悌至楊府榮病死舡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

門下人怒榮驅逐使去榮便去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戰死榮至晉元帝時尤在 搜神記

高祖初取天下皆功臣謀士之力天下既定呂后殺韓信彭越英布等夷其族而絕其祀傳至獻帝而曹操執柄遂弒伏后而滅其族或者謂獻帝即高祖也伏后即呂后也曹操即韓信也劉備即彭越也孫權即英布也故三分天下而絕漢雖穿鑿疑似之說亦近乎報施之理乎 通鑑博論

學圃藼蘇卷之三終 十六二十四日閱 [illegible]

朗陵陳[illegible]伯甫蒐
成林東[illegible]忱甫正

魏武帝猜忌晉宣帝父子、非曹氏純臣、又嘗夢三疋馬在一槽中共食意尤惜之因召文帝丕、帝告以所夢並云防理自多無爲横慮帝然之其後、害族移器悉如夢焉幽明錄

司馬懿拜司空日、夜有人扣門請見自稱白虎使者、身衣白衣懷中探一物内懿手中、戒曰兩世愼勿開慕中絶言訖不見懿曰此或數也遂開視之乃一金龍子長三尺四寸、背上有銘云、父子從我受重火至武帝受禪中幕世絶者、元帝渡江都建鄴獨異志

晉宣王誅王陵後寢疾日見陵來逼上呼曰彦雲緩我身上便有打處賈逵亦爲祟少覺初陵被執、經賈逵廟呼曰賈梁道王陵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故逵助焉及永嘉之亂有覘其[illegible]涕泗云國家傾覆是曹奕夏侯玄訴冤得伸故[illegible]六以勢族致誅玄以時望被戮異苑

賈逵在豫郡亡家迎喪去去後恒於項城史氏、以其戀慕彼境因以立廟廟前有ㄊ[illegible]有人竊來伐始投斧刃、仍著於樹中、所著處尋而更生項城左右人莫不振怖、賈逵碑

司馬景王嬰孩時有目疾宣王令華佗治之出眼瞳劃其疾而納之傅藥沈約晉書

范粲字明友仕齊王芳被廢友明哭甚痛因不仕景王輔政召之不赴稱疾佯狂不言足不履地人不聞音家有婚姻諮訪之合意者即色不諓、否者即卧寢不安家人以此候其旨終于所寢之車獨異志

王弼字輔嗣注易輒笑鄭玄云老奴無意于時夜分忽然聞外閣有着屐聲須臾便進自云是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鑿文句而妄譏詆老子耶極有忿色言竟便退弼心生畏悪少時遇癘而卒幽明錄弼之卒也年二十四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何劭弼傳

景王欲誅夏侯玄意未決問安平王孚云已才足以制之不孚云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泰初後至一座悉起以此方之恐汝不如乃殺之語林

夏侯玄爲司馬景王所誅宗人爲之設祭見玄來靈坐上、脱頭於膝取食物酒㦸之屬以内頸中畢還自安其頭既而言曰吾得請於帝矣子元無嗣也尋有樂嘉之役軍還世宗殂而無子異苑

鍾士季常向人道吾少年時一紙書人云是阮步兵書皆宇宇生義既知是吾不足道也（語林）

鍾會隂懐異圖姜維見而知其心乃說之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筭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震世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於漢擾攘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劒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公何不法陶朱汎舟絶迹全功保身登峩眉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為全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所能盡無煩老夫矣（漢晉春秋）

嵇康字叔夜譙國人少嘗晝寢夢人身長丈餘自稱黄帝伶人骸骨在公舍東三里林中為人發露乞為葬埋當厚相報康至其處果有白骨脛長三尺遂收葬之其夜復夢長人來授以廣陵散曲及覺撫琹而作其聲甚妙都不遺忘高貴鄉公時康為中散大夫後為鍾會所讒司馬文王誅之（異苑）

嵇康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長丈餘著黑單衣革帶康熟視之乃吹火滅之曰恥與魑魅爭光嘗行去路數十里有亭名月華投此亭由來殺人中散心神蕭散了無懼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諸弄雅聲逸奏空中稱善中散撫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沒於此聞君彈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來聽耳身不幸非理就終形體殘毀不宜接見君子然愛君之琴要當相見君勿怪惡之君可更作數曲中散復為撫琴擊節曰夜已乆何不來也形骸之間復何足計乃手挈其頭曰聞君奏琴不覺心開神悟怳若暫生遂與共論音聲之趣辭甚清辯謂中散曰君試以琴見與乃彈廣陵散便從受之果悉得中散先所受引殊不及與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語中散相與雖一遇於今夕可以遠同千載於此長絕能不悵然（靈鬼志）

嵇康嘗宿王伯通館忽有八人云吾有兄弟為樂人不勝爵族今傳君廣陵散甚妙今代莫傳（大周正樂）

呂安罹事嵇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文王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絶也（文士傳）

嵇康臨死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惜故不與廣陵散於是絶矣（竹林七賢傳）嵇康援琴而鼓既而嘆曰雅音於是絶矣（魏氏春秋）

韓皐生知音律嘗聞鼓琴至止息歎曰妙哉嵇生之

之爲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商商主金晉乘金運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王陵母丘儉文欽諸葛誕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之謀皆爲司馬懿父子所殺康以揚州故廣陵地故其曲曰廣陵散言魏室散亡自廣陵始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其音哀傷憯迫脅求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所以託之神鬼也（新舊唐書）

應璩與劉劭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傳玄琴賦云馬融譚思于止息嵇康琴賦云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

夫德璉季長俱在康前而康賦有廣陵止息之語故知琴曲之名其來舊矣可云嵇所撰曲耶太平引廣陵散雅音之說亙有不同伯通館月華亭書夢之言各家並載又豈可謂散自廣陵託之神鬼耶皋詭辭以欺人而史氏載之于傳詿聆音察理者耶　劉潛琴議云（杜夔妙于廣陵散嵇中散就其子猛求得）此聲

嵇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械而長嘆舉其手訣曰（嵩君）一絃一調中散與琴彈之一聲清冷還問不對疑是蔡邕邕死之日身著桎梏（說附小竹）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在月中坐臨風鳴絃忽有一人形狀甚偉著械有慙色至其中庭稱善便與共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下手極快但於古法未備因授以廣陵散賀遂傳之于今不絕（幽明錄）

晉羊太傅祜字叔子泰山人也年五歲時嘗令乳母取先所弄指環乳母曰汝本無此於何取耶祜曰昔於東垣邊弄之落桑樹中乳母曰汝可自覓祜曰此非先宅兒不知處後因出門遊望逕而東行乳母隨之至李氏家乃入至東垣樹下探得金環李家驚悵曰吾子昔有此環常愛弄之七歲暴亡亡後不知環處此亡兒之物也云何持去祜持環去李氏遂問之乳母既說祜言李氏悲喜遂欲求祜還爲其兒里中解喻然後得止祜年長常患頭風醫欲攻治祜曰吾生三日時頭首北户覺風吹頂意甚患之但不能語耳病源既久不可治也祜後爲荊州都督鎮襄陽經給武當寺殊餘精舍或問其故祜默然後因懺悔叙說因果乃曰前身承有諸罪賴造此寺故獲身濟所以使供養之情偏殷勲重也（宾朴郭）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祜

工騎乘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基之後兒卽亡祐時爲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遂折臂于時士林咸嘆其忠誠世說幽明錄

羊祜爲荊州都督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性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談咏終日不倦嘗慨然太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卒後襄陽百姓於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廟祀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文蜀人李安所撰安一名興初爲荊州諸葛孔明宅碣其文善及羊公卒碑文工時人始服其才也襄陽耆舊傳

鄒湛字潤甫南陽新野人爲羊祜所器重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殯斂之畢遂夢此人來謝晉文苑傳

容齋五筆云鄒湛姓名因羊叔子而傳而字[illegible]

甫則見于張敏頭責子羽文不及本傳偶遺之耶

洛下有一洞穴其深不測有一婦人欲殺夫謂夫曰未嘗見此穴夫自逆視婦遂推下經多時至底婦於後擲飯物如欲祭之當時顚墜恍惚良久蘇得飯食之氣力小强周遑覓路仍得一穴便匍匐從就崎嶇反側行數十里穴寬亦有微明遂得平步行百餘里覺所踐如塵而聞粇米香啖之芬美卽裹而爲糧復齎以行所歷幽遠里數難詳而轉就明曠食所齎盡便入一都郡郭脩整宮館壯麗臺榭房宇悉以金魄爲飾雖無日月而明踰三光人皆長三丈被羽衣奏奇樂非世所聞便告求哀長人語令前去凡過如此者九處最後至苦饑餒長人指中庭一大栢樹近百圍下有一羊令跪捋羊鬚初得一珠長人取之次亦捋取後捋令啖卽得療饑請問九處之名求停不去答曰君命不得停還問張華當悉此其人便復隨穴出交州還洛問華以所得物示之華云如塵者是黃河下龍涎泥是崑崙山下泥九處地仙名九館大羊爲癡龍其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饑而已此人還往七八年間幽明錄

豫章有石以水灌之便熱用以烹煮可使食成熱盡

復以冷水灌之更熱、如此無窮世人貴其異不能識其名雷煥元康中入洛乃以示張華華云此所謂然石（異物志）

處士馮恢至行過人以爲散騎常侍郎恢至上問張華定何人也華曰臣請觀之若不見臣上也見而有傲世之容次也敬爲賓客者固俗士也及華至恢待之以恭時論確然少之（干寶晉紀）

杜預代吳軍入城至都督孫歆帳下生將歆詣預王濬先列得歆頭而預生送歆洛中大笑（王隱晉書）

孟業爲幽州刺史解官還京其人甚肥或以爲千斤

晉武帝欲稱之難其大臣乃作一大秤掛於殿壁業入見曰陛下作秤何用武帝曰朕欲自稱有幾斤答曰陛下意欲稱臣耳無煩復勞聖躬臣肉雖千斤而知無一兩於是稱業果得千斤（語林）

司隷校尉高平㵐奮字武秋豊肥肉潰膚烈每至暑夏輒膏汗流溢其有愛妾夜取以燃服炎灼發於屋表奮大惡之悉盛而埋之暨永嘉之亂爲胡賊所燒皎若燭光（異苑）

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陰晦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少年神姿端遒置易投壺機與言論妙得玄微機心伏其能無以酬抗機提緯古今綜驗名實此年少不甚欣解既曉便去稅驂逆旅逆旅嫗曰此東十數里無村落惟有山陽王家冢耳機乃怪悵然還睇昨路空野埋雲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王弼墓也（異苑）又陸雲事同

晉永嘉末群盜蜂起義陽公主自洛中出奔至洛南士卒二千餘人晉守不去以衛京都劉曜攻破之主有殊色曜將逼之主手刃曜不中遂自刃曜奇其正節遂葬之立義陽公主碑民憐之爲立廟今義陽神是也（述異記）

陸抗之克步闡也誅及步氏嬰孺識道者尤之曰陸氏後世必受其殃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異苑）

華譚字令思高才洽聞之士也而事之不經者多所不信後有道士說黃白之方乃試令作之云以鐵器銷鉛以散藥投中即成銀又銷此銀以他藥投之乃作黃金又從此道士學徹視之方行之未百日夜卧即便見天文及四隣了了不覺復有屋舍籬障又妾名瑾華者已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又祭廟聞廟神答其拜牀似動有聲令思乃歎曰世間乃定無所不有五經雖不載不可便以意斷也（抱朴子）

陶璜爲九眞守、立郡築城於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形如蚕蛹無頭長數十丈大十圍、狀軟能動、莫能名、割腹肉如猪肪、遂以爲臛、甚香美、璜啖一杯、於是三軍皆食焉 交州記

刺史陶璜晝卧、覺見一女子枕其臂、始欲搤之以爪掫其手、痛不可忍、放之遂飛去、 劉欣期交州記

蜀車騎將軍吳壹、先主穆皇后兄也、其孫喬沒李雄中三十年、不爲雄屈、 孫盛蜀世譜

蘇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咸寧初卒、韶伯父承爲南中郎軍司而亡、諸子迎喪還到襄城、第九

子節、夜夢見鹵簿行列甚肅、見韶使呼節曰、卿犯鹵簿、罪應髡刑、節俛受剃、驚覺摸頭、即得斷髮如大指大、明暮與人共寢、夢見韶曰、卿髡頭未竟、即復剃如前夕、其日暮自備甚謹、明燈火設符刻、復夢見韶髡之如前夕者五、節素美髮、五截而盡、間六七日不復夢見、後節在車上、晝日韶自外入、乘馬著黑介幘黃練單衣、白襪絲履、憑節車轅、節謂其兄弟曰、中牟在此、兄弟皆愕視無所見、問韶君何由來、韶曰、吾欲改葬、即求去、曰、吾當更來、出門不見、數日又來、兄弟遂與韶坐、節曰、若必改葬、別自敕兒、韶曰、吾將爲書、節授筆、韶不肯、曰、死者書與生者異、爲節作其字、像胡書也、乃笑、即喚節爲書曰、古昔魏武侯浮於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吾性愛好京洛、每往來出入、瞻視邙山、樂哉萬世之墓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銘之於心矣、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前至十日便速改葬、在軍司墓次、買數畝地、便足矣、節與韶語徒見其口動、亮氣高聲、終不爲傍人所聞、延韶入室設坐祀之、不肯坐、又無所饗、謂韶曰、中牟平生好酒可少飲、韶手執盃、飲盡曰、佳酒也、節視盃空、既去盃

酒乃如故、前後三十餘來、兄弟狎翫、節問所疑、韶言天上及地下事、亦不能悉知也、顏淵卜商今見在爲脩文郎、脩文郎凡有八人、鬼之聖者、今項梁成賢者吳季子、節問死何如生、韶曰、無異、而死者虛、生者實、此其異也、節曰、死者何不歸屍體、韶曰、譬如斷卿一臂以投地、就剝削之、於卿有患不、死之去屍骸如此也、節曰、厚葬美墳壠、死者樂此否、韶曰、無在也、節曰若無在、何故改葬、韶曰、今我誠無所在、但欲述生時意耳、弟曰、兒尚小、嫂少、門戶坎軻、君顧念否、韶曰、我無復情耳、節曰、能益生人否、韶曰、死者時自發意念

生則吾所益卿也若此自無情而生人祭祀以求福無益也節曰前夢見君豈實相見否韶曰夫生者夢見亡者亡者見之也節曰生時仇怨復能害之否韶曰鬼重殺不得自從韶欲去節留之閉門下鎖鑰韶爲之少住韶去節見門故閉韶已去矣韶與節別曰吾今見爲脩文郎守職不得來也節執手手軟弱覺之乃別自是遂絶（王隱晉書）

彭虎子少壯有膂力常謂無鬼神母死俗巫戒之云某日殃煞當還重有所殺宜出避之合家細弱悉出逃隱虎子獨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門入至東西屋覓

人不得次入屋而廬室中虎子惶懼無計床頭先有一甕便入其中以板蓋頭覺母在板上有人問板下無人耶母云無相率而去（幽明錄）

鎮南劉弘以王矩爲廣州矩至長沙見一人長大着布單衣自持奏在岸上矩省奏云京兆杜靈之仍入船共語稱叙希闊矩問君京兆人何時發來答曰朝發矩怪問京兆去此數千那得朝發今到杜曰天上京兆身是鬼見使來詣君耳矩大懼因求紙筆曰君必不觧天上書乃更作折卷之從矩求一小箱盛之封付矩曰君今無開此到廣州可視耳矩到數悄悒乃開視書云令召王矩爲左司命主簿矩意大惡因疾卒（王隱晉書 幽明録）

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厠還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氣不歇謂我何如令君而惡我愛好也坦曰古有好婦人患而捧心顰眉見者皆以爲好其鄰醜婦法之見者皆走公便欲使下官遁走耶季和大笑以是知坦（襄陽記）

襄陽汚水東有荻蘭橋今之猪蘭橋也橋之左右豊蒿荻劉季和以此橋近荻有戴菜於橋東大養猪襄

陽太守安府君祄曰此中作猪屎臭當易名作猪蘭橋耳莫復云木蘭橋也祄如戲之而百姓遂以爲名矣（水經注 耆舊傳）

荀晞爲兖州鎭去京師五百里有貢晞珍異食者欲貽都邑親貴慮經信宿之間不復鮮美募有牛能日行數百里者當厚賞之有人進一牛云此一日行千里晞乃命其丁車善馭之書疏發遣旦發日中到京師取荅書還至一更始竟便逹晞以其駿快筋骨必將有異遂殺而觀之亦無靈異唯見雙筋如小竹大自頭挾脊著肉裏故外不覺也（祖台之志怪）

王晉賢、王夷甫女也。爲愍懷太子妃。洛城亂、劉曜略晉賢欲妻之。晉賢大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之女、胡羌小醜、敢欲干我乎。言畢、投河。其侍婢名六出、亦投河死。南岳魏夫人內傳 晉書王字惠風、

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瑾家、聞地中有犬子聲、隱隱其聲上有小穿、大如螾穴、以杖刺之、入數尺、覺如有物、及掘視之、得犬雌雄各一、穴猶未開、形大如常犬也、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觀焉。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家富昌、宜當養活。以爲目未開、還置穿中、覆以磨礱、宿昔發視、左右無孔而失所在。瑾家積年無他福禍也。搜神記

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而夫戍、經年不歸。女家更强以適人、尋病亡。夫還問女所在、夫徑至墓、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婿聞知、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秘書郎王導曰、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晉書宋志搜神記作武帝時

高堂隆刻鄴宮屋材云、後若干年、當有天子居此宮。惠帝止鄴、宮治屋者土剥更泥、始見刻字、計年正與之合。王隱晉書

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

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諠譁、士女縱觀、咸曰其冤。伯息忠訴辭稱枉。晉書

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佳者、以毒者酖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氏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孫盛晉春秋

沈約著書好誣前代、於晉則故造奇說云、瑯琊國姓牛者、與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遠叙宣帝以毒酒煞牛金、符證其狀。魏收因此乃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叡爲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史通

初、魏明帝時、河西栁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收舊史以爲晉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馬、以應石文。元行冲推尋事跡、以後魏昭成帝名犍繼晉受命、考校謡讖、特著論以明之。舊唐書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功、封餘不亭侯。愉少時嘗行經吳興餘不亭、見人籠龜于路、買而放之於餘不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過。及封此亭侯、鑄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愉別傳 會稽後賢傳 顏真卿石柱記云、餘不亭侯孔愉墓在城下、後人因以爲廟。廟後大冢、碑覽半

露愉所藏也古木數株堅如鐵石故老相傳云愉卒後龜蚶巢木植于此至今號龜蚶樹溪名龜溪橋名龜田橋

館淮公荀序毋華夫人憐愛過常年十歲從南土宴歸經青草湖正帆怒風駛序出立船上落水比得下帆已行數十里洪波淼漫毋撫膺遠望痛哭少頃見一掘頭船有漁父以楫撥船如飛載序送還之云送府君還荀後位至常伯長沙相故云府君也搜神記

元帝時王敦在於武昌鈴下儀仗生花如蓮花五六日而萎落干寶曰榮華之盛如狂花之不可久也敦以逆命自死加戮其屍焉廣古今五行記

古今相傳夜以火照水底悉見鬼神溫嶠平蘇峻之難及於湓口乃試照焉果見官寺赫奕人徒甚盛又見群小兒兩兩爲偶乘軺車駕以黃羊睢盱可惡溫即夢見神怒曰當令君知之乃得病也志怪晉書嶠還武昌至牛渚磯燃犀角而照之云云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爲陛下陳之王迺具叙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明帝聞之覆面箸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世說新語

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置甕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沈溺所養人被甲入水中覺如墮一石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得至岸迴顧而去幽明錄

毛寶據邾城陷寶尸沉江不出衣浮移告河伯死尸立出王隱晉書

王伯陽家在京口宅東有一冢傳云是魯肅墓伯陽婦郗鑒兄女也喪亡平墳以葬後數日伯陽晝坐廳

上見一貴人乘肩輿將從數百人各執鐵器徑來坐謂曰身是魯子敬安冢在此二百許年君何敢毀吾冢因目左右牽下床以刀環築之數百而去絕而復蘇築處皆發疽潰數日而死續搜神記

伯陽亡其子營墓得三漆棺移置南岡夜夢魯肅瞋云當殺汝父尋復夢見伯陽云魯肅與吾爭墓後于坐褥上見數升血疑肅殺之也幽明錄

吳興郡城秦時爲下菰城又爲項王故城晉郭璞欲移郡于東遷璞女亦善於地里啓璞無徙因舊址損益之可以永無殘破之慮璞從之初璞欲移城于東

遷廟立標輙爲飛鳥啣去會其女又啓遂定於今庭
女號遷城小娘女從璞廟祀（宋知州鄭虎撰 郭尚書璞記）
蘇峻反祈鍾山神許畫朱鬃紫蹄馬碧蓋朱絡車後
郗鑒入援亦祈鍾山神神謂鑒曰蘇峻爲逆人神共
憤當與蔣子文共誅鋤之峻亦祈我豈可助之爲雲
今以跡相示及禁妝而跡見（金陵志）
成帝杜皇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輙
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晉書）
陶侃左手有文直達中指至上横節便絶占者師圭
以爲此文若過位在無極侃針挑令徹血流彈壁乃
作公字又取紙裹公迹愈明（異苑）
庾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
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稱父
侃也庾亦起迎陶公扶兩人悉是舊怨傳詔左右數
十人皆操刃伏戈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自代不啚
此恩又戮其孤故來相問陶稱何罪身已得訟於帝
矣庾不得一言遂寢疾入年一日死（冤魂志）
乾羅者慕容廆之十一世祖也着金銀襦鎧乘白馬
金銀鞍勒自天而墜鮮卑神之推爲君長（述異記）
石勒爲郭敬客時襄國有識曰古在左月在右讓言

退或入口言既去餘襄在或入口國字也勒後隨都
襄國也（異苑）
張髙隴西人也事母至孝母喪改葬廬于墓側哀感
幽顯歲餘而墓地自裂棺亦自破母還蘇活（前趙録）
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人有盜發其塚者盧得
蘇起且問盜人姓名郡縣以雖元意奸究盧復由之
而生不能決州牧呼延謨以聞劉曜詔曰以其意惡
功善論笞三百不齒終身（漢趙記）
解飛能造旃車左轂致碓右轂致磑行十里磨麥一
石舂米一石虎驚毋出將此車隨從又造鳳陽門門
成忽有一兆率天人下見飛怒曰汝在天上犯罪何
謂於此造門門畢速還上天因斫木斧脫傷額而死
鳳陽乃謂天上有鳳陽門也（石虎鄴中記）
石虎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
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帢髣髴
微出石虎大惡之（十六國春秋后趙録）
鄴城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二十丈安金鳳皇二頭於
其上石季龍將衰一頭飛入漳河清浪見在水底一
頭今猶存（幽明録）
湶中畧陽冉家山山勢起伏群峯環拱即冉閔故址

也閔始事趙爲武興公後爲都督中外大將軍因厥趙主僭帝位改國號魏晉穆帝使人圖其山水觀之以筆破其山脊山遂兩斷而閔爲燕所滅其兩斷山今猶在畧陽志

石虎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浮圖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高僧傳

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狗甚憐愛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周章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

中還以身洒生左右草沾水得著地火尋過去生醒方見之他日又闇行墮空井中狗呻吟徹曉須臾有人過怪此狗向井號往視見生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見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目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續搜神記

孫權時襄陽李信純有愛犬曰黑龍一日醉臥城外草中時太守鄭瑕出獵縱火爇草信純臥當順風犬入水濕身以救信純因斃於側純覺而痛哭聞于太守太守命棺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餘丈搜神記

苻堅爲慕容沖所襲堅馳騧馬墮而落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即踟躕臨澗垂韁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授焉堅攀之得登岸而走廬江異苑

竇滔字連波右將軍真之孫朗之第二子也妻蘇氏名蕙字若蘭陳留令武功道質第三女十六歸滔爲苻堅秦州刺史以迕旨謫戍燉煌後拜安南將軍鎮襄陽以禦晉初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苦加捶辱滔深以爲恨陽臺又專伺其短毀之滔益忿焉蘇氏時年二十一滔

將鎮襄陽蘇氏忿之不與偕行滔遂携陽臺之任斷其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迴文五色相宣縱廣八寸計八百四十字餘言縱橫反覆皆成章句其文點畫無缺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笑而謂人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遂發蒼頭齎致襄陽焉滔省覽錦字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徒盛禮邀迎蘇氏歸于漢南恩好愈重唐武后記晉書稍異

尚書令苻雅爲人樂施乞人填門常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太泰時人

爲之語曰不爲摧興富寧作符雅貧蔡書
初慕容儁斬冉閔于過陘山山左右七十里草木悉
枯蝗蟲大起自五月不雨至十二月儁遣使者祀之
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雨雹是歲永和八年也趙后錄
桓温自以雄姿氣槩是司馬宣王劉琨輩器有以比
王敦者意大不平征符健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
乃是劉越石妓女一見温便潸然而泣温問其故荅
曰官家甚似劉司空温大悅即出外脩整衣冠又入
呼問我何處似司空婢荅曰眼甚似恨小面甚似恨
薄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於是弛

冠解帶不覺惛然而睡不怡者數日語林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猨子者其母緣岸
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絶破視其腹
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世說新語
江陵城地東南傾故緣以金堤自靈溪始桓温令陳
遵造遵善于防攻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
傍創築略無差矣水經注
桓温北征姚襄在伊水上許遜曰不見得襄而有大
功見襄走入大玄中問曰大玄是何等也荅曰南爲
丹野北爲太玄必西北走也果如言幽明錄

桓温末年頗奉佛法飯饌僧尼有一比丘尼失其名
來自遠方投温爲檀越尼才行不恒温甚敬待居之
門內尼每浴必至移時温移而窺之見尼裸身揮刀
破腹出藏斷截身首支分臠切温怪駭而還及至尼
出浴室身行如常温以實問尼荅云若遂凌君上刑
當如之時温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終守臣
節尼後辭去不知所在冥祥記幽明錄
桓温功業殊盛負其才力久懷異志廢晉帝爲海西
公而立會稽王是爲簡文帝太宰武陵王晞性尚武
事好犬馬遊獵温常忌之故加罪狀奏免晞及子綜

官又逼新蔡王晃使列晞綜及前著作郎殷涓太宰
長史庾倩等謀反頻請殺之詔特赦晞父子乃徙新
安殺涓涓父浩先爲温所廢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温
而與晞遊温乃疑之庾倩坐有才望且宗族甚强所
以並致極法簡文尋崩而皇太子立遺詔委政於温
依諸葛亮王導舊事温大怨望以爲失權僭逼愈甚
後謁簡文高平陵方欲伏見帝在墳前舉體黃衣語
温云家國不造委任失所温荅臣不敢臣不敢既登
車爲左右說之又問殷涓形狀荅以肥短温云亦見
在帝側十餘日便病因此憂懣而死冤魂志

桓温塟姑熟之青山平墳不爲封域於墓傍開隧立碑故謬其處令後代不知所在[宋謝綽宋拾遺錄]

周山圖爲淮南太守時盜發桓温冢大獲寶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而還官[宋書]

東萊王明兒居在江西明死經一年忽形見還家經日命招親好叙平生備有情焉復敕兒同覲鄉閭行經鄧艾廟令燒之兒大驚曰艾生時爲征東將軍沒而有靈百姓祠以祈福柰何焚之怒曰艾今在尚方摩鎧十指悉摳豈其有神因云王大將軍亦作牛驅馳殆斃桓温爲卒同在地獄此等並困劇理盡安能

爲人損益汝欲求多福者正當恭慎盡忠孝順無恚怒便善流無極又令可錄指爪甲死後可以贖罪又使高作戶限鬼來入人室內記人罪過越限撥腳則忘事矣[幽明錄]

鄧艾爲牛徐伯爲魚[北史李士謙傳]

王坦之字文度與會稽沙門竺法師周旋甚厚共論死生罪福報應之事茫昧難明因便共要若有先死當相報語後王於廳中忽見法師來曰貧道以某月日命過罪福皆不虛應若影響檀越當勤脩道德以升躋神明耳先與君要先死者相報故來相語言訖不復見[續搜神記]

車胤字武子好學家貧嘗聚螢光讀書時值風雨胤歎曰天不遣我成其志業耶言訖有大螢傍書窓比常螢數倍讀書訖即去來如風雨至[成應元事統]

蔡裔有勇氣聲若震雷嘗有二偷入室裔不知拊床一呼而盜俱殞殷浩委以軍鋒[晉書]

簡文既廢世子道生次子郁又早卒而未有息濮陽令在帝前禱辭曰若有應者天將異也至三更譬有黃氣起自西南天將明墮室前爾夜幸李太后而生孝武帝[異苑]

潯陽周虓字孟威寧康中鎮巴西爲苻堅所獲守節

不屈堅使使者道虓躬治遠陌謂使者云煩君語賊苻堅何至仰煩國士如此又潛圖襲堅堅聞之曰小人正欲覓死殺之適足成名耳乃苦考楚不食而卒殯已經旬堅慭猶未歛剖棺臨視虓尸欻迴眸鬚髭張裂睛瞳明亮迴盼屬堅堅覩而嘉稱厚加贈賻[異苑]

孝武太元三年僕射謝安作新宮太極殿欠一梁有梅木流至石頭城下因取用之畫梅花于梁上以表瑞焉因名梁殿歷宋齊后爲梁武帝所居[金陵覽古]

中興書云孝武造太極殿郭璞卜筮云二百一十年此殿爲奴所壞後梁武帝毀之捨身爲奴[金陵志]

璞明帝時爲王敦所殺已五十餘年矣疑誤
桓冲鎮江陵正會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目中
淚下都督呪之曰汝若向我跪者當啓活也牛應聲
而拜衆皆異之督都復謂曰汝若須活遍拜衆人牛
涕殞如雨遂遍拜値冲醉不得啓遂殺牛冲聞大怒
都督痛加鞭罰渚宮故事
王羲之書黄庭經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况人乎
吾是天台丈人書斷
謝安素善尺牘而輕王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
之謂必存録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爲恨安嘗問子敬

卿書何如右軍答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又
答時人那得知孫過庭書譜
王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
私謂爲不惡羲之還見乃嘆曰吾去時真大醉也子
敬乃内慙上
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
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
聞此咸怪其虚誕王子猷子敬兄弟特相和睦子敬
疾屬纊子猷謂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
年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已年限有餘得以足亡
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筭亦當盡復何所代子
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便撫心悲惋都
不得一聲背即潰裂月餘亦卒幽明録
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卧側云
脚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爲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
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
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
曰欲爲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奩子
中具諸餚饌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旨世
所罕見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

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
麗容貌殊絶共坐宴俄而書生醉卧此女謂彥曰雖
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
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
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頴悟可愛乃與彥叙寒温書
生卧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
子共卧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心情亦不甚向復
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
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
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

內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
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
獨坐當悒悒邪日又晚當與君别遂吞其女子諸器
皿悉內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别曰無以藉
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爲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
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續齊諧記
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國來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
銀自說其所受術即白衣非沙門也行見一人擔擔
求寄鵝籠中云云夫起語擔人曰可去即以婦內口中
次及食器物此人旣至國中有一家大富貲財巨萬

而性慳悋語擔人吾試爲君破奴慳即至其家有好
馬甚珍之繫在柱下忽失去尋索不知處明日見馬
在五升罌中終不可破便語言君作百人厨以周窮
乏馬得出耳主人即狼狽作之畢馬還在柱下明旦
其公母老在堂上忽復不見舉家惶怖不知所在開
粧器忽見父母澤壺中不知何由得出復往守請之
其人云當更作千人餘食餉百窮者乃當得出旣作
其父母自在床上靈鬼志
此與前許彥吐人疑即一事而傳聞有異耳
會稽梁山伯與上虞祝英臺嘗同學祝先歸梁後過
上虞尋訪之始知爲女歸乃告父母欲娶之而已許
馬氏子矣梁悵然若有所失後三年梁爲鄞令病死
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適馬氏過其處風濤大
作舟不能進祝乃造梁塚失聲哀慟忽地裂祝投而
死焉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請封爲義婦和帝
時梁復顯靈異效勞於國封爲義忠有司立廟於鄞
云吳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也婦孺以梁山伯祝英
臺呼之寧波志
謝安於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安頭來久之乃失
所在是月安薨異苑

苻堅初滅燕慕容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
納之寵冠後宮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
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
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載記
漢書曰李延年善歌能爲新聲與女弟俱幸武帝
時人語曰一雌云云宫詩紀
漢書外戚幸佞傳俱無之豈别本耶
苻堅將欲南師夢葵生城內明以問婦婦曰若征軍
遠出難爲將也堅又夢地東南傾復以問婦云江右
不可平也君無南行必敗之應也堅不從卒敗異苑

苻堅既爲姚萇殺于新平佛寺中後寺主摩訶蘭常夢堅曰可爲吾作宮既而寺左右民家死疫相繼巫者常見堅怒曰吾不宮將盡殺新平民因共改寺爲廟遂無復災疾每年正月二日民競祀以太牢新平寺今苻家神也(述異記)

苻登妻毛氏毛興之女也善騎射登爲姚萇所襲營壘既陷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與萇交戰殺賊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爲萇所執毛有姿色萇欲納之毛罵曰天子皇后安可爲羌賊所辱萇殺之(前涼錄)

晉書云不知何許人載記云興泰河州刺史

姚萇時立節將軍楊班居黃枀谷北其谷西有小谷由來無水夜中忽有人語班借車牛十具云欲移徙我是湫神尋則聲絕班即備車牛十具置門前至明車湿牛汗乃尋車轍至乾谷忽有水方二百餘步北水極深不可測冬亦湛然每水旱祈禱有應(周地圖記)

安帝隆安元年五月涼州牧李暠微服出城逢一虎在道邊因化爲人遥呼暠爲西涼君暠因彎弧待之又遥呼暠曰汝無疑也暠知其異乃投弓于地虎人乃前謂暠曰燉煌土虛不是福地君之子孫王於西涼不如遷徙酒泉言訖乃失未幾暠乃移都酒泉建國稱號西涼王(劉昞燉煌實錄)

涼隱王呂紹之死也美人燉煌張氏年十四爲沙門清辨有姿色呂隆見而悅之遣中書郎裴敏說之張氏善言理敏爲之屈隆親逼之張氏曰欽樂至法故投身道門且一辱於人誓不毀節今逼如此豈非命也昇門樓自投於地二脛俱折口誦佛經顏色自若俄而卒(後涼錄)

兗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雞愛養甚至恒籠置牕間後雞作人語與處宗論極有玄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幽冥錄)

靈石山者山有寺當孫恩作叛毁材木以爲舡舸山即有石於空中自然而落賊每有所傷故名(臨海志)

義熙四年盧循在廣州陰規諜逆潛遣人到南康廟祈請既奠牲奏鼓使者獨見一人武冠朱衣中筵而坐曰盧征虜若起事至此當以水相送六年春循遂率衆直造長沙遣徐道覆踰嶺至南康裝艦十二艟樓十餘丈舟裝始辦大雨一日一夜水起四丈道覆凌波而下與循會巴陵至都而循戰敗不意神迷其誅洪潦之降使之自送也(述異記)

盧循以義熙五年自廣州下泊船江西衆多疾疫[illegible]

平之後人往荼州其死人髮變而爲鱣異苑

義熙九年群盗發故驃騎將軍卞壼墓剖棺戮之壼屍僵鬓鬢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乃長穿達手背安帝賜錢十萬令改葬焉蕭方等三十國春秋

譙周將亡戒諸子曰吾後嗣當有黄頭黒齒幾亡吾族及周孫縱之生也頭黄齒黒晉末剌史毛璩使縱領白徒七百人由涪水下討桓玄西人不樂遠征乃逼縱爲主攻陷巴蜀遂居益州既害毛璩自號成都王義熙九年朱齡石討平之卒如周言元和地里志

譙縱作亂廣漢王瓊建義慮衆心不一乃伐樹爲約云凡我同盟生死一力共成義節者此樹還生如或離貳樹遂枯死俄而樹生焉至今孫枝猶生華陽國志

義熙中有發京房冢者屍猶完具僵屍人肉堪爲藥軍士分剖之異苑

郲城南有女水東北流甚有神焉化隆則水生政薄津則竭燕建平六年水忽暴竭慕容玄明惡之寢病而亡太上四年女水又竭慕容超惡之燕祚遂淪水經

殷仲文性貪吝多納貨賄桓玄爲劉裕所敗仲文隨玄西走其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爲土晉書

陜縣大城西北角河水中漫湧起勃欝方數十丈如有物居水中父老云水灘漲減銅翁仲頭髮常與水郲晉劉裕軍至髮不復出惟見水黒嗟嗟有聲聲聞數里翁仲本在大司馬門外爲石季龍所襲至此而沒戴延之西征記周地圖記

劉裕送姚泓于建康而戮之百里之内草木燋死后秦錄

大中時有南岳僧行道精高有一人緑毛遍體至前僧驚問之曰我姚泓也僧曰晉史言姚泓爲劉裕所執何至今日泓曰尒時實爲裕所滅送我於建康市以殉我遂逃匿裕既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類者斬之以立威聲示後耳我則實泓之本身也我自逃箴山野飡松栢之華遍身生毛遂至長生不死爲説晉末歷代之事如指諸掌唐夷堅集

段暉字長祚姑臧人漢太尉頻後也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貳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悦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勑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乞伏熾盤時歷御史大夫海西侯後魏書

赫連勃勃據有夏州兇暴無厭以殺爲樂背像背上令僧禮之后爲天震而死及葬又震出之翻譯名義

義熙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郡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絶、王弘爲吳郡、白日在廳事上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旛、逕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即大發、弘知天爲之災、不罪火主、宋志

廬山遠法師、未出家、善弩射、嘗于鶴窠射得鶴雛、後復伺鶴母見將射之、鶴不動翔、觀之已死窠中、疑其愛子致死、破視心腸皆寸絶、於是放弩、發善提心、法苑集

潯陽落星山淵有五松橋、昔惠遠法師、與殷仲堪席澗談易于此、而樹下泉湧、號聰明泉、寰宇記

初匈奴女名拓䟦、妻李陵、胡俗以母名爲姓、故魏虜爲李陵之後、虜甚諱之、有言其是陵後者、輒見殺、至炎乃改姓元焉、南齊書魏虜傳

魏道武珪頗有學問、曉天文、先是有神巫誡云、當有暴禍、惟誅清河、殺萬民、乃可以免、珪乃滅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夜恒變易寢處、人莫能知、惟愛妾名萬人知其處、萬人與珪子清河王紹私通、慮事覺、欲殺珪、令萬人爲內應、夜伺珪獨處殺之、珪臨死曰、清河萬民之言、乃汝等也、宋書索虜傳

劉毅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官武陵太守、貧寠尤甚、嘗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嘆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南史

宋高祖之初、當晉末饑饉之後、既即位、而江表二千餘里野穀生焉、又淮南諸山石穀生、石上生穀也、表安云、石穀藥名穗之尤小者是也、述異記

宋吳興太守瑯琊王襲之、性好宰殺、初爲晉西省郎中、至好賓客、於內省所養一雙鵝、甚愛玩之、以爲得性、夜忽夢鵝口銜一卷書、可十許紙、取看、皆說罪福之事、明旦果見、乃是佛經、因遂不殺、宣驗記

衡陽王義季問宗炳曰、欲屈先生以重祿可乎、答曰、祿如腐草、盛衰幾何、廬山記

少帝時、南徐有一士子、從華山往雲陽、見客舍中有一女子、年可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成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啓母、母往至華山、雲陽尋見女子、且說之、女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藏於席下臥之、當愈、數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持而泣之、氣欲絶、謂母曰、葬時從華山過、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打不行、且待須臾、女粧點沐浴竟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既爲儂死、獨活爲誰施、君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言訖、棺木開、女遂透棺中、因合葬、呼曰神士塚、彙紀

宋文帝爲宜都王臨川人獻王萍實六子大者如斗
小者如鶴卵圓而赤初莫有識者以問長史王華曰
此萍實也宣尼所謂王者之應宋祚當卜年六百頃
之宜都王即位祚終于六十矣 渚宫故事
元嘉初鎮北將軍王仲德鎮彭城左右出臘遇一鶴
將二子並擒之歸以獻王王令養之其小者口爲人
所裂遂不得飲食大者輒含粟哺之飲輒含水飲之
先令其飽未嘗忘也王甚愛之令精加養視大者羽
翮先成每翥沖天小者尚未能飛大者終不先去留
飲飴之仍于庭中騫躍教其飛颺六十餘日小者能

飛乃與俱去 述異記
宋賀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爲筮之曰此
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
蘇 南史
文帝嘗召顏延之傳詔頻日尋覓不值文帝曰但酒
店中求之自當得也傳詔依旨訪覓果見延之在酒
肆躶身自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往 宋謝綽拾遺録
晉永康元年巴陵顯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樹隨伐
隨生如是非一樹生愈疾咸共異之置而不剪旬月
之間植柯極棟遂移房避之自爾已後樹長便遲但
極晩秀葼中方有花葉秋落與衆木不殊多歷年稔
人莫識也後外國僧見攀而流涕曰此娑羅樹也佛
處其下涅槃吾思本事所以泣耳而花開細白不足
觀採元嘉十一年忽生一花形色如芙蓉樹今見在
此亦一方之奇迹也 荆南記
謝靈運守永嘉游石門洞入沐鶴溪旁見二女浣沙
顔貌娟秀非塵俗態以詩嘲之曰我是謝康樂一箭
射雙鶴試問浣沙娘箭從何處落二女邈然不顧又
嘲之曰浣沙誰氏女香汗濕新雨對人默無言何事
甘良苦二女微吟曰我是潭中鯽暫出溪頭食食罷

自還潭去踪何處覓吟罷不見康樂遂回 青田志
檀道濟元嘉中鎮潯陽十二年入朝與家分別顧瞻
城闕噓欷涕零識者是知道濟之不南旋也故時人
爲其歌曰生人作死別荼毒當奈何濟將發舟所養
孔雀來啣其衣驅去復來如此數焉以十三年三月
見誅 異苑
檀道濟居清溪第二兒夜忽見人來縛已欲呼不得
至曉乃解猶見繩痕在此宅先是吳將步闡所居諺
云揚州青是鬼營青溪青揚是也自步及檀皆被誅
異苑

元嘉中夏侯祖忻爲兗州刺史卒於官沈僧榮代之祖欣見形詣僧榮沈牀上有一織成寶飾絡帶夏侯曰此帶殊好豈能見與沈曰甚善夏侯曰卿直許耳終不見關必以爲施可命焚之沈對前燒之煙熖未滅視此帶已在夏侯腰上矣述異記

元凶劭文帝長子也帝即位後生劭時上猶在諒闇故秘之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以來未有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惟殷帝乙既踐祚正妃生紂至是又有劭焉宋書

建業大社西空地東吳時右司馬丁奉宅孫皓殺之流徙其家晉元帝初爲僕射周顗宅顗爲王敦所害後爲冠軍蘇峻宅峻反被誅後爲袁悅宅爲會稽王道子所親昵緣道子見殺又爲章武王司馬秀宅亦以凶終宋孝武時爲雍州刺史臧燾宅質反被殺故世稱凶地宋吏部尚書王僧綽嘗謂宅無吉凶請以爲第始造未及居爲元兇劭所殺宋書南史

劉宋時錢塘什智一者善長嘯於靈山澗邊養一白猿有時騖山踰澗久而不還一乃吮吻張喉作梵呼之則猿至矣時人謂之白猿並名一公爲猿父猶狙公也其後澗邊群狙聚焉每至衆僧齋訖歛生飯送猿臺所後令山童呼三二聲則群猿競至洎唐武宗廢教寺毀除焉飯猿于臺事皆湮滅有宋高僧傳

瑯積宇德封勤苦爲學夜燃木葉以代燈火中夕窻外有呼者積出見之有五六丈夫各負一囊傾於屋下如榆莢語曰與君爲書糧勿憂業不成明旦起視皆漢古錢計得一百二十千給其業明帝時官至東宮舍人獨異志

微生亮昇明中釣於明月峽溪中得一魚長三尺置船中以草覆之及歸見一美女在草下年可十七八自言高唐之女偶化魚游爲君所得亮曰既爲人能爲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爲不得三年後女曰數已足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復來荅曰情不可忘有思即復至其後一歲三四往不知所終三峽錄

昇明中荊州刺史沈攸之廐中群馬夜輒蹀躅驚嘶如似見物攸之令人伺之見一白駒以綠繩係腹直自外來圉者具言攸之使人夜伏櫪邊候之俄而見白駒來忽然復去視廐門猶閉計其蹤跡直入閤內時人見者咸謂之怪檢內人惟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綠繩係穿之至夜輒脫置枕邊每或失去曉時則還試取看之見蹄上有泥後攸之敗不知所在

袁粲舉義，父子俱爲齊所害。有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爲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柰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羝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鬪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于庭，噬殺之，其妻子併死于狗。此狗即袁郎所常騎者也。廣古今五行記 南史

宋元嘉時，天竺僧求那跋摩將詣揚州，路遇靈鷲寺，謂僧曰：此間尋有異瑞，兼值王者登臨。其年冬，果有群鶯共啣繡像委之堂內。及齊王蕭道成初爲始興太守，遊于此寺，而起白塔。廣弘明集

宋廢帝太始年，江南盛種蕭梨，先無此樹，百姓爭欲植之。識者曰：當有姓蕭人王者。後齊受禪。廣古今五行記

魏孝文太和初年，北代京閹官自慨形殘，不逮餘人，旋奏乞入山脩道，勅出許之。乃賚一部華嚴晝夜讀誦，禮悔匪懈，首夏歸山，至六月末，髭鬚盡生，除相復見丈夫相狀，宛然復舊。具狀奏聞，高祖增信，內宮驚訝。於是代北之國，華嚴轉盛。侯君素法苑集

太和三年，文明太后馮氏幸金河府摩𥗳官湯泉，釣得鯉魚一雙，皆長三尺，以黄金鎖穿腮，放于池內。後皆長五尺，沉泛相從。正光元年五月五日，天清氣爽，聞池內鏘鏘聲，水中驚沸，須臾雷雹，其一浮天，化五色虹而去。久之，乃滅。一在池中，至孝昌元年六月，行臺元淵北伐，頓此，决池取魚，鱗甲非常，淵令殺之，得金二斤八兩。淵明年爲葛榮所殺。冀州圖經 郡國志

齊武帝嘗宿舊宮，登穿針摟，寵荀昭華，侍側。帝昔經私通司馬女，言此女有國色，是夕對荀氏說之。荀氏聞其妍，意殊不悅，逼帝迎之。欲得一見，帝始以爲疑而荀氏求請甚切，其夕遂訪迎之。司馬氏貧窮，而年已宿，衣裳補綻，粧梳不與宮內相參。荀氏盛飾見之登階，便相笑侮。呼帝入視，又以醜辭嘲帝，帝甚慙色，即遣還外，賜錢五萬，擢其夫爲永嘉郡丞。金樓子

齊林時有內博士韓蘭英，吳郡人，號韓公，總知內事，善爲文章。始入爲後宮司儀，有顔氏女，夫嗜酒，父母奪之入宮，爲列職。帝以春夜命蘭英爲顔氏賦詩曰：絲竹猶在御，愁人獨向隅。棄置將已矣，誰憐微薄軀。帝乃還之。金樓子

齊書云：吳郡韓蘭英有文辭。詩品云：蘭英綺密甚

有名篇又善談笑而詩絕此詩不載
齊時荊州城中天子井出錦于時士女取用與常錦
不異經月乃歇（吳均齊春秋）
梁武帝攻郢城夜郢城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投
黃鵠磯蓋城之精也及旦城降（梁書）
武帝殺齊東昏侯以取其位誅殺甚衆東昏死之日
侯景生焉後景亂梁破建康武帝禁而餓殺簡文幽
而壓死誅梁子弟畧無孑遺時人以為景是東昏後
身也初簡文之生也誌公謂武帝曰此子與冤家同
年生其年景生于鴈門（朝野僉載）景母夢東昏而生

郗皇后性妬忌武帝初立未及冊命因忿怒投殿庭
井中衆趨救之后已化為毒龍煙焰冲天人莫敢近
帝悲歎久之因冊為龍天王使於井上立祠（六朝記）
梁武平齊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為郄后所隅抑
憤恚將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
云以鶬鶊為膳可以止妬梁武從之郄茹之後妬殆
減半帝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為羞以徧賜
群臣使不才者無妬于才挾私者不妬其奉公濁者
不嫉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亦助化之一端也帝然其
言將詔廣人廣捕之會崇佛戒殺遂止（文苑英華）

襄陽城內刺史宅有高齋梁昭明太子於此齋造文
選至簡文為晉安王鎮襄陽日又引劉孝威等數人
於此齋綜覆詩集資給豐厚時號為高齋學士其南
又一齋梁武帝臨州寢卧於此齋中常有五色雲迴
轉狀如盤龍屋上恒有紫氣騰走形似繖蓋遠近望
者莫不異焉梁武帝於此龍飛（襄沔記）
昭明太子在東宮有一琉璃盌紫玉杯皆武帝所賜
也既薨詔置梓宮後更葬開墳為閽人携入大航乃
有燕雀數萬擊之因為有司所縛乃獲二寶帝聞而
驚異詔以賜太孫封墳之際復有燕雀數萬銜土以

增其上墳側今有湖後人因名燕雀湖（窮神秘苑）
昭明太子薨時有白霧四塞葬時玄鵠四隻翔遶陵
上徘徊悲鳴葬畢乃去（廣異記）
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澤異常（尚書故實）
武帝命袁昂作書評昂荅啓云奉勅遣臣評古今書
臣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天旨謗臣斟酌是非謹品
字法如前（黃伯思法帖刊誤）
今淳化法帖中第五卷知果書此一段謂為武帝
評書中興館閣書目亦然誤也（賓退錄）
周興嗣為散騎常侍聰明多才思武帝出千言無[illegible]

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文歸而兩目俱喪及死開視之心如掬操泥獨異志

千字文題云勑貟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勑字乃梁字傳寫誤耳當時命令尚未稱勑至唐顯慶中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勑勑之名始定於此談苑

後周河瀆碑云郎琊王褒字子淵造華嶽廟碑云萬紐于謹撰皆趙文淵字德本奉勑書後周距梁時未遠又隋薛道衡撰老子碑唐初虞世南撰孔子廟堂碑歐陽詢書九成宮碑皆作奉勑書如此類甚衆要不始於顯慶大年之論非也金石錄

梁高僧傳宋元嘉時求那跋摩至南海文帝勑州郡令資發下京及至建業乃勑住祇洹寺南史鬱林時恩倖呂珍之營宅林官相語曰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徐龍駒常住含章殿南面向按代帝畫敕比齊書樂陵百年嘗作數勅字武成斬之

梁書范雲卒禮官請謚曰宣勑賜謚曰文文選有任昉奉答勑示七夕詩廣弘明集有梁武勑答臣下神滅論公王朝貴答在宋齊已稱勑矣

江左朝臣子孫初釋服朝見二宮皆當泣涕二宮爲之改容頗有膚色充澤無哀感者梁武薄其爲人多被抑退裴政出服問訊武帝貶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禮不死也顏氏家訓

太清元年武帝捨身光嚴重雲殿游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當時謂之祥瑞識者以爲非動而動在洪範以爲妖以比石季龍之敗殿壁畫人頭皆縮入肩之類南史

武帝捨身同泰寺百官傾庫物以贖之其夜雷電霹靂風雨晦冥寺浮圖佛殿一時盪盡朝野僉載

太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墮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曰汝當令我

得過疫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帽故當無憂母不暇作帽以絳係髮自是旱疫者二年揚徐兗豫尤甚莫氏鄉隣多以絳免他土効之無驗隋書

太清三年侯景圍臺城遠近不通問簡文與太子大器作紙鳶飛空告急於外景謀臣王偉謂景曰此必厭勝術不然即以事達外令左右善射者射之及墮皆化爲鳥飛入雲中不知所往獨異志

廬陵威王續之內也千門相似萬户如一齋東旋木天以蔽光景春花秋月之時暗如徹燭內人有不識晦明者金樓子

劉孝綽與弟書云方弘遊典墳縮歌林潤覽典奏於千載覩榮落於四時嚴時記異

有何僧智者嘗於任昉座賦詩而其詩言不類任云卿詩可謂高厚其人大怒曰遂以我詩爲狗號金樓子

王元景使梁劉孝標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卿勿怪我我別後當應闌干耳談藪

沈約家藏書十二萬卷然心僻惡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獨異志

沈約謝始安王賜茯苓一枝重一十二觔八兩有表酉陽雜俎

大同八年戊主揚光欣獲玉龍一枚長一尺二寸高五寸雕鏤精巧不似人作腹中容斗餘頸亦空曲置水中令水滿倒之水從口出水聲如琴瑟水盡乃止酉陽雜俎

長流縣西有梁儀同帝敞宅在郭城西門敞少時有南陽人蔡郁善望氣相敞宅應出三公刺史貴不可言時敞宅止有草屋數間而郁宅在城南悉是瓦屋求敞換宅疑而不許敞兩兄閑篡有令聞位望在敞之右鄉里謂此二人應班槐棘其後閑篡相繼而終敞奉龍飛遂成宅相簡文徵書既至游憇此宅中望氣之言殆有徵矣襄沔記

魏李謐字永和幼號神童耽學守道不悶于時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帷杜門却埽棄産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北史

劉蘭讀左氏兼通五經教授生徒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延昌中靜坐讀書有人叩門門人通焉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爲每見毀辱理義短長竟知在誰而過爲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患卒魏儒林傳

冠軍將軍宋穎字文賢前妻鄧氏亡後十五年穎夢見之向穎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君泫然流涕穎旦而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卒魏書

河間劉宣明神龜年中以直諫忤旨斬於都市訖目不瞑尸行百步時人談以枉死伽藍記

正光初有隱士趙逸者來至京師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市里所經每識故處人皆號爲聖人好事者尋逐問之逸云自永嘉已來貳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

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煞觀其治典未爲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符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官皆是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尭舜連衡爲臣與伊皐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當時構文之士慙逸此言汝南王聞而異之拜爲義父因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逸云吾不閑養生

自然長壽郭璞嘗爲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帝給歩挽車一乘三年以後遁去莫知所在伽藍記

梁武第二子豫章王綜初母吳淑媛在齊東昏侯宮及幸武帝七月而生綜宫人多疑之及綜年十四常夢一少年肥壯自挈其首對綜非一問母母問夢中形狀類東昏且以寵衰怨望密陳疑似之説綜遂于別室祠齊廟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説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爲父子綜私發東昏侯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驗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潛殺之既瘞其骨又試亦驗遂奔魏爲寳卷追服三年喪南史梁書

豫章王綜之奔魏也乘單不得還者甚衆湘州益陽人任煥常有騅馬乘之退走煥脚爲抄所傷人馬俱弊煥於橋下歇抄復至煥脚痛不復得上馬於是向馬泣曰騅子我於此死矣馬因跪其脚煥乃得上馬遂免難南史

豫章歸魏明帝拜綜太尉公丹陽王尚莊帝姉壽陽公主字莒犂公主容色美麗綜甚敬之與公主語常自稱下官及京師傾覆綜棄州北走時爾朱世隆專權遣取公主至洛陽世隆逼之公主罵曰胡狗敢辱天王女乎世隆怒遂縊殺之伽藍記

爾朱榮爲莊帝所誅也從子兆舉兵向京師源子恭鎮河内軍失利兆自雷波渉渡擒莊帝於式乾殿帝初以黄河奔急未謂兆便得濟不意兆不由舟楫憑流而渡是日水淺不没馬腹故及此難先是河邊有人夢神謂曰爾朱家欲渡河用爾作㵱波津令爲之縮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徃徃表挿而導焉忽失其所在洛陽伽藍記北史

莊帝爲爾朱兆所弑也廣陵王恭即位贈太原王榮相國晋王加九錫立廟于芒山首陽上舊有周公廟世隆欲以太原王功比周公故立此廟廟成爲火所

炎有一柱焚之不盡後三日雷雨震電霹靂擊爲數段柱下石及廟瓦皆碎於山下伽藍記

晋泰元年洛陽金像生毛眉髻鬓悉皆具足尚書左丞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徵至明年而廣陵被廢死焉伽藍記

洛陽永寧寺熙平元年宣武靈太后胡氏所立也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刹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佛事精妙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磨者見之自云年一百五十歲遍歷諸國而此寺精麗閻浮所無也出帝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爲火所燒火經三月不滅有火入地尋柱周年猶有煙氣其年五月中有人從象郡來云見浮圖于海中光明照耀儼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見之俄然霧起浮圖遂滅十月京師遷鄴伽藍記

魏𠈁律金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北史

梁南梁太守馮道生爲賊立營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梁書

越拔扈新城人也兄震動富于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因殺之拔扈亡命聚黨至社樹咒曰文茂殺拔扈兄今欲報之若事克斫樹處更生不克即死二宿三拼生十丈餘人間傳以爲神附者十餘萬遂殺文茂南史孝義傳

梁鄱差南郡臨沮人大富於道逢估人先不相識道邊相對共食羅布甘美味皆珍味二人呼差同飲謂曰觀君二人遊行商估勢在不豊何爲頓爾珍羞美食估人曰寸兆可惜人生在世終止爲身口耳一朝病死安能復進甘美乎終不如臨沮鄱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耳差亦不告姓名默然歸至家宰鵝以自食動筋骸骨更其喉病而死廣古今五行記

柳津守元舉慶遠子也性彊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耶南史

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畧無全者唯吳郡太守張嵊建義不捷爲賊所害辭色不撓及鄱陽王世子嗣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遵女也顏氏家訓 嗣字長胤父範之薨也嗣猶據晉熙城中食盡將士皆乏絶侯景遣任約攻嗣時賊方盛咸勸且止戰嗣按劍叱之曰今日之戰乃蕭嗣効命死節之秋也及戰遇流矢中頸不許拔帶箭手殺數人賊退方拔之應時氣絶妻子爲任約所擒本傳

頗與嗣同時謝事聞見必真也而傳乃遺焉惜哉

侯景爲逆登東墻射城內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宮臺殿遂盡所聚圖籍數百厨一皆灰燼先是簡文夢有書作秦始皇云此人復焚書至是而驗（南史）初太子夢景作秦始皇占者云此人復欲焚書既而見燒夢則應焉（三國典畧）

侯景之首至於江陵梟之於市然後煑而漆之以付武庫先是謡曰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荆州軍殺侯景及首至湖東付諮議參軍宗季長宅東苦竹町以景首置其中用市南井水煑之先是巫言有鬼萬計斷頭折頸入宅去來季長大懼設齋迎佛又有數萬烏

自江津飛躁集其家焉（三國典畧）

荆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七人人告別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爲知命湘東王愛奇重異遂留其枕（南史）

元帝爲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記録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贍麗者以斑竹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於江表（北夢瑣言）

孝元在江州時有人爲望蔡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刹柱屏除形像鋪設牀坐於堂上接賓未殺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醉飽便卧簷下稍醒而覺體痒爬搔隱疹因爾成癩十許年死（顏氏家訓）

梁孝元前在荆州有丁覘者洪亭民耳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耻令子弟以爲楷法時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孝元嘗遣典籤惠編送文章示蕭祭酒祭酒問云君王比賜書翰及寫詩筆殊爲佳手姓名爲誰那得都無聲問編以實荅子雲歎曰此人後生無比遂不爲世

所稱亦是奇事於是聞者少復刮目（顏氏家訓）

隋興國寺碑隂丁道護書蔡君謨題其後云在杭州日坐有客曰小說稱丁真永草永固知名丁何人也予謂道護豈其人耶按法書要録丁覘與知永同時人善隸書世稱丁真永草非道護（金石録）

梁元帝在江陵即位欲還都建鄴胡僧祐黃羅漢宗懍劉諫欲留江陵周弘正王褒朱買臣勸都建鄴乃召卜者杜景豪決其去留遇兆不吉荅曰未去景豪退而言曰此兆爲鬼賊所留也（三國典畧）

承聖二年二月十日司徒府主簿挪甚卒子褒葬於

九江三年因大雨冢壞移瘞換棺見父棺中目開心有暖氣良久乃謂褒曰我生已一歲無因令汝知九江神知我橫死遣地神以乳飼我故不死今雨壞我冢亦江神之所為也扶出更生三十年卒（窮神秘苑）

南中有妖鬼號曰陳王神面黑眼白形容醜陋祈禱有驗人多惡之陳霸先刻木作形自敬事神與之叙族尊為叔父祭胙精潔動靜與神俱每有施為多就擲珓不得好卦即云王珓不許頻以惑人其傍有墓及授梁禪尊神為帝（寰宇記）

初侯景之平也火焚太極殿梁元議欲營之獨缺一

柱至陳永定二年有大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陶家後渚監軍鄒子度以聞詔中書令沈衆太府卿蔡儔起太極殿（陳書）

重雲殿者梁武所立中安設像並是珍寶梁謝陳登武帝既崩須墍具欲取殿中珠帳人力既豐四面齊至忽見雲氣圍繞大雨滂注雷電震擊百工奔走又見火列空中布燄相屬重雲大殿其中佛像一切上騰煙火相扶忽然東逝傾國上望絕日方止雨晴即日惟礎存焉月餘有人東州來是日見殿乘空入海今望海者時時見之（弘明佛像瑞集十五）

梁安城王蕭伙天保之朝為一代文宗所敵擬者惟河東柳信言然柳內雖不伏而莫與抗及聞似卒同賓客候之見其屈一脚乃跳連稱曰獨步來獨步來衆賓皆舞抃以為笑樂（渚宮故事）

崇仁縣有鹽池相傳陳司空黄法氍有奇術常欲變置鹽池於家山之下幅負六十餘畆至今水味獨鹹於他水而湛然清澈禽畜不敢觸之（臨川記）

磁州武安縣南有鼓山上有二石如鼓南北相當世傳鼓鳴則有兵起高齊之末此鼓嘗鳴而齊為周所併隋文帝末年鼓又自鳴聲聞數百里而唐代隋以

興故一名神鉦高澄欲瘞高歡作虛冢於漳水西鑿穴於鼓山石窟佛頂之旁納歡柩而殺群匠及齊亡一匠之子知之發石窟盜金器而遁（山川紀異　金胡礪碑）

磁州鼓山中有竹林寺五百羅漢所居隱而不見按齊志云文宣天保末嘗使人往此寺取經函使者辭以不知文宣曰卿取我駱駝乘之則自至矣使者入山果見一寺寺門有數僧相謂曰高洋駱駝來也問使者曰爾天子使汝來何求曰帝命于寺東廊從北第一房取經函及尺八黄帕等僧共取與之後不復見（金胡礪鼓山常樂寺碑　什氏通鑑稗異）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必乏天才勿強操筆吾見世人至於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以衆矣江南號爲詅癡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誂擎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釃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 顏氏家訓

李廣字弘基天保中以才學兼侍御史修國史嘗欲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有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忽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而終 北史廣古今五行記

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春夏務農秋冬入學經疏之多發自於鉉嬰疾在牀後夜夢孔子忿其廣爲疏例擊而播之既寤之後其疏例焚尋而病愈 三國典略

劉晝字孔昭撰高才不遇傳三篇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云使我數十卷書行于後世不易齊景公之千駟也 北史

周武帝好食鷄卵援虎爲監膳儀同開皇中死而復蘇云被攝證武帝進白團事儀同不識左右曰名鷄卵爲白團也 冥報記

齊有宦者內參田鵬鸞本蠻人也年十四五初爲閽寺便知好學懷袖握書曉夕諷誦所居卑末使役苦辛時伺閑隙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覩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激沉吟久之後被賞遇賜名敬宣位至侍中開府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爲周軍所獲問齊王何在給云已去計當出境疑其不信歐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 顏氏家訓

後周獨孤信三女俱爲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 獨異志

李孝基字元操仕齊爲給事中隋初以字行爲蒙州刺史不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慨然嘆曰五十之年倏然而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情文意一時盡矣悲夫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爲歡 北史

隋既平陳江南未服聚爲盜賊文帝以楊素爲行軍總管討之追擊至蘇州移郡邑于橫山下蓋欲空其城耳初素還城于橫山也匠者以楮木爲城門之柱素見之謂匠者曰此木恐非堅可閱幾年匠曰可四十年不朽素曰足矣是城不四十年當廢至唐貞觀遷舊城果如其言 吳郡圖經續記

長安待賢坊隋北領軍大將軍史萬歲宅其宅初有

鬼怪居者輙死、萬歲不信、因卯居之、夜見人衣冠甚
偉、求就萬歲、萬歲問其由、曰我漢將軍樊噲、墓近君
居厠、常苦穢惡、幸移他所、必當厚報、萬歲許諾、因詰
殺生人所由、曰各自怖而死、非我殺也、及掘得骸柩
因爲改葬、後夜又來謝曰、君當爲將、吾必助君、後萬
歲爲隋將、毎遇賊便覺鬼兵助己、戰必大捷、（兩京記）
大業初勅竇威等撰區宇圖志五百餘卷、又勅虞世
基等撰十郡志、一千二百卷、叙山川則卷首有山水
圖、叙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叙城隍則卷首有公館
圖、其圖上山水城邑題書字極細、並用歐陽肅書、即

率更令詢之長子、攻於草隸、爲時所重、（大業拾遺）
　肅名新舊唐書及書史録會要等書俱不載、
揚素有美妾、姿色絶倫、時有千牛桑和、有被蠱異術
常一見婦人、即便能致、煬帝密使竊之、素宅深邃、和
朝奉詔、夜便竊以送帝、帝奇其能、詔素賜之、（兩京記）
煬帝令朱寬征留仇國、還得金荊榴數十片、木色如
真金、密緻而文彩盤蹙、有如美錦、甚香極細、可以爲枕
及案面、雖沉檀不能及、（朝野僉載）
相州刺史薛胄所居堂礎、忽變爲玉、胄謂爲善徵、設
齋慶之、釋靈裕云、斯琉璃耳、宜慎戒之、胄不從其言

後揚諒起逆、事有相緣、流之邊裔、（續高僧傳）
隋末有督君謨、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
則中口、有王靈智者、學射于君謨、久之、曲盡其妙、欲
射殺君謨、獨擅其美、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箭來
輙截之、末後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齧其鏑、於是笑
曰、汝學射三年、不教汝齧鏃法耳、（朝野僉載）
洛陽北山、謂之邙山、其上無大樹、大業都城之北嶺
上有古檮樹、婆娑周廻四五畝、或來在伊闕正南相
當、越公等將建都城之日、據此樹以爲南北定準、燕
檮木名惡、號曰娑娑羅樹、佛經言娑娑羅樹是如來
涅槃之所、其言不祥、後楊玄感亂、李密圍城、及太宗
征伐、皆于此樹駐車下瞰城中、（河洛記）

武德四年、東都平、後觀文殿寶厨新書八千許卷、將
載還京師、上官魏夢見煬帝大叱云、何因輙將我書
向京師、于時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調度、乃于陜
州下書著船中、欲載往京師、於河值風覆没、一卷無
遺、上官魏又夢帝喜云、我已得書、帝平日愛惜書史、
雖積如丘山、然一字不許外出、及崩後、神道猶懷愛
悋、按寶厨新書並大業所秘之書也、（大業拾遺）
學圃藼蘇卷之四終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咸林東　棐體忱甫正

陶弘景王匱記云盛德木子以肇來運（張說賀大衍曆表）

隋末望氣者云乾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故煬帝置離宮數遊汾陽以厭之後唐高祖起義兵汾陽遂有天下（感定錄）

高陵縣有神堯先世庄田已為宮觀有栢樹存焉相傳云高祖仁祖抱時毋置放栢樹之陰而往餉田比及餉回日斜而樹影不移則今栢樹是也（王堂閑話）

唐武士彠太原文水人微時與邑人許文寶善許以鬻材為事嘗聚木數萬莖一旦化為叢林森茂因致大富私語必當大貴及高祖起兵以鎧冑從入關故鄉人云士彠以鬻材之故果逢構廈之秋及士彠貴達文寶依之位終刺史（太原事蹟）

隋末太原一書生苦貧所居抵官庫因穴見錢遂入携挈見一金甲人持戈謂曰汝欲錢可取尉遲敬德帖來此伊錢也書生訪求至鐵冶處正值尉遲煆煉乃拜曰乞錢五百貫以濟貧困尉遲怒曰打鐵漢安得錢生云但賜一帖他日公自知之公不得已書曰付共人錢五百貫生持去公與友儕大笑以為妄也書生復至庫金甲人笑曰是也令係梁上遣生取錢後佐神堯勅賜鄉里錢一庫開庫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乃打鐵時手書也累日驚嘆求書生書生具陳所見公因厚遺之（唐逸史）

太宗虬鬚常戲張弓掛矢（酉陽雜俎）

武德四年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歐陽詢製及書回環讀之其義皆通初進錢樣文德皇后掐一甲跡故錢背上有掐文（南部新書譚賓）

高開道作亂幽州矢陷其頰召醫使出之對以鏃深

不可出則俾斬之又召一人如前對則又斬之又召一人曰可出然王須忍痛因鈹面鑿骨置楔于其間骨裂開寸餘抽出箭鏃開道奏伎進膳不輟（隋唐嘉話）

衛公李靖始因于貧賤因過華山廟訴于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辭色抗厲觀者異之佇立良久乃出廟門百許步聞後大聲曰李僕射好去顧之不見人後竟至端揆（國史補）

竇建德常發鄴中一墓開棺見婦人顏色如生姿容絕麗可年二十餘衣物形制非近世者候之似有氣息乃收養之三日而生能言云我魏文帝宮人隨甄

后在鄴死葬於此命當更生而無家屬可以申訴遂至幽隔不知今乃何時也說甄后見害了了分明建德甚寵愛之其後建德滅太宗將納之乃具以事白且辭曰妾幽閉黃壤已三百年非實公何以得見今日死乃妾之分也遂飲恨而卒帝甚傷之 神異錄

傳奕不信佛法高祖時有西國胡僧能口吐火以威脅衆奕對高祖曰此胡不足信若火能燒即爲聖者高祖試之立胡僧於殿西傳奕於殿東乃令胡僧作法於是跳躍禁呪火出僧口直觸奕端笏曰乾元亨利貞邪不干正由是火返焰燒僧立死 獨異志 國朝雜

記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死人能生人云云

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女奔湊其處如市傅奕方卧病聞之謂其子曰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莫能敵唯羚羊角破之汝可往試焉僧緘縢甚嚴固求良久乃見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今理珠玉者用之 國史纂異

侯君集叛伏誅籙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絕代太宗問其狀曰自爾以來常食人乳而不飯 隋唐嘉話

遼東西北有太宗烽火臺去臺五里有火穴彼謂爲熇煨池夜望明如晝常如燒照明或有物去池三十步無巨細觸入池中莫知記數淺深焉 物類相感志

貞觀中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至倭國在大海中表仁浮海數月方至自云路經地獄之門其上氣色蓊鬱聞叫號鎚鍛之聲甚可畏懼 唐會要

司馬温公作通鑑至太宗之世忽有衣黃袍者見于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持筆知爲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纖德多矣臣頸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 唐秘史

高宗幸東都時關中饑饉上慮道路多草竊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詔即閱視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釆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

驛以從與之共食宿托以詰盜其人笑而許之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續世說

龍朔二年龍降于桂州靈川時縣西山風雨雷電七晝夜既霽山腹洞貫成巖廣百餘尺巖中石壁皆印龍鱗溪水取巖流出可通舟楫而舊溪爲平陸 廣西志

乾封初封禪岱宗天后率六宮昇壇行禮帷席皆以錦繡爲之李敬直上言封禪須用明水以實罇彝按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注云方諸陰燧大蛤是也磨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詔令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便差送太山以供用 唐新語

王勃字子安文中子之孫叅頁俊聲其父福時官洪都勃自汾省覲舟出以馬當阻風濤不得進因泊廟下登岸縱觀忽見一叟坐石磯上鬚眉皓白顧盻異常遥謂勃曰少年子何來明日重九滕王閣有高會子知之乎若往會之作爲文詞足垂不朽矣勃笑曰此洪都爲程六七百里豈一夕所能届耶叟曰茲乃中元水府是吾所司子若决行吾當助汝勃方拱謝忽然失叟所在依其言發舟清風送帆倏抵會府次旦入謁果不爽期時都督閻公有壻吳子章與筵公令宿構序文欲以誇客及燕先授簡四座四座咸辭次

第至勃勃受命不讓時勃年十四坐於席末閻公意甚不平乃命吏候於勃傍俟下筆即報勃初起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笑曰老生常談耳次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曰故事也又報曰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公即不語俄而數吏沓至報公但頷頣而已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不覺矍然曰眞天才也頃而文成公大悅子章聞之慙而退公私燕勃既行贈以五百縑迨回船至馬當見前叟依然坐石磯上勃趨進拜謝仰而陳詞曰某昨蒙冥祐謹已銜德矣不識此生休咎可得聞乎叟曰

少年子無以進取爲也子神强骨弱氣清體羸日精不全腦骨虧陷但恐秀而不實終非遐遠耳此自天定子將奈何雖然吾少有煩於子昔吾與長蘆神戲欠彼愽責久而未還今子過其祠下可焚陰錢十萬爲吾償之言已冉冉没於水際勃後經長蘆偶忘前約忽有群鴉飛集檣上舟不得前勃悟焚錢遂獲利濟勃後竟罹夭折一如老叟之言（摭遺）

太原術士温彬高宗時已老臨終封一狀謂其妻曰吾死後年名垂拱即詣闕獻之愼勿開也垂拱初其妻獻之預陳則天革命及突厥至趙定事俱驗（續世說）

太宗之代有秘記云唐三代後即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風以詢其事淳風曰臣據玄象推筭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從今不踰四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將殲盡帝召宫人閲之令百人爲一隊問淳風云在某隊中又分爲二隊淳風云在某隊中請陛下自揀擇太宗不識欲盡殺之淳風曰天之所以命不可廢也王者不死雖求恐不可得且據占已長成已是陛下眷屬更四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變爲男子更四十年亦堪御天下矣少

壯嚴毒殺之爲血讐即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太宗遂止（談賓錄・兑命錄）

武士彠之爲利州都督也敕召袁天綱詣京師途經利州士彠使相其妻楊氏天綱曰夫人骨法非常必生貴子遍召其子令相元慶元爽曰可至刺史終亦屯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然不利其夫武后時衣男子服乳母抱於懷中天綱曰此郎君子神彩奥徹不可易知令試行牀下仍令舉目大驚曰日角龍顔龍睛鳳頸伏犧之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必若是女後當爲天下主也（談賓錄）

天后每對宰臣令上官昭容坐于床裙下記所奏事一日宰相李其對事昭容竊窺上覺退朝怒甚取小刀劄于面上不許拔昭容遽爲乞拔刀子詩後爲花子以掩瘢也（北戸錄）

吉頊與武懿宗爭趙州功太后不說它日頊奏事太后曰太宗有馬名師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爲宮女侍側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檛三匕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檛檛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污朕匕首耶頊惶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通鑑）

天授二年朧月卿相欲詐稱花發請幸上苑有所謀也許之尋疑有異圖乃遣使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於是凌晨名花瑞草皆發群臣咸服其異焉（卓異記）

武后避暑九成宮欲輦過岐山石險開鑿甚艱怒殺工役甚衆有二比丘扶錫來曰胡不煅以火油醋淬之試輒驗知爲異人追及歘没入土中惟笠覆其處錫卓其傍掘而求之得二石佛像因建寺山下遇旱鄉人舁之禱雨多應今山下猶有笠錫蹟（碑文見岐山志）

天后時涪州武龍界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絶大日

正午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殺之亦不食其肉自是縣界不復有虎矣錄奏檢瑞圖乃酋耳不食生物有虎暴則殺之（朝野僉載）

天授中則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諱有幽州人尋如意上封云國字中或或亂天象請口中安武以鎮之則天大喜下制即依月餘有上封者云武退在口中與囚字無異不祥之甚則天愕然遽追制曰令中爲八方字後孝和即位果幽則天於上陽宮（朝野僉載）

天后既立國號周又欲立武三思爲後狄仁傑切諫后曰柰何有武氏臨朝萬萬年之謠對曰陛下改萬

歲登封、又改萬歲通天、又改大足、元年、則萬萬之數
足矣、后大悟、即有歸中宗之意、（紀異錄）
武后有疾、詔遍祭神廟、以祈福消災、閻朝隱請少室
山時爲給事中、因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於俎
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賚、
左司郎中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雖厚賜、然
亦鄙其爲人、（易齋笑林）
武后春秋雖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覺其衰、以齒落
更生、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通天、（通鑑）李嶠爲李敬仁
賀表云、昨蒙恩入對、顧問之次、伏承聖旨云、去年口

中生一齒、今年又生一齒、臣聞之易有四營、金牙爲
壽考之象、詩有六義、玉齒載神仙之謎、（芙華）
神功二年、太后生重眉、成八字、百官皆賀、（通鑑）
武太后暮年、宮人多死、一月之間、已數百人、太后乃
召役鬼者王萬徹、使視宮中、徹奏曰、天皇以陛下久
臨萬國、神靈不樂、以致是也、太后曰、可奈何、徹曰、臣
能禳之、乃施席於殿前、持刀噀水、四向而呪、有頃曰、
皇帝至、徹乃廷詰帝曰、天道有去就、時運有廢興、昔
皇帝佐陛下、毋臨四海、萬國歸心、此天意、非人事也、
陛下聖靈在天、幽明理隔、何至不識機會、損害生人、
若此之酷哉、帝乃空中謂之曰、殆非我意、此王皇后
訴冤、得伸耳、何止後宮、將不利於汝君、太后及左右
了了聞之、太后默然改容、乃命撤席、明年、而五王援
立中宗、遷太后於上陽宮、以幽崩、（廣異記）
梁溫韜節度耀州七年、唐帝諸陵發掘殆遍、取其金
寶、惟乾陵以風雨屢作、終不能發、（五代史）唐諸陵皆遇
盜、惟乾陵獨完、今其西北有大溝、人謂之黃巢溝、其
發時掘也、俗人云、乾陵之上、人有遊戲侮慢及取其
瓦石者、輒有靈響、或別有他咎、往往有驗者、夫武氏
之威、震赫一時、而世之下、尚能驚動禍福人耶、（長安志）

黃靖國死、見冥中數獄、更指一所云、此唐武后獄、后
惡至大、方以大甕貯萬蝎蠆之、酷吏奸臣皆有獄、（吉凶影響錄、廖子孟黃再生傳）
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濫、及其塟也、將穿墓筮者曰、
必有異應、以旌善人、果獲石堂、其大如倉、中空、外堅、
四門八牖、占曰、此天所以祚有德也、置之墓中、其後
終吉、後優詔褒贈、寵及其子、（唐新語）
天后時、狄仁傑爲魏州刺史、有善政、吏民爲之立生
祠、及入朝、魏之士民每至月首、皆詣祠奠醱、仁傑方
朝、是日亦有醉色、天后素知仁傑、初不飲酒、詰之、以

以事對天后使驗問方信（玉堂閑話）

狄仁傑之爲相也有盧氏堂姨居于午橋南别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毎遇伏臘晦朔脩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携雉兎來歸膳味進於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啓姨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曰相自貴尔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慙而退（松窗雜録）

代州西十餘里有大槐震雷所擊中裂數丈雷公夾於樹間吼如霆震時狄仁傑爲都督賓從往觀欲至

其所衆皆披靡無敢進者仁傑單騎徑進迫而問之乃云樹有乖龍所由令我逐之落勢不甚爲樹所夾若相救者當厚報德仁傑命鋸匠破樹方得出其後吉凶必先報命（廣記）

裴炎與徐敬業等合謀揚州兵起炎從内應與敬業等合謀惟有青鵝字人有告者朝臣莫之能解則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鵝字者我自與也遂誅炎敬業等尋敗（朝野僉載）

徐敬業揚州作亂則天討之軍敗而遁敬業竟養一人貌類於己而寵遇之及敬業敗擒得所養者斬其元以爲敬業而敬業實隱大孤山與同伴數十人結廬不通人事乃削髮爲僧其侶亦多削髮天寶初有老僧法名住括年九十餘與弟子至南岳衡山寺訪諸僧而居之月餘忽集諸僧徒懺悔殺人罪咎僧徒異之老僧曰汝頗聞有徐敬業乎則吾身也吾兵敗入於大孤山精勤脩道今命將終故來此寺令世人知吾已證第四果矣因自言死期果如期而卒遂葬於衡山（紀聞）

南嶽天柱寺僧道相居寺之西嶺枯木中其徒常數百人李邕見之昔日徐敬業敗走入海李孝逸使别

將追之不得乃斬類敬業者獻其首和尚識此人否師曰始以足下爲洞悟物理今乃瞎於事機如是師將終召門弟子曰余本姓徐國初有大功逃難至此言訖而終乃敬業也沈拾遺爲作碑不敢正言乃云敬業昆弟（樹萱録）

徐敬業敗與駱賓王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失大魁因求戮二人貌似者函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爲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寺以周歲卒（趙會遊南嶽記本事詩）

景龍末韋庶人專制杜鵬舉爲濟源縣尉一夕暴卒

三夕而蘇云初爲兩人持符召去宾中所見甚多西
行道左忽見一新城異香聞數里環城皆甲士持兵
鵬舉問之甲士云相王于此上天子有四百天人來
送鵬舉曾爲相王府官忻聞此說指有大隊窺見分
明天人數百圍繞相王滿地綵雲並衣仙服皆如畫
者相王前有女人執香爐引行近窺帝衣裙帶狀似
剪破一如鴈齒狀相王戴一日光明輝赫近可丈余
相王后凡有十九日纍纍成行大光明皆如所戴須
史有綠騎來迎甲士令鵬舉走遂至故道抵家遂寤
心知卜代之數中興之期遂以假故來謁睿宗上握

手曰豈敢忘德及睿宗登極拜右拾遺詞云思入風
雅靈通鬼神敕宫人妃主數十同其妝服令視執爐
者鵬舉遥識之乃太平公主也問裙帶之由其公主
云方熨龍衮忽爲火延驚忙之中不覺爇帶倉惶不
及更服公主歔欷陳賀曰聖人之興固自天也 虞士蕭
和和天祚承歸記
延和初孫佺爲幽州都督北征奚時軍師李處郁諫
曰五月南方火燕北方水火入水必滅佺不從處郁
謂人曰飧若入咽百無一全山東人謂濕飯爲飧 孫吾幽
州以北並爲燕地故云其入賊也蔣詡與之書云季

月不可入賊大凶也佺曰六月宣王北伐詡何所知
有敢言兵出不復者斬出軍之日有白虹垂頭於軍
門其夜大星落于營內兵將無敢言者軍行後幽州
界內鴉烏鴟鳶並失皆隨軍去經二旬而没軍八萬
烏鳶食其肉焉 朝野僉載
七之㣲元和中有曾敬雲者曾爲北都裨將李師道
叛時曾將行營兵士數千人每出軍有烏鳶隨其後
即軍必敗率以爲常後捨家爲僧住于太原凝定寺
宣室志
玄宗始生三歲封楚王時則天因御高樓抱之眺望

誤墜于地左右失聲奔下扶擁帝怡然無虧損之狀
則天甚奇之 冊府元龜
明皇親享西岳禮畢東行出廟門巫者奏曰金天王
帶甲持戈步行引駕詔擇駿馬壯士爲御巫贊曰金
天王拜謝行數里馬汗不可進凡十易焉至關而止
巫云金天王辭廻 逸史
唐代國公主適滎陽鄭萬鈞數年無子時有僧和和
者如狂如愚衆號爲聖言事多中主大安寺脩營殿
閣和和嘗至公主家萬鈞請曰吾無嗣願得一子惟
師降恩可得乎師曰遺我三千疋絹主當誕兩男鈞

如言施之和和取絹付寺云脩功德乃謂鈞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為公主作兒又曰公主腹小能併娠二男乎吾當使同年而前後耳公主遂娠年初歲終各誕一子長曰潛曜少曰晦明皆美丈夫博通有識焉（紀聞）

駙馬都尉鄭潛曜睿皇之外孫尚明皇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母即代國長公主也開元中母寢疾曜刺血濡奏章請以身代及焚章獨神道許三字不化翌日主疾間鄭固命左右勿敢言其請天之章門客尹璽琛之詞也璽琛為人言之（南部新書英華）

富人王元寶玄宗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一疋絹繫陛下南山一樹樹盡未窮臣絹時人謂錢為王老以文有元寶字也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橫亘山間問左右皆言不見令急召元寶曰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其狀左右貴臣啓何臣等不見元寶獨見之也上曰我聞至富可敵至貴朕天下之主而元寶天下之富故見耳（獨異志）

宰相盧懷慎無疾暴終夫人崔氏止其兒女哭號曰公命未盡我得知之公清苦謙退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說同時為相今納貨山積其人尚在而奢儉

之報豈虛也哉及宵分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啓陳公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為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惡可並哉言訖復絕（獨異志 唐餘錄）

邁冬賦與選合為銓吏一人趙思明以次當得而畧不言問其故曰某明年方當得官故不言也請書其事封泥省壁至期驗之久之上幸温泉見白鹿升天改會昌為昭應縣冬儀特注思明昭應尉意其不預知有此新邑以破其言也發壁觀書無差焉（會昌解頤）

相州刺史宅舊凶王道堅李使君朱希玉前後為太守皆不生出郡城苟不流死則貶開元中張嘉祐初至郡便有鬼祟備極擾亂祐不之懼其西院小廳鋪設及他食物又被翻倒祐往觀之見一女子問其何神女云已是周故大將軍相州刺史尉遲府君女家有至屈欲見使君陳論祐曰敬領有頃而至容服魁岸瞻視高遠先致敬於祐祐延坐問之曰生為賢人死為明神胡為宵窣幽瞑恐動兒女遂令此州前後號為凶闕耶曰往者楊堅篡奪迥忝周臣不忍社稷崩殞所以倡義匡復韋孝寬周室舊臣不能聞義而舉反受楊堅銜勅我以一州之衆當天下累益之師精誠雖欲貫天四海竟無救恥尋而失守一門遇害

合家六十餘口骸骨在此廳下日月既多幽怨愈甚欲白於人悉皆懼死明公幸垂顧盼若沉骸倘得不棄幽魂有所招立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祐許諾他日出其積骸以禮葬於廳後便以廳爲廟歲時禱祀焉祐有女年八九歲家人欲有所問則令啓白神必有應神欲白祐亦令小女出見以爲常也其後祐家人有所適神必使陰兵送出境兵還具白送至某處其西不過河陽橋后三年嘉祐入拜大金吾至吳競加以冕服其後皆榮遷云 紀聞廣異記獨異志

惠妃武氏有專房之寵將謀奪嫡王皇后性妬稍不

能平玄宗乃廢后爲庶人膚受日聞及太子之廢也玄宗訪於張九齡對曰太子天下本也動之則搖人心九齡自居東宮未聞大惡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過父怒而掩之無宜廢絶且其惡狀未著恐外人窺之傷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悅隱忍久之李林府等秉政陰中計於武妃將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結之乃先黜九齡而廢太子太子同生鄂王瑤光王琚同日併命海内痛之號爲三庶太子既死武氏及左右屢見爲祟宮中終夜相恐或聞鬼聲叫笑召覡巫視之皆曰三庶爲厲先是收鄂王光王行刑者射而瘞之乃命改葬祝而酹之武妃死其厲乃息玄宗乃立肅宗爲太子林甫之計不行惕然懼矣三庶人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薨識者知有神道焉 大唐新語

李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生爲開卦曰君非文章之選乎當爲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爲此色悒忿而去王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爲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後詣之生于几下取一

緘書授之曰君除拾遺可發此緘不爾當大咎揆藏之既至陳留採訪使倪若水以揆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璆爲宗長適遇上尊號揆既謁璆璆請爲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嘉之璆謝曰此非臣所爲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爲乃下詔召揆既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詞陳黃門爲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北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恨

後一首或有所遺願得詳之乃許拆其緘塗八字旁注兩句既進授左拾遺句餘乃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註者亦如之遽命駕往宣平坊訪王生則竟不復見矣（前定錄）

天寶已前多刺客李勉為開封尉鞫囚有意氣者向勉求生縱而逸之後數歲勉罷官客行河北偶見故囚迎歸厚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妻曰僕縑千疋可乎曰未也二千疋可乎亦曰未也妻曰大恩難報不如殺之故囚心動其僮哀勉密告勉被衣乘馬而遁比夜半至津店老父曰此多猛獸何故夜行勉因言其故未畢梁上有人瞥下曰幾誤殺長者乃去未明携故囚夫妻二首而至示勉（唐語林）

開元中幽州衙將姓張者妻孔氏生五子而卒復娶李氏悍怒狠戾遇五子日鞭箠之五子不堪其苦哭於其墓母忽於冢中出撫其子悲慟久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匣裏殘妝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恨作冢中塵有意懷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以詩呈其父父慟哭訴於連帥帥上聞勑李氏決一百流嶺南張停所職（本事詩）

崔積宗開元中為薊縣令犯法張守珪致之極刑積宗被梟首而形體不死家人舁歸每饑即畫地作饑字家人遂屑食於頸孔中飽即書止字家人等有過犯書令決之如是三四歲世情不替更生一男於一日書地云後日當死宜備凶具如其言也（廣古今五行記）

蕭穎士開元中年十九擢進士第至二十餘該博三教性急躁忿戾舉無其比常使一傭僕杜亮每一決責便至瘡痍平復遽其指使如故或勸亮曰子傭夫也何不擇其善主而受苦若是乎亮曰愚豈不知但愛其才學博奧以此戀戀不能去卒至於死（朝野僉載）

申王撝有肉疾腹垂至骭每出則以白練束之至暑月常骭息不可過玄宗詔南方取冷蛇二條賜之蛇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數約夏月寘于約中不復覺煩暑（酉陽雜俎）

李令問開元中為秘書監好服玩飲饌其炙驢罌鵝之屬慘毒取味左遷集州長史至州疾篤刺史之子嘗夜私出見有甲仗數百人隨一火車行至令問中門外忽聞堂中十餘人誦經甲仗等遲回良久有一朱衣鬼徑來踏門聲如雷霆自內扶令問出擲火車中群鬼擁之而去其子還述其事刺史明日令人問

疾令問晁爲鬼所擲在堂西北陳重牀之下（靈怪集）

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少時爲河西主將守玉門關其軍校皆勤勇善鬪每探候深入守珪嘗與二十五人至伊蘭山探賊胡騎數千猝至守珪力不能抗下馬脫鞍示以閑暇騎來漸逼守珪謂左右爲之柰何若不獲已事理須戰忽見山下紅旗數百騎突前出戰守珪隨之穿其一角尋俱得出虜不敢逐紅旗下將謂守珪曰吾是漢之李廣知君有難故此相救後富貴毋忘也言訖不見（廣異記）

楊妃廣西容州普寧縣雲陵里人父維母葉氏生妃有異質都部署楊康求爲女時楊玄琰爲長史又從康求爲女携至京後進入壽王宮城西至今有楊妃井（廣西志許子真記）

貴妃之在蜀也有野人張見之云當大富貴何以在此或問至三品夫人否張云不是一品否曰不是然則皇后耶曰亦不是然貴盛與皇后同見楊國忠云公亦富貴位當秉天下權勢數年後皆如其言（定命錄）

李筌爲鄧州刺史嘗夜占星宿而坐見東南有異氣明晨詢之有牧羊胡婦生子筌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曰不可此胡雛他日必于國爲盜古亦有之設殺假恐生真矣乃祿山生于漁陽也（雲溪友議）

玄宗開元末夢人云將手巾五百條袈裟五百領於迴向院布施及覺問之無知者乃遣募尋訪有狂僧自出應召賫持所夢物徑入終南行兩日至極深峻處見半崖有朱柱粉壁玲瓏如畫視其額乃迴向也僧至聞鐘磬及禮佛之音守門者詰其所從來遂引入見一老僧令與人相隨歷房布施惟餘一分一房但空榻無人僧顧侍者曰彼房取八尺來乃王尺八也僧曰汝見彼胡僧否曰見僧曰此是權代汝主也國內當亂人死無數此名磨滅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汝回可將尺八付之并手巾袈裟令自收也狂僧膜拜出門數步不復見寺所在矣乃持尺八手巾等上進具述本末上持尺八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後二十年遂有祿山之亂其狂僧所見胡僧即祿山也（逸史）

處士劉平者天寶中居齊魯間善吐納能夜中視物不用燈燭安祿山在范陽厚幣致于門下平見祿山左右常有鬼物數十殊形詭状持鑪執蓋以爲尊從平心異之謂其必爲大傑及祿山朝覲與平俱至薊下行至華陰葉天師投龍于西嶽平見二青衣童子

乘虛而至所衞禄山魍魅皆棄爐投盃狼狽而走因知禄山爲邪物所輔必不以正道克終及禄山叛歸范陽遂逃入華山而隱 劇談錄

玄宗御勤政樓下設百戲坐安禄山於東間觀看肅宗諫曰歷觀今古無臣下與君上同坐閱戲者陛下寵之既厚必將驕也玄宗曰渠有異相我欲禳之故耳又嘗與之夜宴禄山醉卧化爲一猪而龍頭左右遽告帝曰渠猪龍無能爲也終不殺之 定命錄 明皇十七事

安禄山入覲肅宗屢言其不臣之狀玄宗無言一日召太子諸王擊毬太子潛欲以鞍馬傷之密謂太子

曰吾非不疑但此胡無尾汝姑置之 因話錄

肅宗召禄山飲敎宮人進鴆杯禄山將飲會燕蹵泥墮杯中禄山疑乃不飲 摭遺

安禄山押山字以手指三撮而成 盧氏雜說

天寶末崔圓在益州上巳日與賓客將校具舟揖游于江都人縱觀賓從肅如忽聞下流有絲竹笑語聲俄見樓船蔽江旌戈紛騰泝流而過圓令訪問隨行數里舟中言曰天子將幸巴劒蜀中諸望神祇遷移避駕幸無深怪圓駭愕因罷會時朝廷無事自此先爲其備明歲南狩圓應卒無闕矣 集異記

玄宗幸東都偶因秋霽與一行共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上悽然發歎數四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患乎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社稷畢得終吉故天寶中幸東都庶孟萬歲及西狩至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曰是橋何名節度使崔圓躍馬前進曰萬里橋上因追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憂矣命中官焚香祝謝之及昭宗初封吉王至太子德王爲梁滅終一行所言社稷畢得終吉也 松窻雜錄 宋高僧傳載

一行將卒遺物一封令弟子進帝發視之乃蜀當歸也帝初不諭及幸蜀四乃知微旨深歎異之 開天傳信記

骰子鍮四以朱者因明皇與貴妃彩戰將北惟重四可轉敗爲勝上擲而連呼叱之骰子宛轉良久而成重四上大悅顧高力士令賜四緋因之遂不易 潘氏紀聞

鬬蛩之戲傳聞始於天寶間長安富人鏤象牙爲籠而蓄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喙 負暄雜錄

玄宗至馬嵬驛令高力士縊貴妃於佛堂梨樹之前馬嵬媼得韈一隻過客求而翫之百錢一覩獲錢無數 國史補

高力士於妃子臨刑遺一韈取而懷之後玄宗夢妃子云云詢力士曰妃子受禍時遺一韈汝收乎力士因進之玄宗作妃子所遺羅韈銘有曰羅韈

羅襪香塵生不絶細細圓圓地下得瓔鈎窄窄弓弓手中弄初月又如脫履露纖圓恰似同衾見時節方知清夢事非虛暗引相思幾時歇（玄宗遺錄）

馬嵬故城在興平孫景安征途記云馬嵬人名於此築城以避難未詳何代人（長安志）

安祿山聞楊妃馬嵬之死數日歎惋雖林甫養育之國忠激怒之然其他腸有所自也（國史補）

明皇每賜宴設酺會則御勤政樓引大象犀牛入場或拜或舞動中音律及西幸蜀祿山迫脇樂工牽引犀象驅掠舞馬盡入洛陽一日大設聲樂揣幽燕戎

王蕃胡酋長多未之見因誑之曰吾自有天下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見吾必拜舞鳥獸尚知天命所歸何況人乎於是左右引象來至則瞪目憤怒略無拜舞者祿山大慚怒命左右置檻穽中以烈火爇之以刀槊俾壯士乘高投之洞中胸臆血流數丈舊人樂工見之無不掩泣（明皇雜錄）

蘇州吳縣民汪鳳盛忠宅在通津甚凶邑胥張勵見有青氣徹天謂爲寶玉之藏乃以百緡得之遂令掘發得一釜銅盤覆焉勵纔揭起忽有大猴跳出莫知所詣因視釜中乃有石銘云禎明元年七月十五日茅山道士鮑知遠囚猴神于此其有發者發後十二年胡兵大擾六合烟塵而發者亦當族滅禎明陳后主叔寶年號也勵以天寶十二年發至十四年終祿山起戎自是周年勵家滅矣（廣記）

李及者所居在京積善里微疾暴卒惟心微煖積七八日方蘇云被鬼使錯追冥官怒打使者令送還經停曹司十日許見牛車百餘具因問吏此是何適答曰祿山反殺百姓不可勝數今日車盤死案耳時祿山尚未反及言祿山不反何得爾爲吏云尋當即反又見數百人皆理死案甚急（廣異記）

安祿山野猪之精腹垂過膝史思明鵩鳥之精脇生兩羽楊貴妃白鷳之精指爪純赤（千秋金鑑錄）

楊國忠舊名釗本張易之子也天授中易之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圍以束棘無復女奴侍立母恐張氏絶嗣乃置女奴蠙珠于樓複壁中遂有娠而生國忠後嫁于楊氏（楊太真外傳）

弘農楊氏高都東旁承四太尉之後世傳黃雀所啣玉環至天寶中爲楊國忠所奪今不知所在（傳載）

進士周逖改次千字文更撰天寶應道千字文將進之請頒行天下先呈宰執右陳相希烈迎問之曰有

添換乎、逖曰、翻破舊文一無添換、又問翻破盡乎、對
曰盡、陳曰、枇杷二字如何翻破、逖曰、唯此二字依舊、
陳曰、若有此、逖是未盡、逖逡巡不能對而退、封氏聞見記
釋不空天寶中西蕃大石康三國帥兵圍西凉府、詔
空入內、帝御于道塲、空秉香鑪誦仁王密語二七徧、
帝見神兵可五百員在于殿庭、驚問空、空曰、毗沙門
天王子領兵救安西、請急設食發遣、四月二十日、果
奏云、二月十一日城東北三十許里、雲霧間見神兵
長偉、鼓角諠鳴、山地崩震、蕃部驚潰、彼營壘中有鼠
金色、咋弓弩絃皆絕、城北門樓有光明、天王怒視蕃

帥大奔、帝覽奏謝空、因勑諸道城樓置天王像、此其
始也、高僧傳 佛寺亦別院安置、僧史
房琯為馮翊尉、事陸象先、孔目官皃芬相遇避遲、琯
決之、入白象先曰、如芬所犯、決亦得、不決亦得、琯謝
之、公曰、謝亦得、不謝亦得、後值公入、召琯相遇留琯
琯至黑不言、薦為御史、曰房琯為人、百事不欠、惟欠
不言、今不言矣、是堪用也、乾𦠆子
西京西市有賣錢貫王老者、善黃白之術、賀知章深
信重之、持一明珠、上老人、求說道法、老人即付童子
令市胡餅、延賀、賀惜寶之意甚、不快、老人曰、六道可

心得、不在力爭、慳悋未止、術無由成、賀意頗悟謝之
而去、數日失老人所在、賀因求致仕、入道還鄉、原化記
崔圓問徑山道欽曰、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師曰、出家
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公于是有省、國史補
元退處士年七十三、口中無齒、每磨裴胡餅、疾齧如
刀、年少不及、常言而今方知齒為妨物、五色線
王鉷之子準、為衛尉少卿、出入宮中、以鬪雞侍帝左
右、時李林甫方持權恃勢、林甫子岫為將作監、亦入
侍帷幄、岫常為準所侮、而不敢發一言、一旦準盡率
其徒、過駙馬王瑤私第、瑤望塵趨拜、準挾彈命中於

瑤巾冠之上、因折其玉簪、以為之笑樂、遂致酒張樂、
永穆公主親御七公主、即帝長女也、帝特所種愛、準
既去、或有謂瑤曰、鼠輩雖恃其父勢、然長公主帝愛
女、君待之或闕、帝豈不介意邪、瑤曰、天子怒無所畏
但性命繫七郎、安敢不爾、時人多呼為七郎、明皇雜錄
監察御史王掄為朔方節度判官、暴卒於驛、凡十五
日復生、云至冥司、與冥吏語、冥吏悅之、立於房內、吏
出、掄試開其案牘、乃楊慎矜於帝所訟李林甫王鉷
也、已斷王鉷族滅矣、於是不敢開、置於舊處而謁王、
王庭前東西廊下皆垂簾、坐掄簾下、慎矜兄弟入見

王稱冤王曰已族王鉷耶當到矣須臾鏁鉷至蕪其子弟數人皆械繫面縛七竅流血王令送訊所於是與愼矜同出乃引揄既蘇月餘有邢縡之事王鉷死之紀門

天寶十一年王揄病死凡十六日而蘇云初被追去須臾入大城門見朔方節度李林甫相見拜揖以爲平生時也又見李邕裴敦復數人於一府庭言責林甫林甫手執低筆與邕等辨對俄而見其案宜司斷曰林甫死後破家楊國忠代爲相其冬林甫死楊國忠果代之通幽記

李遐周者有道術開元中常召入禁中後求出住玄都觀宰相李林甫當往謁之遐周謂曰公存則家泰歿則家亡林甫拜泣求其救解笑而不荅曰戲之耳明皇雜録

林甫於正堂後別創一堂製度彎曲有却月之形名偃月堂林甫每欲破滅人家即入月堂精思極慮喜悅而出必不存焉及將敗林甫於堂上見一物如人動遍體被毛毛如豬立鋸牙鉤爪三尺餘以孶林甫目如電光而怒視之林甫連叱不動遂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經于廄中害馬皆死不累日而林甫卒開天傳信記

元和初惠州一娼女震厄死于市衢脇下有朱字云李林甫以毒害天正權帝命列僊舉三震之龍城録

宋紹興元年春漢陽軍陽臺市蔡氏女年七歲遭雷震死有文在背若符篆然識者讀之曰唐相李林甫七世爲娼今生滅形夷堅志癸

將軍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寵遭父喪左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二人直就其喪前被髮而哭甚於已親朝野聞之不勝其笑譚賓録

李白山東人父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中諸生孔巢

父韓沔裴政張叔明陶沔等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天寶初遊會稽與吳筠隱剡中筠徵赴闕薦之於朝與筠俱待詔翰林俗稱蜀人非也今任城令廳石記白之詞也尚存焉南部新書舊唐書

李白自幼好酒於兖州習業平居多飲又於任城縣構酒樓日與同志荒宴其上少有醒時時邑人皆以白重名望其樓而加敬焉本事詩

李白名播海內明皇見其神氣高朗軒然霞舉上不覺忘萬乘之尊與之如知友焉及祿山反製胡無人云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死時太白蝕月皆謂不

凡耳 酉陽雜俎 唐語林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版上題曰海上釣鰲客李白宰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為鉤線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虹蜺為絲明月為鉤又曰何物為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為餌時相竦然 摭遺

郭子儀初在行伍李白客并州於哥舒翰座中見之曰此壯士目光如火照人不十年當擁節旄屢脫其刑責翰因署為牙門將後子儀戡定安史之亂歷諸道節度及永王璘反事干李白子儀請以官爵贖翰林上許之因而免誅 樂史李集序

郭子儀初從軍沙塞間因入京催軍食迴至銀州野宿夜見左右皆有赤光仰視空中輧車繡幄中有一美女坐床垂足自天而下子儀拜祝云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長壽富貴女笑曰大富貴亦壽考言訖冉冉昇天猶正視子儀良久而隱子儀大曆初鎮河中疾甚三軍憂懼子儀謂御醫及幕賓王延昌等曰吾此疾自知未到衰殞因話所遇之事衆稱賀忻悅後拜尚書令尚父年九十薨 神仙感遇集

郭子儀曾將出見脩宅者謂曰好築此墻勿令不牢築者釋鍤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墻皆其所築祗見人自改換墻今見在郭令聞之愴然動心遂入奏其事因固請老 封氏見聞

郭汾陽鎮蒲欲造浮橋而激流毀埠公酹酒許以小女妻之其夕水回未至埠上遂成橋而女尋卒因塑廟中人因立公祠號河瀆親家翁 乾𦠆子

彭城劉頗常為子壻進士王勝話三原縣南董橋店店東壁貞元末有孟媪年一百餘而卒店人悉曰張大夫店頗自渭北入城止於媪店見有一媪年只可六十已來衣黃紬大裘烏幘跨門而坐為左衛李胄曹名士廣其姬問廣何官廣具答之其媪曰此四衛耳大好官廣即問媪曰何以言之媪曰吾年二十六嫁與張詧為妻詧為汾陽所任常在汾陽左右詧之貌酷相類吾詧卒汾陽傷之吾遂偽衣丈夫衣冠投名為詧弟請事汾陽汾陽令替闕如此又寡居一十五年自汾陽之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煢獨遂嫁此店潘老為婦邇來復誕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兒也 乾𦠆子

開元二十八年春二月懷州武德武陟脩武三縣人無故食土云味美異於他土先是武德期城村婦人相與採拾聚而言曰今米貴人饑若為生活有老父

紫衣白馬從十人來過之謂婦人曰何憂無食此渠水傍土甚佳可食汝試嘗之婦人取食味頗異遂失老父乃取其土至家拌其麵爲餠餠甚香由是遠近競取之渠東西五里南北十餘步土並盡牛肅時在懷親遇之（紀聞）

金梁鳳謂祠部郎中裴冕曰玄象有變半年間有兵起公此時當爲宰相冕曰公乃狂言冕何至此梁鳳曰有一日向東京一日入蜀川一日來向朔方此時公作矣冕懼其言深謝絶之未幾安禄山反冕問三日之說梁鳳曰東京日即自磨滅蜀川日亦不能久

此間日向轉分明其後禄山僭號玄宗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冕果爲相（續世說 舊唐書）

至德初當安史之亂河東大饑忽然荒地十五里生豆㪷一夕掃却而復生約得五六千石其米甚圓細復美人賴此活焉（傳載）

乾元中太子左賛善大夫吕旬母張氏年八十八以旬久不歸思念之忽覺左乳長汁流出顧謂孫鄖汝父即來也不踰十日旬遂至（傳載）

王栖曜濮陽人上元中爲常州別駕浙西都知兵馬使嘗與文士遊虎丘寺平野霽日先以一箭射空再發中之江東文士梁肅已下咸歌詠之（南部新書）

晁良貞能判知名性剛鷙不懼鬼每年恒掘太歲地竪掘後忽得一肉犬於食魁良貞鞭之數百送通衢其夜使人陰影聽之三更後車騎衆來至肉所問太歲兄何故受此屈辱不讎報之太歲云彼正榮盛如之柰何明失所在（廣異記）

上元末有李氏家不信太歲掘之得一塊肉相傳云得太歲者鞭之數百當免禍害李氏鞭九十餘忽然騰上因失所在李氏家有七十二口死亡略盡惟小蒯公尚存李氏兄弟恐其家滅晝夜中令奴悉作鬼

裝束劫小蒯便藏之唯此子得存後襲封蒯公（廣異記）

裴吉云少時姑夫爲朝官有雅望朝退嘆曰崔昭何人衆口稱美此必行賄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訖門者報壽州崔郎中候謁姑夫怒呵門者將鞭之良久强出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果又令秣馬飼僕吉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及入門有德色乃昭贈官絁千疋（國史補）

肅宗時有告保定太守反者令李泌乘千里馬往案之千里馬寧遠所獻髮拳紫色狀如八駿乘者必衣裘冒絮似胡兒抱持早發扶風初馳三十里則皆旁

側跳三十里外乃墜然而去唯聞耳傍風聲飛前蹄之士過耳辰時達保定申時歸奏事（續博物志）

張芸叟云嘗見唐野史云明皇爲李輔國所弑肅宗知其謀不能制不數日雷震死（邵氏聞見錄）

李輔國恣横無君代宗切齒久矣因寢夢登樓見高力士領兵數百鐵騎以戟刺輔國首流血洒地前後歌自北而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命也輔國尋爲盜所殺上異之方以夢言於左右（杜陽雜編）

賈直言代宗朝父道沖洩漏禁中事帝怒賜鴆酒直言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飲其父中使然之直言既持盃而自飲之立死酒自左足間出復活具奏遂流其父于南海遇恩歸還東平以勁直名聞拜諫議大夫直言妻董氏亦奇節直言隨父流所謂董曰生死莫期不限相見令其改適董入室以繩縛髮取筆令直言封之啓曰非君不解畢死不開其後二十二年再會雋遁死然以油沐之其髮俱墮（大唐新語獨異志舊唐書）

僕固懷恩叛入回紇沒其家入宮大曆肆年回紇請婚封其女爲崇徽公主降可汗女道汾州以手掌托石壁遂有手痕今靈石有崇徽公主手痕碑（廣川書跋）

李道昌大曆十三年爲蘇州觀察使一日郡城外虎丘山有鬼題詩二首隱於石壁之上云青松多悲風蕭蕭聲且哀南山接幽壠幽壠空崔嵬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臺雖知生者樂魂魄安能迴況復念所親慟哭心肝摧慟哭更何言哀哉復哀哉又曰神仙不可學形化空遊魂白日非我朝青松爲我門雖復隔生死猶知念子孫何以遣悲惋萬物歸其根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罇莊生聞枯骨王樂成虛言道昌異其事遂具奏聞准勑令致祭道昌爲之文曰嗚呼萬古丘陵化無再出君若何人能聞詩筆何代而亡誰人子姪曾作何官是誰仙室寂寞夜臺悲乎白日不向紙上石中隱出桃源三月深草垂楊黃鶯百囀猿聲斷腸不題姓字寧辨賢良嗚呼哀哉嘆昔先賢空傳經史終無再還青松嶺上嵯峨碧山大唐正業巳記詩言痛復痛兮何處賓悲復悲兮萬古墳能作詩兮動天地聲悲怨兮淚霑巾感我皇兮列清朗願當生兮事明君是時祭後經數日再有詩一絕于石云幽冥雖異路平昔忝攻文欲知潛寐處山北兩孤墳于寺后山之地果有二墳極高大荊榛蔚茂詢諸耆艾竟不知何姓氏至今猶存（唐宋遺文通幽記）

大曆中河南尹捐里造刑洛陽尉苗登有尾長二尺

錄異志 崔護不登科怒其考官苗登即崔之三從舅
也乃私試為判頭毀其舅曰甲背有猪皮之異人問
曰何不去之有所受其判曰曹人之坦重耳駢脇再
覯相里之剥苗登猪皮斯見初登為東畿尉相里造
為丹會欲笞之袒其背有猪毛長數寸故又曰當偃
兵之時則隧而無用在出穴之日則掘而有求皆言其
尾也 嘉話錄
劉士珂赴選晚入徽安門店家皆滿惟有一店甚静
一人倚劒立門覷士珂因留宿既入少選傳云祭酒
屈郎君食引士珂擁爐飲酒入夜共被即婦人也祝

士珂不可語他人後訊其所由功臣李抱玉主課青
衣石祭酒也因亂時抱玉挾名奏授國子祭酒 乾膦子
河東馮漸名家子以明經入仕性與俗背棄官隱居
伊水上有道士李君以道術聞尤善視鬼朝士皆慕
其能李六后退歸汝潁適遇漸于伊洛間知漸有奇
術甚重之大曆中有博陵崔公者與李君為僚友善
李君寓書于崔曰當今制鬼無過漸耳是時朝士咸
知漸有神術往往道其名別後長安人率以漸字題
其門者蓋用此也 宣室志
代宗時李季卿判湖州至維揚逢陸鴻漸抵揚子驛

將食李曰陸君別茶聞揚子南濡水又殊絶今者二
妙千載一遇命軍士往取之水至陸以杓揚之曰江
則江矣非南零似臨岸者使者曰某棹舟深入見者
累百敢有紿乎陸傾之至半又以杓揚之曰自此南
濡者矣使者蹶然曰某齎南零至岸舟蕩覆過半因
挹岸水增之處士之鑒神鑒也 溫庭筠採茶錄
犍為郡有尹喜石函相傳中有符籙啓者有禍大曆
中崔某為守開之是夕崔為冥司所召其冥官即故
相呂諲也與崔君友善相見悲泣謂崔曰何為開尹
真人石函奉上帝命召君按驗且削君之祿壽奈何

崔祈請未得間忽聞傳語云天符下呂再拜受書啓
符視之泣謂崔曰子識元三乎崔曰乃布衣之舊耳
諲曰血屬無類吁可悲夫某雖與元三為友亦無能
拯之徒積悲嘆已而又泣既而命吏送崔歸見身卧
于榻妻孥輩哭而環之遂寤其家云卒三日矣乃語
其事時元載方執國政後月餘載籍沒又二年崔亦
終矣 宣室志
元載誅後遣中官於萬年縣界黄臺鄉毀載祖及父
毋墳墓斲棺棄柩及焚私廟木主并毀大寧安仁里
二宅充脩葺百司廨宇迁宮之用也又賜同州刺史

宋璟爲澧州員外司馬嘗任虢州刺史率百姓採盧氏山木爲戟造都私第故也（唐實錄舊史稍同）

顏真卿刻姓名於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沈之大洲之底而云安知不有陵谷之變耶（傳記）

顏魯公頃爲湖州牧州産碑材公載石還次江州蛟奔螭引直至江心則茂林峭石勢環氣騰有神祠曰祖將軍廟公異之遂捐金建亭名曰祖亭制文勒碑以記其事（唐歐陽占集見九江舊志）

天寶中有范氏尼知人休咎顏魯公妻黨之親也魯公尉于醴泉詣范尼問命曰某官階盡得五品否范

笑曰鄰于一品顏郎所望何其卑耶指坐上紫絲布食單曰顏郎衫色如此其功業名節稱是壽過七十已後不要苦問魯公再三窮詰范曰顏郎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及魯公爲太師使于蔡州乃歎曰如范師姨之言吾命懸于賊必矣（戎幕閒談常侍言旨）

顏真卿爲盧杞所陷令單車問罪李希烈德宗遣促裝東邁內外知公不還矣親族相餞於長樂坡公醉跳躑前楹謂諸姻族曰吾早典郡于江南曾遇道士陶八八授與一刀圭碧霞丹令服之自後體健至今不衰又曰七十上有厄如有即吉他月待我於羅浮山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汜水忽逢陶笑謂公曰吉吉遂指嵩少而去魯公至汴州希烈僭號使人縊殺之瘞于城南及希烈敗詔得歸葬家人啓柩見狀貌如生徧身金色爪甲出手背鬢髮長數尺歸葬偃師北山後有商人至羅浮山忽見兩道人樹下圍棋一道士謂商人曰子何人對曰洛陽人道士笑曰幸寄一書達吾家也遣童子取紙筆立札一封題寄偃師北山顏家商人至偃師詢所居即塋庄也守塚老蒼頭得書大驚曰先太師親翰也因以藏于室子孫選吉月發塚開棺即已空矣子孫徑往羅浮山求之竟

無蹤跡又曰先太師書法蠶頭馬尾之勢是真得仙也（紀異錄）

顏真卿將往蔡州謂其子曰吾與元載俱服上藥彼爲酒色所敗故不及吾此去必爲逆賊所害爾後可迎吾喪于華陰開棺視之必異于衆及開棺果覩其異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遣家僕往鄭州徵庄租廻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公衣白衫張蓋徑歸城隅菜園有破屋數間僕隨之入拜公懐中出金十兩以寄其家仍戒僕勿與人説公之子亟至前處但見滿月榛蕪而已時人皆云魯公尸解得道（玉堂閑話）

顔真卿嘗得神丹服之後為李希烈所殺希烈平後欲改葬發其棺瞑目如生隱士曹庸山曰後三年擘裂飛騰而出被羽衣行山澤間所謂地仙也（明皇十七事）

韓晉公滉鎮浙西威令大行浙右進錢船渡江為驚濤所溺篙公募人漉出兩辮不得衆以錢損其數滉自至津部視之乃責江神因得其錢指曰此錢乾非水波得之者問吏吏具實對復以實投詞詬責俄然二緡浮出波上乃以取之（獨異志）

韓滉廉問浙西頗强悍自負常有不軌之志一旦有商客李順舶舟京口堰下夜深漂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上岸見一人烏巾古服引詣一宮有人出語之曰欲寓金陵韓公一書順問是何人致書答曰此東海廣桑山也是宣父仲尼得道為真官理此山韓公即仲由也性猾自恃夫子恐其掇刑網致書以諭之言訖別去順還投書韓發視古文九字了不可識詰問其由以為妖妄忽有一叟自詣言識古文韓公以書示之捧書賀曰此孔宣父科斗文也文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出門不知所之韓了然自憶克保終始焉（神仙感遇傳）

韓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公怒將撻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公曰宰相吏更屬何人曰某不幸兼屬陰司公以為不誠乃曰既屬陰司有何所主曰某主三品已上食料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曰此非細事不可顯言請疏於紙過後為驗乃恕而繫之明旦遽有詔命既對適遇太官進食有餻糜一器上以一半賜公食之美又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物所壅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啜漿水粥明旦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云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耶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已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六品至九品

者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前定錄）

張延賞將判度支知一大獄寃濫每甚扼腕及判使即召獄吏嚴誡之且曰此獄已久旬日須了明旦視事案上有小帖子曰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公大怒更促之明日帖子復來曰錢五萬貫公益怒命兩日須畢明日復見帖子曰錢十萬貫公曰錢至十萬可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懼及禍不得不止（幽閑鼓吹）

建中元年桑道茂請城奉天為王者居列象龜別內分六街德宗素神道茂言遂命京尹嚴郢發衆數千與六軍士雜往城之時屬盛夏而土功大起人不知

其故至播遷都彼乃驗（劇談錄）

建中初、魏州魏縣西四十里忽然土長四五尺數畝、里人駭異之、明年魏博田悅反、德宗命河南馬燧、潞州李抱真討之、營于陘山、幽州朱滔、恒州王武俊帥兵救田悅、王師退保魏縣西、朱滔、武俊、田悅引軍與王師對壘、三年十一月朱滔僭稱冀王、武俊稱趙王、田悅稱魏王、悅時壘正當土長之所、及僭署告天、乃因其長土爲壇以祭、魏州功曹韋稔爲土長頌曰、益土之兆、以媚悅、馬燧聞之笑曰、田悅異常賊也、（舊唐志傳）

建中年、京西市人忽夢爲人所錄、至一衙府門外、自屏窺之、見一貴人據案中庭、朱泚械身鎖項哀請分雪、其官謂曰、君合當此事、帝命已行、泚辭不已、乃至泫泣、其官怒曰、何不知天命、令左右開東廊門、內有三十餘人、皆衣朱紫簪笏行列階下、貴人指示泚曰、此等待君富貴、辭之何益、此人視之、乃李尚書晟輩也、貴人問左右曰、是何時事、答云、十月、又問何適而可、曰奉天、如此詰問良久乃已、前追使者出、謂其人曰、誤追君來、可速歸、覺語親密、其後果驗、（原化記）

李晟西平在左廣、父未遷陟、聞桑道茂善相、賚絹詣之、桑歎接甚專、既而問之、謂曰、他日建立勳庸、富貴無比、或事權在手、當以性命爲託、李但慙謝而已、桑請四所貺絹、換李所着汗衫子、仍請于衫上書名云、他日見此相憶、及朱泚之叛、道茂陷在賊庭、既尅復京師、從亂者悉皆就戮、李公受命斬決、道茂將就刑、請致分雪、遂以汗衫爲證、李奏原之、（劇談錄）

朱泚敗走、昏迷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父、父曰、豈非朱太尉耶、源休止之曰、漢皇帝、父曰、天不長兇、地不生惡、蛇不爲龍、鼠不爲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泚怒將殺之、忽亡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於馬上忽叩頭稱乞命、因之墜馬、良久却蘇、左右問其故、曰、見段司農、劉海濱、尋爲韓旻梟之、（杜陽編 廣德神異錄）

建中末、書生何諷嘗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捲規四寸、如環無端、諷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道曰、吁、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物、名曰脈望、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時換骨上昇、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僊字、諷方嘆伏、（原化記 酉陽雜俎）

李鄘字行中、陳州人、以功封田王、建中中天子幸奉

天閩叛將牛氏乘中原多事、閉關竊據及朱泚平、天
子勗王弓矢命之曰閩粵弗庭汝實征之、王率精銳
數萬、至臨汀浮流卒與賊遇後兵不繼、王力戰而死
殉浮水上彌月不變、鄉民詹糾憫王忠勇具殯殮而
祀之、凡有所禱輙應、貞元十五年、有司以聞、勑封孚
祐廣烈王妃陳配享、今有廟在永安縣、曰唐田王廟、
延平志
興元中、有僧曰法欽以其道高居徑山、時人謂之徑
山長者、房孺復之、爲杭州也、方欲决重獄、因請欽以
求理之、曰今有犯禁且獄成於至人活之與殺之孰

是欽曰活之則慈悲、殺之則解脫 唐語林
有洪州廉使問馬祖云、弟子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
師云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 傳燈錄
杜亞爲淮南競渡採蓮龍舟錦纜繡帆之戲費金數
十萬、于頔爲襄州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爲
荆南打獵大脩粧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
皆着乾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此三郡因而空耗 傳載
貞元初丹陽令王瓔三年調集遭黜瓔甚憤惋乃賫
百千詣茅山道士葉靈中、求章奏、以問凶吉、靈中年
九十、强爲奏之其章隨香煙飛去、縹渺不見食頃後
墮地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
人死後處斷、一歲瓔無疾暴卒 獨異志
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其人賈
稜陳羽歐陽詹李博李觀馮宿王涯張季友齊孝若
劉遵古許季同侯繼穆贄韓愈李絳温商庾承宣員
結胡諒崔群邢冊裴光輔萬是年一榜多天下名雋
偉傑之士、號龍虎榜、科舉記
顧况有子數歲而卒、况悲傷不已爲詩哭之云、老人
哭愛子、日暮千行血、心逐斷猿驚、迹隨飛鳥滅、老人
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雖卒、寃神常在其家、每聞

父哭聲、聽之感慟、因自誓忽若作人、當再爲顧家子
一日如被人執至一處若縣吏者、斷令託生顧家、復
都無所知、忽覺心醒開目、認其屋宇、兄弟親愛滿側
唯語不得、當其生也已後又不記、至年七歲其兄戲
批之忽曰我是你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方叙前生
事、歷歷不誤、弟妹小名悉遍呼之、即顧非熊也 酉陽雜俎
賈眈鎮滑臺日、有部民家富於財、而父偶得疾、身體
漸瘦、糜粥不通、日飲鮮血半升而已、其家憂懼、乃多
出金帛募善醫者、自兩京及山東諸道醫人、無不至
者、雖接待豐厚、率皆以無効而旋、後有人自劒南來

診候旬日亦不識其狀乃謂其子曰某之醫家傳三世矣凡見人疾必究其源今覩叟則惘然無知豈其藝未至而叟天降之災乎然某聞府帥博學多能蓋異人也至於卜筮醫藥罔不精妙子能捐五十千乎其子曰何用曰將以遺衙吏候公之出以車載叟於馬前使見之儻有言則某得施其力矣子如其言公果出行香見之注視將有言為監軍使白事不覺馬首已過醫人遂辭去其父後語子曰吾疾是必死之徵今頗煩躁苦厭人語爾可載吾城外有山水處置之三日一來省吾如死則葬之於彼其子不獲已載

去得一磐石近池置之悲泣而歸其父忽見一黃犬來池中出沒數四狀如沐浴既去其水即香叟渴欲飲而氣喘力微乃肘行而前既飲則覺四體稍輕飲之不已即能坐子驚喜乃復載歸家則能飲食不旬日而愈他日賈復出至前所置車處問曰前度病人在否吏報今已平復公曰人病固有不可識者此人是虱瘕世間無藥可療須得千年木梳燒灰服之不然即飲黃龍浴水此外無可治也不知何因而愈遣吏問之叟具以對公曰此人天與其疾而自致其藥命矣夫時人聞之咸服公之博識則醫工所謂異人者信矣會昌解頤

賈耽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盡損賈召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旱煩君二人救三軍百姓也皆言苟利軍州死不足辭賈笑曰君可辱為健步乙日當有兩騎衣慘緋所乘馬蕃步鬣長經市出城君等蹤之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乃衆糧衣皂行尋之一如賈言自市至野二百餘里映大冢而滅遂壘石標表誌焉經信而返賈大喜令軍健數百人具畚鍤與二將偕往其所因發冢獲陳粟數十萬斛人竟不之測酉陽雜俎

賈耽在滑臺於城北命築八角井以鎮黃河於是潛使人於覊所偵之果有一老父來觀問曰誰人鑿此井也匠曰賈相公也父曰大好手但太近東近西近南近北也耽聞之曰是吾井太大也惜哉玉泉子

賈耽在滑州酸棗縣有一俚婦事姑不敬姑年老無目晨飧婦以餅裹犬糞食之姑覺有異氣其子遠出還姑問此何物向者婦與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電發若有人截婦人首以犬首續之耽令牽行於境內以戒不孝者時人謂之狗頭新婦獨異志

賈耽退歸第急令召上東門卒至耽嚴戒之曰明日

當午有異色人入門爾必痛擊之死且無妨門卒衆
命自已至午果有二尼自東百步相序而至更無他
異直至門其尼施朱傅粉冶容艶佚如倡人之婦其
内服殷紅下飾亦紅二尼悉然卒計曰尼髡未之有
也因以撾痛擊之傷腦流血叫號稱寃迅走疾如奔
馬旋擊又旋傷其足殆狼籍毀裂百步已上落草映
樹已失所在更無蹤焉門卒報耽具述別無異色只
遇二尼衣服容色之異耽曰打得死否具對傷腦折
足痛楚殆極但打不死而失所在無可尋之耽歎曰
然不免小有災矣翌日東市奏失火延袤百千家救

之得止 芝田録

馮燕者魏豪人少以意氣任俠專爲擊毬鬬雞戲魏
市有爭財毆者燕聞之搏殺不平遂沈匿田間官捕
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得時賈耽鎮滑
知燕材留屬軍中他日出行里中見戶傍婦人翳袖
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室之其夫滑將張嬰
從其類飲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
納嬰以裾蔽燕燕卑蹐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
枕下與佩刀近嬰醉目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即以
刀授燕燕熟視斷其頸遂巾而去明旦嬰起見妻殺

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隣以爲真嬰殺留縛之趣告妻
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迺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
安得他事即他殺而得獨存耶共持嬰百余笞遂不
能言官收繫殺人罪莫有辯者彊伏其辜司法官與
小吏持扑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圍匝千余有一
人排看者來呼曰且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
殺之當繫我吏執自言人乃燕也與燕俱見耽盡以
狀對耽乃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誼之下詔凡
滑城死罪者皆免 沈亞之馮燕傳

王潛司徒與武相元衡素善累官皆武相所拔用武

公倉卒罹禍潛常于月晦歲暮焚紙錢以奉之王後
鎮荆南有染戶許琛一旦暴卒翌日而蘇具榜子詣
衙見司徒云初被使人追攝至一衙府未見王且領
至判官廳見一官人憑几曰此人錯來自是鷹坊許
琛不干汝事即發遣回謂琛曰司徒安否我武相公
也人有門生故吏鮮有念舊于身後者惟司徒不忘
每歲常以紙錢見遺深感厚德然所賜紙錢爲人所
觸碎惡多穿不得司徒事多黙檢不至可爲我詣衙
具道此王聞之悲泣慟訝而鷹坊許琛果亦物故自
此選好紙剪錢以奉之 北夢瑣言 河東記

裴度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器抱弘達皆此類（因話錄）

元和初常執誼貶崖州司戶黎軍刺史李甲憐其羇旅乃舉牒云前件官久在相庭頗諳公事幸期佐理勿憚縻賢事須請攝軍事衙推（嶺南異物志）

崔群爲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書舍人知貢舉既罷夫人李氏因暇日常勸其樹庄田以爲子孫之計笑荅曰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天下夫人復何憂夫人曰不聞君有此業群曰吾前歲選春榜三十人豈非良田也妻曰若然君非陸相門生矣然往年君

掌文柄使人約其子簡禮不就春闈之試如君爲良田則陸氏一庄荒矣群慙退累日不食（獨異志　唐餘錄）

刑部侍郎劉伯芻嘗言其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未嘗不聞謳歌而當壚興甚早一旦召之與語貧窘可憐因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餅以償之欣然持鏹而去後過其戶則寂然不聞謳歌聲及呼至謂曰爾何輟歌之遽乎曰本流既大心計轉粗不暇唱渭城矣吾思官徒亦然因成大噱（劉賓客嘉話）

張茂昭爲義武節度使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笑曰人肉腥而且肕爭堪喫（盧氏雜說）

長慶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去歲以來出異獸如猴而腰尾皆長赤青迅猛見蕃人即捕而食之遇漢人則否（唐會要）

韓愈長慶四年冬十一月有疾晝臥見一神人長丈餘儀狀甚峻立於榻前謂愈曰帝命與卿計事愈遽起整冠而坐曰臣不幸有疾不敢踞見王神人曰威粹骨巍國世與韓氏爲讎今欲討之而力不足卿以爲何如對曰臣願從大王討之神人頷之而去於是書其詞于座側數日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宣室志）

韓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度不能返發狂慟哭爲遺書華陰令令百計取之乃下（國史補）

蔡州吳元濟既平憲宗命道士張某至境置醮於紫極宮宮本吳少誠生祠也裴令公毀之爲宮有道士院階前種麻生高如墉道士葺爲藩屛其醮日霹靂麻屛兩片下有穴五寸已來有狸迹尋之上屋其蹤稍大如馬亦如人足直至屋上而滅其韓碑石本吳少誠德政碑也與狄梁公碑對立其吳碑亦流汗成泥狄梁公碑如故不十日中使至磨韓作而刊政制爲（劉賓客嘉話）

令狐綯父楚鎮東平、綯以隨侍赴任、常送親友郊外逆旅中、有父老焉、綯不知其令狐公也、時方久旱、綯因問民間疾苦、父老即陳以旱歎盜賊且起、復曰、而今卻是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時也、綯以其言前後相反詰之、父老答曰、自某月不雨、至於是月、得非不破塊乎、賦稅征追、販妻鬻子、不給繼以桑柘、得非不鳴條乎、綯即命駕掩耳而去 逸史

殷僧辯周僧達與牛僧孺同母異父兄弟也 南部新書

太牢早孤、母周氏冶蕩無檢、鄉里云兄弟羞赧、乃令改醮、及貴請以出母追贈、夫李清心妻配牛幼簡是夏侯銘所謂魂而有知、前夫不納于幽壤、歿而可作後夫必訴於玄穹者也 皇甫松讀牛羊日曆

李德裕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辯誇於同列、武元衡召之謂曰、吾子所嗜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以誥甫、因戲曰、公誠大癡耳、吉甫歸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言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慙、由是振名 北夢瑣言

李德裕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俾親表勉之、掌武曰、好驢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敘官也、吉甫與武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詞色不懌、掌武啓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脩狄梁公廟、於是武相漸求出鎮、智計已聞於早成矣 北夢瑣言

翰林院有懸鈴以備中夜警急文書、出入則引索以代傳呼、長慶中贊皇為學士時、河北用兵、鈴數有聲、終不見人、聲急則軍事急、聲緩則軍事慢、曾莫之差、元相時亦在院、元詩有神撼鈴是也 戎幕閒談

寶曆中亳州云出聖水、服之愈宿疾、亦無一差者、自洛已來及江西數十郡人、爭施金、僦人使往汲以飲之、獲利千萬、人轉相惑、李德裕在浙西、命於大市集

人置釜、取其水同猪肉五斤煑、云若聖水也、肉當如故、逡巡熟爛、自此人心稍定、妖者尋而敗露 唐語林傳載

李衛公為幷州從事、到職未旬月、忽有王山人者詣門請謁、公命與坐、乃曰、某善按冥也、公初未之奇、因請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而已、因令垂簾靜伺之、生與公偕坐於西廡下、頃之、王生曰、可驗矣、紙上書八字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王生請歸、不知所之、及會昌朝三策一品、薨於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 松窗雜錄

李德裕居廊廟日、有親知奉使于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揚子江冷水與取一壺來、其人舉棹日醉而忘

之泛舟上石城下、方憶及汲一瓶於江中、歸京獻之
李公飲後嘆訝非常曰、江表水味有異於頃歲矣、此
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也、有親知
授舒州牧、李謂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峯茶可惠三數
角、其人獻之數十斤、李不受、退還、明年罷郡、用意精
求獲數角投之、贊皇閱之而受、曰、此茶可消酒肉毒、
乃命烹一甌沃於肉食、以銀合閉之、詰旦同開視、其
肉已化爲水矣、衆伏其廣識也（中朝故事）
李德裕在中書常飲惠山井泉、自毗陵至京、致遞鋪、
有僧詣謁曰、水遞之事、人頗告勞、所謂措公者爲相

公通常州水脉京都一眼井與惠山寺泉脉相通、公
大笑、問在何坊曲、僧曰、昊天觀常住庫後是也、公乃
以惠山一罌昊天一罌雜以八瓶、暗記出處、遣僧辨
之、罌無少誤、公大奇之、遂停水遞、浮議彌焉（芝田錄）
巖遵仙槎、唐置之於麟德殿、長五十餘尺、聲如銅鐵、
堅而不蠹、李德裕截細枝尺餘刻爲道像、往往飛去
復來、廣明已來失之、槎亦飛去（洞天集）
李德裕云、揚雄蜀本紀言、張儀築成都城、依龜行迹
築之、到此聞龜殼猶在軍資庫、判官宇文遇云、比常
爲主庫吏、見龜殼長六尺、元和初節度使高崇文截

以爲腰帶跨具（南部新書 續博物志）
李德裕於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怪石、爲園池之玩、
有醒酒石、德裕尤所寶惜、醉即踞之（唐餘錄）宋丹陽郡
王守節於昭應宮園地掘土得醒酒石、有紋繞刻字
云、韞玉抱清輝、閑庭日瀟灑、塊然天地間、自是孤生
者、長慶癸卯歲二月景成題（澹岩集） 河南長春殿南有
婆羅亭、貯青石、處世傳李德裕醒酒石、以水沃之有
林木自然之狀、今謂之婆羅石（河南志）
杜悰與李德裕同在中書、他日德裕謂悰曰、公家有
異人、何不遣一相訪、悰曰、無、德裕曰、試思之、曰、但有

外生自遠來求官、爾德裕曰、此是也、及歸遣謁德裕
德裕問之、對曰、太尉位極人臣、何須問也、凡人細微
尚有定分、況功勲爵祿乎、且明日午時、有白獸自南
踰屋而來、有小童丱角衣紫、年七歲、執竹竿長五尺
九節、驅獸獸復南往、小童非宅內人也、試伺之、翌日
及午、果有白猫自南踰屋而來、有丱角小童衣紫逐
之、猫復南去、乃召問之、曰、年七歲、數其所執竹、長五
尺而九節、童乃宅外元從之子也、畧無毫髮差謬、事
無大小皆前定矣（閑奇錄）
李衛公游嵩山、見鶴呻吟、曰、我鳥仙爲樵者傷脚、得

人血則愈李公解衣即刺血鶴曰世間人至少公且未是乃令拔眼睫毛持徃來都下但映眼照之即知矣李公中路自視乃馬頭也至東洛所遇非少悉非全人皆犬彘驢馬之類惟一老翁是人李公言病鶴之意老翁笑下驢宣臂刺血李公得之以塗鶴即愈鶴謝曰公即爲明時宰相復當上昇相見非遥慎無懈惰李公謝鶴遂冲天而去（唐逸史）

李德裕自潤州年五十四除揚州五十八再入相皆及吉甫之年縉紳榮之（感定錄）

李贊皇初掌北門奏記有日者說曰公他日位至人臣但厄在白馬爾及登相位雖親族中亦未有畜白馬者會昌初入廟堂專持國柄性多忌刻當塗之士有不恊者必遭譴逐翰林學士白敏中大懼遂諷給事中常弘景上言相府不合兼領三司錢穀專政太甚武宗由是疑之及宣宗即位白自内庭登庸出德裕爲荆南節度使旋屬淮南李相有納吳女之獄上刑部侍郎馬植專鞫其事盡得德裕黨庇之迹因是坐罪竄南海歿而不返厄在白馬其信乎（賈氏談錄）

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以珠玉寶貝雄黄硃砂煎汁爲之過三煎即棄其滓（獨異志）

李德裕好餌雄朱有道士自云李終南住羅浮山笑曰相公久服丹砂是世間凡火祇促壽耳懷中出一玉象子如拳許曰此可求勾漏瑩徹者燃香致象鼻下勿令婦人鷄犬見之三五日象自服之即復吐出乃可服此火玉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以相公好道因以奉借唯忠孝是念無自貽咎又出一金象云此是雌者與玉爲偶不爾王象飛去德裕一一驗之無差服之顏面愈少鬚鬢如漆乃求採姝異至數百人象不復吐砂其後南遷于鬼門關逢道士怒索二象曰不誌吾言固當如此公俛俛不與至鰐魚潭風雨晦冥王象自船飛去光熖燭天金象從而入水公至朱崖飲恨而卒乃知象者南方大獸勾漏者朱崖之寶羅浮者海濱之山李終南者贊皇不返也（洛中紀異）

新繁縣有東湖李德裕爲宰日所鑿夜梦一老父曰某潛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合昌來七九之年當相見于萬里外後于土中得一蟇徑數尺技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卒于朱崖果應七九之識（北夢瑣言）

李德裕分司東都時嘗召一僧問已之休咎僧曰公災當南行萬里公甚不樂僧曰懼言之未審請結壇三日曰公南行之期定矣公益不樂曰師言以何爲

驗僧即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即命發之果得焉然啓無所覩公異之且問南行還乎曰公食羊萬口有五百未滿必當還耳公歎曰師實至人我元和中爲張公從事于北都嘗夢行晉山盡目皆羊有牧者十數謂我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嘗誌此夢不泄於人今知宜數固不誣也後旬餘振武節度使朱暨饋羊五百公大驚召僧告其事且欲還之僧曰羊至此已爲相國所有還之無益南行其不返乎俄相次貶降至崖州司户竟殁於荒裔也補錄記傳宣室志

李太尉之在崖州也郡北有望闕亭太尉每登臨未嘗不北睇悲咽有詩曰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南少禅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内掛十餘葫蘆公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非也昔人骨灰耳太尉當軸朝列爲私憾黜於此者貧道收其骸焚之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愓然如失返走心痛是夜遂卒語林

李德裕貶崖州司户參軍終於貶所一日令狐綯夢德裕曰某已謝明時幸相公哀之許歸葬故里綯具告子滈滈曰衛公犯衆怒又崔鉉魏謩二相皆敵人恐于上前或異同也後數日上將坐延英綯又夢

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還故里與相公有舊幸憫而許之既寤召其子滈曰向來見李衛公精爽尚可畏吾不言必掇禍明日入中書具爲同列言之即於上前論奏許其子象州立山縣尉燁護喪歸葬東觀奏記

李太尉在中書舒元輿自御史辭歸東都遷葬太尉言近有僧自東來云有一地葬之必至極位何妨取此元輿辭以家貧不辦別覓遂歸啓護他日僧又經過復謂太尉曰前時地已有人用之矣詢之乃元輿也元輿自刑部侍郎平章事咸定錄

劉三復以文章見知于李德裕能記三生事云曾爲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過磽确之地必爲緩轡有磁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也其子鄴勑賜及第登廊廟上表雪德裕以朱崖神櫬歸葬洛中報其先恩也士大夫美之北夢瑣言語林

李紳自以文官不至顯用内不自得作五知先生傳曰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以見志云海錄碎事

元相稹之薨也卜葬之夕爲火所焚以煨燼之餘瘞之也南部新書

學圃萱蘇卷之五終 [illegible]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蒐
咸林東　棐體恍甫正

白敏中應舉屢不第、詣胡蘆先生問命、生不許之、意無科級之分、試日排安上門、人馬駕肩鬧擁、公顧見一婦人攜女奴、以新紫帕挈一合、在鬧中、女奴力勸置於門關、車馬駢集、門將闔、失婦人與女奴所在、合留在闑、公以衣裾衛合、恐為他人所攜、日晏杳然、欻南望向之婦人、毀泣而來、出聲啼號、公詰之、婦人叉袂拭面而言、夫犯刑憲、罪案已圓、在今辰明辰、其家道豐厚、然所蓄一寶帶、有能救護者、惟欲寶帶、且曰今辰五鼓、親遣女使齎合、當鬧中失所在、今夫不免極刑矣、公備認物主、不繆、於元安置處給還、婦人再拜泣謝而去、赴試不及、遂罷一舉、翌日訪胡蘆生、見公驚異、且曰、公去歲相過邪、曰然、公來年及第、位極人臣、必近種陰德、公匿之而不言、芝田錄　今止傳撫言

裴度香山寺事、

白樂天之毋因看花墜井、後有排擯者以賞花新井之作左遷、穆皇嘗題柱曰、此人一生爭得水喫、南部新書

白居易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於石、立于墓側、相傳洛陽士人及四方游人過瞻墓者、必奠以卮酒、故冢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濘、賈氏談錄

李白為天才絕、白居易人才絕、李賀鬼才絕、南部新書

劉弘敬、字元溥、世居淮淝間、家富好施、長慶初、于壽春道遇善相人云、君財甚豐矣、但更二三年、大期將至、如何、勤脩令德、冀或延之、元溥流涕送之、乃為身後計、有女將適人、抵維揚求女奴、用錢八十萬得四人、內一人方蘭蓀者、有殊色、而風骨姿態不類賤流、元溥詰其情、自言家本河洛、父官淮西、遭吳寇跋扈、因姓與寇同、疑為近屬、身委鋒刃、家仍沒官、寇平悉被俘掠、骨肉不可復知、賤妾已再易其主矣、元溥太息、問其親戚、知其外氏劉也、遂妝為甥、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嫁之、二年春、蘭蓀既歸、元溥夢一官人望塵而拜、迫之、潸然曰、余則蘭蓀父也、感君之恩、為君請于上帝、帝許我延君二十五載、富及三代子孫矣、因嗚咽再拜而去、後三年、相者復至、迎賀元溥曰、君壽延矣、殆有陰德上動于天者、自今後二十五載、慶及三代、元溥始以蘭蓀之父為告、相者曰、昔韓于陰存趙氏、太史公以韓氏十世而位至王侯者、有陰德故也、君不顧多財、與殊色、而恤其孤、豈不謂陰德之

厚哉陰德傳今止傳南唐鍾離瑾嫁前令女事
太和初滄景節度使李同捷叛王智興帥徐泗兵討
於棣州時同捷遣一能言者坐城上戰棚罵智興軍
吏恥之智興蒙衣掩耳不忍聞有一卒曰此可用拋
石擊去其首智興喜曰若中賞汝千萬金乃具拋發
一石正中其首隨石迸落軍中歡呌城上飛動獨異志
太和四年八月太原節度使柳公綽奏雲蔚代三州
山谷間石化爲麪人取食之唐會要
王智興在徐州法令甚嚴有防秋官健交代歸其妹
壻於家中設饌以賀自於廚中磨刀將就坐割牟脚

磨訖持之疾行妻兄自堂走入廚倉卒相値鋒正中
妻兄心即死所由擒之以告知興訊問但稱過誤本
無惡意智興不之信命斬之刀輙自刑者手中躍出
投於地三換皆然智興異之乃不殺因話錄
太和中崔玄亮爲湖州牧甞有僧道閑善藥術崔曾
求之僧曰此術不難求但利於此者必及陰譴可令
君侯一見耳乃遣崔市汞一斤入瓦鍋納以紫丸盖
以方瓦疊炭埋鍋備而燄起謂崔曰只成銀無以取
信公宜虔心想一物則自成矣食頃僧夾鍋于水盆
中笑曰公想何物崔曰想我之形僧取以示之若范

金焉眉目巾笏悉具之矣此則神仙之術不可厚誣
但罕遇其流有自言者皆妄焉耳唐年補錄
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詔浮陽兵北渡黃河
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氷進舟氷觸舟舟覆詔
失彥佐驚懼不寢食者六日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
吏懼且請公一祝禱于河冀憑聆嚮而有以復也彥
佐乃令具爵酒及祝傳語詰河詞卒忽有聲如雷河
氷中斷可三十丈乃沉鉤一釣隨鉤而出封角如舊
惟篆印微濕耳從事掾宋藩爲記甚備唐闕史
郎中李播典蘄州日有李生稱舉子求謁會播有疾

命子弟見之覧所投詩卷咸播之詩旣退呈于播驚
曰此悉應舉時所行卷也惟易其名耳明日遣其子
邀李生從容詰之曰奉大人咨問此卷莫非秀才所
製乎李生聞之色變曰然其子即日此是大人文戰
時卷請秀才勿妄言遽曰向來誑耳實於京輦書肆
中以百錢購得殊不知是賢郎中佳製下情不勝恐
悚子復聞於播笑曰此盖無能之輩耳亦何怪乎饑
窮若是實可哀也遂沾以生餼令子延食於書齋數
日後辭他適遺之縑纊是日播方引見李生拜謝前
事畢又云儻執郎中盛卷遊於江湖間已二十年矣

所貴光楊旅寓耳播曰此乃吾昔歲未成事所懷今日爲卿牧無用處便奉獻可矣亦無愧色旋置袖中播又曰秀才今擬何之生云暫往江陵謁表丈盧尚書耳播曰賢表丈任何官曰見爲荆南節度使播曰名何也對曰名弘宣播拍手大笑曰秀才又錯也荆南盧尚書是吾表親丈生慚悸失次乃復進曰誠若郎中之言則并荆南表丈一時乞取於是再拜走出播嘆曰世上有此等人耶荆鄂間悉話爲笑端（南楚新聞）

盧鈞牧衢州有一士投贄云云公曰前時惡文及大采親表一時奉獻（芝田録） 據舊史與因話録盧簡辭爲衢州與弘宣同時均未嘗爲衢州疑記聞之誤

常表微授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禄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揠白鬢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欲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新唐書）

宣州陳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至唐柳公權求筆于宣城先與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不爾退還即可以常筆與之未幾柳以爲不入用別求遂與常筆陳云先與者二筆非右軍不能用也柳信與之遠矣（文房四寶譜說作宣州諸葛氏）

柳公綽家藏書萬卷經史子集皆有三本色采尤華麗者鎮庫又一本次者長行披覽又一本又次者後生子弟爲業皆有厨格部分不相參錯（南部新書）

柳公綽善張正甫柳之子仲郢嘗遇張於途去蓋下馬而拜張止之不從他日張言於柳曰壽郎相逢其謙太過柳作色不應久之張起去柳謂客曰張正甫與公綽往還欲使兒於街中騎馬衝公綽此人亦不足與語張聞之拜謝（因話録）

越州上虞過江有南寶寺過横嶺則到有好事者尋訪山水登巖行倦息于樹下有老叟亦憩焉見路側一墳叟曰此坟若是丈夫則無說若女人則子當爲

三公好事者異其言訪于寺僧村民有知者曰此鄭注母墓也初元和中寺有女奴與石生通有一兒十餘歲時爲客僧姓鄭者乞去因姓鄭氏僧以方書伎術教之又別遇方士頗精游藝交謁王公因遂榮達太和中恩渥隆異除鳳翔節度使（録異記）

開成末永興坊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井十丈餘無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甚喧鬧近如隔壁井匠懼不敢掘街司申金吾韋處仁將軍韋以事涉怪異不復奏遽令塞之抑知厚地之下別有天地也（酉陽雜俎）

武宗元年戎州水漲浮木塞江刺史趙士宗召水軍

接木約獲百餘段皆徑頭隱人公署卑小地窄不復
用因併脩開元寺後月餘日有夷人逢一人如猴著
故青衣亦不辨何製云關將軍差來採木今被此州
接去不知爲計要須明年却來收夷人說於州人至
二年七月天欲曙忽暴水至州城臨江枕山每大水
猶去州五十餘丈其時水高百丈水頭漂二千餘人
州基地有陷深十丈處大石如三間屋者堆積於州
基水黑而腥至晩方落知州官虞藏玘及官吏纔及
船投岍旬月後舊州地方乾除大石外更無一物惟
開元寺玄宗真容閣去本處十餘步卓立沙上其他

鐵石像無一存者上支諾皐
釋懷信者居處廣陵別無奇迹會昌三年癸亥歲武
宗爲趙歸真排毀釋門將欲堙滅教法有淮南詞客
劉隱之薄游四明旅泊之宵夢中如泛海焉迴顧見
塔一所東度見是淮南西靈寺塔其塔峻峙制度校
胡太后永寧塔少分耳其塔第三層見信凭攔與隱
之交談且曰蹔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數日隱之歸
揚州即往謁信信曰記得海上相見時否隱之了然
省悟後數日天火焚塔俱盡白雨傾澍傍有草堂一
無所損由是觀之東海人見永寧塔不謬矣高僧傳

長安城北有古塚高十數丈傳云周穆王陵也唐會
昌六年三月十五日有人夜行至陵下聞人語於林
間意其盜也因匿於草莽中伺焉俄有人自空而來
朱衣執版宣曰塚尉何在二吏出曰在位因曰錄西
海君使者何時當至吏曰計程十八日方來朱衣曰
何稽對曰李炎坐毀聖教減一紀筭當與西海君同
日錄其鬼忽有賈客鈴聲自東來朱衣與二吏俱不
復見後數月帝果晏駕廣記
武宗孟才人善歌寵冠後庭上不豫顧而問曰我死
汝當如何對曰願從陛下於九泉上以巾授之曰俾

于御搨前歌河滿子一曲聲調悽切聞者莫不涕零
及宮中宴駕才人即縊禁掖亦盛以小棺殯于殿側
山陵之際梓宮重莫能舉識者曰得非候才人乎於
是輿櫬以殉遂窆於端陵之側是歲工文之士或爲
賦題或爲詩目以爲馮媛班姬無以過也所知者張
祜有詩云偶因清唱詠詶頻奏入宮中二十春郗爲
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劇談錄
裴休性慕禪林往往掛衲所有兒女多名師女僧兒
潛令嬖妾承事禪師留其聖種當時士俗無不惡之
李德裕性好玄門往往冠褐脩彭祖房中之術求羿

君點化之功、沙汰緇徒、超升術士、竟無所得、身死朱崖、識者以裴李二公、累代台鉉、不守諸儒之行、各迷二教之宗、汩成黜汚空門、妖淫玄教、自症老之後、彭黃以來、未有因少女以長生、皆向陰丹而損壽者也、至若心中造業、身外求真、梁武帝為寺家奴、豈禳因喪長孫后號觀音婢、唐長孫皇后小字難懺產亡、所謂善不可不脩、財不可不捨、惑之於黨者、非也、所以寄人譏晉公曰、趙氏兒皆尼氏女師翁兒、即晉公兒卻教術士雖推筭胎月分張與阿誰鑑戒錄

裴休為宣州觀察、朝謝後、未行時、曲江荷花盛發、與省閣名士數人同遊、自慈恩寺屏去左右、各領小僕步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坐於水際、裴公與名士憩於旁、中有黃衣飲酒半酣、軒昂頗甚、指顧笑語輕脫、裴意稍不平、揖而問之、吾賢所任何官、率爾而對曰喏即不敢、新授宣州廣德縣令、反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裴公效曰、喏即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狼狽而走、同坐亦皆奔散、朝士撫掌大笑、不數日布於京華、左右於銓司訪之、云有廣德縣令請換羅江宰矣、宣皇在藩、即聞是說、與諸王每為戲談其事、及龍飛、裴公入相、因書麻制、迴謂樞近曰、喏、即不敢新授中書侍郎門下平章事、劇談錄

大中間、裴休為宣州刺史、建廣教寺、其材皆松蘿、惟安南有之、相傳為黃蘗禪師、所募時寺役有二金雞相鬬入井中、材皆從井中出、寺成餘松蘿八株、蘗師植之殿前、輒敷榮長茂、別有栢二株、遇僧有異行者輒開異花數色、今井中斷木尚存、宣州志

宰相裴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師圭峯密禪師、得達摩頓門、密師注法界觀禪詮、皆相國撰文序、常被毳衲、於歌妓院中、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每自發願、願世世為國王、弘護佛法、後于闐國王生一子、手文中有裴休二字、聞於中朝、其子弟請迎之、彼國不允而止、北夢瑣言

令狐綯在相每朝廷大事、一取決於子滈、如元載之用伯和、李吉甫之用德裕、南部新書語林

溫廷筠文思敏妙、令狐綯每託為文、惡其漏語、踈之、溫曰、中書內豈坐將軍處耶、譏其無學也、出玉泉子

令狐綯為相、自以卑族、每欲繁其宗黨、與崔盧抗衡、凡是冨家、率皆進引、皇籍有不得官者、欲進狀請改姓令狐、時以此少之、北夢瑣言

令狐綯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悋其力、繇是遠近

皆趨之至有姓胡胄令者進士温庭筠戲爲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南部新書）

崔愼由廉察浙西日有尼栯寺持法華經僧爲門徒或有術士言相國面上氣色有貴子問其姙娠之所在夫人洎妾媵閒皆無所見相國徐思之乃召曾侍更衣者官妓而示術士曰果在此也及載誕日腋下有文相次分明即尼栯僧名也因命其小字緇郎年七歲尚不食肉一日有僧請見乃掌其頰謂曰既愛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葷血即相國胤也（北夢瑣言）

裴鈞僕射鎮襄州大宴巡官裴弘泰後至鈞不悅弘泰曰請在座銀器盡酌酒滿之隨飲以賜弘泰可乎鈞許之遂揭座上小爵至觥船凡飲皆竭隨即填于懷有銀海受一斗以上以手捧而飲盡踏其海捲抱之索馬而去鈞使人視弘泰方箕踞而坐秤所得銀器二百餘兩不覺大笑（乾𦠆子）

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何令生某願納爲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晝夜不止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妾願事箕箒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爲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乃遺顏劍劍纔及顏室真真乃泣曰妾南嶽地僊也無何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却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家綵灰酒覩其障唯添一孩子皆是舊畫焉（杜荀鶴松窻雜記聞奇錄）

李詹大中七年擢進士第平生廣求滋味每食鱉輒緘其足暴于烈日鱉既渴即飲以酒而烹之鱉方醉已熟矣復取驢縶于庭中圍之以火驢渴即飲灰水蕩其腸胃然後取酒調以諸辛味復飲之驢未絕而爲火所逼爍外已熟矣詹一日方巾首失力仆地而卒頃之詹膳夫亦卒一夕膳夫復蘇曰某見詹爲地下責其過害物命詹對以某所爲某即以詹命不可違咎之詹又曰某素不知皆狄愼思所傳故得以廻無何愼思復卒愼思亦登進士第時爲小諫（玉泉子）

夏侯孜爲宣宗山陵使開貞陵用功尤至鑿皇堂深及裒丈於堅石中得折金釵半股其長如掌餘尚銜石中工乃抉取以獻孜孜以寢園方近其事稍異因隱而不奏（唐闕史）

段成式與溫庭筠親善咸通四年六月卒庭筠聞居幕下是歲冬至大雪凌晨有叩門者僕夫視之乃隔扉授一竹筒云段少常送書來庭筠謂誤開之乃成式手札也辭曰慟發幽門哀歸短數平生已矣後世何云況復男紫悲黃女青懼綠杜陵分絕武子成髻自是井障流鸎庭鍾舞鵠交昆之故永斷私情慨慷所深力占難盡不具荊州牧段成式頓首自後寂無所聞書云髻字字書所無以意讀之當作群字耳溫段二家皆傳其本子安節前沂王傅乃庭筠壻也自說之 南楚新聞

鄭少師薰字子溥於里第植小松七本自號七松處士異代可對五柳先生 南部新書

鄭光業中表間有同人試者于時舉子率皆以白紙糊案子面昌圖潛紀之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銀入試出試千春萬春光業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獻詞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昆季或從容用資諧戲即命二僕舁苦海於前人閱一編靡不極歡而罷 摭言

鄭昌圖登第歲居長安夜後納涼于庭夢爲人毆擊擒出春明門至合大路石橋上乃得解遺其紫羅履一隻奔及居而寤甚困言于兄弟床前果失一隻履旦令人於石橋上追尋得之 王泉子

代說鄭畋是鬼胎其母卒後與其父亞再合而生畋初亞未達旅遊諸處留其妻并一婢在山觀中女冠院側及歸妻已卒詢其婢婢曰娘子將欲產卧之夕聞空中有語曰汝須出觀外無觸污吾清境不然吾當殺汝妻祝曰某婦人也出無所歸願聖者憫念及五更分娩後乃殞絕觀內道衆爲殯於牆外野田中矣亞以錢酒往酹之是夜夢妻曰某命未盡合與君生貴子無何爲觸污道院爲神靈所殺從此向南十

里有一僧院其間秖有一僧年可五十來此奇士也君可往求之僧必拒諱但再三哀鳴祈之當得再奉箕箒也及寤不以爲信次夕又再夢之語如初亞於是趨其院果見彼桑門初謁之亦喜亞遂告之殊不管顧曰我即凡人也偶出家耳豈能主幽冥間事乎亞復懇之僧怒以柱杖驅擊亞并其僕連日不去夕亦不寢僧乃許之曰汝既心堅若此俟吾尋訪之乃坐入定半夜後起謂亞曰事諧矣天曙但先歸吾當送來亞其夕歸觀三更中間外戶人語即引妻來言本身已憊壞此即魂也善相保守囑之而去其事究

如平生但惡明處三二年間乃生眏又數歲妻辭云
年數已盡合當訣去涕泗而別俄不知所之（中朝故事）
陳瑊鴻之子也性耿介非其人不與之交咸通中佐
廉使郭銓之幕于徐同院姓武郭之婿也乃心不平
之遂挈家居于茅山焚香習禪而已在職時與流溝
寺長老款接臨行留一章與其僧云行若獨輪車常
畏大道覆止若圓底器常恐他物觸行止既如此安
得不離俗乾符中弟璉復佐薛能幕于徐自丹陽棹
小舟至于彭門與弟相見薛公重其為人延請入城
遂堅拒之曰某已有誓不踐公門矣薛乃携舟造之

話道永日不宿而去（玉堂閒話）
徐州戍卒龎勛作亂以父舉直為大司馬或曰將軍
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
趨拜於庭勛據案而受之（資治通鑑）
彔陽郡城西有永福湖引鄭水以漲之西南壖有徐
帥崔常侍彥曾別業咸通中龎勛作亂彥曾為所執
湖水赤如凝血者三日未幾而凶問至（三水小牘）
高駢門僧景山多為掌武決策人謂是龎勛網漏變
名也（北夢瑣言）明州雪竇寺僧恒通晚終言龎勛也（宋高僧傳）
高駢鎮蜀日以南詔侵暴成都比無垣墉乃計築羅
城四十里令指揮使姜知古發古冢取礴甓之有鬼
現形稱劉吞（一作趙吞）獻姜書曰趙氏之宄捍膺入夢良
夫之枉被髮叫天有怨必讐無道則見流于往史載
在前文吞一介遊魂九泉罔象德不勝讐禱不勝人
無廟貌于世間遂栖沉于泉壤自蒙天譴使掌冥司
伏審渤海高公令君毀吞墳闕吞謫居冥府天賜佳
城平生無戰伐之讐邂逅起誅夷之禍得不撫銘旌
而憤志托觚翰以申懷伏乞端公俯念無依迴垂有
鑒特于萬雉免此一抔倘全馬鬣之封敢忘龍頭之
庇姜以白駢駢令祭而封之（郡閣雅談）

李繹于璋為宣州觀察使揚收造白檀香亭子初成
會親賓落之先是璋潛遣人度其廣袤織成地毯其
日厭之及收敗璋亦從坐（摭言）
孔拯侍郎作遺補時朝回遇雨不齎油衣乃避雨於
坊叟之廡下雰注愈甚已過食時民家意其朝饑延
入廳事俄有一叟烏帽紗巾而出迎甚恭因備酒
饌甚精珍乃公侯家不若也孔公慙謝之且借油衣
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
然則已令鋪上取去可以供借也孔公賞羨不覺頓
忘宦情他日說於僚友為大隱之羡也（北夢瑣言）

懿宗末年長安役人取石於苑中造山峙危詰曲有若天成又命取終南草木植之山禽野獸縱其往復及造屋室如庶民家帝與嬪妃遊處由是王公貴游爭效之未及半年奇花異草自然生滿宮殿識者以爲丘墟之象後巢寇入京焚燒殆盡悉爲瓦礫紀異錄

溫韜起兵自領符節唐帝諸陵靡不開發金寶之玩取以自資既開懿宗簡陵內有銀羅漢十八身各高五尺其山座具備環列于梓宮每一身以十餘牛拽致方出隧道載以大車碎之造器他物莫有存者友會談叢

莊宗時韜自許州入覲厚賫金帛賂遺權重及納賄中宮獲免歸藩頃之受代歸闕又留京師親黨或憂其闕乏其子揚言曰使一裸體黃漢足了一年支費蓋謂劫陵得金偶人薛五代史

明皇朝崇尚玄元聖主之教故以道舉入仕者歲歲有之詔天下州府立紫極宮度道流爲三元朝醮之會長安重建太清宮琢玉石爲玄元皇帝真像雕鐫之麗不類人工列大常樂懸服天子袞冕次又以玉石雕成玄宗肅宗二聖真容于殿之東室次又琢左右丞相李林甫陳希烈於東西序至代宗朝人有以爲言者曰陳李二相陰狡險詐嘗欲搖動東宮將不不利於先帝者數四顧玄宗英明社稷垂祐不爾則宗廟有綴旒之危奈何以琢玉二臣列於清潔之地比扁舟五湖之人鑄金肖形之像也尋詔除去瘞於殿陰爾後人無知者至廣明庚子歲丞相盧攜爲太清宮使因命葺脩頹敝之所工役掘地得玉石人工人不知所自以狀白公公命尋究之則林甫官銜銘於其背丞相公忠梗直者大以爲不可因具奏其事且曰臣聞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右相李林甫等寵異之命冠於人臣梟鏡之心勃於君上臣已輦送京兆府集衆擊碎訖其徒伴陳希烈見

捜擒次候獲日送府司同罪士大夫聞之無不掩笑闕史

青社李老世業醫術善鼓琴自言得嵇康之妙因醉誤墜枯井中至一洞門題曰玄都洞見一道士使李鼓琴奏廣陵散曲道士曰爾所製也叔夜即爾前身命酌石髓飲之又抽石架上素書展視療三十六種風白丸子道士曰將歸配合濟世人功滿此來令李閉目乃在青州北門外到家妻子已除服矣乃乾符三年也遂合其藥無不痊瘉後數年不喜食乃斷穀因訪枯井一旦不歸疑得路而仙矣蟠下閒談

黃巢五歲時侍翁父爲菊花聯句翁思索未至巢信口應曰堪與百花爲總首自然天賜赭黃衣巢之父怪欲擊巢迺翁曰孫能詩但未知輕重可令再賦一篇巢應之曰颯颯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爲青帝報共桃花一處開巢后舉進不第遂聚衆爲盜號衝天大將軍卒陷長安 黃耳集 清夜錄

華岳金天王廟玄宗御製碑廣明初其石忽自鳴隱隱然聲聞數里浹旬而後定明年巢寇犯闕其廟亦爲賊火所爇聽其門觀 賈氏談錄

黃巢攻金陵人解之曰王毋以攻也王名巢入金則鏁矣遂解去 后山談叢

鄆慢兒善琵琶樂府推爲第一黃巢頗狎之鄆於其右手託以風痺未嘗爲執器奏曲每三五日一召見禮賜甚厚一旦赴召謂其友曰吾嘗聞忠節之士有死而已吾頻爲大寇所逼終不能爲之屈節奏曲今日見召吾當就死不歸矣與妻女一皃訣別乃入見巢巢溫言慰之令其奏曲鄆曰某出身應役朱紫皆唐天子所賜固不忍負恩以此樂樂他人矣巢大怒斬之屠其家焉 異錄 紀

中和三年夏有太白山人姓王謁金州刺史崔堯封云本州直北有牛山傍有黃巢谷金桶水寇帥黃巢盜據上京僞號金統恐稟此王氣而生請掘破此山則賊當敗散堯封遂起萬役隨客掘之月餘其山後崖崩十丈以來中有一石桶桶中有一頭黃腰獸桶上有劍一口黃腰見人乃吻然數聲自撲而死堯封上其事僖宗大悅至秋巢冠果平 鐵圍王氏見聞錄 王實運

黃巢既遁免祝髮爲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草上飛鐵衣着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欄看落暉 陶谷五代亂離紀 張全義爲西京留守識黃巢於群僧中 王仁裕 浅漫錄 僧史言巢有塔在西京龍門號翠微禪師而世傳巢後住雪竇所謂雪竇禪師即巢也明州雪竇山有黃巢墓歲時邑官遣人祀之 揮麈錄 一 又云宋開寶中八十老僧道價爲叢林所重臨當歸寂從容示偈舒左足足底有黃巢二字

蔡州西南百里平輿縣界有仙女墓即董仲舒爲母追葬衣冠之所傳云董永初居玄山仲舒既長追思其母因築墓焉秦宗權時或云仲舒母乃是天女人間無墓恐是仲舒藏神符靈藥及陰陽祕訣於此宗權命裨將領卒百餘人往發掘之即時注雨六旬不止竟施工不得是歲淮西妨農因致大饑焉 異錄 紀

乾符末張建章爲幽州行軍司馬尤好經史聚書至萬卷所居有書樓但以披閱清淨爲事曾齎府戎命往渤海遇風濤泊船忽有青衣泛一葉舟而至謂建章曰奉大仙命請大夫建章乃應之至一大島見樓臺歸然有仙女處之侍翼甚盛器食皆建章故鄉之常味也食畢告退女仙謂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謂君子人也勿患風濤之苦吾令此青衣往來導之及還風濤寂然往來皆無所懼廻至西岸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中建章以帛苞麦屑置於水中摸而讀之不欠一字其篤學如此薊門人皆能說之孫光憲曾遇薊門軍校孫姓者云建章遇水仙蒙遺鮫綃自貴而進好事者爲之立傳其后唐明宗有事郊丘建章鄉人掌東序之寶言建章所進鮫綃篋而貯之軸之如箸以紅線三道劄之亦云夏天清暑展開可以滿室凜然遍來變更莫知所在北夢瑣言

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爲託曰其長者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癈疾非泰何適衆皆伏泰之義摭言今止傳宋劉廷式娶瞽女事

孫泰中和中將家于義興置一別墅用緡錢二百千既半授之矣泰遊吳興郡約廻月當詣所止居兩月泰廻倚舟途步復以余貲授之俾其人他徙于時覩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悖召詰之嫗曰老婦常迨事舅姑于此子孫不肖爲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因給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解維而逝不復返矣子展進士及第入梁爲省郎摭言今止傳東坡陽羨事

僖宗光啓四年正月詔云太和九年故宰相王涯以下十七家並見陷逆名本承寃肯遂令忠憤終被寃誣六十餘年幽枉無訴宜沾沛澤用慰泉扃倂從洗雪各復官爵無訪其子孫與官使啣寃之魂亦伸冥于九原矣續皇王寶運錄　玉照新志云劉昫宋景文歐陽脩不見此書

僖宗聰慧強記好馳騁諸色博弄無不周徧季年寵內園小兒張浪狗好歌能舞纔十六七忽一日浪狗曰臣無馬乘僖宗乃與銀一百兩令自買之時聖駕方自岐陽回長安少有好馬浪狗于雲陽縣求得一疋畜宣徽南院僖宗一日獨行院中聞浪狗得馬潛行看之此馬未曾騎習僖宗巡繞馬左右謂浪狗曰好馬好馬數稱不已馬忽騰躍右足踏僖宗左脇便倒地不蘇浪狗驚惶急取銀盂子以尿灌僖宗口良

久方蘇歸後稱氣爽以紿醫術二十餘人候脉出藥
皆言是膀胱之氣逆無瘳劾腸痛轉劇卧十二日崩
本因馬踏也(幸蜀記)
昭宗初年鳳翔釋寗師者忽暴終三日而蘇云冥中
游歷入一門見數殿各有榜一殿署云李克用於廡
間窺有一黑龍眇一目中立鐵柱連鎖縶維之次一
殿署曰朱全忠乃青髯白額虎鎖係如初而前有食
啖人血狼籍之狀次署曰王建黄金床上卧一白兎
焉次署曰李茂貞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數侍女焉次
署曰楊行密寢廡庳黑不能細瞻問侍者曰此怪狀

者何耶曰將來王者也旁廂數殿望之黯黯判官謂
使者曰好送師回遂蘇事聞于官皆以爲妄其後一
皆符合初師爲冥司所攝也一判官云和尚壽在而
無禄召吏檢之只有乾荷葉三石因令注于簿寗自
此每斷中惟荷葉湯而已岐下號入冥和尚(宋高僧傳)
昭宗初孔緯入相後言於甥姪曰吾頃與王晋公鐸
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上任後巡廳晋公曰余昔與
相國杜邠公悰判館事暮春看牡丹于斯廳内言曰
此廳比令無逸(悰子)居之止要一間今壯麗如此子殊
不知非久須爲灰燼余聞此言心常銘之又語余曰

明公他日必居此座猶或庶幾由公而下者罹其事
矣以吾今日祢公之言得其大槩矣(聞奇録)
徐太尉彦若赴廣南將渡小海從者于淺中得一琉
璃瓶中有一龜長可以寸旋轉不停而瓶項極細不
知何自而入取置舟中其夕忽覺舟偏重視之則衆
龜層疊就船而上其人懼而取瓶投之衆龜遂散既
而話於海船胡人曰此乃龜寶也稀世之靈物惜其
遇而不能有蓋福薄之人不勝也苟得而藏於家何
慮寶藏之不豐哉胡客悵嘆不已(金華子)
陽朔蘇太玄妻徐氏死後忽還家但聞語而不見形

憐撫其子一切如在占卜吉凶一一符驗一日言舜
帝差人討蠻有人求至近驛助脩熟食一兩日當還
如期而歸將得冥司一分細飪致夫前云此飯舅若
人間造者夫視之品饌則倍珍於他食又一旦泣告
曰無端洩陰間事獲罪蒙追遂絶太玄猶在(桂林風土記)
寧德黄岳唐季以鄉貢升太學乾寧中王審知節度
武威軍累辟不爲動及審知據閩稱號必欲起岳度
無以拒遂投淵而死初岳死時父母妻子二第一白
犬皆赴水死僞閩使者宗舒趙田四人亦死邦人哀
之俱肖象祀之廟稱忠烈王云(福寧志)

段安節云天復中避亂出京至商山中逆旅見一老婦人無一半頭坐床心緝麻運手甚熟其兒婦在側言廣明庚子歲巢寇入京為賊所傷自鼻一半已上並隨刃去有人以藥封裹之得不死兩日亦如往者後微動手足脊屬以米飲灌口中久而無恙今已二十餘年矣人間有此異事(中朝故事)

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人止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羅隱下第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緋朱梁簒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殿陛見全忠徑趍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幕府燕閒録)

嘉祐雜志云猴部頭猿父也衣云云洛陽耕蘭殿故基之前傳是朱温弒昭宗處尋丈間生草皆赤色謂其冤血所染而然也(癸辛雜志)

曲江池天祐初因大風雨波濤震蕩累日不止一夕無故而其水盡竭自後宮闕成荊棘矣今為耕民畜作陂塘資澆溉之用每至清明節都人士女猶有泛舟宴賞於其間者(賈氏談録)

天祐初常山李甲以歲飢徙家邢臺西南山谷中以樵採為業嘗夜至大明山下值風雨暴至入神祠避之寢於廟宇之間中宵有呵殿之音自遠而至見衆神揖讓升階列坐於堂上命酒歡語良久其東榻之長即大明山神也其西榻之首即黃澤之神也其次者曰漳河之伯餘即不知其名坐談出明之事并各述所職座上咸曰唯唯大明忽盱衡嗟歎謂衆賓曰諸公鎮撫方隅水陸各有所長然而天地運行之數生靈厄會之期巨盜將興大難方作雖群公善理其柰之何衆咸問其何謂大明曰余昨朝上帝所竊聞衆聖論將來之事三十年間兵戎大起黃河之北滄海之右合屠害人民六十餘萬當是時也若非積善累仁忠孝純至者莫能免焉兼西北方有華胥遮毗

二國待兹人衆用實彼土焉豈此生民寡祐當其殺戮乎衆皆嚬蹙相視曰非所知也食畢天亦將曙諸客各登車而去太明之神亦不知所在及旦李甲神思怳然有若夢中所遇既歸具以始末言于隣里之賢者自後三十餘載莊宗與梁對壘河岸戰陣相尋及晉末戎虜亂華干戈不息被其塗炭者何啻乎六十萬焉今詳李生所說殆天意乎(劉氏耳目記)

天祐中太原僧惠照因夢鎮州南三十里廢相國寺中埋鐵塔特往訪之至界上為元戎王中令鎔所知延在衙署供養衙將任友義願是隣道諜人懇要詰

而逐之元戎始疑患具以尋塔為對遽差訪之果得相國寺古基掘其殿砌之前得鐵塔上刻三千人姓名悉是見在常山將校親軍唯任友義一人無名乃知冥數前定刻斯塔者何神異哉（北夢瑣言）

楊行密之在民間也嘗為河肥縣手力有過縣令將鞭之行密懼且拜會有客自外入見行密每拜則廳之前簷皆叩地而令不之覺客知其非常乃遽升廳揖令於他處告以所見令驚遂捴之（五代史補）

朱耶赤心者或云其先塞上人多以騎獵為業胡人三十輩於大山中見飛鳥甚衆頡頏於一谷中衆胡

就之見一小兒約纔二歲已來衆鳥銜果實而飼之衆胡異之遂收而衆遞養之成長求姓衆云諸人共育得大遂以諸耶為姓言朱耶者訛也（南部新書）

晉王李克用墓在忻州金天眷初盜發之守墳僧言之郡守郡守夢王告云吾墓中有酒盜歠之者唇皆黑可用此捕之明日獲盜寺僧居其半（山川紀異）

福建道以海口黃碕岸橫石巉峭常為舟楫之患閩王王審知思欲制置憚於力役乾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即伍子胥）許助開鑿及覺話於賓寮命判官劉山甫躬往致祭三奠纔畢海內靈怪具見山甫乃憩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黃[?]赤身可長千百丈奮躍攻擊凡三日風雷止霽巳別開一港甚便行旅當時錄奏賜號甘棠港（金溪閒談）

閩王審知初入晉安開府多事經費不給孔目吏陳峴獻計請以富人補和市官恣所徵取薄酧其直富人苦之峴由是寵遷為支計官數年有二吏執文書詣峴里中問陳支計家所在人問其故對曰渠獻計置和市官坐此破家者衆凡破家者祖考皆訴於水西大王王使來追爾峴方有勢人懼不敢言翌日峴自府馳歸忽召家人設齋置祭意色憧惶是日里中

復見二吏入峴家遂暴卒初審知之起事其兄潮首倡及審知據閩中為潮立廟於水西故俗謂之水西大王云（廣記）

王建許州舞陽人世為餅師嘗葬其父乃發地數尺而瘞其棺躍出有神人謂之曰此天子地汝小人何容卜葬建不聽但葬之棺復躍出如是者三乃得瘞（五國故事）

弘農郡王晉暉許州人初與王建為盜夜泊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鬼曰潁州設無遮會可同行否[illegible]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得相從二人相謂曰蜀王誰

也暉曰行哥狀貌有異於人必有不常之事後建據蜀嘗與飲叙舊暉曰武陽墓中言果不誣耳建笑曰始望不及此蜀檮杌

王先主微時偷驢遭刑攻閬東川爲守陴卒日夜叫偷驢賊先主謂俳優王舍城曰爲我罵之優戟手指城上人且令靜聽曰我偷你屋裏驢那城上皆笑一日袒背示舍城求瘡痕舍城曰大好膏藥北夢瑣言

徐耕成都人生二女皆有國色耕教爲詩有藻思耕家甚貧有相者謂之曰公非久當大富貴耕因使相其二女相者曰青城山有王氣每夜徹天者一紀矣

不十年後有真人乘運此二子當作妃后君之貴由二女致也及王建入城聞其姿色納於後房姊生彭王妹生衍建即位姊爲淑妃妹爲貴妃耕爲驃騎大將軍衍即位册貴妃爲順聖太后淑妃爲翊聖太妃蜀檮杌

蜀先主開國初賜道士杜光庭爲廣德先生蔡國公時蜀難方平尤惡盜賊犯者贓無多少皆斬是歲蜀饑有三盜糠者止得數斗引至庭傍讞會光庭方論於廣殿先主視三囚亦惻隱謂杜曰茲事何如亦與其一言見救而杜卒無一言但唯唯而已勢不得已遂斬之杜歸舊宮道院三無首者立於旁哭訴曰公殺我也蜀主問公意欲見救忍不以一言活我今冥路無歸將其奈何杜悔責悲痛辟谷一年脩九幽脱厄科儀以拔之其魂歲餘方去光庭越州人博學有文章在唐爲麟德殿供奉後入蜀云爾湘山野錄

王蜀秦州節度使王承檢築防蕃城至上邽山下獲瓦棺内無屍唯有一片舌肉色紅潤堅如鐵石其舌上只有一髑髏中有一古錢有二蝠振然飛去片石刻篆字曰大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夫人王氏年二十五嫁於崇三年而娠惡其妊娠遂卒銘曰

車道之北邽山之陽深深葬玉鬱鬱埋香刻斯貞石煥乎遺芳地變陵谷嶮列城隍乾德丙年壞者合邢是歲僞乾德六年丙子歲也言壞者合邢即王承檢小字也玉溪編事

吳越錢王祖塋在開化縣雲基北原初錢氏微時有子爲人負擔至此其主人明地理謂曰水流九曲列岫如屏塋此子孫當有興者取竹枝標識之翌日令錢子往視之竹已生根遂伐去詒其主曰無所謂竹矣潜以其父母骨瘞此今猶有倒生籐拂墓域樵人以刀斷之膏液如丹三衢志

開平元年梁太祖即位封錢武肅鏐爲吳越王時有誚錢拒其命者錢笑曰吾豈失爲一孫仲謀耶遂殺之改其鄉臨安縣爲衣錦軍是年省塋壟延故老旌鉞鼓吹振耀山谷自昔游釣之所盡蒙以錦繡或樹石至有封官爵者舊貿鹽肩擔亦裁錦韜之一鄰媼九十餘携壺漿相迎於道鏐下車亟拜媼撫其背猶以小字呼之曰錢婆留喜汝長成蓋初生時光怪滿室父懼將沈於了溪此媼酷留之遂字焉爲牛酒大陳以飲鄉人別張蜀錦爲廣幄以飲鄉婦凡男女八十已上金樽百歲已上玉樽時黃髮飲王者尚不減十餘人鏐起執爵於席自唱還鄉歌以娛賓曰三郎還鄉兮掛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臨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兮愛日輝父老遠近來相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斗牛光起天無欺時父老雖聞歌進酒都不知曉鏐亦覺其歡意不甚浹洽再酌酒高揭吳喠唱山歌以見意詞曰爾輩見儂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子永在我儂心子裏歌闋合聲賡贊叫笑振席觀感闔里今山民尚有能歌者湘山野錄

臨安有婆留井錢鏐初生時棄井中姑亟留之故乳名婆留及長改留名鏐浙江志

江西鍾氏既滅第二十子匡範獻雲鶴通天離水犀帶一云本玄宗御玩遺在西川川客獻僞帝寶之又獻王孟常覆五雀雛于盂下熾炭又燒火逼揭肴雀雛飛矣武肅賜田帶賜錢二萬緡因登碧波亭命許彥係行水開七尺許至瑞石上岸大爲驚賞贊寧傳載

湖州自李師悅薨後高彥爲牧天祐丙寅卒武肅王以其子澧嗣之澧性粗暴括諸縣民戶三丁抽一丁立都頭爲三丁軍人言三丁軍思鄉圖反澧召聚斬之初州南有漁人採捕至高塘蘆葦夾道漁者捨舟行百餘步入一古宅見一人頭荷鐵爐炎炎火起呼漁人曰汝勿奔走寄語澧吾是黃巢天遣吾誅戮天下惟不入湖州借汝之手速殺人僧贊寧續傳載

高澧夜叉精也嘗請太學博士丘光庭校書於樓中澧亦屢往視之一日襪而登光庭不之知因回顧見一青面鬼遂大呼俄而見澧撫之曰謹勿言之以是驗非其人吳越備史

晉開運末契丹主耶律德光自汴歸國殂于趙之欒城國人破其腹盡出五臟納鹽石許載之以歸時人謂之帝羓玉堂閒話

晉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長興三

年、詔儒臣田敏校九經鏤本于國子監、(國史志)后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巳、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中興書目)五代始用木板摹六經、蜀毋昭裔亦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書目)

王彥章之應募也、同時有數百人、而彥章求爲之長、衆皆怒其不自量、彥章聞之、乃對主將揖衆曰、汝等咄咄得非欲較勝負邪、大凡健兒聞曰便言死、死則未暇、且共汝輩赤脚入棘針地走三五遭可乎、衆初以爲戲、既而彥章果然、衆皆失色、無敢效之者、梁祖聞之、以爲神人、遽擢用之、(五代史補)

楚馬希聲、海商有鬻犀帶者、直數百萬、晝夜有光、洞照一室、希聲殺商而取之、踰月光遂滅、(九國志)

馬氏霸湖南末年、天冊閣爲天火所焚、朗州守此夜聞空中呵喝言、廻避天冊閣來也、雲中騰沸若千萬人昇荷重物然、累日、方潭州火矣、(宋高僧傳)

后唐清泰帝、晋高祖之婦兄也、明宗時爲太原帥、因擊毬同入趙襄子廟、俱見土偶避位而立、(北夢瑣言)

孟知祥寢疾、命子昶監國、趙季良召術士周仲明問知祥壽、仲明曰、上合爲真玉食蜀中、二十年祿緣既登九五、於壽無益、季良曰、可爲金縢乎、曰、此天數也、非人力可爲、季良又問子孫壽何如、曰二紀外有真人出、天下一統、爾季良默然、二十六日薨、(蜀檮杌)

廣政末、蜀主夜夢一神人、問何人、曰臣監饌來、日常饌胡餅中有一小竹簽、恐不顧食之有誤聖躬、明日進食果於餅中、得小竹簽、甚異之、餅司以神告免戮、至明年、又夢前神、問有何事、但云神來辭、再詰不荅、乃拜而去、至明年國亡、嗚呼、一餅一食一簽之惧、猶有前定、神得而制之、况興亡者乎、(成都廣記)

成都漆匠艾延祚、建隆甲子歲爲賊所驅、於郡署造漆器、五月六日忽聞鼓鼙聲、及南門火起、乃宋兵至郡也、延祚因上樹匿于濃葉間、見大軍往來搜捕殺戮、至夜遂下、樹於積屍下卧、至中宵、聞傳呼頗類將吏、有十數人、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籍點姓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唯不唱艾延祚而過、僵屍相接、猶檢閱未已、乃知聖朝討叛伐逆、屠戮之數、奉行天誅、故無誤矣、(茅亭客話)

同州澄城有九龍廟、然只一妃、土人謂馮道之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曰、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過客讀之、無不一笑、(懶真子錄)

兗州有民家改葬父母、外姻咸至、有女婿乘醉隨

入塚中地主不知即掩塞之而去翌日主人覆墓隱
隱聞塚內呼叫之聲發而出之云酒醒後覺身在暗
室舉手捫壁方窘在塚中忽聞一丈夫一老嫗私語
云父在逆旅今始安居如相賀之意又云何得有生
人氣取火照乃有火炬出柩旁照見某則云燒燒則
火炬交至鬚髯俱焦落燒人肌膚不堪痛楚少頃方
止（玉堂閒話）

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閈相善也椎埋無賴靡所不
至既而各竄亦籍一日有若道士見之問其能曰吾
業雕刺二人因令刺之郭于項頸右作雀左作穀粟

馮以臍作甕甕中作鴈數隻戒曰爾曹各于項頸自
愛汝之雀啣穀爾之鴈出甕乃亨顯之時一日寒食
馮之婦得麻鞋數緉藏之將以作節馮得之滿擲醉
歸卧門外其婦勃蹊曰節到也如何辦得馮徐捫腹
曰休說辦不辦且看甕裏飛出鴈郭祖秉旄之後雀
穀稍近登位之後遂啣穀馮秉旄鴈自甕中累累而
出世號郭威爲郭雀兒（張芸叟畫墁錄）

烈祖時饒州餘干民母因抱携其孫失手墜地其子
怒拔刀斫之刃且未及自腰而下忽陷于地先主遂
命作闊刃鏟之又吉州豪民龍氏鬻穀不售上神崗

禱廟求旱爲暴震所殺（江南野史）

徐知諳秉吳政每與宋齊丘議機事長恐不密於揚
州孝先寺菩薩院建一堂既高且敞撤去屏障置一
火爐于堂間灰而不然火筯一雙各執一隻每議事
旋書旋撥口終不言人莫知其所爲（吳唐拾遺）

盧文進在金陵爲客言昔陷契丹嘗獵於郊遇晝晦
如夜星緯粲然大駭偶得一胡人問之曰此謂之笪
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言日方午也又嘗
至無定河見人脛骨大如柱長可七尺云（陸游南唐書）

王輿少從軍攻潤州爲巨弩所射中右耳矢自左耳

出又中旁一人猶立死輿扶歸營卧百餘日復起耳
至老不聵亦無瘢痕又嘗攻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
旦有流星下墜能避當富貴及旦倚營門仗劒驅士
卒登城城上機石發中營門及鎧輿甲之半皆糜碎
而輿不傷輿曰所夢流星是也莫不異之（南唐書）

劉仁贍出鎮壽州周世宗親臨城下據胡床督戰攻
城仁贍素善射自引弓射之箭去胡床數步輒墮世
宗命進胡床于箭墮處後箭復遠數步而墮仁贍知
之投弓於地曰若天果不佑唐耶吾有死于城下耳
終不失節（陸游南唐書）

先主永興公主爲其太子楊璉妃先主受吳禪改封
永興公主人每稱爲公主則流涕憤惋先主愧之乃
以璉爲中書令池州節度使謀皇卒葬寒食節璉謁
陵歸于舟中飲醉一夕暴死年十九歲或云左右承
風旨爲之永興自是還居金陵延和宮終身縞素不
茹葷血自稱未亡人焚香對佛自誓曰願兒生生世
世莫作有情之物年二十四無疾坐亡有光如剪長
文餘自口而出凡五夕始斂至殯温軟如生先主感
悼哽痛詔李建勳勒碑宮中紀其異云玉壺清話
元宗時上元民暴死三日而甦云至一殿庭間見先

主被五木縲械甚嚴大駭問其故曰吾爲宋齊丘所
誤殺和州降者千餘人以寃訴囚此且泣曰汝誤勾
得歸可語嗣君凡寺觀鳴鐘當令延之吾受苦惟聞
鐘則暫休或能爲吾造一鐘尤善民曰我下民無緣
得見或見之何以爲驗主沉慮曰吾嘗與于闐國交
聘遺吾瑞玉天王吾嘗置於髻受百官朝一日如厠
忘取之因感頭痛夢神曰玉天王寘于佛塔或佛躰
中則當愈吾因獨引一匠携於瓦棺寺鑿佛左膝以
藏之香泥自封無一人知者汝以此事可驗又云語
嗣君勿信用宋齊丘也民旣還家遂乞見主且白之

果曰寘漢何憑民具以玉天王事陳之主親詣瓦棺
剖佛膝果得之感泣慟擗遂立造一鐘於清涼寺鐫
其上云薦烈祖孝高皇帝脫幽出厄以玉像建塔葬
於蔣山齊丘寵待愈解後竟放死湘山野錄
烈祖末年溧水天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
袒而左跪衣裓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
縣掇置龕中以仁壽節日來獻烈祖大驚異迎事宮
中其徒因夸以爲感應而識者按譙氏五行書知且
有大喪不三月烈祖殂陸游南唐書
沈彬有詩名保大中以尚書郎致仕嘗策杖郊原手

植一樹識之語其子廷瑞曰吾死葬此及卒伐樹掘
地至丈餘得一石槨蓋上有篆云開成二年開雖開
不葬埋漆燈猶未爇留待沈彬來因就葬焉南唐書乘異記
司天主簿徐肇卽江南徐温諸孫授紫堂天陣于梅
先生至南海爲王延範所館延範敗入京以試藝入
司天其東鄰有蘇八郎子曰德哥者年幼秀異每擊
毬于肇門語甚鄙賤肇惜其人因舉藝以勉之德哥
笑曰直閑事也某自有一藝今夜當止宿此與貟外
言之肇甚駭遂啓少監丁文杲求外宿至夜分德哥
握肇手曰子開古之逐魂者乎德哥善合此物貟外

或有求見必致之但死經八十一年已上者即迓之不可也肇泣言父母事曰後三日夜可治具于此堂中及期德哥曰今日之香合尤甚精可能更歆見人乎肇曰祖曾皆歆一拜遂排四座截竹四段以朱書所召人姓名年甲並官位及死之日各置座上仍曰夜半可也蓋俟冕宿渡河之後逡巡夜漏已半德哥取香置爐中微吟曰東海徐肇歆見先靈願此香煙用爲追引復長引以呼四人姓名食頃覺漸漸有人朗言曰令公大士來一人年已高虬脚幞頭通犀帶鞹左足而右拖靸鞋揚揚然就東道肇再拜泣德哥忽止之曰不可不歆聞人聲次又有人報曰太保常侍朱家十三娘子齊至各就坐令公即溫也太保肇之祖也常侍即父也稍向前一婦人年四十許即肇母也各拜謁視之四人各無言惟太保者謂令公曰今日佳會誠亦難得其如金蟬事未正須得與伊向下去彈指久之各盃三爵食少漿亦并粥而起匆匆曰可去矣令公回顧曰悔不拉取四十三郎來常侍曰適使者不召何計來得太保曰況伊今夕與南宅諸子并宋齊丘在衡岳對公事也未抛得乃徐徐出幕爲煙霧而散德哥還家肇及天明訪之旁舍云蘇家移居去矣肇悵恨不已有許妳者即肇家舊人遂詢其金蟬太保弟子也爲李家夫人妒甚太保憤而縊殺之也復問鞹一足事云太保久患脚瘡抱疾時甚腫極大入柩之際家人不敢鞹其一足 洞微志

世宗在民間與鄴商頡跌貿易至江陵詣王處士問卜方布卦忽一蓍躍出卓然而立卜者大驚曰吾家筮法十餘世矣先人遺言凡卜筮而蓍自躍出者其人貴不可言況又卓立不倒得非爲天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佯爲詰責而私心甚喜 五代史補

周世宗毀銅佛像鑄錢曰佛教以爲頭目髓腦有利於衆生尚無所惜寧復以銅像爲愛乎鎮州大悲銅像甚有靈應擊毀之際以斧鑁自腦鑱破之後世宗北征病疽發腦間咸謂報應 談苑

周世宗征濠夜遣兵持炬乘駱駝絶淮濠兵驚以爲鬼乘龍也遂名乘龍州 太平寰宇記

韓通少應募以勇力聞顯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後遺骸滿野通悉令收瘞爲萬人冢命記室賈湘刻石紀事立於無極縣 厚德録

北朝使至韓熙載接伴逮陶穀至國家遺妓以奉及旦有書謝曰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

姿作至月滿鴻濛舉朝不省其詞韓召妓訊之是夕忽當浣濯焉又曾翰至惟事嚴重累日不談笑後主無以爲計載因謀使宮妓爲民間粧飾以紅絲標枝引弄花猫以誘之翰見果問主鄰者此婦爲誰僞對曰娼家翰因命之至旦去與金帛一無所受曰惟爲願獲天使一詞以爲寶翰不得已撰春光好詞遺之及翰入謝因重宴使樂妓歌之翰知見欺乃痛飲月餘而返（江南野錄）

杭人沈啟達邃雲巢編云陶使吳越娼任杜娘者詐求逸犬陶惑之遂爲作詞娼得詞遂落髮刜仁王院居之　王壺清話云國初陶穀使江南李穀寓書韓熙載韓令娼秦蒻蘭詐爲驛卒女以療其守南唐近事同宋初李穀卒陶年近六十疑皆誤

宋太祖微時有麻衣和尚善望氣李守真叛河中來語趙普曰李侍中安得久耶城下有三天子氣歲餘城陷而周祖踐祚未知三天子之氣乃周祖爲樞密而太祖太宗從行也（盛事美談）

隋開汴河其勢正衝今南京至城外迂其勢以避之古老相傳爲留趙渡至藝祖以宋州節度使即帝位乃其讖也（孫升談圃）

宋太祖微時往鳳翔謁節度使王彥服得錢四千遂過原州卧田間而樹陰覆之不移至今猶存謂之龍潛木至潘原與市人博大勝邑人歎其客也毆而奪之及即位無幾欲遷廢此縣故渭州潘原以賴爲恥諱之（莊綽雞肋編）

太祖仕周受命北伐以杜太后而下寄于封禪寺抵陳橋推戴韓通聞亂亟走寺中訪尋欲加害焉主僧守能者以身蔽之遂免太祖德之即位後極眷寵之年八十餘臨終語其弟子曰吾即澤州名馬兒也馬兒五代之巨寇也（五季泛聞錄）

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襴乘轎子出居天清寺太祖與諸將同入內六宮迎拜有二小兒丱角者宮人抱之亦拜詢之乃世宗二子紀王蘄王也顧謂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即提去惟潘美在後以手搯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汝以爲不可耶美對曰臣豈敢以爲不可但於理未安藝祖即命速追以其一人賜美美即收之以爲子後名惟正者是也每供三代惟以美爲父云有名曰夙者乃其後也（默記）

太祖命諸將征江南曹彬與諸將約城破之日不妄殺一人載在史冊可考也按曹景建金陵樂官（山序）云

南唐初下時諸將置酒樂人大慟故之聚座此山因得名詩云城破轅門宴賞頻伶倫執樂淚沾巾騎頭就死緣家國愧死南歸結綬人以名山詩意觀之果不妄殺耶 梅磵詩話

開寶末江州圓通寺旦遇寮中有客僧將寂滅袒其背以示其徒有雕青李重進三字 贊寧傳載

趙普退居洛陽太宗疾之後以太后金縢事密奏太宗大喜秦王廷美魏王德昭岐王德芳皆由普以死後普病見廷美坐于牀側與之忿爭而卒 李壽晉別傳見元袁文清公集

神宗與滕元發語及北虜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虜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爲所奪從行宮嬪盡陷沒上中兩箭歲歲必發竟以箭創之故棄天下 默記

真宗二年有異人長纔三尺許身與首幾相半豐髯秀耳丐食輦下叩其所自來則言曰吾將益聖人壽一日聞于上召見內殿訊其能則曰性嗜酒命之飲一舉一石俄逸其人翌日太史奏壽星之躔密聯帝座上益異之後令訪求不可得勅圖其像蓋即今壽星像也 湘山野記

玄武本北方之神祥符間避聖祖諱始改爲真武後興醴泉觀得龜蛇道士以爲真武現繪其像爲北方之神被髮黑衣仗劍蹈龜蛇從者執黑旗自後奉祀益嚴加號鎮天佑聖或以龜合爲之讖 雲麓漫抄

醴泉觀本拱聖營也天禧初營卒有見龜蛇者因建真武堂有泉湧堂側汲之不竭民疾疫者飲之多愈乃詔就其地建觀名醴泉 東京記

唐太和中朱道士者嘗游廬山憩于澗石忽見蟠蛇如堆錦俄變爲巨龜訪之山叟云是玄武 酉陽雜俎

京兆李楨字化光觀察使士衡之孫初爲侍禁約婚

曹彬女孫娶迎入門見鬼神千萬在前驚走踰牆避之曹即時遣父母恭謝而仁宗聘入宮郭后廢冊爲皇后即慈聖光獻也 王鞏記

光獻在父母家時與群女戲爲擲錢之戲而后一錢輒獨旋轉盤中凡三日方止 曲洧舊聞

歐陽脩廬陵人其父崇公葬於其里之瀧岡脩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母喪歸葬即徙至潁後官遊二十年餘兩爲思潁詩序拳拳不忘而無一語及於松楸之思崇公惟一子耳公生四子皆爲潁人瀧岡之上遂無復有子孫臨之可爲太息 容齋隨筆 本集

范仲淹二歲而孤、隨母適長山朱氏、讀書醴泉寺中、日惟一粥、偶見窖銀、覆之、而不取、後為西帥、僧人求為修寺、公使發之、取窖中銀、適周於用、東齋

李覯字夢符、登第後、請監衡州南嶽廟以歸、建玉溪洞、洞中所貯書處曰文藪、終日醉吟溪上、世味淡如也、公排斥佛老、至老不衰、鄉人嘗請作崇勝佛殿記、中間曰、天子愛民、澤至渥也、使供租稅、若有難色、至奉異方之教、則倒廩竭索、忻然無辭、施者煩懈、其後多寶塔成、又有求記者、又曰、今之人、父母甘旨之養、往往未能錙銖、惟感報應、捨萬金、唾如也、衆益懈、故二文不果登於石、羅誘宜齋傳信錄

王安石在鍾山讀書、有一長老曰、先輩必做宰相、但不可念舊惡、改壞祖宗格法、介甫云、一第未就、奚暇問作宰相、併壞祖宗格法、僧戲言也、老僧云、曾坐禪入定、見秦王入寺來、知先輩秦王後身也、貴耳集

王安石新法既行、散青苗錢于設廳、而置酒肆于譙門、民持錢出者、誘之使飲、恐其不顧、則命娼女坐肆作樂、以蠱惑之、民無知、爭鬪、則又差官兵列杖以彈壓之、名曰設法賣酒、貽謀錄

王平甫該洽、善論議、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甫不能聽、姪雱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錢、平甫曰、兄在相位、當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疾、丘之禱久矣、為此奚益、且兄常以君法繩吏奸、今以楮錢邀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君法耶、介甫大怒、曲洧舊聞

張靖言荊公在金陵、白日見一人上堂再拜、乃已故群牧吏、公驚問何故來、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故來、公愴然問雱安在、吏曰、見今未結絕了、如要見、可於某夕幕廡下、切勿驚呼、惟可令一親信者在側、公如其言、頃之、見一紫袍博帶、據案而坐、即故吏也、獄卒數人、枷一囚自大門入、身負桎梏、曳病足立庭下、血

流汙地、呻吟之聲、殆不可聞、乃雱也、雱對吏云、告早結絕、良久而滅、荊公幾至失聲、篤一指使掩其口、明年荊公薨、靖公門人也、孫公談圃

王雱卒、公罷相、哀悼不忘、有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之詩、蓋以比孔子也、公坐鍾山、嘗恍惚見雱荷鐵枷杻、如重囚者、乃捨所居園宅為半山寺、以薦其福、後公病瘡、良苦、嘗語其姪曰、亟焚吾所謂日錄者、姪紿公焚他書代之、公乃死、或曰有所見也、聞見錄

馮京之父式、為左侍禁、以終、京幼時、取其所讀書、題其後曰、將仕郎守將作監丞、通判荊南軍府事賜緋

馮京式沒後十一年、當世狀元及第、爲荊南通判、視父所題無恙者、是所謂知子莫若父矣 邵氏聞見錄

道州教場北爲兵官廨、濶京侍父任兵官日、讀書其中、後鄉省殿試俱第一、后人建三元亭、亭前石山突兀、名曰娀山、亦以馮父子云 道州志

馬涓、南部人、父從政未有子、買妾見髮間係白而紅其上、問之、乃曰、父毋死不克葬、自鬻以葬、從政嗟嘆即歸妾、不理所質、后夢一老翁求謝曰、我妾父也、聞之上蒼矣、顧君家富貴涓涓不絶、及得子、名涓、元祐六年廷對第一、后入黨籍 方輿勝覽

鶴林玉露云、京父商也、於京買妾還之、歸而其妻有娠、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京傳不載父名、而地志宜爲有據、羅氏云云、豈以馬爲馮傳聞誤耶、傳奇者因之、徙以娛人云爾

章惇爲相日、在蘇營葺園地、所貴不貲、罷相、即遷責未嘗安享、洎放還、寓嚴州烏龍山寺、子弟輩悉遣歸鄉、幹置生事、死之日、無人在側、群妾分爭金帛、停屍數日、爲鼠食其一指、衢僧法空親見之 張魏公勤王記

欽宗北狩、至檀州、有人震死、背上書賊臣章惇 南燼紀聞

邵康節至京師、士人多謁之請問休咎、有一人獨問國家運數、先生甚喜、稱嘆再三、謂之曰、子某日歸、子可與其處相候、至期、其人往候、先生緘封文字一卷授之、曰、勿即觀、候至家發之、視畢、焚却、其人奉教、歸而發視、則五代史晉出帝紀也 曾三異因話錄

徽宗重和年、洛中方營西內、甚急、宋昇以都轉運使主之、其屬李寔、韓溶最用事、宮室梁柱闌檻窗牖皆用灰布、竭洛陽猪羊牛骨不充用、溶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李寔暴死而蘇、云冥官初追正以灰骨事、有數百人訴于庭、冥官問狀、寔言此非我、盖韓溶也、忽有吏趨出、有頃復至、過寔曰、果然、君

當還、然宋都運亦不免、既白冥官、而下所抱文字、風動其紙尾、有滅門二字、後三日、溶有二子尚幼、連死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死、已而溶亦死、昇時已入爲殿中監、未幾、傳昇忽下血數石、經日而斃、是時范德孺卒纔數日、有人夜過鄆州野中、見屋如官府、揭榜曰西證獄、問其故、曰此范龍圖治西內事也、范家亦有兆相符、會有屬吏往洛、葉夢得使覆其言于李寔亦然、幽冥之事、可畏也哉 岩下放言

黄魯直在荊州、聞東坡下世、士人往吊之、魯直兩手抱一膝起行獨步 捫掌錄

徽宗寶籙宮醮筵常親臨之一日啓醮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荅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故也上歎訝之問曰奎宿何神爲之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不可得知然爲此宿者乃本朝之臣蘇軾也上大驚（庚溪詩話）

徐神翁至京師蔡京謂徐云且喜天下太平是時河北盜賊方定徐云太平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蔡云如何得識徐笑曰太師亦是（錢氏私志）

宣和初蜀人王俊明在京師謂人曰汴都王氣盡矣吾夜以盆水直氐房下望之皆無一星照臨汴分野

者更于宣德門外穿掘土二尺試取一塊嗅之枯燥索莫非復有生氣天星不照地脈又絶而爲萬乘所都可乎即投匭上書乞移都洛陽（袁褧志）

貞宗朝白雲山人信州徐人旺言國家卜地不利丙午丁未嘗與丁謂議陵寢事徐欲用牛頭山前地丁欲用山後地爭之不可徐奏云坤水長流災在丙午丙丁風直射禍在丁未年至金人犯闕始驗孝宗初葛郯云（江湖紀聞）

靖康之變金人盡欲得京城宗室或謂宗正寺玉牒可據虜酋立命取籍會虜以事暫還戶部邵澤民溥時爲交務官索視之每二三板則掣一板投火中嘆曰力不能遍存也俄虜使至遂按籍以取之凡宗室獲免者澤民力也而人多不知（閒燕常談）

洪邁對上論高宗諡號孝宗云太上時有老中官云太上臨生時徽宗夢吳越王引御衣云我好來朝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來邀父皓在北買一妾東平人偕其母來曾事明節皇后閤中言顯仁后初生高宗時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即錢鏐也年八十一高宗亦年八十一卜都錢塘事不偶然（湖海新聞）

治平中福寧殿御座下地微陷治之復然掘之深丈餘得石石上有八字不可辨御書院祗應有曉仙篆者令辨之云歲在申酉汴都不守其後屢經申酉皆無它靖康乙巳丙午金人再犯闕丁未四月二帝北狩高宗即位于南京已而駐驆維揚命宗澤留守東京澤死杜充代之京城賴以保全至已酉春金人牧淮甸大駕南渡召杜充赴行在東京遂不復守天書至是方驗云（野史植杖閒談）

靖康孫覿論太學生陳東誘衆伏闕爲亂建炎黃潛善輩寘東極刑張浚奏胡珵筆削東書欲使布衣挾

進退大臣之權規摑國是將程追勒編置或謂浚乃潛善客程則李綱客也因借此去之（鼠璞）

方伯彥潛善養安之際外傳北風極勁而汪黄傲然謂無事故上亦不甚虞比江都宮中方有所御幸而張浚告變者遽至矍然驚惕遂病薰腐故明受殂後二宮皆絶孕苗傅劉正彥之變植虛器于前星蓋特二凶狂妄耳春宮未辨庚甲而浚在建鄴乃建議殯之過矣今明受之殤在鐵塔下父老尚能言蓋當時併乳媼皆掩之云（朝野遺記）

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坐罪貶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寓居于郡中天寧寺寺有平楚樓取唐沈傳師詩目傷平楚虞帝魂之句也朝廷遣殿中侍御史馬緋賜死讀詔畢張徘徊退避不肯自盡執事者促迫登樓張仰首忽覩三字長嘆就縊（揮麈餘話）

曲端御兵紀律極嚴張浚嘗按視端軍執謁以軍禮見闃無一人浚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部於庭間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既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爛旗幟精明浚雖奬而心實忌之（齊東野語）

張浚之出督也陛辭與高宗約曰臣當先驅清道望陛下六龍夙駕約至汴京作上元帥岳飛聳之曰相公得非睡語乎於是浚憾之終身（齊東野語）

初岳飛從戎留妻養母姚氏從高宗渡河既而河北淪陷訪求數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寄聲云爲語五郎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媪爲念也飛竊遣人迎之往返十有八然後歸奉之後宣撫襄陽母死與子雲跣足扶櫬歸葬不避塗潦蒸暑將佐有願代其役者謝却之路人無不涕泣既葬廬於墓側上遣使撫問降制起復飛連表哀訴乞終喪辭云以孝移忠事有

本末若内不能盡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主之忠上悉封還其章親札慰諭猶不起勅監司守臣請之又不起責其官屬以重憲使以死請乃勉起奉詔復屯襄漢三年不解衰絰（遺事）

岳飛討楊么將至潭州乃先使招諭之么部將黄佐率所部降飛遣歸招其餘黨及至鼎州楊欽受招亦降欽計云么所恃者舟楫如望三州大小德山之類非一丈水不可行洞庭湖水舊不及丈么置堰閘十餘年所以瀰漫欽本任閉塞盡知其詳乞二十人往開堰水入大江使船不能動又么船皆用車輪乞以

青草數百萬束散之湖中其輸必有窒礙飛從之兩
月果破賊（求州判官孫逌編鄂王事）
逌判求州岳事傳聞必真也宋史謂參謀薛弼爲
岳謀之拨弼嘗從檜遊而史出秦氏則本傳所云
寧非弼貪其奇謀而掩爲已有秦忌其成功推以
與人乎
岳飛門僧惠清言岳微時居相臺爲市游徼有舒翁
者善相術見岳必烹茶設饌嘗密謂之曰君乃猪精
也精靈在人間必有異事他日必爲朝廷握十萬之
師建功立業位至三公然猪之爲物未有善終必爲

人屠宰君如得志宜早退步也岳笑不以爲然後秦
檜下岳于大理獄周三畏鞫之遇夜周往往間行至
鞫所一夕月微明見古木下一物似豕而角周疑惑
郤步此物徐行入獄旁小祠而隱經數夕復往月甚
明又見前怪首上有片紙書發字（史學志）
宋制金字牌用木爲之朱漆黃金字光明眩目過如
飛電望之無不避路日行五百里軍中有機速處分
直自御前發下三省樞密院皆不得與被之者莫敢
遲延猶唐之朱書御札也（朝野雜記）
高宗母韋后北歸至臨平因問何不見大小眼將軍
人曰岳飛死獄矣遂怒帝欲出家乃服道裝終身焉
后方面豐順鳳目龍顏今仁和之裔譜像猶存（七修類稿）
孝廟追復岳飛官爵收召其子孫使給還元貲帑王
具當時所得止九千緡物耳其斃于獄也實請具浴
拉脅而殂獄卒隗順負其屍出踰城至九曲叢祠中
故至今九曲五顯廟尚靈順葬之北山之源身素有
一玉環順亦葬之腰下樹雙橘于上誌焉及其死也
謂其子曰異時朝家必求求而不獲必懸官賞子以
是告矣後果購瘞不得以一班行爲賞隗子以告時
無他珠玉殯而屍卒如生尚可更斂禮服也（朝野遺記）

寶慶追謚岳飛爲忠武王暨代草制云飛結髮從戎
前無堅敵枕戈勵志誓清中原夫何權臣力主和議
未究夌煙之偉績先罹偃月之陰謀易名之典雖行
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朕獲
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
實仍采克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壹惠昔孔明
之志興漢室希子儀之光復唐室雖計効以或殊在
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符賴及子孫
將與山河而並久可依前太師鄂王特謚忠武（金陀續編）
政和初蔡檜遊建康太學博記工文善幹鄙事同舍

號爲秦長脚、姆出遊、飲必委之辦集、有頭陀道人入學、至養正齋、前時同舍生十人、錢時政、范同等及檜在焉、道人曰、異事異事、八座貴人已着一屋、闕了兩府、從官直如許多、范素薄檜、乃指謂曰、這長脚漢也會做兩府、客曰、君勿浪言、他時生死都在其手、滿座大笑、客瞠曰、諸公莫笑、總不及此公、後四十年間、其言悉驗、（鶴林玉露 夷堅志）檜、王珪禹玉子仲山之婿、（困學紀聞）政和四年八月、宣和殿有玉芝生於檜樹上、又有鶴三萬餘隻、盤旋雲霄間、並許稱賀、（宣和遺事）

宋史斷曰、此秦檜亡宋之兆、天地至微之理也、蓋太宗嘗負太祖背盟、傳位使其子孫幾至滅絕、天安得不生秦檜、使負高宗以喪其社稷與

秦熺本王㬇之孽子、檜妻㬇妹無子、㬇妻鄭氏居中達夫之女、㬇由婦家而早達、鄭氏怙勢而妒、熺既誕、即逐其所生、以熺爲檜之乞子、檜之任中司、虜拘北去、夫婦偕行、獨留熺于檜之夫人伯父王仲嶷豐父子、時驕而傲、每凌侮之、其後檜之用事、其親黨遍躋要途、獨時每以參議官處之、（揮麈餘話）檜素畏內、妾嘗孕、逐之、生子爲仙遊林氏子、曰一飛、以檜故仕至侍郎無給事中、其兄一鳴、弟一鶚、皆位朝列、嘗泳嘗勸[illegible]

還一飛以補熺處、未果而檜死云、（齊東埜語）

秦檜妻王氏素陰險、出其夫上、方岳飛獄具、一日檜獨居書室、食柑玩皮、以爪劃之、若有思者、王氏窺見、笑曰、老漢何一無決耶、捉虎易、放虎難也、檜犁然當其心、即片紙付之、是日岳王薨于棘寺、（朝野遺記）

宋押衙何立、秦太師差往東南第一峯構幹、恍惚人引至陰司、見秦對岳事、令歸告夫人東窓事犯矣、後命後因即棄官學道、蛻骨今在蘇州玄妙觀、爲簑衣仙也、（張光弼簑衣仙引）杭金人傑有東窓事犯小說、檜殺岳飛後、挈家游西湖、舟中得恭疾、見一人披髮瞋目、厲聲責曰、汝誤國害民、殺害忠良、罪極惡大、我已訴于天、得請于帝矣、汝當受鉄杖于太祖皇帝、檜自此怏怏不懌以死、未幾其子秦熺亦死、有方士伏章、見熺荷鐵杖枷、因問秦太師何在、熺泣曰、吾父見在酆都、方士如其言而往、果見檜與萬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檜囑方士曰、可煩語傳王夫人、東窓事發矣、（山凡遺珠）

秦檜置岳飛于獄、欲殺之、未果、於東窓下掐橘皮、沉吟不決、妻王問故、檜以告、王曰、豈不聞縛虎容易縱虎難、檜計遂定、片紙傳獄、即報飛死矣、飛既死、檜向

靈隱寺祈讖、有一行者、持火筒、亂言譏檜、問其居止、即賦詩曰、棄了袈裟別了家、不來塵世住心庵、二時齋粥無心戀、薄利虛名不意貪、性似白雲離嶺岫、心如孤月下寒潭、相公問我歸何處、家住東南第一山、僧去、檜令隸卒何立物色追之、至一宮殿、嚴邃、僧坐決事、即作詩僧也、問傍人曰、地藏殿方決陽間秦檜殺岳飛事、須臾數卒引檜至、身荷鐵枷、囚首垢面、見立呼告曰、傳語夫人、東窓事犯矣、江湖紀聞

建寧監作院鄭江、三衢吏也、以隸寺推司得官、嘗云岳鵬舉之初入獄、欲坐以暫視所劄子令策應而三

日不行、為違節制、當行軍法、何伯鑄奉命治其事、岳語鑄曰、如此招了某不到得死、曰相公但放心、若誤當令某子孫皆無眼、岳乃署竟坐死、何由此得執政、既而生子果皆青盲、此事得于老吏、藪談

羅頠、字端良、歙揖子也、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始往祠之、甫拜、遂卒於像前、人疑飛之憾不釋云、宋史

嘉泰甲子年、衢州某老儒、從州學赴晚食、回中途暴亡、舁歸殯、七日而心間微溫、且候其子遠館未歸、故未蓋棺、忽甦、啓衾出棺、若甚倦狀、家人駭且喜、羅

問故、並無一語、但索飯、後命與往萬俟丞相府、閽者入告、皆已聞其死、異之、館客出、詢老儒必欲見主人面陳心事、主人出、老儒屏左右曰、昨於某處遇兩人舁草轎、急呼曰、丞相請、強使登輿、跋涉高深、至一大門下、有黃頭力士引之入、至殿下傍廳事中一人出揖、乃萬俟卨也、某曰、此何所、公何事在此、曰、在此置獄、勘問秦檜殺岳飛公事、當殺岳飛時、秦檜曾惠親札、今不復認、故在此未得解釋、此書今在某樓某笈某沓文字內、無緣得來、鄉人謹重者、惟君、故邀至此煩歸語吾家、急取之、詣城隍廟焚化、某謹命、黃頭力

士復引某出、仍命草輿舁歸、及門而甦、其家如其言得書、就城隍廟建水陸一晝、中焚之、江湖紀聞

開禧追貶秦檜制云、兵於五林、誰能去之、首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讎、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困學

臨安太學、乃岳武穆故宅、岳王後為太學土地、著靈驗、枌王有女攜銀瓶墮井而歿、後人或見洗銀瓶小娘、凡小學生夢見土地與銀瓶小娘、及到土地堂者皆主魁擢高科、咸淳甲戌年正月一日、福州曾上舍夢一儒人騎白馬、舉火焚土地堂、馳走而去、曾以為

祥兆益神亦知比兵將至故先去之上
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有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語話稍多或憂喜稍過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藏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知故用藥必效也張浚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也況能捨母與公軍事耶浚太息許之 老學菴筆記 元受伯雨之孫眉州人
秦檜既死高宗召湯鵬舉執法殿中繼遷侍御史選人任盡言以啓賀之曰伏審光奉明綸榮躋横揚輙

陳管見少助風聞靖言有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乃若糊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連冠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鸞欺君實甚公擄名器報微時簞食之恩竣立刑誅鉗當世縉紳之口一時譎籍半坐流言父子至於相持道路無復偶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既乏朱雲之請劍下慙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坐令存沒之姦備極寵榮之典願言彈擊無貫渠魁使六合之間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不在慶曆唐子方之下湯得之喜袖以白上天顏爲回故一時公議大明姦諛膽落盡言其助也 桯史
靖康卒于金高景山初以訃聞任元受時爲下僚率中原縉紳爲位佛宮以致哀焉作疏文二篇其一畧曰時巡萬里群心久阻於望霓歲閱三星凶問奄傳於馳驛從君以出始慙晉國之亡臣御主而還終媿趙王之養卒攀號靡及摧殞何窮義不戴天扣九閽而無路禮應投地庶十力之可憑爰竭蚍蜉之誠仰

干龍象之馭恭願神游超越曆識圓明大覺垂慈三靈協佑護持正法蔭世祖中興之功摧伏諸魔雪懐王不返之怨其二曰萬乘塁纏將禦徐戎之難六軍縞素咸聲義帝之冤自憐跡遠之蹤莫效纖微之報唯憑妙果式助神遊恭願法證三乘趣超十地神明助順中外協謀載木主以徂征併脩先君之怨奉梓宮而旋葬仰慰在天之靈 桯史
任元受七夕詩切勿填河漢須留洗甲兵 困學紀聞
元受事母孝也不忘君忠也不蔽姦直也而詩句亦足覘其有爲之志在宋人物蓋第一流者髙

宗知而不能用、後世無甚稱述焉、惜哉、
紹興辛巳冬、虜人南侵、朝廷遣大軍東屯、以遏其衝、主將每遣小校四出探望、有何兼資者、領衆至六合西望、忽見一軍自西北來、其行甚速、號令下寨、兼資與所部隱蘆荻中、須臾傳令曰、荻林中有人否、一人曰、彼中乃生人、與吾無關、兼資知其鬼兵也、乃詣寨門請見、曰、某宋劉大尉下踏白軍也、須臾召入、中一人廟坐、冠服如天神、又四神、分坐左右、兼資拜問神兵何事、西向者、曰、吾奉天符、來助汝太尉也、兼資拜請位號、西向者曰、此天蓬神司主事也、我四人張巡許遠、雷萬春、南霽雲也、兼資曰、唐書言大王城守、凡食三萬餘人、果否、巡曰、有之、而實不然、所食皆已死者、非生人也、兼資曰、史言張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以享士、然否、巡曰、非殺也、妾見孤城危逼、効死自刎、許妾亦以憂悸暴死、因烹以享士、蓋堅士卒心耳、兼資顧雷面上一瘢、問曰、史言將軍面著六箭、而止一瘢、何也、雷曰、當時實著六箭、而五著兜鍪、虜傳吾面著六箭、吾亦當之、庶揚名以威虜耳、須臾命酒、惟天神者不食、良久巡謂兼資曰、歸語汝主、將吾奉天符助兵、此虜悖逆、當取其首、以報上帝、語訖命引兼資出、及至舊所、無復人矣、不半月、有皂角林之捷未幾、逆亮有龜山之禍、皆如其言、兼資每與士夫言之、摭青雜說

陳同父上孝宗書曰、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世皆安于君父之大讎、而方且揚目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也、臣是以服陛下之仁、意蓋以微風朱元晦也、桯史

蔡元定博學通術數、遊朱晦菴門、詹元善薦其傳康節之學、朱以道學不容於時、胡閎章疏、併及蔡、謂之妖人、坐謫道州死、蔡善地理、每與人卜葬改定吉凶不能皆驗、及貶、有贈詩者、曰、掘盡人家好丘隴、冤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談藪

王宣子佐、嘗爲太學博士、適一婢有孕、而不容於内出之、女儈家、幹佗胥之父、無子、與之同鄉、聞王孕婢在外、遂明告納之、未幾得男、即平原也、癸辛雜志

福州鄭性之府、清風堂石堦上、有卧屍迹、天陰雨時迹尤著、蓋鄭當爲相時、家人侵奪民舍、以廣其居、民爲逼抑者、遂自殺於此、今其居爲官豪所據、廣客談 輟耕錄

賈似道有異志、有一術士能拆字、賈以策畫地作許

字術曰、公相之志不諧矣、道立又不可、道可又立不成、賈黙不語、禮而遣之、恐泄其事、使人害諸途（草木子）

南劍衣錦鄉有大坑山、文天祥綉潭營寨于此、募義勤王、開都督行府、禡旗之際、天色晦冥、一夕雷震、去其牌額府字、只留三字、曰都督行、識者知宋之不競、未幾爲元兵所獲、果北行矣（鄒公寨詩序）

端宗乙亥、元伯顏軍皐亭山、宋奉璽以降、及聞廣王益王如婺州、即命分兵屯守諸門、范文虎安營浙江沙滸、太皇太后望祝曰、海若有靈、當使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潮汐三日不至、軍馬宴然（輟耕錄）帝昺己卯

李圖　卷六

二月六日、張世傑與元張洪範戰于厓山、自曉至午南北皆倦、平日潮信凡兩時、即退適此日潮終夕不退、北軍雖欲少休、而潮勢不過、遂死戰、南軍大潰、帝及樞密使陸秀夫楊亮節、皆溺海死焉（癸辛雜志）

宋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後帝㬎丙子爲元所虜、己卯滅漢、混一天下、後帝昺己卯亡于厓山

宋興于周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終于德祐元年、少帝方四歲、諱㬎、又同號曰恭帝、周以主幼而失國、宋亦以幼主亡國、周有太后在上、禪宋、宋亦有太后在上、歸元、宋祖革命、韓通不伏被誅、陳宜中當國、韓震無辜被殺、周顯德七年、正月癸卯、日黒光相盪、宋德祐二年二月朔日中黒子相盪、其變亦相類（五行志野史）

宋亡後、北客詠詩云、當日陳橋驛裏時、欺他寡婦與孤兒、誰知三百餘年後、寡婦孤兒亦被欺（癸辛雜志）

陳文龍、興化人、度宗朝狀元、德祐末、歸守本州、北兵入閩、生縛至杭、幽于太學側、猶兒橋巷、初文龍入太學、其守土之神岳侯也、一日夢神請交代、意恒悒悒、既而廷對第一、仕宦日顯、前夢不復記矣、及守鄉州、又夢神通書前面曰交代、後書年曰至元、心甚愕之

李圖　卷六

未幾國亡身俘、至杭病亟、適故人趙有得來、嘐語以前夢、因嘆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大數也、乃宋未亡之日、鬼神已奉其正朔、豈非天哉、吾今必死於此爲太學神、前夢不虛也、數日果卒（稗史）

德祐入元、封瀛國公、世皇遇之甚窘、凡五年不給衣糧、至文丞相死、乃給、世皇夜夢黃龍以爪纏繞殿柱、厥明瀛國來朝、正立柱下、因欲去之、瀛國先覺、祈于帝師、獲爲僧以自免（宋遺民錄）瀛國初爲僧、居白塔寺中、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嬉遊至寺、憐其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與之、延祐七年四月十六夜生

一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寺上有龍文五采氣、即物色得之、因求爲子、并載其毋以歸 庚申外史

庚申帝、幼年南貶靖江、泊舟劉家山下、忽有三猢猻岸上獻果而拜、及去、使人尾之、至山洞中、群猴凡四五百相呼俱至、拜于船側、帝大喜、命載以行、帝至寓于大圓寺、命放之後山、日設兩飡飼之、自後就食率以飯廊雲板爲度、土人因號爲猢猻寺、至癸酉北還、群猴相牽拜送、有老猴三十六枚哀號跳躑而死、其餘仍迈故山、識者以爲帝三十六年之徵也 庚申外史

虞伯生風儀整潔、或謂其嘗私於文宗妃、故彝名子詩、有不堪回首昭陵道落日西風莎草寒之句 宋遺民録

至元十三年江南初附于元、民間盛傳武當山貞武降筆書西江月者、刻印貼壁間、其詞云九九乾坤已定、清明節候開花、朱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繼馬（繼一作竪）一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作生涯、死在西江月下 輟耕録 順帝駐應昌、以痢疾殂、倉卒梓宮無備、乃取西江寺梁木以供用、梁間隱隱有西江月一調、所謂死在西江月下也 宋遺民録

學圃萱蘇卷之六 終 二十六日校畢

學圃萱蘇后序

世言學者、祖六經、而孔氏孫氏曰、多聞多見、游於藝、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蓋其溥、而其道小淺鮮矣、楚漢尚詞賦、浸淫下抵六代、徵事類書、人倣效、唐有宏詞、宋有制科、故於時博大弘亦之士、易有聞也

本朝道化隆洽、遠軼前代、而游藝蓄德之學、乃不恒講於世、先朝大臣有獻於二三場增賦一篇、雖未施於時、而識者韙之、載

在簡籍間可尋矣朗陵陳晦伯
嗜文閱古有聲海內著天中記
若干卷既識於家矣而謝政閒
居益勤刀筆乃泝上古下逮宋
元取史 涉僻異者勒為書六
卷曰學圃凡忠義節孝有湮沒

而不甚顯白者皆闡為表出附
以數語閒揮麈之洪籍摭管之
叢材也太史公稱窮則著書世
相傳為口實晦伯以甲科際明
時蚤入黃扉中躋憲臬斯其人
亦遇矣而仕不遂其才行不為

其所蘊抽其精力得寓於纂述
如此則晦伯之所就亦遠矣夫
何論其窮與仕耶故為之書於
末簡云

萬曆五年丁丑春三月潁陽李
蓘子田甫撰

學圃萱蘇六卷 浙江朱彝尊家曝書亭藏本

明陳耀文編耀文有經典稽疑已著録是編褋録諸書新異之語不立門目亦無所考訂葢隨閲隨鈔自備談資而已初耀文官陜西時纂此書以署後亭有雙檜題曰檜林褋志歸里後補輯成帙取萱草忘憂臯蘇釋勞之義改題此名云